埃及三部曲

埃及三部曲

埃及三部曲 1 谋杀金字塔

埃及三部曲 2 沙漠法则

埃及三部曲 3 首相的正义

[法国]克里斯提昂.贾克

埃及三部曲 1 谋杀金字塔

惟一致中文版读者亲笔序

这部小说乃是以法老拉美西斯二世时期为背景，这也是埃及历史上最光辉灿烂的时期之一。埃及既为世界文明之灯塔，自然拥有极为可观的资源，历代以来更留下了许多伟大的建筑，例如卡纳克神庙的柱子大厅，或是位于努比亚、为了纪念法老与皇后奈菲尔塔莉的结合所建造的阿布辛伯双重神庙、都是最佳例证。

埃及无论是精神上或物质上的蓬勃发展，皆源自于对玛特的尊敬；

玛特不仅是女神，也是一个概念，这个概念阐述了宇宙永恒的和谐、不分贫贱富贵的司法正义，还有每个人必须秉待正直不变的原则，方能掌稳人生的舵桨渡过生命之河。

“金宇塔文献”中写道：“天上的光因法老而呈现和谐，而为法老带来和谐的则是玛待，它是法老眼中所见、耳中所闻。”拉美西斯的父亲塞提一世所建的卡奈神庙中，有一句铭文是这么写的“司法正义是法老的力量。”

事实上，在埃及人民的眼中，社会和谐民生乐利都建筑在最宝贵的司法之上，然而这项为人民求福扯的制度却也十分脆弱，因为总有一些人为达目的的不择手段，不惜以贪婪的欲望、野心与谎言戕害司法。

《埃及三部曲》所描述的便是一个乡下小法官的故事。他接受任命前往三角洲地区的大城孟斐斯，却不料从此一步步走向一个欲将埃及推向险恶深渊的阴谋核心。

由于不愿向强权低头，也不愿违背自己的理想，这名年轻的法官将卷入—场风暴之中，并在忠诚的友人与心爱的妻子———名天赋异秉的医生——的支持下奋战不懈。

透过这部小说，读者将了解埃及司法的运作，法老的某些医疗秘密，以及埃及文化的多种风貌，也想必会为其中部分风貌现代比的程度而昨舌吧。

“罪恶永远无法获得善终。”先哲普塔赫台如是说。书中的这名埃及法官也正是为了这个信念，而不畏强敌环伺，勇往直前追求真理。

谋杀金字塔主要人物介绍

帕扎尔 原是底比斯的地方法官，天性耿直廉正、后来经义父布拉尼提携，升任孟斐斯法官。迷恋医师奈菲莉。

奈菲莉 才貌双全的女医生，受御医长奈巴蒙的设计，无法大展身手。冷静理智的她，对行医非常热爱，帮助不少下层民众而声名远播但是对于帕扎尔的痴情却迟迟不敢接受。

苏提 帕扎尔的好朋友，生平最爱啤酒与女人。讲义气的他，骁勇善战，是一名天生的神射手，为了帮助帕扎尔而投入军中，以接近军队权力核心。

布拉尼 帕扎尔的义父，奈菲莉的恩师。本是一个老医生。因智慧过人，能洞悉人性、知晓古今，所以在晚年接任大祭司一职。

亚舍 身材矮小，是一名军官，法老委以新兵主任。这起失踪案的卫士长就是由他指派分配的，因又被苏提亲眼目睹杀死一个埃及人而受怀疑与命案有关。

巴吉 首相，是促使埃及繁荣壮大的首相之一。对家人严格，把工作放在第一位。

亲巴蒙 御医长。对奈菲莉的美色垂涎不已，故意刁难她，希望她能答应当他的女人。

孟莫西 孟裴斯的警察总长，工于心计，不满意自己所管辖区域的纸漏居然都是由帕札尔先发现，开始排挤帕札尔。

喀达希 孟斐斯当红牙医。因年老身心交疲，技术大为退步。常强征农夫为其看牛，被帕札尔干预而怀恨在心。

凯姆 帕札尔的法警。曾为军人，性情正直，年轻时在军中服务，

杀害了一名贪污的长官。被判处割鼻酷刑。

卡尼 农家出身，后为奈菲莉的药草供应者，被喀达希强迫为其看牛。因感激帕札尔为其主持公道，答应帮他寻找失踪的退役军人。

亚洛帕札尔的书记官，十分怕老婆。

戴尼斯 运输商人，长袖善舞，经常贪污行贿，十分害怕帕札尔的刚正不阿。

美锋 本是底比斯的纸草供应商，后来进军孟斐斯，有强烈的野心，想壮大事业。

妮诺法戴尼斯的太太，皇家仓库的总监。自视甚高，时常指挥她先生。

西莉克斯美锋的太太，有轻微的歇斯底里症。

谢奇 原为贝都英人，皇室的科学家，是冶金高手，立意研究出最锋利的武器。话少。

哈图莎 在一次和亲中，赫梯人献给技美西斯大帝的公主，被人民所厌恶。

莎芭布 啤酒馆的老板，妓女出身，患有严重疾病，一次偶然机会为奈菲莉所救，便时常提供奈菲莉珍贵药材。豹子利比亚人，苏提的女人。

勇士 帕札尔的伙伴，三岁的土狗，爱吃烹煮过的食物，最怕水和狒狒警察。

北风帕札尔的驴子，方向感极佳，性情沉稳。

杀手又称“狒狒警察”，是凯姆的得力助手。

小淘气奈菲莉的小绿猴，一人一猴形影不离。

第一章

行医多年之后，布拉尼终于能在位于孟斐斯的家中，安享退休后的宁静生活了。

这个老医生身材结实健壮，肩宽胸阔。有一头漂亮的银发，严肃的脸上隐约透着慈祥和认真尽责的神情。无论达官贵人或市井小民，都能感受到他自然流露出的高贵气质，似乎从来还没有人对他不敬过。

布拉尼的父亲是一名假发制造商，但他离家学艺，后来成了雕塑家兼画家。有一名为法者做事的工匠请他到卡纳克神庙帮忙。在一次为工人举办的宴会上，有一个石匠忽然身体不适，布拉尼出于本能地为他施行催眠，把他从死亡这缘救了回来。

虽然官中召唤他多次。他却丝毫不为所动，一生只为了救人而行医。

不过他之所以离开北部大城，前往底比斯地区的小村落，却与他的职业无关。

他还有另外一项艰难的任务，虽然成功的机会微乎其徽，但只要有一线希望，他就不会轻言放弃。

当布拉尼经过灌木丛时，他让轿夫停下轿椅。空气和阳光又柔又暖，他发现村民正在聆听着流畅的笛声。刚刚灌溉过的耕地上，有一位老者和两名年轻人，正用锄头敲着土块。见到此景，他想起了涨水过后，猪群和羊群在湿软泥中播种的季节。

大自然所给予埃及无可计量的财富，都在人民的劳动下细细珍藏着；在这片受众神保佑的平野上，永恒的幸福日复一日泉涌不息

着。

一间士屋前，有个男人蹲在地上挤牛奶，在一旁帮忙的小男孩，则把牛奶倒进缸中。

布拉尼激动地回想起自己放养过的中群，他帮它们都取了名字。能拥有一头母牛真是莫大的福气，因为牛是美丽与温柔的化身。对埃及人而言，再也没有任何动物比牛更有魅力了，它大大的耳朵听得见女神哈朵尔庇护下群星的音乐。牧牛人经常这么唱着：“多美好的一天！老天眷顾我，我的活儿甜如蜜。”（这首歌和牛的名字都刻在前朝的墓碑浮雕上。）当然了，田野间的监工偶尔也会提醒牧牛人，快点驱赶牲畜，别老是闹晃。

通常，中群会选择自己想走的路，脚步也总是不疾不徐。老医生几乎已经遗忘了这些简单的景象，这种平静的生活和这种单调的从容。在这里，人只不过是连串画面中的一部分罢了，一个世纪的动作重复过一个世纪，涨水退潮，世世代代循环不辏突然，一个强有力的声音打破了村庄的宁静。

原来是检察官正在叫唤民众上法庭，而负责维护秩序与安全的诉讼官，则紧紧地抓住一个大声喊冤的妇人。

法庭就设在一颗无花果树下。法官帕札尔才二十一岁，但已受到村中长辈的信任与托付。通常，法官的人选由当地显要选定，此人必须是经验丰富的成年人，若是有钱人，则必须有能力对财产权负责，不然也须是个对个人行为有担当的人，因为法官一旦犯了罪，刑罚要比杀人犯还重，这是为了使他们执法公允，而不得不如此规范。

帕札尔身材高大，身形略瘦，有着褐色的头发，前额又宽又高，绿色的眼珠炯炯有神，严肃认真的态度尤其令人印象深刻，无论是愤怒、泪水或金钱都动摇不了他。他专心聆听、仔细观察、寻找真相，总是经过耐心的调查后，才会说出自己的想法。村里的人，偶尔会因他的一丝不苟而感讶异，但还是庆幸他这种乐于追求真理并能排解纷争的能力。很多人怕他，因为他从不接受和解，而且审判极严，但从没有人质疑过他的判决。

帕札尔的两侧坐了八名陪审员：村长、村长夫人、两名农夫、两名艺匠、一个寡妇和一名灌溉工人。每个陪审员都已经年过五十了。

法官开庭之前，先敬拜了女神玛特（玛特由一名端坐的女子代表，头上还插着鸵鸟羽毛，她象征了绝对的和谐），她所象征的律法正是人类司法理应尽力遵循的准则。

接着他开始宣读起诉状，被告便是被诉讼官押着面向法庭的那个妇人。她的一个朋友告她偷了她丈夫的铲子。帕札尔要原告将控告原由大声重复一遍，然后要求被告辩解。

原告冷静地陈述，而被告则激烈地辩驳。根据法令规定，法官与诉讼案件的直接关系人之间，完全不需要律师。

帕札尔命令被告冷静。原告表示，她对执法机关的疏忽感到惊讶：她早在一个月前便将事实向帕札尔的助理书记官报告了，却一直没有接到法庭的传唤，她只好提出第二次告诉。这样一来，小偷就有充分的时间湮灭证据了。

“有目击者吗？”

“我看到了。”原告回答道。
“铲子藏在哪里？”
“在被告家里。”
被告再度否认，她激动的神情看在陪审员的眼里，她显然是清白的。
“我们马上去搜查。”帕札尔坚持道。
法官还必须身兼调查员，亲自前往犯罪现场，证实证人的说词与犯罪行进。
“你没有权利进我家!”被告大喊。
“你认罪吗？”帕札尔问。
“不！我是清白的。”
“在法庭上公然撒谎是很严重的过错。”
“说谎的人是她。”被告激动地说。
“这样的话，她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你确定吗？”帕札尔直视着原告的双眼问道。
她点了点头。
于是法庭在诉讼官的引导下，转移了地点。法官亲自进行嫂查。他在地窖里找到了赃物，铲子用布包了起来，藏在几个油罐后面。罪犯瘫倒在地。陪审员依法判她要赔偿失主双倍的损失，也就是两把新铲子。同时，宣誓之后竟仍说谎者，可判处终生苦役，若涉及杀人案件，甚至可判死刑。这名窃妇将必须为当地的神庙做几年劳役而不得求取报偿。
而就在陪审员们解散前，帕札尔却语出惊人地宣判：助理书记官

延富办案程序，罚杖打五大板。据先贤的说法，每个人的耳朵都是长在背上，所以他会听见棍杖的声音，以后就会更加谨慎了。

“法官大人愿意审理我的案子吗？”

帕札尔困惑地转过身来。这个声音……可能吗？“是你!”布拉尼和帕札尔互相拥抱了一下。

“你竟然会到村子里来！”

“落叶归根嘛。”

“走，我们到无花果树下去。”

他们两人坐到大树下的矮凳子上，这是村中那些有钱人摆在这儿乘凉用的。

“还记得吗，帕札尔？你双亲死后，我就是在这里揭露了你的神秘姓名的。帕札尔：能预知未来的先知……长老会议将这个名字赐给你，的确没有错。这不正是一个法官所最需要的吗？”布拉尼说道。

“嗯，我行了割礼，村里的人给了我第一条缠腰布，我把玩具都丢了，还吃着烤鸭，喝着红酒。好热闹的庆祝会呀！”

“好快，转眼你就变成大人了。”

“太快了吗？”帕札尔问。

“当然，每个人步调不同。你吗，除成熟稳重的外表之外，还保有一颗赤子之心。”

“多亏了你的教导了。”

“不，是你自己造就出来的。”

“是你教我读书识字，让我接触了法律，使我努力钻研。没有你，

我现在可能只是个以爱心耕耘的农夫。”帕札尔感激地说。

“你不适合当农夫，一个国家是否伟大与安乐，和法官的素质有绝对的关系。”

“当一个正义使者……必须每天不停地战斗。又有谁敢说自己永远不会输呢？”

“你有这个意愿，这才是最重要的。”布拉尼肯定地看着帕札尔说道。

“这个村落是个安宁的避风港，这份不讨好的差事可以说根本没有什么发挥。”

“咦，你不是被任命为谷仓的管理员吗？”

“村长希望我能当上王田的总管，以免收割时节产生纠纷。这份工作我一点也没兴趣，希望到时不会成功。”

“一定不会成的。”

“为什么？”

“因为你有另一条路要走。”

“我不懂。”

“他们派了一项任务给我，帕札尔。”

“法院？”

“孟斐斯法庭。”

“是我犯了错吗？”

“恰好相反。两年以来，地方法官视察员对你的表现一直有很好的评语。他们现在要派你到吉萨省，接替一位去世的法官之职—”

“吉萨？好远啊！”

“搭船要几天的时间。你就住在孟斐斯。”

吉萨，一个最负盛名的地方；吉萨，齐阿普斯大金字塔所在，决定国家安和乐利的神秘能源中心，这个在位的法老能够进入的地方。

“我在这个村子过得很快乐，这是我出生、成长、工作的地方。离开这里，对我的考验太大了。”

“我极力推荐你出任，因为我相信埃及需要你。你不是一个自私的人。”

“难道没有转园的余地了吗？”

“你可以拒绝。”

“我要考虑一下。”

“人的躯体比一个谷仓还要宽阔，躯体内充满了无数的答案。帕札尔，记得要选择正确的，让错误的答案永远幽禁在里面。”

帕札尔往河岸的方向走去。此时此刻，他的生活十分美满，他根本不想放弃平日的作息习惯和平静快乐的生活，根本不想离开底比斯乡间，迷失在大城市里。但是他又该如何拒绝布拉尼，那个他所最崇敬的人呢？他曾经发过誓，只要布拉尼一句话，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他都会全力以赴的。

河岸边上有一只大鹊鸟，正以庄严的姿态飞过，接着，那只神奇的鸟停了下来，将长长的鸟嘴插入淤泥中，双眼则注视着一旁的法官。

“托特化身的动物选择了你，你别无选择。”牧羊人贝比躺在芦苇草丛中，以沙哑刺耳的声音说道。

贝比已经七十岁，一向惯于咕咕哝哝，却又不喜欢受束缚。能够单独和牲畜们在一起，对他而言就是至高无上的幸福了。他不愿听从任何的命令，因此每当税务人员像一群麻雀似地突然出现在村子里时，他便会灵巧地拄着多节的棍杖，躲进草丛里去。帕札尔也不再传唤他出庭了。这个老人家绝不许任何人虐待牲畜，每每遇到这种情形，他就会教训那个施虐的人，因此法官便视他为义务警察。

“你仔细看看那只白鹳鸟。”贝比坚持地说，“它一步的距离刚好是手肘的长度，也正代表了正义。但愿你的步伐也能和托特化身的鸟一样，又正又直。你会离开的，对吧？”

“你怎么知道？”

“因为白鹳鸟总是飞向遥远的天边，而它又选定了你。”

老人站起身来。风吹日晒后的皮肤，已经变成棕褐色，他身上只有一条灯心草织成的缠腰布。

“布拉尼是我所认识的惟一一个正直善良的人，他不会骗你，也不会害你。你到了城里，要小心那些官员、朝臣和谄媚的小人，他们光靠那张嘴就能杀死人了。”

“我不想离开这个村子。”

“那我呢？难道我就想到处去找偷吃稻草的山羊吗？”

贝比说完便消失在芦苇丛中。

鸟儿随即也飞走了，大大的翅膀鼓动着只有它才知晓的节奏，径往北方飞去。

布拉尼从帕札尔的眼中看到了答案。

“下个月初就到孟斐斯，就任前先住在我那儿吧。”
“你要走了？ ”
“我退休了，但还有几个病人需要我照顾，不然我也很想留下来。”
轿子消失在尘土飞扬的道路那端。
村长把帕札尔请了去。
“我们有一件棘手的案子要审理，有三户人家在争一棵棕搁树的所有权。”
“我知道，这件案子已经缠讼三代了，还是交给我下一任法官吧，如果他解决不了，那就等我回来再处理吧。”
“你要走了？ ”
“上级要把我调到孟斐斯。”
“那棕搁树怎么办？ ”
“就让它继续长吧。”
第二章
地上插了两根树枝，架着一个白皮旅行袋，帕札尔正在查看皮袋牢靠否，袋子装满后他就可以背在背后，把大皮带斜挂在胸前固定。
该放些什么呢？还不就是一块缠腰布、一件外衣和一张席子，一张可以当作床、桌子、地毯、挂幔、门帘，甚至裹尸用的席子。至于由两张羊皮缝合而成的羊皮水袋，则可以保持水的清凉达数小时。
旅行袋才一打开，就有一只沙土色的狗跑来嗅个不停。它叫“勇士”，今年三岁，是只猎犬和野狗的混血狗，腿长、脸短，低垂的

双耳偶尔还会无声无息地竖起，外加尾巴卷曲，对主人忠心不二。它喜欢外出远游，但不善狩猎，尤其喜欢吃烹煮过的食物。

“勇士，我们走了。”

狗儿焦虑地望着袋子。

“先走路，再搭船，我们要去孟斐斯。”

狗儿坐了下来，它觉得主人有坏消息宣布。

“贝比帮你准备了一个项圈。他把皮拉得很柔很软，我保证一定很舒服的。”

勇士好像不怎么相信，可是它还是戴上了那个附着钉子的项圈。如果有其他的狗或野兽想攻击它的喉头，这个项圈就能有效地保护它了。帕札尔还亲自用象形文字刻上:“勇士，帕札尔的伙伴”。帕札尔拿出新鲜的蔬菜喂它，它在一阵狼吞虎咽之际，仍不忘用眼角余光盯着主人看。它看得出来，现在不是消遣玩乐的时候。

村民在村长的带领下向法官道别，有些人还哭了。大家祝他一路顺风，并送给他两个护身符，一个画了一艘船，另一个则画了健壮的双腿，只要旅人每天早上向上天祷告，那么护身符就会发挥功效，保佑他平安。

帕札尔还有皮鞋要拿，但不是用来穿的，只是要拿在手上。他和其他人一样赤脚走路，等到他洗去身上仆仆风尘，进入屋中时，才会用得上这双宝贵的鞋子。他试了试第一和第二只脚趾间的皮带和鞋底的韧度，满意之后，这才头也不回地离开村子就在他走上尼罗河畔山丘上婉蜒狭窄的小路时，忽然有个湿湿热热的东西碰触他的右手。

“北风！你又开溜了……看样子我得把你带回去。”

这只名叫“北风”的驴子却不以为然，它伸出右腿表示打招呼，帕札尔见状也立即伸手握住（这幅景象是根据一幅浮雕画像而来的。天神塞托主管暴风雨和宇宙的力量，他的动物化身驴子在古代埃及，是人类的特别助手）。北风曾经因为咬断拴住它的绳子而遭农夫棒殴，多亏了法官帕札尔相救。它性喜独立，而且能负重担。

北风决定四十岁前都还要继续背负百来公斤的袋子，因为它知道自己的身价绝不下于一只上好的母中或一副高级棺木。帕札尔给了它一块草地，只有它才能在那儿吃草，它感激之余，便大量施肥以为回报。北风的方向感好得不得了，在迷宫似的乡间小径上，它从来不会迷路，而且常常独自从某处负送食物到另一处。行止有节、性情沉稳的它，往往只有在主人身边，才能睡得安稳。

北风这个名字的由来，是因为它打从一出生，每当微风自北方缓缓吹来，暑气消散时，它总会竖直了耳朵。

“我要到很远的地方去。”帕札尔说着，“你不会喜欢孟斐斯的。”

狗儿抚摩着驴子的右前蹄，北风明白了勇士的意思，便侧转过身，想要背起旅行袋。

帕札尔则轻轻地拉着驴子的左耳。

“唉，到底是谁比较顽固啊？ ”

帕札尔不再坚持，北风于是驮起了行李，骄傲地走在前头，并且毫不犹豫地便走上了前往码头的捷径。

在拉美西斯大帝统治下，旅人可以随意来往小径大道，可以随意

找个棕榈树阴坐下聊天，拿羊皮袋到井栏装水，甚至安心地在田边或尼罗河畔过夜，随着日出而行、日落而息。沿途他们会遇见法老的使者或邮递员；有需要的话，他们还可以求助于巡逻警员。那个常常传出惊叫声的年代，那个只要一搬家，无论贫富都会遭盗匪拦路抢劫的年代已经很遥远了。拉美西斯竭力维护社会秩序，因为秩序一乱，什么幸福安乐都是空谈（古代的埃及人时常出外旅行，最常取道于天然路线尼罗河，但也会行经乡间的道路和沙漠小径，法老必须确保旅人的安全）。

北风踩着坚定的脚步，往逐渐没入河水中的陡坡走去，仿佛已经事先知道主人打算搭船前往孟裴斯了。帕札尔带着狗和驴上了船，拿一块布付了船资。待两只动物睡着，他一人静静注视着四周。诗人们总爱把埃及比喻成一艘巨大的船，连绵的山脉就是高高的船舷，山岗和岩壁拔起数百公尺，好像保护着田地一般。深深浅浅的山谷所切割开的高原，错落在黝黑、肥沃、丰饶的土地和游荡着危险势力的红土沙漠之间。

帕札尔忽然想掉头回去算了。这趟迈向未知的旅程，让他坐立不安，对自己的未来完全失去了信心。他一个地方上的小法官，内心所失去的宁静，是任何升迁都无法弥补的。也只有布拉尼能说服他答应下来，然而他为自己所安排的未来，却很可能不是自己所能掌握的。

孟斐斯，埃及第一大城兼行政首都，由统一埃及的美尼斯（美尼斯是第一个统一上埃及与下埃及的法老，他的名字代表了“某某 ”与“稳定”之意）创建。南方的底比斯遵循着祭拜阿蒙神的传统，

而位于北方上下埃及交界处的孟斐斯，却接受了亚洲与地中海文明的洗礼。

法官、驴子和狗在佩鲁纳弗港口下船，只见数百艘大大小小的商船，靠在繁荣热闹的码头边，船工把货物运往仓库。由于前朝挖凿出了一条与尼罗河平行、沿着金字塔高地而行的运河，现在，有了这条运河，小船便可安全地航行，同时确保食物与日常用品全年无缺。帕札尔注意到了，运河河壁石块的砌合非常标准而坚固。

他带着两只动物前往布拉尼居住的北区，经过市中心时、欣赏到了著名的手工艺匠守护神普塔赫神庙，然后沿着军事区走。该区除了制造武器和战船外，也是训练埃及精锐部队的地方，营房四周还有个满是战车、剑、长矛和盾牌的军械库。

北边和南边一样，成排的谷仓，堆满了各样的谷类，一旁邻接着的则是收藏金、银、铜、布料、香脂等物品的国库。

孟斐斯实在太大了，让这个乡下青年一下眼花缭乱，不迷路还真是难。勇士似乎有点胆怯，不敢离开主人一步，而北风则还是一路往前走。帕札尔向一名织布女工问路后，发现驴子并没有带错路。他还发现平民百姓的小房子间，也交杂着贵族们豪华的花园别墅，高高的柱廊前有门房看守，后方花径交织，花园深处则座落了几栋两三层楼的住家。

布拉尼的住处终于到了！房子好美，白色的墙配上装饰门循的红罂粟花环，以及窗边的绿萼矢车菊和酪梨树（高大的树木，以甜美的果实著称，果实呈心形，叶子则状似合头）的黄花，布置得

十分雅致。门边的小径上有两棵棕搁树，树阴刚好披覆着小屋的阳台。当然了，村子确实远在天边，但是老医生却在大城市里保存了乡村的风味。

布拉尼不知何时已站在门口了。

“还顺利吗？”

“驴子和狗都渴了。”

“它们让我来照顾好了，这里有个水盆让你洗洗脚、还有洒了盐的面包，欢迎你的到来。”

帕札尔走下楼梯，进到第一个房间，映入眼帘的是一个供奉着祖先小雕像的壁龛，靠墙处有几个橱柜，地板上铺了几张席子。一间工作室、一间浴室、一个厨房、两间房间和一个地下室，组成了这个温暖舒适的家。

布拉尼请客人到屋顶的阳台，他准备了一些饮料和点心。

“我有种失落感。”

“这是正常的。好好吃顿饭、睡个觉，明天就可以参加授职仪式了。”

“明天？”

“档案堆积太久了。”

“我还想适应一下孟斐斯。”帕札尔接道。

“调查工作一旦开始，你不适应都不行。趁你还没有上任，先送你一个礼物吧。”

布拉尼送给帕扎尔一本书记官读本，书中详述了在不同场合、面对不同品缀的对象时，该如何应对进退。最高等级的是神、女神、

另一世的神灵、法老和女王，然后是皇太后、首相、哲人院、大法官、军中首长与书库书记官，接下来则是国库长、法老派驻外国的使节，最后是运河工作人员。

布拉尼说：“性情粗暴的人，只会制造事端，长舌的人也一样。如果你想要成为强人，就必须懂得说话的艺术，要善于修饰言词，因为只要会操控言语，那就是你最大的利器。”

“我想念我的村子。”

“你会想念一辈子的。”

“当初为什么叫我到这里来？ ”

“你的命运是由你自己的行为决定的。”

帕札尔睡得不长，也睡不好，狗儿趴在他的脚边，驴子则睡在床头。事情的发展实在太快了，他根本没有时间镇静下来。他就像随着一阵旋风狂舞，完全失去了平日的定位与方向，如今也只有勉为其难地随风飘进那充满变数的未来了。

天一亮他就起身，冲了个澡，用天然含水苏打（天然含水苏打是碳酸石灰和碳酸氢钠的天然化合物）漱了口。跟布拉尼用过早餐后，布拉尼帮他请来了一位城里数一数二的理发师傅。师傅用水沾湿他的脸，抹上浓稠的泡沫之后，从皮匣里拿出一把铜片和木柄组合成的刮胡刀，熟练利落地挥动了起来。

帕札尔穿上新的缠腰布和一件半透明的宽大衬衫，洒上香水，似乎已经做好接受考验的准备了。“我觉得好像经过伪装了一样。”他向布拉尼坦承。

“外表并不代表什么，但也不能忽视。你要懂得掌稳舵，别让时

间的洪流把你载离了公理正义，因为一个国家的安定就全靠公理正义的伸张了。孩子，记得千万要扮演好你的角色。”

第三章

帕札尔跟着布拉尼走在普塔赫区，就在白墙围起的旧城堡南侧把驴子和狗安置好，却不知道自己该如何安身。

法院附近建了几栋行政大楼，入口处有几名士兵看守着。老医生向其中一个士兵说明来意，对方听了之后，消失了一会儿，回来的时候身旁多了一位代表首相的大法官。

“很高兴又见到你了，布拉尼。这就是你极力推荐的人喽？”

“帕札尔非常兴奋。”

“以他这个年纪说来，这样的反应可以理解。但他是不是已经准备好，可以执行新职务了？”

帕札尔对这位大人讽刺的语气感到十分震惊，因而冷冷地说道：

“你不相信我？”

大法官皱了皱眉头。

“我要带他走了，布拉尼，授职仪式也该开始了。”

老医生热切的眼神为这个还有点缺乏自信心的后辈鼓起了不少勇气，无论前程多么艰难，他一定不幸负他的期望。

帕札尔被引进一间长方形的小房间，大法官请他面对评审团坐下，评审员分别是大法官本人、孟裴斯省长、劳工处代表和一名侍奉普塔赫神的代表。他们全都戴着厚重的假发，腰间的布条也缠得鼓鼓的，个个神情严肃，面无表情。

“你现在所在是‘评估差异’（这是”死者之书“中的用词，表示

区别正义与不公）之处。”首相代表说道，“在这里，你将成为与众不同的人，要肩负起审判他人的责任。

你也和吉萨省的法官一样、必须指挥调查工作，主持辖区内地方法庭的审判，若有无法解决的案件，便呈交给上级。你愿意担任这项工作吗？“

“我愿意。”

“你可知道，一旦答应之后，就不能反悔了？ ”

“我知道。”

“请各位评审根据律法来评判这未来的法官吧。”

省长随即用庄严的口吻问道:“你的法庭会挑选哪些陪审员？ ”

“法律学者、手工艺匠、警察、经验丰富的男人、受人敬重的妇人、寡妇。”

“那么，你打算如何介入他们的审议过程？ ”

“我并无此打算。每个人都能尽情地抒发己见，我会尊重每一个意见，最后才作出判决。”

“在任何情况下都如此？”省长不禁怀疑地问道。

“只有一个情形例外，也就是当有陪审员受贿的时候，我会立刻中断商议，依法审判他。”

“遇到犯罪事件，你应该如何因应？ ”

帕札尔立刻回答:“先作初步调查，建立档案，然后递交首相办公室。”

侍奉普塔赫神的代表将右手臂交叉在胸前，并握起拳头轻轻放在肩上。“阴间审判之际，一切的行为都会列入考虑，而你的心也将

被置于天秤台上，面对人间律法的考验。
你要人民遵守的法律，是以什么形式传达的呢？“
“全国有四十二个省，也有四十二卷法条，然而法律的精神并未记录下来，也不应该记录下来。真相只能以口头方式传达，师长口述，弟子倾听。”
侍奉神的代表面露微笑，但首相代表却仍不满意。“哦？那么你如何定义律法的？”
“面包和啤酒。”
“你能解释一下吗？”
“也就是每个人所需要的正义，无论老少。”
“为什么以鸵鸟羽毛来象征律法？”
“因为鸵鸟是人世与神界的引渡使者，律法有如生命的气息，应该长存人鼻之中，以驱走身心的灾厄。如果没有了正义公理，麦子不会再长，乱民将会掌权，民间也再不会有佳节喜庆了。”
省长站了起来，在帕札尔面前放了一块石灰岩。“把你的手放在这块白色的石头上。”
帕札尔照做了。他没有颤抖。
“这块石头为你的宣誓作见证，它会永远记得你说过的话，若是你背叛了律法，它也将告发你的罪行。”
省长和劳工处代表分别站到帕札尔的两侧。
“请起立。”首相代表命令道。“这是你的印戒。”他一面说，一面把镶着一个长方金片的戒指套到帕札尔的右手中指上。金片上刻着：帕札尔法官。“盖了你的章的文件都是官方的正式文件，你必

须要全权负责，所以要谨慎使用。”

法官的办公室位於孟斐斯南边郊区，尼罗河和西运河中间，哈朵尔神庙南侧。

这个乡下来的年轻人原以为会有一间豪华大住宅，不料却彻底失望了。他分配到的只是一间两层楼的小房子。

执勤卫兵正坐在门坎上打盹儿。帕札尔拍了拍他的肩膀，他吓得跳起来。

“我想进去。”

“办公室关了。”

“我是法官。”

“不会吧……他已经死了。”

“我是接任的帕札尔。”

“喔，是你呀……书记官亚洛跟我说过，你有证件吗？”

帕札尔让他看了印戒。

“在你到任之前，我负责看守这个地方，现在任务结束了。”

“我什么时候可以见到书记官？”

“我不知道，他应该正在解决一个麻烦的问题。”

“什么问题？”

“木柴。这里的冬天很冷。去年国库拒绝分配木柴给办公室，因为没有填好三份申请书。亚洛就是到档案管理处去补办手续了。祝你胜任愉快，帕札尔法官，在孟斐斯，你是绝对不会无聊的。”

帕札尔慢慢打开新办公室的门。里面相当宽敞，堆放着捆扎起来或盖过章的纸卷。

地上铺了一层尘土。面对这混乱景象，帕札尔也顾不得他尊贵的身份，当下便拿起扫帚打扫起来。

清扫过后、帕札尔翻了一下档案的内容：地籍与税务资料、各类报告、诉状、账单……他要管理的事项还真繁杂。

最大的橱柜里放了誊写的工具：挖了洞用以盛装墨水的文具台、墨块、小碟、粉装颜料袋、毛笔袋、刮字刀、树胶、磨石、细短的亚麻绳、混合用的龟甲、一只以粘土塑成、用宋代表埃及象形文字始祖托特神的狒狒，每一样都是上等质地。

木箱中有一样最珍贵的东西：水钟。那是一个圆锥台形的小容器，里面有两组不同的刻度，共十二个刻痕，水从容器底部的洞滴落，用以计时。书记官大概觉得工作时有必要兼顾时效吧。

帕札尔拿了一根用灯心草杆修剪成的笔，将笔端插入装满了水的小碟子里，然后滴一滴水在文具台上备用。他口中喃喃念着所有书记官下笔前都要念的祷词："为你的护术灵滴一滴墨水，因赫台。"借此表达对金字塔创建者兼建筑师、医生、天文学家与象形文字大师因赫台的敬意。

帕札尔接着上到二楼。宿舍已经废置了很久：由放帕札尔前任的法官宁愿去佐在市区边缘的小屋，因此忽略了这三间房间，现在则早成了跳蚤、苍蝇、老鼠和蜘蛛的窝了。

帕札尔并不气馁，这种阵势对他来说只是小意思。在乡下的时候，他也常常要做这种驱除家中的鼠蚁蚊虫的工作呢。

他先在墙壁和地面泼上融了苏打的水，再洒上碳粉和旋覆花（土木香的品种之一）的混合物。这种混合物会散发一种强烈的香气

可以防虫蚁。最后他又混合了乳香、没药、樟精（一种芳香的植物，有些品种可以做桂皮，这里指的是香料）、蜂蜜，以烟熏法消毒环境，还能保持气味清香宜人。为了买这些昂贵的产品，只好先预支了下个月大半的薪水。

一切就绪后，他累得摊开席子便躺了下去。可是他总觉得不舒服，无法入睡，没错，是那个印戒。拔不下来了。牧人贝比说得没错，他是别无选择了。

第四章

当书记官亚洛来到办公室时，太阳已经高挂在半空中了。他身形矮胖，面颊丰满、脸色红润，中间顶着个酒糟鼻，手上握着一根刻有名字的手杖，顺着手杖摇晃的节奏，他一摇一摆地走来，显得气派而威严。亚洛已经四十岁，有一个小女儿，这也是他一切烦恼的来源，他几乎每天都为了孩子的教育问题和妻子吵嘴。

他意外地发现，有一个工人在把石膏加入石灰混合后，用来堵住法官家门外的一个洞。

“我没有叫工人啊!”盛怒的亚洛说。

“是我叫的。而且还是随叫随到的工人。”

“你？你有什么权利这么做？ ”

“我是帕札尔法官。”

“可是……你也太年轻了吧！”

“你就是我的书记官吗？”帕札尔问道。

“没错。”

“现在已经不早了吧。”

“当然，当然……实在是家里有点问题，所以才…… ”“ 有什么紧急案件吗？”帕札尔一边问，一边继续粉刷。

“一个建筑商有一些砖，可是没有驴子运送。现在他要告承租人蓄意破坏他的工程。”

“已经解决了。”

“什么？怎么解决的？ ”

“今天早上我见过那个承租人了。他会赔偿建筑商的损失，并从明天开始运送砖块。

所以不用打官司了。“ ”你也会……粉刷？“

“有兴趣，做得也还可以。我们的经费不多，所以大部分的工作还是得自己来。

还有呢？“

“你要去清点一群牲畜。”亚洛说。

“一个专业的书记官去还不够？ ”

帕札尔反问。

“因为主人，也就是牙医喀达希，坚称他雇用的工人行窃。他要求我们调查，前一任的法官已经想尽办法拖到现在了。其实，我也了解。如果有需要的话，我可以帮你找借口再延一延的。”

“不用了。对了，你会用扫帚吗？ ”

书记官当下愣住，扫帚是个什么东西？于是法官便将那珍贵的工具递给了他。

北风很高兴又能呼吸到乡下的空气，他驮着法官主人的物事，愉快地走着，而勇士则兴奋地在一旁绕来绕去，有时候还故意去吓

吓巢里的鸟。跟平常一样，北风注意听着主人的指示，这回要去的是牙医喀达希的庄园，位于吉萨高地以南两小时脚程之处。
帕札尔受到庄园总管热情的招待，因为总算有一个有担当的法官，愿意来解开这个谜团。几个仆人帮他洗了脚，拿了新的缠腰布让他换上，下人们向喀达希告知法官已经到来后，匆匆忙忙便搭起台子，台上并架起了由红色与黑色小圆桩排列成的柱廊，以便喀达希、帕札尔和牲畜记录员能在凉荫下说话办事。
当庄园主人右手拄着长长的拐杖出现时，后面跟了一群人帮他提鞋、撑散拾椅子，有乐师打鼓吹笛，还有农村少女为他献上莲花。喀达希约莫六十来岁，满头白发，身材高大，高耸的鼻子上隐约可见几条青紫色的血丝，前额稍低，两颊高高隆起，并不时拿手去擦湿湿的眼角。
喀达希以一种很不信任的眼神打量着法官。“你就是新任的法官？ ”
“很高兴能为你效劳，也很高兴见到农民生活愉快，因为地主心地高尚，指挥有方。”
“年轻人，如果你懂得尊敬要人，你会有前途的。”牙医的口齿不太清晰，但相当神气。他穿着前交叉式的缠腰布、豹皮制的紧身上衣，颈间接着大项链，手腕上还戴着手环，贵气十足。“我们坐吧。”他说。只见他坐在他的彩绘木椅上，帕礼尔坐的是一张方方正正的座椅。他和牲畜记录员面前，摆了一张放置书写用具的矮桌。
帕札尔求证道：“根据你的说法，你总共有一百二十一头中、七十

只绵羊、六百只山羊和六百头猪。”

“没错，上一回，也就是两个月前清点的时候，少了一头牛！你要知道，我的牲畜可都是价值非凡，就算瘦一点的，也还能换到一件亚麻长袍和十袋大麦，所以我要你把小偷给揪出来。”

“你自己调查过吗？”

“这个我可不在行。”

法官接着转向坐在席子上的牲畜记录员。“你在记录册上写了些什么？”

“动物的数目。”

“你问过谁了？”

“谁也没问，我只负责记录，不负责质问。”

帕札尔没有再问出什么，他生气地从篮子里拿出一块无花果木板，木板表面铺了一层薄薄的石膏，接着又拿出了一根二十五公分长的灯心草杆笔和一个调制黑墨水的小碟子。他准备好了之后，喀达希打了个手势，让牧牛工头把牲畜赶出来。

只见工头轻轻拍了一下带头大牛的颈子，大中便带领着笨重温驯的牛群，开始缓缓前进。

“了不起吧？”

“你应该称赞饲养的人。”帕札尔这么建议。

“小偷应该是赫梯人或努比亚人，孟斐斯的外国人实在太多了。”喀达希说。

“看你的姓，你的原籍应该是利比亚吧？”

牙医脸上立刻露出不快的神情。“我已经在埃及住了很久了，而且

跻身于上流社会，我这儿的富庶，不就是最好的证明吗？别忘了，朝中许多大臣都是我照顾的患者，请你认清自己的身份。”

仆人搬着各式各样的水果、一桶桶的大蒜、一篮篮的葛筐和一罐罐的香料，伴随着牛群走过。很明显地，这不只是单纯的清点作业，喀达希还想借机向新任法官熔耀自己无尽的财富。

勇士静悄悄地钻进了主人的座椅底下，注视着成群走过的牛只。

“你是哪一省的人？”牙医问道。

“这里问话的应该是我。”

有两只上了套的牛经过台前，较老的那只突然趴倒在地，不愿再往前走。“别装死了。”牛夫说。被骂的牛畏缩地看了牛夫一眼，却还是不动。

“打它。”喀达希命令道。

“等一下。”帕札尔制止他，并一面走下台子。只见法官轻抚着牛的腹侧，柔声安慰，并请牛夫帮忙把牛拉起来。老中听了法官的话，安心站了起来。帕札尔也重回到位子上。

“你倒是很有同情心嘛！”喀达希讽刺地说。

“我不喜欢暴力。”

“但有时候暴力是必要的，不是吗？为了抵抗外人入侵，那些埃及人为了替我们争取自由而死，难道他们该受谴责吗？”。

帕札尔专心看着中只队伍，记录员则在一旁数着。清点的结果真的比主人中报的牛数少了一只。

“太过分了！”喀达希的脸气愤地涨成紫红色，“有人偷了我的东西，而竟然没有人愿意举发。”

“你的牲口应该打了烙印吧？ ”

“当然！”

“把那些打印的人叫来。”

总共来了十五个人。法官一个一个地询问，并把他们隔离开来，以免他们串通。

“我抓到这个小偷了。”帕札尔对喀达希说。

“是谁？ ”

“卡尼。”

“我要求立刻开庭。”

帕札尔答应了。他挑选了一个牛夫、一个看管山羊的人、牲畜记录员和一名庄园管理员当陪审员。而卡尼也未打算脱逃，爽快地来到台前，面对一旁喀达希愤怒的眼光，显得十分坦然。被告长得矮矮壮壮，褐色皮肤上刻着深深的皱纹。

“你认罪吗？”法官问道。

“我？认罪？不。”

喀达希用手杖重重敲了一下地板。“这个狡猾的强盗！你要马上治他的罪。”

“住嘴！”法官命令道，“如果你再出言干扰，我就马上中止审问。”

牙医只得愤愤然转过身去。

“你是不是曾经帮喀达希的牛只打过烙印？”帕札尔问。

“是的。”卡尼答道。

“这只牛不见了。”

“它逃走了。你们可以到附近的田里找。”

“为什么这么不小心？”

“我不是放牛的，我是种菜的。我的工作是一块地一块地地去浇水，白天我要用扁担挑着很重的水罐去帮作物浇水，晚上也没得休息，还要帮一些比较脆弱的菜浇水，还要清理垄沟，还要把士堤填厚。你要是不相信，可以看看我的脖子后面有两次脓肿后留下来的疤。这是菜农才会有的毛病，牛夫不会有的。”

“那你为什么要转业？”

“因为有一次我挑菜的时候，喀达希的总管强迫我的，他要我丢下菜园去帮他看牛。”

帕札尔传唤了证人，证明卡尼所言不虚，于是将他无罪开释。为了补偿他，不但将走失的中判定归他所有，并且命令喀达希以为数可观的食物，赔偿他这几日荒废了菜园的损失。

菜农向法官行了个礼，从他的眼里，帕札尔看出了他内心的感激。

“强行逼迫农民可是很严重的过失。”他提醒庄园的主人说。

牙医这下可是愤怒欲狂了。“这怎是我的错！我又不知情。该罚的是我的总管。”

“你应该知道刑责吧，要罚杖打五十板，还要再度降级为农夫。”帕札尔转向总管说。

“当然依法行事了。”

被法庭提讯后，总管并不否认，于是他被判了刑，并且立即执行。

法官帕扎尔离开庄园的时候，喀达希并未前来送行。

第五章

勇士睡在主人的脚下，正做着丰盛大餐的美梦；北风饱餐一顿新

鲜草料之后、便站在门口当起卫兵来。帕札尔则天一亮就待在办公桌前校阅卷宗，堆积如山的工作并末将他压得喘不过气来，反而更让他下定决心要把延右已久的进度赶上，一件也不遗漏。

书记官亚洛快接近晌午时才来，一副萎靡的模样。

“你好像很累。”帕札尔看着他说道。

“刚跟太太吵了一架。唉，我娶她是要她帮我准备美食。怎知她竟然不做饭ｉ我实在不想再见到她了。”

“你想过离婚吗？ ”“ 没有，因为我女儿的缘故，我希望她成为舞蹈家，可是我太太却偏偏另有计划。我们两个谁也不肯让步。”

“这事恐怕不太容易解决。”

“我也是这么想。你到喀达希那儿调查得还顺利吗？”亚洛换了个话题问道。

“我刚写完报告。中找到了，菜农无罪释放，总管判刑。我觉得那个牙医也有责任，但是我无法证明。”帕札尔有点遗憾地说。

“别得罪这个人，他关系广得很。”

“是吗？ ”

“很多显要都是他的患者。最近还有谣言说他失过手，如果想要牙齿的话，就别找他。”

勇士低声吠了一声，被主人安抚了一下才安静下来。往常它这样的叫声，一定是含有某种程度的敌意，偏偏见到书记官的第一眼。它就不喜欢他。

帕札尔在中只失窃案的判决报告上盖上了自己的章。亚洛对法官那秀气工整的字迹赞叹有加，只见他流利地写着象形文字，毫不

犹豫地记下自己的想法。但亚洛有些揣测不安,“你该没有对喀达希提出告诉吧？”

“当然有。”

“有？这样做很危险的。”

“你怕什么？”

“我……我也不知道。”

“把话说清楚，亚洛。”

“司法这个东西实在太复杂了……”

听书记官说得吞吞吐吐，帕札尔不以为然地说：“我可不这么想，一边是真相，一边是谎言，径渭分明。要是我们向谎言投降，即使只是一句谎言，从此司法就再也无立足之地了。”

“你会这么说是因为你还年轻，等你经验越来越多之后，你的想法就不会这么直接了。”亚洛意有所指地继续劝他。

“希望不会有这一天。村子里，很多人也都这么对我说，但我觉得这种说法并不正确。”

“你想忽视阶级制度的重要性？”

“难道喀达希就可以枉顾法律？”

一来一往几句话过后，亚洛叹了一口气,“帕札尔法官，你应该很聪明也很有胆识，不要装作不懂。”

“如果阶级制度不公允，国家就等于走向灭亡了。”

亚洛看看他说:“如果硬是要向阶级制度挑战，你也会跟别人一样一败徐她的。

解决你有能力解决的问题，棘手的案件就交给上级处理吧。你的

前一任法官就很懂得避开这些麻烦。你好不容易获得这次升迁的机会，可要好好把握！“用前人的经验警告，或升迁机会等利诱的说辞，显然影响不了帕礼尔的固执。

“正因为我的办事态度，今天我才会调任到这里，现在我又何必改变呢？”

“还是那句话，我劝你遵循既有的制度，珍惜你的机会。”

“我所认识的惟一制度就是律法。”

亚洛说得烦了，又急又气地捶胸顿足，“你是自取灭亡，到时别怪我没警告过你。”

“明天你就带着我的报告到省府去。”

“悉听吩咐。”亚洛赌气答道。

“还有一件小事，我并不是怀疑你的工作热忱，只不过，我想问的是，你就是我唯一的下属吗？”

亚洛有点尴尬，“可以这么说。”

“这是什么意思？”帕札尔顿生好奇。

“其实还有一个人叫凯姆……”

“他的职务是……”

“警察。你下令之后，由他负责抓人。”

“好像是很重要的角色！”

“前任法官从来没有逮捕过人，每次一有嫌疑犯，他就会向武力较为完备的法庭声请援助。凯姆待在办公室里无所事事，干脆出去巡逻了。”

“我可以见见他吗？”

“他偶尔会来。”随即亚洛又战战兢兢地说，“对他要客气一点，他那个人脾气很不好。我很怕他，所以可别指望我去跟他说一些会惹他生气的话。”

“要想在这间办公室重建秩序，似乎也并不容易。”帕札尔心想，同时也发现纸莎草纸快用完了，便问道：“这东西什么地方有得买？”

“美锋，孟斐斯最好的纸商。价钱贵了点，可是纸质绝佳，又不容易损坏。我强力推荐。”

“你老实告诉我，亚洛。这个建议，完全没有利益牵涉在内吗？”

“你怎么能说这种话？”亚洛见法官怀疑起自己，不禁涨红了脸。

“抱歉，我失言了。”

帕札尔翻了一下最近呈递的诉状，没有一件是特别严重或紧急的。随后他又看了受他监督和需经他同意后任命的人员名单，千篇一律的行政工作，要做的只是盖章罢了。

亚洛左脚盘起坐着，右脚则高举在前，他腋下夹着文具台，芦苇笔嵌在左耳后，手里忙着清理笔刷，一边看着帕札尔。“你很早就开始工作了吗？”

“嗯，天一亮就开始了。”

“好早。”亚洛有点惊讶。

不过帕札尔却只是淡淡地回答：“在乡下养成的习惯。”

“是……每天的习惯？”

“我的老师说，只要一天的懈怠就可能造成无法弥补的后果。只有双耳开启，理智清明，心灵才能够学习。要做到这一点，还有

什么比养成习惯更有效的方法？ 否则我们内在沉睡的猴子，就会开始作怪，心殿也会失去了元神。”
亚洛不禁流露出些许黯然，“这种生活方式并不舒服。”
“我们可是司法的公仆啊，不是吗？ ”
“那么，我的工作时间……”
“每天八个钟头，工作六天，休息两天，依照各个节庆，全年共有两到三个月的假期，这样可以吗？ ”
书记官点点头。虽然法官没有明说，但他知道自己上班的时间得要注意一点了。
案头有一份简短的文件让帕札尔起了疑惑。话说负责看守吉萨金字塔斯芬克斯的卫士长，刚刚被调派到码头仓库去了。这样毫不相干的职务调动，想必是犯了严重的过失，但文件上却一无注明。然而，省大法官已经盖了章，现在只缺帕札尔的章子，因为该名士兵就住在他的辖区内。简单的例行作业，原本应该只是个反射动作便可完成，不过他还是忍不住问道：“斯芬克斯的卫士长是个肥缺吧？ ”
“有意争取的人的确不少。”书记官坦承说，“但是目前在职的人却劝他们打消念头。”
“为什么？”帕札尔反而觉得奇怪。
“这名士兵经验丰富，服务纪录辉煌，而且是个正直的人，他兢兢业业守护着斯芬克斯，可是这尊古老的狮像，光是外貌就已经够威严吓人的了，还有谁敢去侵犯它？ ”
“这么说，它似乎是个颇受敬重的职务喽。”

“当然了。卫士长还招募了一些退役的士兵，好让他们有一点固定的收入，夜里就由他们五人值班护卫。”

“你知道他调职的事吗？”

“调职？你开玩笑吧？”亚洛不可置信地反问。

帕札尔双手一摊，“公文就在这里。”

“真是想不到，他犯了什么错呢？”

“你的疑问跟我一样，但是这上头根本没有注明。”

“这点你不用操心，一定是军方的决定，我们只是不知道内幕罢了。”

这时，外头的北风发出一声尖叫，帕札尔马上起身走到门外，只见一人用皮带拉着一头狒狒。狒狒头大如斗、眼露凶光，胸前覆着浓密的毛，狠相毕露。不仅已有无数猛兽死于这种动物的手下，更有人曾经目睹狮群见到一群发狠狂奔的狒狒而落荒窜逃。

狒狒的主人是个努比亚人，肌肉发达，跟他的宠物一样令人侧目。帕札尔担心地对他说：“希望你把它抓好。”

“狒狒警察（保存在开罗博物馆中的泰普曼卜墓碑上，便有一幅狒狒警察逮捕小偷的生动浮雕）和我在此待命，帕札尔法官。”

“你是凯姆？”

努比亚人点了点头，想也不想便说：“附近的人都在谈论你，你好像是个很能引起骚动的法官。”

“我不喜欢你说话的口气。”

“习惯就好了。”

“不可能的。你若不能给我应有的尊重，那么你就得走路才见面

两人就针锋相对、互不相让，而法官的狗和警察的狒狒也同样怒目相视。凯姆接着说：”你的前任法官给了我绝对的自由。“ ”现在不行了。“

“你错了，只要我带着拂拂在街上巡逻，就可以让小偷不敢轻举妄动。”

“再说吧，先说说你的服务经历。”帕札尔不置可否，转了话题。

“先说清楚也好。”凯姆便一五一十道出自己的过去，“我的过去，唉，一片凄惨，我原本隶属于驻守南部某一城堡的弓箭手队。我就跟许多年轻人一样，是出自于对埃及的热爱才会座召入伍。那几年我过得非常快乐。有一次，我无意间发现了军官们之间非法的金子交易。可是没人相信我，后来在一次争斗中，我杀了一名偷金贼，不巧他正是我的直属长官。审判法官判了我劓刑，我现在戴的是一个木头绘制的假鼻子。从此，我就什么也不怕了。不过，法官们仍肯定我的忠心，因此我才会被派任为警察。要证明的话，我的资料都在军政处，你可以随时调阅。”

“好吧、我们走。”帕札尔立刻同意了他的建议。

凯姆始料未及他会是这样的反应。驴子和书记官留守办公室，法官和警察一同前往军事中心、随行的狒狒和狗则仍不断地暗中观察着对方。

“你在孟斐斯住多久了？ ”

“一年。”凯姆答道，“我很想念南部。”

“你认识守护吉萨金字塔斯芬克斯的卫士长吗？ ”

“见过两三次。”

“你觉得他可靠吗？”

“他是个很有名的退役军人，我在南部就听过他的大名了。这份荣誉的工作是不会随便分派的。”凯姆对他倒是信心满足。

“做这份工作有危险吗？”

“完全没有！谁会去侵犯斯芬克斯？其实侍卫队的首要工作是要提防雕像再度被砂掩埋。”

路人见到他们这一行人经过无不纷纷走避，大家都知道狒狒的动作有多快，主人可能都还来不及出声它便已经咬住小偷的腿或打断他的脖子了。凯姆和狒狒巡逻时，的确让人打消了许多坏念头。

“你知道这名退役士兵的住址吗？”帕札尔又探问道。

“他住在营区附近的公家宿舍。”

“我们回办公室去吧。”

凯姆一下反应不过来，“你不去看我的档案了？”

“我想看的是他的档案，可是我想也不会有什么收获。一早你就到办公室来，我等你。你的狒狒叫什么名字？”

“杀手。”

第六章

傍晚时分，帕札尔关了办公室，到尼罗河边去溜狗。这份毫不起眼的文件，只要盖个章就行了，需要如此追根究底吗？妨碍这么平常的行政程序，实在没有意义。

但是，真的很平常吗？就因为乡下人常和大自然与动物接触，所以自然而然便生出一种直觉，一种很奇怪而且近乎忧虑的感觉，这让他忍不住想要进行调查，哪怕只是个简单的程序，总之他要

确定这次的调职没有疑问，才能安心。
勇士贪玩，但是它却不喜欢水，只敢远远地沿尼罗河岸碎步跑着，望着河上来往的货船、帆船和水舟以及船上或是散心、或是运货、或是旅行的人。尼罗河不仅孕育了埃及，更在风与流水神奇密切的配合下，提供了一条快捷便利的交通管道。
不少老练的船员乘着大船离开孟斐斯，航向海洋，其中有一些更是远征异域。帕札尔并不羡慕他们，反而觉得他们命运乖癖，才不得不离开这个国家，这个他深爱着每一寸土地、每一座山丘、每一条荒径与每一个村落的地方。每一个埃及人都担心自己会客死异乡；法律还规定要把每个遗体运回国内，以便能永远与先祖同在，并接受众神的庇护。
突然，勇士发出了吱吱的叫声，原来有一只活泼灵巧的绿色小猴子，故意把水溅到它身上。这让它又羞又怒，不禁龇牙咧嘴、浑身抖动。开它玩笑的小猴子见状，吓得急忙跳进一个年轻女子怀里。
“它没有恶意，它只是不喜欢人家把它弄湿。”帕札尔解释道。
猴子的主人也抱歉地说：“我这只小母猴之所以会叫做‘小淘气’，就是因为它老爱恶作剧，尤其喜欢找狗的麻烦。”
由于她的声音好柔美，勇士获得安抚后，便上前闻了闻猴子主人的小腿，并舔了一下。
“勇士！”帕札尔急忙喝止。
“没并系，我想它是接受我了，我很高兴呢。”
“那它会接受我吗？”帕札尔指了指小淘气。

“试试看就知道了。”

但是帕札尔手都僵住了，他不太敢靠近。在村子里，尽管有几个女孩缠着他，却总引不起他的注意，因为他太专注于学业与实习上了，以致忽略了所有浪漫的爱情与感觉。

学习法律让他早熟许多，然而眼前这个女孩，他竟一点也无招架之力。

她真是美丽啊，美得有如春天的晨曦、初绽的莲花、尼罗河上的粼粼波光。她头发近乎金黄，柔和的线条勾画着清纯的脸庞，仿如夏日蓝空的双眼则透露着率真，纤细的脖子上戴了一条天青石项链，手腕与脚踝上则系着光玉髓环。从她身上的亚麻长袍隐约可见她坚挺的胸脯、曲线完美的臀部与修长的双腿。

“你怕？”她惊讶地问道。

“不……当然不是。”帕札尔尴尬地说不出话。

要靠近她，而且几乎就要碰触到她……他，他实在没有这个勇气。

女子见他不动，便朝他走了三步，并递出绿色的小母猴。他于是颤抖着双手，摸了摸猴子的前额。小淘气则很快地搔了他的鼻子一下。

“这是它表示友善的方式。”女主人高兴地说。

勇士没有抗议，狗和猴子之间终于休战了。

“我是在一个卖努比亚商品的市场买到它的，当时它看起来好郁悒，我一不忍心就卖下了它。”

女子的左手腕上戴着一个奇怪的东西。

“哦，我的手钟（一种挂在手上的水钟，专供某些需要计算时间

的专家们如天文学家、医生使用）让你惊讶吗？这是我工作的时候不可少的。我叫奈菲莉，我是医生。”

奈菲莉，如此美丽、完善的化身，她金黄色的皮肤，看起来那么不真实，她所说的每句话，听起来就像乡下日落时传来的迷人歌声。

女子见帕札尔没有答腔，便主动问道：“那你呢？ ”

“哦，帕札尔，省处的法官。”

“你是这里的人吗？ ”

“不是，我是底比斯人，刚到孟裴斯。”

“我也是那边的人了!”她高兴地微笑着。

“你的狗不想再走了吗？ ”

“不，不！它从来不累的。”

“那我们继续走，好吗？我需要透透气，上个礼拜可真是累人。”

“你已经在执业了？ ”

“还没，我刚结束第五年的实习。我得先学习药学与开处方，然后到丹达拉神庙代理兽医一职。在那里我学会了如何辨识牲礼的血纯或不纯和照顾各种动物，只要一犯错，就要跟男孩一样挨棍子。”

帕札尔一想到那个场面，不禁一阵心痛。

“但老师们的严格才能使教育更成功。”她这么认为，“当我们背上的双耳打开之后，便再也不会忘记师长的教导了。接着我进入了萨伊斯医学院，我在那里学习了多种专业，并获得‘医护人员 ’的头衔。”

“那他们还要你做什么？”帕札尔颇为吃惊。

“我可能成为专科医生，但这是最低的等级，如果无法成为普通科医生，能当专科也不错。但专科医生只能看到病痛的一面，只能做片面的诊断。成为普通科医生才是最理想的境界，不过要接受的测验实在太难了，所以大部分的人都选择放弃。”

奈菲莉的语气透着一些无奈。

“我能帮上什么忙吗？”

“我必须单独面试。”

“祝你成功！”

不久，来到一个花园，两人就坐到一处红柳荫下。

她叹息道：“我平常不是这样多话的。你很有让人坦白的本事睛。”

帕札尔笑着回说：“这是我工作的一部分。偷窃、欠债、买卖契约、家庭纠纷、通奸、打架闹事、税收不公、诽谤……全都是我的例行公事。我要进行调查、查证证词、重现事实真相，然后判决。”

“好繁琐的工作！”

“你也不见得轻松埃你喜欢医治病人，我喜欢还人公道，如果不尽心尽力，岂不是等于背叛他人？”

“我实在不喜欢利用关系，可是……”奈菲莉欲言又止。

“你尽管说。”

“我有一位药草供应商失踪了。他是个粗人，但是很正直而且也很有能力，最近我和几个同事已经报案。不知道你能不能加紧调查？”

“当然，我会尽力而为，他叫什么名字来着？”

“卡尼。”

“卡尼？”帕札尔惊呼道。

“你认识他？”奈菲莉同时也吓了一跳。

“他被喀达希的总管强迫去看牛了，今天才被宣判了无罪。”

“是你的功劳？ ”

“是我调查审判的。”

怎知，她一个箭步上前亲了亲他的两颊。本来不善幻想的帕札尔，此时竟有种置身于天堂的错觉。

“喀达希……那个著名的牙医？”奈菲莉追问。

“就是他。”

“听说他是个不错的医生，但早就该退休了。”

绿猴打了个呵欠，懒懒地靠在主人肩上。奈菲莉于是向帕札尔告辞说：“我该走了，很高兴能跟你聊天，也许没有机会再见了，但我在这里真心感谢你救了卡尼。”

她好像不是在走着，而是以跳舞的姿态离开的；她的脚步轻盈，步伐清晰明快。

帕札尔在红柳树下待了好久，努力地在脑海中刻下她的一举一动、她的每一个眼神和她的声调。

勇士把右爪放在主人的膝盖上。帕札尔则失神地对它说：“你明白了哦……我深深爱上她了。”

第七章

凯姆和他的狒狒准时来了。

“你决定带我去找斯芬克斯的卫士长了？”帕札尔问道。

“悉听吩咐。”凯姆回答的口气带着讥讽。

“你的口气我很不喜欢，要知道，讽刺有时比口气冲更具杀伤力。”法官的话刺伤了这名努比亚人的自尊，他说：“我并不打算对你卑躬屈膝的。”

“做个好警察，我们自然就能处得来了。”

虽然狒狒和主人都盯着帕札尔看，两双眼睛都蕴藏着怒火，但帕札尔理都没理，只说：“我们走吧。”

天才亮，街头巷尾早已闹哄哄，妇人们七嘴八舌地聊着，运水工挨家族户在送水，手工艺匠也忙着在开店。幸亏有狒狒在，人群才自动让出了一条路来。

卫士长的住家门前有一个小女孩，手里正玩着一个木头娃娃。当她看见猩猩时，吓得立刻尖叫着跑进屋内。她的母亲随即跑出来怒斥道：“你们怎么这样吓孩子呢？ 把那只怪物弄走！”

“你是斯芬克斯卫士长的妻子吗？”帕札尔问道。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那名妇人不答反问。

“我是帕札尔法官。”

年轻法官的严肃表情和拂拂的眼神，终于让妇人冷静了下来。“他不住在这里了。

他和我丈夫都是退役军人。这是军方配给我们的宿舍。“ ”你知道他上哪去了吗？“ ”他的妻子好像不太高兴，搬家的时候，她好像跟我提到了南边郊区的一栋房子。“

“只说了这些？”帕札尔试探地问。

“我何必骗你？”狒狒扯了扯皮带，妇人吓得例退而撞上了墙。

“真的，我发誓。”

因为亚洛要送女儿到舞蹈学校，法官便准他下午先行离开，不过他得顺便将法官已经完成的报告送到省府办公室。才短短几天，帕札尔解决的问题已经比他前任法官六个月内做的还多。

太阳下山后，帕札尔点起了几盏灯，他想尽快解决十来宗的税务纠纷，其中除了一件以外，其余都判纳税人胜诉。那件案子的关系人是一个名叫戴尼斯的运输商，省大法官已经在他的案卷上亲手加注了“结案归档”的字样。

自从安顿好一切而一直没有抽出空来的帕札尔，终于带着狗和驴子去拜访老师了。

途中，他心里不断想着那个卫士长，离开如此尊贵的职位与公家宿舍，现在会是什么样子呢？这一连串麻烦中的背后隐藏着什么秘密呢？他要凯姆去找出这名退役军人的下落。

在没有问他话之前，他是不会答应这项职务的调动的。

勇士用左爪搔了右眼好几次，帕札尔检查了一下，还好只是轻度的感染，老医生可以帮它医治。

屋里灯亮着，布拉尼一向喜欢在市声寂静的夜里看书。帕札尔推开大门，来到前厅，狗儿跟在他身后，突然，他停下了脚步。布拉尼正在和一个女人说话，是她，她，竟然在这里！“帕札尔，进来！”听见老医生的呼唤，全身紧绷的法官只能匝声进门。只看到奈菲莉盘腿坐在老医生对面，大拇指和食指间捏着一条亚麻线，线端则摆荡着一小块菱形的花岗石（即占摆。此外也有占卜地下水源的小木棍。历史上有几位法老，如塞提一世，都很善于利用

对物体放射的感应能力，寻找沙漠中的水源）。

“这是奈菲莉，我最优秀的学生；他是帕札尔法官。”

“你最优秀的学生……”帕札尔还没有回过神来。

“我们见过面了。”她愉快地说。

能再见到她真是太好了，帕札尔心想。

“奈菲莉马上就要接受正式执业前的最后一次测试了。”布拉尼说，“所以正在勤练物体放射感应能力，我相信她一定能成为一个杰出的医生，因为她懂得倾听，懂得倾听的人才能有好的表现。要知道倾听是最珍贵的，再大的宝库也找不到它的踪迹，只有心才拥有这份珍宝。”

“认识心脏不正是医生的秘密吗？”奈菲莉问道。

“当你获得一定的评价时，你自然会发现这个秘密。”老医生回答得有所保留。

“我想休息了。”奈菲莉说。

“你是该休息了。”

勇士又搔了眼睛，奈菲莉敏感地注意到了它的动作。

“我想它病了。”帕札尔说。

狗儿乖乖接受检查。“没有大碍，点一点眼药就好了。”她检查之后说道。

布拉尼拿了药水来，药效很快，奈菲莉帮狗儿揉了揉之后，它的眼睛很快就消肿了。

帕札尔竟然第一次觉得在忌护自己的狗，他很想留她，但仍只能到门口与她道别。

布拉尼请他喝前一天喝的上等啤酒，并关心地问：“你看起来很疲倦，工作很多，是吧？ ”

“我和一个叫喀达希的人起了点冲突。”

“那个牙医……一个老是焦虑不安的人，外表可能看不出来，但他很会记恨。”

帕札尔坦白对布拉尼说：“我觉得他有强征农民的嫌疑。”

“有确实的证据吗？ ”

“只是假设。”

“你的推论要严谨，否则稍有差错，上级是不可能原谅你的。”

“你常常帮奈菲莉上课吗？”他还是对她念念不忘。

“我只是传授我的经验，因为我对她有信心。”

“她在底比斯出生的。”

“嗯，她是独生女，父亲制造门闩，母亲是织布工，我帮他们看过病才认识奈菲莉的。她问了我好多问题，于是我便鼓励她从事这一行。”

“当女医生……她不会遇到什么阻碍吗？ ”

“除了阻碍还有敌人呢。不过她温柔的底下藏着一股勇气。就她所知，御医长就不希望她成功。”

帕札尔不禁为她担忧起来。

倒是老医生对她比较有信心，“她很清楚自己的处境，好在坚忍不拔是她最大的优点。”

“她……结婚了吗？”帕札尔终于忍不住问道。

“还没有。”

“有对象了？ ”
“好像没有什么固定的对象。”
这一夜，帕札尔辗转难眠，脑海中不断见到她的身影、听到她的声音、闻到她的香味，他在心中盘算了千百个计策，希望能再见奈菲莉一面，但没有一个行得通。
最糟的是,不知她对他有无感觉？因为他感觉不到她的一点热情，有的只是对法官这项职务的一点兴趣罢了。而就算是他热爱的司法，也多少带着苦涩的滋味。往后没有她的日子，又该怎么过下去？怎么忍受看不到她的痛苦？帕札尔从来不知道，爱情的波涛竟然能汹涌如洪水，冲堤毁岸，把好好的人整个都淹没了。
勇士注意到了主人的心烦，热切地以关怀的眼神安慰他，但是它感觉到主人现在需要的已不只是这些。帕札尔为了自己让勇士不快乐而颇感自责。他多么希望能珍惜这份单纯的友谊和生活，但却怎么也无法抗拒奈菲莉的双眼和脸庞，以及她所带来的这阵旋风。
该怎么做呢？默不作声，就得自己忍受痛苦。向她表达爱意，却可能遭拒而绝望。
最好当然是能够追求到她，但一个小小法官，无钱无势，凭什么追她？拂晓并未舒缓他的苦痛，只是让他可以借着忙碌的工作麻醉自己。喂过勇士和北风，便把办公室交代给它们，因为他知道书记官一定会迟到。只见他一人带着装了书板、笔盒和磨好墨的纸莎草篮，径往码头方向走去。
码头上停了几艘船，一个工头正在指挥船员卸货。

帕札尔问工头说：“哪里可以找到戴尼斯？ ”

“老板？他到处跑，不一定在哪里。”

“这些码头是他的？ ”

“码头不是，不过很多船都是他的。戴尼斯不但是运输商，也是城里的首富。”

“我能见他吗？ ”

“只有大货船进港的时候，他才会出现……你可以去大码头，有一艘大船刚靠岸。”

帕札尔随即找到那船时，却有一个船员挡住他的去路，“你不是船上的成员。”

“我是帕札尔法官。”

船员这才让路，法官直接爬到船长室内。船长是个五十来岁、脾气粗暴的人。

“这个时候？见老板？你在开玩笑吧！”船长不屑地说。

“我这里有一张诉状。”

“是什么事？ ”

“你们老板向不属于他的船只收取卸货税，这是不合法的。”

“原来是这件老掉牙的事呀！”船长根本不当一回事，几句话便想打发法官回去，“这是他经过政府特准的。每年政府都会发出一张诉状，这是惯例，这你直接丢进河里就行了。”

“他住在哪里？ ”帕札尔仍追问道。

“王宫区入口处的码头后面，最大的那栋房子。”

没有驴子带路，帕札尔费了好一番功夫才找着，也因为没有狒狒

警察开路，他只好自己努力挤过街上的人群。

戴尼斯的豪宅四周全是高大的围墙，大门入口还有一个手持棍棒的守卫。帕札尔说明来意后，守卫叫管家进去通报，十多分钟后，管家才回来带法官进去。

戴尼斯正在用餐，这名运输商人年约五十，身躯有些笨重，方正的脸带着粗野的味道。他坐在一张装饰着狮爪的大椅子上，身旁的仆人帮他徐精油、修指甲、梳头、按摩脚底、大声念着菜单，享受至极，一见到帕札尔便热情地招呼:“帕札尔法官！是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

“一张诉状。”

“吃过了吗？我还没有吃呢。”

戴尼斯遣退了帮他梳理的下人们,接着便有两个厨师送来了面包、啤酒、烤鸭和蜂蜜蛋糕。“请用。”

“谢谢，不用了。”帕札尔婉言拒绝了。

“早餐营养不够的话，整天都会精神不济的。”

帕札尔不让他岔开话题，“有人对你提出严厉的指控。”

“真的？！”戴尼斯的声音缺乏贵气，看得出来他这个人易怒且不够稳重。

“你收了一笔不公道的卸货税，你还涉嫌向你所属船只经常进出的国有码头附近的居民征收不法税捐。”帕札尔一口气道出他所有的不法行为。

“你说的是这些呀？你的前任法官和省大法官都不管了，你也就忘了这回事，吃块鸭肉吧！”

面对戴尼斯如此打马虎眼，帕札尔冷冷答道：“恐怕是不可能的了。”

戴尼斯的嘴巴停止了嚼动。“我没时间管这个了。你去找我太太，见了她你就会知道你这么固执是没有用的。”说完拍了拍手，马上出现了一名管家。“你带这位法官到妮诺法夫人的办公室去。”说完又继续专心地吃他的早餐了。

妮诺法夫人是个女强人。她体态丰盈、个性活跃、穿着时髦，她除了拥有广阔的土地、几栋房子和二十余个农庄外，手下还有一群代理商人，专门在埃及和叙利亚贩售各类商品。她还是皇家仓库的总监、国库的督察兼宫廷布料总管。虽然戴尼斯的财富不如她，但她却深受他的吸引，并任命他掌管货物运输，如此一来，她这个丈夫便能经常出外旅游，建立人际关系，并且尽情从事他最心爱的消遣：不停谈论上等的好酒。

现在，这个年轻法官竟敢到她的地盘上来，她轻蔑地打量着不算俊美，但有某种气质，看来聪明而且严肃的他。妮诺法发现对方居然不像一般下属般向她鞠躬，心里甚是不悦。“刚到孟斐斯任职？”

“是的。”

“恭喜了，此后必定前途无量。找我有事吗？”

“是关于一笔非法征收的税款……”

“这个我知道，国库方面也知道。”不等法官说完她便打断他的话。

“那么你应该知道这项控诉的原由。”

“这张诉状每年发下后马上就撤销了。”

“但这是不合法的。”

“不合法？你是不是应该先打听清楚，我身为国库督察，自然有权决定要不要撤销这类的告诉。我们没有理由因为遵守过时的法律程序而牺牲了国家的商业利益。”

说得振振有词，但是帕札尔无法苟同。“你已经越权。”

“年轻人，你还涉世未深呀！”

“请你严肃一点，我现在是以法官的身份在讯问你。”

毕竟等级再低的法官也还是有其一定的权力。因此妮诺法马上温言问道：“你在孟斐斯都安顿好了吗？”

帕札尔没有回答。

“听说你住的那儿不怎么舒服，既然我们势必要成为朋友，我就廉价租给你一间舒适的别墅吧。”

“我住在公家分配的宿舍就可以了。”

妮诺法的微笑僵在嘴角，“但你的指控真的有些无稽之谈。”

“是吗？”

“你总不能违背你的上级吧？”

“如果上级有错，我当然不能姑息。”

“帕札尔法官，小心一点，你的权力可是有限的。”

“我知道。”

“那么，你还是决定管这档事？”

“到时我会传讯你的。”

妮诺法眼见软硬兼施都没效果，索性愤愤然下起逐客令，“请你走吧。”

帕札尔于是告退。

妮诺法夫人怒不可遏地冲进丈夫房中，戴尼斯正在试穿新衣。“怎样？驯服那个小法官了吗？”

“你想得美！他是头真正的猛兽！”

“你别这么生气，给他一点甜头再说吧。”

“别尽在这里说风凉话，要对付你自己去对付，反正我们要尽快摆平这家伙就是了。”

第八章

“就是这里。”凯姆说。

“你确定？”帕札尔诧异地问道。

“绝对没错，这就是斯芬克斯卫士长的家。”

“为什么这么肯定？”凯姆冷酷地笑了笑。“这就多亏了我的拂拂了，只要它张牙舞爪，连哑巴也会开口说话。”

帕札尔才觉得有些不妥时，凯姆马上接着说：“很有效。你想知道答案，答案就出来了。”

他们两人注视着孟斐斯最贫困的郊区。这里的居民虽然和其他埃及人一样都能吃得饱，但是大部分房子都已破落不堪，卫生也是问题。住在这里的有等待就业的叙利亚人、到城里来赚钱的乡下人和收入微薄的寡妇。这绝对不是埃及著名的斯芬克斯的守护人所应该住的地区。

“我去问问。”凯姆提议说。

“这一带不太安全，最好不要独自冒险。”

“好吧，听你的。”

帕札尔惊讶地发现，他们所经过的人家全都门窗紧闭，埃及人向来重视的好客之情，这里全然感受不到。狒狒心浮气躁地颠跳着前进，面凯姆则不断查看着屋顶。

帕札尔不明白他的用意，“你在担心什么？ ”

“弓箭手。”

“为什么会有人要谋杀我们？ ”

“要调查的人是你，如今得到这样的结果，表示事情并不单纯。我要是你的话，我就收手了。”

帕札尔敲了看似牢固的棕榈木门。

里面传出有人走动的声音，但没有人开门。

“开门，我是帕札尔法官。”

屋里再度恢复寂静。强行侵人民宅是违法的行为，帕札尔内心矛盾不已，希望能想出两全其美的办法。“你想你的狒狒…… ”“ 杀手宣誓过,它的食粮也是由公家给付的,它的参与必须列入报告。”

“现实必须把理论融会贯通。”

“那好啊！”凯姆说。

狒狒的神力果真出乎帕札尔的意料之外,不一会儿就把门撞开了。幸好杀手是站在法律这边的。由于窗户前挂了几张席子，屋内的两间小屋里一片漆黑，第二间房间的角落里躲着一名白发妇人。

“别打我。”她哀求道，“我发誓我什么都没说。”

“你放心，我是来帮你的。”

帕札尔边说边将她扶起来，但她的双眼却充满了恐惧。“狒狒！它会把我撕成碎片。”

“不会的。”法官安慰道，“它是警方养的。你是斯芬克斯卫士长的妻子吗？”

“是的……”

她回答的声音徽弱得几乎听不到。帕札尔请这位妇人坐到席子上。

“你的丈夫呢？”

“他……他出远门去了。”

“你们为什么搬离宿舍？”

“因为他辞职了。”

“我正在调查他的调职有无违法之处，公文并未提到他辞职的事。”帕札尔开门见山地说道。

“可能是我弄错了……”

“发生什么事了？我不是你的敌人，有什么用得着我的地方，尽管跟我说。”

法官柔声地问。

“谁派你来的？”妇人仍存戒心。

“没有人派我来，是我自己要调查的，因为我不想批准一个不明不白的决定。”

泪水浸湿了老妇人的双眼。她颤抖着声音说：“你是……真心的吗？”

“我以法老之名发誓。”

“我丈夫已经死了。”

“你说的是真的？”对方的告白让帕札尔震惊得无以名状。

老妇人又继续说：“军方向我保证说会为他举行葬礼，并命令我搬

到这里来。
只要我守口如瓶，我可以按时领到一小笔抚恤金，直到我死为止。
“ ”他们有没有说他是怎么死的？“
“是意外。”
“我会查明的。”法官向她保证。
但妇人的反应出奇地冷漠。“这又有什么关系？ ”
“我帮你安排到一个安全的住所吧。”
“我要留在这里等死。走吧，求求你。”
埃及皇宫的御医长奈巴蒙都六十多岁了，但保养有术。仍有无数头衔与荣誉勋章的他，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会客与宴会上。至于诊所里，则有一群野心勃勃的年轻医生替他看诊。因为厌于见到别人病痛的神情，奈巴蒙选择了从事有趣又利润丰厚的美容外科。女士们个个想要消除脸上的缺陷，而让她们的对手黯然失色，只有奈巴蒙能让她们重现年轻迷人的神采，青春永驻。御医长此时正想着自己未来墓穴前的那道豪华石门，那代表了法老的荣宠，帝王亲自将大门侧柱徐成深蓝色，这是多少王宫大臣梦想得到的殊荣啊！奈巴蒙富有、闻名并听尽备方阿谈奉承，他医治的全是不借出高价寻医的外国皇亲与巨富。在答应为他们诊治之前，他都会先详细研究一番，然后只收病情轻微、容易治愈的病人，因为若是医治失败，将有损他的名声。
他的私人秘书通报说奈菲莉来了。
这个女人惹恼了奈巴蒙，因为她拒绝加入他的团队。他气极了并决定，假如她取得了执照，他绝对会想办法剥夺她所有的行政权，

并让她远离王宫的。有人说她天生有学医的禀赋，而且对物体放射力的感应能力让她能做出又快又准确的诊断，因此在表明敌对立尝为她安插下层工作前，他决定再给她一次机会。

“我想帮你安排个工作。”

“我后天就要到萨伊斯去了。”

“我知道，不过不会占用你太多时间。”

奈菲莉着实非常美丽，奈巴蒙一直幻想着能有一个这么年轻美貌的情妇，好让他在上流社会的交际场合更有光彩。然而，她浑身散发的高贵气质却使他不敢造次，平常那些无往不利的赞美言词，要诱她上钩恐怕不是很容易，但她确实令人忍不住跃跃欲试。

“我这名患者的病例很有趣，”他接着说，“出身中产阶级的大家庭，家境富裕，还是名门望族。”

“她怎么了？ ”

“是喜事：她结婚了。”

“哦？这算是病吗？”奈菲莉觉得莫名其妙。

“她丈夫有个请求，要重塑她身上他不喜欢的部位。”奈巴蒙没告诉她，为了这次手术，他已收了对方十罐稀有的香膏与香料，因此绝对不许失败。“我很希望你能帮我，奈菲莉，因为你的手很稳。而且我会替你写一封对你很有帮助的推荐函。

你愿意见见我的患者吗？“

他根本不让奈菲莉有时间答复，便将西莉克斯夫人带了进来。

那位夫人一见到奈菲莉，惊恐地遮住自己的脸。“我不想让别人看见我，我太丑了。”西莉克斯夫人的身体巧妙地用宽大的长袍遮掩

着，但仍看得出圆鼓鼓的身形。

“你都吃了些什么东西？”

“我……没有特别注意。”

“喜欢吃糕饼类的食物吗？”

“喜欢。”

“少吃一点会比较好。让我看看你的脸好吗？”奈菲莉温柔的语调使得西莉克斯不得迟疑而拿开了双手。“你看起来很年轻嘛。”

“我二十岁。”

“为什么不保持原来的样子就可以呢？”

“我丈夫说我的样子太难看了！我要让他开心。”

“这样不是太委屈了吗？”

“他很坚持……而且我答应了！”

“你要让他知道他错了。”

一旁的奈巴蒙渐渐开始有了怒气。“我们不需要评断患者的动机，只要满足他们的愿望就好了。”

“我不愿让这个女孩活受罪。”奈菲莉反驳道。

奈巴蒙终于克制不住愤怒了：“你出去！”

“乐意之至。”

“你这么做是不对的，奈菲莉。”

“我觉得这样才是尽医生的天职。”

“你什么都不懂，你的医生生涯到此结束了。”

听着书记官亚洛不时发出轻咳声，帕札尔不禁抬起头来问：“有麻烦吗？”

“是一封通知书。”

“给我的？ ”

“给你的。门殿长老要你马上去见他。”

帕札尔不得不放下笔墨前往。

在皇宫前面，有一间木造的门殿，这里是法官主持正义的地方。法官在门殿里听取控诉、分辨是非黑白、保护弱者不受强权欺压。长老执掌的门殿就在王宫前，形状像个四方形，最内侧便是法庭。每当首相晋见法老王时，总不忘和门殿长老寒暄几句。

此时法庭空无一人。长老坐在一张金黄色的木椅上，穿着前交叉式的缠腰布，沉着一张脸，他坚毅刚强的性格是众所周知的。“你就是帕札尔法官？ ”

帕札尔恭敬地行了个礼，面对省大法官使他有点焦虑不安。

“新官上任三把火，你对自己满意吗？”长老带着评论的口气问道。

“我最大的愿望是世人能变得聪明，再也不需要法官。然而这个幼稚的梦想越来越模溯了。”

“虽然你到孟斐斯的时间很短，但我已经听到不少有关你的传闻了。你知不知道自己的职责？ ”

“那正是我生命的全部。”

“你的工作量很大，也很有效率。”

“依我看来还不够。等我更了解工作上的难处时，我会更有效率的。”

“效率……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 ”

“让每个人都获得公平的待遇。这不正是我们的理想与准则吗？”帕札尔反问道。

“谁说不是呢？”长老的声音都哑了。他站起身，开始蹬起方步。“你针对牙医喀达希所提出的意见，我觉得并不妥当。”

“我怀疑他。”

“证据呢？”

“我的报告中说了，我没有找到证据，也因此我才没有对他采取任何行动。”

“那么何必做这种无谓的挑战呢？”

“我想引起您对他的注意，我想您的资讯应该比我的更完整。”

长老一动也不动，却难掩怒火。“说话留意一点，帕札尔法官！你言下之意是说我暗藏文件资料喽？”

“我绝对没有这个意思。如果您认为有必要，我愿意进行调查。”帕札尔连忙解释。

大法官口气松动了些，继续问道：“喀达希的事就算了。你又为什么去惹戴尼斯？”

帕札尔仍不改坚决的态度。“至于他的罪行已是不容置疑的。”

“控告他的诉状上不是还附了一句批注吗？”大法官问他。

“不错，的确是写了‘结案归档’的字样，所以我才特别先审理此案。”

“你可知道这句……建言是我写的？”帕札尔没有正面回答，而是直接说出自己心里的话：“这些大人物应该以身作则，而不该仗着自己的财势剥削平民百姓。”

“你忘了还有经济因素的考虑呢。”

“经济需求一旦压倒了司法，埃及就等于被判死刑了。”

帕札尔的强力辩驳动摇了门殿长老。他年轻的时候也跟帕札尔一样，有着同样的热情，抱着同样的观念。然后，他开始面对一连串棘手的案件、升迁的考虑、必要的妥协、协议与和解、对上级的让步，加上年纪渐长……“戴尼斯什么地方让你不满？”

“这个你知道。”

“你认为他的所作所为必须判刑？”

“答案很明显了。”

门殿长老无法向帕札尔坦承说他刚刚才和戴尼斯谈过，而且戴尼斯还要求他把这名年轻法官调走。他想知道这个年轻人究竟有多坚持，“你真的决定继续调查吗？”

“是的。”

“你知不知道我可以马上把你遣调回你原来的村子？”

“我知道。”

“难道这个事实还不能改变你的想法？”

“不能。”

“你真的一点道理都讲不通吗？”

“其实你只是企图影响我的决定。戴尼斯是个投机取巧的人，他享受不正当的特权，从中获利。既然这件案子在我的管辖权限内，我为什么要去忽视呢？”

门殿长老听了他这番话，陷入沉思。平常，他秉着为国服务的信念，处事总是十分果断。但是帕札尔的态度使他想起了从前的自

己，想起他也曾经如此年轻、充满干劲、无所畏惧。将来，眼前这个年轻人的幻梦也一样会破灭，但他有这份向不可能挑战的勇气，错了吗？长老心里虽然不免认同，但仍想说服他。“戴尼斯有钱有势，他的妻子又是商界女强人。多亏了他们，物资运输的作业才能进行得这么规律、顺当。你推翻了现状又有什么好处？”

“请你不要把我当成了被告。事实上，就算戴尼斯被判刑，来往于尼罗河上的货船，也绝不会从此消失的。”

沉默了好久之后，长老又坐回位子上去。他知道帕札尔说得没错。

“你觉得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吧，帕札尔。”

第九章

著名的萨伊斯医学院位于尼罗河三角洲。奈菲莉在医学院的教室里已经沉思了两天了。凡是要执业的医生都必须在这里接受一项测试。很多人都无法通过这项测验。在这个八十岁高龄并不算稀罕的国家，保健单位自然是非精英分子不能录用的。

年轻的奈菲莉能成功战胜病魔，实现她的梦想吗？她知道有许多失败的例子，但仍不放弃挑战。最后还要通过萨伊斯医药会的严格考验。

有一名祭司帮她准备了肉干、蜜枣、水，以及一些医学书籍供她温习，不过有些概念却渐渐变得模糊了。她一会儿忧心，一会儿又充满信心，干脆不再多想，而只是凝望着校园四周种满了角豆树（角豆树产的荚果汁甜味美，在埃及人眼中是甜美温柔的最佳象征）的大庭园沉思。

太阳下山后，负责种植没药、以烟熏疗法为专业的药剂师来了。

他带她到实验室，里面有另外儿名同事等着。每个人都要求奈菲莉开出处方、取药、评估药性、辨识一些复合物质、详细描述各种植物、树胶脂与蜂蜜的采收情形。有好几次，她觉得有点混淆不清，不得不绞尽脑计地想。

五个小时的口试后，五名药剂师中有四名让她及格。唯一否定她的人说，奈菲莉有两次弄错剂量。他也不管奈菲莉是否已经筋疲力尽，仍坚持继续测验她的专业知识。如果她不愿意的话，尽管离开萨伊斯好了。

奈菲莉耐心坚持着，对一切逆来顺受。最后，评审终于让步了。

通过测试的她，没有听到任何祝贺之声，她独自回到房中，人才躺下便沉沉入睡了。

在测试中不断刁难她的那位药剂师，隔天一早就来叫醒她。“你有权继续。你愿意继续吗？”

“任凭吩咐。”

“你有半小时的时间梳洗用餐。我要先警告你，接下来的测验十分危险。”

“我不怕。”

“你还是考虑一下。”

到了实验室门口，药剂师又警告了她一次：“你不要不把我提醒你的放在心上。”

“我不会退缩的。”

“随便你吧。拿去。”他给了她一根开叉的棍子，“进实验室去，用里面的药材配一副药。”

药剂师说完，待奈菲莉进入之后，随后关上了门。实验室里有一张矮桌，上面摆了几个小玻璃瓶，靠窗边最远的角落里，有一个紧闭的竹篓，篓盖编织得不密，隐约可以看到里面的东西。

奈菲莉往后退了几步，篓里的竟然是一条奎蛇。

这种蛇毒性极烈，但它的毒液所调制出来的药方，对治疗出血、神经失调与心血管方面的疾病却非常有效。现在，她终于了解药剂师的意思了。

做了几次深呼吸后，她镇定地将篓盖掀开。篓中的蛇也十分谨慎，并没有立刻钻出巢穴。奈菲莉动也不动，专注地看着蛇爬到篓子边缘，然后爬到地面。这条蛇约一公尺长，动作极为迅速，头上的两只角好像随时会从前额迸出来似的，充满了挑战的意味。

奈菲莉紧紧握着棍子，身子往蛇的左侧移动，企图用棍子开叉的部位嵌住蛇头。

手往下插的同时，她切上了眼睛：要是失败的话，蛇就会顺着棍子而上攻击她。

突然，她感觉到蛇身在她手下愤怒地窜动。她成功了。

她跪下来，抓住蛇头的后方。她要让它吐出珍贵的毒液。

坐上了往底比斯去的船后，奈菲莉根本没有时间休息。几名医生各自就他们的专长向她提出一个又一个的问题，以便验收她的学习成果。

奈菲莉一向很能适应新环境，即使发生了再怎么料想不到的事，她也绝对不惊慌。

人世的一切突发状况与人心的变化多端，她都能以平常心面对。

她很少注意自己，为的是要更仔细专注地观察大自然的力量与奥秘。她当然也希望过幸福的生活，但是厄运逆境却击不倒她，反而更能促使她走出阴霾，追求欢乐。

对那些折磨她的人，她从来不怀怨愤之心，她从医的决心，不正是因为他们才更加坚定、稳固的吗？重回故乡底比斯，她心中充满了无限的喜悦，这里的天空比孟斐斯还蓝，空气也更清新。总有一天，她会回来陪伴父母亲，每天再到童年的乡间小路上散步。这时候，她忽然想起托给布拉尼照顾的小猴子。

帮她开大门的是两个理了光头的祭司，高高的围墙背后有几间神庙，医生的授职仪式就在这里举行。这里是女神穆特掌管的领地，“穆特”两字既是“母亲”也是“死亡 ”

的意思。

迎接奈菲莉的医生会长说：“我收到了萨伊斯医学院的报告，你愿意的话，可以继续接受考验。”

“我愿意。”

“做最后决定的将不是我们人类。现在你要静心冥思，因为召唤你的将是另一世的评审。”

会长在奈菲莉的颈间接上一条打了十三个结的绳子，然后叫她跪下。“医生的秘密（所有的执业医生都熟知”医生的秘密“一文，这是医学的基础）在于认识心脏。

所有有形与无形的血管，皆从心脏散布到全身各个器官，所以当把手放在病患的头上、颈上、颈背、手臂上、腿上或身体其他部位，为他听诊时，记得要先倾听心跳脉搏的声音，然后要确定心

脏的位置正确、心跳正常，要知道身体内布满了管道，这些管道除了输送空气、血液、水、泪液、精液与粪便外，也有气运行。你要特别保持血管与淋巴的洁净。病发时，便会干扰气的运行，你要能借由观察表像深入探查病因。此外，对病人要真诚，诊断后只有三种可能，要老实告诉他们："你的病我知道，我会为你治疗‘、’你的病我会尽力而为‘或者’你的病我无能为力‘。

现在，迎接你的命运吧。"

神庙里一片寂然。

奈菲莉跪坐在地，双手置于膝上，双眼闭合，等待着。这时候的她已然飘出时空之外，虚心的沉思使她不再焦虑。自古以来，埃及的祭司医生团体便一直致力于疾病的治疗，对他们又有什么好不放心的呢？两名祭司扶她站起来。面前那道雪松木门开了，里面是一间小教堂。方才那两名祭司不再陪她进去。她独自一人，心里没有惧怕也没有希望，进到了长方形的内室，身形隐没在黑暗中。

身后的门重重地关上了。

突然，奈菲莉感觉到有人潜伏在漆黑之中看着她。尽管她双臂紧贴着身体两侧，呼吸也变得急促，但并不因恐惧而放弃。她已经靠自己的力量到了这里，现在，她也要靠自己的力量自卫。

忽然，从神殿顶上射下了一道光，照在靠着内墙的闪长岩雕像上。这尊雕像雕的是塞克美女神直立行走的模样。这头慑人的母狮每到岁末年终，就会散播各种疫气、疾病与毒菌，企图消灭人类。这些病害到处流传，致使人类面临痛苦与死亡。

只有医生有能力对抗这个可怕的女神，而她却也是医生的守护神，惟有她才能教给他们医术与药方的秘密。

奈菲莉经常听说，凡是正面注视塞克美女神的人都会死。

因此她应该垂下双眼，不去看这尊奇特的神像，避开这头愤怒母狮的脸（阿拉伯人之所以没有毁掉这尊塞克美像，其实是因为他们害怕的缘故；他们称她为“卡纳克的食人女魔”。现今在普塔赫神庙里还能欣赏到这尊雕像）才对，但她却反而抬起头来。奈菲莉注视着塞克美。她祈求女神能够感应到自己从医的使命，求她透视自己内心最深处，看清她的真诚。那道光越来越强、照亮了整尊石像，光芒亮得让奈菲莉睁不开眼。

这时候、奇迹出现了，可怕的母狮露出了微笑。

底比斯医生会会员集合在一间宽广的柱子大厅里，大厅中央有一个水池。会长走向奈菲莉，问道：“对于医治病患，你有强烈的企图心吗？ ”“ 女神可以为我作证。”

“我们要向别人提出建议，首先必须自己亲身经历。”会长拿出一个装满谈红色液体的杯子，“这是一杯毒汁。喝了之后，先辨识出毒性，再加以诊断。正确的话，你便可以得到解药自救，否则就只有死亡了。塞克美是不会让埃及有坏医生存在的。”

奈菲莉于是接过了杯子。会长让她有最后选择的机会，“你也可以选择不喝，马上离开现常”即使如此，她还是慢慢地喝下了苦苦的汁液，希望能察觉它的毒性。

送葬队伍沿着神庙的围墙往尼罗河方向前进、队伍后面跟着一群丧家雇来的哭丧妇。

放着石棺的拖车，前头有一只中拉引着。

在神庙顶上，奈菲莉正挣扎在生死边缘。

尽管全身软绵绵的，她仍然能感受到太阳照在身上又暖又舒服的感觉。

“你还会冷几个小时，不过你的体内不会有任何毒性残留。你的判断快速而准确，让我们所有的会员赞叹不已。”

“我如果错了，你们会救我吗？”会长没有回答，只嘱咐说：“要想照顾别人，就必须对自己残忍。你复原之后，马上回孟斐斯接受第一份职务。旅途中，一定会有艰难险阻。像你这么年轻、天分又高的医生，多少会招来忌妒，因此你可要张大眼睛，慎防人心。”

神庙上头有几只燕子飞舞着。奈菲莉想起了老师布拉尼，那个对她倾囊相授的救命恩人。

第十章

帕札尔越来越无法专心工作，每个象形文字里，他都会看到奈菲莉的脸。

书记官拿了二十几片粘土板给他，“这些是军械库上个月雇用的工匠名单，我们要确定一下每个人都没有犯罪记录。”

“用什么方法最快？”

“查大监狱的登记簿。”

“你可以去办吗？”

“那要等明天了。今天我得早一点回家，我女儿过生日。”亚洛心情愉快地说。

“那就视你玩得尽兴了，亚洛。”
书记官走了以后，帕札尔把刚才写完的戴尼斯的出庭通知和起诉要点又看了一次。
不一会儿，眼有些花了，人也累了，便去喂睡在办公室门外的北风吃东西，然后带着勇士出门去。他信步走到一个安静的社区，就在教育国家未来精英的书记官学校旁边。忽然一声门响打破了寂静，接着传来一阵喧哗声，混杂着笛子和铃鼓的声音。勇士竖起了耳朵，帕札尔也停下脚步。原本只是互骂，后来则变成互殴，还不时听到痛苦的尖叫声。
勇士最痛恨暴力了，此时更是紧紧地缩在主人的脚边。
就在距离他不远的地方，有一个穿着书记官服饰的年轻人，从学校围墙上跳进巷子里，然后上气不接下气地往他这边奔来，嘴里还一边大声朗诵着歌词,那是一首为那些登徒子所写的淫秽歌曲。当他跑过法官跟前时，月光刚好照在他的脸上。
“苏提!”帕札尔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跑着的人也突然停下来，转过身子，“谁叫我？”
“当然是我了，这里又没有别人。”
“人就快追上来了，他们想把我碎尸万段。我们快跑吧!”帕札尔便听话地跟着他跑。勇士也兴奋地加入，可是它没想到这两个男人如此没用，才没几分钟，就因为喘不过气而停下来了。
“苏提……真的是你？”
“我也没想到会是你啊，帕札尔！再加点油，我们就安全他们最后躲进一间空仓库，虽然位于尼罗河边，但是离武装卫兵巡逻的

地区倒还远得很。
帕札尔喘着气说:“我希望我们很快能再见面，可是是在不同的情况下。”
苏提却是兴致盎然,“这种事真是太好玩了，不骗你！我刚刚才从监狱里逃出来。”
“监狱？你是说著名的孟斐斯书记官学校？”帕札尔瞪大了眼。
“在那里我迟早会无聊死。”
“可是五年前，你离开村子的时候，不是很想成为文人吗？”
“为了能进城，我什么借口都编得出来。唯一痛苦的是要离开你这个惟一的朋友。”
“我们在老家时说有多快乐就有快乐，对不对？”帕札尔显然又怀念起村子来了。
苏提在地上直躺了下来。“对，是很快乐……但我们都长大了！在村子里玩乐，过真正的生活，对我来说已经不可能了。孟斐斯，我有我的梦想！”
“你实现这个梦想了吗？”
“刚开始我很有耐心学习、用功、读书、写字、聆听具有启发性的教导、去认识一切存在的事物、造物者所创造的一切、托特所记录的一切、天空的自然现象、大地的丰富蕴藏、山中所隐藏的、流水所冲走的、地面上所生长的（苏提念的是一本智慧书中的开头，这些书是书记学校必修必抄写的）……多无聊啊 i 幸好，很快地，我就常常光顾啤酒店了。”
“那种声色场所？”帕札尔几乎不认得眼前这个儿时玩伴了。

“别这么道学了，帕札尔。”

“以前你比我还爱看书的。”

“天啊！”苏提开始抱怨起来，“什么书啊，什么智慧格言啊，他们已经在我耳边唠叨五年了。难不成你要我也像那些老师一样？‘爱你的书要像爱母亲一样，因为世上没有比书更重要的东西，圣贤书有如金字塔，文具盒则是书的孩子。要听从更有智慧的人的建议，要去读他们存留在书中的言词，要成为一个知识分子，不要偷懒，也不要游手好闲，要用知识灌溉心灵。’我背书的功力不错吧？”

“说得真好。”

听到帕札尔衷心钦佩的语气，苏提却嗤之以鼻，“全是盲人的幻想！”

“快说，今天晚上发生什么事了？”

听他这么一问，苏提大笑起来。从前那个活泼好动的开心果，已经变成一个高大男人了。乌黑的长发，率直的眼神，大嗓门，整个人好像熊熊烈火般地生气盎然。

“今天我办了一个小小的庆祝晚会。”

“在学校里面？”

“没错，在学校里面！我那些同学几乎每个都太阴沉、太缺乏生气、太没个性了，他们需要喝点酒才能忘掉宝贵的课业。于是我们又是呕吐又是唱歌的！那些优等生不但头戴花环，还把肚皮当鼓敲呢。”苏提站了起来，接着又说，“这下惹得学监带着棍棒闯了进来。我哪会承认，但同学硬是把我供了出来，我只好逃了。”

帕札尔惊呆了，“你会被退学的！”

“那样最好！反正我又不是当书记官的料。不去伤害任何人，不去折磨别人的心，不让别人贫困痛苦……算了，我放弃这个属于圣贤的乌托邦世界。我多么渴望有一次史无前例的大冒险！”

“什么样的冒险？”

“我还不知道，不，我知道了，从军。那样我就可以到世界各国历险，并接触到其他不同的人下。”

“你这是在冒生命的危险埃”

“冒险之后，我才会更珍惜我的生命。如果我死亡会摧毁一切，那么又何必架构生命呢？相信我，帕札尔，我们应该把握青春、及时行乐。我们虽然比不上蝴蝶，但至少也要懂得追寻美丽的花朵。”

一旁的勇士低低咆哮了一声。帕札尔机警地说：“有人来了，我们走吧。”

“我的头好晕。”

帕札尔于是伸出手臂，苏提用力攀住，才勉强站起来。

“靠在我身上。”他对苏提说。

“你一点都没变，帕札尔，你还是像岩石一样坚定。”

“你是我的朋友，我也是你的朋友。”

他们走出仓库，摸着墙走进曲折复杂的巷道之中。

“幸好有你，他们找不到我了。”夜凉中，苏提的酒醒了，“我再也不是书记官了，你呢？”

“我实在不敢坦白说。”帕札尔显得有点顾虑。

“你是通缉犯？”

“不是。”

“走私商人？”

“也不是。”

“那你是专门抢劫善良百姓的？”

“我是法官。”

苏提一听愣住了，他扶着帕札尔的肩膀，定定注视着他。

“你这是在取笑我？”

“怎么会？”

“说的也是。法官耶……奥塞利斯神啊，太不可思议了！你可以派人去抓坏人？”

苏提羡慕地问。

“我有这个权力。”

“小法官还是大法官？”

“小法官，可是是在孟斐斯。我带你去我家，你就安全了。”

“你这样没有犯法吗？”

“又没有人告你。”

“要是有呢？”

“友谊就是一项神圣的律法，我若是背叛朋友，也就没有资格当法官了。”

于是两人互相鼓励了一番。“帕札尔，以后有事尽管找我，我以性命担保一定帮忙到底。”

“苏提，这句话我们已经说过了。以前在村子里把血融在一起的

时候，我们就已经比兄弟还亲了。”

“对了……你手下有警察吗？”

“有两个，一个努比亚人，另一个是一只狒狒，两个都一样可怕。”

苏提心中一凛。

“放心，你最多只会被学校退学。只要没犯什么严重过失，就轮不到我管。”

“能再见到你真好，帕札尔。”

苏提向勇士挑战，看看谁跑得快，勇士便绕着他蹦跳不停，这是它最喜欢的乐子了。

看他们处得如此融洽，帕札尔心里很是开心。勇士有好的判断力，苏提则有一颗宽大的心。不过，他对于好友的思考模式与生活态度却不敢苟同，甚至担心再这样下去，总有一天他会后悔莫及，但他知道苏提对他也有同样的想法。他们俩若是合作，必能因个性的互补而发觉更多真相。

苏提走到帕札尔家门口，看门的驴子并未有任何阻挡的意思。进办公室后，纸和书板勾起了他不愉快的回忆，因此脚也不停便往楼上走。“这里虽不是什么王宫大宅，不过倒也有模有样。你一个人住吗？”

“也不能说是一个人，北风和勇士就住在隔壁。”

“我说的是女人。”

“我工作量那么大……”帕札尔讪然说道。

“帕札尔老兄啊！你该不会还……守身如玉吧？”

“的确是的。”苏提这么一开玩笑，他更难为情了。

“我啊，早就破身了。在村子里的时候，因为有几个张牙舞爪的恶妇守着，所以没事发生。但到了孟斐斯，可就海阔天空了。第一次做爱是跟一个娇小的努比亚女人，之前她就已经身经百战了，你不知道，第一次享受到那种乐趣时，简直幸福得快要死掉了，她教我怎样爱抚、怎样恢复体力玩一些让两人都能尽兴的游戏。第二次是跟学校守卫的未婚妻，她想趁还没嫁人前先尝尝那滋味，哈哈哈，她那丰满的双峰，美妙的臀部就像涨水前尼罗河中的小岛，她不但教了我不少细腻的技巧，还跟我一起大声尖叫哩。后来，我又找上了两个在啤酒店工作的叙利亚女孩，这次的经验可真是空前绝后，帕札尔，她们的手柔细得有如香脂一般，就连她们的脚轻轻拂过肌肤，也会叫人兴奋地颤抖不已……”苏提不断爆出雷般的笑声，这让帕札尔无法再作矜持，只好陪着好友笑了一阵。

“不是我吹牛，光是听我的猎艳名单，烦都能烦死你。没办法，不抱着女人我就睡不着。贞洁是一种可耻的毛病，一定要赶快医治。从明天起，你的事就交给我吧。”

“呃……”帕札尔不知如何启齿。

苏提的眼中闪过一丝嘲弄，“你不愿意？”

“我还有文件要处理……”

“帕札尔，你说谎的技术还是没有进步。你呀，根本就是恋爱了，你想保留给你的爱人，对不对？”

心事被好友一语道破，帕札尔避重就轻地说道：“通常都是我责问人的。”

“这可不是责问！我并不相信什么伟大的爱情，不过，既然是你，就没什么不可能的。不然你也不会又是法官，又是我的朋友了。这个美人儿叫什么名字？”

“我……她什么都不知道，很可能只是我自作多情。”帕札尔急急辩解道。

“她结婚了？”

“你开什么玩笑？”

“不，我是认真的。我的名单里刚好还少个贤妻良母。我不会刻意寻找，因为我还有点道德良心，但如果机会自动送上门，我当然不会错过。”

“通奸是要受法律制裁的。”帕札尔警告他说。

“那也得有人发现才行。爱情的最高原则就是要懂得不作声，当然嬉戏的时候是例外。我不逼你说出心上人是谁，我会自己去找出答案，必要时会帮你一把。”

苏提躺到席子上，头下放了个枕头，想再确定一次，“你真的是法官？”

“我不会骗你。”

“那么我需要你的一点建议。”

帕札尔心想他大概是有了麻烦，便暗暗向托特祈祷，希望苏提所犯的罪是他的权限所及。

“是这样的，上个礼拜我勾引了一名寡妇，她三十岁，有着柔软的身躯和火辣辣的嘴唇，丈夫在世时经常虐待她，因此丈夫一死，她就解脱了。我们在一起非常快活，她交代我到市场上去卖一头

乳猪。”

“她经营农庄？ ”

“只是养了几头牲畜。”

“结果你拿乳猪去换了什么？ ”

“问题就在这里，我什么都没换。昨天晚上，那头可怜的猪已经被我们烤来吃掉了。

我虽然对自己的魅力信心十足，可是那个年轻寡妇很吝啬，对家产也斤斤计较。要是我空手而返，她恐怕会告我偷窃。“ ”还有什么其他问题？“ ”

“欠了别人一点钱,但全是些小事。现在我最担心的是这头乳猪。”

“你安心睡觉吧。”帕札尔边安慰他边站起来。

“你上哪去？”苏提问道。

“我到办公室去参考一些档案，应该有解决的办法。”

第十一章

苏提实在爬不起来，但他非得在天亮前离开帕礼尔的佐处不可。

帕札尔的点子虽然有点风险，却是上上之策。挣扎了半天，这个法官拿了一桶清水往他朋友头上泼，这才总算让他清醒过来。

苏提走到市中心，市场里已经有许多村夫农妇在准备摊子，摆上他们的农产品了，再过不久，第一批买菜的主妇就要来了。

他钻进菜农群中，在距离养鸡场数公尺处蹲下来，他想夺取的宝物就在那里面，一只五彩斑斓的公鸡。公鸡在埃及人眼里并非养鸡场之王，而只是一只过于趾高气扬的愚蠢家禽罢了。

苏提一等猎物走近，便迅速抓住它的脖子，并紧捏着不让它发出

任何怪声。这番举动确实相当冒险，若是被人抓个正着，铁定要进监狱。不过呢，帕札尔之所以让他找这名商人下手，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这名商人犯了欺诈罪，本来就该赔给受害人相当于一只公鸡价值的东西。法官并没有减轻他的刑责，只不过将程序稍加变动。案子的受害人是政府机关，苏提则是代理人。

他挟着公鸡，一路畅通无阻地跑到那位年轻寡妇的农场，她正在喂鸡。

他兴奋地举起公鸡说："给你一个意外的惊喜！"

她转过身，满心欢喜地说道："咦！不错的交易喔！"

"老实说，费了我一番唇舌呢。"

"我也相信，这么大一只公鸡至少可以换三头乳猪了。"寡妇放下饲料袋，抓住公鸡便放到母鸡群中，然后柔声对苏提说："苏提，我现在忽然觉得全身热烘烘的，你想不想感觉一下？"

"谁会拒绝这么诱人的提议呢？"说着说着，两人便搂搂抱抱进寡妇房中去了。

帕札尔一直觉得不舒服，整个人懒洋洋的，完全提不起精神，感觉也变得迟钝麻木。

原本每天晚上他都会津津有味地读着古代伟大作家的著作，如今这些作品竟也无法使他获得慰藉。他心中这股莫名的绝望瞒过了书记官亚洛，却逃不过老师的双眼。布拉尼关心地问道："帕札尔，你是不是生病了？"

"只是有点累。"

"你应该把工作量减少一点。"

“我觉得案子一件接着一件，好像永远审不完。”

老师于是带着鼓励的语气安慰他说：“他们只是想考验你，看看你的极限在哪里。”

“我的极限到了。”帕札尔泄气地说。

“这可不一定，也许你这个样子并不是因为工作过度呢？”帕札尔听老医生这么说，脸色显得犹豫，却不答话。

老医生接着又说：“我最优秀的学生通过测验了。”

“奈菲莉？”

“萨伊斯和底比斯的两次测试，她都成功通过了。”

“那么她现在是医生喽！”

“是啊，真是一件大喜事。”老医生高兴地说，语气中不无骄傲。

“她会在哪儿执业？”

“刚开始会在孟斐斯。明天我要为她开一个小小的庆祝会，你来不来？”

戴尼斯乘着轿子来到帕札尔的办公室前，这次与法官会晤，虽然问题有点麻烦，但是比起前几天和妻子的冲突，倒也成了小事一桩。他实在不能忍受妻子竟然骂自己无能、没见识、麻雀一只（由于麻雀总是大量聚集、聒噪不停，因此被视为负面的象征）。其实，她亲自找过门殿长老，还不是一样没用？以前只要他出马，从来就没有失败过。但这一次，为什么老法官就不听他的呢？省大法官不仅没有调走那个小法官，竟还允许他开出合法的传票传自己出庭，把他贬低得跟孟斐斯一般平民没有两样！正因为戴尼斯洞察力不够敏锐，才会害得夫妻两人被贬为嫌疑犯，受到这个来自

乡下、前途黯淡、却一心严格执法的法官的制裁。

北风阻立在通道上。戴尼斯想用手肘把驴子撞开，却见它龇牙例嘴的，只好退回去，气愤地喊道："把这头畜生赶走，别挡我的路。"

书记官亚洛听见怒吼声，赶紧跑出办公室，拉任驴子的尾巴，可是北风只听帕札尔的话。戴尼斯通过时，远远避开驴子，生怕弄脏了自己珍贵的服饰。

办公室里，帕札尔正倾着身子在看一份文件，见戴尼斯进来便说："请坐。"

戴尼斯四下寻找座位，却没有一处合他的意。"帕札尔法官，老实说，我前来应讯，很给你面子了。"

"你没有选择的余地。"帕札尔并不领情。

"一定要有第三者在场吗？"戴尼斯斜眼着书记官问道。

亚洛也识趣地站起来，准备离开。"我想早点回家，我女儿……"

话还没说完，帕札尔便下令："书记官，我叫你记录的时候你就原原本本记下来。"

亚洛只得缩到角落里去，希望他们暂时忘了他的存在，因为戴尼斯绝不会在受到这种待遇之后还闷不吭声，而假使他要对法官进行报复，书记宫必然也会连带遭殃。

"帕札尔法官，我真的很忙，我今天本来并不打算见你的。"

"可是我要见你，戴尼斯。"

"你要解决一个小小的行政问题，我也想尽快解脱。我们何不平心静气地谈呢？"

戴尼斯的口气变得缓和了，他一向知道怎么迎合与奉承谈判的对

象，然后趁对方一不注意，便迎头痛击。可是帕札尔并没有上当，

“你弄错了，戴尼斯。”

“什么？ ”

“我们这不是商场上的交易。”

“让我来说一个寓言故事给你：有一只顽皮的小羊脱离了羊群的庇护，遇到了一只狼。当小羊见到狼张开血盆大口时便说：”狼大爷，我知道我迟早会被你吞下去，可是在你吃掉我之前，让我先为你表演一段余兴节目，我会跳舞耶。你不相信？ 你用笛子替我伴奏，我证明给你看。‘狼一时玩性大起，便答应了。小羊跳舞的时候乐声惊动了牧羊犬，几只牧羊犬朝狼猛扑过去，狼只好仓皇逃走。狼虽然失败却很认命，它心想，我是个猎人，却想扮音乐家，这是我自作自受（这则寓言相当著名。

伊索对于埃及的寓言有极大的影响，最后则由拉丰丹发扬光大）。

“听他说完这个故事，帕札尔故意问道：”这个故事有什么涵意？

“

“每个人都应该坚守自己的岗位。如果你想越组代瘤，就很可能会犯错而遗憾终身。”戴尼斯的警告意味相当浓厚。

“说得好。”

“你能这么想就好，那么就到此为止了？ ”

“依照寓言的启示，是的。”

“看来你比我想象得还要善解人意嘛。相信我，你不会再在这间破烂的小办公室待太久的。门殿长老跟我是很好的朋友。他要是知道这件事你处理得这么有分寸、有智慧，他一定会考虑把你调

到更高的位子。他若征询我的意见，我也会替你说几句好话的。”戴尼斯示好道。
“有朋友真好。”帕札尔也附和着说。
“在孟斐斯，朋友是最重要的，你这个想法很正确。”戴尼斯赞许的同时心想：妮诺法根本不必生那么大的气，她以为帕札尔跟别人不一样，其实她错了。现今这社会，除了几个躲在神庙里的祭司之外，大家都只有一个共同的目的，那就是谋取自己的利益。戴尼斯满意地转身正打算离去，却听见帕札尔问道：“你要上哪儿去？ ”
“去接一艘南部来的船。”
“我们还没有结束呢。”法官见戴尼斯又转过身来，继续说道，“以下是起诉要点：税款征收不公，并且不遵循法老规定自行征税，将罚以重金。”
戴尼斯气得脸色发自，嘶哑着嗓音喊道：“你疯啦？ ”
“书记官，记下来：侮辱法官。”帕札尔慢条斯理地说。
戴尼斯则冲向亚洛，一把将书板抢过来摔到地上，还愤怒地踹上几脚，“你给我安分一点。”
“毁坏法庭物品。”
“够了！”“ 这份文件给你，里面详细记载了法条细节与罚款数额。千万不要再犯，否则大监狱的档案室里就会出现你的犯罪记录了。”
“你只不过是一只小羊，你马上就会被吞掉了。”戴尼斯恨得咬牙切齿。

“但你别忘了，寓言里面输的可是狼喔。”

布拉尼刚刚完成一道美味菜色。他在孟斐斯一家顶尖的鱼贩那儿买了几条母鲻鱼（即乌鱼），然后按照埃及鱼子酱的做法，将鱼卵取出放入略咸的水中清洗，再压入两片小木板中间，待其风干。这道乌鱼子的风味绝佳，他还烤了一些牛排，以蚕豆酱为佐料，还有无花果和糕点。

“她还没有来吗？”帕札尔问。

“来，先帮我摆盘子。”

“我和戴尼斯正面对决了，我的档案资料齐全。”

“你怎么判的？ ”

“罚重金。”

“你惹上一个不好惹的人了。”

“我只是依法行事。”

“小心点。”

帕札尔还未及辩解，主客来了。乍见到奈菲莉，帕札尔便将戴尼斯、亚洛、档案全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奈菲莉穿了一件淡蓝色的露肩背心洋装，还徐了绿色的眼影，显得柔弱又充满自信，使得主人的家里为之一亮。

“我迟到了。”

“没有，没有。”布拉尼开心道，“刚好让我们有时间做鱼子酱，我们可以开动了。”

奈菲莉在头发上别了一朵莲花，美极了，帕札尔不由得看傻了眼。

“你能通过测验，我实在太高兴了。”布拉尼说，“现在是医生了，

我就把这个护符送给你，它会像保佑我一样保佑你，你要随时带在身上。”

“可是……你自己呢？ ”

“我这年纪早已百害不侵了。”说完，便替奈菲莉挂上一条细细的金项链，链子上有一个很美的绿松石坠子。“这块宝石来自东沙漠的哈朵尔女神矿区，它能让你永保年轻的灵魂与快乐的心。

奈菲莉双手合十向老师鞠了个躬，表示感激崇敬之心。

“我也要恭喜你，”一旁的帕札尔说，“但不知道该如何表示…… ”

“你有这份心意就够了。” 奈菲莉微笑答道。

“但我还是要送你一份薄礼。” 帕札尔拿出了一条彩色珍珠脚环。

奈菲莉脱下右脚的凉鞋，将脚环戴上足踝，愉快地说：“谢谢你，我觉得自己更美了。”

短短几个字，却让这个年轻法官燃起了无限希望，这是他第一次感觉到她注意到了自己的存在。

晚餐的气氛十分热烈。奈菲莉说起了测试中无须保密的艰难过程。布拉尼告诉她，测试向来如此，一点也没变。帕札尔小口小口地吃着东西，双眼一直贪婪地注视着奈菲莉，并将她的话当作美酒酣饮着。有思师和自己心爱的女子陪在身旁，他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只是偶尔会有一丝焦虑闪过脑际：奈菲莉愿意嫁给我吗？

帕札尔努力工作之际，苏提则忙着带驴子和狗去散步、和农场女主人做爱、征服其他更有魅力的女子，并享受孟斐斯的生气与活力。他尽量不去烦他的好友，自从两人重逢，他从来不曾在帕札尔那儿过夜过。有一点，帕札尔非常执着，由于“乳猪计划”的

成功，苏提食髓知味想再故技重施，但是他的法官挚友却坚决反对。

不过既然情妇十分慷慨，苏提也就不再坚持。

狒狒警察往门里一站，几乎有一个人高，身后就站着努比亚人凯姆。

“你总算来了!”帕札尔说。

“调查好久,过程又不顺利。”凯姆往里头望了望,“亚洛走了吗？”

“他女儿病了。你这趟有什么收获？”

“没有。”

“怎么会没有？不可能啊!”帕札尔觉得不可思议。

凯姆摸了一下他的假鼻，确定没有走位，才说:“我问过消息最最灵通的线民了，可是没有人知道斯芬克斯卫士长出了什么事。有人叫我去找警察总长，警方似乎正在执行一项被列为最高机密的命令。”

“好，我就去见见这位大人物。”

“我劝你最好别去，他向来不喜欢法官。”

“哦。”

警察总长孟莫西拥有两栋别墅，一栋在孟斐斯，是他比较常住的地方，另一栋在底比斯。这个人矮小肥胖，加上一张圆脸，似乎颇值得信任。不过，尖尖的鼻子和浓厚的鼻音，却与他忠厚的外表全然不符。至今仍然未婚的孟莫西，打从年轻时代开始便一心为事业与荣誉奋斗。也算他运气不错，一连碰上几个人都死得很是时候。最初，当他打算从事运河监管工作时，他那一省的安全

负责人刚好摔断了脖子，虽然孟莫西并没有特别的资历，但他立即毛遂自荐并轻易得到了这份工作。然而他的野心却不时让他想着河运警长一职，可借，他的顶头上司是个很有干劲的年轻人，好在这个讨厌的家伙竟然在一次例行公务时淹死了，他的位子一空下来，孟莫西立刻将他人的心血占为已有，轻易地便打败了那些不懂得耍心机的对手。尽管河运警长的职位已经相当高了，但他还是梦想着爬上可望不可及的额峰。当时的警察总长正值壮年，怎知人算不如天算，他竟在一次车祸中丧生。孟莫西一听到消息马上中请调任，由于孟莫西向来擅长于自我吹嘘与争功，最后终于获得了该职位。

爬上高峰的孟莫西，自然处心积虑要保住自己的位子，因此他的手下尽是一些平庸之辈。一旦有人变得稍微强势，他就会想办法摆脱那个人。黑箱作业、暗中操控、阴谋策划，都是他最喜爱的消遣。

这一天，他正在研拟沙漠警队的任命事宜时，总管忽然进来通报说帕札尔法官来访。

通常孟莫西都会派遣部下打发那些小法官，不过，这次来的人却让他十分好奇。最近让那个钱多得能收买任何人的戴尼斯下不了台的，不正是他吗？现在，他竟敢前来骚扰警察总长？孟莫西在别墅的一间房中接见帕札尔，房间里展示着他的勋章、金项链、次等宝石与镀金木棍。

“谢谢你愿意见我。”帕札尔礼貌性地说道。

“我对于襄助司法一向不遗余力。你在孟斐斯还习惯吗？”总长

也应酬地回问。

“有一件怪事，希望能跟你谈谈。”

孟莫西让总管准备了上好的啤酒之后，便吩咐对方没有他的命令不得打扰。

“来，你说说看。”

“有一项职务调动，我一直找不到当事人，所以无法批准。”

“这是当然了，你说的是谁？ ”

“吉萨金字塔斯芬克斯的前卫士长。”

“我没有弄错的话，这项职务是很高的荣誉。只有退役军人才能担任的。”

“在本案中，那名退役军人被调职了。”

“他会不会是犯了什么过失？”总长的第一个反应也和其他人一样。

“公文上没有注明，而且那个人还被迫搬离公家宿舍，躲到全市最贫困的地区去了。”

孟莫西有点生气，“的确很奇怪。”

“还有更怪的，我问他的妻子时，却说他已经死了。但是她并未见到尸体，也不知道被埋在哪里。”

“她怎么能确定丈夫已经死了？ ”

“几个士兵带消息给她的。他们还威胁说，着想得到抚恤金就不能声张。”

总长一边听帕札尔说，一边慢条斯理地喝着啤酒。他原以为帕札尔要来谈戴尼斯的事，不料听到的竟是这桩离奇事件。

他抑住心中的不快说道："帕札尔法官，做得很好，你果然不是欺世盗名的人。"

"我想继续调查下去。"

"怎么调查呢？ "

"我们得先找到尸体，然后发掘死因。"

"这样做没有错。"

知道总长并无反对的意思，獭札尔便直截了当地要求："但是我需要你的帮忙。

城市、乡镇、河运与沙漠的警察都归你所管，有你协助的话，事情一定能进行得更顺利。" "可惜这是不可能的事。"

"怎么说？ "

"你并无任何直接的证据，更何况当事人是一个退役军人和几个现役士兵，这牵涉到的是军队。"

帕札尔点点头，似乎早已料到他会这么说。"这一点我想过了，所以我才来寻求你的支持。如果你要求军方作出解释，军方局级将领便不得不回应。"

但总长仍一味推卸，"事情并不像你想的那么单纯，军警一向各自为政，我实在不想越界插手军方的事。"

"但是你对军方的事情却了若指掌。"

"这完全是空穴来风。你若继续坚持，恐怕只会为自己惹上麻烦。"

"我不可能让一个人死得不明不自。"

"这点我同意。"

"那么你有什么建议？" 孟莫西想了很久。这个年轻法官是不会

退缩的，要想操控他恐怕也不容易。只有深入调查之后，才能知道他的弱点并加以利用，于是说道："你可以去找亚舍将军，担任这项荣誉职务的退役军人，便是由他任命的。"

第十二章

暗影吞噬者（埃及人对"杀手"的说法）在黑夜中前进，灵活如猫。他无声无息绕过障碍，沿墙边而行，在黑暗中几乎看不见他的身影。

孟斐斯贫民区的居民都睡了，他们的门前不像那些豪宅一样有门房与守卫。神秘杀手戴着一副下巴有活动关节的木雕豺狼面具（在宗教庆典上扮演神祇的祭司所戴的一种面具），潜进斯芬克斯卫士长妻子的住处。他从来只听令行事，心中早就没有任何感觉了。

这个一入夜便神力大增的鹰人（这也是埃及人的说法，相当于我们所说的"狼人"），从黑暗中蹿出。

睡梦中的老妇人突然惊醒，被眼前的可怕景象吓呆了。她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后，便断气倒地。杀手根本无须动用武器，也不需要掩饰罪行。这个多嘴的女人再也开不了口了。

亚舍将军重重推了士兵一把，士兵便跌进了营区里满是灰尘的中庭。"像你这种萎靡的人不值得提拔。"

此时，有一个弓箭手出列说："报告将军，他并没有犯错。"

"你太多话了，现在马上离开操练常罚你禁闭十五天，然后调往南部城堡长期防守，这样你才会懂得什么叫纪律。"

将军命令整个小队队员背着弓箭、箭袋、盾牌与粮食袋跑步一小时。因为到了乡下，还会遇到更艰难的状况。一有士兵累得停下

来，他便上前扯住部下的头发，逼他继续跑。
若是有人敢再犯，就罚他关禁闭。
亚舍的经验丰富，他知道唯有冷酷的训练才能获得胜利。每当战士多吃一点苦、行动多一分熟练，他们就多了一分存活的机会。
出征亚洲战功彪炳的亚舍，被任命为掌马官与新兵主任，并负责孟斐斯主要营区的训练工作。他欣喜万分地为现任职务作最后一次的牺牲，因为前一天他已经正式获得新职任命，从此便可脱离这项苦差事了。他将成为法老出使外国的使者，为驻扎前线的精英部队传达皇令，并将身兼法老右侧的持扇者，成为朝中重要的官员。
亚舍身材矮小，长相并不讨人喜欢。他理了个小平头，胸膛宽阔，腿短而粗壮，自肩膀到肚脐有一道疤痕划过，这一刀当时几乎要了他的命，但他激出一阵狂笑后，便赤手空拳将偷袭他的人活活扼死了。他的脸上像是被侵蚀过的岩层，刻划着一条一条深深的皱纹。
在这个他最喜爱的营区中，度过他军旅生涯的最后一个上午之后，亚舍一心想着为他举办的欢庆宴会。当他往淋浴间走去时，有一名联络官必恭必敬地向他报告："对不起，将军。有一个法官想见你。"
"是谁？"
"没见过。"
"打发他走吧。"
"他说事情很紧急。"

“原因呢？ ”

“机密，只能对你说。”

“带他到这里来。”

帕札尔被带到了中庭，只见将军双手后背，一副神气傲然的模样。他的左手边有一些新兵正在作肌肉锻练，右手边则正进行射箭演练。

“你叫什么名字？ ”

“帕札尔。”

“我一向讨厌法官。”

“你对他们有什么不满呢？ ”

“他们到处管闲事。”

帕札尔不置可否便切人正题，“我在调查一宗人口失踪案。”

“这跟我指挥的军团无关。”

“斯芬克斯的荣誉卫兵也无关吗？ ”将军自豪地说道：“军队就是军队，即使退役军人的安排也一样。担任斯芬克斯守卫的退役军人向来坚守岗位，毫不动遥 ”“ 根据妻子的说法，前卫士长可能已经死了，可是上级却要我批准他的职务调动。”

“那就批准吧！上级的命令是不容否定的。”

“这件案子却不然。”

帕札尔的坚持激怒了将军，他咆哮道：“你太年轻，缺乏经验。退下吧。”

“我无须听命于你，将军。我要知道有关卫士长的事实真相。任命他的人的确是你吧？ ”

“注意你的分寸，小法官，从来没有人敢这样搔扰亚舍将军！”

“你的地位并不在法律之上。”

“你恐怕还不知道我的能耐。你再放肆，我用小指头就能把你碎尸万段。”

亚舍转身就走，将帕札尔独自留在中庭。帕札尔对他的反应感到吃惊：如果不是作贼心虚，他何必这么激动呢？帕札尔走到营区大门时，被罚关禁闭的弓箭手叫住了他，“帕札尔法官…… ”“ 有什么事？ ”

“我也许能帮你，你想知道什么？ ”

有人主动要提供线索，帕札尔自然求之不得。“关于斯芬克斯前卫士长的事。”

“他的服役资料存放在营区的档案室里，跟我来。”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

“如果你发现亚舍的具体罪证，你会起诉他吗？ ”

“当然会了。”

“那就好，来吧。档案管理员跟我很熟，他也很讨厌将军。”

到了档案室，弓箭手和管理员密谈了一会儿后，管理员说：“你要调阅营区的档案，必须有首相办公室的许可公文。现在我要离开十五分钟，到餐厅用餐。如果我回来时，你们还在的话，我就不得不叫警卫了。”

他们花了五分钟弄清楚存档方式，又花了三分钟找到他们要的案卷，接下来他们读了文件内容、用心记下、放回原位，然后赶在时间到之前离开了档案室。

那名卫士长是个典型的模范军人，一生的军旅生涯可说是毫无理疵。文件未了有一项资料令帕札尔十分感兴趣：这名退役军人手下有四个人，两名年纪较大的守在斯芬克斯的两侧，另外两名则守在通往齐夫林金字塔大斜坡部的围墙外侧。既然知道这几个人的姓名、询问他们之后或许便能够解开这个谜团了。
凯姆激动地冲进帕札尔的办公室，“她死了。”
“谁死了？”帕札尔被他弄得有点糊涂。
“卫士长的遗愿。今天早上我到那一区巡视，杀手突然发现有点不对劲。那间房子的大门半关着，我推门进去，一眼便看见尸体了。”有打斗的痕迹吗？“
“完全没有。她是因为年纪大，加上忧伤过度而死的。”
帕札尔要书记官确定一下，军方是否会为她办丧事，如果不然，他愿意自己出一点丧葬费。虽然他不需要为老妇的死负责，但是她最后的这几天不也受到他打扰甚多吗？“你这边有进展吗？”凯姆问道。
“但愿有，只是亚舍将军没帮一点忙。我这里有卫士长手下四名军人的名字，你去查查他们的住址。”
凯姆正要离开，书记官亚洛刚好进门。“总有一天我会被我太太折磨死。昨天她又没煮晚饭了。”
他一面赌气一面抱怨，突然，他想到一件事，“对了，我差点忘了，我已经查过那些想到军械库工作的工匠了。只有一个有嫌疑。”
“他犯过罪？”“他曾经参与护身符的非法交易。”
“有些什么经历？”亚洛听法官这么一问，露出了得意的神色，

“这个你一定有兴趣听。他是个临时的细木工匠，也曾经当过喀达希的农田总管。”

好不容易进到了喀达希诊所的候诊室，帕札尔在一个身材矮小的男人身边坐了下来。

那个人黑发和黑胡须都是经过细心剪理的，一张表情生硬的长脸上布满了了痣，看起来阴沉可憎。法官向他打了个招呼，“很难熬哦？”对方点点头。帕札尔又问：“你很痛吗？”

对方只是用手一挥，搪塞了过去。帕札尔向他坦承道：“这是我第一次牙痛。

你以前找过牙医吗？“

这时候，喀达希出现了。“帕札尔法官，你也牙痛吗？”

“是呀！”

“你认识谢奇吗？”他看了矮小的男子一眼。

“我还没有这个荣幸。”

喀达希于是介绍道：“谢奇是宫里最杰出的科学家之一，在化学方面，没有人是他的敌手。所以我向池订购了一些药膏和补牙用的填充物质，今天他刚好要介绍给我一样新产品。你耐心等一下，我马上就好。”

喀达希平常虽然不善言词，这回却表现得异常殷勤，好像接待多年好友一般。

但如果那个名叫谢奇的还是如此沉默寡言，他们俩的谈话恐怕就不会太长了。果然，十几分钟后，牙医就来叫帕札尔进去了。

“坐到折叠椅上去，身子往后躺。”

“那个化学家好像不爱说话。”

“他的个性有点封闭，不过为人很正直，值得信赖。你怎么了？ ”

“嘴巴里到处都痛。”

“嘴巴张开，我看看。”

喀达希利用一面镜子和光线的反射，检查帕札尔的牙齿并问道：

“你以前看过牙医吗？ ”

“以前在村子里的时候，看过一次。是一个巡回看诊的牙医。”

“你有点蛀牙，我用笃薅香脂（黄连木的一种，所产树脂可用于医药与宗教物品上）、努比亚土、蜂蜜、石磨碎片、绿眼药和少许铜的混合剂帮你补起来，如果松动的话，可以用金线把这颗牙和旁边的臼齿连起来……我看，没有必要。你的牙齿很健康也很稳固。

不过，牙龈要注意一下。我给你一瓶含有药西瓜、树胶、茴香和分割开的无花果的漱口水，你先把药水在外面放一晚，让它吸收露水。你还要用樟属植物、蜂蜜、树胶和油制成的药膏涂抹牙龈。平常记得多嚼芹菜，这种蔬菜不只营养、开胃，更能强健牙齿。好了，说正经的，你的状况还没有严重到要看医生。为什么你特地抽空来见我？“

帕札尔站起身来，很高兴不需要动用那些个恐怖的仪器。

他说：“因为你的总管。”

“我已经把那个无能的人辞退了。”

“我说的是前一任。”

喀达希边洗着手边说：“我不记得了。”

“你仔细想想。”
“真的不记得了。”
“你收集护身符（塑成神抵、圣十字架或心形的小雕像，通常以陶土制成，埃及人总爱随身携带以避祸端）吗？”
虽然很用心地洗了，但是牙医的双手还是红红的。
“我手边是有几个，跟其他人一样，可是我从来不重视这玩意儿。”
“美丽的护身符价值不菲的。”帕札尔口气中带点试探。
“大概吧……”
“你以前的总管对护身符就很有兴趣，他甚至还偷窃过。所以我才担心，不知道你是否也是受害者？”
喀达希似乎没有听出帕札尔话中有话，反倒气愤地表示：“现在小偷越来越多了，全都因为孟裴斯的外国人越来越多。这里很快就不再是埃及城市了。罪魁祸首就是那个一心想着要正直廉洁的首相巴吉。法老那么信任他，所以没有人能批评他，你当然更不可能了，谁叫他是你的顶头上司呢？不过，幸好你阶级太低，也就不必担心碰见他了。”
“他很可怕吗？”
“很难应付。凡是忘了他的存在的法官，全都被免职了，不过他们也都犯了错。
首相拿正义当借口，拒绝将外国人驱离出境，这个国家迟早会被他拖垮。你逮捕我以前的总管了吗？“
“他本来想进军械库工作，但一项例行的验证程序使他的过去曝了光。很悲惨，真的。他拿了偷来的护身符到一间工厂去卖，结

果被举发，你挑选的接班人便将他辞退了。"
“他是为了谁去偷的？ ”
“不知道。如果我有时间，我会去查，可是我手边没有线索，又有那么多事情要做！
要紧的是你不是失主之一，那就好了。谢谢你帮我看牙齿，喀达希。“
警察总长在他的住处召集了几个主要部属，这次的会议将不做任何正式记录。
孟莫西仔细研究他们对帕札尔法官的报告后大发雷霆:“没有不为人知的恶行、没有不良嗜好、没有情妇、没有人际关系……你们说的是神啊？调查的结果一点用都没有。"
“有一个名叫布拉尼的人，是他的精神支柱，就住在孟斐斯。帕札尔常常到他家去。” 其中一人说道。
“他是个退休的老医生,没有威胁性也没有权势。”另一人补充说。
但有一名警察反驳道：“他在宫里头有眼线。"
“眼线早就没了。” 孟莫西不屑地说，“任何人都会有把柄，帕札尔也一样！"
“他对自己的事业很执着，而且在戴尼斯和喀达希等人面前也不退缩。” 又有另一个警察肯定地说。
孟莫西还是不相信，于是骂道：“一个公正廉明又勇敢的法官，谁会相信这种鬼话？你们认真一点，多找点比较可靠的资料回报。"
散会后，孟莫西走到他平常钓鱼的水池边，沉思了起来。他的确觉得不踏实，这次的情况如此难以捉摸，一切相关因素又那么不

确定，他真伯一个不小心，多年经营的声誉就要毁于一旦。
这个帕札尔究竟是因为生性纯朴而一时迷失在孟斐斯这座大迷宫里，还是他天生性格不凡，不管有什么危险与敌人的阻挡，他都要坚定地走下去？无论如何，他都注定要失败的。
但是还有第三种可能很让人担忧。这个小法官也许是某个人的密使，也许某个诡计多端的朝臣正在策划一项阴谋，而帕札尔只是其中的一着棋。一想到竟然有人如此大胆想在太岁头上动土，孟莫西不禁勃然大怒，他叫来总管，命他备妥马车。
他得到沙漠猎猎野兔，杀几只惊慌的猎物，以纾解紧绷的神经。
第十三章
苏提的右手拂上情妇的背，抚摩她的脖子，又往下滑，轻抚着她的臀。
“还要。”她娇声娇气地说。
没有等她说第二句，苏提的手劲便跟着变强了，他喜欢这种满足对方需求的感觉。
“不……别这样！”
苏提没有理会她，仍继续爱抚。他知道如何给予她快感，便毫不保留地付诸行动。
她假意抗拒后，回身将整个人投入情夫的怀抱。
温存过后，心满意足的女主人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早餐，而且硬要他答应隔天再来。
他走到港口，在一艘货船的阴影下睡了两个小时，等到日落时才去找帕札尔。

帕札尔正盘坐着在写字，狗儿则趴在他的左脚边。苏提热情地拍拍门口的守卫北风后，走了进去。

“我可能需要你的帮忙。”帕札尔对他说。

“感情问题吗？”苏提则半开玩笑地问。

“怎么可能？”

“总不会是关于警方的阴谋吧？”

“很不幸，是的。”

“有危险性吗？”

“可能有。”

一听朋友这么说，苏提的兴致便来了，“这倒有趣。我想多知道一点，还是你要我自己去摸索？”

“我为一个叫做喀达希的牙医设下陷阱。”

苏提佩服地吹了声口哨。

“他可是个名人耶！只替有钱人看诊喔。他犯了什么罪？”

“他的行为令我起疑。本来应该把任务交给我手下那个努比亚警察的，但他在忙别的事。”

“我要闯入他的住所吗？”苏提兴味盎然地又问。

“这点你想都别想。你只要看到喀达希形迹可疑时，跟踪他就好了。”

苏提爬上一棵酪梨树监视着牙医别墅的大门与主要通道。休息一晚也不错，他可以一个人享受夜里的沁凉与美丽的夜空。大宅的灯都熄了，四周悄然无声，这时候忽然有一个黑影从马房的门边溜了出来。那个人穿着一件大衣，头发斑白，看身影正是帕札尔

所描述的牙医。

跟踪他并不难。喀达希虽然紧张，但步伐依然缓慢，而且一直没有回头，他往一个正在重建的老社区走去。破烂老旧的行政部门建筑物已经都拆掉了，路中央堆满了碎砖头。牙医绕过堆积如山的瓦砾后不见叮苏提也跟着爬上瓦砾堆，他小心翼翼，惟恐踏落砖块暴露了行径。到了顶端，他看见有三个男人围着火堆，其中一人便是喀达希。

他们脱去了外衣，全身赤裸，只用一个小皮套遮住私处，并在头发上插上三根羽毛。

他们手舞足蹈，双手挥舞着小木棒，装作要打斗的样子。另外两名较年轻的男子突然两腿一弯，纵身一跳，嘴里并发出一声狂呼。喀达希虽然有点跟不上他们的节奏，但却不减他热烈兴奋之情。舞跳了一个多小时。突然间，其中一个年轻舞者扯下了皮套，露出了雄性特征，其余二人也跟着照做。由于喀达希显得有些疲惫，他们让他喝了棕榈酒之后，三人再度陷入疯狂的状态。

帕札尔仔细听了苏提的叙述，叹道："真奇怪。"

"你不知道利比亚人的习俗吗？这种欢庆的仪式是很正常的。"

"目的是什么呢？ "

"为了显示男性雄风、生殖力、诱惑力……他们可以从跳舞当中获得新的能量。

但是对喀达希而言，似乎有点困难。" "看来我们的牙医会觉得衰退了。"

苏提笑着问道："据我的观察，他没什么不对劲。他到底做了什么

犯法的事？”

“到目前是没有。不过他一向厌恶外国人，偏偏又不忘自己利比亚的根，你要知道，这个社会都极力抨击这些习俗的。”

“我还算有点用吧？”

“太有用了。”

“帕札尔法官，下次派任务，监视的最好是女人。”

这几天，凯姆和狒狒警察发挥着坚定的毅力，往来于孟斐斯和四周的郊区，找寻失踪卫士长的四名下属。

凯姆等到书记官离开后，才和帕札尔相谈，因为他对亚洛全然不信任。大狒狒一进办公室，勇士便立刻躲到主人的椅子下去了。

“有困难吗，凯姆？”帕札尔一开口便这么问。

“我找到住址了。”

“没有使用暴力吧？”

“过程绝对平和。”

“好、明天一早，我们就开始讯问四名证人。”

“他们全都失踪了。”

帕札尔整个人呆住了，无意识地放下手中的笔。他没想到原中只是拒批一份平常的公文，竟然会惹出这一连串的神秘事件。他想知道凯姆还有什么发现。

“没有任何线索吗？”

“有两个搬到三角洲地区，另外两个到底比斯地区。我知道他们住的村子。”

“你回去准备准备行李吧。”

这一晚帕札尔在老师家过夜。出门的路上，他觉得后面好像有跟踪，于是放慢了脚步，并回头看了两三次，但后来一直没有再看到那个可疑的人影，也许是自己眼花了吧。

在种满花的阳台上，帕札尔和布拉尼面对面坐着，他品尝着鲜美的啤酒，感受着这个大城市即将入睡前的气息。放眼望去，只剩下几盏灯照着那些晚睡的人和忙碌的书记官。

在布拉尼的陪伴下，一切似乎都静止了，帕札尔真想把这宝贵的一刻紧紧握在手心，不让它随着夜深而隐没。“奈菲莉受到分派了吗？”他问老师。

“还没有，不过就快了，她现在位在医学院的宿舍。”

“工作由谁来决定？”

“由奈巴蒙主导的职业医生团体。奈菲莉只会被分配到比较简易的工作，然后随着经验的累积，会越来越困难。帕札尔，我觉得你还是不开朗，好像已经失去生命的乐趣似的。”

帕札尔把自己的遭遇简单说了一下，最后说：“实在太多令人疑惑的巧合了，是不是？”

“你的假设是？”

“现在作假设还太早。只能确定有职务上的疏失，但是到底是什么性质，牵连又有多广？一概不知。我或许是杞人忧天吧。有时候，我也想就此算了，可是尽管我的职位再小，我都没有办法昧着良心做事。”

布拉尼不忍见他如此困惑，鼓励他说：“心灵会为你拟定计划并指引你，而毅力则能保存成果、维护心灵的幻想。”（布拉尼对帕札

尔说的是收编在先贤语录《教诲集》中的名言）听了老医生的话，帕札尔精神为之一振。“我不会失去毅力的。我发现什么，就查什么。”

“你一定要时时为埃及的安和乐利着想，不要担心个人的成败。只要你的行为是对的，将来必定能获得加倍的回报。”

“如果一个人失踪后无人闻问，公文又是伪造的，那么埃及不就出现危机了吗？ ”

“你的顾虑很有道理。”布拉尼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不过只要有你的精神支持，再大的危险我都能面对。”

老医生一心希望帕札尔为国家做点事，但也不希望他因为操之过急而受到伤害，便谆谆嘱咐道：“你向来都很有勇气，不过头脑要更清醒一点，要懂得避开一些阻挠，因为正面的冲突只会让你自己受伤。从旁边绕过去，尽量利用敌人的力量，你要像芦苇一样柔软，像岩石一样坚毅。”

“耐心正是我最弱的一环。”

“你要学习建筑师研究、加工、润饰建材的精神，自我巩固。”

“你不赞成我到三角洲去吗？ ”

“你已经决定了。”

奈巴蒙穿着一件华丽的亚麻长袍，长袍上还滚有彩色的流苏边，并请专人修过指甲。

他在孟斐斯医学院的大厅里召开了全体大会，神色显得有点傲慢。十来位声誉卓著、从未误过病患性命的医生，将为这些刚通过测试的年轻医生指派第一项任务。通常任务的指派代表了前辈对后

辈的照顾，从来没有引起过任何争议，这一次应该也不例外，工作很快便能分配完毕。

“现在是奈菲莉。”一名外科医生宣布道，“孟斐斯、萨伊斯与底比斯方面都有很高的评价。她的表现极为出色，是难得的人才。”

“是的，可是她却是个女人。”奈巴蒙反驳道。

“以前也有过女医生啊！”

“奈菲莉很聪明，这我承认，但是她缺乏毅力。实际的经验可不是一般的纸上谈兵。”奈巴蒙坚持己见。

“她可是一连通过了好几个实习阶段，毫不松懈的。”一名普通科医生提醒说。

“实习的时候有人监督呀。”奈巴蒙用一种虚情假意的声调温和地说，“当她单独面对患者时，难道不会手足无措吗？她的耐力实在让我担心，我真怀疑她是不是选错行了。”

“那么你的意思是……？”

“给她一些不易医治的病患，让她再接受一次严格的考验。如果她能成功，我们自然衷心祝福她，否则就得再作考虑。”

奈巴蒙一番温和的言词立刻博得同仁一致的支持。他在奈菲莉执业之初，为她准备了一份意想不到的可怕礼物。等她心力交瘁，再把她从炼狱中救出来，到时候她自然会感激而顺从地投入他的怀抱。

奈菲莉果真吓呆了，跑到一旁暗暗哭泣。

她是不怕吃苦的，但是她实在没有想到自己竟然被派到军医务室，照顾这些从亚洲回来的重病伤兵。医务室里，三十人躺在草席上，

有人痛苦地呻吟，有人精神错乱喃喃自语，人内脏肠子都流出来了。营区的医护官只是静静地站在奈旁边，没有给她任何指示。他也是奉命行事。

不久，奈菲莉恢复了镇定。不管自己为什么受此刁难，她还克尽职责，照料这些不幸的人。检查过营区的药品之后，她了信心。现在最要紧的是赶快为他们止痛，于是她采了一德拉草，将曼德拉草根磨碎，以草取一种极有疗效的物质，止痛又可麻醉。然后她又将芳香的莳萝、蜜枣汁与葡萄汁在一起，加入葡萄酒中加热。一连四天，她都让伤兵服用这水。

她叫了一个年轻的新兵打扫营区的中庭。“你要帮我的忙。”

新兵支支吾吾，不知该如何拒绝，“我？可是我…… ”“ 以后你就是护士了。”

“可是指挥官…… ” 士兵还是很犹豫。

“你马上去见他，告诉他如果你不帮我，这三十个人就要死了。”

新兵只得服从，但是对于自己不得不加入这场残酷的游戏，很不乐意。

士兵一进医务室，差点晕了过去，奈菲莉急忙转移他的注意“你轻轻把他们的头扶起来，我好喂他们吃药，然后我们再们洗身子，顺便把医务室清一清。”

刚开始他紧闭着双眼，不敢呼吸。后来见奈菲莉如此镇静，没有经验的护士兵才忘却恶心的感觉，而且还高兴地说药有效。呻吟与叫声变小了，也有好几个伤兵已然入睡。

有一个伤兵紧紧抓住奈菲莉的小腿。她怒斥道：“放开我。”

“当然不能放了，美人儿，这种机会怎么能白自放弃？我会让你快活似神仙的。”

伤兵涎着脸说道。

这时护士兵突然放开了手，让这名伤兵的头重重摔在地上，并将他痛打一顿。

伤兵手指松动了些，奈菲莉才挣脱出来。她对新兵十分感激，“谢谢。”

“你……不怕吗？”新兵迟疑地问。

“当然伯了。”

“你愿意的话，我就用这个方法把所有的人都摆平。”小兵拍拍胸脯向她保证。

“必要的时候吧。”奈菲莉感谢他，但并不十分希望旧事重演。

“他们得的是什么病？”

“痢疾。”

“严重吗？”

“这种病我很熟悉，可以治得好。”奈菲莉信心满怀地说道。

“一定是因为他们在亚洲喝了不干净的水。我看我还是把营区打扫干净好了。”

环境卫生达到一定的标准后，奈菲莉让病人喝了以芫荽（芫荽的果实干燥后可做香料）为主要成份的药水，借以舒缓痉挛与清肠。她又将石榴根与啤酒酵母一起磨碎，拿一块布过滤后，放置一整晚。这种颜色鲜红的果实能对抗腹泻与痢疾。病情比较严重的人，奈菲莉便帮他们灌肠。灌肠药剂由蜂蜜、发酵过的粘胶（由植物

提炼的物质，可增加浓稠度）、甜啤酒与盐混合面成，使用的器具则是一个铜角，较细的一端状似鸟嘴。经过五天密切的照顾，成效裴然。几天来只能吃牛奶和蜂蜜的患者，终于能站起来了。

奈菲莉接下职务后的第六天，御医长奈巴蒙带着愉快的心情到营区参观保健设施。

他十分满意，最后一站他来到了医务室，也就是亚洲战役中得了痢疾的伤兵们的隔离疗养之处。他想象着精疲力竭、无力支撑的奈菲莉哀求他替她换工作，并答应加入他的医疗团队的情形，暗地里得意地笑了。

可是一到医务室门口，他看见一个新兵正在打扫，大门则敞开着。一阵风吹来，使得涂上了石灰的空荡荡的室内更干净了。

“我大概弄错了吧。”奈巴蒙对士兵说，“你知道奈菲莉医生在哪儿工作吗？”

“就在你左手边的第一间办公室。”士兵答道。

女医生正用纸莎草纸在抄写名单。奈巴蒙一见到她劈头就问：“奈菲莉！病人呢？”

“已经进入康复阶段，离开医务室了。”

“不可能！”奈巴蒙简直不敢相信。

“这是病人的名单，上面还注明了治疗的过程和离开医务室的日期。”

“可是怎么会……”御医长还是不相信。

“我很感谢你把这项工作交给我，让我能够印证我们医疗措施的效果。”

她说话的口气没有一点愤恨，眼光也透着柔和。奈巴蒙忽然感到惭愧并低声地说：“我想我错了。”

“你的意思是？”

“我表现得像个笨蛋。”

“外面的人对你的评价可不是这么说的，奈巴蒙。”

“奈菲莉，你听我说……”

奈巴蒙意图想解释，但奈菲莉打断他的话头，只简单说道：“明天你就会收到完整的报告了。是不是能请你尽快告知我的下一个任务？”

孟莫西依然在气头上。在这大宅子里，只要这个当警察总长的主子怒气末消，谁也不敢动一动。

在这段极度紧张的时期里，他的头皮老是发麻发痒，都被他抓出血了。他脚边躺了一堆撕得碎破的纸卷，全是他下属交来的报告。什么都没有。没有确切的迹象，没有众所周知的过失，没有贪污舞弊的记录。

帕札尔似乎是个廉明的法官，自然也是个危险的人物。孟莫西向来不会低估对手，尤其这次要对付的人更是可怕，想要制服他并不容易。在实际采取行动之前，一定要先找到答案，操纵他的人到底是谁？

第十四章

单桅帆船行在三角洲广大的水域，风将庞大的布帆吹得鼓鼓的。驾船的人熟练地顺流掌舵，帕札尔法官、凯姆和狒狒警察则在甲板中央的船舱里休息，行李放置在船舱上方。船长在船头用一校

长竿测过水深后，向船员们发号施令。艏艉皆绘有天空之神何露斯之眼，以求旅程平安。

帕札尔走出船舱，想好好看看刚才无意间发现的景致。那座山谷好远啊，谷地里的农田全都夹在两个沙漠之间。在这里，大河分出大大小小的支流提供城市、村落、农田的用水。偶尔有几朵白云点缀在柔和的蓝天里，千百只鸟禽飞来飞去，帕札尔觉得展开在眼前的好像是茫茫的芦苇与纸莎草海，其中突出海面的几座小山丘上，还有大片大片的柳树与金合欢林围绕着几间白色平房。这不正是古代作家提到最早的沼泽地？不正是环绕在世界四周、每天清晨迎起旭日的海洋所化身的陆地吗？有几名猎人示意船家绕道，他们正在追捕一头公河马。这头受伤的河马刚刚潜入水中，很可能随时从水底蹿上来，即使体积稍大的船也会被他撞翻的。这头巨兽一抗拒起来，将会十分凶狠。

船长不敢掉以轻心，于是取道尼罗河最东边的支流雷河往东北而行。即将接近以猫为象征的巴丝特女神之城布巴斯提斯时，他转进“宁水运河”，沿着瓦第图米拉朝大湖区前进。风猛烈地吹着。往右看，可以见到池塘里有几只水牛在泡水，另一边的柽柳树下有一间小茅屋。

船靠岸了，船员抛下了舷梯。手脚不似水手那般灵活的帕札尔，走起来摇晃得厉害。

一群小孩看见了狒狒，吓得四处奔逃。孩子的尖叫声惊动了村民，只见他们挥动着干草叉，往刚下船的人这边走来。

“你们不必害怕，我是帕札尔法官，他们是我手下的警察。”

于是村民放下长叉，带着法官去见村长。村长是个暴躁易怒的老人。

“我想找一个退役军人，他在几个礼拜前已经回到这里来了。”帕札尔说明了来意。

“在人世间，你是见不到他了。”村长答道。

“他去世了？”帕札尔心中又是一惊。

“他的尸体是几名士兵运回来的。我们已经把他葬在墓园里了。”

“死因呢？”

“年纪太大了。”

“你检查过尸体吗？”

“他已经被处理成木乃伊了。”

“那几个士兵跟你说了什么吗？”

“他们没说什么。”

帕札尔不能挖出木乃伊，否则对死者是大大的不敬，因此他和同伴又搭上船，往另一个退役军人所住的村子而去。

“你们得涉水走过沼泽。”船长说，“因为这一带有一些小岛，很危险。我要尽量让船远离河岸。”

狒狒可不喜欢水，凯姆劝了好久，好不容易才说服它走进一条芦苇丛中开出来的路。

狒狒还是不安心，不停东张西望着。

帕札尔走在最前面，他迫不及待地想快点抵达山丘顶上的那几间小屋，而凯姆则一直留意着狒狒的反应，它力大无穷，向来什么也不怕，今天这么反常应该是有原因的。

突然间，狒狒发出一声尖叫，并推了帕札尔一把，然后从泥泞的水中抓起一条小鳄鱼的尾巴。鳄鱼正要张开口，就被狒狒向后扯开了。这种沿河居民所谓的“大鱼”，经常会出奇不意地咬死前来饮水的羊只。

鳄鱼奋力挣扎着，可是它还太年幼，体积又小，根本抵受不住狒狒在沼泽中的拉扯，终于被它丢出几公尺外。

“你替我跟杀手道谢。”帕札尔向凯姆说，“我会考虑升它的官。”

这个村的村长坐在一张低矮的椅子上，椅面有点倾斜，椅背浑圆。他舒舒服服地靠着椅背，在无花果树下乘凉，一边享用丰盛的餐点，不但有鸡肉、有洋葱，平底篮中还放了一罐啤酒。

他请客人一起用餐。立了大功，不日便要高升的狒狒，二话不说，抓起鸡腿便大口大口嚼了起来。

“我们要找一名退役军人，他退役后就到这儿来了。”帕札尔向村长重复了相同的话。

没想到村长的回答竟然也是这样：“唉，帕札尔法官，我们再见到他时，他已经成了木乃伊了。军方将他送回来，并付了所有的丧葬费。我们的墓园虽然不大，但来生还是可以很幸福的。”

“他们说了死因吗？＂那些士兵什么都不说,可是我坚持要知道。好像是意外吧。”

“什么样的意外？”“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回孟斐斯途中，帕札尔掩不住心中的失望，卫士长失踪，两名手下死了，另两人恐怕也已变成木乃伊了。

“你不打算继续找了吗？”凯姆问道。

“不，凯姆，我一定要把事情弄清楚。”

“能再回底比斯倒也不错。”凯姆轻描淡写地说。

“你心里怎么想？”

“我希望这些人都死了，让你找不出谜底，这样才好。”

“你难道不想知道真相吗？”

“当真相太具危险性时，我宁愿不知道，我已经少了一个鼻子，而现在你却可能丧命。”

苏提天亮回来时，帕札尔已经开始工作了，勇士还是趴在他脚边。

“你没有睡觉？我也没有。我需要休息一下……这个农场女主人真要把我累死了，什么样稀奇古怪的玩意儿她都要尝试、而且贪得无厌。唔，我买了几块热烘饼，刚出炉的！”

勇士先吃了之后，两个好友才一起用早餐。虽然苏提累得几乎站不住脚了，但他还是看得出帕札尔心里很痛苦，便问他：“你要不是很累，就是有很大的困扰。

是因为你心里暗恋的那个人？“

“我不能说。”

“调查不公开，难道也包括我在内？那一定严重了。”苏提意识到事情并不简单。

“调查一直没有进展，可是我确定我已涉人一桩刑事案件了。”帕札尔忍不住还是透露给了挚友知道。

“你是说……杀人？”苏提认真地问。

“很可能。”

“你要小心，帕札尔。埃及犯罪的人并不多。你会不会是在老虎

口中拔牙？你可能惹上重量级人物了。”

“当法官，这是难免的。”

“会是首相的计谋吗？”苏提大胆假设地问。

“要有证据证明。”

“有可疑的人吗？”

“只有一点是确定的，有几名士兵参与了这次的阴谋，而这些士兵应该是听令于亚舍将军的。”

苏提佩服地吹了声长长的口哨，“这可是只大老虎呀！是军事阴谋？”

“不排除这样的可能。”

“他们有什么企图？”

“不知道。”

“这件事就包在我身上了，帕札尔！”苏提说得胸有成竹。

“什么意思？”

“我想从军不只是梦想而已。我很快就会成为优秀的士兵，然后是军官，甚至是将军！反正，我会成为英雄。然后我会知道亚舍的一切。如果他确实犯了罪，我一定会知道，也一定会告诉你。”

“太冒险了。”

“不，这样才刺激！这正是我梦寐以求的机会啊！我们俩就一块儿拯救埃及吧，如何？如果真是军事阴谋的话，就表示有人要谋夺政权了。”

苏提的这番说法倒是让帕札尔审慎起来。“好庞大的计划，苏提！我还不确定情况是否这么糟。”

“这可不一定哦。就让我照我的意思做吧。”
上午时分，有一名战车副官在两位弓箭手的陪同下，出现在帕札尔的办公室。
这名副官外表很粗矿但态度很谨慎。“你的手上还有一件调职案等着批准，上级派我来完成手续。”
“你说的该不会是斯芬克斯前卫士长的案子吧？ ”
“正是。”副官答道。
“只要这名退役军人没有亲自向我说明，我绝对不会盖章的。”
“我这就是要带你到他那儿去，以便结案的。”
这时候苏提仍熟睡着，凯姆正在外巡逻，书记官也还没有到。帕札尔驱走了心中疑惧的感觉，毕竟嘛，有哪个受法律监督的团体敢谋杀法官呢？即使军队也一样。
于是他拍拍勇士，安抚它忧虑的眼神之后，便坐上了军官的马车。
马车快速通过郊区，离开了孟斐斯。接着经由农地旁的一条道路进入沙漠。沙漠中矗立着古王国法老的金字塔。四周华丽壮观的墓穴里，则满是举世无双的壁画与雕塑。
高耸于萨卡拉的阶梯金字塔是左塞王与首相因赫台的杰作。巨大的石阶犹如天梯，可供法老的灵魂上天与太阳神结合，并再度重返人间。从外头只能见到这座巨大的建筑的顶端，因为梯形墙将其团团围住，唯一开启的一道大门又时时有警卫守备，与俗世全然隔绝。每当法老的力量与统治能力枯竭时，他便会到广大的内庭举行再生的仪式。
帕札尔深深吸了一日沙漠的空气，它充满生气却又干燥无比。他

真心喜爱这一方红土地，这一片一望无际受太阳灼侥的岩石和黄金般的沙地，这一片充满了祖先的声音的空旷。

马车奔驰了一会儿，帕札尔向军官问道：“你要带我去哪国？ ”

“就快到了。”

马车在一栋远离人居的房子前停了下来，房子只开了几扇很小的窗户，墙边则摆了几副石棺。风扬起了阵阵狂沙。附近见不到一从灌木、一朵花，远处只有金字塔和墓穴。

一座石块磊磊的小山阻挡了视线，见不到棕搁林与农田。这间座落在死亡边缘、寂落中心的屋子，似乎已经荒废许久了。

“就是这里。”副官拍拍他的手宣布。

帕札尔满心狐疑地下了车。这是个埋伏的好地方，而且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

这时他忽然想到了奈菲莉，内心的深情尚未对她表白就这么死了，真会是他一生最大的遗憾。

屋子的大门吱吱嘎嘎打开了。门口站着一个很瘦的男人。一动也不动，他的肤色惨白，双手长得惊人，脚也细长，长长的脸上一双黑色的浓眉极为抢眼，还在鼻子上方连成了一线、薄薄的嘴唇没有一点血色。他穿着一件山羊皮的围裙，上面沾着一些浅褐色的污渍。

他圆瞪黑色的双眼看着帕扎尔。帕札尔从来没有看过这洋的眼神，强烈、冷冰冰、如刀刃般锋利。他也不示弱地看着对方。

“裘伊是军队里的木乃伊制造上人。”副官解释道。

那个人低下了头。

“请跟我来，帕札尔法官。”
袭伊侧让开来让副官带着法官进入。里面是为尸体进行防腐作业的工作室，在一张石桌上，摆放着袭伊正在处理的一具尸体。铁钩、黑曜岩刀与磨尖了的石块都一一挂在墙上，架子上有油罐、香料罐和装了天然含水苏打的袋子，这是制作木乃伊不可缺的原料。木乃伊工匠依法不得住在城市内，经过训练之后，这些人总是孤僻、安静、让人感到惧怕。
他们三人走下第一道阶梯，前往一个巨大的地窖。阶梯年久失修，又很滑。袭伊手上的火把摇曳不走。地上躺着大小不一的木乃伊，看得帕札尔心惊肉跳。
“我接到一份有关斯芬克斯前卫士长的报告。”副官向他解释，“当初送到你手中的公文有误，其实他已经在一次意外事件中死亡了。”
“而且是很可怕的意外。”帕札尔接口说道。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至少已经有三名退役军人因而丧命了。”
副官翻起衣领说道：“这个我不知道。”
“意外的现场情况如何？”
“详情没有人知道。在现场发现卫士长的尸体后，便直接选到这里来了。可惜有某个书记官弄错了，竟把安葬的公文写成调职，这完全是行政上的疏失。”
“尸体呢？”
“我带你来就是来看尸体的，以便让这件憾事告一段落。”

“想必他已经变成木乃伊了吧？ ”

“当然。”

“尸体放进石棺了吗？”法官问道。

副官对于法官的问题似乎有点茫然，他看看木乃伊工匠，只见工匠摇了摇头。

“因此并没有举行最后的下葬仪式了？”帕札尔下此结论。

“是的，可是……”

“好吧，让我看看这尊木乃伊。”

于是袈伊带法官与军官走进地窖最深处。卫士长的遗体就站在墙壁的一个凹处，全身缠着细布条，还用红墨水写上了号码。工匠把将来会贴在木乃伊上头的标笺拿给了副官。副官于是对帕札尔说：“现在你只要盖个章就好了。”

袈伊站在帕札尔身后。

火光摇晃，只听得帕札尔冷峻地说：“木乃伊就继续放在这里。如果不见或遭到破坏。我就唯你是问。”

第十五章

“你能不能告诉我奈菲莉工作的地点？ ”

“你好像有心事。”布拉尼看着帕札尔忧心地说。

“这事很重要。”帕札尔显得很认真，“我已经掌握了一项物证，但是我需要医生的协助才能取证。”

“昨晚我跟她见过面。她很成功地抑止了痢疾的流行，并且不到一星期就治愈了三十多名士兵。”

帕札尔听了怒不可遏。“士兵？他们给她的是什么任务啊？ ”

“是奈巴蒙故意刁难她的。”

“我非打得他满地找牙不可。”

“这是法官的职责吗？”布拉尼调佩地说道。

“应该给这个恶人一点教训。”帕札尔自知失言，却仍义愤填膺地说。

“他只不过行使他的职权而已。”

“你明知事实并非如此。你老实告诉我：这个无能的人这次又要让奈菲莉接受什么新考验了？ ”

“他好像悔改了，奈菲莉现在担任的是药师的职务。”

塞克美女神庙附近的药剂实验室（神庙附近常有一些实验室负责试验与制造各种药剂。由于专有名词翻译上的困难。因此这类研究仍维持在基本的层面）处理着数百种的植物，以便为医生的处方配药。为了保持药水的新鲜，实验室每天都会送药水到城里与乡下的医生处。奈菲莉的任务是负责监督配药的过程、与前一项工作比较起来，这回却是降级了。据奈巴蒙的说法，这个阶段是必要的，为的是让她好好休息之后，再重新照料病人。一向唯命是从的奈菲莉依然没有提出抗议。

到了中午，药剂师们一起离开实验室，到餐厅用餐。他们互相热切地讨论，提出自己发现的新处方，也为实验的失败慨叹。有两名专科医生正在和奈菲莉交谈，脸上满是笑意，帕札尔知道他们一定在追求她。

他的心跳得更快了，好不容易才鼓起勇气打断他们:“奈菲莉…… ”

她停—下脚步，问道：“你在找我？ ”

帕扎尔为她感到不平，愤愤地说：“你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布拉尼都跟我说了。
真是令人愤慨。“ ”医治病人就是我最大的快乐，其他的都不重要。“
见她如此心平气和，帕札尔忽然不知道该说什么，便直接提出要求：“我需要你专业的帮忙。”
“你病了吗？ ”
“是一件棘手的案子，调查过程需要医生协助。只是做简单的鉴定工作，如此而已。”
凯姆稳稳地架着马车，他的拂拂蹲在车内不敢看路面。奈菲莉和帕札尔肩并肩站着，手腕用皮带固定于车身以免跌落。偶尔一个颤簸，他们的身子会轻轻碰触。
奈菲莉好像浑然不觉，倒是帕札尔内心里欣喜若狂。他暗自祈祷这段短暂的旅途永远没有尽头，也希望路况越来越糟。有一次他的右腿碰到了奈菲莉的小腿，但他并未将腿缩回，他原本担心会招来斥责，结果也没有。能与她靠得这么近，闻着她的香味，而她可能也并不排斥这样的接触……这个梦真是太美了。
木乃伊制作工作室前，有两名站哨的士兵。
“我是帕札尔法官，让我们进去。”
“上级严令不许任何人进入。这个地方已经受军方征用。”
士兵答道。
“谁也不能与司法作对。你们忘了我们是在埃及吗？ ”
“上级有令…… ”

“让开。”

此时狒狒站了出来，面露凶相，它挺直了身子、双眼直瞪、臂膀弯起，眼看就要冲向前去。凯姆也渐渐松开链子。

那两名士兵只得屈服。凯姆一脚踢开了大门。

裘伊正坐在制作木乃伊的桌上吃着鱼干。

“替我们带路。”帕扎尔命令道。

凯姆和狒狒不放心，在幽暗的房间里四下搜寻，而帕札尔和奈菲莉则一块儿下地洞去，裘伊持火把在前带路。

“好可伯的地方！”奈菲莉小声地说，“尤其是对我这种喜欢空气和阳光的人来说。”

“老实说，我也觉得很不舒服。”帕札尔坦白说道。

裘伊的步伐一如平常，每一步踏的都是旧脚樱那个木乃伊没有被移走，帕札尔仔细看了一下，发现没有人动过。

“这就是你的患者了，奈菲莉。现在我要在你的监督下，为他宽衣解带。”

法官小心地解开细布条，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尸体前额上一个眼睛形状的避邪物，接下来是脖子上一道很深的伤口，应该是箭伤。

“到这里就可以了。你认为死者几岁？”帕札尔停手问道。

“大约二十来岁。”奈菲莉做了如此的估计。

孟莫西一直在苦思如何改善孟裴斯的交通，现在交通问题已经使得生活品质日渐恶化了。太多驴子、牛、马车、流动摊贩以及闲逛的民众，把巷道阻塞得水泄不通。他每年都会拟定新法令，但是一条比一条更行不通，这些新法也根本没有上呈首相。他只是

不断允诺改善，而其实谁也不相信。偶尔，他也会出动警力以安抚人心，警方会暂时清出一条路来，不许停车挡路，违规者罚款，可是几天过后，便又故态复萌了。

孟莫西将所有的责任都推到属下身上，却又想尽办法不让他们解决问题；他置身于这片混乱之外，又不时派自己人混入其中宣扬，他的声誉因此一直居高不下。

下属通报帕札尔已经在会客室等候，孟莫西便走出办公室去和他打个招呼。这个人的礼貌周到，让他产生了一些好感。

然而法官面色凝重，显然不是什么好事。

“今天早上我很忙，但是我还是愿意接见你。”

“我想你别无选择。”

“你好像心神不宁。”

“的确是的。”

孟莫西搔了搔前额。他将帕札尔带进办公室，随后遣退他的私人秘书。他神情紧张地坐在一张华丽的椅子上，椅脚以中蹄装饰着。帕札尔站在一旁。“什么事？ 说吧。”

帕札尔于是说出原委：“有一名战车副官带我去找袭伊，也就是军队正式聘任的木乃伊制造工匠。他让我看了我在找的那个人的木乃伊。”

“斯芬克斯前卫士长？这么说他死了？ ”

“至少有人想让我这么以为。”

“你是什么意思？ ”孟莫西感到大惑不解。

“因为尚未举行最后的葬礼，因此我在奈菲莉医生的监督下，解

开了木乃伊上半身的布条。那具尸体是一个二十来岁的青年，大概是受箭伤而死。不过，很明显地，他并不是那名退役军人。”

警察总长听了显得异常震惊，“这太不可思议了。”

但帕札尔不为所动。“而且有两名士兵想阻止我进入工作室。我出来的时候，他们却又不见了。”

“那名战车副官叫什么名字？ ”

“我不知道。”

“这是严重的失误。”

“你不觉得他在说谎吗？ ”

孟莫西勉强点点头，又问：“尸体呢？ ”

“在袭伊那里，他正看守着。我已经写了一份完整的报告，其中还包括了奈菲莉医生、木乃伊工匠和我手下的警员凯姆的证词。”

孟莫西听到凯姆的名字时，皱起眉头问：“你对他满意吗？ ”

“他很尽责。”

“他的过去对他并不利。”

“他帮我办事很有效率。”

“你要提防他。”

“我们还是谈谈这尊木乃伊，好吗？ ”

这个警界龙头对自己失去了主导权有些不满，不得已说道：“我会派人去把尸体运来，我们一定要查明他的身份。”

“还要查出他的死因与军方是否有关，是否涉及谋杀。”

这么严重的指控让孟莫西大惊失色：“谋杀？你开什么玩笑？ ”

“我这一方面也会继续调查的。”

“往哪个方向调查？ ”

“调查是不能公开的。”

“怎么？你对我有戒心？”总长很不满意他的态度。

“这个问题问得不恰当。”

“这次的事件实在太复杂了，我跟你一样毫无头绪。因此我们更应该合作无间，不是吗？ ”

“我觉得司法独立作业似乎好一点。”

孟莫西的怒气震撼了整个警察局。当天就有五十名高阶官员受到惩处，并被削减了多项福利。这是他主掌警政以来，第一次没有接到正式的通知。这对他的体系难道不是一种威胁？他绝不会束手就擒的。

唉！军方似乎是这一切阴谋的幕后主使，原因却令人费解。涉足军方的领域危机重重，孟莫西是不会冒这个险的。如果最近因升官而一步升天的亚舍将军，果真有任何意图，那他这个警察总长根本就一筹莫展。

放手让那个小法官去查，也有不少好处。因为他只有一个人，而且年轻气盛根本不懂得提防，他很可能会误闯禁区，触犯他所不知道的法令。而孟莫西只要跟着他走，就能够暗地里得知调查的结果。就暂时与他组成另一种形式的联盟吧，直到不再需要他为止。

但问题是，为什么要上演这出戏呢？策划的人显然低估了帕札尔，以为怪异的地点、令人窒息的氛围与死亡的压迫感，就能让法官远离木乃伊，就能让他在拒绝盖章之后终于死心不再追究。结果

却恰好相反，帕札尔对案情的兴趣不仅没有稍减，甚至是更浓厚了。

孟莫西试着安慰自己，一个担任荣誉职务、小小的退役军人的失踪，总不至于对国家造成威胁吧！也许只是一个小士兵犯下的凶杀案，而亚舍或其同党等高阶将领想掩护他罢了。事情往这个方向查就错不了了。

第十六章

立春是埃及人祭拜亡灵与祖先的日子。虽然这里的冬天并不冷，但是一入春，阵阵的风从沙漠吹来，夜里突然变得凉爽了。所有的大墓地内，家人都会在面向外的墓穴礼拜堂中插上鲜花，以表达对死者的追念。其实生与死并没有清楚的界限，因此在世的人也能够和已逝的人共同参与宴会，会中灯火便是亡灵的化身。灯火照亮了夜空，欢庆阴阳两界的人重逢。奥塞利斯神的圣城阿拜多斯（位于埃及中部，现在仍能够参访到一座令人赞叹不已的奥塞利斯神庙），正在举行神秘的复活仪式，祭司们将一些小船放在墓穴的上层，好让亡灵能航向天堂。

法老在孟斐斯的各大神庙点燃了供桌前的灯火之后，便往吉萨而去。和往年一样，拉美西斯大帝都会在这一天单独进入大金字塔，在齐阿普斯王的棺木前静思莫想。就在这偌大的金字塔内，法老王获得了他所需要的力量，统一了上下埃及，使之更为繁荣。

他将注视着创建者的金面具与启发他行动灵感的金手肘。再生仪式举行之际，待时机成熟，他将手捧众神的遗嘱，向国人公布。

拉美西斯走过齐阿普斯墓穴外墙的大门，那里有一支精锐队伍守

护着。法老王只穿戴着一条简单的白色缠腰布和一串大大的金项链。卫兵弯身鞠躬后拔出了门日。

拉美西斯大帝走到花岗岩石坎，然后开始沿着石灰岩板铺设的斜坡往上爬。不久，他便会到达大金字塔入口，人口的机关只有他一人知晓，而他也会将此秘密传给他的继承人。

法老每年与齐阿普斯以及代表永恒不死之金会晤，心中的感受领悟便越来越强烈。

治理埃及的工作虽然令人振奋，却也累入，全凭借这些仪式给予帝王必要的能量。

拉美西斯慢慢地爬上了大厅，进到放置石棺的墓室，浑然不知国家这一个能源中心已经变成了什么也运生不出来的地狱了。

码头边充满了节庆的喜气。船只上装饰着花朵，啤酒川流成河，船员和一些热情大胆的女孩跳着舞，乐师则四处游走为群众欢奏轻快的音乐。帕札尔和勇士走丁一小段路后，正想离开热闹的人群，忽然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叫他，“帕札尔法官！你要走啦？ ”戴尼斯那有着美丽白胡须，却又显得笨拙的方脸，从人群中冒了出来。他推开旁人，朝帕札尔走过来。

“多美好的一天啊!大家玩得这么高兴,把忧愁都抛到一边去了。”戴尼斯笑脸盈盈地向帕札尔说道。

“我不喜欢热闹。”

“你这个年纪不应该这么严肃。”

“本性难移。”

“慢慢就会改过来了。”

“你好像很快乐。”

“因为一切都很顺利，货期都没有耽误，底下的人又听话，我还有什么好抱怨的？”

“你好像不记我的低了哦？”

“你只是做你该做的事，怎么能怪你？而且我还有个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帕札尔问道。

“由于这次的庆典，宫廷赦免了一些轻刑犯。这是孟斐斯的古老传统，多少有点遭遗忘了。这回我有幸名列赦免名单之中。”

帕札尔气得脸都发白了，但是他还是忍住怒气说：“你是怎么办到的？”

“我说过了，是节庆，全都是因为节庆的关系。你的起诉文件中，并未注明我的个案不适用于赦免令。你没什么好不服气的，最后的结果你赢了，我也没有输。”

戴尼斯滔滔不绝，似乎希望所有人都感染到他的愉快心情。“我不是你的敌人，帕札尔法官。生意场上嘛，难免会养成些坏习惯。我和妻子都认为你绘我们一个教训是对的，我们会谨记在心的。”

“你是真心的吗？”

“是的。抱歉，他们还在等我呢。”帕札尔过于急功躁进，为了主持正义，却竟忽略了这一点。他心里正自懊恼，突然一列阅兵队伍挡住了去路，前头得意洋洋的领队正是亚舍将军。

“帕札尔法官，我之所以请你来，是因为我有新的调查结果要告诉你。”

孟莫西自信十足地说：“那个木乃伊是一名年轻的新兵，在亚洲一

次冲突中丧生。

他被箭射中后，当场就死了。由于他和斯芬克斯前卫士长的名字十分相似，所以文件才会搞错了。负责的书记官辩称自己无罪，事实上，根本没有人想误导你。

我们以为的阴谋，其实只是行政上的疏忽罢了。还有怀疑？那你就错了。我已经证实了每个细节。“ ”我相信你说的话。“

“那就好。”孟莫西得意洋洋地说道。

“可是仍然找不到卫士长尸体的下落。”

“这点的确很奇怪。他会不会为了逃避军方的检查而自己躲起来？ ”

“他手下的两名退役军人都死于……‘ 意外’。”

帕札尔特别强调这个字眼，孟莫西不解地抓了抓头。

“有什么可疑的地方？ ”

“军方应该有记录，也应该会通知你。”

“绝对不会，这种事与我无关。”

帕礼尔打算驳斥得他无言以对。因为据凯姆所说，他很可能策划这次的阴谋，目的在于彻底排除异己，消灭那些个不满他做法的公务员。

“我们是不是把情形看得太严重了？只不过刚好有几宗不幸的事件串连在一起而已。”

“两名退役军人和卫士长的妻子都死了，卫士长本身则下落不明，这是事实啊！难道你不能要求军方上层让你看看他们的……意外报告？ ”

孟莫西盯着笔尖说道:“这样做恐怕不恰当。军方一向不喜欢警察，而且…… ”

“我自己来处理吧。”

两人道别时，分别冷冷地行了个礼。

“亚舍将军刚刚出使到外国去了。”军队的书记官对帕札尔法官说。

“什么时候会回来？ ”

“这是军事机密。”

“我想看看关于最近发生在大斯芬克斯附近一起意外的报告，既然将军不在，我应该找谁请调？ ”

“我应该帮得上忙。哎呀，我差点忘了！亚舍将军交代了一份文件，要我赶快送到你那儿去的。你都来了，我就亲手交给你吧。你签收一下。”

帕札尔解开了绑着案卷的亚麻细绳，文中说明了吉萨斯芬克斯卫士长与其四名下属，如何在一次例行检查中丧命的不幸经过。当时这五名守卫爬上了巨大雕像的头部，检查石块是否依然坚固，是否有被风沙损毁的情形。不料其中一人一滑脚，便拖着其他同伴一块儿坠落，无人生还。几名退役军人都已送回老家安葬，有两名在三角洲，两名在南部。至于卫士长，由于他担任的是受人景仰的荣誉职务，因此遗体暂置于军中的—间礼拜堂，即日起将进行长时间而精密的处理，制造成木乃伊。

待亚舍将军自亚洲返国，将亲自主持葬礼。

帕札尔在登记簿上写下自己的名字，证明签收完毕。

“还有其他手续要办吗？”书记官问道。

“没有了。”

帕札尔真后悔接受了苏提的邀请。苏提说在入伍前，想到孟斐斯最著名的啤酒店好好庆祝一下。帕札尔不断想着奈菲莉，想着这张有如太阳般照亮他梦境的脸。

酒店里挤满了寻欢作乐的人，一片闹声中，帕札尔却显得失神落寞，他对赤身裸体的舞者、身材曼妙的努比亚女孩都没有兴趣。顾客们坐在柔软的椅垫上，面前摆了一坛一坛的葡萄酒与啤酒。

“年幼的不能碰。”苏提神采飞扬地向好友解释道，“她们只是为了让顾客兴奋起来而已。放心，帕札尔，老板都会提供上等的避孕药，是用金合欢的刺磨碎后加入蜂蜜和枣制成的。”

大家都知道金合欢的刺含有乳酸成分,可以破坏精子授精的能力。年轻人打从第一次的性爱经验开始，便使用这个简单的方法尽情享受鱼水之欢。

约有十五名女子，蒙着轻薄透明的亚麻面纱，从环绕在中央大厅旁的小房间内走出来。她们个个浓妆艳抹，眼睛周围特别用粗粗的眼线描过，嘴唇涂成朱红色，散开的头发上别着一朵莲花，手腕与脚踝上都是重重的环饰。她们朝围坐在一旁的客人走去。自然凑成对之后，立即走进了以帘幕隔开的小房间里。

帕札尔拒绝了两名姿色动人的舞女的邀请，仍端坐在外头。苏提由于不愿丢下他一人，便留下陪他。

这时来了一个三十岁左有的女人，身上只系了一条贝壳与彩色珍珠做成的腰带。

他们饮酒干杯的同时，女子也一边跳着慢舞一边弹着希腊竖琴为他们助兴。着了迷的苏提注意到了她身上的几个刺青，左大腿靠近阴部的地方有一朵百合，浓密的阴毛上方则刺了贝斯神，以革除性病的侵害。这是啤酒店老板娘莎芭布，她带着厚重的假卷发，发色很淡，模样比店里最美的女孩都还要诱人。莎芭布曲起光滑的长腿，做了几个猥亵挑逗的舞姿后，接着以脚尖连续点地，旋律节奏丝毫不乱。她身影所到之处，无不散发着身上劳丹脂（由一种树胶脂草取出来的香料）的迷人香味。

当她走近这两个男人时，苏提掩不住内心的兴奋。

“我喜欢你，”她对他说，“我想你也喜欢我。”

“我不能丢下我的朋友。”

“别烦他了。你看不出他坠人情网了吗？他的魂根本不在这里。你跟我来。”

莎芭布把苏提拉进店里最大的房间。她让他坐在一张放满了彩色靠垫的矮床上，然后蹲下身去开始吻他。苏提想抱住她的肩，却被她轻轻推开，“我们有一整晚的时间呢，别心急。你要懂得抑制你的欲望，让这股欲望在你的腰际慢慢扩张，好好享受全身血液沸腾的感觉。”

莎芭布解下贝壳腰带趴了下去，说道：“帮我按摩一下。”

苏提顺从地和她玩了几秒钟，可是看着眼前如此美丽、保养得如此用心的胴体，触摸着如此芳香的肌肤，他再也按耐不住了。莎芭布见他欲火焚身，便也不再坚持。

他热烈地吻遍她的全身，激情难抑。

“你让我享受到了快感。你跟大部分的客人不一样，他们喝得太多，总是松软无力。”

“如果不赞美你的魅力，可真是对不起良心。”

苏提抚摸着她的胸脯，并仔细地注意她的反应。多亏了情夫技巧纯熟的双手，莎芭布才能重新找回遗忘的感觉。

“你是书记官吗？ ”

“马上要去当兵了。我想在成为英雄之前，体验一下最温柔的感觉。”

“这么说来，我得卯尽全力了。”

莎芭布将舌尖微伸，轻轻舔触，重新燃起了苏提的欲望。他们紧紧缠绕住对方，再欢爱一次，高潮之际甚至忘情尖叫。云雨过后。两人深情对望着呼呼喘息。

“你真是把我迷住了，小公羊，因为你喜欢做爱。”

“还能有更美的幻梦吗？ ”

“你却是实实在在的人埃 ”

“你怎么会当起啤酒店的老板娘的？ ”苏提好奇地问道。

“因为厌倦了那些假贵族和伪君子。其实欲望一来，他们和你我根本没有差别。

你不知道……“ ”说来听听。“

“你想刺探我的秘密？ ”

“有何不可？ ”

莎芭布虽然经验丰富，虽然经历过各种男人的身体，无论美丑，她却难以抗拒这个新情人的爱抚。他唤醒了她复仇的念头。

向这个使她经常受到羞辱的人世报复。

“你成了英雄以后，会不会以我为耻？”

“怎么会？我相信你一定接过很多有名的客人。”

“没有错。”

“那一定很有趣……”

她用小指封住了情夫的嘴。

“只有我的日记知道一切。我能够过得如此平静，全是日记的功劳。”

“你把客人的名字写下来了？”

“他们的各字、他们的习性、他们心里的秘密。”

“的确是无价之宝！”

“只要他们不惹我，我就不会用到它。等我老了，再拿出来好好回忆一番。”

苏提躺到她身上。“我还是很好奇，不然你只要说出一个人就好。”

“不行。”

“说给我听嘛，只给我一个人听。”

苏提边说边俯下头吻她的乳头，她打了个颤，想要抗拒。

“一个人就好，只说一个人。”

“我告诉你，有一个人人称善的君子典范，可是等我说出他的恶行，他就完了。”

“他叫什么名字？”

“帕札尔。”

苏提马上推开情妇丰满的身子，质问道：“是不是有人要你做什

么？”
“散布谣言。”
“你认识他吗？”
“从来没见过。”莎芭布摇头说道。
“你错了。”
“你怎么……”
“帕札尔是我最好的朋友。今晚他也在你这里，可是心里只想着他心爱的女人和他坚持的理由。是谁叫你诽谤他的？”莎芭布没有回答。
苏提又说：“帕札尔是个法官，最正直的法官。不要恶意中伤他，反正你手中握有把柄，又不必担心。”
“我不能向你担保什么。”
第十七章
帕札尔和苏提并肩坐在尼罗河畔，迎接新的一天的诞生。经过一晚的夜游之后，太阳战胜了黑暗与企图摧毁它的邪恶之蛇，重新跃出沙漠，染红了河水，鱼群也欢喜地跳出水面。
面对着一片欢愉的朝气，苏提突然这么问：“帕札尔，你是个认真的法官吗？”
“你对我有什么不满吗？”帕札尔反问他。
“如果法官尽喜欢做些不正经的事，可能头脑就不会太清楚了。”
“啤酒店是你拉我去的，而且你玩乐的时候，我都想公事。”
“是在想你的心上人吧？”
此时河面闪闪发光，破晓的血红已渐渐淡去，只余清晨的一片金

黄。

“像这种充满危险与神秘的色彩的欢场，你来过几次？ ”

“你喝醉了，苏提。”

“这么说你从来没见过莎芭布了？ ”

“没见过。”

“可是只要有人有兴趣听，她就打算告诉他，你也是她众多思客中的一个。”

帕札尔脸都白了。他这时想到的倒不是自己的声誉将从此一败徐地，而是奈菲莉会怎么想。他愤然道：“有人收买了她！”

“没错。”苏提点头说。

“会是谁呢？ ”

“我们尽情地缠绵之后，她就爱上我了，所以才肯和我说这桩阴谋，但是她没说出主谋是谁。不过我觉得并不难猜，这根本就是警察总长孟莫西的老把戏嘛。”

苏提十分确定地说，语气有点调佩的味道。

“我会否认的。”

“这样没有用。我已经说服她什么也别说了。”

虽然好友有这样的自信，但是帕札尔对人性却没有如此把握。“别作梦了，苏提！

只要一有机会，她就会背叛我们的。“ ”我可不这么想。这个女孩还算有点道德良知。“

“对不起，我不得不怀疑。”

“在某些情形下，女人是不会撒谎的。”

“我还是想跟她谈谈。”

近午时，帕札尔法官在凯姆和狒狒的陪同下，来到了啤酒店门口。有一名努比亚女孩吓坏了，慌慌张张地躲到椅垫下，另外一个女孩比较不害怕，便出面见法官。

“我要找你们的女主人。”帕札尔对她说。

“我只是店里的员工，而且……”

帕札尔见她支支吾吾，似乎有意隐瞒什么，便直接拿法律压她：“莎芭布女士呢？做伪证是要坐牢的。”

“我如果坦白说，她会打我。”

“如果你不说，我就依法控告你。”

“我又没做什么坏事。”女孩一脸无辜地说道。

“你只是还没有被告发而已，快说实话。”

女孩在法官的胁迫之下，不得不实说：“她到底比斯去了。”

“知道地址吗？”

“不知道。”

“什么时候回来？”

“我不知道。”

如此看来，酒店女主人决定一走了之，躲得远远的。

此后，帕札尔更需要步步为营，否则随时会有危险。躲在暗处的敌人，已经开始进行对他不利的行动。有某个人，应该是孟莫西，收买了莎芭布散布谣言毁谤他。

莎芭布若是屈服于高层的威逼，便会立刻开始造谣中伤他。如今帕札尔的安全暂时不受威胁，完全要归功于苏提的诱惑力。

帕札尔心想，偶尔的荒唐其实也不是那么罪不可赦。

几经思量，警察总长终于做了一个可能导致严重后果的决定，要求私下面见首相巴吉。他难抑紧张的情绪，不断地对着铜镜反复练习，以便找出最恰当的脸部表情。每个人都知道这位埃及首相绝不妥协的个性，孟莫西自然也不例外，巴吉一向不愿浪费时间，因此颇吝于言词。而他由于职责所在，一切控诉都要有真凭实据，否则他绝不受理。因此那些纠缠不清、捏造事实、恶意中伤的人，都会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惨痛的代价。面对首相，你所说的每个字以及一举一动，都得非常谨慎。

孟莫西在接近中午时分前往皇宫。早上七点，巴吉与国王交谈，然后下指令给各个重要干部，并审查来自各省的报告。接下来是他每天开庭的时间，专门处理其他法庭无法解决的各种案件。在用午餐之前，若有紧急状况，首相也会格外接见。

他在办公室接见了警察总长，室中陈设简单朴实，完全无法与他身在高位联想在一起。一张有靠背的椅子、一张草席、几个置物箱和纸莎草篓。假如不是巴吉穿着一件又厚又长、只露出双肩的袍子的话，真可能让人误以为他只是个小小的书记官。他的脖子上挂了一条有心形铜坠的项链，表示他有用之不竭的精力可以听取申诉陈情。

首相巴吉今年六十岁，他身材高大，背有点驼，长长的脸上挺着一个又高又尖的鼻子，头发蜷曲，有一双蓝色的眼睛，但身子十分僵硬。他从来不做运动，皮肤很怕晒太阳。他的手指修长而优雅，颇有绘画的天赋。他最初当过手工艺匠，后来到文字厅教书，

更成为几何专家。顶着这项头衔的他，更证实了自己个性上的一丝不苟。于是他受到朝廷重用，先后被任命为几何总长、孟裴斯省大法官、门殿长老，最后当上了首相。有不少朝臣想抓他的小辫子，但都只是白费心思。这个让人敬畏的巴吉，可说是自因赫台以来，促使埃及繁荣壮大的伟大首相之一。虽然他的严刑重罚偶尔会引发民怨，可是在法律上他总是站得住脚。

直到目前为止，孟莫西都只是遵循首相的命令办事，讨他欢心，因此这一次的会面着实让他坐立不安。

首相满脸倦容，看起来像是在打盹儿。“孟莫西，有话说吧，简略一点。”

“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孟莫西有点不知从何简略起。

“长话短说。”首相还是惜字如金。

“是这样的，有几名退役军人从大金字塔上意外跌落丧生了。”

“调查了吗？”

“军方调查过了。”

“有异常迹象？”

“好像没有，我没有调阅正式公文，但是……”“但是你从其他渠道得知了内容。

孟莫西，这样是不合乎规定的。“这项指控使得警察总长有些担心，不由得分辨道：”这是长久以来的习惯了。“

“要改过来。如果没有不对劲，你为什么来见我？”

“因为帕札尔法官。”

“他渎职吗？”首相一针见血地问。

孟莫西面对首相犀利的问话，鼻音变得更加浓重了。“我不是要指控他，只不过他的行为令人担忧。”

“他不守法吗？ ”

“他坚信声誉卓著的卫士长之所以失踪，其中有不寻常的原因。”

“他有证据吗？ ”

“完全没有。我觉得这名年轻法官是故意引起骚动，以打响自己的知名度。我对他这种用心感到遗憾。”

“你这么说我觉得很欣慰，孟莫西。”首相嘉勉了这么一句之后，话锋一转问道，“你本身对这件意外事故有什么看法？ ”

他却很不以为然地应道：“根本毫无意义。”

“不，我很想知道真相。”

如今陷阱已经逼得他进退两难了。孟莫西实在不敢做选择，他只怕一旦表明了立场会受到苛责。

首相张开了眼睛，湛蓝的眼神中有一股冷冷的锋芒，仿佛可以穿透人心。孟莫西逃避他的注视，支吾其词：“这些不幸的人的死很可能并无可疑之处，只是我不知道文件的详细内容，无法有确切的想法。”

“如果连警察总长都不能确定，那么法官为什么不能抱持怀疑的态度？他的首要工作便是不能接纳现成的事实。”

“首相说的是。”孟莫西嗫嚅道。

“孟斐斯不会任命一个无能的法官，所以帕札尔一定有他出色的地方。”

听首相这么赞美帕札尔，孟莫西还是不死心。“这个年轻人刚开始

要适应大城市的新环境，加上他事业的野心，又突然握有这么大的权力，他所背负的责任不会太重了吗？”

“这个以后就知道了。”首相说道，“若真是如此，我会免去他的职位。不过这段期间，就让他继续查吧，也希望你能够给予支援。”

巴吉说完，头往后一仰，又闭上了眼睛。孟莫西心想，他必定还透过阖着的眼睑在观察自己，便起身鞠躬，然后离开，一肚子的怒气就留给他的下人了。

矮壮结实、皮肤被太阳晒得黝黑的卡尼，天亮后便来到厂帕札尔法官的办公室。

他在紧闭的大门前面，傍着北风而坐。驴子，一直是卡尼梦寐以求的。有了驴子，就可以帮他背载重物，他也不必一次又一次挑着那么重的水罐，到菜园子浇水了。

由于北风张着大大的耳朵，他便娓娓说着自己一成不变的日常生活，说着自己对土地的热爱，说着自己如何细心地挖凿灌溉渠，说着自己见到作物收成时的欣喜。

他这番心里的话被帕札尔敏捷的脚步声打断了。帕札尔有点讶异，“卡尼……你想见我？”

只见这名菜农用力地点头。

“进来吧。”

卡尼迟疑了一下。法官的办公室和大城市一样，都让他害怕。一离开乡下，他就浑身不自在。这里有太多噪音、太多令人作呕的气味、太多视野的阻隔。要不是事关他的未来，他绝不会踏入孟斐斯的街道一步的。

“我迷路迷了十次呢。”他向法官解释。

“喀达希又找你麻烦了？”帕札尔则直截了当地问。

“是的。”

“这次是为了什么事？”

“我要走，他不答应。”

“要走？”

“今年我菜园的收成比往年多了三倍，所以我可以独立工作了。

“这是合法的。”帕札尔赞许地点点头。

“可是喀达希不承认。”卡尼显得十分委屈。

“把你那一小块园子描述给我听听。”

御医长在豪华别墅外绿叶成荫的庭园里接见奈菲莉。他坐在一棵开满了花的刺槐树下，喝着淡而清凉的玫瑰红酒，身后有一名仆人帮他扇风。

“美丽的奈菲莉，真高兴见到你！”

奈菲莉的穿着正规保守，并戴了一顶旧式的短假发。

“你今天好严肃。这件衣服不是已经过时了吗？”

奈菲莉不理会他的应酬话，仍正经八百问道:“你打断了我的工作，把我叫来，请问有什么事情？”

奈巴蒙要仆人先暂时离开。他对本身的魅力自信满怀，又确信庭园的美会使奈菲莉动心，因此决定再给她最后一次机会。

“你不太喜欢我哦？”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奈菲莉不改颜色地回答。

“好好把握这美好的一天、品尝这等美酒、享受我们身处的这个

天堂吧。你又美丽又聪明，比任何著名的执业医生都还要有天分。但是你没有钱，缺乏经验，我若不帮你，你将会在小村子里默默度过一生。也许刚开始道德勇气能让你克服艰难的考验，可是年纪一大，你一定会对自己所谓的清高感到后悔的。事业是不能以理想为基础的，奈菲莉。”

奈菲莉交叉着双臂盯着水池看，莲时间有几只戏水的鸭子。

奈巴蒙又继续说：“你将来会喜欢我的，我还有我做事的方法。”

“你的野心与我无关。”奈菲莉冷冷地说。

“你有资格当御医的妻子。”

“你错了。”奈菲莉仍旧毫不领情。

“我了解女人。”

“你确定吗？”奈巴蒙脸上哄人的微笑僵佐了。“你忘了你的未来全操纵在我的手上吗？ ”

“你错了，我的未来是在众神的手上，不是你。”

奈巴蒙站了起来，一脸严肃地说：“我要你放弃众神，来服侍我。”

奈菲莉断然拒绝，“不可能。”

“这是我给你的最后一次警告。”

“我可以回实验室了吗？”眼见奈菲莉根本不为所动，奈巴蒙终于使出了杀手锏。

“根据我刚刚收到的报告，你的药学常识非常不足。”

奈菲莉并不慌张失态，她放开双臂，定定地看着这个批评她的人。

“你明知道这不是事实。”

“报告上写得很清楚。”

“是谁写的？”奈菲莉不服气地问道。

“几个热爱工作的药剂师，由于他们小心谨慎，很快就能获得迁升。假如你配不出复杂的药方，我就不能让你成为精英队的一员。我想你应该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吧，也就是说你根本不可能有进阶的机会。你将停留在原位，无法使用实验室里最好的药品，因为这些药材由我控制，我会限制你的使用权。”

“你这么做，受害的是病人。”

“你得把病人交给比你更有能力的医生。当你无法忍受自己地位的卑微时，你自然会拜服在我的脚下。”奈巴蒙得意洋洋地说。

戴尼斯的轿子来到喀达希别墅的门口时，帕札尔法官也正好要请门房通报。

“牙痛吗？”戴尼斯问道。

“是法律上的问题。”

“算你运气好！我的牙根暴露，难过死了。”戴尼斯抱怨病痛之后，不忘关心地问道，“喀达希有什么麻烦吗？”

“只是一点小事。”

红手的牙医见到上门的顾客，汀了个招呼，问道：“哪一位先来？”

“戴尼斯是来看病的，至于我，则是来跟你谈卡尼的事。”帕札尔说。

“我的园丁？”

“现在已经不是了。他的工作使他有权独立门户。”

“胡说八道！他是我雇用的人，永远都是。”喀达希斥道。

“这份文件你盖个章。”

“我不盖。”喀达希颤抖着声音拒绝了。

“那么我只好采取诉讼途径了。”

戴尼斯见情势不对，赶紧出来打圆常“你们先冷静一点！就让这个园丁走吧，我再帮你找一个。”

“这是原则问题。”牙医反驳道。

“圆满的安排总比打不赢的官司好吧！忘了这个卡尼吧。”

虽然满心不情愿，喀达希还是听从了戴尼斯的建议。

雷托彼利斯是位于尼罗河三角洲的一个小城,城的四周全是麦田。这里的祭司院专门研究何露斯神的传说，这个神以猎鹰为化身，展开后的双翅广袤如宇宙。

奈菲莉请求要见院长，他是布拉尼的朋友，对于奈菲莉被官方医生团体开除的事十分清楚。院长让奈菲莉进入一间侍奉着阿努比斯神像的礼拜堂，这个狼头人身的神抵，不只披露了木乃伊防腐的秘密，并负责为正直人士的灵魂开启另—世的大门，他能将已无生气的肉体转变为光明体。

奈菲莉绕过了神像，在背后的柱子上刻着——连串很长的象形文字。这是一篇探讨传染病治疗与淋巴净化的专业医学论文。奈菲莉将文字内容深深印在脑海中。

布拉尼已经决定，将这一门奈巴蒙从来没有碰触过的医疗技术传授给她。

这真是累人的一天。帕札尔倘祥在布拉尼家的阳台上，细细品尝着夜的宁静。

整天留守在办公室的勇士，现在也总算能好好休息一下了。即将

沉灭的天光划过苍穹，直奔向天的尽头。

“你的调查有进展吗？”布拉尼问道。

“军方打算把事情压下来，而且有人正在策划一项对我不利的阴谋。”

“是谁唆使的？ ”

“我实在不能不怀疑亚舍将军。”

“不要有先人为主的想法。”布拉尼温言劝道。

“我有一大堆公文要审查，根本动弹不得。这大概是孟莫西搞出来的。我本来预定要出远门，现在也不得不取消。”帕札尔的声音中透着疲惫与无奈。

“这个警察总长是个可怕人物，为了爬上这个位子，他已经毁了不少人。”布拉尼看着自己的爱徒。

“不过，我至少让一个人很快乐，就是卡尼！现在他是自由工，而且已经离开孟斐斯到南部去了。”

“他是我的药草供应人之一。他不好相处，但是热爱自己的工作。喀达希对于你的介入一定很不高兴。”

“他听了戴尼斯的建议，服从了法律。”

“他不得不慎重。”

“戴尼斯说他学乖了。”

“他毕竟是个商人。”

中过帕札尔心里还是有些怀疑，觉得事情人简单了一点，便间老师：“你相信他是诚心改过的吗？ ”

“大多数人的行为都还是为自己的利益着想。”

“你最近见过奈菲莉吗？ ”

“奈巴蒙还是不死心，竟然向她求婚。”

帕札尔脸色立刻变得苍白。勇士感觉到主人不对劲，便抬起头来看着他。

“她……答应了吗？”帕札尔颤抖着声音问道。

“奈菲莉虽然外表温顺，但是她不愿意做的事，谁也强迫不了吧？ ”

没有听到老师具体的回答,帕礼尔又追问了一句:“她拒绝了吧？ ”

布拉尼微笑着说：“你能想象奈巴蒙和奈菲莉站在一起的场面吗？ ”

帕札尔这才大大松了一口气。狗儿看主人没事了，又趴下去睡觉。

“奈巴蒙想尽办法要使她就范。”布拉尼说，“根据一份假造的报告，他以能力不足为理由，将奈菲莉逐出了官方医生团体。”

帕札尔气愤地握紧了拳头，“我会办这些做伪证的人。”

“没有用的。很多医生和药剂师都是奈巴蒙底下的人，他们不会改口的。”

“奈菲莉一定很失望……”

“她已经决定离开孟斐斯，搬到底比斯附近的一个村子里去。”布拉尼说出了奈菲莉的下落。

第十八章

“我们出发到底比斯。”帕札尔对北风说。

驴子听到这个消息很是高兴，但是书记官看到他们的行李时，却忧心忡忡地问：“你要离开很久吗？ ”“ 不知道。”

“必要的时候，我怎么联络你？ ”

“先把文件放着等我回来再说。”

“可是…… ”

亚洛终究觉得不妥，但帕札尔只劝了他一句：“准时一点，别老是让女儿等那么久。”

凯姆住在军械库附近一栋三层楼的建筑里，里面大概有十来间二到三厅的公寓。

帕札尔特地挑了他休假的时间，希望能在住处找到他。开门的是眼神呆滞的狒狒。

客厅里放满了刀子、长枪和投弹器。凯姆正在修理一把弓。

见到法官，他极为诧异。

“你怎么来了？ ”

“你的行李准备好了吗？”帕札尔反问道。

“不是取消行程了吗？ ”

“我改变心意了。”

“悉听吩咐。”他还是只有这句老话。

投弹器、长枪、匕首、大头棒、短粗木棍、斧头、四方木盾……苏提在这三天之中，把这些武器耍弄得灵活自如。他的表现纯熟自信，完全没有新兵的生涩，使得那几个负责将新兵编列入队的军官、都对他另眼相看。

测验期结束时，报名入伍的人全都集合在孟斐斯主要营区的大中庭。一旁的马厩中，一栏一栏的马匹颇有兴味地看着这一大群人，庭子中央有一个巨大的蓄水池。

苏提参观过马厩，里头的地面上铺了卵石，还有一道道排放污水的水沟。骑兵与战车士兵都在此照料他们的爱马，这些马吃得好，又干净、并受到悉心照顾，享受着最好的生活。此外，苏提对于建在一长排树荫下的营房、也留下不错的印象。

可是他还是非常厌恶纪律。二天来，上级的命令和小兵的叫嚣已经将他的冒险经历制式化了。

新兵入伍的仪式遵循着确切的规定。有一名士兵会向志愿者说明加入军队以后的种冲好处，企图说服他们，而主要的好处包括安全、受人敬重、退役福利优厚等等。旗手会高举着几个为阿蒙神、拉神、普塔赫神与塞托神效命的重要军团的旗帜。

有一名皇家书记官负责登记入伍新兵的名字。他身后堆的全是装满了食物的篮筐，因为今晚将军们特别为新兵准备厂一顿丰盛的晚餐，有中肉、鸡鸭、蔬果等美食。

“以后有好日子过了。”苏提的一个同伴小声地说。

“我可没有。”苏提没好声气地回他。

“你要放弃？ ”

“我宁愿选择自由。”

“你疯了！队长说你是我们这个梯次得分最高的，可能马上就能得到一个好职务了。”同伴对他的决定真是大惑不解。

“我想要的是冒险经验，不是要被编入军队。”苏提的去意已决。

“我要是你，我会再考虑一下。”

他们两人争辩之际，有一名宫廷使者带着一副卷轴快步通过大中庭。他将文件交给皇家书记官。书记官看后，站起身来下了几个

简单的命令。不到一分钟，营区的大门全都关上了。
志愿者纷纷交头接耳。
“安静！”军官大喊了一声，并开始解释安抚，“我们刚刚收到上级的指示。
依据法老的旨意，你们全部应招入伍。一部分人将前往外省营区，另一部分人明天出发到亚洲。“ ”不是紧急情况就是战争。“苏提的同伴说。
“我才不在乎。”
“别傻了。你如果溜走，可就成了逃兵了。”
同伴的这句话起了作用。苏提评估了一下自己逃到墙边、消失在附近巷道内的机率：等于零。这里可不是书记官学校，而是布满了弓箭手和长枪手的军营埃这群强制入伍的新兵一个一个地走过皇家书记官面前。书记官也和其他军人一样，脸上带着一种皮笑肉不笑的表情。“苏提……成绩极佳。分派：亚洲军团。你将担任战车尉身边的弓箭手。
明天天一亮就出发。下一个。“苏提看见他把自己的名字刻在一面书板上。如今想逃也不可能了，除非他打算一辈子躲在国外，不再见埃及和帕札尔。看来他注定要成为英雄。
“我会在亚舍将军的麾下吗？ ”
书记官怒瞪着他说：“我说了：下一个。”
苏提分配到了一件衬衫、一件内长衣、一件外套、一个护胸甲、一个皮制护腔、一顶头盔、一柄双头斧，以及一把以金合欢木制成、中心部位很厚的弓。这把弓高一百六十公分，张弓不易，若

以直线射出，射程六十公尺，若以抛物线方式射出，则可达一百八十公尺。

“晚餐呢？ ”

“这里有面包、半公斤肉干、油和无花果。”后勤军官回答说，“吃吧，要水的话，水池里有，吃完就去睡觉。明天，你就得吃尘土了。”

南行的船上，旅客谈论的都是拉美西斯大帝的圣旨。根据不少传令官大量散布的消息说，法老下令清洗所有的神庙、统计所有的国有宝藏、盘点谷仓与公有仓库的存量、将祭神的牲礼加倍并准备远征亚洲。

但谣言却夸张了事实，传说有大灾难将至、城市里有武装暴动、外省有乱民造反，还说赫梯人马上就要入侵了。帕札尔身为法官，自然有责任维护公共秩序。

“留在孟斐斯会不会好一点？”凯姆问道。

“我们不会离开太久的。村长一定会告诉我们，意外死亡的两名退役军人已经制成木乃伊，而且下葬了。”帕札尔对这一点胸有成竹。

“你倒是很悲观。”

“五人坠落死亡：这是官方记录的事实。”

“但你不相信。”

“你呢？”帕札尔反问道，希望能多得到一点意见与支援。

“有什么要紧的？只要一开战，我就会被征召了。”

帕札尔对谣言依然存疑，便反驳他开战的说法，“拉美西斯一向鼓

吹和赫梯人与亚洲各国和平相处。”

“可是他们却会不断地侵犯埃及。”

“我们的军力那么强大，又何必担心？ ”

“那为什么这次决定出征，又有这么多奇怪的措施？ ”

“我也觉得困惑。”凯姆这么一问，倒把帕札尔问住了，他想了一个比较可能的原因：“也许是国内的安全问题吧。”

“埃及国富民安，国王又受子民爱戴，国内人人不愁吃穿，也没有盗贼横行。

没有什么动乱的迹象埃“ ”你说的对，不过法老的感觉似乎有点不同。“

风打在他们脸上，力量有点强劲，因此降下船帆，只靠着水波前进。这个时候的尼罗河面上，还有数十艘船南北往来，迫使船长与船员必须时时保持警觉。

到了孟斐斯以南大约一百公里处，有一艘河警的快艇驶到船边，命令船长减速。

随后，一名警察攀住缆绳跳上了甲板。

“旅客中有一位帕札尔法官吗？ ”

“我就是。”帕札尔站了出来。

“我必须带你回孟斐斯。”

“为什么？ ”

“有人控告你。”

苏提是最后一个起床、穿着完毕的人。营监还推了他一把，好让他动作快一点。

他昨晚梦见了莎芭布，梦见了她的爱抚与她的热吻。她给了他意想不到的欢愉，他决定不久便要再度探访。

在其他新兵羡慕眼光的注视下，苏提登上一辆两轮战车。

点名叫他的战车尉约四十岁，全身肌肉发达。

“站好了，孩子。”他用低沉的声音提醒道。

苏提还来不及把左手腕伸人扣带中，战车尉便催马往前冲了。他们的车最先离开营区，往北奔驰。

“你打过仗吗，小子？”战车尉先开口问道。

“对抗书记官的仗。”

“你杀了他们？”战车尉不懂他的意思，疑惑地问。

“应该没有。”苏提也不很确定。

“别失望，我会给你更好的机会。”

“我们去哪儿？ ”“ 追击敌人，我们还是前锋哪！”战车尉意气风发地表示，“我们要穿越三角洲，沿着海岸定，要把叙利亚人和赫梯人打得落花流水。我觉得这份圣旨是对的，我已经好久没有把这些野蛮人踩在脚底下了。”

“你不慢一点吗？”苏提在全速前进的战车上惊疑不定。

“一个好的弓箭手，就算在最不利的情况下还是可以命中目标的。”

“我要是没有射中呢？ ”

“我会把你手上固定用的扣带切断，让你下去吃士。”

“你好严厉。”苏提不敢置信地说。

“亚洲十场战役、五处伤口、比一般英勇战士多两倍的报酬、拉

美西斯国王多次亲自嘉勉，你说如何？”战车尉数说着自己的辉煌历史。

“一点错都不能犯？ ”

“你不成功，便成仁。”

想成为英雄要比预想的困难得多了。苏提深深叹了口气，张满弓，不再想着飞奔的战车、一路的颠簸、崎岖的道路。

“前面远方的树，射!”战车尉一声令下，箭往天空飞射而去，画出一条优美的弧线，命中那棵金合欢树干时，战车正好从树下呼啸而过。

“干得好，小子!”苏提却长叹一声，问道:“你已经踢掉多少个弓箭手了？ ”

“我早就不数了。我最怕的就是那些半吊子。今晚我请你喝一杯。”

“在营帐里？ ”

“军官和助手可以上酒馆。”战车尉笑着说。

“那么……女人呢？”对女人，苏提可真是念念不忘。

战车尉往他背上重重打了一下，笑说:“你真是天生的军人！喝过酒，我们就好好去风流一下”苏提高兴地亲了亲他的弓，老天真是眷顾他。

帕札尔确实低估了敌人反击的能力。他们一方面阻止他离开孟斐斯，前往底比斯调查，另一方面又想到剥夺他法官的身份，让他从此不能再插手。看来，他一直想揭开的真相，确实事关谋杀，而且不只一宗。

可惜，太迟了。他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莎芭布听从警察总长的

唆使，告发他行为不检点。全体法官都将同声谴责他荒唐的生活习性，认为他不再适任凯姆进到了办公室，头低低的。

“找到苏提了吗？”帕札尔紧张地问。

“他被招募进亚洲军团了。”

“他走了？ ”

“他现在是战车弓箭手。”

“能证明我清白的惟一证人也找不到了。”帕札尔向泄了气的气球。

“我可以代替他。”

凯姆虽然自告奋勇，帕札尔却不能让他冒这个险。“不行，凯姆。他们一定会发现那天你根本不在莎芭布那里，那么你就犯了伪证罪了。”

“我不能眼睁睁看你被毁谤。”

“我不该去追根究底的。”帕札尔有点懊悔地说。

“如果连法官都不能表明事实，那么人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凯姆的悲愤实在令人心碎。

“我不会放弃的，凯姆。但是我没有任何证据。”

“他们就是要你闭嘴。”

“我不会顺从的。”

“我，还有狒狒，都会站在你这边。”

两人不由得激动地拥抱在一起。

帕札尔法官回孟斐斯的第三天，案子在皇宫前的木造门殿开庭。程序发展如此快速，主要是由于被告的身份特殊：只要法官有违

法的嫌疑，就必须立刻审理。

帕札尔并不指望门殿长老会赦免他，但是当他见到陪审团的成员时，对于阴谋怖线之广，不得不感到震惊。成员包括运输商戴尼斯、他的妻子妮诺法、警察总长孟莫西、一名皇家书记官与一名普塔赫神庙的祭司，大部分都是与他对立的人。如果书记官与祭司保持沉默的话，那么局面更是一面倒了。

理了光头、穿着一件前交叉式的缠腰布的门殿长老，脸色阴沉地坐在法庭最深处。

他的脚下有一段约半米长的无花果木块，代表玛特神的出席。陪审团站在他的左手边，右手边则是一名书记官。帕札尔的身后有一群看热闹的民众。

“你就是帕札尔法官？”门殿长老问。

“在孟斐斯任职。”

“你的部属之中有一个叫做亚洛的书记官？ ”

“是的。”

“传原告。”

帕札尔暗暗心惊，亚洛和莎芭布：多么不可思议的组合！背叛他的竟是他最亲密的工作伙伴。

可是出庭的并不是莎芭布，而是一个矮小的棕发女人，她体型肥胖，面目可憎。

“你是书记官亚洛的妻子？ ”

“我是。”她用一种尖锐粗鄙的声音回答道。

“你宣誓后，说出你控告的原因。”

“我丈夫喜欢喝酒，而且喝得很凶，尤其是晚上。一个礼拜以来，他老是在女儿面前骂我、打我。我可爱的女儿吓死了。我身上有被他打的伤痕，我还有医生的验伤单。”

女人唠唠叨叨诉说着被丈夫凌虐的经过。

“你认识帕札尔法官吗？”门殿长老问道。

“只是听过。”

“你想要求庭上怎么做？ ”

“我要法庭判我丈夫还有负责他品行的雇主的罪。我还要两件新衣、十袋谷子和五只烤鹅。如果亚洛再打我的话，我就要双倍的赔偿。”

帕札尔听了她的指控，极为吃惊。

“传主要被告。”

亚洛十分窘迫地出庭了，愁眉苦脸的表情使得酒糟鼻更为醒目。他笨拙地为自己辩护。

“是我太太惹我的，她不做饭。我打她是不得已的，是为了表达气愤。你们要体谅我，替帕札尔法官工作是很辛苦的，时间一点弹性都没有，文件又多得不得了，实在需要再找一个书记官来帮忙。”

“要抗议吗，粕札尔法官？”门殿长老转向帕札尔问道。

帕札尔便为自己辩解道:“他这些说词并不正确。我们的确有很多工作，但我也很尊重书记官亚洛的性格，体谅他家里的问题，所以让他能弹性上下班。”

“有人可以替你作证吗？ ”

“区里的居民应该可以吧。”帕札尔回答道。

门殿长老于是问亚洛:“我们要不要传他们出庭?你承认帕札尔法官的话吗? ”

“不，不用……可是也不完全是我的错。”亚洛自知理亏，却又不甘心认错。

“帕札尔法官，你知道你的书记官打妻子的事吗? ”

“不知道。”

“你必须对你手下的品行负责。”

“我承认。”

“你没有查证亚洛的品德行为，这是你的疏失。”

“我是没有时间。”

“疏失才是惟一正确的用词。”门殿长老不接受任何借口，严厉指责道。

门殿长老先让帕札尔退下，听候吩咐，随后问原告与被告是否还有话说。只有亚洛的妻子心绪激动地不断重复她的指控。

陪审团于是讨论了起来。

帕札尔突然觉得想笑。他竟然为了一件家庭纠纷被惩罚，岂非不可思议?亚洛的软弱和他妻子的愚蠢，设下了令人意想不到的陷阱，这正好顺了对手的意。法庭将会遵守司法程序，将帕札尔贬得远远的，让他再也无任何凭恃的力量。

不到一个小时的商议，陪审团便得出了结果。

门殿长老用他一贯的低沉声音宣布:“陪审团一致通过，书记官亚洛对妻子的行为确有不当，宣判有罪，他必须给予被告所要求的

一切，并罚杖打三十板。若再犯，妻子得以立刻与其离婚。被告服不服？”

能够如此顺利了事，亚洛高兴地二话不说便趴了下来，准备服刑。埃及法律对于向妻子施虐的暴徒，一向是不假宽贷的。打完后，亚洛哭哭啼啼地呻吟着，由一名警察带到区里的医务室诊疗。

“陪审团一致通过，”门殿长老继续宣布，“帕扎尔法官宣判无罪。本庭建议他不要辞退原来的书记官，给他一次改过的机会。”

孟莫西只跟帕札尔点了点头，便匆匆忙忙到另一个法庭担任陪审员了，这次审理的是偷窃案。戴尼斯和妻子则同来向他道喜。

“莫名其妙的指控。”妮诺法夫人愤愤地说，她身上那袭彩色长袍再度招来了全市市民的窃窃私语。

“无论哪个法庭都会判你无罪的。”戴尼斯语带夸张地说：“我们孟斐斯正需要像你这样的法官。”

“没有错。”妮诺法也附和道，“只有在乎和公正的社会，商业才有前途。你的坚定意志让我们印象非常深刻，我丈夫和我都很欣赏有勇气的人。以后我们在生意上如果有什么法律问题，一定会向你请教的。”

第十九章

经过一段快速而平静的航程之后，载着帕札尔法官、北风、勇士、凯姆、狒狒警察和其他几名旅客的船，终于接近底比斯了。每个人都静静地看着这个城市。

河的左岸矗立着卡纳克与卢克索两座美轮美奂的神庙。高墙挡住了世俗窥探的眼光，墙内有几位男女信徒正在诚心膜拜，求神留

在人间。有好几条小径通往神庙入口处的塔门，路旁种满了金合欢和程柳。

这回船只没有再受到河警拦截。帕札尔满心欢喜地回到了故乡。自从他离开之后，他不仅接受了各种考验、经历了备种磨练，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体会到了爱情。

奈菲莉无时无刻不在他的心里。他没有食欲，也越来越无法集中精神，夜里他也会睁着眼睛，希望能突然看见她在漆黑中乍现。老是失魂落魄的他，仿佛有一种空虚感啃蚀着他的心，整个人渐渐消沉了下去。只有他心爱的女人能治好他的病，但是她看得出他的病因吗？再也没有任何神抵或祭司能重新赋予他生命的乐趣，没有任何形式的成功能驱散他的痛苦，也没有任何书籍能安抚他的心灵，而底比斯，奈菲莉所在的地方，是他最后的希望。

帕札尔对自己的侦查再也没有信心了。他已经觉醒，知道这个阴谋计划得完美无缺。

无论他再如何怀疑，也永远找不到真相。就在离开孟斐斯之前，他得知了卫士长的木乃伊下葬的消息。由于出使亚洲的亚舍将军归期不定，因此军方高层认为不必再将葬礼延期了。下葬的果真是那个退役军人？或者是另一具尸首？那个失踪的卫士长是否还活着，躲在某个地方呢？帕札尔将永远也解不开这个谜。

船在卢克索神庙前方不远处靠了岸。

“有人在监视我们。”凯姆注意到了，“在船尾的一个年轻人，他是最后一个上船的。”

“进城以后先到处乱走，看看他会不会跟着我们。”帕札尔吩咐道。

那个男人果真尾随着他们。

“是孟莫西吗？”凯姆问道。

“很可能。”

“要不要我去摆脱他？”帕札尔却制止他说：“我另有打算。”

帕札尔到了警察总局，局长十分肥胖，办公室里还堆满了水果和点心篮。

“你不是这个地区的人吧？”局长问他。

“我是，我是河西某个村子的人，前一阵子被调到孟斐斯，而且很荣幸能见到你们的首长孟莫西。”帕札尔故意这么说。

“你现在回到家乡了？”

“只待几天而已。”

“是休假还是有任务？”

“我现在在处理木材税（木材是埃及稀有的材料，因此价值不容忽视）。我的前任法官对于木材税的单据记录得不详尽，疑点很多。”

胖局长咽下几颗葡萄干后说：“孟斐斯会有燃料短缺的问题吗？”

“当然没有，那里的冬天很温暖，储备的木柴并没有用完。只不过我觉得轮流砍柴的工人的分配，好像不太公平：孟裴斯人太多，底比斯人很少。所以我想参考一下你这里各个村落的名单，以便找出其中的弊端。有些人不想去捡小树枝、荆棘和棕搁木纤维，也不想送这些木料到捡选与分发中心。我们也该插手管管了吧？”

“当然，当然。”

其实，孟莫西已经将帕札尔即将到访的事发文通知底比斯警局的

负责人了，并将他形容为可怕、激烈且好奇心旺盛的法官。可是这个胖局长见到的却不是那么令人忧心的人物，而是一个吹毛求疵、只注意微末枝节的法官。

“北部和南部木柴供应量的比较结果，是很有力的证据。”帕札尔继续说道，“在底比斯所锯的枯木并不符合规定，其中会不会牵涉什么非法交易？ ”

“有可能。”

“这是我调查的重点，请你到现场实地记录。”

“你请放心。”局长向他保证道。

胖局长接见负责跟踪帕札尔的年轻警员时，把稍早会晤的情形说了一遍。他们两人都有相同的看法：这个法官已经忘了他最初的动机，如今已陷入常轨之中了。

如此明智的处事态度免除了他们不少烦恼。

暗影吞噬者对狒狒和狗特别留意，他知道动物有多么灵敏，很容易就会察觉歹徒的犯罪意图。因此他只是远远地窥视着帕札尔和凯姆。另一个大概是孟莫西派来的警员，停止跟踪后，他的任务变得轻松多了。只要法官一接近目标，暗影吞噬者便不得不干涉，否则他只须暗中监视就好了。

命令十分明确，面他从来没有违抗过命令。若非逼不得已，他是不会轻取人命的。

卫士长的妻子之所以丧命，只能怪帕札尔太顽固了。

自从发生斯芬克斯的惨案后，这名退役军人就逃回河西的故乡来了。为国尽忠职守这么多年，总算能在此安享晚年。意外事件的

说法对他而言再恰当不过了。他这把年纪，何苦再去打一场没有胜算的仗呢？回到村子以后，他把烤炉修好，当起了面包师傅，颇受村民的好评。店里的女工用筛子将谷粒的杂质过滤之后，先放入石磨中磨碎，再置入石臼内，以一把长柄杵捣得细碎。这样就磨出了第一阶段的粗面粉，接下来还要过好几次筛，粉粒才会变细。然后加水让面粉变糊变稠，再加入酵母。接着，有一部分的人要用大口瓦盆揉面，其他的人则要将面团放到一块倾斜的石板上滴水。接下来就是面包师傅的工作了。他把一些比较简单的面包放在炭火上烤，至于复杂一点的则要放进烤炉。

烤面包的炉子是在三块直立的石板上方平放上另一块石板而成的，然后在平放的石板下烧火加热。此外面包师傅也会利用模子做出穿了洞的糕点，或者将面糊倒在石盘里，做成圆形大面包、椭圆形的面包或烘饼。有时候他也应孩子们的要求，在面包上画一只躺着的小牛，然后看着他们大口大口地咬得痛快。每逢丰收之神敏神的庆典，他还会烘烤一种外皮金黄、中心又白又软的阳具形状面包，供村民在遍地的金黄稻穗之间享用。

老师傅已经忘了打仗时的呐喊声和伤者的哀号，如今火焰的劈啪声听起来多么悦耳，热烘烘的面包又是多么柔软！从前的军旅生涯中，惟一存留下来的是他专制的性格。将烤盘放人炉内时，他会支开所有的妇人，只允许一名助手留下。这名助手是他的养子也是他将来的继承人，年约十五岁，长得高高壮壮。

这天早上，这孩子迟到了。老兵正恼怒之际，听到了坊内的石板地有脚步声响起。

他回转过身来喝斥道:“我要你…… ”见到来人,他连忙住嘴改问:

“你是谁? ”

“我来代你助手的班,他今天头痛。”来人回答道。

“你不是村子里的人。”

“我在另一家面包店工作,离这里大约半小时路程,是村长叫我来的。”

“帮我忙吧。”老兵不疑有他,立刻吩咐道。

由于烤炉很深,老兵必须把头和上半身探进去,才能在炉内摆满模子和面包。

这时助手要拉着他的大腿,万一出了什么意外,可以随时将他往后拉出。

老兵以为一切都很安全。可是就在今天。帕札尔法官就要到他的村子来了,他将会得知老兵的真正身份,并加以盘问。暗影吞噬者已无选择。于是他抓住老兵两脚脚跟,用力一托高,便将老兵整个人推进了烤炉。

村口一个人也没有。没有女人站在自家门口,没有男人在树下睡觉,也没有小孩在玩木娃娃。帕札尔知道一定发生了不寻常的事,他要凯姆先不要动。狒狒和狗则四处张望。

帕札尔很快地走过矮房林立的大街。

所有的居民都围在炉灶边,一边尖叫、一边推挤、一边求神保佑。有一名青少年不断地解释说,他正要出门到面包店帮他的养父时,被人给打昏。他为这起可怕的意外事件感到自责,涕泗纵横。

帕札尔挤进人群中,问道:“发生什么事了? ”

“我们的面包师傅刚刚死了，而且死得很惨。”村长解释道，“他一定是滑了一破，才会跌进炉子里去的，通常，他的助手会拉佳他的脚，就是要避免类似的意外发生。”

“他是不是从孟斐斯回来的退役军人？”帕札尔已经有了不祥的预感。

“是埃”

“这起......意外有目击者吗？”

“没有，你为什么问这些问题？”

“我是帕札尔法官，我是来讯问这次的牺牲者的。”

“为了什么事？”

“没什么。”

突然有一名妇人歇斯底里地抓住帕札尔的左臂，“他是被夜魔杀死的，因为他答应要把面包，把我们的面包，送去给哈图莎，给那个异族的回教女人。”

帕札尔不发一语，只是轻轻把她的手拿开。女人继续说道：“既然你是执法的人，那么就替我们的面包师傅报仇，抓住这个恶魔。”

帕札尔和凯姆到了乡野间的一口井旁用餐。狒狒很优雅地剥着甜洋葱的皮，他已经渐渐能接受这个法官，不再抱着怀疑的态度了。勇士心满意足地吃着新鲜面包和黄瓜，而北风则一口一口嚼着苜蓿。

帕札尔心情仍未平复，将装水的羊皮袋紧紧抱在怀中说：“一起意外，五个人牺牲！

凯姆，军方根本在说谎。那份报告是假造的。“ ”只是行政上的过

失。“

“这是谋杀，又一次的谋杀。”帕札尔斩钉截铁地说。

“我们没有证据。面包师傅的死是意外，事实很明显埃”帕札尔无法接受这种说法，也无法掩饰内心的激动。“杀手知道我们抵达了村子，所以比我们先一步找到这名军人。

不会有其他人知道这第四个老兵的下落，也不会有其他人会插手管这件事。“ ”不要再查了。你已经揭发军方清算的内幕了。“凯姆好意地劝他。

“如果司法就此放弃，那么统治的将不再是法老，而是暴力。”

“你的生命难道不比法律重要？ ”

“是的，凯姆。”

“你真是我所见过的最有毅力的人了。”

但凯姆错了！帕札尔就无法将奈菲莉赶出脑海，即使在这种人命关天的时刻也一样。

经过了这件事，证明他的怀疑确实并非空穴来风，他理应更加专心进行调查。

然而爱情却像强烈的南风，把他的决心都给吹走了。他站起来，靠在并边，闭上了双眼。

“你不舒服吗？”凯姆问。

“一会儿就好了。”

“第四个老兵还活着，第五个会不会也是呢？”凯姆灵光乍现说道。

“要是能询问他，一切谜底就能揭晓了。”

“他住的村子应该也不远。”

“我们不去。”

凯姆微笑着说：“你终于恢复理智了！”

“我们不去，因为有人跟踪我们，而且动作比我们快。面包师傅就是因为我们来才死的。如果第五个老兵的确还活着，我们又如此贸然去找他，必然也会将他害死。”

“你有什么打算？ ”

“还不知道。现在先回底比斯吧。跟踪的人会以为我们已经远离线索了。”

帕札尔要求调阅前一年度的木材税报表。脖局长翻开‘厂档案，一边喝着角豆果汁一边心想:这个小法官可真是一点头脑也没有。趁着帕札尔查阅成堆的账簿时，局长写了一封信给孟莫西，请他放心，这个法官不会惹出什么事来的。

虽然警局帮帕札尔安排了一间舒适的房间，但他却——夜辗转难眠。他一心想再见奈菲莉，却又得继续追查案情。想见她，可是她无动于衷，想继续调查，案子却又陷入胶着，究竟该如何是好？

眼看主人心神不宁，勇士也难过地接着他，希望将身上的热度传送给他，让他更有精力。帕札尔爱怜地摸摸勇士，想起了以前在尼罗河边散步溜狗的日子，当时的他是那么无忧无虑，原以为自己就要这么平静地在村子里度过一生，默默地迎接春去冬来。

然而命运的转变竟是如此残酷，令人不可逆料。现在只要放弃那些疯狂的梦、放弃奈菲莉、放弃事实真相，不就能再回到过去宁谧的生活了吗？但自欺是没有用的。奈菲莉将会是他这一生惟一

的爱。

黎明为他带来了一线希望。有一个人能帮他。于是他出发前往底比斯的河堤边，这里每天都有一个大市常食物卸下船之后，一些小商家便立刻摆上货摊贩买。这一带有许多大大小小的露天铺子，卖着各式各样的食品、布料、衣服和各种物品。

一个灯心草棚底下，有几名船员在喝啤酒，同时色迷迷地看着那些询问货品的美丽女子。一旁，一名渔夫坐在芦苇编成的鱼篓前，用尼罗河鲈换了一小瓶香脂；一名糕饼商拿点心换了一条项链和一双凉鞋，还有香料商以蚕豆换取扫帚。每次的交易，买卖双方总是在言词激辩、讨价还价之后才达成协议。假使对商品的衡量有争议的话，便一起到书记官那里借秤子解决。

帕札尔终于看见他了。不出他所料，卡尼果然在市场里卖鹰嘴豆、黄瓜和大蒜。

狒狒突然出其不意地猛力拉扯皮带，向一个谁也没注意到的小偷扑了过去。这个人渝了两大棵沙拉，正打算溜走，就被狒狒一口给咬住了大腿。他痛得大喊了一声，奋力想挣脱这只庞然巨物，但没有成功。凯姆趁着拂拂尚未撕咬下他腿上的肉，赶紧出声制止，并将他交给了两名警员。

“你真是我的守护者。”菜农感激地说。

“卡尼，我需要你帮个忙。”

“再两个小时就可以卖完了。我带你到我家去。”

卡尼在菜园的边缘种了一些矢车菊、曼德拉草和菊花。他利用排列得整整齐齐的花坛划分出一小块一小块的土地，每一块土地各

种着一种蔬菜，还有蚕豆、鹰嘴豆、滨豆、黄瓜、洋葱、大蒜、沙拉、胡芦巴。菜园子后方，有一个棕搁树林是防风用的；左侧则有一片葡萄园和果园。卡尼的作物收成后主要都送到神庙去，剩下的才运到市场上卖。

“生活过得还好吗？”

“工作还是一样多,不过我多赚了一点。神庙的总管对我很满意。”

“你也种了药草吗？”

“跟我来。”

卡尼让帕札尔参观了他最引以为傲的成果。一块方地，种了各类药草和药剂配方所需的草本植物，千屈菜、芥末、小白菊、除蚤薄荷、洋甘菊只不过是其中几种而已。

“你知道奈菲莉现在住在底比斯吗？”

“你弄错了，法官。她在孟斯担任很重要的职务。”

“奈巴蒙把她赶走了。”

卡尼的眼神变得异常激动，“他竟敢……这只鳄鱼竟敢这么做！”

“奈菲莉已经不是官方医生切体的一员，也不能再使用大实验室了。她只能在小村庄看病，严重的患者必须送到符合资格的医生那儿去。”

卡尼气得直跺脚：“太不要脸，太不公平了！”

“我们帮帮她吧。”

卡尼不解地看着帕札尔说：“怎么帮？”

“如果你能供应她一些稀有珍贵的药用植物，她就能自己配出药方治疗病人了。

我们可以一起努力重建她的声誉。“ ”她在哪里？“

“我不知道。”

“我会找到她的。”卡尼有信心地说，接着又问，“这就是你要我帮忙的事吗？ ”

“不是。”

“那么你说吧。”

“我在找一名守护斯芬克斯的退役军人。他已经回到河西老家，准备安享晚年了。

但是他躲起来了。“ ”为什么？“

“因为他知道某个秘密。他要是告诉我，他就可能会死。他有一个同伴退休后当了面包师傅，我本来要去找他谈的，结果他也不幸牺牲了。”

“你要我怎么做？ ”

“帮我找到他。然后，我会非常小心地再找机会出面。有人在跟踪我，要是我亲自调查的话，我还没机会跟他说话，他就会没命了。”

卡尼大惊失色：“被谋杀！”

帕札尔语气变得沉重而严肃：“我不能瞒你，现在的情形的确很严重，也很危险。”

“你是法官，难道……”

“我没有证据，而且军方已经把我想查的事结案了。”

“如果是你弄错了呢？ ”

“假设这个老兵还活着，只要让我听听他的证词，一切就都明朗

化了。”
“河西的各个村镇我都很熟，没问题的。”
见卡尼拍着胸脯保证，帕札尔有点不安。“卡尼，这是很冒险的，因为随时会有人不计一切地杀人。”
“这次就让我帮忙吧，法官。”
每个周末，戴尼斯都会宴请宾客，以答谢他所属运输船的船长和几名高阶官员，这些官员在签发运输、装货与卸货等许可时，大都相当干脆爽快。来宾对主人家里偌大的花园、水池和关着热带鸟类的鸟笼，都赞不绝口。戴尼斯穿梭在人群中，跟这个话话家常，对那个说几句赞美的话、问问家人的近况等等。而妮诺法夫人则像只美丽的孔雀到处熔耀着。
这一晚的气氛稍微凝重了一点。拉美西斯大帝的圣旨使得高层领导阶级人心惶惶，彼此互相怀疑对方知道某些秘密信息，不愿透露。戴尼斯和两名同僚正在谈话，他已经买了他们的船只，打算并购该公司。忽然间，他见到了一位稀客：化学家谢奇，便上前和他打招呼。谢奇绝大部分的时间都待在皇宫中最隐秘的实验室内，极少与贵族来往。
他身材极为矮小，虽然面貌阴沉而令人厌恶，但据说能力极强，也很谦虚。
“亲爱的朋友，你的莅临真使得寒舍蓬革生辉呀！”
谢奇只微微一笑。戴尼斯接着又问：“你最近的实验进行得如何？要守口如瓶，这是当然的，可是全城的人都在谈论呢！你应该已经研究出一种特殊合金，可以制造出任何外力都无法损坏的剑和

长枪了吧。”
谢奇疑惑地摇摇头。戴尼斯还是不停口：“军中机密，没错！加油了。看看我们即将面临的…… ”“ 说清楚一点。” 其中一位宾客要求道。
“法老的圣旨说了，打一场漂亮的胜仗！拉美西斯国王想打垮赫梯人，摆脱亚洲那些有反叛意图的小国。” 戴尼斯向大伙儿解释。
“拉美西斯一向爱好和平的。” 一名商船船长反驳道。
“官话是一回事，实际行动又是另外一回事。”
“这可糟了。”
“怎么会呢？埃及谁也不伯，什么也不怕，不是吗？ ”
“不是有谣传说这份圣旨透露出国王的权力变弱了吗？ ”
戴尼斯大笑起来：“拉美西斯是最强大的，永远都是！别把一个小小的意外就说成了大灾难。”
“还是应该确保仓库里有足够的存粮才是…… ” 妮诺法夫人插嘴说：“一切程序都很清楚，准备征收新税与税法改革。”
“因为需要钱购买新武器。” 戴尼斯加油添醋地说，“如果谢奇愿意的话，跟我们说说法老到底有什么打算吧。”
众人的眼光全部集中到谢奇身上。他仍然不发一言。交际手腕灵巧的妮诺法夫人为了转移注意力，便领着宾客到一个小亭子里去，那里已经准备了清凉的水果和饮料。
警察总长孟莫西抓着戴尼斯的手，把他拉到一边。“你那些法律上的问题都解决了吧？ ”
“帕札尔没有再追究，他比我想象得要明理多了。年轻法官难免

有野心，这也是值得称许的呀，不是吗？我们有现在的成就以前，也都经历过他这个阶段。”

孟莫西却不以为然。“他整个人的性格…… ”“ 会慢慢改善的。”

“你倒是很乐观。”

“我是实际。帕札尔是个好法官。”

“他廉洁吗？你觉得。”孟莫西想了一下，问道。

“他廉洁、聪明，而且懂得尊敬守法的人。多亏有他这样的人，商业才能繁荣，国家也才能安定。我们还能奢求什么呢？朋友，相信我，要帮助帕札尔。”

“宝贵的意见。”孟莫西撇了撇嘴说。

“有他在，就不会有贪污舞弊的现象。”

“这点倒是不能忽视。”

“你还是觉得迟疑。”

“他的积极让我有点害怕，他好橡不太会拿捏分寸。”孟莫西坦承道。

“因为他年轻，缺乏经验。”戴尼斯为帕札尔解释道，并问，“门殿长老怎么说？ ”

“他的想法跟你一样。”

“你等着看吧。”

底比斯方面快递给警察总长的消息，与戴尼斯的评价不谋而合。孟莫西这阵子是杞人忧天了。帕札尔不也处理了木材税和纳税人诚信上的问题了吗？ 也许他不该这么快就惊动首相的。不过小心一点总是好的，不是吗？

第二十章

带着北风和勇士到乡间散步，查阅警局的档案，确实建立木材税纳税人的名册，视察实际登录的村落，与村镇长和领主面谈行政管理问题……帕札尔在底比斯这几天就是这么度过的、最后他又去拜访了卡尼。

看到卡尼低着头工作的样子，帕札尔就知道他既没有找到奈菲莉，也没有找到第五个老兵。

又过了一个星期。孟莫西手下的人仍然按时回报法官一成不变的活动，凯姆也天天到市场抓小偷。他们也该回孟斐斯去了。

帕札尔穿过棕搁树林，沿着灌溉渠旁的一条小土堤走，然后走下阶梯到卡尼的园子里去。当太阳开始西斜，卡尼就得来照顾这些需要费心费力照料的药草。他每天晚上浇了水以后，就睡在园子旁一间简陋的小屋里。

园子里似乎没有人。帕札尔很惊讶地绕了一圈，又打开小屋的门看看：空的。

他索性坐到一面矮墙上欣赏夕阳余辉。稍晚，圆圆的满月照得河面银光闪闪。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了，他心里也越来越忧虑。卡尼也许发现了第五名老兵，也许他也被跟踪，也许……帕札尔真后悔把卡尼拖进这个他们根本无法掌握的案子里来。万一卡尼真的遇到什么不幸，罪魁祸首就是他。

尽管夜凉如水，帕札尔仍旧一动也不动。他耐心地等到天破晓时，心里明白卡尼是回不来了。他咬着牙、全身发抖，只恨自己为什么这么浮躁。

这时候，有一艘小船划过了水面。帕札尔急忙站起来，朝河岸跑去，兴奋地叫道：“卡尼！”

卡尼靠岸之后，把小船系在一根短木桩上，才慢慢地爬上斜坡。

“你怎么这时候才回来？”帕札尔焦急地问。

“你在发抖？”卡尼反问他。

“有点冷。”

“春天的风很容易让人生玻我们进屋去吧。”

卡尼坐在一段木头上，背紧贴着一堆木板，帕札尔则坐在工具箱上面。

“老兵呢？”

“没有线索。”

“遇到什么危险了吗？”

“完全没有。我到处搜购稀有的植物，顺便跟一些老朋友探听消息。”

帕札尔忍不住问：“奈菲莉呢？”说话时，甚至能感到嘴唇的滚烫。

“我没见到她，不过我知道她住在哪里。”

谢奇的实验室共有三大间房，位于一个附属兵营的地下。住在这个营区里的，都是一些被分派从事土方工程的二等兵。大家都以为谢奇的工作地点在皇宫内，其实他真正的研究工作都是在这个隐秘的地点进行的。表面上，好像没有特别的警戒，然而只要一有人接近建筑物深处通往地下间的楼梯，便会立刻受到拦阻与严密的盘查。

谢奇被皇家技术部门征调入宫乃是因为他在材料力学方面卓越的

学识。以制造铜器起家的他，不断改良生铜的加工过程，为石匠们制造出更精良的凿子。

由于研究成果丰硕，加上他工作态度认真，官位因而节节高升。

最后当他发明了坚固耐用无比的工具，为拉美西斯大帝在底比斯河西地区所兴建的“万年庙”（此指拉美西斯二世的阴庙“拉美塞姆”，建于底比斯的河西地区，功能在于让法老到了另一世，依然能统治“万年”）切割出无数完美的石块时，他的名声也因此传到了国王的耳中。

此时，谢奇叫来了三名主要的工作伙伴，他们都是年纪成熟、科学经验丰富的人。

地下室点了不会冒烟的灯火，只见谢奇慢慢地、小心翼翼地整理着他记录了最后计算结果的纸卷。

那三名技师耐着性子等，但有些不安。虽然谢奇平时并不多话，但是他如此沉默却也不是什么好兆头。他这么突然地命令他们前来，实在不像他一贯的作风。

这个留着黑色小胡子的矮小化学家背转身去问道：“是谁多嘴了？ ”

没有人回答。

“别让我再问一遍。”

“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其中一人问道。

“宴会席上，有一位要人提到了合金和新式武器。”

“不可能！别人胡说的。”

“我当时也在常是谁多嘴的？”三人还是默不作声。

“没有确实的证据，我不可能调查。不过就算外面流传的资讯并不正确，我却已经没有信心了。”

“你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你们被撤职了。”

奈菲莉选择的村子是底比斯地区最贫穷、最落后的。村子位于沙漠边缘，十分缺水，皮肤病的病例多得异常。不过，奈菲莉既不伤心也不气馁，虽然她的自由是以似锦的前程换来的，然而能脱离奈巴蒙的魔掌终究值得庆幸。她以手边仅有的资源，照料这些贫苦的人，虽然一个人住在乡下，也毫无怨言。如果有医护船要前往孟裴斯，她便顺道去看看老师布拉尼。布技尼了解她的个性，因此也就不费心说服她改变心意。

奈菲莉抵达村子的第二天，便医好丁这一带最重要的人物，他是一个填喂鹅的专家，有心律不齐的毛玻经过一番长时期的按摩并将脊椎关节复位之后，总算使得他康复了。

他坐在地上，身旁的矮桌上有几粒从水容器里掉出来的小面团。他紧紧抓住一只鹅的脖子，鹅奋力挣扎，但专家一点也不松手，然后一面热切地鼓励，一面慢慢将饲料团塞进鹅的喉咙。鹤的填喂过程就必须更专注了，因为这类美丽的鸟禽常常会偷吃饲料团。至于他所制造的鹅肝酱，更是享誉全区的。

治好了这第一个病人，奈菲莉立刻被村民奉为神明，成了村子的大英雄。农民会来请教她如何对抗农田与果园的天敌，主要都是蚱蜢和蟋蟀。不过，女医生却更急于对付另一个祸害，苍蝇和蚊子，因为她觉得村里不管大人小孩所患的皮肤感染，应该都是蚊

蝇作祟的缘故。而这里之所以蚊蝇滋生，乃是由于一滩已经三年没有排放的死水。奈菲莉请人将水排干，要求村民消毒家居环境，若有人被蚊子叮咬，她就帮他们涂抹黄鹂油或其他新鲜的油类。只有一个心脏衰竭的老人让她有点烦恼。如果情况继续恶化，就得送到底比斯的医院去。要是她手边有几种稀有的药草，就可以省去这些麻烦了。这一天，当她在病人床边照料时，有一个小男孩跑来告诉她说有个陌生人在打听她的事。

都到了这里了，奈巴蒙还不放过她！他还要替她安什么罪名？还要她落魄到什么地步呢？她要躲起来。村民不会说出去，那么御医长的使者就会离开了。

帕札尔感觉得到这些人在说谎，即使不说话，也看得出他们对奈菲莉这个名字并不陌生。这个村落十分封闭，房舍又遭受沙漠的威胁，因此居民对外来人总保持着戒心，放眼望去，大多数的屋门都关得紧紧的。

他正气恼地想走了算了，竟忽然看到一名女子朝满布着石子的小山丘走去。他兴奋地大喊："奈菲莉！"

奈菲莉听到有人叫她，又是惊讶又是怀疑，转过身来打算瞧个究竟。她认出是帕札尔，便往回走。

"帕札尔法官……你在这里做什么？"

"我想跟你谈谈。"

她的双眼饱含着灿烂的阳光。在乡下的这些日子使她的皮肤晒黑了。帕札尔想表白自己的情感，想传达自己对她的感觉，但是却怎么也开不了口。

“我们到这座山丘顶上去吧。”奈菲莉提议道。

别说是这座山顶，就算是到天的尽头、到海底深处、到地狱，他也会随着她去的。

能跟她并肩而行，在她身旁，听着她的声音，这已经是令帕札尔为之心醉的幸福了。

“布拉尼把一切都告诉我了。你想不想告奈巴蒙？”

“告也没有用。有太多医生的前途都靠他提拔，他们一定会向着他的。”奈菲莉认命地说。

“我可以以伪证罪起诉他们。”

“人数太多了，再说奈巴蒙也会想办法阻止你的。”

虽然春天的气候相当温和，帕札尔却直打哆嗦，忍不住还打了个喷嚏。

“感冒了吗？”奈菲莉关切地问。

“我昨晚在外面过夜，我在等卡尼。”帕札尔老实告诉她。

“那个菜农？”

“就是他找到你的。他现在住在底比斯，有自己的一片园子。你的运气来了，奈菲莉，因为他也种了一些药草，而且以后还会培植一些珍贵的品种。”

“你是说在这里开辟一间实验室？”奈菲莉简直不敢相信。

“有何不可？以你药学方面的常识绝对绰绰有余。你不但能够医治重症患者，还能重建你的声誉。”

帕札尔兴奋地勾勒着美好的远景，奈菲莉却只是淡淡地说：“我一点都不想打这场仗。我对目前的生活很满意。”

“不要浪费了你的天赋埃就算是为了病人吧。”

帕札尔又打了一个喷嚏。

“这么说来你是第一个暖？鼻炎会使骨头断裂、颅骨碎裂、脑汁流失，我可不能让你遭受这样的灾难。”

她露出善意的微笑，并无嘲讽之意，令帕札尔感到身心舒畅。

“你愿意接受卡尼的帮助吗？”

“他向来很固执。他决定的事，我反对又有什么用？我们还是先办正事吧，感冒可是很严重的。先灌点棕榈树汁到鼻孔里去，没有效的话，就改用母乳和芳香树胶。”

但是帕札尔的感冒症状不仅没有舒缓，反而更严重了。奈菲莉便带他回到住处，房子就在村子里，里边的陈设相当简朴。

由于帕札尔开始咳嗽,她便让他服用一种含砷的天然硫化物雄黄，一般人都称之为“使人心花怒放的药”。

“我们试试让病菌不再蔓延。你坐到那张席子上去，不要动。”

她下指令的声音还是跟眼神一样那么柔和。帕札尔倒是暗地里希望感冒症状持续越久越好，这样他就能一直待在这间小屋里了。

奈菲莉将雄黄、树脂和有消毒作用的叶子混合在一起捣，加热煮成糊状后，涂在一块她已事先放在帕札尔面前的石块上，然后再在石块上倒放一个底部打了洞的碗钵。

“这根芦苇拿着。”她对病人说，“从洞口放进去，然后呼吸，有时候用嘴巴，有时候用鼻子。这种烟熏疗法会让你舒服一点。”

就算没有效果，帕札尔也不会介意的，只不过这次真的有效了。鼻塞没有那么严重了，呼吸顺畅多了。

“不再打颤了吧？”

“觉得有点累。”

“这几天我建议你吃得丰盛一点，甚至最好油腻一点，多吃点红肉，食物上面也淋一点新鲜的油。休息休息当然是更好了。”

“我得放弃了。”帕札尔沮丧地说。

“你为什么到底比斯来？”奈菲莉仍觉得好奇。

他真想呐喊道：“因为你，奈菲莉，全都是因为你！”但是，话依旧梗在喉头。

帕札尔确信奈菲莉已经察觉了他的爱，除了耐心等着她给自己表白的机会以外，他实在不敢用这种也许会让她反感的疯狂激情，破坏了原有的平静。

“或许是一桩谋杀案，也或许不止。”

说完之后，帕札尔忽然觉得奈菲莉似乎因为这起与她无关的惨案而显得心绪不宁。

他不禁迟疑了，这件事连他自己都还不知道真相，他有权拖她下水吗？“奈菲莉，我绝对信任你，但是我不想拿我个人的问题来烦你。”

“你不是也该保密吗？”

“直到我下结论以前，的确是的。”

“谋杀案……这会是你的结论吗？”奈菲莉的声音有些颤抖。

“这是我心里的想法。”

“已经好多年没有发生过凶杀案了！”奈菲莉叹息着说。

“有五名负责守护大斯芬克斯的退役军人，在一次例行检查过程

中，不幸摔死了。
意外死亡：军方正式的记录上是这么写的。可是其中有一个人幸免于难，后来躲到河西的一个小村落里当面包师傅。我本来想询问他的，没想到这回他真的死了。
又一次意外。警察总长派人跟踪我，好像我调查这件案子有罪似的。我已经完全失去方向了，奈菲莉。算了，别把我说的话放在心上。“帕札尔一口气把事情的始末大概说了，可是又担心成了奈菲莉的负担。
“你想放弃吗？”
“我对于追查真相与正义，向来有一股热忱。如果放弃，就等于是自我毁灭。”
“我能帮上什么忙吗？”
帕札尔的眼中再度冒出炽热的火花。“假如我们偶尔可以谈谈，我会更有勇气的。”
“感冒可能引起一些后遗症，最好能密切注意，所以回来复诊是有必要的。”
第二十一章
在酒馆度过的这一夜让人身心畅快，却也疲累不堪。
除了美味的烤牛肉薄片、奶油茄子和吃不完的蛋糕之外，还有一位四十岁、艳丽动人的利比亚女人，她逃离自己的国家到这里来取悦埃及士兵。战车尉的确没有骗苏提，光是一个男人，对她而言是不够的。他原以为自己已经是男人中的男人了，结果也不得不投降，让他的长官接班。这个利比亚女人喜欢打趣说笑，艳火

撩人，采取的姿势也都是最令人意想不到的。
战车重新上路时，苏提才勉强睁开眼睛。
“孩子，要懂得放弃睡眠。”长官给他来一段机会教育，“别忘了，敌人总会趁你疲倦的时候展开攻势。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是前锋的前锋。第一场仗是非我们莫属了。你想当英雄，机会来了。”
苏提将弓紧紧楼在胸前。
战车沿着“王墙”（护卫着埃及东北边界所有防御工事的总称）前进。这一列固若金汤的边界堡垒，最初由中王国时期的君主建成，后来历任帝王又不断地加以巩固，而有了现今的风貌。由这面高大城墙连接起来的各项防御工事之间，都以发光信号互通讯息，贝都英人和其他的亚洲人根本无法跨越雷池一步。从地中海岸绵延至赫利奥波利斯的王墙，不仅有军队长期驻守，而且还有专门保卫边界的特种部队与海关人员加人防守的行列。每个进出埃及的入都必须呈报姓名与理由；商人也要注明商品性质并须缴税。警察会将来历不明的外国人驱逐出境，否则也会详细检查其证件，看他是不是已经由首都的移民官员正式核发签证之后，才会发给通行证。
就像法老在石碑上所刻写的：“通过边界的人，就是我的子民。”
战车尉向城堡的指挥官出示了证件。这座城堡的墙有两道斜面、墙高六公尺，四周护渠环绕。雉蝶上有弓箭手，主塔上则有哨兵。
“守备加强了。”战车尉观察了一下说道，“不过各个看起来都贪生怕死的模样。”
有十个武装的卫兵向战车这边围靠了过来。

“下车。”卫兵长命令道。

“你开什么玩笑？”

“你的证件不合规定。”

战车尉抓紧了缰绳，随时准备策马狂奔。所有的长枪与箭都对准了他。

“马上下车。”卫兵长又喝令了一声。

战车尉转身问苏提：“你觉得怎么样，小子？”

“将来还有更美好的仗要打呢。”于是他们跳下了车。

“你们少了王墙第一座小堡垒的通行章，折回去吧。”卫兵长解释道。

“我们已经迟了。”

“规定就是规定。”

“不能打个商量吗？”

“到我的办公室吧，不过别抱太大的希望。”

没过多久，便看见战车尉从办公室跑出来，冲向战车抓起缰绳，朝往亚洲的道路飞奔面去。

车轮吱吱嘎嘎辗过沙土路面，扬起了阵阵尘土。

“为什么这么急？我们现在都符合规定了埃”苏提莫名其妙地问道。

“可以这么说吧。我已经敲得很用力了，不过那个白痴可能很快就会醒来。像他这种顽固的人，怎么也讲不通。所以我就自己盖了章了。小子，在军队里，一定要懂得变通。”

一开始的几天倒是颇为平静。每天总是要赶很长的一段路，然后

照料马匹、检查装备、露宿野外，到了小镇上补给粮食的时候，战车尉都会和一名军队的信使或者秘密勤务的成员接头，所谓秘密勤务是专门负责为军队主力打前锋，探听行进路线的情况。

风突然转向了，变得凛冽刺骨。

“亚洲的春天通常很凉，穿上外套吧。”战车尉对苏提说。

“你好像有点担心。”

“危险渐渐逼近了。我的嗅觉很灵敏的，像狗一样。我们还剩多少粮食？”

“还有三天份的烘饼、肉丸、洋葱和水。”苏提看了一下答道。

“应该够了。”

说着说着，战车驶进了一个静悄悄的村子，大广场上，一个人都没有。苏提忽然感到全身一阵痉挛。

“不用担心，人也许都在田里。”长官安慰他说。

车子缓缓前进。战车尉紧抓着长矛，以锋利的眼神扫射四周，最后在一栋官邸前停了下来，这里是军方代表与翻译员的住处。还是空无一人。

“军方收不到报告，就会知道出了严重的事故。这狠明显是叛乱。”

“我们要留在这里吗？”

“我想应该继续往前赶，你觉得呢？”

“看情形。”苏提没头没脑地应道。

“什么情形呀，小子？”长官果然不懂。

“看看亚舍将军在哪里？”

“谁跟你提到他的？”

“他在孟斐斯很有名埃我想投效到他的麾下。”

战车尉听他这么一说，笑开怀道：“你的运气真好，我们就是去跟他会合的。”

“会不会是他撤走村民的？”

“绝对不是。”

“那么是谁？”

“是贝都英人（贝都英人和利比亚人从早期的王国时期开始。便是埃及的主要乱源。

古代埃及人称他们为“风沙游人”)。“战车尉咬牙切齿地说，”最卑鄙、最疯狂、最狡猾的人。掠夺、洗劫、强押人质，全都是他们的作风。如果不能消灭他们，他们马上会搞垮亚洲、埃及和红海间的半岛还有附近的省份。他们已经准备跟任何侵略者联手。我们有多爱女人，他们就有多蔑视她们，而且还唾弃所有的美丽事物与众神。我什么都不怕，就只怕这些人，这些胡须像一堆乱草、头上裹着布条、身穿长袍的人。小子，你要记得：他们全是些小人，随时会从你的背后偷袭的。“

“他们会杀了所有的居民吗？”

“很可能。”

“那么亚舍将军不就脱离了军队主力，被孤立起来了？”

“可能。”

苏提的黑色长发在风中飞舞着。即使他长得虎背熊腰，内心却不禁感到脆弱而无力。

他又问道：“将军和我们之间，有多少贝都英人？”

“十个、百个、千个……”

“十个，可以上。百个，要考虑。”苏提很认真地说。

“有一千个，小子。这样才是真英雄。你不会抛下我不管吧？”

战车尉鞭策了马匹再往前奔走，直到一个细谷入口处才停下来。细谷两旁崖壁高耸，谷底岩石上胡乱长着一丛丛的灌木，只空出了一条狭窄的通道。马儿直立了起来，仰天嘶鸣，战车尉连忙加以安抚。

“它们感觉到了前面有陷阱。”苏提不安地说。

“我也有预感，小子。贝都英人就躲在灌木丛中。他们会趁我们经过时，用斧头砍断马儿的脚，让我们跌落，然后割断我们的喉咙，切下我们的睾丸。”

苏提不禁打了个冷颤。“我觉得当英雄的代价未免太高了一点。”

“不过幸亏有你在，我们不会有危险的。你只要向每个灌木丛射箭，我再快马加鞭，就能安全通过了。”战车尉计划得信心十足。

“你有把握吗？”苏提还是不放心。

“你不信？想得太多不是好习惯。”

战车尉一拉缰，马儿也只好不情愿地冲入细谷内。苏提还来不及害怕，便一箭接着一箭地射向灌木丛，头两箭都扑了空，第三箭则射中了一个贝都英人的眼睛，只听他一声惨叫，从隐蔽处冲了出来。

“继续射，小子。”战车尉命令道。

苏提紧张得头发倒竖、血液逆流，只是下意识地左转右转忙着射箭，速度快得连他自己都不敢相信。而贝都英人也一一例下，有

的被射中腹部、有的是胸部、也有的是头。

到了细谷的出口时，许许多多石头和荆棘形成一道藩篱，挡住了去路。

“小子，站稳，我们要跳了！”

苏提不再射箭，牢牢地抓着车身边缘。这时候，有两名没有被他射伤的敌人，拿斧头朝他们扔了过来。

两批战马全速冲越过这道障碍的最低处，但是荆棘伤了马的脚，右轮的轮辐也被一块石头撞坏了，还有另一块则捅穿了右侧车身。霎时间，车子摇晃了起来。最后，战马奋力一跃，终于越过了障碍。

战车继续又跑了几公里。速度并未减缓。苏提在颠簸晃荡的车上惊吓得已经有点昏沉，但还是极力保持了平衡，弓也牢牢握在手中。两匹战马已然气力使尽，全身冒汗，鼻孔也喷着白沫，到了一座山丘脚下便再也跑不动了。

“长官!”苏提着急地唤着。

有一把斧头深深嵌进了战车尉的肩肿，他整个人倒卧在缰绳上。苏提试着将他拉起来。

“小子，你要记纂…这些卑鄙小人总是从背后偷袭的”你别死啊，长官。“ ”现在，你是惟一的英雄了……“ 话一说完，他两眼翻白便断气了。

苏提紧紧地搂着尸体，好久好久。战车尉再不会动、再不会鼓励他、再不会向不可能挑战了。只剩下他一人，迷失在这个危机四伏的地方。他是英雄，而唯一能赞扬他这个英勇事迹的，却是他

怀里的死人。

苏提埋了长官之后，仔细地在脑海里记下这里的一景一物。假如他能生还，他一定会回来把战车尉的尸体运回埃及的。对于一个埃及的子弟来说，人生最残酷的事莫过于远葬他乡了。

现在回转的话，又会再度落人陷阱。但若要继续前进，却可能遭遇其他的敌人。

几番考虑之后，他做了第二个选择，只希望能尽快和亚舍将军率领的队伍会合，当然了，如果他们没有被歼灭的话。

战马也可以重新上路了。但是若再有一次埋伏，苏提绝不可能一边驾车一边拉弓。

他绷紧了全身的肌肉，沿着一条碎石子路走到一间倾圮的屋子。他随手抓起一把剑跳下车来。只见一缕缕的烟从简陋的烟囱冒出来。“出来！”

屋子门口站了一个衣衫褴楼、蓬头垢面的女孩，她手里挥动着一把制作粗糙的刀子。

“你不用害怕，刀子放下。”苏提轻声地说道。

她的身影看起来很纤弱，似乎毫无抵抗之力，因此苏提也不放在心上。他走到她身边时，女孩突然扑了过来，把刀子对准了他的心脏刺下去。苏提侧身躲开，但立刻感到左上臂一阵灼热。女孩突见一刺不中，狂怒之下又刺了第二刀。苏提见情形不对，一个飞脚将女孩手上的刀踢落，然后将她按倒在地。这时，血已经顺着他的手臂流下来了。

“你冷静点，不然我就把你绑起来。”

女孩像发了狂似地不停挣扎，苏提忍不住把她的身子翻转过来，在她的颈背上用手肘猛力一撞，女孩便昏了过去。他在女人这方面的纪录向来辉煌，如今却多了这项不良的前科。他把女孩抱进屋内。屋里的地板是结实的泥土地，四面墙脏中今的，家具也破旧不堪，壁炉上还结了一层厚厚的烟苔。苏提将这名可怜的俘虏放到一张破破烂烂的草席上，然后用绳子把她的手脚绑了起来。经过这番苦战，苏提真是疲惫不堪。他背靠着壁炉坐下，全身不住地发抖。他是打心里害怕。

到处的灰尘话垢让他狠不舒服。刚好屋子后面有一曰井，他打了水，先清洗手臂的伤口之后，又把屋内冲洗得干干净净。

“你也需要来一次大扫除了。”他看着女孩自言自语地说。

他把水往女孩身上泼，女孩惊醒后又开始尖叫。第二桶水再泼下去，她才安静下来。

当苏提动手去脱她的脏衣服时，她却像条蛇般钮动个不停。

“我不是要强暴你，傻瓜。”

她看出他的用意了吗？总之，她是顺服了。她全身赤裸地站着，享受淋浴的快感。

苏提替她擦身子的时候，她还微微一笑。见到她满头金发，苏提还真是吓了一跳。

“你好美。有人吻过你吗？ ”

一待看到她张开双唇、搅动舌头的模样，苏提就知道这不是她的第一次。

“只要你答应乖乖的，我就放开你。”

她眼中露出哀求的神色。于是苏提解开了绑在她脚跟处的绳子，然后开始抚摸她的小腿、大腿，并轻吻着她下体处姥曲的金色毛发。她全身有如一张紧绷的弓。

接着她伸出被松开的双手，楼伎了苏提。

苏提安安稳稳睡了十个小时，一个梦也没有。突然伤口的刺痛使他惊醒，他急忙跑出屋外。

那个女孩把他的武器偷走了，还割断缰绳，两匹马都跑了。

他没有了弓、没有了匕首、没有了剑，没有了靴子、没有了外套。

晌午时分，开始下起倾盆大雨，车子只能继续陷在那里，毫无用武之地。这个受野女孩愚弄而沦落至此的英雄，只得迈开脚步往北走去。

愤怒之余，他拿石头将战车砸毁，免得落人敌人手中。他只穿着简单的缠腰布，身上背着一大袋的东西，像只笨驴慢慢往前走。

大雨依然下个不停。袋子里装的是已经发硬的面包、一段用象形文字刻着战车尉姓名的辕木、几瓶清水和那张破烂的席子。

他来到一个山口，穿越一座松林，走下一段渐渐没入湖中的陡坡，然后沿着高高的堤岸绕湖而行。

山路越来越荒凉。他在岩石下安度过没有东风侵扰的一夜，翌日，爬过一条滑溜的小径后，来到一个贫瘠的地区。他的存粮眼看就要空了。他开始觉得口渴得好难过。

他好不容易发现一个咸水塘，正喝几口水解解渴，忽然听见树枝喀嚓折断的声音。

有几个男人正向他这儿走来。他赶紧钻到一棵巨松的树干后面躲

起来。有五个人推着一个双手反绑的俘虏过来。为首的那个人身材矮小，他抓住俘虏的头发，逼他跪下。苏提离得太远，听不清楚他说的话，但俘虏遭刑求所发出的哭喊声，很快便划破了山中的宁静。

如今的形势是一对五，而且没有武器……苏提根本不可能救出这可怜的家伙。

为首的人将俘虏痛打一顿后，又质问了一次，没有结果再打，然后他叫手下把那人拖到山洞里去。最后一次的讯问结束后，便割断了他的喉咙。

等到这些杀人犯走远了，苏提仍继续在树后待了一个多小时。他想起了帕札尔，想起了他对正义与理想的热爱，如果面对这场野蛮行为的人是他,他会怎么做？他不知道就在离埃及不远的地方，存在着这样一个无法无天、草管人命的世界。

苏提努力地朝山洞往下爬。他脚下踉踉跄跄，脑中却还回荡着那人临死前的呼喊。

从此人的缠腰布和外表看起来，应该是埃及人，也许是亚舍将军的手下落到了乱贼的手中。苏提用手在山洞内帮他挖了个坟。

他怀着难过、疲惫的心，再度上路，一切就听天由命吧。若再遇上敌人，他已经没有力气抵抗了。

当两名带着头盔的士兵叫住他时，他再也支撑不住，昏倒在一片湿润的土地上。

是帐棚，有床，有枕头，有被。

苏提翻坐起来，可是锋利的刀尖抵佐他，要他躺回去。

“你是谁？”问话的是一名脸上已经出现皱纹的埃及军官。

“苏提，战车弓箭手。”

“你是从哪儿来的？”

苏提将自己的遭遇说了。军官却问：“你能证明你说的话吗？”

“我的袋子里有一块战车辕木，上面刻有我长官的名字。”

“他人呢？”军官继续追问。

“被贝都英人杀了，我把他埋了。”

“你呢，你逃走了。”

苏提当然不容他如此侮蔑，愤愤然道：“当然不是！我用箭射死了至少十五个人呢。”

军官听他说得神勇，便问：“你什么时候入伍的？”

“这个月初。”

“才两个星期不到，你就已经是杰出的弓箭手了！”

军官的讽刺口吻，摆明了不相信他的话，但苏提也只简短答道：

“这是天赋。”

“我只相信训练。你还是说实话吧。”

苏提甩开被单，怒道：“这些都是实话。”

“战车尉该不会是你杀的吧？”

“真是胡说八道。”苏提气愤地说。

“让你到地牢里待一段时间，你也许会想得清楚一点。”

苏提急急冲向门外，却被两名士兵分别抓住双臂，另外一名士兵则在他肚子上打了一拳，接着他的颈背上又挨了一记重拳，马上便晕死了过去。

“我们是应该好好照顾一下这个间谍，这样他才会多说点话。”军官看着昏倒在地的苏提，狞笑着说道。

第二十二章

帕札尔进到底比斯最受欢迎的小饭馆坐定后，便开始谈起哈图莎——拉美西斯大帝经由外交途径娶得的妻子。在与赫梯人缔结和平盟约时，这个亚洲小国的国王为表诚意，便将自己一名女儿送给了法老作为妻子，她就是哈图莎。她身为底比斯后宫的第一摈纪，自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一般人接触不到也见不到的哈图莎，并不受民众欢迎。市井之间，有关于她的闹言闹语更是广为流传。她可能会使妖法，也可能跟夜魔有关系，她一定有问题，不然为什么每次盛大庆典都不出席？

“都因为她，香脂的价钱贵了两倍呢。”饭馆的老板说道。

“为什么是因为她？”

“她的女侍一整天都要化妆，而且人数越来越多。后宫里使用的上等香脂多得不得了，买的价格又贵，市面的行情也就跟着哄抬起来。油也是一样。我们要到什么时候才能摆脱这个外国女人呀？”

连连的抱怨声中，没有人出面替哈图莎辩解。

河东后宫的建筑群四周环绕着草木青葱，运河从中穿流而过：丰沛的水流灌溉之处，包括有几个专属于宫中年长、守寡的女眷的庭园、一个大果园和一个供纺纱与织布女工休憩倘徉的花园。底

比斯的后宫也和埃及其他地方的后宫一样，拥有许多工作坊、舞蹈、音乐与诗词学校，并且有一个香料与化妆品制造中心；有许多专家在这里制作木材、珐郎与象牙加工品；也有服装师专门设计高级亚麻长袍，以及花齐大师致力于精致的插花艺术。气氛积极活跃的后宫也是教育中心，为埃及与外国培育高级行政人才。因此，来往于后宫中的除了佩带着璀璨宝石的仕女外，还有手工艺匠、教师以及为所有人准备新鲜食物的管理员。

帕札尔——大早就到了主殿。由于他气宇非凡，轻易便通过了守卫那关，见到了哈图莎的总管。总管收了法官的求见函，交给女主人，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女主人竟然没有拒绝。

帕札尔被带进一间有四根柱子、墙上绘有花鸟图的房间。彩色的石砌地板更增添了几分亮丽。哈图莎坐在一张木制镀金的宝座上，身旁有两名忙得晕头转向的梳妆女侍。

她们先搬来了彩妆用的瓶瓶罐罐，拿着小匙一下子舀这瓶，一下子舀那罐的，还要用好几种香料调配成特殊香味，最后还有一道最困难的晨妆程序：调整假发，她们将略有理疵的发卷一一换掉之后，手比较巧的那人还要再加贴上几绺假发丝。

约莫三十来岁的赫梯公主，拿起一面手柄有如金色莲花茎的镜子，欣赏着自己美丽的容颜，一派得意、倔傲的神气。

“这么早，就有法官到我这儿来了！我很好奇，你来见我有什么目的？”

“我想问你几个问题。”帕札尔开门见山地说。

她放下镜子，将女侍遣退。

“我们一对一谈谈，可以吧？ ”

“再好不过了。”

“总算有点消遣了！富里的生活好无聊。”

皮肤白督、手指修长、眼珠黝黑的哈图莎，虽然令人着迷，却也令人不安。她爱开玩笑、言词尖刻、反应机敏，对人毫不留情面，总是喜欢直接揭发他们的缺点和外表的缺陷，并谴责他们用词不当、行止笨拙。

她仔细地打量帕札尔，说道：“你不算是顶好看的埃及男人，不过女人却会疯狂地爱上你，而且一辈子不变心。你没有耐心、心中又充满了热情与理想……这些全都是严重的缺点。你也太认真了，甚至有点严肃，根本没有青春的气息。”

帕札尔不理会她，还是一本正经地绕着主题转：“我可以开始问你了吗？ ”哈图莎果然被他不敬的态度激怒了：“你好大的胆子！你知道自己有多冒失吗？我可是拉美西斯大帝的纪子。我随时可以撤你的职。”

“你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我会在首相主持的法庭上为自己辩护，而你则会因为滥用权力而被传唤出庭。”

“埃及这个国家真奇怪。民众不但相信法律，而且还会遵守并关心法律的施行。

这种奇迹维持不久的。“哈图莎又拿起了镜子，开始一一检查起假发发卷。

“你的问题有趣的话，我才回答。”

“为你送新鲜面包来的人是谁？ ”

哈图莎惊讶地睁大了眼睛。“我吃的面包你也关心？ ”

“不只是面包，还有河西那位想为你工作的面包师傅。”

“每个人都想为我工作！大家都知道我很慷慨。”

“可是他们并不喜欢你。”

听帕札尔这么说，哈图莎却有另一番见解。“我也不喜欢他们埃不管是底比斯或其他地方的人，都一样笨。我是外国人，我也以身为外国人为傲。现在我底下有数十个仆人，因为国王让我掌理这个后宫，而我也把这里变成了最活跃的一座后宫。”

“能说说面包师傅吗？”帕札尔仍不忘拉回正题。

“去找我的总管，他什么都知道。如果这个师傅送面包来过，他会告诉你。这个很重要吗？”哈图莎有些不耐烦，但又不解。

“你知道发生在吉萨斯芬克斯附近的一宗惨案吗？ ”

“你是不是话中有话啊，帕札尔法官？ ”

“没什么重要的。”

“这种游戏真无聊，跟那些庆典一样，也跟朝里的大臣一样！我只有一个希望，就是回家。要是赫梯的军队能侵犯埃及，击垮你们的士兵，那该有多好埃好好打一场漂亮的复仇仗！不过，我恐怕只能者死在这里，一辈子守着这个最强势的国王，守着这个我只在婚礼上见过一次面的男人。更可悲的是这场政治婚礼出席的全是外交官与法学家，他们只关心确保两国人民的和平和幸福，那我的幸福呢？又有谁来关心？”哈图莎一阵意气风发过后，想到自己的遭遇与未来不禁悲从中来。

帕札尔不愿多作评论，行了礼便打算告退。

“谢谢你的合作，王姬殿下。”

这个法官如此不懂礼数，哈图莎着实为之气愤。“结束谈话的人是我，不是你。”

“我并无意冒犯你。”

“出去吧。”

哈图莎的总管证实，他的确曾向河西一位手艺很精湛的师傅订过面包，可是他一直没有把面包送来。

帕札尔满心困惑地走出后宫。这次他还是不改旧习，为了探查一点点的线索，便毫不犹豫地惊动了高高在上的王纪。她是否多少和这个阴谋有所关联呢？又是一个无解的谜。

孟斐斯市市长助理张开了嘴巴，表情十分苦恼。

“放轻松一点。”喀达希对他说。

喀达希老实对患者说了：臼齿必须拔掉。虽然经过一连串密集的诊疗，还是挽救不了。

“再张开一点。”

喀达希的手的确不橡以前那么稳健，可是他还是会努力不懈，来证明自己的能力。

为患者做了局部麻醉后，他开始进行第一阶段的拔牙程序，用钳子钳住臼齿的两侧。

他钳牙钳得不精准，手又抖个不停，以致弄伤了牙龈。但他还是使劲地拔。由于过度紧张，喀达希这次的拔牙十分失败，因用力过猛而导致牙根出皿。他赶紧拿起一个尖端插在挖了洞的木头里的钻子，再利用一副牵钻弓让钻子飞快地转动，产生一些火花。

等到火焰够大的时候，他才将柳叶刀放到火上加热，然后用刀烧烙患者的伤口。

市长助理捧着又肿又痛的下巴离开了牙科诊所，一句谢谢也没有说。喀达希失去了一个重要的患者，而他也一定少不了要说说牙医的坏话的。

其实，喀达希现在正面临一个抉择的时刻。他无法接受自己已老的事实，也不愿承认技术退步了。不错，再去和利比亚人跳跳舞便又能够提振他的精神，为他灌注一点短暂的精力，但是这些已经不够了。解决之道仿佛每日近在眼前，却总是可望不可及！喀达希必须使用其他的武器，使他的技术更臻完善。证明自己依旧宝刀末老！另一种金属：这就是他所需要的。

渡船启程了。帕札尔用力一跳，安全地降落在平底船参差不齐的甲板上，旁边挤满了牲畜和人潮。

渡船不停往来于两岸之间，虽然行程很短，但乘客仍趁机在船上交换消息，甚至商谈生意。帕札尔被牛屁股挤了一下，撞到一个女人，但是那个女人并没有反应。

“对不起。”

她不理不睬，而且还用手遮住了脸。帕札尔觉得奇怪，便特别看了她几眼。

“你不是莎芭布女士吗？”

“别烦我。”

莎芭布穿着一件咖啡色长袍，披着栗色披肩，头发蓬松杂乱，看起来就像个穷苦的女人。

“我有话跟你说，你应该也有话跟我说吧？”帕札尔盯着她况。

“我不认识你。”

“你记得我的朋友苏提吧。是他说服你不要散布谣言中伤我的。”

她越听越惊慌，转身就要往湍急的河水里跳。帕札尔一把抓住她的手臂说：“尼罗河这河段很危险，你跳下去很可能会没命的。”

“我不会游泳。”

渡船一靠岸，有几个小孩等不及立刻便跳上岸去了。随后跟着的是驴子、牛和农夫。

帕札尔和莎芭布最后才下船。他还是不放这个妓女走。

“你为什么一直缠着我？我只不过是一个女佣，我……”“你的说词真奇怪，你不是跟苏提说我是你的者恩客吗？”

“我不懂。”

“我是帕札尔法官，你记得了吧？”

她吓得拔腿就想跑，但是帕札尔的手还是紧紧抓着她。

“你理智一点好不好？”

“你让我觉得害怕。”

“可是是你要诽谤我的。”

莎芭布顿时哭了起来。帕札尔不知如何是好，便松开了手。

即使她是敌人，但看着她现在的处境，帕札尔也心有不忍。

“是谁叫你毁谤我的？”

“我不知道。”莎芭布无力地摇摇头。

“你说谎。”

“跟我联络的只是下面做事的人。”

帕札尔仍不死心地追问。

“是警察？ ”

“我怎么知道？我又没问。”

“他们给你什么报酬？ ”

“让我平平静静过日子。”

“那么你为什么帮我？ ”

她苦笑了一下。“多美好的生活和回忆……我父亲曾经在乡下当法官，我很爱他。

他死了以后，我开始厌恶我佐的村子，便搬到孟斐斯。一次又一次遇人不淑之后，我成了妓女，一个有钱又受人尊重的妓女。有人会付钱打听我啤酒店老主顾的隐私。“ ”是孟莫西，对不对？“

“你自己想吧。没有人能够强迫我污蔑法官。为了保持对我父亲的敬意，所以我放过了你。如果你有危险，也只能算你倒据了。”

“弥不怕他们向你报复吗？ ”

“我过去的经历会保护我。”

“如果这个主谋人不吃你这套呢？ ”

她垂下双眼黯然说道：“所以我才离开孟斐斯躲到这里来。因为你，我失去了一切。”

“亚舍将军到你那里去过吗？ ”

“没有。”

“真相一定会大自的，我向你保证。”

“我已经不相信什么保证了。”莎芭布闷闷地说。

“有信心一点。”

“为什么他们要毁了你，帕札尔法官？”

听她这么一问，帕札尔故意坦承：“我在调查一起发生在吉萨的意外事件。那里的五名守卫都死了，至少官方是这么说的。”

“这件事没听过什么谣传埃”

突然，她右手按佐左肩，发出了一声痛苦的叫声。

“你怎么了？”帕札尔紧张地问。

“急性风湿痛。有时候手臂会痛得动弹不得。”

帕札尔稍稍考虑了一下便决定了。她曾经帮过自己，现在他也该救她。

帕札尔向奈菲莉介绍莎芭布时，她正在医治一只脚受了伤的小驴子。莎芭布答应了帕札尔要隐瞒身份。

“我在渡船上遇见这个妇人。她肩膀痛，你能不能帮她看看？”

奈菲莉很仔细地洗了手，然后问道：“以前就痛吗？”

“已经五年多了。”莎芭布回答得很冲，接着又问了一句，“你知道我是谁吗？”

“一个我现在要医治的病人。”

“我叫莎芭布，是一间啤酒店的老板，也是妓女。”

帕札尔的脸整个都白了。不过，奈菲莉倒似若无其事。

“性行为太频繁，加上性伴侣也许卫生习性不好，都可能是你病痛的来源。”

“替我检查吧。”

莎芭布脱去了长袍，全身一丝不挂。帕札尔不知道自己是该闭上眼睛、转过身去还是挖个地洞钻进去？奈菲莉绝不会原谅他带给

她的这番羞辱的。引介了一位欢场女子当病人，多么意外的“惊喜”呀！他若出口否认只会更显得荒唐而多余，一点作用也没有。
奈菲莉摸摸莎芭布的肩膀，然后用食指沿着一条经脉而下，按了几处的穴道，又摸一摸看肩胛的弯曲度。她说：“你的情形很严重，风湿已经让你的肩胛变形了。如果再不治疗、你的四肢就会瘫痪。”
莎芭布刚才的威风全不见了。她结结巴巴地问：“你……我应该……应该怎么做？”
“首先要戒酒，然后每天吸一点纯的柳皮酊，再者要每天抹一种由天然含水苏打、清油、笃薅香脂、乳香、蜂蜜、河马油、鳄鱼油、六须鲶油和鲻鱼油（六须鲶和鲻鱼都是尼罗河产的鱼类）混合成的油膏。这些都是很昂贵的产品，我这里没有，所以你要到底比斯找医生。”
莎芭布穿上了衣服。
“要尽快医治。”
帕札尔送莎芭布到村口，心里有如万蚁钻动般的难过。
“我自由了吗？”莎芭布怯怯地问。
“你不守信用。”
“说来你也许不信，可是有时候我很怕说谎。面对她这样的女人根本无法作假。”
帕札尔往路边一坐，任由尘土飞扑得满头满脸。他太天真了，才会落得这般悲惨的下常莎芭布这突如其来的举动，终究还是完成了任务，而帕札尔觉得自己全毁了。他这个自命清廉的法官，竟然和一个妓女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奈菲莉一定觉得他是个放荡

的伪君子。

可人儿般的莎芭布，为了怀念父亲而尊重法官的莎芭布，机会一到手，她仍然会毫不犹豫地出卖他。明天，她也会将他出卖给孟莫西，如果她还没有这么做的话。

据说溺死的人到了另一世出庭时，会受到奥塞利斯神的赦免。尼罗河水将会洗清他们的罪。失去了爱情、名声有了污点、理想也受尽蹂躏……帕札尔不由得有了自杀的念头。

突然，奈菲莉的手搭着他的肩膀问道："你的感冒好了吗？"

他动也不动，只说："对不起。"

"你为什么难过？"

"那个女人……我发誓我……"他舌头像打了结似的，话怎么说也不完整。

"你带来了一个病人，我希望她赶紧去医治，不要拖延了。"奈菲莉柔声说道。

"她本来打算毁谤我，但是她说她愿意放过我。"

"这么说她是一个好心的妓女？"

"我本来也这么想。"

"谁会怪你呢？"

"为了庆祝我朋友苏提从军入伍，我和他去了莎芭布的酒店。"

奈菲莉没有把手拿开。帕札尔继续说道："苏提是个很不可思议的人，全身有用不完的精力。他最喜欢酒和女人，一心想成为英雄，不愿受任何约束。我们俩是生死与共的朋友。那天，莎芭布带他进房间以后我一直坐在外面，想着我的调查工作。请你一定要相

信我。”

奈菲莉没有回答，只说：“有一个老人很让我担心。我得去帮他洗澡和消毒房子，你愿意来帮我吗？ ”

第二十三章

“站起来。”士兵喝令道。

苏提终于离开了被关禁的监狱。他全身脏中中的，肚子又饿，不过还是不停地唱着猥亵的色情歌曲，怀念着从前依偎在孟斐斯美女怀中的美妙时刻。

“走！”

喊口令的军人是个外国佣兵。他本来是海盗（有一些地中海的海盗会放弃海上的劫掠生活，加入埃及军队成为佣兵），后来由于埃及给予退休军人的福利优厚，因而选择加入埃及军队。这名军人头戴三角头盔，佩戴一柄短剑，脸上没有任何情绪起伏。

“你就是那个叫苏提的？ ”

苏提没有马上回话，军人便往他肚子上打了一拳。苏提痛得弯下腰来，但并没有跪到地上。

“你很骄傲，也很强壮嘛。听说你和贝都英人交过手。我可不信。因为通常我们杀了敌人，都会剁下一只手呈给上级，依我看，你八成逃得跟兔子一样快。”

“我要开溜，还会带着我战车的辕木吗？”苏提反问他说。

“那是你抢来的。弥说你会射箭，我们就来证实一下。”

“我饿了。”

“待会儿再说。有实力的战士就算没有力气，也一样能打仗。”

那个士兵把苏提带到树林边，并给了他一把很重的弓。弓的正面是实心木材，外覆角质护层，背面则是一层树皮。弓弦是由牛筋裹上亚麻纤维之后，在两端打结而成的。

“目标是你正前方六十公尺处的橡树。你有两箭的机会。”

当苏提一张弓，背上的肌肉简直像要撕裂了一样，眼前金星乱舞。现在，他必须张好弓、拉好箭、瞄准目标、忘记赌注、心神合一，让自己与弓箭合一，飞射出去正中标的。

于是他闭上双眼，弯弓射出。

军人往前走了几步。

“差一点就正中红心。”

苏提捡起第二支箭，再次拉弓，这次却瞄准了士兵。

“你太不小心了。”

士兵松开短剑。

“我说的都是实话。”苏提郑重地说。

“当然！当然!”士兵魂都吓走了一半，只是连连附和。

苏提将箭射出。还是射在橡树干上，就贴在前一支箭的右侧。士兵这才松了一口气问道:“是谁教你射箭的？”

“天生就会的。”

“到河边去，大兵。洗个澡，穿好衣服，准备吃饭。”

苏提背着他最心爱的金合观木弓、穿着靴子和一件羊毛外套、佩着匕首，饱餐过后，带着一身干净的香气去见统领这百来名步兵的军官。这回，军官仔细地听他诉说整个经过，并详细写成报告。

“我们和基地以及亚舍将军之间的联系都被切断了。将军扎营的

地方离这里三天脚程，他带领的是一支精英部队。我已经派了两名传令兵南下告急，好让主力军行进速度加快。”军官说道。

“是叛乱吗？”苏提开口问。

“是两个亚洲小国、一个伊朗部落和一些贝都英人互相勾结。为首的是一个被驱逐出境的利比亚人埃达飞。他自称复仇之神的使者，决定消灭埃及，登上拉美西斯大帝的王位。有人说他只是个傀儡，也有人认为他疯狂得可怕。他常常不顾协定，不按牌理出牌。如果我们继续留在这里，将会全军覆没。在亚舍将军和我们之间有一座守卫森严的小堡垒，我们要以突袭的方式攻下堡垒。”

“我们有战车吗？”

“没有，但有一些梯子和一个活动攻城塔，现在只缺一名神箭手了。”

帕札尔下了十次百次的决心要告诉她，但最后他能做的却只是扶起老人家，把他抱到棕榈树下以免他受到风吹日晒，然后帮忙奈菲莉清理老人的屋子。他留意着奈菲莉的一举一动有无指责的意味，观察着她的双眼有无谴责的神色，而她只是一心一意地工作，仿佛浑然不在意。

前一天，帕札尔到卡尼的园子去过，他的调查也还是没有结果。卡尼很谨慎地走访了大部分的村落，也和数十名村民与工匠谈过，但没有人知道有这么一个从孟斐斯回来的退役军人。他若真的就住在河西，保密功夫也未免做得太好了。

“再过十天，卡尼会给你带来第一批药材。”他对奈菲莉说。

“村长给了我一间废弃的房子，在沙漠边，刚好可以用来当诊所。”

奈菲莉的语气十分兴奋。

“水呢？”

“村民会尽快帮我开一条水渠。”

“可以住吗？”

“地方不大，不过还算干净舒适。”

帕札尔想到她的处境，叹着气说：“昨天还在孟斐斯，今天就流落到这个荒地来了。”

奈菲莉却比较乐观。“至少这里没有敌人。在那边天天要作战。”

“医生团体不可能永远由奈巴蒙称霸的。”

“这只有天知道了。”

“你会回去的。”

“有什么关系呢？”奈菲莉一副无可无不可的神情，突然想到了什么，问道，“对了，我忘了问你，感冒好一点了吗？”

“春天的风让我好不了。”

“你要再做一次吸入疗法。”

帕札尔没有拒绝。他喜欢听着她准备消毒糊浆、配制药方、把糊浆涂到石板上再盖上底部钻了洞的碗钵的声音。无论她做什么动作。他都爱看。

帕札尔的房间整个被翻遍了。就连他的蚊帐也都被扯下，揉成一团丢在木板地上。

行李袋全被掏空，书板和纸莎草纸轴散落一地，草席上都是被踩过的痕迹，缠腰布、内长衣和外套也都被撕成了碎片。

帕札尔跪了下来，想找出一点蛛丝马迹。

但是入侵的歹徒没有留下丝毫的线索。

帕札尔把情形告诉胖局长，局长又讶异又愤怒：“有什么可疑之处吗？”

“我不敢说。”

“请你一定要说。”

由于局长一再坚持，帕札尔便实话实说：“有人跟踪我。”

“你知道是谁吗？”

“不知道。”

“能不能形容一下？”

“没办法。”

局长假装惋惜地叹道：“真可惜。这样调查工作就很困难了。”

“我明白。”

局长忽然转移话题：“我这里和区内其他警察单位都有消息给你，你的书记官一直在找你。”

“为什么？”

“不清楚。他要你尽快赶回孟斐斯。你什么时候走？”

“呃……明天吧。”帕札尔心有不舍，但这下子更是非走不可了。

局长眼看这个烫手山芋就要脱手，开心得不得了，巴巴地问：“需要我派人护送吗？”

“我有凯姆就够了。”

“随你的意思吧，不过要小心点。”

“有谁敢惹法官呢？”

凯姆佩带着弓箭、剑、短粗木棍、长枪和一面覆盖着牛皮的木盾，

总之，就是一个正式警员准备执行重要勤务时的全副装备。至于狒狒，只要有它的利牙就够了。

“谁出钱买这套装备的？”帕札尔好奇地问。

“市场的商家。因为我的狒狒把一帮小偷集团的成员一个一个地逮着了，他们已经猖狂一年多了呢。所以商贩们坚持要谢我。”

看凯姆骄傲的样子，帕札尔提醒了他一下：“你得到底比斯警方的许可了吗？”

凯姆早知他有此一问：“我的武器已经都登录编号了，完全合乎规定。”

“孟斐斯出了一点问题，我们得回去了。第五个老兵有消息吗？”

“市场上，一点传闻也没有。你那边呢？”

“没有。”帕札尔真觉得泄气。

“他跟其他人一样，死了。”

凯姆说得肯定，帕札尔却不这么想。“那么他们为什么还要来搜我的房间？”

“从现在起，我再也不离开你半步。”

“你别忘了，你是听令于我的。”

“保护你是我的职责。”

对于他的顽固，帕札尔也无计可施，只得敷衍着说：“我会看情形的，你在这里等我，顺便也该准备出发了。”

“总可以跟我说你要上哪去吧。”

“我马上就回来。”

奈菲莉就在底比斯河西地区一个偏僻村落里当起了女王。

对于这个小社区而言，能够有医生长期住在这里真是莫大的福音。这位年轻女医生带着温柔的威严中，仿佛有一股神奇的力量。无论大人小孩都乐意听她的话，他们再也不怕生病了。

奈菲莉为村民制定了一些卫生守则，并严格要求他们遵守，只不过大家偶尔还是会忘记。要经常洗手，尤其饭前绝对不能忘，每天洗澡，进屋前要先洗脚，要常漱口刷牙，定时刮除毛发和剪头发，要使用角豆树果实做成的香膏、化妆品和除臭剂。不论贫富，大家都会使用一种以沙和油混合后，加入天然含水苏打的乳液清洁并消毒肌肤。

禁不住帕札尔一再要求，奈菲莉才答应和他到尼罗河畔走走。

“你快乐吗？”

“我觉得在这里可以帮助人。”

“我真钦佩你。”

“其他医生也值得你钦佩。”奈菲莉不敢居功。

帕札尔犹豫了好一会儿，才不情愿地说：“我得离开底比斯了。孟裴斯有事，我得回去处理。”

“跟这件怪案子有关吗？”

“我的书记官没有说。”

“目前有进展吗？”

“还是找不到第五个老兵。如果他在河西有固定的工作，应该不会查不出来。

我的调查工作已经进了死胡同了。“风向变了，春天也变得暖而温和。再过不久，就要开始刮风沙了，埃及人也不得不在家里躲个

几天。

现在，到处洋溢着一片生气盎然。

“你会回来吗？”奈菲莉问道。

“我会尽快回来的。”

“我觉得你有心事。”

“有人闯进我的房间嫂东西。”

“为了让你打消念头？”

“他们以为我手中握有一份重要的文件。现在，我们都知道这份文件是假的了。”

“你会不会太冒险了？”

“就因为我能力不够，才会犯下这么多错误。”帕札尔显得又苦恼又气馁。

“不要对自己太严苛，你没有什么好自责的。”奈菲莉安慰他说。

“我要为你平反你所受到的冤屈。”想到奈菲莉，帕札尔又变得雄心万丈。

“你会忘了我的。”

“永远不会!”帕札尔信誓旦旦地说。

她心下感动，笑了笑。“年轻的誓言总会随着晚风消散的。”

“我的不会。”

帕札尔没有移动身子，只是转过身去，拉起她的手说：“我爱你，奈菲莉。你不知道我有多爱你……”她的眼神蒙上了一层阴影。

“我的未来在这里，你的却在孟斐斯。

我们的命运已经注定了。“ ”我不在乎我的前途。只要你爱我，其

他的都不重要。“

“你太天真了。”

“你才是我的幸福，奈菲莉。没有你，我的生命根本没有意义。”

她轻轻地挣开他的手，说道：“我要考虑一下，帕札尔。”

这时的他好想伸出双臂，把她紧搂在怀里，不让任何人拆散他们。不过，现在绝对不能因任意妄为而粉碎掉她答复中所透露的一点点希望。

暗影吞噬者目睹了帕札尔离开。他就这么离开底比斯，没有和第五名老兵谈过话，也没有带走会连累任何人的文件。搜索他房间的结果是一无所获。

至于他本身的收获也不大，只查到第五名老兵曾经在底比斯南部的一座小镇呆过，他本来打算在那里定居，以修车维生。

后来，当了面包师傅的同僚惨死的消息传来，惊恐之余，他人也跟着失踪了。

法官和暗影吞噬者都找不到他。

这名老兵知道自己有生命危险，因此，他一定会守口如瓶的。暗影吞噬者这么一想，心安了些，搭上下一班船，也回孟裴斯来了。

第二十四章

首相巴吉正受着脚痛之苦。他的两只脚好沉重，而且过度肿胀，连脚跟凹陷的部分都不见了。他只能穿着鞋带宽松的大鞋，除此之外，他实在没有时间去医治。

他越是坐在办公桌前，肿痛的情形就越是严重，然而国事之繁忙却不容许他休憩或缺席。

他的妻子奈蒂婉拒了法老分配给首相的大别墅官邸，巴吉他同意她的做法，因为他喜欢都市胜过于乡村。于是他们便佳在孟裴斯市中心一栋简朴的屋子里，日夜有警卫看守。埃及的首相向来是安全无事的，自从埃及创建以来，就从来没有首相被谋杀或袭击过。

巴吉虽然位极人臣，却并末因而变得富有。他总是把工作放在第一位，生活倒是其次。奈蒂一直无法适应丈夫的加官晋爵。由于她的五官不突出、身材娇孝体重又屡升不降，因此她从不参加社交活动，也不出席任何官方举办的宴会。她好怀念从前当巴吉还是个小职员、工作压力不大的日了。那时候，他总是早早就回家，而且会帮她做饭、照顾小孩。

前往皇宫的路上，首相想起了自己的一双儿女。他的儿子原本是手工艺匠，但工匠师傅发现他经常偷懒。首相知道这件事后，便让工坊把儿子开除，然后让儿子去当制造生砖的庸工。法老却责备首相处事不公，认为他对自己家人过于苛求。虽然首相必须注意不能让家人享有特权，但是过度的严厉却也应该受到谴责（曾经有一个首相因为怕被指为构私偏袒而对自己的寡人过于严格不公，结果因此被革职）。于是巴吉的儿子升了一等，负责鉴定熟砖的工作。其实，他的儿子毫无野心，唯一热衷的就是和年龄相仿的男孩玩跳棋。至于女儿，就让他欣慰多了，尽管其貌不扬，她做事的态度却非常认真，并希望将来能进入神庙当织布工。她一点也没有接受父亲的帮忙，之所以能成功，完全是靠她自己努力得来的。

首相坐得累了，便拿开椅子，坐到一个由鱼刺绳制成、中心略凹的座位上。每天面见国王之前，他都要先看过各部会上呈的报告。此时的他弓着身子，忍着脚痛，努力地集中精神。

正当他看报告时，特别助理突然前来说：“很抱歉，打扰你一下。”

“什么事？”

“一位亚洲军团的传令兵来报。”

“简单说一下。”

助理于是简报了前方的军情。“亚舍将军率领的精英部队与主力军之间的联系，已经被切断了。”

“是叛乱吗？”

“是利比亚的埃达飞、两个亚洲小国还有一些贝都英人。”

“又是他们！我们的秘密组织也被袭击了。”巴吉愤愤然说道。

“我们要派军支援吗？”

“我马上去请示国王。”

拉美西斯又派出两个兵团前往亚洲，并下令主力军加速前进。国王很重视这次的出征，亚舍若未战亡，就必须肃清所有的叛贼。

自从颁布了那份令朝中上下为之震惊的圣旨之后，首相已经不知道该如何执行法老的命令了。由于他管理严格精确，因此埃及国库与各神存粮的清点只花了几个月的时间；但是他的密使却还要询问各神庙的负责人与各省省长，撰写为数可观的报告并剔除其中所有因作业不精确而导致的谬误。国王的这些苛求引起不少人心里的反感，而巴吉既然被视为这次行政调查工作的总负责人，便不得不尽力安抚众多要臣的情绪、排解他们的怒气。

傍晚时，巴吉确定命令都已经完全遵照办理了，翌日，他将加派双倍的军力，前往驻守一直处于备战状态的王墙。

在营地里，夜晚显得特别阴森可怕。明天，埃及士兵就要进攻叛军的小堡垒，以突破孤立的情势，并企图与亚舍将军联络上。这次的突击行动相当困难，恐怕有很多人就要在此丧命，回不了家了。

苏提和部队里年纪最大的士兵一起用餐，他是孟斐斯人，性喜战斗，明天他将负责操控活动攻城塔。

“再过六个月我就要退休了。”他对苏提说，“孩子，这是我在亚洲的最后一次战役。来，吃点蒜头，这可以清除你体内的杂质，让你不受风寒。”

“配点香菜和玫瑰酒会好一些。”

“大餐，战胜以后再享用吧！通常部队里面的伙食是很不错的，常常吃得到牛肉和糕饼，蔬菜也还算新鲜，啤酒更是多得不得了。以前，士兵的手脚不太干净，后来拉美西斯严令禁止偷窃，还把偷东西的人赶出军队。我可从来没偷过东西。退伍以后，他们会给我一栋乡下的房子、一块地和一个女佣。我不用缴很多税，而且想把财产给谁就可以给谁。你来当兵就没错啦，孩子，未来可就稳当了。”老兵对军中生活确实相当满意。

“那也得活着离开这个虎穴才行。”苏提倒是没有忘记眼前的危机。

“我们一定能攻下这座小堡垒的。你要特别注意左手边，男人的死神都从左手边来，女人的则从右边来。”

“敌人那边没有女人吗？ ”

“有，而且还勇敢得很呢!”苏提不会忘记注意左边，也不会忘记右边，他还会记得留意背后，这是战车尉留给他的教训。

埃及的士兵开始疯狂地跳起舞来,手上的武器在头顶上不停旋转，并向天高举，以祈求好运与至死方休的作战勇气。根据各国之间的协定，天亮后一个小时才开始打仗；只有卑鄙的贝都英人才会偷袭。

年老的士兵在苏提的黑发上插了一根羽毛，说道:“这是惯例，神箭手都要这么做。

这根羽毛代表了玛特女神，她会保佑你心志专一、百发百中。“步兵们扛着梯子，走在最前面的，是那个从前当海盗的士兵。苏提爬上了攻城塔，跟那名老兵在一起。十几个军人把他们往小堡垒的方向推。工兵勉勉强强整理出了一条砂土路。让活动木轮行进起来不会太困难。”左转。“老兵下令道。

此时地势变平了。堡垒高处，敌人的弓箭手开始放箭。有两名埃及人被杀，还有一支箭从苏提的头旁边掠了过去。“该你上场了，孩子。”

苏提拉开了有角质护层的弓把。若以抛物线方式射出，箭可飞至两百公尺远。

弓弦已经拉到了极至，他集中精神，直到松手射出了箭才吐了一口气。

一名贝都英人心口被箭射中，从雉蝶上摔了下去。这一击使得步兵们信心大增，立刻迈开大步冲向敌人。在距离目标百余公尺处，

苏提换了另一把弓。这把金合欢木制的弓可以射得更准，拿起来也轻便得多，保管他每射必中，很快就能清除半数雉蝶上的敌兵。不久，埃及士兵也就可以搭梯子了。

当攻城塔距离目标只有二十公尺时，操控的老兵被箭射中了腹部，倒了下来。

活动塔的速度跟着加快，撞上了小堡垒的围墙。当伙伴们跳上墙头，攻人堡内之际，苏提则忙着照料老兵。

伤口太深了。

“你一定会光荣退伍的，孩子，你等着瞧……我只是运气不好而已。”

话才说完，老兵的头就垂下去了。

埃及士兵扛着羊头撞锤用力地撞，那名当过海盜的士兵也用斧头猛砍，终于攻破了城门。敌军惊慌地四下逃窜。当地的小国王跳上马背，还驱马踩踏喝令他投降的军士。

埃及士兵看在眼里不禁勃然大怒，自然饶他不得。堡垒被大火吞噬的同时，有一个穿着破破烂烂的敌兵。逃过了埃及士兵的警戒，直奔向树林里去。苏提再度逮到了他，扯住满是补丁的长袍时，由于用力过猛，给撕破了。

原来竟是个年轻、力气又大的女孩，而且就是偷了他所有配备的那个野女孩。

女孩赤裸着身子继续跑。在同胞们的笑声和鼓动声下，苏提终于把她紧紧地接在地上。

她惊吓不已，挣扎了好久。最后，苏提扶她站起来，绑住她的双

手，再为她披上那件破旧的衣服。

“她是你的了。”一名步兵碱道。

有几名生还者用双手抱着头，他们的弓、盾、鞍子和木棍都丢了。用埃及人惯用的字眼来形容的话，就会说他们丢了灵魂、没了姓名、精液全泄光了。战胜者夺走了铜制的餐具，还有牛、驴、羊，并烧了营区、家具和布料。堡垒里，只剩下一堆破碎焦黑的石块。

当过海盗的士兵走向苏提。“长官死了，操纵攻城塔的人也死了。现在你是我们之中最英勇的一个，又是神箭手，就由你来指挥吧。”

“可是我毫无经验。”

“你是英雄啊，我们每个人都能作证。没有你，我们一定会失败的。带领我们往北前进吧。”

最后，苏提接受了袍泽们的请托。他要求大家不可虐待囚犯。经过快速的审问后，他们确定了唆使这次叛变的埃达飞并不在这座堡垒中。

苏提手握着弓，走在队伍最前方。他的右手边，便是那名女俘虏。

“你叫什么名字？”

“豹子。”

她的美令苏提着迷，一副野性难驯的模样、金黄的头发、炯炯发光的双眼、身材玲成有致、嘴唇性感迷人。她还有着热切而吸引人的声音。

“你从哪儿来的？”

“利比亚。我父亲是个活死人。”

“什么意思？”

“有一次埃及人掠夺我们的村子，他的脑袋被刀子刺中。他本来应该要死的，可是他成了战俘，在三角洲地区开垦农地。到后来他竟然忘了自己的语言、自己的同胞，变成了埃及人。我恨他，所以没有去参加他的葬礼。我重新投入了战争。”

“你对我们有什么不满？ ”

他的问题让豹子吃了一惊，高声喊道：“两千年来我们就一直是敌人了！”

“现在不正是休战的最好时机吗？ ”

“不可能。”

“我会说服你的。”

苏提的魅力毕竟不可忽视，豹子终于抬起头来看他。

“我会成为你的奴隶吗？ ”

“在埃及是没有奴隶的。”

忽然有一名士兵大叫了一声，所有的人都跳到地面上来。

山丘顶上的矮树丛中，似乎有东西在移动。大家定定地注视了一会儿，却见到一群狼从树丛中钻出。狼群上下打量士兵之后，便跑开了。士兵们松了一口气，感谢众神的保佑。

“有人会来救我的。”豹子肯定地说。

“一切只能靠自己，别太依赖别人。”

“一有机会，我就会背弃你。”

“诚实是难得的美德。我开始欣赏你了。”

她为了赌气，不肯再说一句话。

他们在满布石子的地面上走了两个小时，然后走上了激流干涸后

的河床。苏提两眼紧盯着两岸陡峭的岩壁，密切留意着任何一点风吹草动。而当十多名埃及弓箭手挡住他们的去路时，他们知道自己获救了。

帕札尔十一点左右到办公室时，大门还关着。

“替我去把亚洛找来。”他生气地命令凯姆。

“带着狒狒去？”

“带着狒狒去。”

“他如果生病呢？”

“不管他现在怎么样，马上带他来见我。”

凯姆不敢再多问，连忙便去找人了。

亚洛脸色发红、眼皮肿胀，一边呻吟一边解释道：“我因为消化不良，所以在家休息。我在牛奶里加了枯著子，可是还是想改。医生要我喝刺柏茶，还让我请两天假。”

“你为什么不断地让底比斯的警局传话给我？”帕札尔没好气地问。

“有两件急事。”

帕札尔一听，怒气稍减，“快说。”

“第一件急事：我们没有草莎纸了。第二件事：谷仓存粮的盘点需要你出面查核。

根据专业部门清算的结果，主要储藏塔内的小麦存量少了一半。

“亚洛接着放低了声音说：”这一旦爆发出来，可是条大新闻。“祭司将最初收成的稻谷献给丰收女神奥塞利斯，并为女神奉上面包后，一长列的搬运工便扛着一篮一篮的珍贵粮食往储藏塔走，

一面还唱着："又是美好的一天……"他们走进方形或圆控形的谷仓，爬上通往仓顶的楼梯，再从一个以小活门开关的天窗，将背上的珍贵粮食倒入。还有一个门，是散粮的时候用的。

谷仓总管迎接触札尔时，态度显得异常冷漠。"国王下旨命令我查核谷仓存粮的清点。"

"已经有专业人员帮你查对过了。"

"结果呢？"

"他没有向我报告，只有你才有权知道。"

"在主要谷仓正面架一面大梯子。"帕札尔直接下令。

"还要我再说一遍吗？专业人员已经查对过了。"总管对法官的要求极为不耐烦。

"你想违抗法令？"

法令这字眼一搬出来，总管立刻变得和颜悦色。"我是为你的安全着想啊，帕札尔法官。爬那么高是很危险的，你又没什么经验。"

"你难道不知道你有一半的谷粮不见了？"

总管似乎惊愕不已："太可怕了。"

"可以解释吗？"

"一定是谷虫作祟。"

"防虫不正是你的主要任务吗？"面对法官的质问，总管倒是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我都交给卫生单位全权负责了，要怪也要怪他们。"

"一半的存粮，这可不是小数目。"

"可是一旦有了蛀虫……"

他话还没说完，帕札尔便打断他说：“架梯子吧。”

“真的没有用的。这也不是你法官该做的事。”

“我要是在公文上盖了章，你就得负法律责任了。”

于是总管让两名雇员搬来了大梯子，架靠在储藏塔的墙面上。帕札尔攀着梯阶往上爬，心下忐忑不安：木梯条嘎嘎响得厉害，看起来也不太稳。爬到一半时，他的身子晃了起来，不由得急得大叫：“下面稳住！”

总管往身后看了一眼，似乎打算逃跑。凯姆便走上前去，将手搭在他肩上，狒狒也靠到他的脚旁。

“听法官的话。”凯姆冷冷地说，“你该不会是想让他出意外吧？ ”

于是他们一起平衡住了梯子，帕札尔才又安心地往上爬。

待爬到了离地八公尺高的顶端，他推了一下插栓，打开了一扇天窗。储藏塔里满满的都是稻谷。

“真奇怪！一定是查核员骗了你。”总管对帕札尔说。

“还有一个可能：你也是同谋。”帕札尔想了想说道。

“你要知道，我也被骗了。”

“我不知道该不该相信你。”

狒狒低低咆叫了一声，露出了潦牙。

“它最恨说谎的人了。”凯姆解释道。

“约束一下这只野兽。”

“要是有证人惹恼了它，我也控制不了。”

总管只好低下头说：“他说只要我为他的专业作担保，他就会给我丰厚的报酬。

我们原本打算把报失的谷粮卖掉，这应该是个天衣无缝的计划。不过既然没有实行，我还能不能保住我的工作？“

这一夜，帕札尔工作得很晚。他签了总管的撤职令，并条列出撤职理由。他还翻遍了公务员名单，却找不到该查核员的名字。他用的一定是假名。盗用谷粮的情形并不罕见，但是如此庞大的数量，这还是头一遭。这只是发生在孟斐斯某个储藏塔的个案，或者是官员普遍腐败的现象？若是后者，那么法老之所以颁布如此耸听的圣旨，原因也就不难理解了。他不正是希望趁此机会重建公理，为扭曲变形的公义重新树立新风范吗？无论职位高低，只要每个人的行为都不偏不倚，纪律风气很快就能匡正了。

炽热的灯火中，他又见到了奈菲莉的脸、她的眼、她的唇。这么晚了，她应该睡了吧。

她是否也想着他呢？

第二十五章

帕札尔在凯姆和狒狒的陪同下，搭上了快船前往三角洲地区最大的纸莎草种植区，在此垦植的是申请了皇家许可的美锋纸厂。有须毛伞形花和三角柱形长茎的纸莎草，在泥浆和沼泽中，可以长到六公尺高度，形成一片浓密的草丛。这种珍贵的植物顶端，密密地长满了形状如伞的花，其他部位则各有不同的用途：木质根可制造家具；纤维与茎皮可编制草席、萎筐、纲袋、绳索、细线，甚至可以做成穷人穿的鞋子和缠腰布；至于茎皮下层丰富的粘稠汁液，经过适当程序处理之后，便可成为举世闻名的纸莎草纸了。纸莎草自然生长的量并不足以供应美锋纸厂的需求，因此，纸厂

又开垦了大片的土地，以增加纸莎草产量，一部分并用来外销。对所有埃及人而言，纸莎草翠绿的茎代表了年轻活力。众女神的权杖均为纸莎草的形状，神庙里也都是用石头雕成的纸莎草柱。草丛中开了一条大路，途中，帕札尔遇见一些赤身背着一大捆草束的农民。他们一边嚼着嫩校，吸了汁液之后便把渣吐掉。随后，他来到了干燥的大仓库，放在里面的材料有的用木箱装，有的用陶土瓶装。仓库前面有几个专家正仔细地清理筛选过的纤维，然后才能铺到席子或木板上。

制作草纸时，先截取长约四十公分的草茎，再切成长条片状，然后将这些长条片以互相垂直的方式铺成两层。接着由另一组技师将这两层茎条覆上一块湿布，并以木褪敲打一段时间，茎条干了之后，便会自动紧密地粘合在一起，无须借助任何添加剂。

“很神奇吧？”

对帕札尔说话的男人矮矮壮壮，脸很圆，但没有什么血色，乌黑的头发用发油抹得服服贴贴。他的手脚都很胖，骨架也粗，但看起来相当有活力，甚至有点过度急躁的感觉。

“你的到访让我倍感荣幸，帕札尔法官。我叫美锋，是这个地方的主人。”

他拉拉缠腰布，整理了一下细亚麻布衬衫。虽然他衣服的布料都出自孟斐斯顶尖的纺织工之手，但是他穿起来却不是太小就是太宽太大。

“我想跟你买一些纸。”帕札尔对他说。

“你跟我来，我让你看看最好的样品纸。”

美锋把帕札尔拉进他存放高级纸张的库房，里面堆满了一卷一卷的草莎纸，每一卷都大概有二十张。美锋摊开了其中一卷。“你仔细看看这纸的光泽，摸摸看这质地多么细致。还有纸张的颜色黄得多美。绝对没有其他厂商能够模仿得出来。日晒的时间长短是秘诀之一，当然还有其他重点我就不便透露了。”

帕札尔摸了摸纸卷的末端，赞道：“的确很好。”

美锋掩不住内心的骄傲。“这种纸是专门供给那些抄写与补充古代智慧书（代代相传的格言集）的书记官用的。下个月，宫中的图书馆也订了一打。而且我也供应陪葬用的‘死者之书’的抄本。”

“你的生意好像很不错。”

“如果日夜赶工的话，是不错。不过我不觉得苦，因为我喜欢这份工作。供应纸张，记录各种作品与象形文字，这不是很重要吗？”

“我的经费有限，买不起这么好的纸。”

“我还有品质差一点的，但也相当不错。绝对耐用。”

这次看的纸很合用，但是帕札尔觉得还是太贵了。

美锋尴尬地搔搔后脑，说道：“帕札尔法官，你对我很好，我也希望有所回报。

我重视法律，因为这是幸福的根源。是不是就请你接受我的馈赠呢？“

“我很感激你的慷慨，但是我不能接受。”

“请你一定要收下。”

“无论任何形式的礼物都视同贿赂。如果你愿意让我迟一点付款，也必须正式通知，并加以记录。”

帕札尔坚持不收赠礼，纸商也不便再勉强他。“既然这样，好吧！我也听说了，你对那些不守法的富商是毫不留情的。你真是勇气可嘉。”

“职责所在罢了。”

“最近，孟斐斯的商人品行越来越差了。我想法老的圣旨应该可以遏阻这种令人遗憾的转变吧。”

“我和我的同僚都会尽力的，虽然我并不十分了解孟斐斯人的习性。”

“你很快就会知道了。近几年来，商人之间的竞争极为激烈，为了打击对手，常常会不择手段。”

见美锋说得愤慨，帕札尔便问他：“你受到过打击吗？ ”

“大家都一样，但是我会反击。刚开始，我只是三角洲地区一个大地主家的助理会计，当时纸莎草种得并不多。由于薪水微薄，工作时数又长，我便向地主提出了一些改善措施，他不但接受了，还升我当会计。如果不是遇到那件不幸，我是可以平静过日子的。”

他们两人出了仓库，走上一条两旁长满了花的小径，小径尽头便是美锋的住家。

“我可以请你喝一杯吗？这绝对不是行贿，我向你保证。”

帕札尔笑了笑。他感觉得到这位纸商还想说话，便助了他的兴：“你说的不幸是什么？ ”

“一次不甚光彩的遭遇。我娶了一个年纪比我大的妻子，她是爱利芬丁岛的人。

虽然偶尔有些小摩擦，不过大致上我们处得还不错。我回家回得

晚，她也可以接受。

有一天下午，我觉得不太舒服，大概是太过操劳吧，便请同事送我回家。没想到竟看到我妻子和园丁两人躺在床上，我气得想杀了她，后来又想告她通奸……可是惩罚实在太重了（通奸是非常严重的罪，因为婚姻原本是建立在夫妻彼此的诚信上，而通奸就等于背叛了自己的诺言）。结果我只是立刻宣布和她离婚。“ ”真是一次痛苦的经验。“

美锋又继续说道：“我受伤很深，便借由加倍工作来忘记痛苦。后来地主给了我一块没有人要的地。我自己设计了一套灌溉系统，让这块地有了价值：第一次的收成就大丰收，加上价格公道，顾客也很满意……最后还获得宫廷的认同!能成为皇宫的纸供应商，我真是太高兴了。我还得到厂你刚才经过的那片沼泽地。”

“恭喜！”

“努力就会有收获。你结婚了吗？”美锋话锋一转，脱口问道。

“还没有。”

“我后来又冒了一次险，结果证明我是对的。”

美锋吞下了一锭含有乳香、油莎草（乳香是一种树脂，油莎草则是一种芳香的芦苇）与排尼基芦苇成分的圆片，以使口气清香。

“我来为你介绍我的年轻妻子。”

西莉克斯夫人一心只担心着险上出现皱纹，烦恼得不得了。

因此，她自己制造了具有光滑肌肤作用的胡芦巴油。她先将豆荚与豆果分开，然后捣成糊状再加热，表面便会结成一滴一滴的油了。西莉克斯小心翼翼地敷上含有蜂蜜、红色天然含水苏打与北

方盐的面膜，还用雪花石膏粉按摩身体的其他部位。

多亏了奈巴蒙医生的手术，她的脸和身形都按照她丈夫的意思变得优美了。当然了，她还是觉得自己太重，也有点太胖，不过美锋对于她圆滚滚的臀部却不甚在意。在招呼丈夫享用丰盛的餐点前，她在嘴唇上涂了口红，两颊上抹了温和的乳液，眼睛周围也涂上绿色的眼影，然后又在头皮上擦了消毒剂，其中的主要成分蜂蜡和树脂可以预防白头发。

西莉克斯最后戴上了一顶用真发制成、而且每一根发丝都散发着香气的假发，她十分满意地看着镜中的自己。这顶宝贵的假发是丈夫在他们的第二个小孩,也是第一个男孩出世的时候送给她的。

女仆进来通知她美锋来了，还带了一位客人。

西莉克斯惊慌失措地又拿起镜子来。她打扮得够不够仔细？或者有什么她没注意到的小缺失？会不会受到批评？然而她也没有时间再化妆或换衣服了。

她也就这么冒冒失失地出了房门。

“西莉克斯，亲爱的！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孟斐斯的帕札尔法官。”

年轻的妻子微微一笑，带着一种得体的拘束与腼腆。

“我们接待过很多买主和技师，”美锋接着又说，“但是你是我们第一个接待的法官。真是太荣幸了。”

这名纸莎草纸商的新别墅，总共有十来间房间，光线都不太强。

西莉克斯夫人怕晒到太阳，因为肤色会变黑。

有一名女仆端了新鲜的啤酒进来，她身后跟着两个小孩，女孩子

一头的红发，男孩子则像极了父亲。他们向法官敬了个礼后，便笑着跑开了。

“唉，这两个孩子啊！我们是很爱他们，可是有时候实在是累人。”西莉克斯点点头，也同意丈夫的话。很幸运地，她的两次生产都很顺利，加上产后长时间的调养，并没有使身材走样。为了掩饰身上几处难以消除的赘肉，她穿了一件上等亚麻织成的宽松长袍，还点缀着一些小小的红色流苏边。她戴的耳环是从努比亚进口的，小环上套了一块象牙宝石。

主人请帕札尔坐上一张长形的纸莎草模。

“很特别吧？我喜欢有创意的东西。”美锋解释着说，“如果造型讨人喜欢，我会大量制造销售。”

帕札尔对于别墅的格局感到很惊讶，所有隔间都又长又低，而且没有阳台。

“我头有点晕。在屋子里，比较不会热。”

“你喜欢孟斐斯吗？”西莉克斯问帕札尔。

“我比较喜欢我本来的村子，”

“你现在住哪里？ ”

“我办公室楼上。地方有点小，自从我就任以后，大小案件一件接着一件，档案堆得到处都是。再过几个月，可能就太窄了。”

“这个简单。”美锋说，“宫里档案室的管理员跟我关系很好。国家仓库的场地就是由他决定安排的。”

“我不想享受特权。”

“这不是特权。他迟早都会传唤你进宫会面，不过当然是越早越

好。我把他的名字告诉你，你自己看着办吧。"

啤酒的滋味好极了，由于特别存放在一些大坛子里，仍然十分新鲜清凉。

“今年夏天，”美锋说，“我要在军机库附近开立一个纸莎草仓库，这样送货到行政机关就快多了。"

“那里刚好是我的管辖区。"

“好极了。如果我没看错的话，你的监督一定会又严格又有效率，如此一来，我的名声就会更稳固了。尽管现在有这样的趋势，但我实在不敢舞弊，因为总有一天会被抓到的。埃及人向来不喜欢作弊的人。就像谚语说的：谎言永远找不到船渡河。"

帕札尔灵机一动，忽然问道:“你听说过一起谷物走私的交易吗？"

“这件丑闻一旦爆发，关系人一定会受到重罚。"

“可能牵涉到谁呢？"

“据说有几个人打算侵占一部分已经入仓的谷物。只是谣传，不过大家都这么说。"

“警方没有调查吗？”帧札尔追问道。

“调查了，没有结果。留下来跟我们一起用餐好吗？”美锋这么一问，便把刚开始的话题又结束了。

“我不想太打扰你们。"

“我和我太太都很欢迎你。"

西莉克斯轻轻点了一下头，向帕札尔面露微笑，表示欢迎。

帕札尔于是和他们一起享用了美味的餐点：有鹅肝酱、鲜嫩的蔬菜沙拉配上橄榄油、新鲜豆、石榴和甜点，此外还有拉美西斯大

帝登基那年制造的三角洲红酒。

孩子们坐在另一桌，但直嚷着要吃大人桌上的蛋糕。

“你打算建立家庭了吗？”西莉克斯问道。

“我工作太忙了。”帕札尔答道。

“娶妻生子不才是人生的目的吗？人生最大的满足莫过于此了。”美锋很肯定地说。

红发女孩趁着大人不注意，偷偷拿了一块蛋糕。不料父亲眼尖，一把抓住她的手腕，骂道：“不许你出去玩，也不能去散步。”

女孩一听放声大哭，并直跺脚。

“你太夸张了。没有这么严重。”西莉克斯护着女儿说。

“什么都不缺的人还偷东西，太叫人痛心了！”

“你小的时候，不也是这样吗？ ”

“我父母亲很穷，可是我从来没有偷过任何人的东西，我也不许我的女儿有这种行为。”

受惩罚的女孩哭得更大声了。

“把她带走好吗？”西莉克斯照着丈夫的意思做了。

“教养儿女难免碰到这种情形。所幸众神保佑，欢乐的时刻要比痛苦多得多了。”

美锋叹了口气，不知是惋惜还是满足。

美锋给帕札尔看了要给他的那批草莎纸,顺便帮他加强纸的四边，并多给了他几卷颜色较白、质地较差的纸，可以用来打草稿。

两人这才热情地致意道别。

孟莫西光秃的头顶泛红，泄漏了他极力隐藏的愤怒。

“谣言，帕札尔法官，这全是谣言！”

“可是你也做了调查。”

“例行公事嘛。”

“没有结果？ ”

“没有。有谁敢侵占储藏在国家谷仓的谷物呢？太荒谬了。你为什么要管这件事？ ”

“因为空虚谷仓位于我的管辖区内。”

警察总长尴尬地放低声量说：“这倒是真的，我忘了。有什么证据吗？ ”

“有量好的证据：一份文书。”

孟莫西看了文件说：“查核员记录有一半的存粮被取用……这有什么不对吗？ ”

“储藏塔还是满满的，我亲自看过了。”

孟莫西站了起来，背转过身望向窗户外头。“这份文件签了名了。”

“是假名。派任的查核员名单上没有这个人。要找出这个奇怪的人物，由你负责应该最恰当不过了吧？ ”

孟莫西恨他如此直截了当不留情面，不免语带讥讽：“我想你大概已经询问过谷仓总管了，对吧？ ”

“他说他不知道和他谈这笔交易的人叫什么名字，而且他们只见过一次面。”

“你认为他说谎？ ”

“应该没有。”

虽然当时狒狒也在场，但是总管没有再说什么，因此帕札尔相信

他说的是实话。

“必定是阴谋!”总长言之凿凿。

“有可能。”帕札尔也同意。

“很明显，总管就是主谋。”

“越明显就越值得怀疑。”

“把这名盗匪交给我吧。帕札尔法官，我有办法让他实话实说。”

“绝对不行。”

“那么你有什么打算？”孟莫西实在不明白这个年轻法官葫芦里究竟卖什么药。

“暗中派人全天候监视储藏塔。盗贼那一伙人来搬运谷粮时，就可以现行犯的罪名加以逮捕，也可以马上知道所有罪犯的姓名了。”

“但是总管的失踪会让他们有所警惕。”

“所以要让他继续担任原有的职务。”

“这个计划太复杂也太冒险了。”孟莫西有点迟疑。

“不会呀。不过你若有更好的意见，可以听你的。”

孟莫西果然提不出更好的做法，只好妥协。“好吧，我会做我该做的事。”

第二十六章

布拉尼的房子可以说是惟一的避风港，让帕札尔受尽折磨的心得以稍微纾解。

他写了一封长信给奈菲莉，再度向她倾诉他的爱意，并祈求她能早日表白她的心意。

如此骚扰她，他也感到自责，但就是无法压抑这股热情。从此，他的一生就交给奈菲莉了。

布拉尼在第一间房间里，为祖先的雕像供奉鲜花。帕札尔则在一旁静思。绿萼矢车菊和酪梨树的黄花可以让人永怀祖先，并能让奥塞利斯天堂里的贤人长伴左右。

祭拜完毕之后，师生二人爬上了阳台。帕札尔最喜欢这个时刻，天光逐渐谈入夜色，等待着明日重生。

“你的青春已经像是老去的肌肤再也回不来了。年轻的你很快乐，也很平静。

但是现在你要做的，是成就你的人生。“ ”我的一切，你都知道。“帕札尔只简单回了老师这么一句。

“有些事你并没有告诉我。”

“跟你是无须多说的。你觉得她会接受我吗？ ”

“奈菲莉从来不会虚情假意，她表现出来的都是真实的感受。”

阵阵的焦虑涌上帕札尔的喉头，使他难以言语：“我大概是疯了。”

“觊觎属于别人的东西，这本来就是疯狂的事。”

老师苦口婆心的教诲，却只是让帕札尔更惭愧痛苦。“你曾经教我要以稳重精确的公正态度累积智慧，不要为自己的幸福烦恼，要努力让世人平和地往未来前进，努力建盖神庙，使果园为众神而果实累累（这是神庙内先贤石柱上的刻文），我把这番教诲全忘了。如今我却为情所苦，越陷越深无法自拔。”

“这样也好，继续往前走到你的极限，直到你无法回头为止。遵循天意你便不会误入歧途。”

“我没有忘记我的职责。”

“斯芬克斯那件事？”

“进了死胡同了。”

“一点希望也没有？”

“除非找到第五名退役军人，或者苏提在亚舍将军那里探听到什么消息。”

“看来希望很渺茫。”

“就算要等上几年才能得到新线索，我也不会放弃的。你别忘了我手中握有军方说谎的证据：那五名老兵已经正式宣告死亡，可是其中却有一人回到底比斯当了面包师傅。”

“第五个人没有死。”布拉尼认真地说，好像老兵就在眼前似的，“别放弃，厄运总有离开的一天。”

布拉尼说完，师徒两人静默了许久。他说话时郑重的语调使得帕札尔心烦意乱，因为他知道老师有预见未来的能力，有时候他就是能看得见尚未可知的真相。

“我马上就要离开这个家。”布拉尼先开了口，“该是我到庙里度过余生的时候了。

我的耳中将充斥着卡纳克神庙众神的沉默，我也将与永恒之石交谈。今后的每一天将越来越宁静，在这个人生的重要阶段作好准备之后，我便要面对奥塞利斯神的审判了。“帕札尔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急忙说道：”我需要你的教导。“

老师却似心意已决。“我还能给你什么建议呢？明天我将拄着拐杖前往西方极乐，和所有人一样留在那里不再回来。”

帕札尔仍不放弃希望，继续找理由想说服布拉尼。“倘若我发现埃及罹患了可怕的疾病，而我又有机会起身对抗，你的道德威望将是我不可少的助力，你也将扮演决定性的关键角色。所以请你再等一等。”

“无论如何。我到庙里去之后，这间房子就是你的了。”

谢奇用枣核和木炭点了火，把角状坩埚放到火上，再以风箱助长火势。他把熔化的金属倒人各种特殊的模型中，希望能研究出熔炼金属的新方法。他记忆力超强，因此过程与结果均不加以记录，以免泄露了机密。两名助手长得十分健壮，体力也惊人，他们能够用长吹管连续吹好几个小时，以维持旺盛的火势。

难以摧毁的武器马上就要完成了。法老的军士佩带着无坚不摧的剑与长矛。将一一砍裂亚洲敌军的头盔，刺穿他们的甲目。

他正沉思之际，门外突然传来了打斗的尖叫声。谢奇打开实验室的门想一探究竟，却刚好跟两名警卫撞个正着，他们抓着一个满头自发、双手通红的人，那个人气喘吁吁，眼中充满了泪水，缠腰布也扯破了。

“他私自闯进金属储藏库，”一名警卫解释道，“我们想要询问他时，他却拔腿就跑。”

谢奇立刻认出了牙医喀达希，但却全然不显得惊讶。

“放开我，你们这些野蛮人！”喀达希怒斥道。

“还敢大声，你这个小偷！”警卫长反骂他。

到底是什么疯狂的念头闪过喀达希的脑海？长久以来，他一直梦想能得到神铁来制造他的手术工具，使自己成为无人可以匹敌的

牙医。为了他个人的利益，他丧失了理智，将阴谋计划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我已经派人到门殿长老那儿去了，我们现在马上就需要一名法官。”警卫长说道。

为了避免招致怀疑，谢奇只好顺着警卫长的意思。

门殿长老的书记官半夜三更被吵醒后，认为事情并未严重到非叫醒长老不可，尤其长老又特别注重睡眠。于是他看了看法官名单，挑出了最近才任职的帕札尔法官。由于他等级最低，应该让他磨炼。

帕札尔没有睡。他梦想着奈菲莉，想象她就在他身边，温柔地安慰并鼓励他。

他诉说着调查的过程，而她则描述着病人的种种，他们一起分摊对方工作上的负担，享受一种简单的快乐，每天旭日东升便又是充满希望的崭新的一天。

忽然间，北风大叫了起来，勇士也开始狂吠。帕札尔赶忙起身打开窗户。看了武装士兵出示由门殿长老书记官发出的调派令后，帕札尔便罩上短披风，随着士兵到了营区。

通往地下室的楼梯口站了两名卫兵，他们手中的长矛相互交叉着。见到法官时，他们移开长矛让出通道，谢奇就站在实验室门口等着迎接法官。看到帕札尔，他有点讶异：“我以为来的会是门殿长老。”

“抱歉、让你失望了，上级下令派我来。发生什么事了？”

“偷窃未遂。”

“有嫌疑犯吗？ ”

“罪犯已经被捕。”

“那么只须说明事实、将罪犯起诉并立刻判刑就可以了。”

谢奇似乎有点不安。

“我要亲自问话，他人呢？”见谢奇没有反应，帕札尔便主动问道。

“在你左手边的走道上。”

罪犯原本坐在一块铁板上，有一名武装士兵看守着，他一见到帕札尔马上跳了起来。

“喀达希！你在这里做什么？”帕札尔着实大吃了一惊。

“我本来在营区附近散步，他们却无缘无故袭击我，还强行把我带到这个地方来。”

“他说谎。”警卫抗议道，“这个人擅自进入储藏库，才会被我们拦截住。”

“胡说！我要告你们伤害。”喀达希大声否认。

“储藏库里放了些什么？”帕札尔问道。

“一些金属，大部分是铜。”

帕札尔心里有点明白怎么回事了，便问牙医：“你是不是缺乏制造器材的原料？ ”

喀达希仍矢口否认：“这全是一场误会，我是无辜的。”

这时候，谢奇走到帕札尔身边，在他耳边小声说了几句话。

帕札尔应道：“随你的意思。”

他二人进入实验室，四下无人，谢奇才问道：“我在这里进行的研

究必须绝对保密，因此你开庭时，是否能禁止旁听？”

“当然不行。”帕札尔一口便回绝了。

“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

“不要再坚持了。”

“喀达希是个有名又有钱的牙医，他的行为实在另人费解。”

“你在做哪方面的研究？”

“武器装备，你懂吗？”谢奇骄傲地说道。

“你的研究工作并无特定的法令规范，如果喀达希被控偷窃，他必须依照正常程序为自己辩护，而你也得出庭应讯。”帕札尔态度一如往常，公事公办。

“这么说我必须回答问话喽？”

“当然。”

谢奇捻捻胡须说：“这样的话，我还是不告他的好。”

“这是你的权利。”

“我是为了埃及着想，不管是在法庭或其他地方，消息一旦走漏，后果将不堪设想。

喀达希就交给你了。对我来说，就当做什么也没发生过，至于你呢，帕札尔法官，别忘民你有责任保密。“谢奇结束的语气略带有威胁的意味。

帕札尔和牙医一起走出营区，他对喀达希说：“你不会被起诉了。”

“可是我要告他们。”喀达希一副愤愤不平的模样。

帕札尔知道他在气头上，便心平气和地分析给他听：“证人的证词对你不利，你在不寻常的时间出现在这个地方，你又有窃盗嫌

疑……从这几点看来，你的胜算实在不大。”
喀达希咳了几下，啪的一声把痰吐掉说:“你说得对，那就算了吧。”
“我可不能算了。”
“你说什么？”喀达希反而觉得莫名其妙。
“我可以半夜三更起床，也可以办理任何的案子，但是你不能把我当傻子一样耍。
你得向我解释清楚，否则我就以侮辱法官的罪名将你起诉。“牙医的话开始变得含含糊糊：”上等的纯铜！我已经梦想好多年了。“
“你怎么知道这个储藏地点的？”
“监管营区的士官是我的病人……很爱说大话，于是我就想碰碰运气。以前，军营的守备没有这么严密。”
“所以你就打算偷？”
“不，是买!”喀达希反驳道，“我打算用几头肥牛来换取金属，因为这些军人都很贪吃，买卖成交后，我的器材就能够又好又轻又精确。可是这个小胡子，一点人情味也没有……怎么讲也讲不通。”
“不是所有的埃及官员都很腐败的。”
“腐败？你太夸张了吧！难道凡是进行交易就一定是非法的吗？你对人的看法未免太悲观了!”喀达希一面嘀咕着，身影越走越远。
帕札尔在黑夜里信步走着。他并不完全相信喀达希的说词。金属储藏库、军营……
又是军队！不过这次的事件似乎与那几个退役军人的失踪并无关连，只不过是一个逐渐走下坡的牙医不愿意承认自己的手艺退步

所做的挣扎罢了。
今晚是满月。传说月亮里面住了一只持有刀械的兔子，它是个好战的精灵，总要把恶鬼的头都剁下才甘心。帕札尔倒是十分乐意请它当自己的书记官。夜晚的太阳慢慢变大又慢慢缩小，渐渐变亮后又渐渐变暗。这艘飘荡在空中的小白船将会把他的思念传送给远方的奈菲莉。
尼罗河水向来以有助于消化而闻名，清淡的河水能使体内毒素迅速排出。部分医生认为河水之所以具疗效，乃是受到生长于河岸的药草影响所致。每当涨水时，河中便满是植物微粒与矿物盐，埃及人民总会将这珍贵的河水盛在千万个水罐中，以防河水变质。不过，奈菲莉还是检查了去年所储存的水以防万一，若发现容器内的水有混浊的现象，她便丢一个甜巴旦杏到水里，一天过后，水就会变得清澄甜美。有几罐水已经放了三年，水质却丝毫未变。检查之后，她开始留意起洗衣工的一举一动。在宫中，这个职务总要分派给值得信赖的人，因为衣服的整洁一向极受重视；在各个大小社区里，也都是同样的情形。洗衣工洗完衣物拧干之后，还要用木棍捶衣，然后再高高举起用力抖动，最后才将衣物披到两根木桩间的晾衣绳上晾晒。
看了一会儿，奈菲莉忍不住问道：“你是不是生病了？”
“为什么这么问？”
“因为你缺乏精力，这几天来衣服都灰灰的。”
“有什么办法？这份工作可不简单，女人的肮脏衣物真是叫人困扰。”洗衣工粗声粗气地抱怨。

“光用水是不够的，试试这个消毒剂和香料。”

暴躁的洗衣工从女医生手里接过那两个瓶子。奈菲莉脸上的微笑消除了她的戒心。

为了避免虫害，奈菲莉让村民在谷仓中洒了一些木灰，这种灭虫剂既有效又便宜。

涨水前的几个礼拜，就可以开始屯积谷粮了。

当她巡视最后一个谷仓间时，又收到了卡尼送来的香芹、迷迭香、鼠尾草、枯著和薄荷。这些药草晒干或磨成粉后，便可做为奈菲莉所开处方的药引。这些药剂的确减轻了老人的病痛，加上亲人陪伴，他的病情更是好了许多。

虽然奈菲莉一直保持低调，但是她高明的医术却还是受到了注意，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地许许多多河西的农民都来找她看病了。

她绝对是来者不拒，而且看病也绝不马虎。

经过一整天的辛劳之后，她还要和两名经过她挑癣做事谨慎细心的寡妇，利用晚上的时间准备药丸、软膏与膏药。睡不到几个小时，天一亮便又有病人大排长龙等着看病了。

她从未想过自己的医生生涯竟是如此景况，但是她喜欢替人诊治，每次看到一张张忧虑的脸庞重新绽放宽心喜悦的笑容，她便感到无比欣慰。奈巴蒙逼得她不得不与这些地位卑微的人接触，实际上倒也帮了她一个大忙。在这里，上流社会的医生时兴的那套巧妙词令全不管用，这些工人、渔民、家庭主妇只想以最低的花费获得最迅速的疗效。

她已经请人把“小淘气”从孟裴斯带来，每当疲倦时，小绿猴就

会耍把戏逗她开心。

看到小淘气，她就会想起和帕札尔第一次见面的情形，那么耿直、固执，却也那么令人挂心而难忘的一个人。有哪个女人能够和一个以事业为重的法官一块儿生活呢？ 十来个搬运工把挑来的篓子放在奈菲莉的新实验室门口，小淘气则在篓子上跳来跳去的。篓内装的是柳树皮、天然含水苏打、白油、乳香、蜂蜜、松脂，以及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动物油。

“给我的？”奈菲莉惊奇地问。

“你是奈菲莉医生吧？”其中一名挑工问道。

“是的。”

“那么就是给你的。”

“这些东西多少钱……”奈菲莉迟疑了一下。

“已经付过了。”

“谁付的？ ”

“我们只负责送货，其他一概不知。请你签个收据。”

奈菲莉又惊又喜，不再多问便在木板上写下自己的名字。

如此一来，她就可以配出复杂的药方，独自医治重症病人了。

傍晚时，莎芭布在她住处的门口出现，但她并不诧异，只说：“我一直在等你来。”

“你料到我会来？ ”

“镇风湿痛药膏很快就会配好，现在什么成分都不缺了。”

莎芭布头上戴着芳香的灯心草发饰，颈间有一条光玉髓莲花串成的项链，已经一扫前几日的穷苦模样。她身上穿的亚麻长袍，自

腰部以下全部透明，展露出了修长的双腿。

“我要让你医治，而且只让你医，其他的医生全是招摇撞骗的庸医。”

她的一番夸赞，让奈菲莉有些别扭。“这么说不会太夸张了点吗？”

“我说的都是实话。你出个价，我绝不还价。”莎芭布豪爽地说。

“你送的礼物实在太贵重。现在我手上的昂贵药材，多得足够让我医治数百个病人了。”

“不过得先从我开始。”

奈菲莉对她出手如此阔绰十分好奇：“你发财了吗？”

“哎！我又重操旧业了。”莎芭布坦承道，“底比斯不像孟斐斯那么大，民风也比较单纯保守，不过这里的有钱人也同样喜欢上啤酒店找漂亮的女孩。我请了几个年轻女孩，在市中心租了一间漂亮的房子，付钱给了地方警局局长，然后就开了店，声名很快就打响了。你眼前所见到的正是最好的证据。”

“你真是慷慨。”

“你错了。我只不过是想接受最好的治疗。”

“你会听从我的建议吗？”

“我一点都不敢违背。我只是经营酒店，并不亲自下海。”

“想找你的客人应该不少吧？”

“偶尔我会满足男人的欲望，但纯粹是享乐而不求报偿。现在想碰我可没那么容易呢。”

听了她这番直来直往的话，奈菲莉脸上泛起了红晕。莎芭布顿觉失言。

“医生！我没有冒犯你吧？ ”

“没有，当然没有。”奈菲莉急忙回答道。

莎芭布直肠子的性情就是改不了，急得奈菲莉连辩解也不知从何说起了：“莎芭布女士，我…… ”“ 你叫我女士？你在开玩笑吧！”奈菲莉不再理会她的言语。“好了，把门关上，衣服脱掉。在痊愈之前，你每天都要来敷药。”

莎芭布躺上了按摩石板，幽幽地说：“你也一样啊，医生，你也应该是很有福气的。”

第二十七章

湍急的水流惊险异常。苏提抱起豹子荷在肩上，并警告她说：“不要再挣扎了。

掉下去会淹死你的。“ ”你只不过想让我出丑而已。“

“要不要试试看？ ”

她不免害怕，便安静了下来。在深度齐腰的河水中，苏提踩着脚下的大石头，歪歪斜斜涉水而过。

“爬到我背上，双手环抱住我的脖子。”

“我应该是会游泳了。”

“要练习以后再说。”

说时迟，那时快，苏提脚底下就踩了个空，吓得豹子失声惊呼。当他恢复平衡，继续灵巧迅速地前进时，却感觉豹子抱得他更紧了。

“轻松一点，脚踢踢水。”

她心里还是七上八下，焦虑不安。忽然间一个巨浪打在苏提头上，

不过他并未灭顶，反而趁着浪头漂浮到了岸边。

上岸后，他插了一根木桩，绑上绳子，然后将绳索的另一端抛到对岸，由另一名士兵系牢。这时，豹子本可趁机逃走，但她没有。这次袭击行动的幸存者与亚舍将军的弓箭队也都来到了河边。最后过河的步兵太过于高估自己的力气，根本不把绳索当一回事，还笑闹着将手松开。结果由于身上的武器太重，他身子一沉便撞到一块突出水面的石头，整个人昏死过去，并开始往水里沉。苏提见状立刻扑身跳入水中。

连续吞噬了两个人的河水，仿佛见猎心喜般地越发波涛汹涌起来。苏提在水底游了几下，找到那名落水的士兵。他用两手抓住士兵的腋下，让他不再下沉，并用力将他往上拉。此时士兵突然恢复知觉，手肘便往后撞，苏提胸口吃痛不由得松了手，士兵也立刻消失在湍流之中。苏提再也憋不住气了，只好放弃了。

“这不是你的错。”豹子安慰他说。

“我不喜欢死亡。”

“他只是个愚蠢的埃及人！”

她话还没说完，苏提反手就是一巴掌。她错愕之余，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从来没有人敢这么对我！”

“是吗？”

“你们埃及男人常常打女人吗？”

“埃及的女人和男人有同样的权利和义务。仔细想想，你只配让人打一顿屁股。”

他一面说，一面脸带威胁地站起身来。

“走开！”豹子有点心虚。
“你后悔说了那些话吗？”豹子紧闭着双唇不出声。
外头传来一阵骚动，苏提心生警惕，其他士兵也都跑出帐外。他一把抓过弓和箭袋，同时对豹子说：“你著想逃就逃吧！”
“可是再被你抓到，你就会杀了我。”
他只耸了耸肩。豹子又骂道：“你们这些该死的埃及人！”
原来外头的吵闹声并非敌人来袭，而是亚舍将军与他率领的精英部队到了。这个好消息很快便传了开来。曾当过海盗的士兵兴奋地抱伎苏提说：“我能有机会认识你这个英雄人物，真觉得骄傲！亚舍至少会赏你五只驴子、两张弓、三支铜制长枪和一面圆盾。你不会被埋没太久的。孩子，你很勇敢，像你这样的人并不多见，就算在军中也是一样。“苏提真是欣喜若狂。他终于达到目的了。现在该是他向亚舍将军的亲信打探消息、找出疑点的时候了。他不会失败，他会让帕札尔以他为傲的。
一名头戴盔甲、体形庞大的士官呼问道：“你就是苏提吗？”
“就是他。”当过海盗的士兵抢着说，“多亏了他，我们才能攻占敌人的堡垒，而且他还冒着生命的危险拯救溺水的士兵。”
“亚舍将军任命你为战车官。从明天起，你要协助我们追捕那个卑鄙的埃达飞。”
“他逃走了？”
只见士官气愤地说：“他滑溜得像只泥鳅。不过叛乱已经弭除，我们迟早都会抓到这个王八蛋的。他设下的陷阱害死了我们数十名勇士。他就像是凶残的死神一样每晚杀人，还到处收买各部落的

族长，一心只想制造纷争。苏提，你跟我来，将军要亲自为你颁赠勋章。”

对于这类为了满足某些人的虚荣心而夸大吹嘘的仪式，苏提向来敬而远之，但是这次他接受了。他历经千辛万苦，为的就是见将军一面。

苏提缓缓前行，旁边两列士兵热烈地欢迎他。不但用头盔敲击着盾牌，还高喊着胜战英雄的名字。远远望去，亚舍将军完全没有一点战士的气派：矮矮小小，整个人缩成一切，倒更像是熟悉官僚作业的书记官。

苏提走到将军面前十公尺处，突然停了下来。

其他人从背后推他，又是催促又是打气：“去啊！将军在等你呢？”

“孩子，不用怕！”

苏提于是又往前走，却是面无血色。亚舍也踏前了一步：“我很高兴能认识你这个人人称赞不已的弓箭手。战车官苏提，现在我正式授与你勇士金蝇勋章（评价极高的荣誉勋章，有一部分已经出土。苍蝇象征了模范军人的攻击性与毅力）。你要好好保存这个珍贵的勋章，因为它证明了你的英勇。”

苏提张开了手。同袍纷纷向他道贸，大家都十分好奇，想看看、摸摸这个至高无上的勋章。

然而受勋的英雄本人却显得心不在焉。大家都以为他是情绪太激动了，一时失了神。

当晚将军特别为他开了庆祝酒会。当他纵酒欢庆过后回到帐篷，大伙儿无不极尽轻薄之能事来开他玩笑。美丽的豹子该不会还有

其他的“突袭行动”吧？走进帐中，苏提躺了下来，双眼睁得大大的。他不看豹子，豹子也不敢跟他说话，只独自蜷缩在角落里。亚舍将军简直就像是贪婪地寻找着猎物的吸血鬼，不是吗？这个高阶军官的面孔在苏提的脑海中再也无法磨灭，就是他，曾经在隔着他几公尺外的地方，折磨并谋杀了一个埃及人。

这个卑鄙无耻的小人，这个口是心非的叛贼。

清晨的阳光从高高的窗口射了进来，照在一根石柱上，在这个五十三公尺深、一百零二公尺宽的巨大厅室里，还有一百三十三根相同的柱子。建筑师为卡纳克神庙建造了全国最大规模的石柱林，柱上绘饰了一幅幅法老王向众神献祭的画面。图案鲜丽耀眼的色彩只有在特定的时辰才会显现出来，因此也只有一年到头都住在里面，才能随着光影的转移，一根柱子换过一根柱子，一幅景象接着一幅景象地看遍这些世人所无法得见的宗教仪式。

有两个男人一边闲聊，一边缓步走过中央通道。前面一人是布拉尼，跟随在后的是阿蒙神的大祭司，他今年已经七十岁了，专门负责治理这座神圣的神殿、监管神的财富并维护品级秩序。

大祭司带着点惋惜的语气说:“布拉尼,我听说你所提出的请求了。你曾经指引那么多年轻人走上智慧之路，如今却想退出俗世，隐居神庙之内。可惜呀！”

“这的确是我的希望。我的视力已减弱，双脚也不听指挥”但是你似乎还没有衰老到如此地步。“ ”外表是会骗人的。“

“你现在退休，未免嫌早了一点吧？ ”

“我已经把所学的一切都传授给奈菲莉，现在也不收病人了。至

于孟裴斯的住所，从今天起就送给帕札尔法官了。”

布拉尼退意已决，无论大祭司怎么说，他总有说词婉拒。大祭司听他提起奈菲莉便说：“奈巴蒙并不支持你的爱徒。”

“他让她接受严苛的考验，却忽略了她实质的内在。虽然她看似柔弱，却有一颗无比强韧的心。”

“帕札尔是底比斯地区的人吧？”

“是的。”

“你好像非常信任他。”

“他是个热情如火的人。”

“火是有毁灭性的。”大祭司提醒着。

“控制得当，却能照亮一切。”布拉尼则有信心地这么回答。

“你希望他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命运自有安排。”

布拉尼的言语中每每透着机锋，大祭司不禁叹道：“你有很深的内涵呀，布拉尼！

你提前退休将使埃及失去一个人才。“ ”自有后浪推前浪。“

“我啊，也想退休了。”

见大祭司面露倦容，布拉尼应道：“你的担子太沉重了。”

“的确，而且一天比一天重。太多的行政工作，使我几乎没有时间沉潜。法老和他的幕僚已经答应我的中请，再过几个星期，我就要搬到圣湖东岸的小屋去，专心修习古代文献。”

“到时我们就是邻居了。”

“我不这么想，你的任处将会豪华得多。”

“你的意思是……？”布拉尼不解地问。

“你已经被指定接任我的职务了。”

戴尼斯和妻子妮诺法接受了美锋的邀请，尽管他只是个野心勃勃的暴发户。妮诺法还强调说，“暴发户”这个形容词再适合他不过了。然而，这名造纸商却拥有不可忽视的实力，他懂得应酬，加上他的工作与竞争能力，才使他前途无可限量。

瞧，他不就已经借助了某些影响力而得到宫廷的认同了吗？戴尼斯是绝对不容许自己忽略这么有潜力的商人的。因此他想尽办法说服了万分不情愿的妻子，一同前往美锋在孟裴斯新仓库的开幕餐会。

今年尼罗河涨水涨得恰到好处，农田灌溉的水量适中，人人得享温饱，埃及甚至还有余粮可以外销到亚洲的各个附属国。伟大的孟裴斯城财富满溢。

戴尼斯和妮诺法坐在高椅背的豪中大轿上，前方还附有一个矮脚凳，两旁的雕花扶手不仅让乘轿人坐得舒服，更突显了他们姿态的高雅。头顶上除了掩避风沙的华盖之外，还有两把遮阳伞可以隔开偶尔十分刺眼的夕阳余晖。

在路人的注视下，四十名轿夫踏着轻快的脚步前进。由于车辕长，轿夫的脚又多，市民们便戏称这顶轿子为“蜈蚣”，至于轿夫们一想到提供这次特别的服务后，将又有一笔丰厚的酬劳，不禁脱口就唱起了“宁可轿子重，不愿轿子空”。

眼见路人个个目瞪口呆，花费再多也都值得。戴尼斯和妮诺法的出现，真使参加美锋与西莉克斯举行宴会的群众羡妒不已。

在孟斐斯人的记忆当中，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美丽的轿车呢。对于众人的称羡，戴尼斯只反手一挥，不置一词，而妮诺法则因为少了那么点金饰而频称可惜。

两名仆人为宾客斟上了啤酒与葡萄酒。所有孟裴斯商界人士都齐聚于此，庆贺美锋得以挤进权力的小核心。如今他必须自己推开这扇已然半开的门，要以绝对强势的作为证明自己的实力。戴尼斯夫妇对他的评价将具有关键性的影响，因为到目前为止，所有商业界顶尖的人物无一不是经过他夫妇俩的认可与提携。

因此一见到他们抵达，美锋便紧张地迎向前去招呼，顺便介绍妻子西莉克斯。

由于丈夫一再的告诫，西莉克斯一声也不敢吭。妮诺法上下打量着她，脸上满是鄙夷的神情。戴尼斯则环顾了四周，问道："是仓库还是卖场？"

"两者都是。"美锋恭敬地回答，"如果一切顺利，我会扩大规模，然后把两个功能的用地分开。"

"野心很大。"戴尼斯不屑地说。

"你觉得不好吗？"

"从商不能太贪心，你不怕消化不良吗？"

"我的胃口一向很大，而且我消化得很快。"

妮诺法对他们的谈话内容毫无兴趣，她宁愿去找老朋友聊天。戴尼斯明白妻子心里已经有了谱：她觉得美锋太讨人厌，太咄咄逼人，也不可靠。他所说的那些理想抱负跟劣质石灰岩一样不牢固。

戴尼斯阴视着主人说："孟裴斯并不像外表显现得那么容易融入，

你要考虑清楚。

在三角洲的产业上，你可以全权做主，在这里，你却得忍受大城市的种种不便，可能常常得为一点芝麻小事而疲于奔命。“ ”你太悲观了。“

“我劝你还是听我的话，亲爱的朋友。每个人都有极限，你可不要好高务远。”

“老实说，我还不知道我的极限在哪儿，所以我想做各种尝试。”

戴尼斯眼见暗示似乎无效，也就开门见山地说：“孟斐斯当地一些历史悠久的纸莎草制造商与贩卖商所提供的纸，已经十分足够了。”

“我会以品质更好的纸和这些老字号的厂商竞争。”美锋依旧自信满怀。

“你不是吹牛吧？ ”

“我对自己很有信心。”美锋接着反问道，“不过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这么……防着我？ ”

“我只是为你着想。面对现实，你将会省去很多麻烦。”

“我想你还是多为你自己想想吧。”

戴尼斯薄薄的嘴唇都变白了，他冷冷地问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

美锋长长的缠腰布不断往下滑，他拉了拉腰带说：“我听说你犯法吃了官司。你的事业也已经不像以前那么辉煌了。”

他们的声量提高，其他宾客自然也竖起了耳朵倾听。

“你竟然敢拿这种无凭无据的话来中伤我。戴尼斯的名声是受到

全埃及人民敬重的，而你美锋却只是个无名小卒。"
“时代在变了。"
“你根本是在散播谣言，恶意中伤，我懒得跟你一般见识。"
美锋对于客人的污蔑，义正词严地驳斥："我想说什么话，我会在大庭广众下直说，别人要怎么造谣、要做什么不正当的勾当，那是别人的事。"
“你想告我？”戴尼斯气得直发抖。
“你觉得你有罪吗？”美锋温温地反问。
妮诺法夫人挽起丈夫的胳膊说："时间不早了，我们该走子。"
“你小心点。”戴尼斯怒气难消地警告着，“只要一次失利，你就完了。"
“我已经采取防范措施了。"
“你实在太异想天开了。"
“也许你会是我的第一个客户呢。我会针对你的需求，研究出一系列价格合理的产品的。"
“我考虑考虑。”戴尼斯最后咬牙切齿地丢下这么一句话。
在场的众人意见不一。虽然戴尼斯以前的确成功地赶走了不少光说不练的人，不过美锋对自己的力量却似乎很有把握。
眼看一场精彩的对决就要展开了。
第二十八章
苏提的战车沿着崎岖不平的路前进，一旁是陡峭的岩壁。亚舍将军的精英部队搜寻反叛余孽，已经有一个星期了，却毫无所获。将军认为这一带已经恢复平静，便下令收兵。

多了一名掩护的弓箭手，苏提依然默默不语。他只是神色黯然地专心驾车。豹子很幸运能够享受到特别待遇，她安坐在一只驴子的背上，而不像其他俘虏只能步行。亚舍特别给予上一场战役中的英雄这项特权，其他士兵自也无话可说。

夜里，豹子和苏提同睡一床。对于这个平常总是热情、外向的青年，突然变得如此沉默寡言，眉宇间也不时流露着一股伤感，她真是讶异极了。她忍不住想探知原因："你是个英雄，你将会接受表扬，会成为富翁，可是你现在却像一只战败的公鸡。到底为什么？"

"俘虏没有问话的权利。"

"只要你随时保持作战状态，我就会和你缠斗一辈子。可是……你不会是不想活了吧？"

"闭嘴，不要再问了！"

豹子果真不再问，却脱下了衣服。她全身赤裸，将金发往背后一甩，跳起舞来。

她缓缓地转圈，嗣体的每一面都呈现出最美的姿态，并用手轻轻滑过胸脯、臀部和大腿，勾勒出俊美的线条。她软若无骨的身子，摇摆出了女人柔似水的天性。

当豹子娇媚地往他身边靠时，他还是不动。她解下他的缠腰布，亲吻他的胸，然后整个人趴到他身上去。她很高兴，因为她发现苏提的精力并没有消失。虽然他极力抗拒，但是豹子看得出来他还是想要她的。

"我以后会怎样？"

“到了埃及你就自由了。”

“你不把我留在身边？”豹子有点惊讶。

“光是一个男人是满足不了你的。”

“只要你变得富有，我就满足了。”

“当个体面的贵妇人，你一定会觉得无聊。而且别忘了，你发过誓随时可能背叛我。”

“你战胜了我，我也会打败你的。”

豹子继续用低低的、软软的音调引诱着。她趴在地上，头发散乱，两脚张开，唤着他。苏提再也忍不住爆发所有的热情占有她，他知道这个女魔鬼必定施了什么魔法,才重燃起他内心熊熊的欲火。

“你不再悲伤了。”豹子看着他，微带疑问地说。

“不要去猜测我的心事。”

“那你就告诉我。”

苏提还是没说，只吩咐道:“明天我停下战车时，你立刻到我身边来，听我的指示行动。”

“右轮有吱吱嘎嘎的声音。”苏提向弓箭手说。

“我没有听到埃 ”

“我的听力一向很敏锐。有这种杂音表示车子可能有毛病，最好检查一下。”

苏提原本走在纵队的最前端，他脱队后，将战车面向着一条通往树林深处的小径停妥。

“我们来看看。”

弓箭手服从了长官的命令。苏提一个膝盖跪在地上，检查了他说

有问题的车轮后说："坏了。有两根辐条快断了。"

"修理得来吗？ "" 等工兵队的木工来了再说吧。"

这些木工刚好走在队伍的最后面，紧跟着被捕的俘虏。当豹子跳下驴子跑向苏提时，士兵们还不忘秽言秽语地取笑一番。

"上车。"苏提大喝一声，推开弓箭手，抢过缰绳便驱车奔往树林。大伙儿都反应不过来，楞在当场，没有人明白为什么战争英雄会逃队。

豹子也无法掩饰内心的惊讶："你疯了啊？ "

"我要履行承诺。"

一个小时过后，他们在遭贝都英人杀害的战车尉埋尸之处停了下来。豹子帮着挖尸体，心里却吓得要命。苏提将长官的遗体用大片的布包起来，并分别将两端系紧。

"他是谁？" 豹子颤抖着声音问。

"一个真正的英雄，他将回到自己的家园，与亲人重聚。"

苏提没有说出，亚舍将军很可能不会允许他有如此的行径。

当他把尸体处理得差不多了时，豹子却大声尖叫起来。

苏提才一转身，背后便挥来了一双大熊爪，他躲避不及，左肩被割了一个大口子。

他连忙扑倒在地，打了几个滚，想躲到巨石后面去。这头凶猛野兽直立起来有三公尺高，体重虽然重却不笨拙，口边唾沫四溅。它饥肠辘辘，恶狠狠地张开血盆大口，怒吼了一声，把四周的鸟雀都吓飞了。

"把弓给我，快点!" 豹子将弓与箭袋掷给苏提。她躲在战车旁不

敢离开，毕竟在这里比较有安全感。就在苏提抓起弓箭时，熊掌又挥扑了过来，抓伤了他的背。

这回，苏提脸贴在地上，血流如注，再也动弹不得了。

豹子见苏提倒下，再度发出尖叫声，转移了那只庞然巨兽的注意力。它迈开沉滞的脚步，向早已吓得四肢发软的豹子走去。

此时，苏提跪了起来，眼前掠过一阵红晕。他使出最后的一点力气拉开弓，朝那一片棕色绒毛射了一箭。大熊腹侧中箭，立刻回转身来，大口一张，四脚一撤，便往发箭的方向狂奔而来。

苏提强忍着痛，眼看就要晕死过去之际，又及时射出了第二箭。

孟斐斯军医院院长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苏提的伤口太多、太深，应该毫无存活的机会。他很快就会解脱，不再痛苦了。

据利比亚女子豹子说，这位神箭手不顾熊爪的威胁，射出了最后一箭，大熊也因为眼睛中箭而身亡。她于是将鲜血淋漓的他拖到战车旁，并使出超人的力气把他拽上车。

她也没忘记处理那具尸体。仅管碰触尸体的感觉令人作呕，然而苏提宁愿冒着生命的危险，不就是想把遗体运回埃及吗？幸好，马匹都十分温驯听话。它们本能地循着原路往回走，认路的本领可比豹子强多了。一具战车尉的尸体、一个奄奄一息的逃兵和一名在逃的外邦女子，这支奇怪的队伍就这么被亚舍将军的后行部队给拦了下来。

幸亏有豹子的解释，战车尉的身份也经过证实，真相终告大白。战死沙场的战车尉获得了追封，并在孟斐斯制成了木乃伊。豹子被发配到一个大地主手下当庄稼女工，至于苏提则因勇气可嘉受

到表扬、不守纪律受到了处分。

凯姆向帕札尔暗示了事情的经过。帕札尔惊愕地喊道："苏提人在孟斐斯？"

"亚舍将军已经凯旋归国，叛逆也已经肃清了。只剩下首脑埃达飞还在逃。"

帕札尔管不厂这些，他只关心好友。"苏提什么时候到的？"

"昨天。"

"为什么他没来找我？"

凯姆不知怎么接口，转过身去低声说："他不能动。"

帕札尔按撩中注，发了火吼道："说清楚一点！"

"他受伤了。"

"很严重吗？"

"他的情况……"凯姆犹豫着，没有把话说完。

"老实说！"

"他恐怕不行了。"

"他人在哪里？"

"在军医院。"才说完，他马上又加了一句，"我不能保证他还活着。"

"他失血过多。"军医院院长说明他的病情，"开刀只会徒增痛苦，还是让他平静地死吧。"

"你能做的只有这样吗？"帕札尔冲着院长质问。

"我已经无能为力。他被熊爪撕扯得伤痕累累，能支撑到现在我也很惊讶，可是要想活命是不可能的。"

“可以搬动他吗？ ”

“当然不行。”

帕札尔下定了决心：他绝不让苏提在医院的病房中。“帮我找一副担架。”

“你不能搬动这个垂死的人。”

“我是他的朋友，我知道他的心愿：他要在自己的家乡度过生命中最后的时辰。

如果你坚持不放人，你就要对他负责，也要对众神负责。“医生可没有把帕札尔的话当耳边风。死不瞑目的人都会变成幽灵，回到人世间复仇，即使身为医院院长也逃不过这个劫数。

“你签个名，让我把他带走吧。”

帕札尔花了一个晚上，把二十多份比较不重要的档案整理出来，这些可以让书记官忙上三个礼拜了。必要的话，亚洛可以传信到底比斯最高法庭通知他。他原本希望能找布拉尼帮忙，但是他却已经住进卡纳克神庙准备退休了。

天才蒙蒙亮，凯姆便和两名护士把苏提搬出医院，安置在一艘小船的舒适船舱内。

帕札尔一直陪在好友身边，用手紧握着他的右手。有几次，他仿佛感觉苏提醒了，他的手指在动。然而，不过是一瞬间的幻觉罢了。

“你是我最后的希望了，奈菲莉。军医不愿为苏提动手术，你能替他检查一下吗？ ”

她向棕榈树下等着看病的十几人解释，说临时有急诊病人要看诊，

她得先告退一下。

然后她让凯姆帮忙搬了几个药罐子聚。

“军医怎么说？”她问帕札尔。

“遭熊重创的伤口太深了。”

“这趟旅程，他的情形如何？ ”

“他一直昏迷不醒。只有一次，我好像感觉到他动了一下。”

“他身子强壮吗？ ”

“壮得跟石柱子一样。”帕札尔从未怀疑过苏提的勇壮。

“得过什么重病吗？ ”

“完全没有。”

奈菲莉替苏提检查了一个多小时。她走出诊疗室时，—下了这样的断语：“我会尽力医治他的。”

不过她接着又说：“但要冒很大的风险。但是若不开刀，他非死不可。开了刀至少有一线生机。”

傍晚时分，她开始动手术。帕札尔在一旁担任助手，为她传递她所需要的手术工具。

奈菲莉先为他施行全身麻醉。她将矽石混合鸦片与曼德拉草根后，磨成粉。

由于药性很强，每次只能取用极少的剂量。动到伤口时，她便将药粉和人醋中，然后再把得出的酸液盛到角状的石杯内，以备局部麻醉消除痛楚之用。麻醉的时效则利用她的手钟来计算。

她手持比金属更为锋利的黑曜岩所制成的小刀与解剖刀，割了下去，手势既沉稳又精确。她改造了肌肤，用牛肠制成的细线将每

个伤口缝合，并在缝合处一一贴上纱布绷带，以便使伤口愈合得更快一些。

手术进行了五个小时，奈菲莉已然精疲力竭，但苏提也得救了。

奈菲莉在比较深的伤口上敷上了鲜肉、油脂与蜂蜜，待隔天一早，再将敷料换新。

敷料中含有一种温和、具保护作用的植物组织，能够预防伤口发炎，加快结痂的速度。

三天过去了。苏提终于从昏迷中苏醒，奈菲莉让他喝了点水和蜂蜜。这几天来，帕札尔一直守在他的床边，见到好友醒来，不禁雀跃不已。“你得救了，苏提，得救了！”

苏提则迷迷糊糊地问道：“我在哪里？ ”

“在一艘船上，就在我们村子附近。”

苏提对他的细心觉得感动,“你没有忘记……我确实想死在这里。”

“奈菲莉帮你动了手术，你会好起来的。”

“你的女朋友？ ”

“她是个医术高超的外科医生，一个顶尖的医生。”

苏提试着想坐起来，却痛得忍不住哀号了一声，又跌回床铺。

“现在千万不能动。”

“叫我不能动…… ”

“有耐心一点。”

“这只熊真是把我四分五裂了。”

“奈菲莉已经替你缝合了伤口，你很快就可以恢复力气了。”

突然间，苏提露出了惊恐的眼神。帕札尔以为他又要昏倒，紧张

极了。可是苏提忽然紧紧地抓住他的手，急迫地说：“亚舍！我一定要活下去，告诉你关于这个魔鬼的事情。”

“你冷静一点。”

“我必须让你知道实情，法官大人，因为你有责任为埃及维护正义。”

“我在听，苏提，可是我求求你，别激动。”

苏提的怒气稍稍平息后，缓缓道出：“我看到亚舍将军拷打并谋杀一名埃及士兵。

当时他和一些亚洲人在一起，也就是他声称讨伐的叛逆。“帕札尔怀疑好友是因为高烧而产生了幻觉，但是苏提虽然字字句句都是想了又想才说出口，态度却从容而肯定。

“你当初怀疑他是正确的，现在我为你带来了证据。”

帕札尔却认为太过薄弱。“我需要确实的证据。”

“这样还不够吗？”

“他会否认的。”

“我的证词也一样有力啊！”

帕札尔要他先稍安勿躁，并提醒他说：“你复原之后，我们再商讨对策，但先不要跟任何人谈起。”

“我会活下去的。我要等着看这个混帐东西被正法。”

苏提忍着痛，咧开嘴强笑问道：“我没让你失望吧，帕札尔？”

“有你这样的朋友是没话说的。”

奈菲莉在河西的名声越来越响亮了。这次手术的成功震惊了整个医界，有些医生遇到疑难症还会求助于她。她不会拒绝类似的要

求，但有两个前提，一是以村民为优先，二是让苏提住进德尔巴哈利（此址位于底比斯河西地区，著名的哈特谢普苏女王曾在此建了一座大神庙，至今参访的人仍络绎不绝）神庙疗养。卫生当局答应了她的要求，这名奇迹般被治愈的战场英雄，就此成了医学界的荣耀。

德尔巴哈利的神庙中有一间岩石凿空而成的礼拜堂，专门侍奉因赫台，那位古王国时期伟大的治疗学家。医生都会到这里来静思，祈求先人的智慧以便使自己的医术更为精进。有时候，康复期的病人也能够佐进这个神奇的场所养玻他们闲步于廊柱之间，欣赏着叙述哈特谢普苏女王功绩的浮雕，并且还可以在种满了乳香树的庭园里散步，呼吸树脂散发出的芳香气息。这种树是自索马利亚海岸附近的神秘国度特别引进的。庙里有一些铜管连接了地下水管，将具有疗效的水输送到铜制容器中，苏提每天都要喝掉二十几个容器的水，以避免感染或手术后的并发症。幸赖于他拥有惊人的生命力，病情恢复得极为迅速。

帕札尔和奈菲莉沿着花径斜坡往下走过德尔巴哈利一阶阶平台。

帕扎尔打破沉默说：“你救了他——命。”

“我运气不错，他也—样。”奈菲莉回答说。

“有什么后遗症吗？ ”

“会留下几道疤痕。”

“这会更增添他的魅力。”帕札尔说完这词话，与奈菲莉相视而笑。

灼热的太阳高高挂在头顶上。他们在斜坡底找了—处刺槐树荫，坐了下来。

“你考虑过了吗，奈菲莉？”她没有塔腔。她的回答将注定他一生的幸与不幸。

正午的炙热，把一切烘烤得懒洋洋，毫无生气。田里的农夫在芦苇草搭盖的小棚子底下吃午饭，饭后还得睡个长长的午觉。此时，奈菲莉闭上了眼睛。

“我真的全心全意地爱你啊，奈菲莉。我希望能娶你。”

“一块儿生活……我们办得到吗？”

“我绝不会再爱上其他女人了。”

“你怎么能这么确定？爱情的创伤是很容易遗忘的。”

“你实在太不了解我了……”

“我知道你很认真，所以我才害怕。”

帕札尔遭到拒绝，突然有了——个想法：“你另有意中人吗？”

“没有。”

“要真是这样，我会受不了的。”

“你会忌妒？”

“不只是忌妒，是无法形容的感觉。”

“你把我想象成一个十全十美、毫无缺点、所有美德兼备的女子了。”奈菲莉叹了口气说。

“你并不是一个幻梦。”

“你把我想得太好了，有一天梦醒的时候，你会失望的。”

“我看到了你活生生的模样、闻到厂你的香味、你就在我身旁……这难道都是假象吗？”

“我觉得害怕。假使你错了，假使我们都错厂，到时候的痛苦是

难以忍受的。”

“我永远不会对你失望。”面对奈菲莉的疑虑，帕札尔依旧斩钉截铁。

“我不是女神，等你了解了真相，你就不会再爱我了。”

“不要再说服我放弃厂。当我第一次见到你，我就知道你是我生命中的太阳。

奈菲莉，你的光芒四射，你知道吗？没有人能否认这一点。无论你愿不愿意，我的生命已经属于你了。“帕札尔激动地道出了内心的话。

“你错了。我们未来的事业分属于不同的地方，你在孟斐斯，我在底比斯。我们会隔得很远，你必须接受这个事实。”奈菲莉却仍冷静理性如常。

“我的事业根本不重要！”

“不要违背了你的使命。再说你会允许我放弃我的职责吗？ ”

“只要你要求，我就做得到。”

“这不是你的本性。”

帕札尔收起适才高亢的声调，转而变得温柔：“我惟一的希望是能够一天比一天更爱你。”

“你太极端了吧？ ”

“如果你拒绝我的求婚，我就再也活不下去了。”

“要胁似乎不是你的作风。”

“我绝对没有这个意思。”帕札尔不愿她误解，急忙辩解并问道，“你愿意爱我吗，奈菲莉？”她张开眼睛，受伤地望着他：“我不

能骗你。”

说完，她便踩着轻盈优雅的脚步离去。仅管日照炎炎，帕札尔却感到全身冰冷。

第二十九章

庙宇庭园中的平和与宁静，可不是苏提这种人能够长久忍受的。虽然女祭司都很美丽，但是她们并不负责照顾病人，又老是躲得远远的，因此地每天接触的就只有一个帮他换药、性情粗暴的男护士而巴。

手术过后还不到一个月，他便已经耐不住寂寞了。当奈菲莉来替他作检查时，他早已坐立不安。“我已经复原了。”

“还不完全，不过你的情况的确好极了。缝合处都没有绷裂，伤口也愈合得很好，完全没有感染。”

“这么说我可以出去了！”“你得答应我好好保重自己才行。”

苏提忍不住兴奋之情，在她的脸颊两边各亲了一下。“你救了我一命，我不会忘记你的恩德。只要你一句话，我必定赴汤蹈火。英雄说话算话！”

“你只要带一罐治疗水回去，每天喝三小杯。”奈菲莉笑着说。

“啤酒不禁了吧？ ”

“啤酒、葡萄酒都能喝，但要节制。”

苏提挺起胸、伸出双臂高喊道：“重生的感觉真好！这些日子受的苦，只有女人能帮助我忘记。”

“你不打算结婚吗：”

“哈朵尔女神保佑、可别让我受此灾难！要我守着一个忠实的妻

子，和一大群叽叽喳喳的小萝卜头？才不。我要一个情妇换过一个情妇，再换过一个情妇，这种人生才美妙。每个女人各有千秋，各有不为人知的秘密。”

“你跟你的朋友帕札尔好像截然不同。”奈菲莉不禁莞尔。

“你别看他好像很保守，他可是热情如火的，比起我还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

他要是敢向你表白就好了……“ ”他表白了。“

“他可不是随便说说的。”

“他的话让我害怕。”奈菲莉老实说出自己的感觉。

“帕札尔这一辈子只会爱一次。像他这种人一旦坠人情网，便是一生的狂热爱恋。

这一点女人总是无法了解，因为你们需要时间去适应、去投入。帕札尔就像滔滔不绝的汹涌激流，而不是一时的干柴烈火，他的热情是不会消减的。他太真了，以致无论他是大胆怯或太热切，都显得笨拙。对于速食爱情和一夜情，他是不屑的。

他只能谈轰轰烈烈的恋爱。“ ”要是他错了呢？“

“他会一直努力达到理想为止。要他妥协根本不可能。”

“你觉得我的忧虑有道理吗？”奈菲莉若有所思地问。

“谈到爱情，理智便完全派不上用常不管你作何决定，我都祝福你。”

苏提十分能体会帕札尔的感觉，奈菲莉确实光艳照人。

他一直坐在棕榈树下，什么东西也没有吃。他的头垂到膝上，像是哀悼着什么，白昼黑夜对他已无分别。他静定如石，连孩子们

也不敢过去逗弄他。

“帕札尔！是我，苏提。”

他没有反应。

“你以为她不爱你。”

苏提在好友身边坐了下来，背靠在树干上，继续又说：“不会再有第二个女人了，我也知道。我也不想试着去安慰你了，你的痛苦是别人无法分摊的。但是别忘了你还有任务未完呢。”

帕札尔还是一语不发。

“你跟我都不能让亚舍通遥法外，否则在另一世的法庭上，我们将会再度被判处死刑，而且对于自己软弱的行为毫无辩驳的余地。”

帕札尔依旧不动。

“随便你吧，你就在这里想她想到饿死为止好了。我一个人去对付亚舍。”

帕札尔这才恢复清醒，看着苏提：“他会毁了你的。”

“各人有各人的忍耐极限。你受不了奈菲莉对你的冷漠，我却无法忍受杀人魔的脸孔夜夜出现在梦中。”

“我会帮你。”帕札尔想站起来，不料一时间天旋地转，脚下一个踉跪差点跌倒，苏提连忙扶任他。“对不起，可是……”“你常常跟我说做人不能食言。所以现在当务之急就是快点让你自己恢复元气。”

他们二人播上了渡船，船上还是一样的拥挤。帕札尔勉强吃了点面包和洋葱。

风呼呼地打在他脸上。

“看着尼罗河。”苏提对他说，“尼罗河是圣洁的化身，面对河水，每个人都觉得那么微不足道。”

帕札尔听从好友的话，注视着清澄的水。

“你在想什么，帕札尔？ ”

“还用问吗…… ”

“你怎么能确定奈菲莉不爱你？我跟她谈过，她…… " 没有用的，苏提。”帕札尔就是想不开。

“溺死的人或许真的能享受福报，但是他们毕竟还是死了。何况你还答应要把亚舍绳之以法。”

“要不是你，我会放弃的。”

“因为你已经不是你了。”苏提带着责备的口吻说。

“不，现在的我才是真正的我，独自沦人最悲惨的寂寞世界。”帕札尔还是被受伤的情绪所占据，悲观地回答道。

“你会忘记的。”

“你不明白。”

“时间是最好的止痛剂。”

“时间磨灭不了记忆。”

船一靠岸，乘客便纷纷攘攘地推着驴子、羊和牛下船了。他二人等人群散了，才爬上梯子，走到底比斯大法官的办公室。询问之下，并没有给帕札尔的书信。

“我们回孟斐斯。”苏提说。

“你就这么急吗？”帕札尔幽怨地瞪了他一眼。

“我等不及要见到亚舍。你简单跟我说一下你调查的结果好吗？”
帕札尔有气无力地重述着调查的经过，苏提则专心一意谤听着。
“跟踪你的人是谁？”
“不知道。”
“是警察总长的作风吗？”
“有可能。”
苏提想了想，说道：“我们先去找卡尼，再离开底比斯。”
帕札尔温顺地答应了。他依然游移在现实边缘，对一切都漠不关心。奈菲莉的拒绝使他心灰意冷。
卡尼已经不再是一个人照顾园子，园中也多了一些平衡灌溉系统。绝大部分的人力集中在菜园部分，他则独自负责照顾药草。卡尼的肩背越来越厚实，皮肤的皱纹也越来越多，只见他挑着两个重重的水桶，行动十分缓滞。不过他宁愿自己辛苦，也不许任何人碰这些他最心爱的植物。
帕札尔为他介绍了苏提，他却眼睛上下打量着，问道：“你的朋友？”
“在他面前，你有话尽管说，不必避讳。”
“我还是继续在打听那名退役军人的消息。细木工、木工、挑水工、洗衣工、农夫……各行各业都没有漏掉。只得到一个很薄弱的线索：我们找的人在失踪以前曾经当过几天的修车工人。”
苏提听了却说：“也不算太薄弱，至少知道他还活着！”
“但愿如此。”卡尼说。
“他会不会也被杀了？”苏提问道。

“总之，就是找不到人。”
“继续找。”帕札尔说，“那第五名退役军人还活在人世。”
底比斯的夜里，当北风送凉，三两好友一同坐在藤架与花棚下喝啤酒,欣赏着夕阳西下的美景时,世上还有什么比这更惬意的呢?肉体的疲倦消除了，心灵的折磨也停息了，西方的天空展现出了沉默女神配红的美丽容颜。暮色中飞过了几双白鹤鸟。
“奈菲莉，明天我就回孟斐斯去了。”
“工作需要？”
“苏提目睹了一件叛逆的罪行。”帕札尔迟疑了一下，“为了你的安全着想，我还是不要多说。”
“情况这么危急吗？”
“和军方有关。”
“你也要想想你自己，帕札尔。”奈菲莉不由关心地说。
“你会关心我的遭遇吗？”帕札尔苦涩的语气让奈菲莉的脸涨得排红。“不要挖苦我。我多么希望你幸福。”
“你是惟一能让我幸福的人。”
“你老是这么绝对，这么……”面对这个固执的人，她真不知该怎么说。
“跟我走。”
“不可能。我的感觉不像你那么强烈，承认吧，我跟你是不一样，我向来温吞吞的。”
“事情很简单：我爱你。你不爱我，如此而已。”
帕札尔对感情做单纯的二分法，奈菲莉非常不以为然：“不，没有

这么简单。
白天和黑夜不能清楚地一刀两断，季节的分野也没有那么清楚。
“ ”我还有一点希望吗？“
“我如果说有，那是骗你的。”
“你看吧。”帕札尔原本燃起的希望又灭了。
“你的感情太强烈、太急躁了……你不能要求我回报以同等的热情啊！”
“不用解释了。”
“我心里的想法，我也不清楚，又怎么能给你肯定的答案？”奈菲莉也心慌意乱了。
“我这一走，我们再也不会见面了。”
帕札尔于是拖着沉重的脚步离开。他暗暗希望奈菲莉出声挽留，但最后也只是再度失望。
书记官亚洛承担的责任不大，因此也没有什么严重的过失。
整个区都很平静，未曾发生重大刑案。帕札尔将细节处理好，便应警察总长的传唤前往他的住处。
孟莫西的声音还是一样鼻音浓厚而急切，但却比平常更加笑容可掬。
“亲爱的法官！真高兴再见到你。你出远门去了？ ”
“职务上的需要。”帕札尔面无表情地回答。
“你的辖区是最安全的辖区之一，看来你的声名的确发挥了一定的影响力，大家都知道你绝对依法办事。”总长顿了一下，看着他说，“容我冒昧，你好橡很疲倦。”

“没什么大不了。”

“是，是……”

“你找我来有什么事吗？”

“这件事很敏感，你很……令人遗憾。关于那个可疑的储粮塔，我完全遵照你的计划行事。你记得吗？我曾经质疑该塔的功能。告诉你一个秘密，我想的并没有错。”

“总管逃走了？”年轻的法官吓了一跳。

“不，没有……完全不关他的事。意外发生时他并不在现常”“什么意外？”

“储藏塔在一夜之间被盗走了半数谷粮。”

“你开什么玩笑？”帕札尔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唉，这不是玩笑！而是悲哀的事实。”

“可是你派人看守了呀。”

“的确是。可是因为有人在粮仓附近打架闹事，守卫不得不去干预。这又怎么能怪他们呢？结果当他们回到岗位时，就发现谷粮被偷了。实在是不可思议！现在，储藏塔的情形确实和总管的报告吻合了。”

“有嫌犯吗？”

“一点重要的线索都没有留下。”

“没有目击者？”

“谷仓附近的人向来不多，偷窃行动又无懈可击。要找窃贼恐怕不容易。”

“我想你已经出动最优秀的警力了吧？”

“这点你可以放心。”

帕札尔突然变了个口吻问道：“孟莫西，你老实告诉我，你觉得我是个怎么样的入？ ”

“这个嘛……”孟莫西对这突如其来的一问，有些不知所措，“我认为你是一个十分尽责的法官。”

“你觉得我还有一点智慧吗？ ”

孟莫西嘿嘿两声说：“亲爱的帕札尔呀，你太低估自己了吧！”

“如此说来，你就应该知道我压根不相信你刚才说的话。”

西莉克斯夫人又开始烦躁不安了，她此时正接受一名解梦师的细心诊疗。诊所内全部漆成黑色，一片幽暗。每个礼拜，西莉克斯都会到这里来，躺在一张草席上，向分析师叙述自己的梦魇，征求他的意见。

解梦师是叙利亚人，定居孟斐斯已多年。他利用许多魔法书与解梦书（近代发现了一些解梦书，书中注明了梦的性质，并附有解说），吸引了不少以贵妇与富裕的中产阶级妇女为主的顾客群。仅管他收取的费用极高，但他不也抚慰了这些可怜女性脆弱的心灵吗？分析师坚持治疗是没有期限的，是啊，怎么可能不再作梦呢？但只有他才能解读睡梦中侵扰着大脑的那些幻象。若有病人主动接近，对他表示爱意，他都会谨慎地推辞，只接受一些风韵犹存的寡妇。

西莉克斯咬着指头。

“你和丈夫吵嘴了？”分析师问道。

“为了孩子的事。”

“孩子犯了什么错？ ”

“说谎。可是也没那么严重嘛！我丈夫却大发雷霆，我护着孩子，他就吼我。”

西莉克斯仿佛有一肚子的委屈。

“他会打你吗？ ”

“偶尔会，但是我会还手。”

“他对你身材的转变满意吗？ ”

“很满意啊！他总是不停地抚摸我……有时候，我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只要我不去管他的事。”

“你对他的事有兴趣吗？ ”

“一点也没有。我们有钱就够了。”

“这次争吵过后，你有什么反应？ ”

“跟以前一样，关在房里大叫，然后就睡着了。”

“做了很长的梦？”解梦师开始切入主题。

“梦的情景都一样。起先，我看到河面飘起一团雾。然后，有个东西，应该是一艘船，想穿过这片雾。结果太阳出来，雾也散了。我又看到一个巨大的男性生殖器，正笔直地往前进。我回头想躲进尼罗河畔的一间屋子，可是屋子却又变成了女性的生殖器，我觉得好奇，又感到害怕。”

西莉克斯喘着气。解梦师对她说：“你要小心。根据解梦书上所说，梦见男性生殖器是失窃的前兆。”

“那女性的生殖器呢？ ”

“是贫苦。”

西莉克斯夫人顾不得头发散乱，立刻赶到仓库去。她的丈夫正在责备两个人，那两人则晃着双臂，一脸的难过无奈。

“对不起，亲爱的，打扰你一下。你要小心，我们可能会失窃而变得一无所有。”

“你警告得太迟了。”美锋忿忿地说，“这两名船长也和其他船长一样，都说没有船可以从三角洲帮我运纸莎草纸到孟斐斯。我们的仓库还得空下去。”

第三十章

帕札尔法官安排了愤怒的美锋之后，问道：“你要我怎么做？ ”

“我要你让商品可以自由流通。订单一张张地来，我的货却送不出去。”

“一有空船就…… ”

“不会有空船的。”美锋立刻截断法官的话。

“恶意的阻挠？ ”

“你去查就知道了。每耽搁一小时，都是我莫大的损失埃 ”“ 明天再来一趟。希望我能得到一些具体的实证。”

美锋这才感激地说：“我不会忘记你为我所做的。”

“我是为了司法正义，美锋，不是为了你。”

凯姆对这次的任务很感兴趣，狒狒更深有同感。他和拂拂按着美锋提供的运输商名单，一一造访，询问他们拒绝的理由。运输商们或是拉拉杂杂地解释一大堆，或是露出无奈惋借的表情，甚至有人很明显就在说谎，使得凯姆更加确信美锋怀疑得并没有错。

午休时间，在一处码头的尽头，凯姆挑中了一个工头，他们的消

息向来很灵通。
“你认识美锋吗？ ”
“听说过。”
“没有船可以载运他的纸莎草吗？ ”
“好像是。”
“可是你的船空空的停在港边埃”凯姆指着停在港边的船说，狒狒则朝工头龇着牙。
“把这头野兽拉开!”工头又惊又伯。
“你照实说，我们就不再烦你。”
“戴尼斯已经把所有的船都租下来，租期是一个礼拜。”
当天傍晚，帕札尔法官便按例行程序亲自讯问船东，并要求出示租约。
上面都签了戴尼斯的名字。
船员们从有帆的平底驳船上，将食物、瓦罐与家具卸到另一艘货船上，准备出发到南方去。货船上桨手不多，大大的船身几乎都被储放货物的隔间占满了。船尾掌舵桨的舵手已经就位，还差船头的划桨手，这名桨手必须不时地用长竿子测测水深。码头上，戴尼斯正在和船长说话，一旁人声嘈杂闹哄哄的：有船员在唱歌或互相斥骂，有木工在修一艘帆船，有石匠在维修码头。
帕札尔在凯姆和拂拂的陪同下，上前问道：“我能请教你一件事吗？ ”
“当然可以，不过要等一下。”戴尼斯并末多加理会。
“很抱歉，这件事很紧急。”

“不至于急到要耽误船只启航吧？ ”

“的确有这个必要。”帕札尔严正地说道。

“为什么？ ”帕札尔随即打开了足足一公尺长的纸卷。“我已经把你的罪状全部列出了：强行租赁、恐吓船家、企图垄断市尝妨碍货物流通。”

戴尼斯仔细看了，所有的控诉都有凭证而且于法有据，但他还是强词夺理：“我要提出抗议，你的指控太夸大不实了。我租了这么多船是因为有特别的货要送。”

“什么货？ ”

“各种材料。”

“太笼统了。”

“做我这一行，总是有备无患嘛。”

“你这么做，美锋就成了受害者了。”

戴尼斯一听到美锋的名字，便立刻露出一副“果然不出我所料 ”的神气。“你看看！

我就说嘛，他野心太大终究要失败的。“ ”不论如何，垄断的事实很明显了，因此我要动用征调权。“

“请便吧，西码头的船全部任由你调用。”

“你这艘船最合适。”

戴尼斯大步一踏挡在舷梯前，喝道：“我不准你碰这艘船！”

“你这句话我会当作没听到，否则阻挠执法罪可不轻。”

戴尼斯态度不再那么强硬，“你要讲理……底比斯方面还在等这批货呢。”

“美锋所蒙受的损失是由你引起的，依法你必须予以赔偿。为了以后还有合作的可能，他答应不告你。但是他受延误的货量实在太多了，需要这艘大货船才能勉强运完。”

帕札尔、凯姆和拂拂一起上了船。帕札尔不仅想还美锋一个公道，同时也是依着直觉行事。

船上有几个拼板隔间，木板上都打了洞以利通风，里面关了马、牛、山羊和羔羊。

这些动物有的可以自由活动，有的则用绳子栓在甲板的环扣上，不怕晕船的还可以在船头闹晃。其他的隔间则只是几个构造简单、有顶的木棚架，里面放了矮凳子、椅子和独脚的小圆桌。

船尾，有三十多个小型简仓藏在一面大篷布下。

帕札尔将戴尼斯叫来，问道：“这些麦子哪来的？”

“仓库来的。”

“谁运来的？”

“这要问工头。”

工头受到质问，便拿出一份公文，上面的章印却模糊难辨。

这么平常的货物，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戴尼斯一年到头都会替缺粮的省份运送谷粮。多亏了国家的储藏塔，才能使全国各地免予饥荒。

“谁下令发运的？”工头说他不知道。帕札尔转身看了主人一眼，后者宜即带他到港口边的办公室去。

“我没什么好隐瞒的。”戴尼斯烦躁地说，“没错，我是想给美锋一点教训，可是那只是开个玩笑。为什么你会觉得我的货有问

题？”

“职务机密。”

档案的建立都很完整。戴尼斯只好连忙将法官要看的粘士记录板抽出来。

下令运粮的是哈图莎，那个赫梯公主、掌理底比斯后宫的第一摈纪、拉美西斯大帝的政治妻子。

托亚舍将军之福，亚洲各附属国又恢复昔日的宁静。他也再度证明了自己对此地区的深知熟识。他回国两个月后，时值仲夏，刚涨完水，为两岸的农田留下了肥沃的河泥，民众便欢天喜地地为他举办了一次盛大的庆典。亚舍所带回的贡品何其多呀！除了一千匹马、五百名俘虏、四百头牛、四十辆敌军战车外，还有数以百计的长矛、剑、甲胄、盾牌和二十万袋的谷粮。

皇宫前聚集了负责守护法老、维持沙漠秩序的精英部队，以及阿蒙神、拉神、普塔赫神与塞托神等四支重要军团的代表，其中包括战车部队、步兵队与弓箭队。

所有高级将领都到齐了。埃及军人以最盛大的排场展现其强大军力，借以向最高长官致敬礼。拉美西斯赐给了他五条金项圈，并下沼全国人民欢庆三天。亚舍于是成为国家的栋梁，巩固王权、抵预外敌都靠他了。

苏提也参加了庆典。将军赏了他一辆全新的战车加入阅兵队伍，让他不必像大部分军官一样还要添购车辕和车身；拉车的两匹马由三名士兵照理。

游行之前，将军前来向最近一次战役中的英雄道贺。“继续为国家

效命，苏提，我保证你前途似锦。”

“我心里觉得很不安，将军。”苏提故意说道。

“你怎么会这么说呢？”

“只要一天不抓到埃达飞，我就一天无法安眠。”

“你真是个伟大而勇敢的战士。”

苏提又故作狐疑状：“真奇怪……我们已经团团围住了，他怎能逃脱？”

“这个无赖很狡猾的。”亚舍将军顺口便说，并无怪异之处，但苏提不死心，仍继续探他的口风。“他简直完全掌握了我们的动向。”

亚舍将军皱起了眉头。“听你这么说，我倒有个想法……我们之中出现了司谍。”

“不太可能。”

“事实已经证明了。你放心，我会和参谋长好好研究这个问题。我们不会让那卑鄙的叛贼逍遥太久的。”

亚舍拍拍苏提的脸颊，便又和另一名战士攀谈起来。这番刺探虽然明白，却未使他露出马脚。

苏提一度怀疑也许自己弄错了，然而当时恐怖的一幕，至今仍深印在脑海中。

他竟然期望冷血的叛贼会因为自己几句话就惊慌失措，他也未免太天真了。

法老发表了一篇长谈，由传令官将重点传达到每一个村镇。他以军队统帅的身份向国民保证将继续严守边防，维续和平。四大军团的两万名战士将会保护埃及不受任何侵扰。国家招募了许多努

比亚人、叙利亚人的战车队与步兵队，这关系着上下埃及人民的幸福安乐，因此尽管面对昔日的同胞，他们仍会与入侵者奋战到底。

法老绝不容许有任何违反纪律的情况发生，首相也会遵从圣旨严格把关。

为了嘉勉亚舍将军忠诚而杰出的表现，法老特派他负责训练军官，以便将来带队出任亚洲的警戒任务。他的经验对他们而言是很珍贵的。已经身兼国王右侧持扇者的亚舍将军，将再增添另一项头衔：资深战略顾问。

帕札尔打开案卷又园了起来，整理的总是那些早已整理过的文件，下的命令也老是和书记官相左，甚至还忘了遛狗。亚洛更不敢问他问题，因为他总是答非所问。

苏提越来越不能忍受亚舍的逍遥法外，对帕札尔也越来越没有耐心，便天天在耳边轰他。但是帕札尔却不断说要慢慢来，也没有具体的计划，甚至还逼好友发誓绝不采用激进手段。轻率地攻击亚舍将军，结果必然是失败。

苏提发现帕札尔对他的提议根本没兴趣，他径自迷失在痛苦的思绪中，人一天比一天消沉。

帕札尔原以为工作的压力能让自己忘记奈菲莉，不料两人的分离，竟更加深了他的悲痛。他知道这种苦只会随着时间日积月累，于是他决定让自己变成幽灵。向勇士和北风道别后，他离开了孟斐斯，往西方的利比亚沙漠走去。他已是身心俱疲，临走也没有告知苏提，因为他一定又会搬出一堆大道理来。心有所属却又无法

结合，这样的生命已经成了一种折磨了。

帕札尔在炽烈的太阳下、滚烫的沙地里走着。他爬上一座小山丘，坐在一块石头上，双眼凝视着四野的苍茫。天地会将他毁灭，热度会使他干枯，士狼和秃鹰会令他尸骨无存。他无视自己即将葬身的坟场，心里仍咒骂着诸神，并自判第二次死刑，永世不得超生。其实，没有奈菲莉一起度过的永恒，不正是最残酷的惩罚吗？

帕札尔失魂落魄地坐着，风夹杂着细沙刺痛地打在脸上，他也无动于衷，四周的一切渐渐变得虚无缥缈，空白的太阳、静止的光线……然而想就此消失却也不容易。帕札尔一动也不动，他觉得自己逐渐睡去，最后一次。

当布拉尼把手搭在他肩上时，他没有反应。

“我这把年纪了，走这段路可真累。从底比斯回来以后，原本打算好好休息，而你却逼得我跑到这片沙漠中找你。即使利用对物体放射性的感应力，找起来也很费力埃喝一点吧。”

布拉尼将装了清水的羊皮袋递给学生。帕札尔犹豫了一下，才伸出手把水袋的细口放到苍白的唇边，喝了满满一袋。然后他用一种平淡却坚定的语调说：“我如果拒绝，对你是一种侮辱，不过我不会再做任何让步了。”

布拉尼则不以为意，“你的耐力真好，皮肤没有灼热感，声音抖得也不厉害。”

“沙漠会结束我的生命。”

“它不会让你死。”

帕札尔浑身打颤，“我会耐心等。”

“有耐心也没有用，因为你是个背信之徒。”

帕札尔吓了一跳。结巴起来。“你，老师，你……”“事实总是伤人的。”

“我从未曾食言！”

布拉尼直视着学生的双眼道：“你真没记性。你在孟裴斯第一次接受任命时，曾以石为证发过誓。你看看我们周围的沙漠，那方石头已经化为千块万块，就是为了提醒你不要忘了你曾当着上帝、众人与你自己许下的神圣诺言。你知道的，帕札尔，法官并不是普通人。你的生命已经不属于你了。你要蹉跎、要蹂躏，都无关紧要，但是违誓的人却注定要四处游荡，与那些充满仇恨的幽灵互相残害。”

帕札尔并未因而提振精神，依旧落寞。“我不能没有她。”

“你要尽法官的责任。”

“即使不带着快乐与希望？”

“司法需要的不是情绪，而是公正。”

“我忘不了奈菲莉。”

“跟我说说你调查的事。”布拉尼换了个话题。

斯芬克斯之谜、第五名退役军人、亚舍将军、被偷的谷粮……帕札尔将事实历历陈述，连内心的怀疑与不确定也都一并说了。

听完这席话，布拉尼语重心长地说：“你只是阶级最低的小法官，命运却将如此艰难特殊的任务交给你。这些比你的性命”更重要，可能还关系到埃及的未来。

你难道视若无睹吗？“

“既然你希望我有所行动，我会的。”这句承诺不免带点妥协与无奈。

“这是你的职责所在。你以为我的担子比你的轻吗？ ”

“你很快就能在隐秘的神庙中享受宁静了。”

“我要享受的不是宁静，而是庙里所有的活动。虽然我不愿意，却还是被任命为卡纳克神庙的大祭司。”

帕札尔的眼神为之一亮。“你什么时候接受金戒指？ ”

“几个月后。”

两天来，苏提找遍了孟斐斯的大街小巷，他知道帕札尔很可能会想不开，不由得心急如焚。

帕札尔再度出现在办公室时，脸颊全是被太阳晒伤的痕迹。苏提拉着他去参加一个热闹的酒会，会上多的是熟人，勾起了不少童年回忆。到了早上，两人泡在尼罗河水中。

“你躲到哪去了？ ”

“在沙漠里沉思。布拉尼带我回来的。”

“你有什么确切的决定？ ”

“仅管前路黯淡无光，我还是会谨守就职时宣告的誓言。”

苏提知道他还没有恢复，轻声劝慰着：“幸福会来临的。”

帕札尔却已经不相信幸福了。“你明知道不可能。”

“我们一起奋斗。你要从哪里开始？ ”

“底比斯。”

“因为她？ ”

“我不会再见她了。我必须澄清一件小麦非法交易案，还要找到

第五名退役军人。

他的证词非常重要。“ ”要是他死了呢？“

“根据布拉尼的说法，我相信他只是躲起来而已。老师的感应杖从未出过差错。”

“可能要找很久……”苏提提醒他。

“看佐亚舍，仔细留意他的一举一动，设法找出漏洞。”

苏提的车驶过扬起了一大片灰尘。这名新上任的战车尉嘴里唱着一首淫秽的歌曲，吹嘘着女人的不贞。苏提很是乐观，尽管帕札尔精神依然萎靡，但是他不会食言的。一有机会，他就介绍个轻桃的欢场女子给好友见识见识，保管他忧愁尽消。

亚舍绝逃不过法律的制裁，苏提一定要讨回这个公道。

车子通过了门口的两个界碑，进入农庄。此时热气逼人，大部分农夫都在树荫下乘凉。农场前发生了一起意外，有一头驴子把背上驼的东西给翻倒了。

苏提立即停车，跳下车来，把挥舞棍棒要处罚驴子的驴主人拉开。他上前轻拉驴子的耳朵，并一边抚摸一边柔声安慰，这头受惊的畜生才安静了下来。

“驴子不能打的。”他怪主人。

“我丢了一袋谷子耶！你没看到它把谷子弄翻了吗？”

“不是驴子弄的。”一名青少年反驳说。

“那么是谁？”

“是那个利比亚女人。她老喜欢拿刺戳驴屁股。”

“原来是她！更该打。”主人恍然大悟之后，更加气愤。

“她在哪儿？”苏提问道。

“池塘边。我们如果要抓她，她就会爬到柳树上。”主人似乎拿她无可奈何。

“我来处理。”苏提拍拍胸脯保证。

他一靠近，豹子一溜烟便爬上树去，躺在一段比较粗的树枝“下来。”

“走开！都是因为你，我才会变成奴隶。”

“我本来应该已经没命了，记不记得？现在我来救你了。跳到我怀里来吧。”

她想也不想就往下跳。苏提受了重力跌倒在地，背上重重撞了一下，不禁面露苦笑。

豹子用手指轻摸着他的伤疤，问道：“别的女人不要你？”

“这段时间，我需要一个尽心尽力的护士。你来帮我按摩。”

“你全身都是尘土。”

“因为我迫不及待想见你，于是就快马加鞭来了。不过你说得对，我应该先洗个澡。”他站起来，双手仍播着豹子便往池塘冲，跳下水时，两人的唇已经紧紧地粘在一块儿了。

奈巴蒙——顶一顶试戴着美发师为他准备的华丽假发，但他都不满意：不是太重，就是太花俏。追求时髦实在越来越困难了。他天天忙得不可开交，又要应付那些想塑身保持魅力的富家太太，又要担任许许多多行政委员会的主席，还要打发无数想接替他位子的人，他多么希望身边能有一个像奈菲莉一样的女人。然而，屡次遭到拒绝，怎不叫他心生怨恨？他的私人秘书行了个礼，说

道："我已经打听到你想知道的讯息了。"
奈巴蒙没有注意到秘书的表情，淡淡地问："她放弃行医了吧？"
"没有。"
"你开我玩笑？"御医长这才留起了神。
"奈菲莉在乡下开了一间门诊所和实验室，还为病人动手术，现在十分受底比斯卫生当局的重视。她的名气越来越响亮了。"
"太荒谬了！她根本没有钱，怎么买得起那些稀有珍贵的药材？"
秘书得意地笑了笑："你实在该对我的办事能力感到满意。"
"快说！"
"我追查到了一条奇特的线索。你听说过莎芭布这个名字吗？"
"她不是在孟斐斯开了一家啤酒店吗？"
"而且是最有名的一家。可是虽然生意兴旺，她却突然抛下酒店不知所踪。"
说了半天，奈巴蒙还是一头雾水。"这跟奈菲莉有什么关系？"
"因为莎芭布不仅是她的病人，也是她的资金供应者。莎芭布为底比斯的客户提供年轻漂亮的女孩子，赚取佣金，也让在她羽翼下的奈菲莉受益。这不是对道德的一大讽刺吗？"
"医生受妓女资助……这下总算被我逮到了吧！"奈巴蒙心里又有了打算。

第三十一章

"你真是美名远播。"奈巴蒙对帕札尔说，"你不稀罕财富，也不向强权低头，总之，法律是你每天的食粮，廉直是你的第二天性。"
对御医长这番谄媚的话，帕札尔仅冷冷以对。"这不是当法官最基

本的条件吗？”

“当然了，当然……所以我才会选中你。”奈巴蒙有点尴尬。

“这么说我应该受宠著惊喽？”

“我相信你一定会秉公办理。”

帕札尔从小就不喜欢笑容虚伪、态度造作、满口甜言蜜语的人，他对这个御医长真是反感到了极点。

“有一件天大的丑闻就要爆发了。”奈巴蒙压低了声音，仿佛不愿让书记官听到，“这件丑闻将钮曲整个医界的形象，使所有的医生蒙羞。”

“请你说清楚一点。”

奈巴蒙转身看了亚洛一眼。于是，帕札尔便作势要他退下。奈巴蒙这才问道：“起诉，开庭，繁重的行政程序……这些形式化的作业难道不能避免吗？”

帕札尔没有答腔。

“你当然想多知道一点内情，我明白。但是你能答应保密吗？”

帕札尔尽量克制着不发火。

“我有一个学生奈菲莉因为犯了错，遭到我的惩罚。她到底比斯本应更加谨慎，多向能力更强的同僚讨教，不料她却令我太失望了。”

“她又犯了错吗？”

“她一步比一步错得更离谱。她不但乱收病人，开出不适当的处方，还设立私人实验室。”

“这犯法吗？”

“没有，但是以她的财力，根本不可能做到这样。”
“这是众神对她的眷顾。”
“帕札尔法官，不是众神，而是一个卑贱的女人莎芭布，她是孟斐斯人，经营了一家啤酒店。”
奈巴蒙严肃紧张地说完后，原以为法官会义愤填膺。然而，帕礼尔却似乎毫不在意。
“现在的情况很叫人担心，”御医长又说，“总有一天真相会泄漏，将会连累一些有名望的医生。”
“比如说你自己吗？”帕札尔语气中不无讽刺。
“当然了，因为我是奈菲莉的老师！我不能再保持沉默、太冒险了。”
“我很同情你，但是我不知道自己该扮演什么角色。”
奈巴蒙这才说出了他找帕札尔的目的：“你只要暗中强力干涉，就能解决这个麻烦了。既然莎芭布的酒店在你的辖区内，她又以假身份在底比斯工作、你何愁找不到起诉理由。如果奈菲莉依然故我不收敛一点，你就以重罚威胁她。她有了戒心以后，便会安分守己地当个村落小医生了。不过呢，我当然不会要求你免费帮忙。我会给你一个迁升的大好机会，你的前途也会更加看好。“ ”感激不荆“
“我就知道跟你说得通。你年轻、聪明、有野心，不像其他许多法官什么都讲法，甚至已经到了不合理的地步。”
“我要是失败了呢？”帕札尔故意问道。
“我会出面告奈菲莉，由你开庭审理，陪审团的人选我们一起决

定。但是我不希望走到这步田地，因此你得展现你的说服力。”
“我一定尽力而为。”
奈巴蒙松了一口气，对自己的做法感到庆幸。他没有错估了这个法官，“我很高兴自己找对人了。在我们这种高级分子之间，没有什么排除不了的困难。”
神奇的底比斯！在此他尝到了幸福与悲痛。迷人的底比斯！仙境般的夜过后，便是璀璨亮丽的黎明。无可逃避的底比斯！命运之神数度使他重返旧地调查事实真相，偏偏真相又有如受到惊吓的蜥蜴，早已逃得无影无踪。
他在渡船上遇见了奈菲莉。帕札尔又紧张又担心，但她并没有赶他走。
“我当初不是随便说说而已。我们本来不应该再见。”
“你比较不想我了吗？”
“一点也没有变。”
“你这是在折磨你自己。”她不由得叹了口气。
“只要是为了你，又有什么关系呢？”
“你痛苦，我也难过。再次见面徒增感伤，你觉得必要吗？”
帕札尔不愿她误会自己又要来纠缠她，赶紧澄清：“我这次完全是以法官的身份来见你的。”
“我犯了什么罪？”
“接受一名妓女的慨赠。奈巴蒙坚持不让你扩大行医范围，而且要你将重症病人交给其他医生诊治。”
“否则如何？”

“否则他会以违反医德为理由，禁止你继续行医。”
“这有几分的威胁性？”
“奈巴蒙很有影响力。”
对于奈巴蒙的不善罢甘休，奈菲莉也只是无奈。“之前他没有整垮我，现在他又不许我与他抗衡。”
帕札尔小心翼翼地问：“你要放弃吗？”
“你觉得我会怎么做？”
“奈巴蒙相信我能说服你。”
“他不了解你。”
“所以我们运气不错。你信任我吗？”
“绝对信任。”
帕札尔听着她温柔的声音，感到无比陶醉。她这不是抛开了冷漠的外表，给了他另一种不那么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眼神了吗？“奈菲莉，不用担心，我会帮你。”
他陪着她走回村子，心里只希望这条路水无尽头。
暗影吞噬者放心了，帕札尔这趟出门似乎完全是为了私人因素。他不是要找第五名退役军人，而是想追求美丽的奈菲莉。
由于凯姆与狒狒之故，暗影吞噬者行动时不得不万分谨慎。
最后察访的结果，他相信第五名退役军人若非已经死亡，便是逃到了远远的南方，再也不会有人提起他。反正只要他不说话就行了。
然而，他仍继续跟踪帕札尔，以防出了任何差错。
狒狒显得焦躁不安。凯姆环顾四周，只有农夫和驴子、修筑堤防

的工人，此外并未发现异样。但是拂拂警察却嗅到了危险的气息。凯姆于是更加小心防范，并往帕札尔与奈菲莉走去。这是他第一次仔细地打量了上司。这名年轻法官是理想的化身、乌托邦的使者，他既坚强又脆弱、既踏实又爱作梦，但无论如何，他从不偏离正道。他一个人并无法灭除人性的邪恶，但是他能遏止这股恶势力的蔓延，也因此使得那些蒙受冤屈的人有了希望。

凯姆真希望他不要插手管这么危险的事，再这样下去，他迟早会被毁灭。可是眼看那些可怜的家伙死得不明不白，又怎么能怪他呢？只要平民百姓死后不遭人唾笑，只要法官不让财大气粗的大人物享有特权，那么埃及的光芒便能继续辉耀大地。

奈菲莉和帕札尔都没有说话。帕札尔一直以来便梦想着能和她手牵着手散步，就像今天这样，只要两人在一起，什么话也不必多说。他们的脚步一致，仿佛默契十足的伴侣。他何其有幸能偷得片刻如天神般的幸福、窃取一个比真实更为可贵的奇迹？奈菲莉轻快地走着，像空气一样：她的脚好像在地面飘动似的，一路走来毫不疲累。能够陪她一段，帕札尔感到无上的荣幸；若非自己必须坚守法官岗位，对抗即将来临的风暴，他真想就此隐姓埋名、全心全意地服侍她。不知是否是他的错觉？ 奈菲莉比较不排斥他了。或许她需要两个人在一起时的这种沉默，也或许她会渐渐习惯他的热情、只要他不开口。

他们俩走进了实验室，正在挑拣药草的卡尼兴冲冲说道：“收成太丰富了。”

“恐怕没有用。”奈菲莉遗憾地说，“奈巴蒙想阻止我继续行医。”

“要不是法律不许向人下毒……我就……＂御医长不会如愿以偿的。我会插手管这件事。”帕札尔十分坚定地说。

“他这个人比毒蛇还恐怖，你惹他，他照样咬你。”卡尼虽然气愤，却也着实为法官担心。

“有新药材？ ”

“神庙给了我一大块地种植药草，现在我就是他们正式的供应者了。”

“这是你应得的，卡尼。”

“这可没有忘记调查的事。有一次，我刚好有机会和负责人口普查的书记官聊天，不过据他说，这六个月来工作坊和农场都没有雇用过孟斐斯的退役军人。老兵退伍后一定要报到，不然就会丧失他的权益，这么一来就等于把自己陷于绝境了。”

“这个老兵太害怕了，他宁愿穷苦也不敢公然出现。”

“他要是到外地去了呢？ ”

“我相信他一定还躲在河西地区。”帕札尔依旧十分肯定。

帕札尔心中的矛盾令他苦不堪言。一方面，他觉得轻松，甚至几乎是快乐；另一方面，却又消沉难过。再见到奈菲莉，她也变得更和善、更容易亲近，使得帕札尔有了重生的喜悦：但是他也知道她不会嫁给他，便不免失落绝望了。

为了她、为了苏提、为了美锋的事情，他暂时没有时间多想。布拉尼的话提醒了他，埃及的法官理应为他人献身。

这天，底比斯西区的后宫举行了宴会，庆祝亚洲远征队伍凯旋而归，人民得以重享太平，并齐声歌颂伟大的拉美西斯大帝与大功

臣亚舍将军。所有的织布女工、乐师、舞者、珐郎专家、教师、美发师、插花艺术家都在花园里逛着，一边闲聊一边享用点心。她们欣赏着别人的衣饰，相互忌妒、相互批评。

帕札尔来的真不是时候，不过他还是见到了艳光四射、使众人黯然失色的后宫女主人。化妆技术无懈可击的哈图莎，对于这些仕女们不尽完善的彩妆显得很不屑。

身边众人的阿澳奉承，也都被她一句句带刺的话给驳了回去。

“你不是孟斐斯那个小法官吗？”见到了帕札尔，她难掩惊讶。

“很冒昧在这样一个时刻来打扰你，但能否请王妃殿下移驾，我们私下谈谈？”

“太好了！这些个社交活动真是无聊死了。我们到池塘边去吧。”

这个正经庄重的法官是何等人物？竟能三言两语便征服了高高在上的王媳。哈图莎很可能只是跟他玩玩，过后便会把他像断了手足的玩偶一样丢弃。总之，这名异邦女子的荒诞行径是令人难以逆料的。

水池里一朵朵自莲与蓝莲在微风中摇曳。哈图莎和帕札尔走到遮阳伞下的帆布折椅处，坐了下来。

“我们这般不遵守礼仪，一定会遭来闹言阔语的，帕札尔法官。”王妃打趣着说。

“我很感激你。”

“这么说你会开始喜欢我这后宫的富丽堂皇喽？”

哈图莎这些刻薄戏谑的言语，帕札尔只是听若网闻。“美锋这个名字你听过吗？”

“没有。”王妃无趣地回答。

“戴尼斯呢？”

“也没有。你是来侦讯的？”

“我很需要你的证词。”

“据我所知，这两个人并不是我手底下的人。”

“戴尼斯是孟斐斯的主要运输商，他接到了你下的一道命公”“那又怎么样？你以为我会在乎这些小事？”哈图莎开始有些不耐烦。

“可是就在前来底比斯的货船上，发现了失窃的官粮。”

“这我就不懂了！”

“货船、谷粮和盖了你的章的运输令都被查封了。”

哈图莎觉得帕札尔意有所指，不自禁地提高声量喝问：“你是在指控我偷窃？”

帕札尔则温言答道：“我希望你能解释。”

“谁派你来的？”

“是我自己来的。”

哈图莎不敢相信一个小小的法官有这般胆量，“你自己来的……我不信！”

“你错了。”

“他们又想害我，而这次利用的却是一个什么都不知道，又容易操控的小法官！”

“侮辱并恶意中伤法官，必须接受杖刑。”

哈图莎简直气疯了，他竟如此不把自己放在眼里！“你疯了！你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吗？”

帕札尔一切依法行事，并不在乎王纪的气恼与要挟，“跟一个犯了法与庶民同罪的王纪。何况你还涉嫌侵占国家的官粮。”

王妃呸的一声，“我才不管。”

帕札尔仍耐着性子解释：“涉嫌不代表定罪，所以我等着听你为自己辩护。”

“我不会低头的。”

“你如果是无辜的，有什么好怕？”

“你竟敢怀疑我的清白！”

“事实摆在眼前。”

“你太过分了，帕札尔法官，实在太过分了。”她怒气冲冲站起身，头也不回便往前走。一旁的朝臣纷纷闪避，惟恐这把怒火延烧到自己身上。

三天后，底比斯大法官接见了帕札尔。大法官是个正值壮年、头脑冷静的人，很快就要接任卡纳克神庙的大祭司。他详细地将文件资料看了一遍，向帕札尔赞道：“你做得非常好，不论内容或形式都很用心。”

“这里不是我的辖区，因此接下来的工作就交给你了。你若认为我有必要参与，我会立刻开庭。”

“你本身有什么看法？”

“谷粮的非法交易确实存在。不过，与戴尼斯似乎无关。”

“警察总长呢？”

“他可能知情，至于知道多少则很难说。”

“哈图莎王妃呢？”

“她坚决不作任何解释。”

“这可就麻烦了。”大法官沉吟道。

“公文上的确有她的印章，无法做假。”

“当然，但是是谁盖的呢？ ”

“她自己。那是她戴的手指上的私人戒樱和宫里其他重要人物一样，她的戒印是从不离身的。”

“接下来我们将会步步艰难了。”大法官说出了自己的疑虑，“哈图莎在底比斯并不受人民爱戴，她太高傲、太爱批评、太专横了。不过即使众人的看法如此，法老还是会袒护她的。”

“盗取为人民准备的谷粮是很重的罪埃 ”“ 我知道，但我希望不要公开起诉，以免有损法老声誉。而且根据你的记录，预审还没有结束。”

帕札尔显得脸色凝重。

“你不用担心，帕札尔法官。我身为底比斯大法官，绝不会将你的卷宗闲置于成堆的档案中。我只是想有更充分的起诉原因，毕竟原告是国家本身埃”谢谢你想得这么周到。至于公开开庭……

“帕札尔迟疑了一下。

“会比较好，我知道。但你是想先得知事实呢，还是想先要了哈图莎王纪的人头？ ”

“我对她毫无敌意。”帕札尔连忙辩解道。

“我会试着让她说出真相，必要的话，我也会正式传召她。我们就把她交给命运之神，好吗？她若有罪，必然会付出代价。”

帕札尔见大法官说得十分诚恳，便勉为其难地问道：“你需要我的

帮忙吗？”

“目前还不需要，而且孟斐斯方面有急事要你回去处理。”

“是我的书记官？”

“是门殿长老。”

第三十二章

妮诺法夫人实在难消心中的怒气。她不明白自己的丈夫怎么会蠢到这个地步。

他老是看错人，又老是学不乖，这次他竟然以为美锋会毫不反击便乖乖束手就擒。

结果呢，娄子可捅大了：有一场官司要打、一艘货船被征调、涉嫌偷窃，而且还让那只小鳄鱼逮个正着。

“你的战果可真辉煌瞩!”戴尼斯却面不改色地说:“再吃点烤鹅，味道很棒。”

妮诺法再也忍不住破口大骂起来:“我们丢尽了脸又破产，那是你害的。”

戴尼斯却悠哉悠哉地安慰妻子：“放心，总会转运的。”

“运会转，你这笨脑袋却变不了！”

“只不过把一艘船扣留几天，有什么要紧？反正货已经换装到另一艘船上，马上就会到底比斯了。”

“那美锋呢？”

“他不告我们了。我和他已经达成协议，从此停战，并且以双方最大的利益为考量，分工合作。他还取代不了我们的地位，这次经验算是给了他教训。以后我们还要以公道的价格，替他运送一

部分的货。”
“盗粮的案子呢？ ”
“不会成立的。人证物证都证明我是清白的。况且，我多少也得负点责任。我是被哈图莎利用了。”
“帕札尔的控诉呢？ ”
提到帕札尔，戴尼斯可就不那么轻松了。“是有点麻烦，这点我承认。”
妮诺法不禁又发作道：“好啦，官司打不赢，声誉毁了，还要罚款！”
“没有到这个地步。”
“你以为会有奇迹？ ”
“只要稍作安排，又有何难？ ”
西莉克斯高兴地手舞足蹈。她刚刚收到一枝茎长十公尺、顶端开了黄、橙、红色的花朵的芦苔。芦荟汁液中含有一种油，用来涂抹生殖器可以避免感染。她丈夫常常得皮肤病后会在腿上留下红色的疯，芦荟本身对于治疗这种皮肤病也很有效。
此外，她还会帮他涂上由蛋白和金合欢花调成的药膏。
美锋得知被传唤入宫的消息，又开始发痒了，他带着焦虑不安的心情前往行政部门。
西莉克斯一边等着丈夫回来，一边准备止痒的香膏。
中午过后不久，美锋回来了。他向妻子说：“我们不马上回三角洲了。我会在当地找个负责人。”
“公家许可证被取消了吗？”西莉克斯担心地问。
“刚好相反。我在孟斐斯经营与扩展的成功，受到大家热切的祝

贺。事实上，王宫方面已经密切注意我纸厂的状况两年”是谁想毁了你？“西莉克斯一听，更是惊慌了。

“毁了我……没有啊！是谷仓总监注意到我进展得很快，便想知道发达以后的我变成什么样子。因为他看我工作更加勤奋，所以才叫我跟着他。”

西莉克斯听完又是擦讶又是欢喜。谷仓总监不但负责订定税率、按类征收并重新分配给各省，此外，他还指挥一群特别的书记官，监督各省的税务中心，收集各项土地与农产税收清单后，送交白色的“双院”，也就是管理全国财政的地方。

“叫你跟着他……你是说…… ”

“他任命我为谷仓的总财务官。”

“太好了！”她兴奋地抱住丈夫的脖子，向往地问，“我们以后还会更有钱了吧？ ”

“很可能，不过工作也会更忙了。我会常常到外省出差，孩子要麻烦你照顾了。”

“我实在太骄傲了……一切就交给我吧。”她拍拍胸脯保证。

书记官亚洛和驴子一块儿坐在帕札尔法官办公室的门外，大门上贴了一些封条。

“谁敢这么做？ ”帕扎尔惊怒地问。

亚洛则苦着一张脸，有气无力地说：“门殿长老下令，警察总长亲自来封的。”

“为什么？ ”

“他不愿意跟我说。”

“这样是违法的。”

“我能怎么办？总不能打他吧！”

帕札尔于是立刻前往门殿长老那儿，却等了好长一段时间才获得接见。长老一见到帕扎尔就说：“总算找到你了，帕札尔法官！你出门的次数真频繁。”

“都是为了公事。”

“现在你可以休息了！我想你也已经发现自己被停职了。”

“为什么？ ”

“年轻人懵懂无知！当法官不代表你就凌驾了法律。”长老严厉地训斥他。

“我犯了什么法？ ”

门殿长老的声音突然变得凶恶：“税法。你忘了缴税。”

“我没有收到通知啊！”

“我三天前亲自帮你送去了，可是你不在。”

“可是缴税期限有三个月。”

“那是在外省，在孟裴斯你只有三天的时间，期限已经过帕札尔大吃一惊，问道：”你为什么这么做？“

“我只是依法行事。法官必须以身作则，你没有做到。”

帕札尔强忍住上升的怒气,因为攻击门殿长老会使得情况更复杂。

“你这是在迫害我。”

“不要乱安罪名！无论如何，我都必须强迫未按时缴税的人将税款付清。”

“我已经准备要清偿债务了。”

“我看看…总共是两袋稻谷。”
帕札尔一听，松了口气，但是门殿长老接着又说：“罚款就不止了。我看就……一只肥牛吧。”
帕札尔愤慨地抗议：“相差太多了！”
“由于你的身份特殊，我不得不严格一点。”
“是谁在背后指使你？”
门殿长老只是伸出手指着门，冷冷地说：“出去！”
苏提发誓要飞奔到底比斯，深入后宫，让那个赫梯女人好看。这么不可思议的惩罚的主使者，除了她还会有谁？通常，税制是一定的，毫无转回的余地。这次对他的控诉实在太罕见了，简直像是蓄意诈欺一样。她利用迂回的办法来打击帕扎尔，又想利用大都市的特殊条例，来迫使这个小法官闭嘴。
“我建议你要三思而后行。如果这么做，你将会丧失军官的身份，而一旦开庭，你说的话也不再可信了。”帕札尔反过头来劝他。
“开什么庭？你已经没有能力开庭了。”
“苏提……我认输了吗？”
“几乎。”
“几乎。你说得对。不过这样的攻击太不公平了。”
“你怎么还能这么冷静？”
“厄运与逆境让我懂得思考，还有你热情接待，功劳也不校”帕札尔倒还有心情开玩笑。
苏提当了战车尉，分配到了一个四房的大屋子，屋前有花园可以让帕札尔的驴子和狗安睡个饱。豹子每天心不甘情不愿地做菜、

做家事，幸亏苏提常常要她停下手边的工作，拉着她去玩——些比较有趣的游戏。

帕札尔则不出门一步。他努力回想着重要文件中的各项要点、对于好友与美丽情妇的调情嬉戏，完全视若无睹。

“想、想，想……你想出个什么结果没有？”苏提问道。

“我们或许能借助你的力量而有所进展。有一次，牙医喀达希曾经潜入一个军营想偷取铜料，而那个军营刚好是化学家谢奇进行秘密实验的地方。”

“制造武器装备？”

“绝对错不了。”

“是亚舍将军底下的人？”

“我不知道。我不太相信喀达希的说词。他为什么会在那个地方游荡呢？据他说，是因为军营的负责人泄密给他的。这一点由你来查证应该不难。”

“交给我。”苏提毫不犹豫便接下了任务。

帕札尔喂了驴子，溜了狗，便和豹子一起吃饭。

“我有点怕你。”豹子老实说。

“我很可怕吗？”

“太严肃了。你从来没有恋爱过吗？”

“爱的程度不是你想象得到的。”帕札尔有点伤心地回答。

“那就好。你跟苏提不一样，可是他却非常崇拜你。他把你的烦恼跟我说了，你打算怎么付罚款？”

“老实说，我也不知道。必要的时候，我会到田里工作几个月。”

“你一个法官去种田!”豹子觉得难以置信。

“我是在农村长大的。播种、翻耕、收割，这些都难不倒我。”

“要是我就用偷的方法。税征机关不就是一个大贼窟吗？ ”

“外界的诱惑太多了，所以才需要法官。”

“你呢，你一直都很诚实吗？”豹子不以为然，便反问道。

“这是我最大的理想。”

“那他们为什么在排挤你？ ”

“权力斗争。”

“埃及王宫中也会有腐败堕落的事情吗？ ”

“我们不比其他的人好，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一点。一旦产生腐败的情形，我们便会加以消毒净化。”

“你一个人？ ”

“我和苏提。即使我们失败了、还会有其他人来接替我们。”

豹子用拳头抆着下巴，赌气地说：“我要是你，我就让自己也一起腐败。”

“法官如果堕落，就等于向战争迈了一大步。”

“我们国家的人都很喜欢打斗，但是你们不会。”

“这是缺点？”帕札尔似乎无法了解她口气中的遗憾。

她黝黑的双眼突然亮了起来。“对我而言，人生就是一场非赢不可的仗，不管用什么方法或付出什么代价。”

苏提兴奋地喝下了半罐啤酒，跨骑在花园的矮墙上，欣赏着落日余辉的美景。

帕札尔则盘坐着，手轻轻抚摸着勇士。

“任务完成！军营的负责人为能招待最近一次战役的英雄，感到十分荣幸。而且，他也很多话。”

“他的牙齿如何？”

“非常健康。他从来没去找过喀达希看牙齿。”

苏提和帕札尔互击了一下手掌，因为这句话明显揭穿了一个大谎言。

“不只如此。”

“快说，别吊胃口了。”帕札尔急得催促着。

苏提可神气了，故意慢条斯理地，帕札尔便说：“要我求你吗？”

“英雄本来就应该接受适度的欢呼。军营的储藏库里有上等的铜。”

“我知道。”

“可是你不知道就在你讯问完毕后，谢奇偷偷命人搬走了一个箱子。箱子里装了很重的东西，要四个人才能勉强抬得起来。”

“四个士兵？”

“是编派在谢奇手下的卫兵。”

帕札尔感到奇怪。“箱子搬到哪去了？”

“不知道。我会找出答案来。”

“谢奇制造坚固的武器需要什么材料？”

“最稀有也最昂贵的材料：铁。”

“我也这么想。”帕札尔点点头说，“如果我们没有猜错，这就是喀达希觊视的宝物！铁制的牙科器材……他以为这样就能恢复他灵巧的技术。现在要知道的是谁把地点告诉他的。”

“你询问时，谢奇的态度如何？”苏提问道。

“一再强调要保密。他没有告喀达希，”“有点奇怪。抓到窃贼他应该很高兴才对。”

“也就是说……”

“他们是同谋!”他二人有同样的看法,但帕札尔却顾虑得多一点，“我们毫无证据。”

“事情经过大概是这样：谢奇将藏铁的地点透露给喀达希，喀达希便想偷一大部分出来为己用，但是他失败了。谢奇本来应该出庭作证，但他却不愿意将同党送上法庭。”

苏提分析得头头是道,但是帕札尔还是觉得有疑点。“实验室、铁、武器……所有箭头都指向军方。我不明白的是谢奇一向不多话，他为什么会泄密给喀达希呢？ 一个牙医又怎会扯上军事阴谋呢？真是荒谬！”

“我们的分析也许还不够完整，不过多少暴露了真相。”

“我们的方向错了。”帕札尔断言道。

“别老是这么悲观！现在的关键人物是谢奇。我会日夜监视他，我会向他周围的人打听，尽管他再聪明、再谨慎、再低调，我还是会凿穿他筑起的高墙。”

“真希望我也能行动……”

“再忍耐一下。”

帕札尔随即抬起充满希望的双眼看着好友,问道:“有什么办法？”

“卖掉我的车。”

帕札尔摇摇头说：“这样你会被逐出军队的。”

苏提握起拳头，重重打在矮墙上，咬着牙说："无论如何要让你脱离困境，而且要快！莎芭布如何？"

"别打她的主意。法官的债务怎么能由妓女偿还？门殿长老会立刻将我除名的。"

勇士听完两人的对话，趴了下来，双眼骨碌碌地转动，似乎充满了信心。

第三十三章

勇士还是怕水，因此它总是和河岸保持一定的距离。它一下子跑得上气不接下气，一下子又折了回来，嗅嗅闻闻，然后到主人脚边撒个娇，便又跑开了。灌溉运河的四周没有什么人，静悄悄的。帕札尔想着奈菲莉，想着她的一举一动，希望从中发掘出一点点希望；她好像对自己有了新的感觉，否则至少她已经愿意听自己说话了，不是吗？在一株怪柳后面似乎有人影晃动。勇士并没有注意到，帕札尔也放心地继续散步。多亏苏提帮忙，调查终于有了进展，但是他还能走得更远吗？一个毫无经验的小法官只能任由上级摆布、当初门殴长老传唤他时，不就毫不尊重他吗？布拉尼也不断安慰鼓舞帕札尔。

若有必要，他会将房子卖掉来帮学生还债。不过，还是要谨防门殿长老的干预，执拗又顽固的他为了训练造就年轻法官，必定会出面抨击的。

勇士突然停了下来，头向上抬着。

人影从暗处出现，向帕札尔走去。狗儿低声咆哮，帕札尔则拉着它的项圈安抚着说："别怕，有我们在一起呢。"勇士便用鼻子碰

了碰主人的手。

是一个女人！一个瘦瘦高高的女人，用黑纱蒙住了脸。她步伐坚定，在距离帕札尔一公尺处停了下来。

勇士感到惊恐。

“你用不着害怕。”那个女人说道。

她拿下了面纱。

“夜晚很舒服，哈图莎王把，很适合沉思冥想。”

“我要单独见你，一个证人都不能有。”

“你现在应该是在底比斯的。”

“果然反应敏锐。”

“你的报复计划生效了。”帕札尔苦笑道。

“我的报复？”哈图莎则好像不明白他的话。

“我已经如你所愿被停职了。”帕札尔便向她明说。

“我不明白。”

“别再开玩笑了。”

“我以法老的名义发誓，我没有插手找你麻烦。”

哈图莎说得很认真，不过帕札尔并不十分相信。“你不是说过我太过分了吗？”

“你的确让我恼怒，可是我很欣赏你的勇气。”

“那么你承认我所采取的法律依据喽？"我已经和底比斯大法官谈过了，这样应该够了吧？”

“结果如何？”“他问明了真相，事件也告一段落了。”

“我这边还没有结束。”

哈图莎对于帕札尔的纠缠不清实在不知如何是好。“你上司的意见还不够？ ”

“在这个案子里，确实不够。”

“所以我才来找你。大法官认为我有必要见你一面，他的顾虑果然没错。我可以将真相告诉你，但是你必须保密。”

“我拒绝接受任何要挟。”

“你真难对付。”哈图莎又叹了一口气。

“你希望我妥协？”她没有回答，却幽幽地说：“你不喜欢我，跟你们大多数的同胞一样。”

帕札尔纠正她的说法：“你应该说：我们的同胞。不要忘了，你现在已经是埃及人了。”

“谁会忘记自己的根源呢？”王妃便缓缓道出了事情的经过，“有一些赫梯人以战俘的身份被带到埃及，他们的生活都由我照料。有些人很快便融人这个社会，有些人却适应不良。我有义务帮助他们，因此我们后宫的粮仓拨了一些谷粮出来。

后来总管告诉我，储存的谷粮在下次收割前便会用尽，他建议我跟孟斐斯的某位粮仓总管商量安排一下，我答应了。因此这次运粮的事件我要全权负责。“ ”警察总长知道吗？“

“当然知道，他觉得供应粮食给穷人并不犯法。”

有哪个法庭会判她的刑呢？他只能以行政疏失的罪名将她起诉，何况罪责可能会落到两名总管身上。孟莫西不会承认，运输商也将无罪开释，至于哈图莎更甚至不会出庭了。

“底比斯与孟斐斯的大法官都已经将文件合法化了。”她补充说，

“如果你认为程序不合法，你大可以出面干预。没有错，我的确没有遵守法律的条文，但是法律的精神不是更重要吗？”

她竟然在他的地盘上击垮了他。

“我那些境遇悲惨的同胞并不知道粮食的来源，我也不希望他们知道。你能给我这个特权吗？”

“案卷已经在底比斯处理过了，不是吗？”帕札尔正直地不肯退让。

她微微一笑，“你的心不会是石头做的吧？”

“但愿不是。”

勇士这时放下了心，开始蹦蹦跳跳，还不时嗅一嗅地面。

“最后一个问题，王妃，你见过亚舍将军吗？”

霎时间，她整个人变得僵硬，声音也沙哑了。“他死的那天，我一定会大大庆祝一番。但愿地狱的魔鬼将这个屠杀我族人的刽子手碎尸万段。”

苏提的日子过得逍遥自在。由于他战功彪炳，又身负重伤，上级特许他休息几个月后再归队。

豹子扮演着温顺伴侣的角色，但是从她做爱时的激情奔放，便可证明她的性情可是一点也没有变。他们两人之间的竞赛每天晚上都要重演。有时候她胜利了，便满脸得意地抱怨爱侣的雄风尽失，不过很可能隔天就换她大声求饶了。性爱的游戏让他们如痴如狂，因为他们不但能一同享受乐趣，还懂得如何利用自己的肉体不断地挑逗对方。然而，豹子总是说她绝不会爱上埃及男人，苏提也坚称自己讨厌蛮族女子。

当苏提说要离开一段很长的时间，不知道何时回来时，豹子立刻跳到他身上猛力捶打。苏提把她压在墙壁上，拉开她的双臂，用力地吻她，这是他们同居以来最长的一个吻。随后、她开始像猫一样掇动，并挨在他身上磨磨蹭蹭，惹得苏提一把欲火再也压抑不住，站在墙边摁着她便翻云覆雨起来。

“你不能走。”豹子像是命令，又像是哀求。

“是秘密任务。”

“你要是走，我就杀了你。”

“我会回来的。”

“什么时间？ ”

“不知道。”

“你骗人！你有什么任务？ ”

“秘密。”苏提还是不松口。

“你对我从来没有秘密。”

苏提哈的一声说：“别这么自大。”

“不然你带我去，我可以帮你。”

苏提倒是没有想到这点，监视谢奇想必要很长的时间，也可能是无聊，况且在某些情况下，多个人也是多个帮手。于是他便事先讲明：“你要是敢背叛我，我就砍下你一双脚。”

“你不敢。”

“你又错了。”

他们只花了几天的时间就摸清谢奇的作息路线了。上午，他都在皇宫的实验室，和几名全国顶尖的化学家一起工作。下午，他就

到偏僻的军营，每次总要等到天亮才离开。

别人对他的评语，大多都是赞赏之词：勤奋、能力强、谨慎、谦卑。要说缺点，大概只有过于沉默而经常让人忽略他的存在。

豹子很快就厌烦了。既没有行动也不刺激，每天只是守候、观察。这样的任务一点意思也没有。连苏提也觉得气馁。谢奇谁也不见，只是自己埋头苦干。

圆圆的满月照亮了孟裴斯的夜空。豹子缩在苏提身边睡着了。这将是他们最后一个监视的夜晚。

“他出现了，豹子。”

“我想睡觉。”

“他好像很紧张。”

豹子嘟着嘴，朝谢奇看去。

“谢奇走到军营门口，坐上了驴屁股，两脚有气无力地悬着。那只四脚畜生开始往前走。”天快亮了，他又要回实验室去。“豹子却似乎十分讶异。苏提继续又说：”我们的任务结束了。谢奇这条路行不通。“

“他在哪里出生的？”豹子突然问道。

“在孟斐斯吧，我想。”

“谢奇不是埃及人。”

“你怎么知道。”

“只有贝都英人才会那样上驴子。”

苏提的车就停在皮托姆城沼泽区附近的边防哨站外。他把马交给马夫之后，便飞快去找移民书记官。

凡是想在埃及定居的贝都英人，都必须在这里接受详细的盘问。在某一段期间，则完全不准贝都莫人进入。有许多由孟斐斯当局的书记官所提出的申请案例，都被驳回了。

“我是战车尉苏提。”

“我听说过你的辉煌战绩。”

“有一个贝都英人应该已经入籍埃及很久了，我想查一下他的资料，不知道你能不能帮忙？ ”

“这有点不合规定。你的动机何在？”苏提低下了头，故作尴尬状:“是为了爱情。

我若能向我的未婚妻证明他原籍不是埃及，她应该就会回到我身边了。“ ”好吧……他叫什么名字？“

“谢奇。”

“这里有一个谢奇。他的确是贝都英人，原籍叙利亚。他申请进入埃及已经是十五年前的事了。因为当时情势还算缓和，就让他通过了。”

“没有什么可疑之处？ ”

“他没有煽动闹事的纪录，也没有参加过任何对抗埃及的战斗行动。委员会经过三个月的调查，给予他极高的评价。他后来改名为谢奇，在孟斐斯当起了冶金工人。根据他定居前五年的监控记录显示，他从未违法犯纪。你那个谢奇恐怕已经忘了他的根了。”

勇士乖乖地睡在帧札尔的脚下。

帕札尔以最后的一点精力勉强支撑着，拒绝了布拉尼的好意。虽然他一再坚持，但是帕札尔总觉得拍卖老师的房子太可惜了。

“你确定第五名退役军人还活着吗？ ”

“他如果死了，我就会从感应棒感应得知。”

“他既然放弃退体金而隐姓埋名，就必然得工作赚取生计。可是卡尼已经很有条理地做了深入的调查，却还是没有结果。”

帕札尔从高高的阳台上凝视着孟斐斯。突然间，他有一种不祥的感觉，好像这个大城的宁静即将受威胁，好像有种潜藏的危机正逐渐蔓延开来。如果孟斐斯被攻占，底比斯也会跟着投降，然后整个国家就完了。他由于内心不安，便坐了下来。

“你也感觉到了，是吧？”布拉尼看透了他的心思。

“好可怕的感觉!”帕札尔有些恍惚。

“而且还在扩大。”

“不会是我们幻想出来的吧？ ”

“你所体验的是一种骨子里的不安。刚开始大约在几个月前，我以为只是个噩梦。

但是它一再出现，而且越来越频繁，越来越沉重。“ ”这到底是什么？“

“一股无法辨识的暗流。”

帕札尔打了个寒颤。刚才不安的感觉暂时平息了，但是他的身子却不会忘记。

一辆战车在屋前骤然停下。苏提跳下车便往屋子的二楼跑。

“谢奇是贝都英移民！可以赏我一瓶啤酒吧！对不起，布拉尼，我忘了向你问好。”

帕札尔搬出了啤酒，让好友喝个痛快。苏提则边喝边说:“我从哨

站回来的途中想过了：喀达希是利比亚人，谢奇是原籍叙利亚的贝都英人，哈图莎是赫梯人！他们三个都是异族人。喀达希虽然成了有名的牙医，但还是会和同胞跳那种猥亵的舞蹈；哈图莎一直不喜欢她的新生活，一心一意只为自己的族人着想；而谢奇则老是一个人做一些奇怪的研究。这就是你在找的阴谋！背后主谋：亚舍。正是他在全盘控制。”

布拉尼没有说话。帕札尔怀疑苏提的这番话是否为他们所忧心的谜题提供了答案。

“你结论下得太快了。哈图莎和谢奇以及哈图莎和喀达希之间，能有什么关联呢？”

“对埃及的恨。”苏提斩钉截铁地说。

“哈图莎很厌恶亚舍。”

“你怎么知道？”

“她亲口说的，我相信她。”

“放聪明点，帕札尔，你的论点太幼稚了。客观地想想，马上就能得到结论。

哈图莎和亚舍出主意，喀达希和哈图莎负责执行。谢奇现在在准备的武器可不是供一般军队用的。“ ”你是说有叛乱？“

“哈图莎希望有入侵行动，亚舍就负责筹画。”

苏提和帕札尔同时转向布拉尼，迫不及待想听听他的意见。

“拉美西斯的势力尚未减弱。他们即使有这样的企图也难以得逞。”

“可是计划正在进行中啊！”苏提认为，“我们必须展开行动，趁

着计划还在萌芽阶段，就把它扼杀掉。假如采取司法途径，他们会知道事情败露而开始害怕。”

帕札尔却不赞成如此躁进的做法:“如果我们的指控被认为是无中生有、意图诬蔑，我们将会被处以重刑，而他们也就更自由了。我们一定要一击命中。现在只要能找到第五名退役军人，亚舍将军的信誉便会严重受创。”

“你要等着灾难降临吗？”

“让我考虑一个晚上好吗，苏提？”

“随便你，你要想一年也没关系。你现在根本没有权力开庭。”

“这一次，”布拉尼开口说道，“帕札尔不能再拒绝我的房子。你一定要尽快偿清债务重新执法。”

帕札尔一个人在黑暗中走着。生活的压力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也逼得他不得不专心细想一项曲折离奇、严重性日益明显的阴谋，然而此时此刻，他却只希望想着心爱又不可得的女子。

他放弃的是幸福，而不是正义。

他所受的痛苦使得他愈发成熟，有一股力量隐藏在他内心深处，不愿熄灭。他将利用这股力量来为自己所爱的人做点事。

月亮，所谓的“战士”，有如一把刀割开大片的乌云，又像一面镜子映照着众神的美。他祈求月亮赐给他力量，让他也能拥有和“夜晚的太阳”一样敏锐的目光。

他的思绪又回到第五名退役军人身上。一个不想引入注意的人会从事什么职业呢？帕札尔将底比斯西区居民的职业全部列出后，又一一删去。从屠夫到播种者，各行各业都必须接触到人群，卡

尼也就不可能探听不到消息了。
只有一个情形例外。
对了，有一种行业既不须与人接触又可以在众目睽睽下现身，可以说是最佳掩护。
帕札尔抬起头，看着天青石般的弯苍开了一扇扇星星状的小门，亮光从门内洒了出来。他若能接佐这些光线，他就会知道第五名退役军人在哪里了。
第三十四章
分配给新任谷仓总财务官的办公室又宽敞光线又好，底下还有四名常任专业书记官听候他的差遣。美锋穿了一款新的缠腰布和一件不合身的短袖亚麻衬衫，脸上容光焕发。
批发生意的成功，他当然很满意，但是能够进入政府机关行使公权力，却是他读书识字以来就有的愿望。由于他出身卑微，教育程度又不高，这对他来说简直像是遥不可及的梦想。然而，他的积极勤奋使行政机关注意到了他的能力，如今他更下定决心要大展身手。
他向同事打了招呼，并强调自己对秩序与工作态度的认真与否十分重视之后，便开始看起了上级交给他的第一份文件：退缴税款的纳税人名单。一向按时缴税的他看着这份文件，心里倒觉得有趣。哪些人呢？一个财主、一个军队书记官、一个细木工坊的负责人和……帕札尔法官！查核员注明了迟缴的时间、罚款额度，以及警察总长已亲自查封了法官的大门。
午餐时间，美锋去找书记官亚洛，向他询问帕札尔目前的住处。

到了苏提家时，美锋却只见到了战车尉和他的情妇，至于帕札尔则刚刚出门，前往联络孟斐斯与底比斯两地交通的快船码美锋及时追上了帕札尔。

“我得知了你的麻烦。”

“是我的疏忽。”帕札尔坦承。

“太不公平了。小小的过失竟然处罚得这么重。你可以去申诉。”

“这本来就是我的错。何况诉讼程序一向冗长，对我又有什么好处？也许惩罚会减轻，但却可能招致一大群敌人。”

“门殿长老好像并不欣赏你。”

“他一直都很喜欢考验年轻的法官。”，美锋诚恳地看着他。“在我困难的时候你帮过我，现在我也希望有所回溃让我替你还清罚款吧。”

“我不能答应。”

“不然算我借你的，怎么样？当然了，是不用利息的。总不至于要我贪朋友这点小便宜吧？ ”

“我怎么还你呢？ ”

“借助你的专业。我刚刚当上谷仓总财务官，以后会经常借重你的专业知识。

你自己算算两袋稻谷和一头肥牛相当于几次的咨询费用。“美锋回答得很爽快。

“那么以后我们会常见面唆。”

“这是你的财物所有权证明。”

美锋与帕札尔于是达成了协议。

门殿长老正在准备明天审查的案子：偷鞋贼、遗产纠纷、意外事故的赔偿……都是一些简单而容易解决的案子。这时候来了一个令他好奇的访客。“帕札尔！你是换了职业，或者是来付罚款的？”

帕札尔开玩笑地说：“第二个答案正是正确答案。”说完自己也笑了。

长老愉快地看着相当冷静的帕札尔。“很好，你还有点幽默感。这份工作不适合你，以后你就会感激我的严厉。回到你的村子去吧，在乡下找个女孩子结婚，跟她生两个孩子，把法官、司法这些事全忘了。这个世界太复杂了。我是很懂人心的，帕札尔。”

“那么我应该恭喜你。”

“你终于理性一点了！”

“这是我要给你的。”

长老看了财物证明，不禁哑然。

“我已经将两袋稻谷放在你的门口，肥牛也安置在税务局的牛栏中。你还满意吗？”

看孟莫西就知道他情绪不好：脑袋瓜子发红，五官纠在一起，加上浓浓的鼻音，烦躁不耐的神色表露无遗。“帕札尔，我今天见你完全是出于礼貌。你要知道，你现在只不过是个市井小民。”

“如果真是这样，我也不敢来打搅你。”

孟莫西不由得抬起头来，疑惑地问道：“什么意思？”

“这是门殿长老签字的文件。我欠税务局的税款已经清偿了。他甚至认为我的那头肥牛比一般的牛大得多，因此把一部分算入我明年的预付税当中。”

“你怎么…… ”

“我希望你能尽快将我大门上的封条拆除，我将感激不荆”孟莫西态度马上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他赔着笑脸说：“当然了，法官大人，当然没问题！其实发生这次不幸的事件，我也为你说了不少好话。”

“我绝对相信。”

“我们将来的合作…… ”

“我们一定能合作无间的。还有一件小事：关于那些被挪用的谷粮，事情都已经解决了。我也知道了整个来龙去脉，只不过你知道得比我早。”

帕札尔复职后，一切又恢复了平静，他也立刻搭上了快船前往底比斯。凯姆陪着他一起。狒狒在有如摇篮般的小船上枕着一个小包袱睡得正香甜呢。

“你太让我惊讶了。”凯姆向上司说，“你竟逃过了石将和石磨的考验，通常，就算再坚强的人也难免粉身碎骨的。”

“运气吧。”

“应该说是一种冀望。这种强烈的冀望使得所有的人、事、物都不得不向你低头。”

凯姆佩服地说。

“你太高估我的能力了。”

顺着河流而下，他们离奈菲莉越来越近。御医长奈巴蒙很快就要跟她算账了，而她却不会缩减行医的范围，看来冲突是免不了的了。

船在傍晚时分抵达了底比斯。帕札尔避开人群，独自坐在河堤边上。太阳缓缓西落，染红了西山；原野上，牧童吹起了凄清的笛音，赶着牲畜回家。

搭乘最后一班渡船的乘客不多。凯姆和狒狒坐在船尾，帕札尔则靠到梢公身边去。

他戴了一顶古式的假发，遮去了半边脸。

“摇船摇慢一点。”帕札尔对梢公说。

梢公的头还是斜靠在船舵上。

“我有话跟你说，在这里你很安全。回答的时候不要看我。”谁会注意到一个梢公呢？每个人都急着赶到对岸，有些人交谈，有些人作作梦，没有人会向掌舵的船夫看上一眼。他一个人需要的并不多，很容易便可满足，又能离群索居。

“你就是第五名退役军人，斯芬克斯荣誉守卫队惟一的生还者。”梢公没有否认。

“我是帕札尔法官，我想知道事情的真相。你的四个伙伴死了，很可能是遭到谋杀，所以你才躲起来。如此可怕的屠杀背后，必然大有隐情。”

“我怎么知道你会不会害我？”梢公终于开口了。“我要是想杀人灭口，你早就死了。相信我吧。”

“对你来说，当然简单……”

“实际上并非如此。你究竟看到了什么残酷的事实？”

“我们当时有五个人……五个退役军人，负责斯芬克斯夜晚的守护工作。这完全只是我们退休前的一项荣誉职务，毫无危险。我

和另一名同伴坐在围绕着名狮的围墙外侧。
那天，我们又和平常一样睡着了。他听到声音而惊醒，但是我想睡觉，便安抚他说没事。
他还是担心，坚持要去看看，于是我们走到围墙内，不料竟在石像右侧发现了一具同伴的尸首，然后又在另一侧发现了第二具。
“他喉头一紧，说不下去，中断了一会儿才继续说道：”接着是一阵呻吟的声音…由…
到现在那声音还常常出现在我的耳边！是卫士长，他倒在斯芬克斯两爪之间已经奄奄一息。血从他的嘴里流出来，他还是用力地想说话。“ ”他说了什么？“
“说有人攻击他，他也尽力抵抗了。”
“是谁？ ”
“一个裸体的女人和几个男人。‘夜里怪异的话语’，他最后只说了这几个字。
我和我的同伴吓坏了。为什么这么残暴……要不要通知负责监督的士兵？我的同伴不赞成去通知，否则以后会有麻烦，说不定我们自己还会惹祸上身。另外三个退役军人死了……我们最好什么也别说，就假装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见。当天一亮，早班的卫兵来接班时，发现了被残杀的尸体，我们俩便也假装惊慌失措。“ ”你们被处罚了吗？“
“完全没有。我们便正式退休，返回家乡的村子。我的同伴当起了面包师傅，而我也打算修车维生。他被暗杀了以后，我也只好躲起来了。”

“暗杀？”帕札尔注意到了他特殊的措词。

“他一向非常小心，尤其是对火炉。我确信他是被推进去的。我们仍旧逃不过斯芬克斯的惨剧。他们不相信我们。他们觉得我们知道得太多了。”梢公越说越是害怕。

“在吉萨，是谁讯问你们的？”

“一个高阶军官。”

“亚舍将军和你们接触过吗？”

“没有。”

“开庭时，你的证词将具有决定性的关键作用。”

“开什么庭？”梢公怀疑地问。

“将军签了一份文件，证明你和你的四名同伴都在一次意外当中身亡了。”

这个消息倒是让梢公松了一口气。“那样最好，我这个人就再也不存在了。”

“我能找到你，他们一样可以。你只有出庭作证，才能重获自由。”

渡船靠岸了。

“我……我不知道。别再烦我了。”

帕札尔还是尽力想说服他：“这是惟一的办法了，为了你死去同伴的名声，也为了你自己。”

梢公想了想才说：“明天早上第一班渡船出发时，我再答复你。”

梢公跳上岸，把绳索绕在木桩上，帕札尔、凯姆和狒狒则渐渐走远。

“今天晚上要好好监视这个人。”帕札尔吩咐凯姆。

“那你呢？ ”

“我会在最近的村子里过夜，天亮时再过来。”

凯姆犹豫了。他不喜欢这个命令，要是梢公向法官透露了些什么，那么法官本身也有危险，而他却无法兼顾两人的安全。

最后凯姆选择了帕札尔。

暗影吞噬者也在夕阳西下时播上了同一班渡船。凯姆坐在船尾，帕札尔则姚了梢公旁边的位置。

奇怪，他们两人肩并肩看着河的对岸。可是船上乘客并不多，每个人都有宽敞舒适的空间，他为什么要靠梢公这么近？除非是想和他说话。

梢公……这是最明显却也最不引人注目的职业。

暗影吞噬者纵身跳入河中，随波逐流地渡过尼罗河。到了另一岸时，他在芦苇丛中躲了许久，并暗中观察周围的动静。梢公就睡在一间木板拼成的小屋里。

附近既没有凯姆也没有拂拂的踪迹，他又耐心等了一下，确定了小木屋确实没有人监视。于是他迅速地溜进屋内，拿着一条皮带往梢公的脖子上一套，梢公立刻惊醒了。

“你要是再动一下，就会马上没命。”

梢公无力抵抗，便举起右手示意投降。暗影吞噬者也稍微松了手，问道：“你是什么人？ ”

“我是……梢公。”

“哪支部队？ ”

“亚洲军团。”

“最后一项任务是什么？ ”

“斯芬克斯的荣誉守卫。”

“你为什么要躲起来？ ”

“我害怕。”

“怕什么？ ” 梢公顿了一下说：“我……不知道。”

“有什么秘密？ ”

“没有！”

脖子上的皮带又再度勒紧。梢公不得不老实说：“在吉萨，有人袭击……屠杀事件……有人侵入斯芬克斯，杀了我的同伴。”

“是什么人？ ”

“我什么都没看到。”

“法官询问你了吗？ ”

“是的。”

“问了些什么？ ”

“和你一样的问题。”

“你怎么回答的？ ”

“他用法庭威胁我,可是我什么也没说。我不想有法律上的麻烦。”

“你都跟他说了什么？ ”

梢公这回扯谎道：“说我是船夫，不是退役军人。”

“好极了。”

皮带终于松开了。退役军人正自抚摩着隐隐作痛的脖子喘息时，却又被暗影吞噬者在太阳穴上打了一拳而昏死过去。杀手将船夫拉出小屋，拖到河边，然后把船夫的头按在水中许久，最后才让

尸体漂浮在渡船旁。
单纯的溺水事件，谁说不是呢？
奈菲莉又为莎芭布配了一剂处方。由于莎芭布非常小心地照顾自己，因此病体复原得很快。她又再度觉得活力十足，也不再因关节炎感到灼痛难忍，便要求医生让她和酒店的门房做爱，那个年轻人是努比亚人，身体相当健壮。
“我可以打扰你一下吗？”帕札尔问道。
“我的工作也差不多结束了。”
奈菲莉显得疲惫不堪。
“你工作量太大了。”帕札尔怜惜地说。
“只是一时的疲劳罢了。有奈巴蒙的消息吗？”
“他还没有表态。”
“不过是暂时的平静。”
“恐怕是的。”
“你的调查如何？”
“跨进了一大步，虽然我被门殿长老给停职了。”
“怎么回事？”她一边洗手，一边听着帕札尔述说事情的经过，然后以羡慕的口吻对他说：“你有许多好朋友，像我们的老师布拉尼、苏提、美锋……运气真是好。”
“你难道觉得孤单吗？”
“村民虽然会帮我，可是当我有困难时却找不到人询问意见。有时候压力好大。”
他们一块儿坐在席子上，面对着大片的棕榈树林。

“你好像很高兴。”

“我刚刚找到一个重要的人证。我第一个就想告诉你。”

奈菲莉没有避开他的目光。在她的眼里，他看见了一种关注，也或许是爱。

“你可能会受到阻挠，不是吗？”

“我不在乎。我相信司法，就如同你相信医药一样。”

他们的肩膀无意间碰在一起。帕札尔抽动了一下，紧张地连气也不敢喘。奈菲莉则似乎没有感觉，身子也没有移开。

“为了追求真理，你会牺牲生命吗？”她眼睛看着远方问道。

“如果必要的话，我绝不犹豫。”

“你还会想我吗？”

“每分每秒。”

他的手拂过奈菲莉的手，然后轻轻地搂着她，轻得几乎感觉不到。只听奈菲莉轻轻地说：“每当我觉得疲倦的时候，就会想到你。无论发生什么事，似乎总是打不倒你，你总是会继续走你该走的路。”

“这只是表象而已，我心中常常有疑问。苏提就常说我太天真了。对他来说，冒险犯难才是最重要的。一旦可能落入习惯的巢臼时，他什么疯狂的事都做得出来。”

“你也害怕习惯吗？”

“习惯和我不犯冲”。

“感情可能持续多年吗？”

帕札尔以一种诚恳无比的声调说：“如果不只是感情，而是整个人的投入、是人间的天堂、是晨曦与夕阳见证的结合，那么甚至可

以持续一辈子。会退色的爱情只能说是一种战利品。"
奈菲莉把头靠在他的肩膀上，秀发轻掠过他的脸颊，好像梦呓般地说："你拥有一股好奇怪的力量啊，帕札尔。"
这只是一场梦，就像底比斯夜里的黄萤转瞬即逝，然而那微弱的光却照亮了生命。
帕札尔平躺着，双眼盯着繁星，他就这样在棕榈树林内度过了一个不眠的夜。
他希望能趁奈菲莉心情还十分轻松，还没有撵他走并重新关上心门之前，好好把握这短暂的时刻。她是否已经对他产生了爱意，或者只纯粹是疲倦？他一想到她愿意接受他的存在与感情，整个人便轻飘飘地有如春天的云，又激动地好似初涨的潮水。
几步外，拂拂警察刚吃了几颗枣子，正在吐枣核。
"是你？怎么……快点！"
狒狒背后响起了凯姆的声音："我决定保护你的安全。"
"到河边去，快点！"天亮了，河岸边聚集了一大群人。
"让开！"帕札尔大声喊道。
梢公的尸体随河水飘走后，已经被一名渔夫带回来了。
"他可能不会游泳。"
身旁的人七嘴八舌，帕札尔却只是自顾自地检查尸体。
"这是谋杀。"他宣布道，"他脖子上有细绳的勒痕，右边太阳穴上有被猛烈撞击的痕迹。他是充被入勒过并打昏之后，才推入水中的。"
第三十五章

驴子驮着纸笔和文具盒带领袖札尔走进孟裴斯近郊。即使北风走错了路，苏提也会纠正它，不过这只四脚畜生果真是名不虚传。凯姆和拂拂也跟随在后，一队人马浩浩荡荡朝谢奇进行实验的军营而去。清晨，谢奇通常会在王宫内做事，不会有人碍事。

帕札尔真是愤怒到了极点。梢公的尸体被运到最近的警察局之后，该局专横的负责人竟草草写了报告了事。他为了伯被降级，怎么也不肯承认他的辖区内发生了谋杀案，因此他推翻了法官的结论，坚称梢公是落水溺死。他认为颈部和太阳穴的伤痕都是意外留下的。帕札尔则详细地加以反驳。

出发回北方之前，他只很快地见了奈菲莉的一面。一大早，便有许多病人求诊。

他二人只能交换一些简单的对话与眼神，但他却能感觉得到她的鼓励与默契。

苏提真是欣喜若狂，这回好友总算决定行动了。

这座军营与孟斐斯其他重要军事单位比较起来，显得特别偏僻，营区内更是死气沉沉。没有操练的士兵，也没有马匹在接受训练。苏提雄赳赳、气昂昂地来到门口，眼光四下搜寻着站岗的卫兵。但是没有人出面阻止他们进入那栋有点破烂的建筑。他见到两个老人坐在石井坎上闲聊，便上前问道："哪支军队驻扎在这里？ "年纪较大的那人突然放声大笑，"退伍与伤残军团啊，小伙子！士面先把我们安置在这里，以后再遣返回乡。亚洲的路线、强行军、不足的配给……一切都结束了。很快我们就会有一个小花园、一个女佣，还有新鲜的牛奶和蔬菜了。"

“军营的负责人呢？”
“在水井后面的木板屋里。”
帕札尔找到了一名疲惫的军士。
“到这里来的访客倒是不多。”
“我是帕札尔法官，我想搜查你们的储藏库。”
“储藏库？不懂。”
帕札尔便道出了原委。“有一个叫谢奇的人在这个军营里，建立了一个实验室。”
“谢奇？不认识。”
帕札尔大略描述了化学家的模样。
“喔，他啊！没错，他每天下午来，晚上就在这里过夜。上头的命令，我听命行事。”
“替我把营房打开。”
“我没有钥匙。”
“那就带路吧。”
谢奇的地下实验室有一扇坚固的木门，他们无法进入。帕札尔在一块粘土板上记录了前来调查的年月日时，并对地点作了描述，然后命令道：“开门。”
“我不能开。”
“有事由我承担。”
苏提也动手帮忙，他们用一柄长矛强行撬开了木闩。帕札尔和苏提进到实验室内，凯姆和拂拂则负责把风。
炉、窑、木炭与棕榈树皮等燃料储备、铸熔器、铜制工具……谢

奇实验室的装备倒是十分齐全。室内井井有条、一尘不染。他们很快地搜了一下，苏提找到了那个辗转运送于各个军营的神秘箱子。

“我兴奋得就像第一次约会的小男孩。”

“等一等。”帕札尔及时制止了就要动手开箱的苏提。

“目标就近在眼前了，总不能就此罢手吧。”

“我要写报告：现场状况还有可疑物品的位置。”

帕札尔才刚写完，苏提便迫不及待掀开了箱盖。“是铁……铁条！而且还不是普通的铁。”

苏提拿起一根铁条掂一掂、敲一敲，用口水沾湿后再用指甲去抠，断定道：“这不是来自东沙漠的火山岩，而是村子里传说的神铁。”

“是陨星。”帕札尔指出。

“运气真是太好了。”

“长生殿的祭司们就是用这种铁制金属绳让法老升天的。一个小小的化学家怎么会有这么贵重的物品？”苏提惊讶地目瞪口呆，喃喃说道，“我听说过这种铁的特性，但没想到竟能亲手摸到。”

“这不是我们的。”帕札尔提醒他，“这是物证，谢奇必须说明铁的来源。”

在箱底有一把铁制的横口斧凿。这是在复活仪式中细木工匠用来为木乃伊开眼与开口的工具，以便使死尸转变为光明体。

帕札尔和苏提都不敢去碰，因为如果斧凿已经经过仪式的洗礼，便会带有超自然的力量。

“我们真荒谬。这只不过是金属罢了。”苏提自我解嘲。

“也许你说得对，但是我不想冒险。”

“那你说怎么办？ ”

“等嫌疑犯回来。”

谢奇一个人来了。

当他见到实验室大门开着时，马上转身想逃，不料却一头栽进凯姆怀里，于是又被他押回了现常拂拂泰然自若地在一旁吃着葡萄干，这表示附近并没有谢奇同党的踪迹。

“我很高兴再见到你。”帕札尔对化学家说，“你好像很喜欢搬家。”

谢奇的视线落在箱子上，质问道：“谁允许你这么做？ ”

“我有权搜查。”

这个留着小胡子的化学家并无激烈的反应，他仍然沉静、冷漠地说：“搜查可是非常特殊的程序。”

“跟你进行的行动一样。”

“这里是我的附属实验室。”

“你很喜欢军营哦。”

“我正在制造未来的新武器，所以才向军方申请的。你可以去查证，这些实验地点都有记录，而且我的实验室也很受到肯定。”

“这点我相信，但是你使用神铁是不行的。这种金属专供神庙使用，就连藏在箱底的横口斧凿也一样。”

“那不是我的。”谢奇一口便否认了。

“你不知道箱底有把斧凿吗？ ”

“有人偷偷放进去的。”

“不对。”苏提插嘴道，“是你自己下令运来的。你以为藏在这个

偏远的角落就安全了。”

“你监视我？ ”

“这铁是哪来的？”帕札尔问道。

“我拒绝回答你的问题。”

“那么你将会因窃盗、藏匿赃物与防碍司法调查的罪名被逮捕。”

“我会否认，你的起诉也不能成立。”

“你还是乖乖地跟我们走，否则我就要警察把你的双手绑起来。”

“我不会逃走的。”

书记官亚洛的女儿由于舞蹈班结业时成绩优异，在区里的主要广场举办了表演会，然而亚洛却因为要担任审讯记录而无法去为女儿打气。他不甘心地留在办公室，偏偏又派不上用场，谢奇根本不回答任何问题，只是静静地和他们对坐着。

帕札尔也不气馁，依旧耐着性子问：“你有哪些同谋？侵占这种材质的铁不是你单独一人做得来的。”

谢奇半眯着眼睛看着帕札尔。他简直就像王墙的城堡那么牢不可破。

“有人把这珍贵的材料交给你，为了什么？当你的研究有了结果，你就以喀达希企图偷窃的事件为由，谴责同事办事不力而将他们辞退。这样就再也没有人可以监督你了。

这柄斧凿是你制造的还是偷来的？“

苏提真想把这个装聋作哑的小胡子痛打一顿，可是帕札尔一定会出面制止的。

“喀达希和你是老朋友了，对吗？他早就知道你有这个宝物，所

以才想来偷。

要不然就是你们串通好演这幕戏，好让你有借口把实验里所有碍事的人支开。“谢奇坐在席子上，双脚盘起，态度丝毫未改。他知道法官无权使用暴力。

“谢奇，就算你不说，我也会找出真相的。”

谢奇仍然毫不动遥 帕札尔叫苏提绑起他的双手，然后把绳子系在墙壁的环扣上。

“对不起，亚洛，但是我不得不请你监视这名嫌疑儿犯。”

“要很久吗？”

“我们会在天黑前回来。”

孟斐斯王宫是一个由十来个部门组成的行政体系，各部门都有多位书记官。化学家们隶属于一名王宫实验室总监管辖，总监是一个五十来岁、高大瘦削的人，他见到法官来访十分诧异。

“战车尉苏提是我的助手，也是我一切控诉的证人。”

“控诉？”

“你的属下谢奇将遭到逮捕。”

“谢奇？不可能！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总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你手下的化学家们会使用神铁吗？”

“当然不会。神铁太过于稀奇，因此专供神庙的宗教仪式使用。”

“但是谢奇手中有大量的神铁，这点你作何解释？”

“一定是误会。”总监还是只能这么说。

“你是否分派了一项特别任务给他？”帕札尔又问。

“他必须与军方高层联系，负责监控铜的品质。我确实可以为谢奇的信誉、技术与人格作担保。”

“你知道他在一处军营设立了地下实验室吗？ ”

“这是军方的命令。”

“谁签署的？ ”

“一群高阶军官，他们要求专家为军队制造新式武器。谢奇便是其中一人。”

“然而神铁的使用并不在计划之中。”

“原因应该很简单。”

“但是嫌疑犯坚持不说话。”

总监仍旧十分维护自己的属下:“谢奇一直都不多话，他就是这沉默寡言的个性。”

“你知道他的原籍吗？ ”

“我记得他好像是在孟斐斯地区出生的。”

“你能查证吗？ ”

“这点很重要吗？ ”

“可能很重要。”

“我得去查查档案。”

总监翻查了一个多小时。

“找到了：谢奇是孟斐斯北边一个小村庄的人。”

“鉴于他的职务特殊，你应该查证过了。”

“军方调查过，并末发现异常之处。查核员也都依规定盖了章，因此便放心把工作交给谢奇了。我希望你能尽早将他释放。”

“他的罪名不少，不但偷窃而且说谎。”

听了法官对谢奇的指控，总监口气转而严厉起来：“帕札尔法官，你未免执法过当了吧？你要是多了解谢奇一点，你就会知道他根本不可能做出任何不老实的行为。”

“他若是清白的，法律自会还他公道。”

亚洛坐在门槛上啜泣。驴子北风看穿了似地盯着他。

苏提去推他的时候，帕札尔发现谢奇不见了。

“发生什么事了？ ”

“他来了，说要看笔录，结果发现漏了两段，便说笔录不合法，他警告我要小心，然后就把犯人放走了……他说的的确没错，我只好听从了。”

亚洛没头没脑地说着，帕札尔不免一头雾水。“你说的是谁啊？ ”

“警察总长孟莫西。”

帕札尔看了笔录。亚洛确实没有注明谢奇的职称与职责，也没有指出法官曾事先在没有第三者知情的情况下，亲自进行调查。整个程序果然无效。

阳光穿过石窗的窗格，照在孟莫西徐满了香膏的油亮光头上。他嘴角带着微笑，装作十分殷勤地招呼帕札尔。“我们所在的国家真是太美好了，不是吗，亲爱的法官大人？没有人会因为执法过当而受迫害，因为我们都会为公民的权益严格把关。”

“‘执法过当’似乎相当流行，实验室总监也用了同样的辞令。”

“他并没有错。他找档案时，叫人通知我有关谢奇被捕的事。我相信其中一定有什么误解，因此立刻赶到你的办公室去。果然不

出我所料，所以我马上释放了谢奇。”

“我的书记官确实犯了明显的过错。”帕札尔承认道，“不过你为什么对这名化学家这么有兴趣？”“因为他是军事专家。他和他的同事都直接受我的监督，一切质询都必须先经过我的同意。我相信你并不知道这一点。”

“窃盗的罪名已经剥夺了谢奇部分的豁免权。”

“这项指控毫无根据。”

“形式上的遗漏并不代表控诉无效。”

孟莫西郑重其事地说：“谢奇是我国最优秀的武器专家之一。你以为他会以这么笨的方式毁掉自己的前途吗？”

“你知道被偷窃的是什么吗？”

“什么都无所谓！我就是不相信。你不要再想尽办法要为自己树立‘青天’的美名了。”

“你把谢奇藏在哪里？”

“藏在一个就算是越权的法官也无计可施的地方。”孟莫西得意地说。

苏提也赞成帕札尔的想法：现在惟一的办法就只有设立法庭，孤注一掷了。证据和论点将具有决定性，只要陪审团不被对方收买，但帕札尔又不能撤换掉所有的陪审员，否则将被迫交出审理权。无论如何，他们两人还是相信在公开法庭上所呈现的真理，必定能启发所有愚昧的心灵。

帕札尔向布拉尼说明了他的策略。

“你这样做十分冒险。”布拉尼有点担心。

“难道有更好的路可走吗？”

“就随着你的心走吧。”

“我想有必要采取断然的措施，以免再浪费精力在不重要的细节上。我现在针对重点出击，将能更轻易地对付谎言与卑劣的行为。”

布拉尼不禁叹道：“你从来都不能满足予中庸之道，一有光线，就非得它绚烂耀眼不可。”

“我这样错了吗？”

“即将设立的这个法庭需要一个成熟老练的法官，但是众神将此重任托付给了你，而你也接受了。”

“装神铁的箱子现在由凯姆监管，他用木板盖佐箱子，还叫狒狒坐在上面。没有人接近得了。”

“你打算什么时候开庭？”

“最晚一个星期后。由于这次法庭的辩论性质特殊，所以我会加速程序的。你觉得四处游走的邪恶气息已经被我控制住了吗？”帕札尔抱着希望问道。

“你已经接近了。”

“我能不能请你帮个忙？”

“谁说不行呢？”

“虽然你即将接受新的任命，但是你愿意当陪审员吗？”

老医生注视着他的守护星球土星，乍见一道不寻常的光芒。他反问道：“你以为我不愿意吗？”

第三十六章

勇士并不习惯和狒狒同处一个屋德下，不过既然主人都能允许了，

他也就未曾显露敌意。沉默的凯姆只说设立这样的法庭太疯狂了。他总觉得尽管帕札尔再勇敢，他毕竟太年轻了，胜算实在不大。

帕札尔知道凯姆极力反对，但是他还是要亚洛提供所有经过确切查证的表格与登记簿，继续全心全意准备作战。格式上一有什么缺失，门殿长老是绝不会放过的。

御医长的到访似乎极为冒失。他戴了一顶散发香气的假发，仍保持一贯的优雅，但却显得不甚愉快。“我要和你单独谈谈。”

“我现在很忙。”

“很紧急的事。”

帕札尔于是放下了手边的案卷。这个案子是一个贵族假借国王的名义，开垦了一些不属于他自己的土地，他身居朝中高位，却也因此丧失所有家产，并流放外地。

他申请上诉，二审还是维持了原判。

他二人走在一条阳光照不到的安静巷弄内。有几个小女孩在玩玩具娃娃；有一只驴子驮着蔬菜从他们身边走过；有一个老人坐在自己家的门坎上打盹儿。

“亲爱的帕札尔，我的话也许说得不够明白。”奈巴蒙语气中不无责备。

“我跟你一样也很遗憾莎芭布还继续着她不道德的职业，但是她并没有违反任何法条。她按时缴税，又不妨碍公共秩序，我甚至敢说有几个著名的医生也常常光顾她的啤酒店呢。”

“那奈菲莉呢？我要你去威胁她的。”

“我答应你会尽力而为。”

奈巴蒙哼了一声说:“你也太尽力了吧!我在底比斯的同僚本来打算让她进德尔哈利医院工作，幸好我及时阻止。你知道不知道她已经引起不少正式核准执业的医生的恐慌？”

“这么说你也承认她能力很强喽。”

“就算她再有天份，她也只是二流角色。”

“我不这么觉得。”

“我不管你怎么想。你想施展抱负，就必须听从具有影响力的人的指示。”

“你说得对。”

“我可以再给你一次机会，不要再让我失望。”

“我不值得你如此信任。”

奈巴蒙以为帕札尔是因为自责而气馁，便安慰道:“忘了这次的失败，尽力去行动吧。”

“我心里有疑问。”

“关于哪方面？”

“关于我的前途。”

“只要遵从我的建议，就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了。”

“我只想当个法官。”

“我不懂……”奈巴蒙深感讶异。

“别再骚扰奈菲莉了。”帕札尔坚决地说。

“你疯了？”

“别人以为我是开玩笑的。”

这下子，奈巴蒙反而恼羞成怒了:“你的行为实在太愚蠢了，帕札

尔！你不应该支持一个注定要大大失败的年轻女子。奈菲莉毫无未来可言，和她站在同一阵线的人也必定会被消灭。"

“怨恨已经蒙蔽了你的理智。"

“你竟敢对我说这种话！我要你立刻道歉。"

“我只是想帮助你。"

“帮助我？"

“我觉得你正沥渐地走向身败名裂的地步。"

“你会后悔说了这些话的!”奈巴蒙咬牙切齿地说。

戴尼斯在码头监视着驳船卸货的情形。船员们个个加快了身手，因为明天刚好可以顺着水流回南方去。这一船的家具与香料就存放在戴尼斯刚刚购得的仓库内。

不久，他又要并购一名与他竞争最激烈的对手的产业，他以后要留给两个儿子的运输王国，规模将越来越大。有赖于他妻子的人际关系良好，他与行政高层的联系也一天比一天密切，因此扩展的计划必定畅行无阻。

门殿长老从来没有在码头散步的习惯。由于痛风又发作了，他控着拐杖一破一跛地向戴尼斯走去。

“不要站在这里，他们会撞到你。"

戴尼斯说着，便挽起门殿长老的手臂，带他到仓库另一个已经堆好了贸的角落。

“怎么会来找我？"

“有祸事要发生了。"

“跟我有关？"

“没有，但是你得帮我避去祸端。明天帕札尔要开庭了。他一切都照规定进行，我没有办法阻止他。”

“谁是被告？ ”

“关于被告和原告他都保密。据说和国家的安危有关。”门殿长者显得忧心忡忡。

“那是别人造谣的。他这么个小法官怎么可能办那么大的案子？ ”长老可不像戴尼斯这么乐观。“你别看他外表稳重，骨子里他可是天不怕地不怕。

他一旦决定往前冲，什么困难也阻止不了他。“ ”你担心他？“

“他是个危险的法官。他把这项职务看得极为神圣。”

戴尼斯还是不当一回事。“以前不是也有这样的人吗！可是他们很快就都销声匿迹了。”

“这次这个却比岩石还要坚定。不久前，我刚好有个机会测试他，他的耐力真是非比寻常。要是换作其他年轻的法官，一定会放弃的。相信我，他是个大麻烦。”

“你太悲观了。”

“这次不是悲观。”

“那么你要我怎么帮你？ ”

“既然我答应让帕札尔在门殿审理本案，我必须指定两名陪审员。我已经挑中了孟莫西，我们需要这么一个理性的人。另外一个如果是你，我会更放心。”

“明天不行：有一批贵重的瓶罐要进货，我得亲自一件一件验收。不过我的妻子也是绝佳的人选埃 ”

帕札尔亲自将通知送到孟莫西那儿去。

“本来叫我的书记官来就可以了，不过看在我们友好的交情分上，我还是自己来更显得有诚意。”

孟莫西没有请他坐。帕札尔便又继续说道：“谢奇必须以证人的身份出庭。既然只有你知道他在哪里，就麻烦你带他到法庭来。否则，我们只好动用警力找寻他。”

“谢奇是个讲理的人。如果你也跟他一样，你就会中止这次的审讯。”

“门殿长老倒是认为可以继续下去了。”

“你这是自毁前程。”

“现在很多人都关心这个：我需要烦恼吗？”

“当你失败了，孟斐斯的人民都会嘲笑你，你也将被迫辞职。”

“既然你被指定为陪审员，请不要拒绝聆听事实真相。”帕札尔对警察总长的警告一笑置之。

“我，陪审员？”美锋惊讶到了极点，“我从来没有想到……”“这次的案子非常重要，将有不可预期的后果。”

“我一定要接受吗？”

“当然不一定。门殿长老指定两人，我也指定两人，另外四人则从曾经出席过的要人当中挑选出来。”

“我必须坦承我的忧虑。参予司法判决对我来说实在比卖纸困难多了。”

“担当陪审员，你就必须决定一个人的命运。”

美锋考虑了很久，才说：“你的信任让我很感动。我接受了。”

苏提这次做爱时的激烈，就连对他的热情习以为常的豹子都感到惊讶。他仿佛永远无法满足似地紧紧楼着爱人，狂烈地吻着她，并一再地抚遍她的全身。善于挑逗的豹子也懂得在激情过后显露温柔的一面。

“你这么狂热，就像是马上要出远门的人一样。你有什么事瞒着我？”

“明天就要开庭了。”

“你担心结果？”

“我宁愿赤手空拳打一架。”

“你的朋友让我害怕。”

“帕札尔有什么好怕的？”苏提哑然失笑。

“凡是犯了法的人，他谁也饶不过。”

“你会背着我陷害他吗？”

她将苏提翻转过来，然后爬上去躺在他身上。“你要什么时候才不再怀疑我？”

“永远都不可能。你是一只母兽，最危险的那种，而且你还发誓要让我痛不欲生。”

“你的法官朋友比我可怕。”

“可是你，有事情瞒着我。”

她翻身滚到一边，离苏提远远的。“也许吧。”

“审问的时候，我太不会说话了。”

“不过你却知道怎么让我的身体说话。”豹子笑着说。

“但是你还是保留了秘密。”

“要不然我在你眼里还有价值吗？”他扑了上去，让她动弹不得。

“你该不会忘了你是我的俘虏吧？”

“随便你怎么想。”

“你什么时候逃走？”

“当我恢复自由身的时候。”

“这个由我决定。我应该去移民部门宣布让你恢复自由。”

“那你还等什么？”

“我马上去。”苏提匆匆忙忙穿上了他最美丽的缠腰布，然后在颈间戴上了缀着金蝇勋章的项链。

他进办公室时离下班时间还早得很，但是办事员却已经准备离开了。

“明天再来。”办事员不耐烦地说。

“不行。”苏提的语气中带着威胁。金蝇勋章，表示这名身材健壮的年轻人是个英雄，而英雄通常很容易使用暴力。于是书记官开始了例行问话：“申请什么？”

“上一次亚洲战役后，将军赏给我一名利比亚女子豹子，我要让她恢复自由的身份。”

“你能保证她品行良好吗？”

“完美极了。”

“她打算从事什么工作？”

“她在农场里已经有工作了。”

苏提填好了表格，心里有点后悔没能和豹子再做爱一次，以后的情妇可能没有人比得上她了。算了，迟早都要走到这一步，还是

早一点把关系了断，以免感情变得太稳定。

回家的路上，他回忆起了几次性爱场上的征战，战绩之辉煌实在不下于战场上最伟大的征服者。他从豹子身上得知女人的胴体其实是一个充满了变幻莫测景致的天堂，每回欣赏都能获得新的乐趣。

房子是空的。

苏提后悔自己的仓促。他真希望能和她一起度过开庭前的这一夜，沉醉在她的香味中，将翌日的斗争全抛诸脑后。现在只好借着陈年美酒聊以自慰了。

“把另一杯也斟满。”豹子从身后抱住他，低声说道。

喀达希把所有铜制的工具都往墙上砸，诊所里面也早已被他踢得不成样子了。

他收到出庭通知之后，整个人便陷入了毁灭性的疯狂之中。

没有神铁，他再也无法开刀。他的手抖得实在太厉害了。有了那神奇的金属，他才能像神一样，也才能找回年轻的活力与精神。现在还有谁会尊敬他？谁会为他歌功颂德？他在别人口中已经成了过去式了。

他能减缓衰退的速度吗？他必须抗争，必须拒绝衰老。目前最重要的就是消除帕札尔法官的疑虑。为什么他不能拥有他的精力、他的干劲、他的决断呢？总之，要拉拢帕札尔是不可能的了。他注定要跟着他的公理正义一起败亡。

再过几个小时就要开庭了，帕札尔带着勇士和北风在河堤上散步。吃过丰盛的晚餐又能享受黄昏的漫步，勇士和北风高兴地玩闹不

休，但总也不会跑离主人太远。

北风走在前头带路。

帕札尔又疲倦又紧张，不禁自问会不会是自己弄错了？自己是不是太急躁了一点？自己是否正一步步走向无底的深渊？其实全是些无聊的顾虑。公理就像神圣的河川一样，自有必然的途径可循。帕札尔并非主宰者，而只是仆役。无论开庭的结果如何，终究会揭开一些神秘的面纱。

他要是被革职，奈菲莉该怎么办？御医长必定会继续打击她，不让她行医。幸好还有布拉尼。等他当上了阿蒙神的大祭司，他就能安排奈菲莉进入神庙医护团队，再也不会受奈巴蒙骚扰了。

知道她不再受厄运威胁之后，帕札尔也突然生出了一股勇气，足以对抗整个埃及。

第三十七章

法庭依照既定程序开庭了。"在司法大门前，法官将倾听所有原告的控诉，从中分辨真伪，并在此伟大的地点保护弱者不受强权欺侮（这是雕刻在大门上的铭文）。"

这回，邻接普塔赫神庙塔门的法庭扩大了，以便容纳许许多多显贵与对该事件感到好奇的群众。

帕札尔与助理书记官站在法庭最深处，法官右手边便是陪审团，成员包括警察总长孟莫西、妮诺法夫人、布拉尼、美锋、普塔赫神庙的一名祭司、哈朵尔神庙的一名女祭司、一名大地主和一名细木工匠。被某些人视为哲人的布拉尼也在场，显示了本案的严重性。门殿长老在帕札尔左侧，他以最高级的法官身份出席，以

确保法庭辩论的合法。

两个法官穿着白色亚麻长袍，戴着朴素的古式假发，眼前拥摊着一卷纸卷，其中内容歌颂了宇宙和谐亥神玛特所全心治理的黄金时期。

“本人，帕札尔法官宣布开庭。本庭原告战车尉苏提，被告法老右侧持扇者兼亚洲军团军官训练官亚舍将军。”

旁听群众纷纷交头接耳。若非法庭气氛庄严肃穆，大多数的人必定以为他在开玩笑。

“请战车尉苏提出席。”

战争英雄一出列，立刻引起一阵哗然。他既俊美又充满自信，完全不像是偏执狂或是与长官决裂的颓丧士兵。

“你愿意发誓在法庭上所言句句属实吗？”

苏提便依照书记官出示的宣誓。“本人以永恒的阿蒙神之名，与永恒的法老王之名发誓……并祝愿拥有比死亡更可怕的力量的法老王万寿无疆、国运恒昌、永世不变……

绝无虚言。“”陈述你的指控吧。“

“我控告亚舍将军续职、叛国与谋杀。”

旁听席上的群众又惊又怒，不由得嘘声四起。

门殿长老立刻出声制止：“为了尊重玛特女神，各位请于辩论期间保持肃静，否则将立刻被逐出庭外，并罚以重款。”

长老的警告生效了。

“战车尉苏提，”帕札尔继续问道，“你有证据吗？”

“有。”

“我已经依法展开调查。”法官指出，“调查结果发现一些奇怪的事实，我认为这些事实与本诉讼有所关联，因此我怀疑这其中隐含了一项对付埃及并危及全国人民的阴谋。”

至此，法庭上的情势更加紧张了。在场的显要看见这么年轻的一个法官，竟能如此威严、态度如此坚定、说话如此有分量，无不啧啧称奇。

“请亚舍将军出席。”

无论亚舍的身份再怎么显赫，依法还是必须亲自出庭，不能请人代理。身材矮孝脸颊凹凸不平的将军上前宣誓。他身上穿着战服：短短的缠腰布、腥甲、锁子甲。

“亚舍将军，你对刚才的指控有何话说？”

“战车尉苏提是由我亲自任命的，他非常勇敢，我还颁赠了金蝇勋章给他。在上一次亚洲战役期间，他数度表现杰出，的确是功不可没的英雄。我也认为他是军队里顶尖的弓箭手之一。他对我的指控并无根据，我绝不承认。我想他应该只是一时失去理智吧。”将军毫无惧色，佩佩而谈。

“你是说你是清白的？”

“是的。”

苏提坐在一根柱子底下，面向着几公尺外的法官；亚舍则坐在另一侧靠近陪审团之处，如此陪审员便可轻易地观察到他的举止和险上的表情。

“本庭的角色，”帕札尔说明道，“是为了重现事实。若罪行确证，则全案移交首相处置。现在请牙医喀达希出席。”

喀达希神色紧张地在庭上宣誓后，法官问道：“你是否承认曾经侵入化学家谢奇的实验室企图行窃？ ”

“不承认。”

“那么你为什么会出现在现场？”喀达希力图镇定地回答：“因为我刚刚买了一批上等铜料，可是交易上出了点问题。”

“是谁告诉你有这种金属？ ”

“军营的负责人。”

“这不是事实。”

“是真的，我…… ”

他才急着辩解，帕札尔便打断了他：“本庭已经掌握了负责人的书面证词，关于这一点，你说谎。而且你还在宣誓之后再度说谎，你已经犯了伪证罪。”

喀达希不由得全身发抖。要是遇到严格的陪审团，他将会被判矿坑苦刑；若是陪审员宽大一点，也得判四个月的农地劳役。

“你先前的回答暂且存疑。”帕札尔继续说，“我再问一次：是谁把这贵重金属的信息与所在位置告诉你的？ ”

喀达希却仿如痉挛一般半开着嘴巴，没有出声。

“是化学家谢奇吗？ ”

牙医满脸泪痕，瘫软了下去。帕札尔做了个手势让书记官将他扶回原位上去。

“请化学家谢奇出席。”

等了一会儿，帕札尔还以为这个留着黑色小胡子、满脸病容的科学家不会出现了。

不过，他还是来了，警察总长说得没错，他是个明理的人。

此时将军突然要求发言："请容我插一句话。这不是另一件案子吗？"

"我觉得这些人跟我们现在处理的案件都脱不了关系。"

"可是喀达希和谢奇都不是我的属下。"

"请你再忍耐一下，将军。"

亚舍气恼之余，斜看了谢奇一眼。他似乎十分轻松。

"你确实在一所研究实验室中，专门为军方改良武器装备，对吧？"

"是的。"

"事实上，你拥有两份职务：一份是大白天在王宫实验室里的正式工作，另一份则比较隐秘，工作的场所便以军营为掩护。"

谢奇点点头。

"后来由于牙医喀达希行窃未遂，你便迁移了一切装备，并且末提出告诉。"

"因为我必须保密。"

"你身为熔合与铸炼金属的专家，因此你会有来自军方的材料，还会加以储藏并列出清单。"

"当然了。"

"那么你为何藏有宗教仪式专用的神铁条，以及一柄神铣制的横口斧凿？"

问题一出，四座更是为之震惊。帕札尔所提到的，无论是神铁或斧凿，都不能离开神庙的神圣领域，窃盗者可能被处以极刑。

“我不知道有这项宝物的存在。”谢奇依然冷静地说。

“可是它却在你的实验室中出现，这点你怎么解释？ ”

“是别人的恶意栽赃。”

“你有敌人吗？ ”

“若能陷我人罪，我的研究计划也必将停摆，埃及就危险了。”

“你并不是埃及人，而是贝都英人。”

在法官厉声逼问下，谢奇只淡淡地说：“我已经忘了。”

“你却向实验室总监谎称你出生在孟斐斯。”

“他误会了。我的意思是说我觉得自己就像是孟斐斯人。”

“军方依照程序检查并证实了你的资料。亚舍将军，查验的部门应该是归属于你的管辖吧？ ”

“应该是。”亚舍嘟哝了一声。

“也就是说你替一个谎言作了担保。”

“不是我，而是我手下的职员。”

“你必须为你属下的错误负起法律责任。”

“这点我承认，但是谁会去注意这种琐事呢？”将军不由得喊冤，“书记官写报告，天天都会出错，何况谢奇已经是百分之百的埃及人了。他现在的成就证明了我们没有看错人，他的确值得信任。”

“不过还有另外一种说法：你早就认识谢奇了：你早年征战亚洲时便与他相遇，他在化学方面的能力使你很感兴趣。因此你帮助他进入埃及，为他隐瞒过去，并安排机会让他从事武器的制造。”帕札尔的语气有点咄咄逼人。

“完全是捏造事实。”

“神铁可不是攫造的。你究竟有什么打算？为什么要把神铁给谢奇？”

“无稽之谈。”将军对法官的追问只是嗤之以鼻。

帕札尔随后转身面向陷审团，说道：“请各位注意一点：喀达希是利比亚人，谢奇是原籍叙利亚的贝都英人。我相信这两人必定是同谋，与亚舍将军也必然有关联。他们已经策划了许久，并打算利用神铁跨越一道重要的门坎。”

“这只是你的想法，你完全没有证据。”将军反驳道。

“我承认我只掌握了三件应该予以惩罚的事实：喀达希所作的伪证、谢奇的谎报原籍，及你所属部门的行政疏失。”

将军傲慢地交叉着手臂。到目前为止，这个法官都只是在自取其辱。

“我调查的第二项重点，”帕札尔慢条斯理地接着说，“吉萨的大斯芬克斯事件。

根据一份由亚舍将军签署的公文显示，五名负责守护人面狮身像的荣誉守卫，应该已经都在一次意外事件中身亡了。是这样吗？“

“我的确盖了章。”

“可是公文所陈述的内容却与事实不符。”

亚舍满脸疑惑地放下了手臂，回答道：“军方已经付给罹难者丧葬费了。”

“那只是其中三人，他就是卫士长与另外两名住在三角洲的卫兵，而且我找不出他们确切的死亡原因；至于另外两名则被遣回底比

斯地区退休养老。因此在那次所谓的死亡意外事件后，他们还活得好好的。”

“这就奇怪了。”亚舍将军坦承，“我们可以听听他们怎么说吗？”

“他们两人现在也都死了。第四名老兵在一次意外中丧命，但很可能是有人把他推进面包供炉中的。第五名老兵由于心生恐惧，使隐姓埋名当起了梢公。后来他也淹死了，或者应该说是被谋杀了。”

“抗议。”门殿长老宣称，“根据当地的警察送到我这里来的报告指出，那起事件的确是意外。”

“无论如何，五名卫兵中至少有两名并非像亚舍将军所声称的，是由斯芬克斯像上坠落身亡。而且，梢公死前曾经对我透露，说其他的卫兵是遭到武装的几名男子和一名女子的攻击而死的。他们说的是外族语言。这就是将军报告中所隐瞒的事实。”

门殿长老皱起了眉头。虽然他厌恶帕札尔，但是对于法官在大庭广众下所说的话他向来深信不疑，尤其他所披露的事实的严重性实在不可轻视。就连孟莫西也深受震撼，于是，真正的审判开始了。

将军激动地为自己辩护道：“我每天要签那么多份公文，我无法每件都亲自查证，而且我也很少管退役军人的事。”

“陪审团想必会觉得有趣，因为谢奇收藏神铁的箱子所在的实验室，就在一个退役军人的营区。”

“那有何关联？”亚舍气愤地说，“意外事件已经由宪兵查证过了，我只不过是签署行政公文，以便尽快举行葬礼。”

“别忘了你宣誓过。”帕札尔先提出警告，接着问道，“现在我问你，你否认曾被告知斯芬克斯卫兵受到攻击一事吗？ ”

“我否认。而且我也拒绝承担这五人死亡的任何直接或间接责任。这桩悲剧与其后续事件，我完全不知情。”

将军振振有词地为自己辩护，也赢得了大多数陪审员的认同。法官的确揭露了一宗惨案，但是亚舍的过错充其量也只不过是次要的行政疏失，而不致于涉及一起或多起血案。

“我并非想将这些怪现象扯进本案，？门殿长老说，”但是我觉得有必要再做进一步的调查。此外，第五名退役军人的话难道毫无疑点吗？他难道不会是为了吸引法官的注意，而捏造事实吗？“

“他和我谈话过后，才几个小时，他就死了。”帕札尔提醒道。

“不幸的巧合。”

“如果他是被谋杀的，那表示有人不让他透露更多的消息，也不让他有机会出庭。”

“就算你说得都对，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将军问道，“我要是去查证，我也会和你一样发现荣誉卫兵并未在那意外中丧生。这段期间，我一直在准备亚洲的征战事宜，我完全投入在这项重要的工作中。”

帕札尔明知可能性不高，却还是希望将军的自制力能稍微失控，然而他毕竟还是抵挡了对手的攻势，即使最锋利的言词也无法伤他分毫。

“请苏提出席。”

战车尉神色严肃地站起来。法官问道：“你还是不撤销指控吗？ ”

“是的。”

“说出理由。”

苏提娓娓道出事情的经过:“我第一次出征亚洲时，我和长官一同前往与亚舍将军率领的军团会合，但长官却在途中遭敌人埋伏而丧命。当时我独自行经一个不太安全的区域，我原以为自己迷路了，不料就在这个时候，我目睹了可怕的一幕。

离我几公尺外，有一个埃及士兵遭人折磨后被杀；我当时已经筋疲力尽，攻击他的人数又多，我实在帮不了他。其中一人先问他话，然后便残暴地割断他的喉咙。这名罪犯，这个叛国贼，正是亚舍将军。“被告听了这番言词，依旧神色木然。

旁听群众却是目瞪口呆，个个屏息以待。陪审员的脸色也突然凝重了起来。

“这些可耻的言论完全是信口胡扯。”亚舍将军带着一种几近庄严的语气说。

“否认是没有用的。我亲眼看见了，你这个杀人凶手！”

“冷静一点。”帕札尔命令道，“这番证词证明了亚舍将军与敌人串通，也因此利比亚叛贼埃达飞至今仍下落不明。他的同谋事先将我方军队的位置向他通报，并且和他一起计划侵略埃及。亚舍将军的这项罪行不得不让人怀疑他与斯芬克斯一案有所牵连，他是不是借着杀这五名士兵，来测试谢奇制造的武器呢？也许再作进一步调查之后，便能将我刚才所说的事件一一串连起来，事情真相也就大白了。”

“你不能判定我有罪。”亚舍冷静地说。

“你质疑苏提说的话？”

“我相信他说的是真的，但是他弄错了。根据他自己的证词，当时他已筋疲力尽，有可能眼花了。”

“杀人凶手的模样深深烙在我脑海中，”苏提肯定地说，“我还发过誓要找到他。

那个时候，我并不知道他就是亚舍将军。当我们第一次见面，他赞扬我的战功时，我马上就认出他来了。“ ”你有没有派侦察兵潜入敌区？“帕札尔问将军。

“当然有了。”亚舍应道。

“派出多少人？”

“三个人。”

“他们的名字都会登录吗？”

“这是规定。”

“最后一次战役后，他们都活着回来了吗？”

亚舍将军首度露出了不安的神色。“不……有一人死了。”

“就是被你亲手杀死的那个，因为他发现了你的真实身份。”

“不是这样，我是清白的。”

陪审员们都注意到了将军的声音在发抖。

“你，集无数荣耀于一身，甚至身负教育军官之责，竟然以最卑劣的手段背叛了自己的国家。你该认罪了，将军。”

亚舍的眼神顿时显得茫然。这一回，他几乎就要认输了。

“苏提弄错了。”

“请庭上准许我带领几名军官与书记官前往现常”苏提提议道，

“我一定找得到当时将他草草埋葬的地点。我们可以带回他的遗体，请人认尸，然后再为他举行一次隆重的葬礼。”

“我命令你们立刻出发。”帕札尔宣布道，“亚舍将军暂时先收押在孟裴斯的主要军营，由警察人员看守，苏提回来之前，不得与外界有任何接触。届时再度开庭，陪审团也将作出判决。”

第三十八章

孟斐斯仍有此次庭讯的余音缭绕。有些人已经把亚舍将军视为罪大恶极的叛国贼，并盛赞苏提的勇气和帕札尔法官的能力。

其实，帕札尔很希望能问问布拉尼的意见，但是依法规定，法官是不能在案件结束前与陪审员交谈的。他谢绝了一些名人的邀请，独自关在家中。不到一星期，他派遣的小组就会带回被亚舍将军杀害的侦察兵的尸体，到时候将军便会窘状毕露，最后被判死型。苏提也会晋升高位。最重要的是阴谋将得以粉碎，埃及也将从里应外合的危机中得救。即使谢奇成了漏网之鱼，至少大目标已经击中了。

帕札尔并没有骗奈菲莉。他的确无时无刻不在想她，即便是在庭讯过程，她的容貌也一直盘据着他的脑海。因此他必须更加专注于每一句话，以免一不小心便进入了只有她一人存在的梦境中。

帕札尔将神铁与横口斧凿交给门殿长老之后，长老立刻送交普塔赫神庙的大祭司。

法官将借由各神庙的协助追踪这批神铁的来源。帕札尔心里有个小小的疑惑：为什么没有神庙申报夫窃呢？由于物品与材料极为特殊，他的侦办方向立刻朝一所富有、有权势，也是唯一有能力

拥有这类物事的圣殿去进行。

帕札尔让亚洛和凯姆休假三天，亚洛便急急忙忙赶回家去了，因为家中又出了大事：他女儿开始拒吃蔬菜而只吃甜点。亚洛可以接受女儿的任性，可是他妻子却不行。

凯姆则未曾远离办公室。他根本不需要休息，何况他还得保护法官的安全。就算没有人敢碰法官，小心一点总是没错。

有一个理了光头的祭司想进入法官家中，凯姆便上前盘问。祭司答道："我有口信要传达给帕札尔法官。"

"我可以转达。"

"我必须亲自告诉他。"

"等一下。"

虽然这个人没有带武器又长得瘦弱,凯姆却有一种不踏实的感觉。他通报的时候，还不忘提醒："有一名祭司想跟你说话。小心点。"

"到处对你来说都有危险！"

"至少让狒狒陪着你。"

"好吧。"

祭司进了门，凯姆留在门后。狒狒则事不关己似地剥食着埃及姜果棕的坚果。

"帕札尔法官，明天天一亮，有人会在普塔赫神庙大门前等你。"祭司面无表情地说。

"是谁想见我？ "

"我没有其他的话要说了。"

"为什么要见我？ "

“我再说一次：我没有其他的话要说了。请你剃除体毛、禁绝女色、静思缅怀先人。”

“我是法官，我并不想成为祭司。”

“请你务必做到。愿众神保佑你。”

理发师在凯姆的监督下，帮帕札尔完成了剃毛的工作。

“你现在完全光滑，符合神庙规定了！我们会不会少了个法官，多了个祭司呢？”

理发师认真地问。

“这只是卫生的考虑。那些名人显要不也都定期会做吗？”

“你也成了显贵了，真的！这样最好。”理发师兴奋地说。“孟斐斯的大街小巷，人人都谈论你。有谁敢去惹权势倾天的亚舍将军呢？现在，大家都坦白说了，没有人喜欢他。听说他还折磨过一些小兵呢！”

昨天还被馅媚阿谀之言包围，今天便遭众人辱骂抵毁，亚舍在短短几个小时内，从天堂掉进了地狱。外头的谣言更是把他说得甚为不堪。帕札尔也得到了一个教训：没有人躲得过卑劣人性的馅饼。

“如果你不是去当祭司，”理发师又说，“那一定是去约会。有很多女人就喜欢全身剃得干干净净的男人，像祭司一样……或者本身就是祭司！她们当然也可以谈恋爱，不过能经常和这些离众神这么近的人接触，不是更刺激吗？我向孟斐斯最有名的制造商买了一种茉莉和莲花制成的乳液，抹到皮肤下可以香个好几天呢。”

帕札尔答应了。于是，理发师便到处宣扬这个大新闻：孟斐斯最

强硬派的法官也是个有情趣的情人。是谁呢？就由大伙儿自己去猜了。
饶舌的理发大师离开后，帕札尔读了一篇关于女神的文章。这位远古的先祖正是欢乐与和谐的泉源。
她是光明之女，本身也代表了光明，凡是为她效力的人都能得到她的帮助。
帕札尔于是请求让自己永远正直光明。
即将破晓前，孟裴斯正渐渐苏醒之际，帕札尔到了普塔赫神庙大铜门前，一名祭司带他走进了仍[日一片漆黑的佣殿。凯姆一直极力反对帕札尔去赴这个奇怪的约会，因为以他的层级，他还无权进入庙中调查。可是也许有某位僧人想提供有关神铁与横口斧凿失窃的消息呢，不是吗？帕札尔万分感动。这是他第一次进入神庙内。在这几道阻隔了俗世的高墙里面，便是专职祭司们维护并传布神力，以使得人类与造物者之间的联系源源不断的宗教天地。当然了，神庙里也是一个经济中心，这里的工坊、面包坊、肉店和仓库都网络了全国最优秀的人材；此外，第一个露天的大庭院，在盛大节庆时也会开放给上流人士进入。然而，过了这个庭院便是神秘的领域，在这片石园中，任何人都不得大声说笑，以便聆听众神的声音。
带路的祭司沿着外围墙来到了一扇小门处，小门有一个当水闸用的铜轮。他二人转动铜轮后，有水流出来，他们便用水洗了脸和手脚。祭司要帕札尔在按廊入口处的黑暗中等着。
有几名穿着白色亚麻服的隐士，从湖边的伎处走到湖边汲水，进

行清晨的沐浴净身。

随后，他们排队将蔬菜与面包置于祭坛上，而大祭司则以法老之名（法老是埃及惟一的“祭司”，只有他能维护社会与神的关系。在埃及各个神庙内，专职祭司是由法老授权代理举行各项宗教仪式的）点亮灯火，开启神像所在的内中堂，撒乳香，然后便和埃及其他神庙中完成同一仪式的大祭司同时颂念出“平静地醒来吧”。

庙内的一间殿堂中，聚集了九个人。首相、传旨官、白色双院（即财政部）总监、运河官兼水居督、文书总监、农地总监、情报总长、地政书记官与法老总管，这九名“拉美西斯大帝的朋友”组成了一个委员会。每个月，他们都会在这个远离办公室与下属的秘密地点会商，圣所的宁谧使他们能够心无旁骛地思考。

自从法老下达那些不寻常的命令，仿佛国家已经发岌可危之后，他们的工作压力便日益沉重了。每个人都要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进行系统视察，以确保各高阶主管都正直清廉。拉美西斯并要求尽快见到成效。一切不合法或纵容的情事，必须尽全力扫除，所有不称职的公务员全部撤职。这九名朋友会见法者之后，都认为国君显得忧虑，甚至于焦躁。

经过一夜长谈，获得不小的成果后，九人便各自告辞。一名祭司在巴吉耳边低声说了几句话，巴吉立刻向往廊走去。

“谢谢你来，帕札尔法官。我是首相。”

帕札而已经为庙中庄严的气氛而深受感动，如今见到了首相，心中的感觉更是无以名状。他只是孟斐斯一个小法官，竟有此荣幸

能面见首相巴吉，这个以严历震惊朝野的人物。

巴吉比帕札尔还高，脸型微长，相貌严峻，声音低沉而有些沙哑，说话时则带着冷漠、命令式的口气。

“我要在这里见你是希望没有外人知道。如果你觉得于法不合，你可以离开。”

“有话请说吧。”帕札尔恭敬地回答道。

“你知道你现在所开设的法庭有多么重要吗？”

“亚舍将军是个重要人物，但是我想我已经揭露了他续职的事实。”

“你确实相信吗？”首相问帕札尔。

“苏提的证词不容置疑。”

“他不正是你最好的朋友吗？”

“是的，但是我们的友谊影响不了我们的判断。”帕札尔说得斩钉截铁。

“这样的错误是不可饶恕的。”

“我觉得罪证确凿。”

“这应该是由陪审团来决定的，是吧？”

“我会尊重他们的决定。”

首相又提出另一项疑虑:“你攻击亚舍就等于牵涉了整个亚洲防卫政策，我方的军心将会受到影响。”

“若不揭发事实，国家将遭遇更大的危险。”

“有人企图妨碍你的调查吗？”

“军方曾设下一些陷阱，而且我相信一定有人被谋杀。”

“第五名退役军人？ ”

“五名退径军人都是暴力的受害者，其中三人在吉萨遇害，另外两名则是在自己的村子。这是我个人的想法。接下来的调查工作就落在门殿长老身上了，可是…… ”“ 可是什么？ ”

帕札尔迟疑了。首相，就在面前。轻率的言论将会导致严重的后果，隐藏自己的想法又等于说谎。从前曾经欺骗过巴吉的人，现在已经都离开了政府部门。

“可是我觉得他并未以应有的毅力进行调查。”最后他还是老实说出来自己的想法。

“你这是在指责孟斐斯最高层的法官无能吗？” 首相质问时，眼神中射出了一道锋芒。

“我觉得他已经不再有对抗黑暗势力的兴趣了。他的经验常常使他预见太多令人忧心的结果，因此他宁愿退缩起来，不去冒险。”

“这是很严厉的批判。你认为他受贿？ ”

“他只是与一些重要人物关系密切，因而不愿得罪他们。”

“这样就太违背司法正义了。”

“这也是我所不愿见到的。”

巴吉想了想之后，说道：“亚舍将军若被判有罪，他会上诉。”

“这是他的权利。”

“无论判决结果如何，门殿长老都不会让你移交本案，并会命你继续追查疑点。”

“这点我实在不敢肯定。”

“你错了，因为我会命令他这么做。我要知道一切真相，帕扎尔

法官。”

“苏提昨晚就回来了。”凯姆向帕札尔说。

帕札尔深感惊讶。

“那他怎么没来找我？ ”

“他被扣留在军营。”

“这是违法的！”

帕札尔立刻赶到主军营，见他的是这次指挥该小组的书记官。他愤愤地说：“我要你解释清楚。”

“我们到了出事的现常战车尉苏提认出了确实的地点，但是我们怎么也找不到侦察兵的尸体。因此我认为有必要拘留战车尉。”

“只要仍在开庭期间，你就不能作这样的决定。”

书记官承认法官说的有理，便马上释放了苏提。

两个朋友一见面便紧紧拥抱在一起。帕札尔开心地问：“你没有受刑吧？ ”

“没有。跟我一块儿上路的同伴们都相信亚舍有罪，没找到尸体，他们都很失望。

那些人为了湮灭所有线索，连洞都毁了。“ ”可是我们一直都很保密呀。“帕札尔实在不懂。

“亚舍和他的同党这么做是以防万一。帕札尔，我竟也跟你一样天真，光冲我们俩人的力量是打不倒他们的。”

“我们还没有败诉，而且，我现在可以全权处理了。”

第二天庭讯再度开始，帕札尔传苏提出庭。

“请你叙述一下你们前往犯罪现场的情形。”

“在那些宣誓过的证人面前，我发现尸体失踪了，现场也全被破坏了。”

“可笑。”亚舍说道，“战车尉分明捏造事实，现在又想辩解。”

“你仍不愿撤销你的指控吗，战车尉苏提？ ”

“我的确亲眼看到亚舍将军折磨并谋杀一名埃及人。”苏提的态度依旧坚决。

“那尸体呢？”被告讥讽地问。

“你把尸体搬走了。”

“我堂堂亚洲军团的指挥官会犯下这种卑鄙无耻的罪行！谁会相信？其实还有一种可能：难道不是你串通贝都英人，杀害了你当时的战车长官？又难道不是你这个杀人凶手为了保伎自己的名声而含血喷人？你拿不出证据，就表示一切都是你在搞鬼。因此我一定要惩罚你。”

苏提握紧了拳头，怒道：“你有罪，你自己心知肚明。你杀害了自己的部属，还让你自己的士兵自投罗网，你怎么还有脸教导我们部队中的精英人才？ ”

亚舍以低沉的声音说道：“你再说吧，陪审员对你这番越来越荒谬的言论一定会感兴趣的，是啊，我很快就会被任命为埃及军队的终结者了。”

将军脸上嘲弄似的微笑，博得了陪审团的信任。

“苏提已经宣誓过了。”帕札尔提醒道，“而且你也承认他是个优秀的军人。”

“正是他的英雄主义让他昏了头。”

“尸体不见了并不表示战车尉的证词就无效。”

“但是，帕札尔法官，你该承认证词的效力确实大大减小了！我也一样宣誓过埃我说的话难道就比不上苏提的话吗？如果他真的目睹了谋杀，那么就是他看错人了。

只要他立刻公开向我道歉，我愿意原谅他暂时的疯狂行为。“于是帕札尔问原告：”战车尉苏提，你愿接受这项建议吗？“

“自从我从死亡边缘脱逃之后，我就发誓要将那个卑鄙的人绳之以法。亚舍真的很狡猾，他让整个事件依旧疑云重重。现在，他竟要我否定自己说过的话！可是就算我只剩最后一口气，我也要实话实说。”

“面对一个失去理智、冥顽不灵的士兵，本人，将军兼国王右侧持扇者，坚称我是清白的。”

此时的苏提真想击向将军，勒得他喘不过气。但见到帕札尔注视着自己，只得强忍了下来。

“在场诸位谁要发言吗？”大家都没有说话。

“既然如此，就请陪审团开始商议吧。”

陪审团在王宫的一间厅室中进行商议，由法官担任主席，但是法官在辩论时完全无权发言，他只负责指挥发言入。首先发言的是孟莫西，他十分客观而沉稳。他说完之后，结论也大致底定，其他人只是陆续又做了细节上的补充，并未大幅更动。

不到两个小时后，帕札尔便宣读了判决，由亚洛记录。

“牙医喀达希犯了伪证罪。由于所说的谎并不严重，加上他有过辉煌的行医纪录，又已年迈，因此判他奉献一头肥牛给神庙，并

给予退役军人营区一百袋谷粮，以赔偿他不当的打扰。”

牙医松了一口气，拍了拍双膝。

“牙医喀达希，你是否接受判决，或者希望上诉？”喀达希站了起来，说道：“我接受，帕札尔法官。”

“化学家谢奇则无罪释放。”

留着黑色小胡子的化学家却毫无反应，脸上甚至看不到一丝笑容。

“亚舍将军确实犯了两项行政疏失，但并不影响亚洲军团的运作。此外，他所提出的辩词亦可成立。因此只给予他一次警告，以避免再犯同样的过失。陪审团认为谋杀的指控并不具体，因此目前不将亚舍将军视为叛臣或杀人犯，但也不将战车尉苏提的证词视为诽谤。由于关于几项重要事实尚有疑点待澄清，陪审团也无法做出确切的判决，因此本庭要求延长调查，以便尽早查明真相。”

第三十九章

门殿长老正在为木模林间的鸢尾花浇水。五年前妻子去世后，他就一个人住在南区的别墅。

“你这样做感到骄傲吗，帕札尔法官？你玷污了原本人人敬重的将军的声誉，让人心恐慌，却无法使你的朋友苏提获得胜利。”

“这不是我的目的。”

“那么你想要什么？ ”

“事实真相。”

长老故作恍然大悟状：“喔，事实真相啊！你不知道事实比泥鳅更滑溜而难以掌握吗？ ”

“但我不是也披露了一项对国家不利的阴谋吗？”长者不耐烦地

说：“别再说这些蠢话了。还是先帮我站起来，然后在水仙根部慢慢地浇点水。这样能够化解一点你平常的戾气。”

帕札尔照做了。长老问道：“你安抚了我们的英雄了吗？ ”

“苏提的怒气难消。”

“他想怎么样？他以为草率行事就能推翻亚舍？ ”

“你跟我一样知道他有罪。”

“你太不谨慎了，又一项缺点。”长老摇着头说。

“我的论点会使你不安吗？”帕札尔反问道。

“到我这把年纪，什么也打动不了我。”

“我以为恰恰相反。”

“我累了，已经不能再进行长时间的调查工作了。既然你开始了，就继续做吧。”

长老懒懒地说。

“我应该没听错……”帕札尔有点怀疑自己的耳朵。

“你完全没听错。我已经决定了，就不会再变卦。”

消息在王宫和各公家机关很快地传了开来，出乎意料之外的是，高层竟然没让帕札尔法官移交出亚舍一案。虽然这次的案子并没有成功，他的严格却使得不少达官贵人对他另眼相看。他既不偏袒原告，也不袒护被告，预审中所有缺漏之处他都直指不讳。有些人觉得他年纪虽轻却是前途无量，不过以被告的性格看来，也应该多少会受影响吧。

或许帕札尔不该太相信苏提的证词，他毕竟只是个昙花一现、性情怪异的英雄；假如大家在细想之后，都相信将军是无辜的，那

么一定都会认为法官太过于扰民了。可是如果五名退役军人的死与神铣的失窃，果真牵涉到一项阴谋，那么这几宗引起争议的案件就不该受忽略。无论如何，国家、司法机关、朝野显要、全国人民都期待着帕札尔法官早日揭发真相。

虽然帕札尔受命继续调查，平息了苏提的愤怒，但他还是窝在豹子的怀中，希望能忘却失望的心情。他答应了帕札尔在尚未商议出对策之前，不可轻举妄动。他仍保有战车尉之职，不过却得等到正式宣判之后，才有机会再参与任务。

沙漠与采石场上的沙石在夕阳下闪着金光；工人的工具不再发出声响，农夫回到了农场，驴子也卸下了重担休息了。孟斐斯的居民都在屋顶的平台上，一边乘凉一边吃着干酪、喝着啤酒。勇士伸直了身子躺在布拉尼的阳台上，回昧着它刚才吃完的烤中肉的滋味。远方吉萨高地上的金宇塔，就像个完美无理的三角形，矗立在永恒边界上的暮色中。这一夜的埃及也将如同拉美西斯大帝统治下的每一夜，静静地入睡，等待着太阳战胜深渊之蛇（每晚太阳都必须在地下的世界对抗并击败巨蛇阿普皮斯，这条巨蛇在中古神话中则以龙的形态出现）后再度升起。

“你已经越过障碍了。”布拉尼说。

“谈不上是成功。”帕札尔不同意老师的说法。

“你已经被公认为正直、有能力的法官，又能够毫无羁绊地继续追查真相，还能奢求什么呢？ ”

“亚舍发了誓却说谎，他不但是杀人凶手，更发了伪誓。”

“陪审团并没有指责你。不论是警察总长或妮诺法夫人都没有试

图为将军脱罪。

他们让你得以执行天命。“布拉尼试图安慰他。

“门殿长老很想让我交出这件案子。”

“其实他对你的能力很有信心，而且首相也希望获得更充分的资料，以便做适度的干预。”

“亚舍已经有所防范，销毁了所有的证物。我的调查恐怕不会有太大的收获。”

“你未来的道路既险又长，但你一定能到达终点的。不久，你将获得卡纳克大祭司的支持，庙里的档案资料将随时供你取用。”

布拉尼的任命一旦生效，帕札尔就要马上调查有关神铁与横口斧凿失窃的案子了。

“帕札尔，你终于能完全自主了。你要明辨公理，不要受到那些正邪混淆、对错不分的人蛊惑而误人歧途。这次的审讯只不过是个小小开端，真正的冲突还在后面呢。奈菲莉一定也会以你为傲的。”

夜空的星光中闪烁着圣哲的灵魂。帕札尔不由得感谢诸神。让他在人间也能遇见这么睿智的一个人。

北风是一只静默、喜欢沉思的驴子。它只有在很特别的时刻才会发出这种驴子特有的嘶叫声，又尖锐又刺耳，几乎可以把整条巷子的人全吵醒。

帕札尔惊醒了，的确是北风的叫声，这时天才刚亮，他和勇士本来打算今天要多睡一会儿的。帕礼尔打开了窗户。

屋外聚集了二十来个人。只见御医长在前面挥舞着拳头吆喝道：

“帕札尔法官，这些是孟斐斯最优秀的医生！我们要告奈菲莉医生制造危险药品，还要把她赶出医生团体。”

帕札尔在最热的时刻在底比斯西区上了岸。他调来了警方的车载他到奈菲莉佐的村庄，原本在挡雨檐下睡午觉的车夫，也只好听令火速前往了。

一切都在太阳的掌控之下，时间停滞不前，棕搁树仿佛将永远这般青涩，人也陷入了无声的昏沉状态。

奈菲莉不在家，也不在实验室里。

“在运河那里。”被唤醒的老人说。

帕札尔不再搭车，一人沿着麦田，穿过林荫庭园，经由小径来到了村民经常前来浸浴的运河。他走下陡斜的坡路，穿越一片芦苇丛，他见到她了。

他本该出声叫她，闭上眼睛，转过身去，然而奈菲莉的美实在太迷人了，他整个人愣在当下，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她赤裸着身子在游泳，姿态的优雅就仿佛不受任何阻力，只是随着水波前进。

她把头发拢在芦苇编成的泳帽里，因而能在水中穿梭自如。颈间，挂了一串绿松石珠子项链。

她看见帕札尔后，还是继续游泳，并向他招呼道：“水好舒服，下来炮泡水吧。”

帕札尔于是脱去缠腰布向她游去，浑然不觉河水的清凉。他握住了她伸出的手，内心激动难抑。忽然一个波浪打来，推近了两人的距离。当她的乳房碰触到帕札尔的胸膛时，她并没有退缩。

帕札尔于是放大了胆子，把嘴唇贴上她的唇，然后紧紧地抱住她。
“我爱你，奈菲莉。”
“我会学着爱你的。”
“你是我的第一个女人，以后也不会再有第二个了。”
他吻了她，姿势有点笨拙。两人相拥着上了河岸，躺在芦苇丛中的沙滩上。
“我也是第一次，我还是处女。”奈菲莉轻轻地说，带着点羞涩。
“我要把一生献给你。明天我就到你家去提亲。”
她笑了笑，全身散发着一种被爱情征服的慵懒。“爱我，好好爱我。”
他翻身压在她身上，定定地凝视着她淡蓝的双眼。他们的身与心就在这正午的阳光下结合了。
奈菲莉静静听着父母的训示。她的父亲以制造门门维生，母亲则在底比斯市中心的一家工作坊当织布工。父母亲都不反对这门亲事，但是他们希望先见见未来的女婿再说。
当然了，奈菲莉结婚并不需要征求他们的意见，但她对双亲的尊敬使得她无法忽视他们的意见。母亲的看法有所保留：帕札尔会不会太年轻了一点，至于他的未来，疑虑也就更大了。而且，今天提亲的日子耶，竟然还迟到！他们的烦躁也感染了奈菲莉。她脑中忽然闪过一个可怕的念头：若是他已经不爱我了呢？或是不像他所说的，其实他只想追求一段短暂的激情呢？不，不会的，他的爱必定能坚如底比斯山。
他终于出现在奈菲莉双亲简朴的住处了。为了使这一刻显得更正式与郑重，奈菲莉必须保持冷淡的态度。“很抱歉，我在巷弄里迷

路了。我的方向感实在不太好，平常都是我的驴子带路的。"

“你有驴子？”奈菲莉的母亲惊讶地问。“它叫北风。"

“年轻又健康吗？ ”

“他从来没有生过跛”帕札尔笑着说。“你还有什么财产？ ”

“下个月我在孟斐斯就有房子了。"

“法官是个不错的职业。”父亲说道。

“我们的女儿还很年轻，你不能再等等吗？”母亲坦白地问。

“我爱她，我希望马上和她结婚，一刻也不要浪费。”帕札尔的神情十分严肃而坚决。奈菲莉深情地凝视着他，分明已经深陷情网，她的双亲也只好屈服了。

苏提的车驰骋过孟斐斯主要军营的大门，卫兵急忙丢下长矛扑身倒地，以免被马车辗得粉碎。苏提没有勒马便跳上了台阶，马儿则继续飞驰进了大中庭。他四阶并做一阶，直奔位于高阶将领区亚舍将军的住处。他的前臂往劲背一切，解决了第一个警卫，然后一拳击倒了第二个警卫，接着又一脚踢中了第三名警卫的命根子。

这个时候，第四名警卫则趁机拔剑出鞘，伤了他的左肩。剑伤的痛楚更激增了苏提的怒气，他两手一握，便将对手捶昏了。

亚舍将军坐在一张草席上，面前摊着一张亚洲地图，他转过头问苏提：“你来做什么？ ”

“消灭你。”苏提恨恨地说。

“冷静一点。"

“你逃得过法律制裁，逃不过我。"

“你要是攻击我，你就无法活着离开这个军营。”将军语带威胁。
“你双手沾满了多少埃及人的血？”苏提咬牙切齿地说。
“你当时太累了，所以才会眼花。你看错人了。”将军仍旧矢口否认。
“你明知道不是这样。”
“我们和解吧。”
“和解？”
“我们公开和解是最完美的解决方式。这样一来，我可以安稳地当我的将军，你也可以获得晋升。”
他的话才说完，苏提便扑了过去，死命地掐住了他的脖子。“去死吧，败类！”
亚舍将军宽宏大量，并不对苏提提出告诉。虽然苏提认错了人，但是他能够理解，换做是他的话，他也会有相同的反应的。这番言论为他博得了不少人的好感。
打底比斯回来之后，帕札尔千方百计把被拘留在主要军营的苏提救出来。亚舍甚至答应只要苏提主动辞退军职，他便不再追究他违抗命令与侮辱长官的罪行。
“接受吧。”帕札尔建议道。
“对不起，我没有遵守承诺。”
“对你，我总是太宽容了。”帕札尔苦笑着说。
“你打不倒亚舍的。”苏提十分沮丧。
“我会坚持下去。”
“他太狡猾了。”

“别再想军队的事了。”

“反正我一向讨厌纪律的束缚。我还有其他的计划。”

帕札尔对他的计划恐怕是心里有数。他不愿再谈，便问道：“你可以帮我准备一个宴会吗？”

“什么宴会？”

“我的婚宴。”

阴谋者在一处废弃的农场重聚了。每个人都十分小心，没有被跟踪。

自从掠夺了大金字塔，盗走了法老王正统地位的象征物事之后，他们只是在一旁观看。最近发生一连串的事件，使得他们不得不做决定了。

只有拉美西斯大帝一人知道，他的王位很可能朝不保夕。一待他力量减弱，他就必须举行再生大典，届时他就不得不向朝廷与全国人民承认他已经不再拥有众神的遗嘱了。

“国王的耐力比我们想象的要强多了。”第一个人说。

“耐心等待，这才是我们最好的武器。”另外一个安抚着他。

“已经过了好几个月。”他依然不安。

“我们有什么损失呢？法老王现在已经是绑手绑脚了。他有所行动，向官员采取强硬态度，但是却找不到可以信任的人。他现在很坚定，但终究会渐渐软化变弱，他已经走投无路了，他自己知道。”

“可是我们丢了神铁和横口斧凿。”

“那是一时失算。”安抚者已快失去耐心。

“我很害怕。我们应该就此罢手，把偷来的东西还回去。”

“笨蛋！”

“眼看就要成功了，不能轻言放弃。”第三个人发言了，“埃及已经在我们的手中了，不用多久，整个国家和财富都将属于我们。你难道忘了我们伟大的计划吗？”

“任何征战都难免有牺牲，这次的牺牲也将更大！我们不能因为内疚面前功尽弃。

几具尸体有什么关系，最重要的是要完成我们的大业。“第四个人劝着浮躁者。

“帕札尔法官的确是个危险人物。我们今天之所以聚会，就是因为他的紧追不舍。”

“他会慢慢松懈的。”第四个人冷静又威严。

“你错了，他的顽强绝非其他法官可比。”

“他什么都不知道。”

“第一次主持那么大的庭讯，却能毫无惧色。他有些直觉是很可怕的；他搜集了不少重要的证物，很可能会坏了我们的事。”

“他初到孟斐斯时，只有一个人，现在却拥有不可忽视的支持力量。如果他再往正确的方向踏出一步，还有谁能阻止得了他？我们一定要阻挠他后续的动作。”

“现在还不算太迟。”胜利者绝不会自乱阵脚。

第四十章

来自底比斯的船儿靠岸了，苏提在码头上等着奈菲莉。“你是全世界最美的人了！”

“在英雄面前，我应该脸红吗？”

“看到你，我就宁愿当法官。来，把你的行李给我，我相信驴子一定会很乐意帮你背的。”

奈菲莉似乎有点担心：“帕札尔呢？”

“他还在打扫房子，所以由我来接你。我真是替你们俩个高兴！”

“你的身子好吗？”

“你真是神医。我已经恢复体力，而且打算大显身手了。”

“希望没有闯什么祸吧？”奈菲莉调低他说。

“放心。走吧，别让帕札尔等太久了。从昨天开始，他就只担心风向不对、船只误点，还有一大堆可能耽误你行程的灾难。恋爱到这种地步真是不可思议。”

北风稳稳地在前面带路。帕 札尔放了书记官一天假。他在住家门前装饰了许多花，室内还用烟熏过。空气中飘着淡淡的乳香与茉莉花的香气。

帕札尔将奈菲莉抱在怀中时，两人养的绿猴和狗正以一种不信任的眼神对望着。

这一区的居民一向对不寻常的气氛十分敏感，这一次自然也不例外。

“我把村子里的病人丢下不管，实在有点儿担心。”

“他们得去适应另一个医生啊，过三天，我们搬进布拉尼家。”

“你仍然想娶我吗？”

他没有回答，只是将她抱起，走过小屋的门坎，在这里，他曾经度过多少个对她魂牵梦绕的夜呀。

外头响起了一片欢呼声。帕札尔和奈菲莉既然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便已经有了正式的夫妻名分，无须再举行其他仪式了。

与区中居民一夜狂欢之后，他们俩相拥入睡直到隔天中午。帕札尔一醒来，便以无限怜爱的眼神注视着奈菲莉，他实在不敢相信命运之神竟对他如此眷顾。而她则紧闭着双眼，拉起丈夫的手放在自己的胸口，柔声说道：“你发誓，说我们永远也不分开。”

“但愿众神让我俩合而为—，让我们的爱情永世不渝。”

在他们配合得天衣无缝的躯体内，同时有一份欲望在颤动着。他们所领略的不只是感官的欢愉，也不只是年轻肉体的激情与饥渴，实际上，他们已经超越了灵与肉的界线到达另一个永恒的时空了。

“帕札尔法官啊，我们什么时候开庭呀？我听说奈菲莉已经回到孟斐斯了，想必她已经准备好了吧。”

“奈菲莉现在是我的妻子了。”

御医长噘着嘴：“可惜。她被判刑，将有损你的声誉。如果你还为你的前途着想，就应该尽早离婚。”

“你还是坚持要告她吗？ ”

奈巴蒙放声大笑：“你被爱情冲昏头了吗？ ”

“我这里有奈菲莉在实验室制造的药品清单。药材是由卡纳克神庙的园丁卡尼供应的。你应该看得出来药品完全是根据药典上所记载的方法配制的。”

“你可不是医生，帕札尔。再说这个什么卡尼的，他的证词也说服不了陪审团。”

“那么你不觉得布拉尼的证词会比较有效吗？ ”

御医长脸上的笑容变得有点僵硬。“布拉尼已经不执业了，他……”

“他将担任卡纳克神庙的大祭司，而且会出面为奈菲莉作证。布拉尼的一丝不苟与正直的个性是众所周知的，他检查了你所说的那些有毒品，并未发现任何异常之处。”

奈巴蒙愤怒极了，老医生的威望将会使奈菲莉的名声更响亮。“我真低估你了。

你的确足智多谋。“ ”我只是以事实来抵抗你毁灭的欲望罢了。“

“今天算你赢，明天恐怕就要让你失望了。”

奈菲莉先睡，帕札尔还在一楼研究卷宗。忽然间，驴子大叫了起来，他知道有人来了。

他走出去一看，没人。地上掉了一张纸莎草纸。纸上的字迹潦草，必定是匆忙间写就的。“布拉尼有危险。快来。”帕札尔立刻连夜赶去。

布拉尼住处的四周显得很平静，然而这么晚了，大门却还开着。

帕札尔穿过了第一个房间，看见老师靠墙坐着，头垂在胸前。

他的脖子上插了一根贝壳做的细针，上面染有血迹，脉搏已经不再跳动了。帕札尔大惊失色，但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布拉尼被谋杀了。

突然有几名警察冲进来围住帕札尔。带头的是孟莫西，他大喝道：

“你在这里做什么？ ”

“有人写纸条警告我说布拉尼有危险。”

“纸条呢？ ”

“我把它丢在我家门前的路上了。”

“我们会查清楚。”

“为什么用这种怀疑的口气？ ”

“因为我认为你有谋杀之嫌。”

孟莫西在大半夜里叫醒了门殿长老。长老正低声抱怨时，才惊讶地发现帕札尔身旁各站了一名警察。

“在事实公开之前，我想先征求你的意见。”孟莫西对长老说。

“你逮捕了帕札尔法官？ ”

“有血案发生。”

“他杀了谁？”长老不敢相信。

“布拉尼。”

“太荒谬了。”帕札尔插嘴道,“他是我的老师，我向来很尊敬他。”

“你怎么能这么肯定，孟莫西？”长老也觉得不太可能。

“我当场目睹，帕札尔将一根贝壳做的细针插进布拉尼的脖子。死者流的血不多。

当我和手下进屋时，他刚刚结束这个动作。“ ”你错了。“帕札尔反驳道，”我也是刚刚才发现尸体的。“

“找医生来验尸了吗？”长老问孟莫西。

“是的，奈巴蒙亲自验尸。”

尽管有链心刺痛，帕札尔还是试着反击：“孟莫西，你在这个时间带着小队人马到这里来，实在有点奇怪。这点你作何解释？ ”

“夜间巡逻。有时候，我会和下属一起行动。这是了解他们的问题并加以解决的最佳方法。今天运气不错，逮到了现行犯。”

“谁指使你来的，孟莫西？这个圈套是谁设下的？”见帕札尔情

绪激动，两名警察连忙抓住他的手臂。

门殿长老则将警察总长拉到一边。“孟莫西，你老实告诉我，你真的是碰巧到那里去的吗？ ”

“也不尽然。昨天下午我在办公室收到封匿名信，所以天一黑，我就到布拉尼住处附近守候。我看到帕札尔进屋，立刻上前盘问，可是已经太迟了。”

“你确定是他杀的？ ”

“我没有看见他把针插进死者的身体，不过除了他还有谁？ ”

“一点差别都是重要的关键。亚舍的丑闻过后，又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还牵涉到我底下的法官！”

“司法有司法的职仅，我也有我的责任。”

“还是有个疑点：他的动机为何？”门殿长老总觉得事有蹊跷。

“这个不重要。”

“当然重要。”

门殿长老似乎有点慌乱，孟莫西便提出建议：“先把帕札尔藏起来。对外宣称他为了调查亚舍将军一案，已经离开孟斐斯前往亚洲。这里太危险了，他很可能会死于意外或遭刺杀。”

“孟莫西，你该不会…… ”

“长老，我们相识很久了。国家的利益一直是我们惟一的考虑。难道你真的希望我去找出发匿名信的人？这个小法官真是个讨厌的家伙，孟斐斯需要的是安静的生活。”

帕札尔打断了他们的谈话。“你这样打击一个法官是不对的。我会再回来发掘真相。

我以法老的名义发誓，我一定会再回来的!“门殿长者却闭上了眼睛，捂住了耳朵。
奈菲莉担心得几乎要疯了，她到处询问同区的居民，有人确实听到了北风的叫声,但是却没有人能提供任何有关法官失踪的线索。苏提得到消息后，也四处打探，却毫无所获。布拉尼的住处门窗紧闭。心慌意乱的奈菲莉只有去找门殿长老了。
“帕札尔失踪了。”
大法官露出了万分惊讶的神情。“别胡思乱想！你放心，他只是在执行一项秘密的调查任务。”
“他在哪里？”
“就算我知道，也不能告诉你。可是事实上，他也没有透露细节，所以我并不知道他的行程。”
“他什么都没说啊!”奈菲莉实在不相信帕札尔会就这么离开她，什么也没有说。
“他做得没错。否则若是泄了密，他可真该受罚了。”
“但是他怎么可能在半夜，一句话也没有交代就走了？”
“他可能不想让你尝到离别时的痛劳吧。”
“我们后天就要搬进布拉尼的家了。我想找老师谈谈，但是他已经出发前往卡纳克了。”
门殿长老的声音突然沉了下来:“可怜的孩子……你还不知道吗？布拉尼昨晚去世了。他以前的同事将会替他举办一场盛大隆重的葬礼。”
第四十一章

小绿猴不再嬉戏，狗儿也不吃东西，驴子那双大眼睛更充满了泪水。布拉尼死了，丈夫不知所踪，遭逢剧变的奈菲莉已经没有行动的力气了。

苏提和凯姆前来帮她。军营一个一个地跑，行政机关一个一个地查，公职人员一个一个地问，只希望能探听到有关帕札尔出任务的消息，哪怕一点点也好。然而，他们敲不开任何一扇门，也问不出任何一句话。

奈菲莉惊慌失措之余，才知道自己有多么爱帕札尔。那么久以来。她一直隐藏着自己的感情，深怕太轻易地投入，是他的坚持，才一天天开放了她关闭的心扉。

她已经和帕札尔完全结合在一起了，如今分隔两地，他们俩都会日渐衰颓。没有他在身边。人生也失去了意义。

奈菲莉在苏提的陪同下，在布拉尼坟墓的礼拜堂内献上了莲花。老师是不会消失的，他的心意能与重生的太阳相通，灵魂也将因此获得能量而不断往返于冥世与黑暗的陵墓之间，并散发出无限的光芒。

苏提太过于紧张，根本无心祈祷。他走出礼拜堂，捡起一块石头掷向远方。

奈菲莉把手放在他肩膀上，毫不犹豫地说："我相信他一定会回来。"

"我有好几次都差点把那个该死的门殿长老逼问得无言以对。可是他实在比蛇还要狡猾。'秘密任务'，他只会说这四个字。现在他连我的面也不见了。"

“你有什么计划？”

“到亚洲去找帕札尔。”

“就这样毫无头绪地去？”

“我在军队还有一些朋友。”

“他们帮了你？”苏提低垂着双眼，黯然说道：“他们什么也不知道，好像帕札尔就在空气中消失了一样！你能想象当他得知老师的死讯时，会有多么忧伤沮丧吗？”

奈菲莉全身不禁起了寒意，他们一起离开墓园，两颗心都揪得更紧了。

狒狒警察狼吞虎咽地吃了一只鸡腿。身心俱疲的凯姆则在木桶里泡了个芳香的温水澡，然后换上干净的缠腰布。奈菲莉已帮他准备好一点肉和蔬菜。

“我不饿。”凯姆说。

“你已经多久没睡了？”奈菲莉看着他，不忍心地问道。

“三天吧，也许更久一点。”

“没有结果？”

“没有。我可是卯足了全力。但我的线民都守口如瓶。我只能确定一件事：帕札尔已经离开了孟斐斯。”

“所以他可能到亚洲去了……”

“不告而别吗？”就连凯姆也不相信。

普塔赫神庙顶上，拉美西斯大帝正凝神注视着这个偶尔焦躁不安、但大多数时候充满欢恼的都市。白色的墙外，一大片绿油油的农田，再过去便是死者栖息的沙漠。主持了十几个小时漫长的仪式

之后，法老独自一人在这屋顶上享受着夜里凉爽宜人的空气。
宫廷里、法庭上、各省内，一切如常。那股威胁的力量似乎随着水流远离了。
然而，拉美西斯想起了先哲伊普乌尔的预言，他说盗贼将日渐增多、金宇塔将遭侵入，而且权力的秘密将落入部分小人手中，为了满足本身的权力欲望与疯狂念头，他们将摧毁埃及的千年文明。他小时候，每当在教师严格的督导下读这篇著名的文章时，总会因字里行间的悲观感到愤怒不平：一旦他登基了，一定要将这篇预言永远灭除！他太过自负、太过轻浮，竟然忘了谁也无法拔除人类内心邪恶的根，即使法老也一样！
如今，虽然有数百朝臣的恭维奉承，但是他却有如迷失在沙漠中的旅人，必须独自捣散那片黑压压的乌云，否则太阳很快就会被遮住了。拉美西斯太清醒了，因此这绝对不可能是幻觉。
其实这场仗已经未打先输，因为他根本不知道敌人的面貌，更谈不上采取主动的攻势了。他，成了自己国家的囚犯，最可怕的废拙行动中的牺牲者，他的心灵仿如得了不治之症而饱受无情的啃啮，他曾经是埃及最受称扬的国王，如今却只得如此黯然下台。就像沉入淤泥的沼泽一般。为了保佐自己最后的尊严，他必须坦然接受命运的安排，而不发出懦弱的哀求。
阴谋者再度碰面时，每个人嘴角都带着真诚的微笑。他们庆幸着计策的成功，使他们向美好的未来又迈了一步。机会，不正是属于胜利者吗？尽管他们曾经互相批评个一两句、抨击过某某人的行为、谴责过某人的疏忽，但是在这个胜利的时刻，新国家即将

诞生的前夕，一切嫌隙都烟消云散了。流过的鲜血不复记忆，最后的一丝内疚也随风而散。

每个人都做好了自己份内的工作，谁也没有被帕札尔法官击倒；这群未曾惊慌误事的阴谋者，展现了彼此间无比的凝聚力，而这股珍贵的力量，更是在不久的将来权力分配时所不可或缺的。

现在只剩下最后一道手续，便能够永远产除帕札尔法官这号幽灵人物了。

驴子的叫声使奈菲莉警觉到有来意不善的人出现了。已经半夜，她点亮了灯，推开窗子往路上看。有两名士兵在敲她的门。他们听到窗户的声音，抬起头来，问道："你就是奈菲莉？"

"我是，可是……"

"请跟我们来。"

"有什么事情？"

"上级的命令。"

"如果我不去呢？"

"我们只好用强了。"勇士低声咆叫着。

奈菲莉原本可以大声叫醒邻居，但是她却安抚了狗儿，罩上披肩下楼来。这两名士兵的到来应该和帕札尔的任务有关。她可顾不得自己的安全了，只要能打听到一点可靠的消息都是好的。

他们三人以僵硬的步伐穿过了熟睡中的市区，往主要军营走去。平安抵达之后，士兵将奈菲莉交给一名军官，那个军官一言不发，便带着奈菲莉到了亚舍将军的办公室。

亚舍坐在草席上，身边草纸散落一地。他继续专注在工作上，头

也不揄便说："奈菲莉，你坐。"

"我还是站着好了。"

"你要喝点温牛奶吗？"

奈菲莉没有回答，直接就问："你为什么在这么奇怪的时间找我来？"

将军突然用很凶的口气问道："你知道帕札尔离开的原因吗？"

"他还来不及跟我说就走了。"

"他实在太固执了！他不愿接受失败的事实，所以想亲自去找那具压根儿就不存在的尸体。他为什么这么恨我，非咬着我不放呢？"

"帕札尔是法官，他有责任寻找真相。"

"庭讯的时候已经揭露真相了，但是他不喜欢这个真相。他非要弄得我职位不保、身败名裂才甘心。"

"将军，我对你的心情没有兴趣。你没有什么其他的话说阻？"

"有的，奈菲莉。"亚舍摊开了一张纸，说，"这份文件门殿长者已经盖章，内容已经确实。我收到还不到一个小时。"

"里面……里面写了什么？"奈菲莉颤抖着声音问道。

"帕札尔已经死了。"

奈菲莉闭上了眼睛。她真希望像凋谢的莲花一样消逝，真希望立刻被风吹得无影无踪。

"是意外，发生在一条山径上。"将军解释道，"帕札尔对地形不熟，他还是和平常一样莽撞，但是这次冒的险实在太大了。"

奈菲莉感觉到自己所发出的一字一句，都像火一样灼烧着喉咙，

但是她还是得问："什么时候可以把尸体送回来？"

"我们还继续在找，不过希望很渺茫。那一带水流湍急，峡谷地形又十分险要，无法进入搜寻。我很替你难过，奈菲莉，帕札尔是个很优秀的人。"

"世上已经没有公理了。"凯姆边说边缴出武器。

"你再见到过苏提吗？"奈菲莉担心地问道。

"他就算把脚走断了，也要找到帕札尔才会回来。他相信他的好友并没有死。"

"但是假如……"凯姆摇摇头。

"我会继续他未完的调查工作。"她很坚决地说。

"没有用的。"

"不应该让邪恶胜利。"

"但通常胜利的都是邪恶的一方。"

"不，凯姆，若真是如此，埃及就不会存在了。这个国家建在司法正义的基础上，这也是帕札尔想要继续发扬光大的。我们没有权利向谎言屈服。"

看奈菲莉说得正义凛然，凯姆不禁打心里佩服。"我会支持你的、奈菲莉。"

奈菲莉坐在运河边，那就是她和帕札尔第一次见面的地方。

冬天的脚步又近了，强劲的风吹得奈菲莉颈间的绿松石项链左右摇晃着。为什么那宝贵的护身符没有发挥作用保护他呢？奈菲莉迟疑了一下，开始用大拇指和食指抚摸起这颗宝石，心里则想着绿松石之母、爱的女神哈朵尔。

星星开始出现了，仿佛从另一世进跳出来似的；她有种强烈的感觉，觉得心爱的人就在身边，死亡的界线好像倏然模糊了。

有一个奇怪的念头让她重新有了希望：遭杀害的老师布拉尼的灵魂，也许会守护着他的学生呢！是的，帕札尔会回来。

是的，这名埃及的法官一定会扫除黑暗，让光明再度降临。

埃及三部曲 2 沙漠法则

第一章

燠热难耐，苦刑犯牢营的中庭里，只有一只黑色的蝎子在沙地上钻来钻去。这座牢营位于尼罗河谷与卡吉绿洲之间的荒凉地带，距离东边的圣城卡纳克有两百多公里，专门收容被判苦役的窃盗惯犯。气温较低时，他们便负责维修河谷与绿洲间的路径，以供驴队运送货物。

牢营的负责人长得高大魁梧，只要有人不守纪律，随时都可能遭他重拳毒打。法官帕札尔已经不止十次向他提出请求了。“我受不了这种特别待遇，我要跟别人一起做工。”

帕札尔身材瘦长，一头淡棕色的头发，额头又宽又高，还有一双灰绿的眼睛。他经过这番苦难，已然不再年轻，但无形中流露出的高贵气质，仍不由得令人肃然起敬。

“你跟其他人不一样。”负责人对他说。

“我也是囚犯。”

“你并未被判刑，只是秘密拘禁。对我来说，你这个人根本不存在。名册上没有你的名字，也没有识别号码。”

“就算这样，我还是可以敲凿石头啊。”

“回去坐下吧。”

牢营的负责人不敢对这名法官掉以轻心。毕竟他曾经审问过著名的亚舍将军，而他最好的朋友苏提更公然指控将军折磨并谋杀了一名埃及侦察兵,还与埃及的世仇贝都英人与利比亚人勾结叛国。在苏提指认的地点并未发现那名士兵的尸体，因此陪审团无法定将军的罪，只能宣布延长调查。然而调查程序很快便告结束，因为帕札尔误中圈套，成了谋杀恩师——即将担任卡纳克神庙大祭司的贤人布拉尼的嫌疑犯。警方将他以现行犯身份逮捕。并以阉顾法律之名，将他移送牢营。

帕札尔盘腿坐在滚烫的沙地上。他脑中不断浮现妻子奈菲莉的身影。曾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以为永远得不到她的爱了、不料幸福骤然降临，而且来势汹汹犹如夏阳般猛烈。只可惜这份幸福来得快去得也突然，一夕之间他被逐出了那个快乐天堂，今后恐怕重返无望了。

此时忽然起了热风，吹得风沙——阵阵刺痛着肌肤，但头上裹着白布的帕札尔却似乎毫不在意，他—心只回想着调查的过程。

他只是个来自外省、迷失在孟斐斯这个大城里的小法官，他实在不应该去注意那份奇怪的文件，也不该表现出太认真的态度。他发现吉萨五名荣誉卫兵的死，其实是一宗以意外事件粉饰的谋杀案；他也发现了神庙专用的神铁大量遭窃；还有一桩牵涉到高层官员的阴谋。

但是他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能证明亚舍将军的罪行，以及他意欲推翻拉美西斯大帝的企图。

正当他获得首相授权，有机会将这些个别事件一一拼凑起来时，厄运便来临了。
出事那晚的每分每秒，帕札尔都记得清清楚楚。先是一封匿名信告知老师布拉尼身处险境；接着是他慌慌张张奔过市区街道；然后他发现了老师的尸体，脖子上还插着一根贝壳细针；最后警察总长便出现了，他立刻将帕札尔以嫌犯身份逮捕；在孟斐斯最高层法官门殿长老秘密策划之下，他被送进了这个牢营；在历经这一切之后，他只能独自陷入绝望痛苦之中，而事实真相依旧不明。
这次的阴谋太完美了。本来，有了布拉尼的支持，帕札尔就可以进入神庙，查出偷窃神铁的人。可是，老师也和那些退役军人一样，遭到一群居心叵测的神秘人物的灭口。帕札尔已经获知这些人都是外籍人士，其中包括一名女子和多名男子、他甚至怀疑化学家谢奇、牙医喀达希以及一个富有、极具影响力却不太老实的运输商戴尼斯的妻子，但终究只是毫无真凭实据的怀疑罢了。
帕札尔忍受着酷热、风沙与粗食，因为他要活下去，他要再次将奈菲莉楼进怀中、他还要见到公理正义再度开花结果。
他的上级门殿长老，怎么解释他的失踪呢？又散布了哪些关于他的谣言呢？
虽然这个牢营面山之处都没有警戒，但是想逃是不可能的。光靠一双脚，又能走多远？他们把他关在这里，就是想耗尽他的精力，当他受尽折磨、精疲力竭、绝望至极时，必定会开始胡言乱语，就像个可怜的疯子。
不过他相信奈菲莉和苏提不会放弃，他们不顾外界的谎言中伤，

仍旧在埃及各地寻找他的踪迹。随着时间悄悄流逝，他一定要坚持下去。

五名阴谋者又在他们平常聚集的废弃农庄碰面了。气氛十分愉快，一切发展都在他们的预料之中——侵入齐阿普斯的大金宇塔，并盗走了象征着权力的金手肘与众神遗嘱，使得拉美西斯大帝失去了合法的标记。

他们离最后的目标越来越近了，不论是谋杀斯芬克斯的五名守卫，进而侵入通往金字塔的地下通道，或是消灭法官帕札尔，都只是小事，早就被他们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现在惟一棘手的是拉美西斯还在硬撑。”其中一人说。

“我们要有耐心。”

“你说你自己吧。”

“我说的是每一个人，我们还需要一点时间才能为我们将来的帝国奠定基础。拉美西斯越是受到束缚、越是无法行动、越是自觉走向灭亡之路，我们就越容易成功。他不能向任何人透露金字塔遭侵略，也不能说出他所负责的能源中心已经无法运作。”

“他的力量很快就会枯竭，到时候他就不得不举行再生仪式了。”

“有谁会强迫他呢？”一人不太有把握地问。

“传统、祭司还有他自己！他是逃避不了这项责任的。”

“仪式结束后，他将必须向人民展示众神的遗嘱……”

“而这份遗嘱则在我们手中……”

“到时候，拉美西斯便得将王位让给继承人了。”

“甚至可能由我们来指定呢！”

他们五人已经开始享受胜利的甜美滋味了。他们不会给拉美西斯大帝任何选择的机会，他势必沦为奴隶。凡是参与计划的人都将依功论酬，每个人都将占据高位。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即将属于他们；他们将改变机关部门的结构、替换新血、使整个国家的面貌焕然一新，全然不同于废帝拉美西斯统治的时期。

在等待时机成熟之际，他们努力地建立入际关系，笼络人心。谋杀、贿赂、暴力……无所不用其极，谁也不觉得内疚。要想夺得权力，便须付出如此的代价。

第二章

夕阳映红了山丘。这个时候，帕札尔的狗“勇士”和驴子“北风”，应该正在享用辛苦了一整天的女主人奈菲莉准备的晚餐吧。她今天医治了多少病人？她还继续住在孟萎斯法官办公室的二楼吗？或者已经回到底比斯的村子，远离一切市声尘嚣，再度行医了呢？

帕札尔逐渐失去了勇气。

一生致力于司法公义的他知道自己是永远得不到平反了。

没有任何一个法庭会判他无罪。就算他能离开这个牢营，他又能给奈菲莉什么样的未来呢？有一个老人在他身边坐了下来。他干巴巴的，牙齿全掉光了，皮肤也被太阳晒得又黑又皱。只听他叹了一口气说：“一切都结束了，我太老了。营长允许我不必再搬运石头，以后就到厨房当伙夫。好消息，不是吗？ ”

帕札尔点点头。

“你为什么不做工？ ”老人又问道。

“他们不许。”

“你偷了谁的东西？ ”

“没有。”

老人半信半疑地说:“到这里来的全是大盗贼。他们全都犯案累累，因为他们违背了不再犯罪的誓言，所以永远也出不了这个牢营。法庭上的宣誓可不是闹着玩的。”

“你觉得法庭可能出错吗？ ”

老人往沙地吐了一口痰。“这个问题可奇怪了！你是站在法官那边的吗？ ”

“我就是法官。”

老人一听，简直比听到自己被释放的消息还要惊讶:“你开什么玩笑？ ”

“你觉得我像开玩笑吗？ ”

“竟然有这种事……法官，真正的法官耶！”他上下打量着帕札尔，眼神中带着一点担忧与敬意。“你犯了什么罪？ ”

“我本来在调查一个案子，有人想封我的口。”

“你一定是牵涉到一个奇怪的案子。我啊，我也是清白的。我有一个同行，做事向来不光明正大，我自己的蜂蜜，他竟然诬赖是我偷的。”

“你是养蜂的？ ”

“我在沙漠里有一些养蜂箱、制造的蜂蜜是全埃及最好的。可是却招来同业的忌妒，他们设计了一个圈套陷害我。开庭的时候，我很激动。我不服法官的判决，要求重新开庭审理、并和一名书记官一块儿研究如何为自己辩护。胜算应该很大的。”

“但你还是被判刑了！”

“因为同业偷偷把某个工作坊里的东西藏在我家里。这成了我再犯的证据！而法官也没有深入调查。”老人愤愤不平地况，“他这样是不对的。换作是我，我会考虑到被告的动机。”

“如果真的由你来查呢？如果你发现那些证据是别人栽赃的呢？ ”

“我得先离开这里才会知道。”

养蜂的老人又往沙地上吐了口痰。“渎职的法官不会被偷偷送到这种牢营来，而且你也没有被割鼻子。你一定是间谍之类的。”

“随便你怎么说吧。”帕札尔不想再解释了。

老人没有再说什么，站起来便走开了。

帕札尔没有去碰那碗淡而无味却天天要吃的汤。除了卑贱的地位和耻辱之外，他还能给奈菲莉什么？最好永远不再见面、就让她忘了自己吧，这样至少在她的记忆中，池永远是个信念坚定的法官、热情如火的爱人及相信正义的梦想家。

他平躺着，仰望蓝天。明天，他就要消失了。

一张张白帆飘扬在尼罗河上。傍晚时分。船员们兴致高昂地在两艘船之间跳来跳去、北风吹来，使得卸货的速度又加快了不少。有人不小心掉进水里，一旁传来哄笑声与斥骂声。

河堤边坐着一名少妇，她似乎全然没有听见水手的笑闹声。头发近乎金黄、脸庞的轮廓鲜明而柔和并有一双犹如夏日天空般澄蓝的眼睛，奈菲莉美得就像是一朵绽放的莲花。她正在恳求老师布拉尼的在天之灵，希望他保护帕札尔，她全心全意所爱的人。尽

管帕札尔的死讯已经正式公布了，她还是无法相信。

“我可以跟你说几句话吗？”声音在她背后响起。

她蓦然转过头去，身旁多了一个五十多岁、保养有术的男人——御医长奈巴蒙，她最凶恶的敌人。

有好几次，他曾经企图毁灭她的前途。奈菲莉对这个朝中大臣真是厌恶到了极点，他不仅贪求财富与女人，更利用医术来控制他人以谋利。

奈巴蒙热切地注视着奈菲莉，只见她穿着一件薄薄的亚麻洋装，完美而动人的身材显露无遗。她的胸部坚挺、双腿修长、手脚柔嫩细腻，真是艳光照人。

“请你走开，我想一个人静静。”奈菲莉冷冷地说。

“你应该多尊重我一点，你对我知道的内幕一定非常有兴趣。”奈巴蒙故作神秘地说。

“我对你的诡计没兴趣，”

“和帕札尔有关喔。”

听到这个名字，她便无法掩饰内心的激动。“帕札尔已经死了。”

“你错了，亲爱的。”

“你说谎！”

“我知道实情。”

“你要我求你吗？ ”

“我宁愿你继续保持执锄与高傲的态度。帕札尔还活着，但有谋杀布拉尼之嫌。”

“这……太荒谬了！我不相信。”

“你非相信不可。警察总长孟莫西已经将他秘密囚禁了。”
“帕札尔并没有杀死老师。”奈菲莉说得斩钉截铁。
“孟莫西可不这么想。”
“有人想打击他，毁灭他的声誉并阻止他继续进行调查。”
奈巴蒙对她的解释毫不在意，“这跟我无关。”
“那么你为什么跟我说这些？ ”
“因为现在只有我能还帕札尔的清白。”
奈菲莉不禁打了个寒战，她有了希望，却也担忧，感觉甚是复杂。
“奈菲莉，你若希望我向门殿长老提出证据，你就必须嫁给我，把那个小法官忘了。你要他自由，就要付出这个代价。我才是真正配得上你的人。现在，一切都看你了。你可以选择还帕札尔自由，也可以选择判他死刑。”
第三章
献身给奈巴蒙的念头使奈菲莉感到恐惧，然而她若是拒绝，就会可能成为杀害帕札尔的刽子手。
他被关在哪里？又受到了何等残暴的对待？她若再拖延，监禁的生活也许就要毁了他了。但是奈菲莉没有对帕札尔情同手足的挚友苏提提起此事，否则他一定会马上杀了御医长的。
于是她决定接受奈巴蒙的勒索，条件是要她见帕札尔一面。她会带着被玷污“的身子、绝望的心情向他坦承一切，然后服毒自杀。
帕札尔原来手下的警察凯姆朝奈菲莉走来。虽然帕札尔不在，他仍然每天带着狒狒“杀手”巡视孟斐斯；杀手最擅长抓小偷，它只要一口咬住窃贼的大腿，他们就一动也不能动了。

凯姆由于曾经涉嫌谋杀一名非法从事金子交易的军官而遭鼻刑，后来真相大自，他的忠诚也受到肯定，终于成为警察。现在他鼻梁上装的是一个经过彩绘的假木鼻。

凯姆很钦佩帕札尔，虽然他对司法一点信心也没有，但他还是相信帕札尔。

“我也许打听到帕札尔在哪里了。”奈菲莉沉重地说。

“在谁也回不来的天国里。亚舍将军没有告诉你吗？帕札尔是因为到亚洲寻找证据而死的。”

“这份报告是假的，凯姆。帕札尔还活着。”

“不会是有人骗你吧？”凯姆仍有所怀疑。

“帕札尔涉嫌杀害布拉尼，但是奈巴蒙手中握有证据，可以证明他的清白。”

凯姆手搭在奈菲莉的肩上，兴奋地说：“他得救了！”

“可是我必须嫁给奈巴蒙。”

凯姆怒不可支，右手握拳重重地打在左掌上。“要是他骗你呢？”

“我会要求先见帕札尔。”

凯姆摸了摸木鼻说：“你不会后悔向我透露这个消息的。”

苦役犯出发之后，帕札尔溜进了用木头搭建、上面覆盖着粗布的厨房。他打算偷一块打火石，然后割断血。管自杀。也许会死得很慢，但必定会死，在大太阳下，他会渐渐进入解脱的昏睡状态。到了晚上，警卫便会用脚一踢，将他的尸体埋入滚烫的沙中。在这最后的几个小时内，奈菲莉的灵魂将会和他在一起，他希望她以看不见的形体，陪他走完人生的最后——段路。就在他拿到了

锋利的打火石时，颈背突然受到一记重击，他也立刻瘫倒在一只锅子旁边。

只见养蜂的老人手里拿着一根本制的大汤勺，讽刺地说："法官变成小偷了！你拿打火石做什么？别动，小心我再赏你一棍！你想割断血管，让自己死于非命，好离开这个该死的地方？笨蛋，你不配当一个正直的人。"老人随即降低了声调，"你听我说，法官，我有办法离开这里。我自己是没有体力越过沙漠了，可是你，你还年轻，只要你答应替我洗刷冤屈，使我不必再服刑，我就告诉你。"

帕札尔回过神之后，叹气说："没有用的。"

"你不愿意？"

"就算我逃得出去，我也不再是法官了。"

"为了我，你要再当上法官。"

"不可能，我涉嫌杀人。"

"你？荒谬？"

帕札尔揉了揉后颈，老人也伸手扶他起来。"明天是这个月的最后一天，会有一辆牛车从绿洲载运粮食过来，然后空车回去。你跳进车内，等你右手边出现第一条干河时，就跳下车。你沿着河床走到山脚下，会发现一个棕搁树林，林中有一处泉水。把水袋装满，然后朝山谷走、试试看能不能遇到游牧的人。希望你的运气很好。"

御医长奈巴蒙正在帮美锋的年轻妻子西莉克斯消除赘肉，这已经是第二次了。美锋原是一名纸莎草商，后来成了高级公务员，如

今权力仍在不断扩张。从事美容外科手术的奈巴蒙，总是向患者收取极高的费用，病人倒也都给得心甘情愿。只见他越来越有钱，现在便只缺一项无价之宝了，那就是奈菲莉。尽管其他女子也同样美丽，然而在她身上却散发着一种无法比拟的光芒，那是一种融合智慧与魅力的独特气质。

她怎样会爱上像帕札尔这么庸碌的人呢？他真是搞不懂。

有时候，他会觉得自己的权力跟法老王一样：拯救生命或延长生命的秘密不也掌握在他手中吗？医生和药剂师不也都听令于他吗？达官显贵想恢复健康不都要求助于他吗？虽然在背后默默努力、寻求更具效力的疗方的是他的助手，但是奈巴蒙却是惟一得享荣耀的人。

每完成一次成功的手术后，奈巴蒙便让自己休息一个礼拜，在孟斐斯南边的乡下别墅里，享受一群仆人无微不至的侍奉。他把次要的工作交给了由他严格监控的医学团队，自己则在新买的游艇上，尝着他在三角洲的葡萄园所酿制的白酒，以厨子最近研究出来的新菜单。

总管前来通报说有一名年轻貌美的女子来访。奈巴蒙十分好奇，便亲自走到门廊一探究竟。

“奈菲莉！真是太叫人惊讶了……跟我一块儿用餐吧？”

“我赶时间。”

“我相信你一定很快就有机会参观我的别墅了。你有答案了吗？”

奈菲莉低下了头。御医长不由得心中一阵狂喜。“我就知道你一定会理性选择的。”

“再给我一点时间。”

“你既然来了，就表示你已经做了决定。”

“你可以让我见帕札尔——面吗？”奈巴蒙撇着嘴说:“你这样只会更痛苦。救帕札尔，可是也忘了他吧。”

“我有必要见他最后一面。”

“好吧。不过我的条件仍然不变，那就是你必须先向我表明你的爱。然后，我才会出面干预。怎么样？”

“我又怎么能说不呢？”

“奈菲莉，我真欣赏你的聪明，就像我欣赏你的美丽一样。”

奈巴蒙轻轻地握住她的手，但奈菲莉立刻抗拒道:“不，奈巴蒙，不能在这里，也不是现在。”

“那么什么时候？在哪里？”

“到大棕榈树林里的井边。”

“那个地方对你很重要？”

“我常常到那里静思。”

奈巴蒙微笑着说道:“大自然和爱最是协调不过了。我也会和你一样享受棕搁树林的诗意。什么时候？”

“明天，太阳下山后。”

“我可以接受在昏暗中进行我们第一次的结合；以后，再挑大曰天来享受。”

第四章

帕札尔一见到在岩石间蜿蜒通往风蚀山丘的干河床，立刻跳下车来。他掉在沙地上，一点声响也没有、车子在尘土与酷热中继续

往前走。车夫半昏睡着，任由拉车的中带路。

谁也不会离开营区追缉逃犯的，因为在炽热与干渴的煎熬下，逃犯根本没有活命的机会。运气好的话，也许会有巡逻队员帮他捡拾残骸。帕札尔打着赤脚、穿着一件破烂的缠腰布，尽可能慢慢地走以便节省气力。到处都能见到沙漠毒蛇，若不小心被咬就死定了。

帕札尔想象着自己正和奈菲莉在一处绿野青葱的乡间散步，耳旁鸟语凋瞅，并有运河串流，如此一来现实的景致也就不那么艰险，他的脚步也变得轻盈起来。他沿着干涸的河床走到一座陡斜的山丘脚下，一片光秃间，却屹立着二株棕榈树，景象有点不协调。

帕札尔跪下开始用手挖了起来。养蜂老人果真没有骗他，一个小时后终于挖到了水。他先止渴后，脱下缠腰布，用水洗干净，然后搓自己的身子，他也没忘记用羊皮袋装满珍贵的水。

夜里，他朝东而行。四下都是嘶嘶的响声，天一黑，蛇就出洞了。只要踩到一只，就难逃惨死的命运。只有像奈菲莉那样医术高明的医生，才有办法救治。帕札尔暂时忘却危险，在月光的保护下前进。夜凉如水。天快亮的时候，他喝了点水，挖了个沙坑钻进去，像在子宫内的婴儿般沉沉睡去。

当他一觉醒来，太阳已开始西沉。他忍着肌肉的疼痛、头部的胀热，继续往山谷的方向走，山谷却是那么远，那么遥不可及。

水喝完了，现在只能期望早点发现用石块围起来的水井了。一望无际的沙地，偶尔平坦，偶尔起伏，他走在其中，步伐已然蹒跚。嘴唇干了、舌头肿了，他也没有力气了。如今除了祈求神佑之外，

还能奢求什么呢？
奈巴蒙在大棕榈树林边下了轿、便将轿夫遣回。他已经开始感受神奇的夜，奈菲莉即将属于他。如果一切能顺其自然是最好的，不过耍耍手段也无所谓、总之他获得了他想要的，就跟往常一样。
棕榈树林的管理员们背靠在大树干上，吹笛子、喝水、聊天。奈巴蒙定进一条宽大的林径，接着左转向古并走去。并边一个旁人也没有，十分宁静，而奈菲莉仿佛自夕阳余辉中诞生，整件亚麻长裙都染成了擂色。
奈菲莉投降了。她曾经那么骄傲，曾经向他挑战，此后却将要像奴隶般地顺从他。待他征服了她，她一定会忘记过去的一切，永远跟随着他。她也一定会承认，只有奈巴蒙才能给她梦想中的生活。她太爱好医学了，她是不可能继续再扮演次等角色的。嫁给御医长不正是她最好的归宿吗？
她没有动。奈巴蒙于是向她靠了过去。
“我会再见到帕札尔吗？”她开口问道。
“我向你保证。”
“放了他吧，奈巴蒙。”
“我的确有此打算，只要你愿意跟我。”
“你为什么这么残忍？求求你，仁慈一点吧。”
“你在开我玩笑？”奈巴蒙不悦地说。
“我只想唤醒你的良知。”
“奈菲莉，你非嫁我不可，因为我已经决定了。”
“放过我吧。”

他不听她的哀求，仍又往前靠，直到离他的猎物大约一公尺处才停下来。“我喜欢看着你，但是我还想要其他的乐趣。”

“也包括毁灭我吗？”

“我要把你从虚幻的爱情和平庸的生活中拯救出来。”

“我再求你一次，放过我吧。”

“你是属于我的，奈菲莉。”奈巴蒙向她伸出了手。

正当要碰到她时，奈巴蒙突然被人往后一拉。摔到地上。他惊吓之余，瞥见了攻击他的竟是——只巨大的狒狒。它张着血盆大口，嘴角还吐着白沫。狒狒用毛茸茸而有力的右爪，紧紧掐住奈巴蒙的脖子、左爪则往他的命根子一抓，并用力拉扯。奈巴蒙痛得大叫起来。

这时候，凯姆把脚踩在了御医长的额头上。狒狒也随之不动了，但并未松手。

“如果你不帮我们，我的狒狒就会阔了你。我呢，会当作什么也没看见，而它呢，也不会有任何内疚。”凯姆要挟地说。

“你想怎么样？”奈巴蒙咬牙切齿地说。

“我要你拿出证据，证明帕札尔的清白。”

“不行，我……”

狒狒低吼了一声，接着又用力一握、奈巴蒙急忙连声叫道：“我答应，我答应！”

“说吧。”

奈巴蒙喘息道：“我在检查布拉尼的尸体时，发现他已死亡多时，甚至可能一整天了。从眼睛和皮肤的状态、嘴巴缩紧的程度，还

有伤口等等来看，应该不会错。我将这些发现记录在一张纸莎草纸上。帕札尔不是现行犯，他只是证人而已。他不会被判重刑的。”

“你为什么隐瞒真相？ ”

“这个机会实在太难得了……我终于有机会可以得到奈菲莉。”

“帕札尔在哪里？ ”

“我……我不知道。”

“你当然知道。”

狒狒又吼了一声。奈巴蒙吓坏了，只有实话实说：“我买通了警察总长，让他别杀帕札尔。他得活着，我的勒索计划才能成功。帕札尔被关在一个隐秘的地方，但我不知道在哪儿。”

“你知道真正的凶手是谁吗？ ”

“不知道，这一点我可以发誓。”

凯姆相信他说的是真话。只要问话过程有狒狒在场，犯人便不敢稍有隐瞒。

奈菲莉默默祈祷并感谢布拉尼的在天之灵，他果然保佑了他的学生。

门殿长老的晚餐只有几个无花果和几片干酪。由于睡眠不足，使得他一点胃口也没有。前阵子因为受不了身边有其他人晃来晃去，便辞退了所有的仆人。他有什么好自责的呢？他只不过想继续维持埃及的和平秩序罢了。然而，他的良心却着实不安。当了一辈子法官，他从来没有如此背离过律法。

他感到反胃，一把推开了木碗。

外头传来悉悉卒卒的声音。该不会是法师口中的幽灵，回来折磨

像他这样的卑劣的人吧？

长老走出门去，却见到凯姆扯着御医长的耳朵站在门口，旁边还有一只狒狒。

“奈巴蒙来向你招供了。”

长老并不喜欢这个努比亚籍的警察。他明白凯姆过去的暴力纪录，凯姆加入了保安警力更使他觉得遗憾。

“奈巴蒙并非自愿前来，他的证词完全无效。”

“他不是来作证，而是来招供的。”

御医长企图挣脱，但立刻遭拂拂咬住小腿，幸好咬得并不深。

“小心一点。”凯姆建议道，“你要是惹火了它，连我也控制不了的。”

“你们走吧！”长老愤怒地下逐客令。

凯姆把彻医长推向长老，喝道：“快点，奈巴蒙。狒狒是很没耐心的。”

“帕札尔的案子，我有关键线索。”御医长沙哑着嗓子说。

“不是线索。”凯姆纠正道，“而是证明他清白的证据。”

长老脸都自了：“你这是在教唆他吗？ ”

“御医长可是个德高望重的人。”

奈巴蒙从袍子里抽出一卷盖了章的纸轴。“这是我检验布拉尼尸体的报告。嗯……现场杀人是错误的判断。我忘了……把报告交给你。”

长老缓缓地接过这份文件，纸轴握在手里，烫得就像是火炭。

“我们弄错了。”门殿长老发出悲叹，“但是对帕札尔来说，已经

太迟了。”

“也许还来得及。”凯姆反驳道。

“你忘了他已经死了。”

这个努比亚人笑了起来，“大概又是判断错误吧。你太容易遭人愚弄了。”

凯姆以眼神示意狒狒放开御医长。

“我……我自由了吗？”

“滚吧。”

奈巴蒙一跛一跛地逃开了。在他小腿上留下鲜明齿印的拂拂，双眼在夜色里闪烁着光芒。

“凯姆，假如你愿意忘掉这些不幸的事件，我可以派给你一份安定的工作。”门殿长老试图说服他。

“不要再插手了，门殿长老，否则我就放开杀手。再过不久就会真相大自的，一切真相。”

第五章

在一片金黄沙地和黑白山影中，扬起了滚滚沙尘。有两个男人骑着马渐渐靠近。帕札尔在巨大石块所投射的阴影下，举步维艰地走着。没有水，他实在走不下去了。

来者若是沙漠警察，他们会把他送回牢营。若是贝都莫人，则视他们此时的心情而定：或许会折磨他，也或许将他掳回当作奴隶。除了沙漠旅队之外，没有人会冒险进入这片广阔无边的沙漠。倘若真的成了奴隶，帕札尔顶多也只能以缠腰布为自己赎身了。

果真是两个贝都英人！他们身上穿着彩色条纹的长袍，披着长发，

下巴留着短髭，问帕札尔：“你是谁？ ”

“我刚从窃贼牢营逃出来。”

较年轻的那人下了马，仔细地打量帕札尔。“你的样子并不健壮。”

“我好渴。”帕札尔虚弱地说。

“想喝水就要自己争取。站起来和我决斗。”

“我没有力气了。”

那个贝都英人拔出短刃，“你不能决斗，就只有死路一条。”

“我是法官，不是军人。”

“法官？那么你就不是从窃贼牢营出来的喽。”

“我是被冤枉的，有人想陷害我。”

“我看你的脑袋是被太阳给晒坏了。”贝都英人对他的说法嗤之以鼻。

“你要是杀了我，你将会在冥世遭到报应。地狱的法官会让你的灵魂支离破碎。”

“我才不在乎。”

但年纪较长的那人拦下了同伴握刀的手说：“埃及的魔法很可怕。先帮他恢复体力、然后俘虏他当奴隶吧。”

金发碧眼的利比亚女郎豹子实在怒气难消。原本热情奔放、头脑灵活的情人苏提，如今竟成日萎靡不振、唉声叹气、闷闷不乐。她与埃及原本是势不两立的，后来在苏提首次征战亚洲时，被他所俘虏。有一次，他心血来潮让她恢复了自由身，但是她却不走，因为她留恋和他做爱的感觉。苏提曾经眼见亚舍将军谋杀了一名埃及侦察兵，但由于找不到尸体，法庭无法判将军的罪，苏提气

愤之余竟企图扼死将军。行动失败后，他被逐出了军队。尽管如此，当时的他也并末因此而丧失活力与斗志。

然而，自从他的好友帕札尔失踪之后，他就把自己封闭起来。既不吃东西，也不再看她。

“你什么时候才能重生？ ”

“帕札尔回来的时候。”

“帕札尔，又是帕札尔！你难道还不明白？他的对手已经除掉他了。”

“这里不是利比亚。杀人是非常严重的罪行，杀人者将永世不得超生。”

“生命只有一次啊，苏提，就在此时此地。别再想那些无聊的念头了。”她耐着性子温言相劝。

“你要我别再想我的朋友？ ”

豹子需要爱的滋润。少了苏提的碰触，她就像枯萎的花朵。

苏提有健美的身材，长长的脸上总带着坦率正直的眼神，并留了一头黑色的长发。平常，他的一举手一投足，无不散发着既优雅又强健的魅力。

“我是个自由的女人，我不能和一块石头过日子。你要是再这么没反应，我可要走了。”

“好，你走吧。”

她跪了下来，将他拦腰抱住。“你已经语无伦次了。”

“帕札尔受苦，我也苦；他有危险，我更感到忧心。这不是你能改变得了的。”

豹子解下了苏提的缠腰布，他没有拒绝。再也没有其他男人的躯体能像他这般美、这般强而有力、这般匀称了。打从十三岁开始，豹子就经历了无数的情人，从来没有人能像苏提一样满足她，虽然他是她祖国宿敌的子民。她的手轻抚着情夫的胸膛、肩膀，掠过胸口往下移到肚脐。她又轻巧又性感的手指，唤醒了欲念。

他终于有了反应，用力地，甚至几乎是愤怒地扯断了豹子身上短洋装的吊带。她光着身子，温存地躺在苏提的身上，柔声地说道：

“能感觉得到你，和你合而为一……我就心满意足了。”

“我也是。”他将她的背翻转过来、整个人趴在她身上。她全身疲软，但却喜孜孜地感受他的欲望，就像青春之泉一般又热又滑。

忽然外头有人叫门，苏提冲到窗户边一看，原来是凯姆。凯姆对他说：“跟我来，我知道帕札尔在哪里。”

门殿长老正在门口的小花坛浇水。他这把年纪，越来越弯不下腰来了。

“需要帮忙吗？”

长老转过身看见了苏提，前任的战车尉依然神采突变。他问长老：

“我的朋友帕札尔在哪里？”

“他死了。”

“你说谎。”

“已经有公文正式公告了。”

“那又如何？”

“不管你喜不喜欢，事实就是事实，谁也改变不了。”

“事实是奈巴蒙收买了警察总长和你的良知。”

门殿长老挺直了身子，凛然说道：“我没有。”

“那你就老实说。”

长老犹豫着，他原可用言词过火、侮辱法官的名义，下令逮捕苏提，但他对自己的行为确实感到可耻。没有错，帕札尔让他害怕，他太坚决、太激进、太投入了。但是他如此做，不也违背了自己年轻时的信念吗？“在卡吉附近的窃贼牢营。”他喃喃地说。

“给我一道命令。”

“你要求得太多了。”

“你最好快点。”

苏提在绿洲小径外缘的最后一个坡道上丢下了马，因为只有驴子才能忍受接下来的酷热与风沙。他带着一把弓、五十多只箭、一支剑和两柄短刃，充满信心，无论遇到什么敌人他都不怕。门殿长老交给他一片木板，写明了要他将帕札尔法官带回孟斐斯。

凯姆则不情愿地留在奈菲莉身边。奈巴蒙的惊惧平复之后，应该会采取行动。也只有凯姆和他的拂拂能保护奈菲莉的安全了，因此尽管凯姆很想前去拯救帕札尔，最后还是决定留下来担任防卫的工作。

听到情夫要离开的消息，豹子再度火冒二丈。她威胁着，如果他一个星期还不回来，她马上随便找个人乱搞，让他戴绿帽子，然后到处宣扬。但苏提还是没有给她任何承诺，只说他一定会带回帕札尔。

驴子驼着水袋和篮子，篮中装满了可以保持几天新鲜度的食物。由于苏提急着赶到目的地，他和驴子几乎一刻也没有休息过。

牢营就在眼前了，其实只不过是几间散落在沙漠里的简陋木屋而已。苏提望着营区，暗暗向敏神——沙漠旅队与探险家之神——祈祷。虽然他认为神抵太过于渺茫，但在某些情形下最好还是求神力相助。

负责人在一顶布篷下睡觉，被苏提叫醒后不免低声发着牢骚。

“你这里关了一个法官叫帕札尔，是吗？”

“没听过。”

“他并没有编录在人犯名册里。”

“跟你说没听过。”

苏提拿出了长老的手偷，负责人却理也不理。“没有帕札尔。这里只有窃盗惯犯，没有法官。”

“我是来办公事的。”

“不信等囚犯回来，你自己看。”负责人一说完，便即倒头又睡。

苏提不禁怀疑长老是不是故意引他走进一个死胡同，然后趁机在亚洲杀帕札尔灭口。他太天真了，竟又犯了同样的错误！苏提走到了厨房，年老齿落的伙夫被他给惊醒了。“你是谁呀？”

“我来救一个朋友。可惜你不像帕札尔。”

伙夫听到这个名字，心里一惊。“你说谁？”

“帕札尔法官。”

“你找他做什么？”

“释放他。”

“这个嘛……太迟了。”

“什么意思？”老伙夫压低了声音解释道：“我帮助他逃出去了。”

“他，跑进那片沙漠！肯定撑不了两天的。他走哪条路线？”苏提有些着急。
“沿着第一条干河床、山丘、小棕搁树林、泉水、岩石高原，然后往正东方的山谷去。如果他生命力够强，就会成功。”
“帕札尔根本没有这个体力。”
“你快去找他吧，他答应要还我清白的。”
“你不是小偷吗？ ”
“不算是，至少跟其他人比起来我不是。我只想好好养蜂，但愿你那个法官朋友能帮我回家。”老伙夫将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帕札尔身上了。
第六章
孟莫西在武器厅接待门殿长老，那里摆放着他的盾牌、剑以及捕获的猎物。这个警察总长十分狡猾，他鼻子很尖，说话带着浓浓的鼻音，红红的光头上经常发痒。他相当胖，为了保持一定的身材，因此一直都很节制饮食。孟莫西时常出现在盛大宴会中，人际关系良好，为人又谨慎机巧，全国所有的警力全都由他一人掌控。任谁也挑不出他一点缺失；他也一直小心翼翼地维持着他无懈可击的官誉。
“亲爱的长老，你这是私人拜访吗？ ”
“秘密拜访，你最喜欢的。”门殿长老有点挖苦地回答。
“要享有长久而稳定的事业，不就得这样吗？”孟莫西却也不以为意。
“当初答应把帕札尔偷偷送走时，我提出了一个条件。”

“我好像不记得了。”

“你必须找出杀人的动机。”

“别忘了我可是当场逮到他的。”

“他为什么要杀他的老师？布拉尼即将成为卡纳克神庙的大祭司，也将是他最大的支柱呀。”

“也许是忌妒，也许是丧心病狂。”

“别当我是傻瓜。”

“动机又有什么关系？我们已经产除了帕札尔，这才是最重要的。”

“你确定他有罪吗？”

“我再说一次：我抓到他的时候，他正弯身在看布拉尼的尸体。换作是你，你会下什么样的结论？”

“但是动机呢？”门殿长老心中依然有疑惑。

“你自己也承认了，开庭是下下策。国人应该敬重法官，并对他们有信心。但是帕札尔就喜欢闹事出风头。他的老师布拉尼也许想劝他，不料他一时失控便下了毒手。我们两人为他保留了声誉，已经是很宽大为怀了。对外宣布他因公殉职，这对他或对我们不都是最圆满的结果吗？”

“苏提已经知道真相了。”门殿长老叹了口气说。

“怎么……”孟莫西没听懂他的意思。

“凯姆逼问了御医长奈巴蒙。苏提知道帕札尔还活着，而我也把拘禁帕札尔的地点告诉他了。”

孟莫西一听勃然大怒：“疯了。你真是疯了！你堂堂孟斐斯市的最

高层法官，竟然向一个被逐出军队的士兵低头！无论是凯姆或苏提都不能采取什么行动的。”

“你忘了奈巴蒙有一份书面声明。”长老感到十分意外，因为孟莫西一向以冷静出名。

“刑求得来的供词根本不能算数。”

“这是他老早就写好的，而且还标明了日期，签了名。”

“毁掉。”孟莫西断然说道。

“凯姆已经要求御医长重新誊写一份，并有两名仆役作证。帕札尔确实是清白的。命案发生前的几个小时，他都在办公室做事，这点有证人可以作证，我查过了。”

孟莫西的态度这才有点软化。“可是……为什么要说出藏人的地方呢？没有那么紧急明。”

“为了求心安。”

“以你的经历，你的年纪，你……”

门殿长老打断他的话说道：“正是因为我的年纪。帕札尔一案，我违背了法律的精神。”

“你是为了埃及着想，完全没有顾虑到个人的利害。”

“你的花言巧语再也骗不了我了，孟莫西。”

“你要离弃我？”

“如果帕札尔回来的话……”

“窃贼牢营里，可是死了不少人喔。”孟莫西语带双关地说。

苏提很早就听到了马蹄声。是从东边来的，有两个人，速度很快。那是专门四处寻找猎物的贝都英人。

苏提等他们到达了适当的距离，立刻张弓。他单膝跪地，瞄准了左边那人。
那人被射中肩头，仰天跌下马来。他的同伴朝箭射出的方向冲过来，苏提紧跟着又瞄准了他。这次箭射中了大腿，那名贝都英人痛得大叫，坐骑也失了控，他跟着跌落撞到一块岩石。两匹马则不断地在原地打转。
贝都英人才跛着脚站起身来，苏提便立刻以利刃抵住他的喉头，问道："你从哪儿来的？"
"从风沙游人的部落。"
"你们在哪儿搭营？"
"在黑岩群后面。"
"你们最近有没有抓到一名埃及人？"
"有一个精神失常的，说他是法官。"
"你们把他怎么样了？"
"酋长正在问他话。"
苏提跳上了较健壮的那匹马，然后牵起了另一匹马的粗糙缰绳，这两名伤者只有自求多福了。
两匹马走进了一条两旁布满碎石子的小径，路也越来越险峻，它们鼻孔粗粗地喷着气，鬃毛上满是汗珠，最后终于到达了巨大石块遍布的山顶。
此地的地形相当险恶，在烧黑的巨岩之间有一个个凹洞，洞内流沙飞旋，就像是地狱里用来惩治恶人的锅炉一样。
陡坡底下便是游人搭营之处了。其中，位于正中央，最高最华丽

的帐篷应该就是酋长的住处。马和羊都关在围栏内。只有两个哨兵戒备着营区，一个在南，一个在北。

苏提耐心地等着天黑。这些贝都英人专事烧杀掳掠，根本不值得尊重。苏提一寸一寸静悄悄地爬行，直到接近南侧的哨兵时，他才起身往哨兵的颈椎用力一击。风沙游人本来就是游走于沙漠随时伺机劫掠的人，因此留在营区的人不多。苏提潜入后找到了酋长的帐篷，也不多想便由椭圆形的门冲了进去。

他全身紧绷、专心一致，浑身的劲儿在任何瞬间都可能爆发。

怎知苏提却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贝都英酋长躺在一些软垫上，正聚精会神地听着盘坐在一旁的帕札尔说话。帕札尔的行动似乎并不受限。

酋长见到来人马上站起身来，苏提也朝他外了过去。

“别杀他。”帕札尔连忙制止，“我们已经有点共识了。”

苏提便将酋长按在软垫上，听帕札尔解释：“我向酋长询问他的生活方式，我想让他明白他这样是不对的。他对于我宁死不当奴隶感到惊讶。于是他想知道我们司法的运作情形，还有”等他对你没有兴趣了，他就会把你绑在马尾上，让马拖着你跑过又尖又利的碎石地面。“ ”你怎么找到我的？“

“我怎么可能找不到你？”苏提将酋长绑住，并塞住他的嘴，催促道：“我们快走吧，山顶上有两匹马等着呢。”

“有什么用？我又不能回埃及。”帕札尔显出些许的落寞。

“跟我来就是了，别再多说废话。”

“我撑不过去的。”

“想想你已经被改判无罪，还有奈菲莉正焦急地等着你，你就撑得过去了。”

第七章

门殿长老没有勇气面对帕札尔法官，低着头带着疲累的声音说：

“你自由了。”

长老以为帕札尔一定会厉声谴责，甚至依循法律途径控告他，但帕札尔只是定定地注视他，他只得接着说：“当然了，控诉已经撤销，至于其他的事，请你再耐心等等……我会尽快让你复职的。”

“警察总长怎么说？”

“他也要向你致歉，我们两人都被瞒骗了……”

“奈巴蒙呢？”

“御医长并非真的有罪，只不过是行政上的疏失罢了……亲爱的帕札尔，这一连串事件很不幸地凑在一起，才会使你蒙受不自之冤，如果你要提出告诉……”

“我考虑考虑。”

“有时候做人要宽厚一点……”

“请你立刻让我复职。”

奈菲莉湛蓝的眼睛仿如从天国的黄金山脉中挖掘出来的两颗宝石，颈间挂着的是那条可以驱魔避邪的绿松石项链。她穿了一件白色的吊带亚麻洋装，整个人看起来更高挑了。

帕札尔走向她，一靠近便闻到了她身上的香味。她光滑如缎的肌肤散发着莲花与荣莉的清香。他拥她人怀，两个人紧紧搂抱了好久，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这个样子，你还爱我吗？”他终于冒出了这么一句。

她往后退了一步，好好地看看他。

他既骄傲又热情，严峻但有点疯狂，年纪不大但显老，没有俊美的外表，内心脆弱却又坚强。若有人以为他不堪一击，可就大错特错了。尽管他外表严肃，宽宽的额头显得庄严，性格刚正不阿，但是他知道幸福的真谛。

“我再也不要你离开我了。”

他深为感动，再度紧紧搂住她。他觉得生命有了新的滋味，因而全身充满了力量，犹如澎湃汹涌的尼罗河。然而，这样的生命却与死亡离得那么近，帕札尔和奈菲莉手牵着手，在这巨大的萨卡拉墓地中缓步前进。他们想立即到被谋杀的恩师布拉尼的坟上默祷，毕竟曾经将医学秘密传授给奈菲莉的是他，鼓励帕札尔履行天职的也是他呀。

他们走进了制造木乃伊的工作室，袭伊正坐在地上，背靠着白色石灰墙，吃着猪肉加扁豆。其实在这么热的季节里是不许吃猪肉的，不过这个木乃伊工人并末行割礼，也就不在乎宗教的规定了。袭伊有一张长长的险，又黑又浓的眉毛在鼻子上连成一线，薄薄的嘴唇毫无血色，双手长得出奇，双腿也十分细长，他就独自住在这杳无人烟的地方。

在防腐作业台上躺了一具木乃伊，看得出是个上了年纪的人，袭伊刚刚用黑曜岩制成的利刃割开了他的腹侧。

“我认得你。”他抢起头向帕札尔说，“你就是来调查退役军人死因的那个法官。”

帕札尔没有回答，直接就问：“你把布拉尼制成木乃伊了？”

“这是我的职责。”

“没有发现异常之处？”

“没有。”

“有人到他的坟墓来过吗？”

“下葬以后没有。只有负责葬礼仪式的祭司进过礼拜堂。”

帕札尔很失望。他原以为凶手会怀着内疚的心前来请求死者的原谅，以躲过真世的惩罚。不料他竟然不怕这样的威胁。

“你的调查结束了吗？”

“会结束的。”帕札尔幽幽地说，而裘伊听了无动于衷地又咬了一口猪肉。

阶梯金字塔矗立在无堰的沙漠中。无数墓穴都面朝这个方向，希望也能与法老王左塞同享不朽的生命，而左塞王的巨影则每天都会上下这座巨大的石阶。

通常，附近总有许多雕刻师、雕写象形文字的师傅及绘图师，这里挖个新墓，那里修个旧墓的，相当热闹。此外，还有成群的工人用木制的滑车拉引石灰岩或花岗岩块，以及一些挑夫帮工人挑水解渴。

不过这一天是大伙儿为建造阶梯金字塔的因赫台举行祭典的日子，因此工地里空荡荡的。帕札尔和奈菲莉行走在墓穴行列间，这些都是早期王朝留存至今的墓，现在则由拉美西斯大帝的一个儿子负责维护。每当看到以象形文字书写的死者姓名时，已故的人似乎便能穿透时空的障碍而复活。文字的力量是远胜于死亡的

力量的。

布拉尼的墓穴就离阶梯金字塔不远，美丽的造墓用白色石块全都来自士拉的采石场。墓里有一口井可以通往停放木乃伊的地下墓室，但井口已经被一块巨大的石板封住了，只有礼拜堂还开放着，生者可以带着依旧附有死者魂魄的雕像与纪念物事前来，同享餐宴。

雕刻师傅为布拉尼雕了一尊宏伟的石像，让后人永远记得这位老者安详的面容与宽阔的肩膀。横写而重叠的主要碑文，是为了欢迎墓中重生之人进入美丽的西方世界;经过一段漫长的旅程之后，他终于能与亲人、与他的众神兄弟团聚了。这一路上，他以天星果腹，以原始海洋之水净身，在心灵的引导下，一步步地走过了永恒的完美之路。

帕札尔大声地念出了为造访墓穴的人所写的颂文:“留在人间并行经此墓的人啊，爱好生命且痛恨死亡的人啊，请颂念我的名使我重生，请为我念出奉献的语句吧。”

“我一定会找到真凶的。”帕札尔在墓前发誓。

奈菲莉曾经梦想远离纷争而充满平静的幸福生活，然而她的爱却诞生于风暴之中，无论是帕札尔或是她自己，在真相尚未理清之前，是不可能找到平静的。

暗夜被击退之后，世间再度绽放光明。树与草又恢复了绿意，鸟儿飞出了鸟巢，鱼儿跃出了水面，船只也开始往返于河面。帕札尔和奈菲莉陪着布拉尼度过了一夜，他们俩都能感应到老师的灵魂就在身旁，他还是那么充满热情与活力。

他们是永远不会离开他的。

祭典结束了，工匠们也回到了工地。有几名祭司在举行晨间仪式，向死者表达永恒的追思。帕札尔和奈菲莉沿着又长又隐秘的乌纳斯王堤道往低处走到一间神庙，随后在农地旁的棕榈树下坐了下来。有一个小女孩脸上堆满了笑容，为他们带来了一些枣子、新鲜的面包和牛奶。

“其实我们可以就住下来，把那些罪行、法律和所有的人都忘了。”帕札尔向往地说。

“你也变得爱作梦了，帕札尔法官？”

“有人不择手段想除掉我，他们是不会罢手的。去打一场未战先输的仗，是明智之举吗？”

“为了布拉尼，为了我们所敬仰的这个人，我们有责任不顾自己、全力奋战。”奈菲莉鼓励着他。

“我只是个小法官，上级长官轻易就能把我调到最偏僻的地方去，根本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打败我。”

“你害怕吗？”

“我没有勇气。牢营真是个可怕的经历。”

她把头靠在他的肩上，轻轻地说：“我们现在在一起了。你的力量一点也没有消失，我知道，我感觉得到。”

帕札尔的全身顿时灌注了一股暖意，痛苦的感觉不再清晰，疲惫也一扫而光，奈菲莉真是个魔法师。

“这一个月内，你每天都要喝铜盆里的水，这对治疗倦怠与颓丧很有效。”

“有谁会设下这样的陷阱呢？除非他知道布拉尼即将要担任卡纳克神庙大祭司，此后将是我们最大的支柱。”帕札尔像是自言自语地说。

“这件事你告诉过谁？”

“老是跟你纠缠不清的御医长奈巴蒙，我想让他有点警觉。”

“奈巴蒙……手中握有能证明你的清白的证据，并强迫我嫁给他的奈巴蒙！”

“我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他得知了布拉尼被任命的消息之后，于是有了一石二鸟的计划，不仅可以除掉他，还可以陷我人罪。”帕札尔皱起了眉头又说，“有嫌疑的应该不只他一人。警察总长孟莫西逮捕我时，也和门殿长老串通好了。”

“警察与法官联合犯罪……”奈菲莉觉得太不可思议了。

“这是阴谋，奈菲莉，这是一些有权有势的人共同策划的阴谋。我和布拉尼之所以成为他们的眼中钉，乃是因为我搜集到了关键性的线索，他则会倾全力帮我继续进行调查。为什么斯芬克斯的荣誉卫士会遭到杀害？这是我首先应该解开的谜。”

“你该不会忘了化学家谢奇、被窃的神铁、叛国的亚舍将军了吧？”

“我找不出嫌犯与这些不法行为之间的关联性。”

“现在最重要的是要为布拉尼死后的声誉着想。”

好友帕札尔得以平安归来，苏提坚持要好好庆祝一下，于是邀请帕札尔与奈菲莉到孟斐斯最高级的饭店用餐。饭店里除了供应拉美西斯大帝登基那一年份的红酒之外，还有上等的烤羊肉、调味

蔬菜与令人难忘的美味糕点。他尽量营造快乐的气氛，希望在这几个小时内，让他们暂时抛却因布拉尼被杀所引起的愁绪。

当他跟跟跄跄、头脑浑沌回到家门时，一头撞到了豹子。豹子拉着他的头发质问道：“你去哪儿了？ ”

“牢营。”

“到牢营会喝得半醉？ ”

“何止半醉，不过帕札尔总算是毫发无伤地回来了。”

“那我呢？你还管不管我？ ”

他一听，顺手便将她拦腰抱起，然后高举在头顶上。“我回来啦，这还不算是奇迹吗？ ”

“我才不需要你。”豹子赌气说。

“你说谎。我们身体互相之间的了解可还不够呢。”

他轻轻地将她放在床上，用一种属于老情人的优雅援去她的短洋装，随后却又以一种属于年轻人的激情进入她的身子。她恣意地纵声大叫，如此猛烈的攻势她期盼已久，又如何招架得住？当他们并躺在床上喘息休想时，豹子把手放在苏提的胸前。

“我说过你不在的时候，我会让你戴绿帽子的。”

“大功告成了？ ”

“我才不告诉你，好让你心痒得难过。”

苏提哈哈一声，“你错了。我只在乎眼前这一刻与欢愉的感觉，其他都不重要。”

“你真可怕。”

“你有所埋怨吗？ ”

“你还会不会帮帕札尔法官的忙？ ”

“我们立过血誓的。”

“他决定要报复吗？”豹子似乎很担心。

“他是法官，而不是普通人。对他来说，事实真相比他个人的恩怨更重要。”

“你就听我一次吧。劝他打消这个念头，如果他坚持己见，那么你就离他远一点。”

“为什么要这么警告我？”苏提有些不解。

“他挑战的对手太强了。”

“你怎么知道。”

“我有预感。”

“你是不是隐瞒了什么？”苏提觉得事情好像不单纯，但豹子也只回答说：“有哪个女人骗得了你？ ”

警察总长的办公室简直就像一个嗡嗡作响的蜂窝。孟莫西不停地来回走动，一会儿下一些互相矛盾的命令，一会儿又催着下属搬运那些草纸轴、木制书板以及自他就任以来堆积至今的小卷宗。孟莫西眼里冒着火，不断搔着他光秃的头顶，并连连斥骂下属动作太慢。

当他走出办公室，到马路上查看车辆的装载情形时，刚好撞见了帕札尔。“亲爱的法官大人…… ”孟莫西不知所措地打着招呼。

“你看到我怎么像是看到鬼一样？ ”

“怎么会呢？希望你的身体…… ”他回答得很尴尬。

“在牢营里弄坏了，不过我的妻子很快就能帮我恢复健康。怎么，

你要搬了？这些文件？ ”
“灌溉部门预警会涨大水，我得采取一些防范措施。”
“这一区好像不会淹水啊。”
“小心一点总没错。”
“你要搬到哪里呢？ ”
“嗯……到我家去。”孟莫西自知不妥，便连忙又补了一句，“当然只是暂时而已。”
帕札尔果然不放过他。“这样绝对不合法。门殿长老知道吗？ ”
“亲爱的长老太疲倦了，实在不应该为这点小事去打扰他。”
“你应该停止搬运这些文件吧？”孟莫西的声音又开始尖锐起来。
“那件案子你也许是清白的，可是你现在还是职位不明，你没有权力向我发号施令。”
“的确如此，不过以你的职位，你却有义务帮我。”
孟莫西眯起了眼睛，像猫一样，问道：“你要我做什么？ ”
“仔细检验杀死布拉尼的贝壳细针。”
孟莫西又搔了搔脑袋，“我正搬到一半…… ”
“这跟档案无关，这是物证。这根针应该和那张写了‘布拉尼有危险。快来’的诱我受骗的纸条放在一起。”
“我的手下没有找到那张纸条。”
“那么针呢？ ”
“等一等。”警察总长说完，人就不见了。
原本的骚动平静了下来。搬运草纸的工人也把担子放在架上，借机喘口气。

约莫过了十多分钟，孟莫西回来了，脸色十分凝重。“细针不见了。”
第八章
帕札尔一喝完铜杯里的药水，勇士便在一旁讨着要喝。帕札尔的这只爱犬腿很长，长长的尾巴可以随意卷曲，平常低垂的大耳朵一到用餐时便会竖得笔直，颈子上还挂了一个白与粉红相间的皮制项圈，上头刻写着：“勇士，帕札尔的伙伴。”它兴奋地舔着这种对身子有益的液体，接着便轮到帕札尔的驴子了，小淘气则在驴子背上跳来跳去，又去拉扯狗的尾巴，然后才赶紧逃到女主人身后去。
“这个样子，叫我怎么静养？”
“别抱怨了，帕札尔法官。你已经很幸运了，能够在家里长期接受良医的医疗照护。”
他吻了她脖子上最敏感的部位，使得她全身酥软。不过她还是下了决心将他推开，说道：“写信。”
帕札尔盘坐在地上，腿上摊着一张上等的纸莎草纸，宽约二十多公分。由于事关重大，因此他只写在纸张正面，左手边还卷着一部分的纸，右手边的纸则已完全摊平。为了使整封信看起来更正式，他便以直向的方式书写，每行之间都以直线分隔，使用的则是他最高级的墨水和一枝笔尖裁得完美无缺的芦苇笔。
他稳稳地下笔写道：敬呈巴吉首相，帕札尔法官谨上。
诚祝众神护佑首相大人，愿拉神之光芒照亮大人，阿蒙神使大人永保正直之心，普塔赫神给予大人严谨细密之心思。在此更要祝福大人政躬康泰，万事成功如意。以属下卑微之身份却斗胆上书

搅扰，实因兹事体大，不得不拜表以陈。日前属下遭人诬陷为杀害贤人布拉尼之凶手，而致遣送至窃贼牢营，尤有甚者，原由警察总长孟莫西所保管之凶器，竟亦不翼而飞。

属下身为分区法官，自以为已揭发亚舍将军可疑之行径，并证实斯芬克斯五名荣誉卫兵确遭灭口。

属下私以为此乃对整体司法制度之挑战与嘲弄。警察总长与门殿长老更与人积极谋划，意欲将属下除之而后快，以终止属下之调查工作，并包庇某些企图不明之阴谋者。属下早已将个人生死置于度外，但恩师之死因与凶手却不能不查，亦不能不为国家未来感到忧心；多人惨死，而真凶竟逍遥法外，倘若国人纷纷起而效尤，视犯罪为殊荣，奉谎言为圭臬，属下实所难安。如今惟有借大人之力，方能根除万恶之渊薮，恳请大人查明真相，莫负圣职。

属下谨以众神与律法之名宣誓，以上所言句句属实。

帕札尔注明了日期，盖了章，卷起纸张，用线绑好，然后以一枚黏土章盖上封印。他写上了自己与收件人的姓名。一小时内，他就会将信交给邮递员，一天之内就能送达首相的办公室了。

帕札尔站了起来，有点担心地说："这封信可能使我们被驱逐出境。"

"要有信心。巴吉首相可不是空有其名。"

"我们要是出了错，一辈子都不可能再在一起了。"

"不会的，因为我会跟你走。"

小花园里，一个人也没有。

白色小屋的门开着，帕札尔便进去了。虽然时间不早了，却不见

苏提，也不见豹子。太阳就快下山了，这对爱侣应该是在井边乘凉吧。

帕札尔满腹狐疑地穿过大厅。终于听到了一些声响，不是来自卧室，而是屋后的露天厨房。毫无疑问，豹子和苏提正忙着呢。

豹子在制造奶油，里面还加了胡芦巴和英蒿，但不加水也不加盐，以免变色。做完之后，就储藏在地窖最阴凉之处。苏提则是在酿啤酒。他将磨碎的大麦粉和了水揉成面团，再放到火炉四周的模子里，将表面烤熟，然后将烤过的面团放入浸着枣子的甜水中，待发酵以后，须一边搅拌一边滤出汁液，最后再把液体盛人涂有黏士的坛内。保存啤酒非此不可。

苏提在加高的木板上挖了洞，将三只酒坛放进洞中，并以干柠檬封住坛口。

“你转行开始从事手工业了？”帕札尔出声问道。

苏提转过头来，惊讶地说：“我怎么没听到你进来！是啊，豹子和我决定赚点钱。她做奶油，我酿啤酒。”

豹子有点不耐烦，放下手中的油脂，用一条褐色的布擦了擦手，也不跟帕札尔打招呼便径自走了。

“别怪她，她就爱闹别扭。不管奶油了，幸好还有啤酒！你尝尝看。”

苏提从洞里取出最大的一坛酒，拔去塞子，然后插入导管，而连接在管上的滤网可以过滤悬浮的面粉粒，倒出来的就是洁净的液体了。

帕札尔吸了一口，但几乎马上就收了口。“好苦！”

“什么？好苦？我可是照着食谱按部就班做的。”

苏提说完自己也吸了一口，但立刻就吐了出来。“难喝死了！我不酿啤酒了，这份工作不适合我。怎么样？你进行得如何？”

“我写信给首相了。”

“太冒险啦。”

“势在必行。”

“你要是再被送到牢营去，一定挺不住的。”

“司法一定会胜利。”

“你对司法的盲从还真感人。”苏提摇摇头，叹着气说。

“巴吉首相会采取行动的。”

这个说法，苏提可不敢苟同。“你怎么知道他不会像警察总长和门殿长老一样，接受贿赂，与对方妥协？”

“因为他是首相巴吉。”

“这个老家伙像块木头似的，一点感情也没有。”

“他会以埃及的利益为优先考虑。”

“天晓得！”帕札尔想了想说道：“昨晚，我把看到布拉尼颈子上插了贝壳细针的恐怖景象重新回想了一遍。这样的针是很昂贵的宝物，只有一流的专家才有权使用。”

“有线索吗？”

“我只是忽然想到，也许没什么帮助。你愿意跑一趟孟裴斯最大的纺织厂吗？”

“我？出任务吗？”

“那里的女职工好像都很漂亮。”帕札尔打趣着说。

“你会怕？ ”

“纺织厂不在我的辖区内。孟莫西现在正虎视眈眈地等着，我不能让他抓到我的小辫子。”

这间织造厂是皇室的垄断事业，雇用了许许多多的男女织工。他们操作着平经与立经纺织机，前者由两个经纱卷轴构成，后者则是一个直立的四方框，上层为经轴，下层为卷布辊。有些布匹长逾二十公尺，高度则一公尺二十至一公尺八十不等。

苏提仔细观察着一名双膝高举在胸前的男织工，他正在为某个贵族制作长袍饰带，眼看就要完成了。年轻貌美的女工当然更是引他注意了。有些人先粗纺过后，再将浸过的亚麻纱绕成线团，也有人将经纱置于平经纺织机上层的经轴，然后再将两组紧绷的线交叉穿梭。还有一名女纺工正在操作一个前端嵌着木轮的纺纱棒，其纯熟的程度实在令人叹为观止。

苏提的出现当然也引起了注意。他长长的脸蛋，率直的眼神，黑色的长发,加上沉稳却又不失优雅的步伐,怎能不叫女性动心呢？

“你要做什么？”女纺工问道，她正将亚麻纤维打湿，这样纺出来的纱才能又细又有韧性。

“我想找纺织厂的负责人。”

“塔佩妮女士只接见皇宫推荐的人。”

“从无例外吗？”苏提小声地问。

女纺工心里一动，便丢下手中的工具，说：“我问问看。”

厂内十分宽敞整洁，检查工作做得很彻底。光线从平顶天花板的方形天窗穿透下来，另外有一些设计完善的长方形窗户，使得室

内通风良好。工作场所更是冬暖夏凉。在此实习多年而正式成为专业技术人员之后，无论男女都能获得加薪的奖励。

正当苏提冲着一名女织工笑时，先前那位纺工回来了。“请跟我来。”

塔佩妮女士（这个名字是“老民”的意思）的办公室非常大，里面摆满了纺织机、经纱、线轴、针、纺纱棒，以及其它许多相关的器具。她身材短小，黑发绿眼，肤色棕褐，精力充沛，管理厂内员工更是强势的铁腕作风。从她柔顺的外表根本看不出她善于折磨人的专横性格。不过她的工厂所制造的产品之美，倒是无懈可击。三十岁仍未婚的塔佩妮，一心只想着事业前途。对她而言，家庭与孩子只会妨碍她追求理想。

她一见到苏提，却不禁害怕了。

她害怕自己会愚蠢地对一个男人一见钟情。但她的惧怕很快便转变成了一种兴奋之情，她希望能在猎物前展现她这猎人的能力。

于是她腻着声音问：“有什么我帮得上忙的地方呢？ ”

“是有关于一件……私事。”

塔佩妮于是遣退了助手。这种神秘的气息不由得使她好奇心大增。

“现在没有别人了。”

苏提在办公室里绕了一圈，最后他在一排置于木板上，并以布覆盖着的贝壳细针前停下脚步。

“这些针做得真好，不知道谁才能使用？ ”

“你想打听我的职业秘密？ ”

“我对这些秘密很感兴趣。”

“你是皇宫的视察员？ ”

“你放心，我只想找一个用过这种针的人。”

“在找失踪的情妇？”塔佩妮半调情地问道。

“谁知道呢？ ”

“这种针也有男人使用，你该不是…… ”

“这点你大可放心。”

“你叫什么名字？ ”

“苏提。”

“从事哪一行？ ”

“我常在外面跑。”

“商人都有点奸诈……不过你长得真帅。”塔佩妮不禁由衷叹道。

“你也美极了。”苏提自然也不忘礼尚往来一番。

“真的？”塔佩妮打开了木制的插栓。苏提问道：“每个工厂都有这种针吗？ ”

“只有规模较大的才有。”

“所以使用的人很有限喽。”

“当然了。”

她走向他身边，转了一圈，然后搭着他的肩膀，“你好强壮，一定很会打仗。”

“我是个战争英雄。你能给我这些人的名单吗？ ”“ 也许吧，你这么急吗？ ”

“找出这种针的主人…… ”

“先别说了，我可以帮你，只不过你必须要温柔，非常温柔…… ”

话还没说完，她的唇就贴上了苏提的嘴了，而苏提稍微犹豫了一下之后，也只好有所回应。礼貌与互惠关系向来是埃及社会最重视的，而来者不拒更是苏提最基本的道德观。

塔佩妮在苏提的生殖器上涂上了一种由金合欢种子磨碎后加蜂蜜混合的香膏。搞好了消毒措施后，她便能尽情享受这个男人的强健体魄，纺织机的噪音与工人的非难，她早已充耳不闻。

“调查工作对帕札尔的确充满了危险。”苏提心里这么想。

第九章

帕札尔和他手下那个黝黑高大的努比亚警察凯姆互相拥抱着，跟在一旁的狒狒则露出怀疑询问的眼光，路上的行人无不感到惊恐。凯姆激动地泛着泪光，手则不停地抚着木造的假鼻。

“奈菲莉都告诉我了。我之所以能重获自由，真得感谢你们两个。”帕札尔感激地致谢。

“都是拂拂的功劳。”

“有奈巴蒙的消息吗？ ”

“他在别墅里休息。”

“他还会再度出击的。”

“当然，所以你要特别留意。”

“只要我还是法官就不怕。我写了封信给首相，结果有两种可能：一是他着手调查并让我复职，一是他认为我的要求太不合理无法接受。”

这时，脸颊丰满红润的书记官亚洛，抱着一大叠纸走进了法官的办公室。“这些全是你不在的时候，我帮你处理的！现在我可以做

我的事了吗？”

“我也不知道自己以后会如何，不过搁置文件总是不好。只要没有人阻止我，我还是照常盖章。你的女儿还好吗？”

“刚出了麻疹，前几天还因为跟一个讨厌的小男孩打架，被他抓伤了脸。我已经对他的父母提出控告了。幸好她的舞越跳越好。不过我那个妻子……还是那么泼辣！”

亚洛一边嘟哝，一边把纸卷整理到箱子里去。

“在首相给我答复之前，我都不会再离开办公室了。”帕札尔说道。

“我到奈巴蒙住的地方去晃晃。”凯姆也随后告辞。

奈菲莉和帕札尔决定绝不搬进布拉尼的房子。那里曾发生过不幸，不应该再有人住进去了。目前他们还是继续伎在法官办公室里，虽然大半的空间都被档案资料占满了，他们也无所谓。将来若遭驱逐，他们就一起回底比斯去。

由于帕札尔喜欢在夜里工作，因此奈菲莉总是起得比他早。她梳洗化妆过后，便替狗儿、驴子和绿猴喂食早餐。勇士的一只脚有点发炎，她便取了极具消炎效果的尼罗河泥为它敷上。

奈菲莉把医药箱放到了北风的背上，北风凭借着与生俱来的方向感，总能带着她穿越市区的大街小巷，找到需要她帮助的病人。看过病后，患者便以装满各种食物的篮子作为报酬，北风驮着这些丰硕的成果，真是有说不出的满足。在孟斐斯，贫富住家是不分区的，高高的楼房底下就是一间间干砖搭砌的小屋，而宽阔的花园别墅旁的小巷，亦可见到人畜来来往往的喧闹景象。到处充斥着怒骂声、讨价还价声与笑声，但奈菲莉却没有时间跟众人一

起谈笑。这三天来，她一直在照顾一个遭夜魔侵袭而高烧不退的小女孩，虽然没有太大的把握，不过小女孩的烧终于还是退了。小病人已经可以喝奶妈事先盛在一个河马形状的杯子里的奶，心跳脉搏也都恢复了正常。奈菲莉在小女孩的脖子上挂了一条用花串成的项链，并替她戴上一付质地很轻的耳环，病人的脸上露出微笑，这就是对她最好的回馈。

当她疲惫不堪地回到家时，苏提正在和帕札尔说话。“我去见过塔佩妮女士了，她是孟裴斯最大的纺织工厂的主管。”

“结果如何？”

“她答应帮我。”

“有什么重要线索吗？”

“还没有。很多人都可能使用过这种针。”

帕札尔忽然压低了声音说：“苏提，你老实说……这位塔佩妮女士漂亮吗？”

“还不错。”

“你们第一次的接触真的……没有其他？”

“塔佩妮是个独立而热情的女人。”

奈菲莉喷了香水之后，帮他们准备了一点饮料。

“这啤酒毫无危险。”帕札尔意有所指地说，“不过，你和塔佩妮的关系恐怕就难说了。”

“你是说豹子？这是调查的需要，她会了解的。”

苏提亲了亲奈菲莉的两颊，说道：“你们两个别忘了我可是个英雄！”

著名的运输富商戴尼斯最喜欢的，就是在他位于孟斐斯的豪华别墅的起居室中休憩。只见他横躺在软垫上，让女仆帮他按摩，还有他的私人理发师帮他把那圈细细的白胡修齐。戴尼斯有一个方方的脸，体型笨重，他不断地发号施令，不过只要他的妻子妮诺法一插手，他便会立刻闭嘴。身材丰满、穿着入时的妮诺法，拥有夫妻二人四分之三的财产，因此在多次的争执口角中，戴尼斯总会识时务地投降。

这天下午，两人没有争吵。戴尼斯板着一张脸，就连妮诺法激动地咒骂税务局、抱怨天热与苍蝇，他也都无动于衷。

当仆人带牙医喀达希进屋后，戴尼斯才站起来拥抱他。

“帕札尔回来了。”牙医说了这么一句，脸色阴沉得可怕。

喀达希的眼角总是湿湿的，额头很低，双颊高高隆起。他习惯性地搓着因为血液循环不良而发红的手，鼻梁上也暴起了几条青筋。他满头的白发蓬松杂乱，似乎十分焦躁不安。

他和友人戴尼斯都曾经遭受帕札尔的怀疑与攻击，只不过最后都因为证据不足而无法定他们的罪。

“到底是怎么回事？不是已经公告了帕札尔的死讯了？ ”

“你冷静点。”戴尼斯安抚道，“他是回来了，但他再也不敢采取任何对我们不利的行动。这段时间的监禁已经使他身心惧疲”你知道什么？这个小法官个性很顽强，他一定会报仇的。“妮诺法反驳的同时，一面用汤匙挖了点香脂抹脸，汤匙柄的造型是一个横卧着、双手被绑在身后的黑人。

“我才不怕他。”

“因为你根本就是瞎了眼，死性不敢！”面对妻子毫不留情的痛骂，戴尼斯似乎习以为常了，也不动怒。“以你在朝中的地位，刚好可以替我们监视帕札尔的诡计。”
妮诺法以十足的冲劲带领手底下的一班代理商，专门负责将埃及的产品贩售到国外，并同时担任布料总管国库督察之职。
“司法机关和经济需求毫无关联，而且要是他找上了首相呢？”妮诺法显然并不同意丈夫的看法。
“巴吉的个性也是又倔又硬。帧札尔野心勃勃，就想制造新闻以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巴吉不会任由他摆布的。”
他们聊着聊着，谢奇也来了。这个化学家十分矮小，唇上留着黑色的胡须，性格极为封闭，有时候甚至几天都说不到一句话，连走起路来也飘忽地犹如鬼魅。
“我迟到了。”谢奇说。
“帕札尔现在人在孟斐斯。”喀达希喃喃地说。
“我知道。”
“亚舍将军有什么看法？”
“他跟你我一样吃惊。当时听到帕札尔的死讯，大家都很高兴呢。”
“是谁放他出来的？”喀达希就是无法释怀。
“亚舍也不知道。”
“他打算采取什么行动？”
“我无权过问。”
“武器计划现在如何？”戴尼斯问道。
“他正在进行。”

“他打算远征吗？ ”

“利比亚人埃达飞在比布罗附近制造了一些骚动，不过这两个村落的动乱，只要出动我们的保安部队就足够了。”

“这么说来，法老依然十分信任亚舍。”

“只要没有证据证明他有罪，法老就不能将他亲自赠勋并亲自任命为亚洲军团总训练官的英雄撤职。”

妮诺法在颈子上挂了一条紫水晶项链，然后说道：“战争可是发财的好机会。要是亚舍打算攻打叙利亚或利比亚，记得马上通知我。我得改变一下通商路线，当然也不会忘记你的好处。”

谢奇向她行了个礼，表示感谢。

“你们忘了帕札尔了！”喀达希不满地说。

“他一个人想对付这些强大的势力，只怕会粉身碎骨吧。”戴尼斯讽刺地说，“还是继续我们的计划。”

“要是他发现了呢？ ”“让奈巴蒙先行动。况且我们这位杰出的御医长也是头一个关键人呢，不是吗？ ”

奈巴蒙每天要在粉红花岗岩的大浴盆里泡十几次的热水，并命令仆人在水中加进一种芳香的液体，然后再在生殖器上涂抹温和的药膏，痛楚才总算渐渐舒缓下来。

凯姆那只该死的狒狒，差点就灭了他男性的威风。就在他被攻击的两天后，阴囊脆弱的表皮竟冒出了一个个水泡。奈巴蒙担心水泡比脓，便独自关在他最美的别墅中，原本与宫中那些年华老夫的后纪预约要做的手术，也一概取消。

他越是恨帕札尔，对奈菲莉的爱意就越深。不错，她是开了他很

大的玩笑，不过他并不怀恨。若是没育那个平庸、固执又危险的帕札尔，奈菲莉早就心甘情愿地嫁给他了。

奈巴蒙从来没有失败过，这次蒙受如此奇耻大辱，他真是恨到骨子里去了。

孟莫西仍旧是奈巴蒙的最佳盟友。他当初利用职务之便、销毁了那张诱骗帕札尔前往老师家的纸条与杀人的凶器，如今这个警察总长的职位却反而变得棘手了。不过尽管如此，也尽管接下来的密集调查将更显示出他的无能，可孟莫西毕竟是花费了一生的心血才爬到这个位子，他怎会轻言放弃？

因此，一切都还不算太晚。

亚舍将军亲自指挥着精英部队，不久他们就会接到命令前往亚洲了。亚舍个子矮小，脸上坑坑洞洞的，理了个小平头，肩膀上全是又黑又硬的毛发，脚很小，胸前还有一道长长的疤痕。每回操练时，看到士兵们背着装满石块的袋子，在尘沙中匍伏前进、抵抗带刀突袭的敌人那副痛苦的模样，他就打从心里高兴。凡是无法通过考验的人，都被他毫不留情地刷了下来。军官们也一样得证明自己的体能，毫无特权可事。

“你觉得这些未来的英雄如何，孟莫西？”

警察总长忍受不住清晨的寒意，整个人缩在羊毛大衣里，但还是巴结着说：“恭喜你了，将军。”

“这些饭桶有一半根本不适合当兵，另外一半也好不到哪儿去！我们的军队太富裕，军人太懒散，他们已经对打胜仗没有兴趣了。”

孟莫西忍不住打了个喷嚏。将军问他：“你感觉冷吗？”

“实在是因为烦恼、疲倦……”

“为了帕札尔法官？”

“将军，你若肯帮我，我真是感激不尽。”孟莫西刚好趁机提出要求。

“在埃及，谁也对抗不了司法。要是其他国家，机会也许会多一点。”

“明明有报告指称他死在亚洲……”

“又是行政上的疏失，这次可跟我无关。我被起诉的案子尚未了结，目前暂时担任原来的职务，其他的事我都不想管。”

“你应该更谨慎一点。”孟莫西警告他。

“这个小法官没有被撤职吗？”“他被指控的罪名全部都不成立了。我们是不是能够一起……想个对策呢？”孟莫西小心翼翼选择用词。

“你是警察，我是军人。不要使角色错乱了。”亚舍将军的兴趣却仍然不高。

“为了我们各自的利益着想……”

“只要能离这个法官远远的，就是我最大的利益。待会儿见了，孟莫西，我的军官们还在等我呢。”

第十章

鬣狗穿过南边的郊区，嘴里发出恐怖的叫声，随后奔下陡峭的河岸到运河边饮水解渴。小孩子全都被吓哭了。母亲们急忙哄他们进屋，并锁上大门。没有人去驱赶这只又庞大又高傲的野兽，就连经验丰富的猎人也不敢靠近。喝完水之后，愿狗便心满意足地

回到沙漠中去了。

大家都还记得古老的预言——“当野兽饮用河水时，冤孽便将降临，幸福也将远离埃及。”

众人开始议论纷纷，这些传言一传十、十传百、最后终于传到了拉美西斯大帝的耳中。那股隐形的势力开始显现了，它化身为漂的躯体，在所有国民眼前剥夺了法老的威权。各个省份的人民都担心着不祥的预兆可能成真，对于王权的合法性也产生了怀疑。再过不久，法老就必须有所行动了。

奈菲莉正拿着短扫帚打扫房间，她跪在地上，手中紧握着硬桶，手腕灵活地来回挥扫着由细线束起的长长的灯心草杆。

帕札尔坐在一张矮椅上，略感烦忧地说：“首相不会回信奈菲莉将头靠在丈夫的膝上。”为什么要这样不断地折磨自己呢？烦恼侵蚀了你，让你衰弱了。“ ”奈巴蒙不知道会怎么对付你？“

“你难道不会保护我吗？”他温柔地抚着她的秀发，说：“我想要的你都给我了。你看，现在这一刻多美啊！当我躺在你身边，心中就充满无比的喜乐。你用你的爱充实了我的心，你就在我心里，我心里头也只有你。永远不要离开我。只要能看着你，我的双眼便不再需要其他的光了。”

他们轻轻地吻上对方的唇，温柔一如初恋的情人。

这天上午，帕札尔很晚才下楼办公。

奈菲莉正打算出门看诊，却见到一名年轻女子上气不接下气地跑来。

“等等，请你等一下！”美锋的妻子西莉克斯大声喊着。

背着医药箱的驴子听到她的叫喊声，便停着不动。

“我丈夫希望马上见帕札尔法官一面，有急事。”她气喘吁吁地说。

草纸制造兼贩卖商美锋由于擅长管理，因此被拔擢为谷仓总财务官，后来更晋升为国库次长。在他有困难的时候，帕札尔曾经出手相助，令他至今仍心存感激。西莉克斯比他年轻得多，一直以来都是奈巴蒙的忠实顾客，他已经成功地为她消除了脸上与臀上的脂肪与赘肉了。美锋十分坚持，经常与自己在公开场合亮相的妻子一定要是全埃及最美的女人，即使要动手术美容也在所不惜。肤色变谈、五官也更为秀美的西莉克斯，简直就像是一个早熟的少女。

“他愿意的话，我可以趁着美锋尚未出发到三角洲之前，带他到国库去见美锋。不过，我想先让你看个病。”

“你怎么了？ ”

“头痛得厉害。”

“你平常都吃什么？ ”

“我承认我很爱吃甜食。我最喜欢喝无花果汁和石榴汁，而且还会在点心上面淋上角豆荚果汁。”西莉克斯坦白地回答。

“蔬菜呢？ ”“ 这个我就比较不喜欢了。”

“多吃蔬菜，少吃点甜食，头痛的情形就会好一点了。你另外再在局部涂上药膏。”

奈菲莉给她的药膏是由芦苇茎、刺帕、松汁、月桂树浆果与骂薅香脂磨碎后浓缩，再加入油脂而成。

“我丈夫会好好酬谢你的。”

“随他的意思吧。”

“你愿意当我们的医生吗？”

“如果你们能接受我的疗法，有何不可呢？”

“我和我丈夫都会很高兴的。我可以带法官去了吗？”

“别把他弄丢了。”奈菲莉半天玩笑半带严肃地说。

美锋的工作效率越高，上面交代下来的棘手事务也就越多。他记忆数字与计算速度之惊人，使得上层对他更加倚重。他调到国库担任高层公务员才短短几个星期，便立刻获得升迁，成为金银双院院长的得力助手之一，负责统管全国财政。长官对他真是赞不绝口，他办事精确、迅速、有条不紊、认真负责，而且睡眠时间极短，每天总是第一个到办公室，最后一个离开。有人断言他必定前程似锦。

西莉克斯带帕札尔来时，美锋正在向三位书记官口授几封公函。一见到帕札尔，他立刻上前热情拥抱，并将手上的工作告一段落，遣退书记官，然后请妻子准备一顿丰盛的餐点。

“我们有个厨子，不过西莉克斯对餐饮的品质要求太高了，一点也不肯马虎。”

“你好像很忙。”

“我也没有想到我的新工作竟然这么刺激。我们还是说说你吧。”

美锋乌黑的头发抹了芳香的发油后，服顺地贴在圆圆的头顶上。他骨架粗、手脚肥胖，说起话来像打机关枪，而且不停地动来动去，似乎一刻也静不下来，他的脑子里实在有太多的计划与烦心的事了。

“前一阵子你受到了磨难，我得知消息的时候，已经太晚了，根本来不及做些什么。”美锋满怀歉意地说。

“这不怪你。也只有苏提才能帮我脱离险境。”

“你认为谁有嫌疑？ ”

“门殿长老、孟莫西和奈巴蒙。”

“门殿长老应该会辞职。孟莫西那边比较麻烦，他一定会说自己被骗了。至于奈巴蒙，他会以医生的职业作掩护，但绝不会就此罢手。”美锋想了想又说，“你应该没忘了亚舍将军吧？他很恨你。那次开庭，你差点使他身败名裂，不过他的势力却丝毫不受动摇，影响力也未曾稍减。他会不会就是幕后的主使者？ ”“ 我已经写信给首相，要求他继续调查了。”

“好主意。”

“但是他还没有答复。”

“我有信心，巴吉绝不会任由司法遭人践踏而坐视不理。以你为攻击目标的敌人最终还是要面对他。”

“就算他不再让我插手此事，就算我不再是法官，我也要揪出杀死布拉尼的凶手。他的死，我多少要负责任。指控我谋杀他，这真是对我最残酷的打击。”

“他们并没有成功啊，帕札尔！我想见你就是为了表达我对你的支持。不管将来遇到任何苦难，我都会站在你这边。你想不想搬到比较宽敞的房子去住？ ”“ 我还要等首相的答复。”

凯姆即使在睡梦中也会随时提高警觉。他在遥远的努比亚所度过的童年与青少年时期，使他养成了猎人特有的敏锐。他的同伴，

有多少人就是因为太过自信而在沼泽中、狮爪下丧生？

他由梦中惊醒后，摸了摸木鼻。有时候，他会梦见一种原本没有生命的物质却渐渐动了起来。不过，这次不是作梦，而是真的有人爬上了楼梯。狒狒也睁开了眼睛。凯姆住的地方全是弓箭、剑、短刃和盾牌，因此他在很短的时间内便武装完毕。就在这个时候，两名警察闯了进来。他打昏了一个，狒狒则收拾了另一个，然而随后马上又冲进了二十来人。

“快逃！”凯姆命令狒狒道。

狒狒看了主人一眼，眼神中有气恼，也有誓报此仇的承诺。他闪过突袭的众人，从窗户跳到邻居的屋顶便消失不见了。

凯姆虽然全力奋战，仍不免有点左支右细，最后终于被擒。他被反绑双手之后，看见孟莫西走进屋中。

警察总长亲自在他被绑的双手上再戴上杏仁状的镣拷，然后微笑着说：“总算是抓到凶手了。”

豹子将蓝宝石、绿宝石、黄玉与赤铁矿的碎屑磨细之后，用一个以芦苇细茎编成的筛子过筛，再倒入小锅中，下头以无花果树的木材燃烧加热。最后再加入一点笃薅香脂，就是珍贵的香膏了。她会把香膏捏造成锥形，用来涂抹颈背、发饰与头发，让全身都散出香气。

苏提发现她的时候，她正聚精会神地看着她的杰作。

“你这个女魔头可真是让我损失惨重，何况我都还没有想到赚钱的方法呢。偏偏现在我又不能把你卖给别人当奴隶。”

“你跟一个埃及女人上过床。”

“你怎么知道？ ”

“闻得出来，你身上全是她的味道。”

“帕札尔派给我一项调查工作，可不容易处理。”

“帕札尔，又是帕札尔！他也教你背着我胡搞吗？”豹子忽然歇斯底里地大吼道。

“我和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女性谈过话，她是孟斐斯最大一家纺织工厂的负责人。”苏提依旧泰然自若。

“她有什么……了不起的？她的屁股、她的性器、她的乳房、她的…… ”

“别这么庸俗好吗？ ”

豹子一怒之下便朝情夫冲了过去，由于力道猛烈，苏提整个人被紧紧地压靠在墙上，几乎不能呼吸。只听她质问道：“在你的国家，有外遇不是犯法的吗？ ”

“我们又没有结婚。”

“怎么会没有？我们已经任在同一个屋檐下了！”

“可是你是外国人，我们需要订立合约。我最讨厌这些无聊的纸上作业了。”

“你要是不马上和她断绝关系，我就杀了你。”

苏提出力反抗，这次轮到豹子被钉在墙上。

“你听好了，豹子。从来没有人能左右我的行为。如果为了顾及朋友的道义，我必须另娶他人，我也会这么做的。你若不能谅解，就走吧。”

她的眼睛睁得斗大，但没有流下半滴眼泪。

看来，她势必要杀了他。

帕札尔准备以最工整的字体再给首相写一封信，再度向他强调事态的严重，请求身为埃及第一法官的他务必立刻出面。正要下笔时，忽然见到警察总长走进了办公室。

孟莫西满面春风地说：“帕札尔法官，你应该跟我说恭喜了。”

“为什么？”

“我抓到杀害布拉尼的凶手了。”

帕札尔听到这个消息，依然不改姿势，盯着孟莫西说道：“这可不是一件小事，不能随便开玩笑的。”

“我不是开玩笑。”

“是谁？”

“你手下那个努比亚警察凯姆。”

“荒唐。”帕札尔确实觉得荒谬。

“这个人本来就很暴力！你还记得吗？他以前就杀过人”这个指控是非常严重的，你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

“我有目击证人。”

“让他来见我。”

孟莫西却显得有些为难——“可惜这是不可能的，而且也没有用。”

“没有用？”

“因为已经开庭宣判了。”

帕札尔一楞，随即站了起来。孟莫西又说：“我这里有一份由门殿长老签名的文件。”

帕札尔看了判决书：凯姆被判死刑，目前暂时监禁在太监狱的牢

房里。

“上面没有证人的名字。”

“这又不重要……反正他看见凯姆杀了布拉尼，而且他也当庭发了誓。”

“到底是谁？”

“算了吧，杀人者偿命，这点才是最重要的。”

“盂莫西，你已经失去理智了。以前你绝不敢把这么不具说服力的文件拿给我看。”

“我不懂……”

帕札尔解释道：“判决时，被告并不在场。既然程序不合法，判决自然也无效。”

“我帮你找出了真凶，你却跟我谈司法程序！”

“我是在谈司法正义。”帕札尔纠正他说。

“你能不能讲讲理？有时候太一丝不苟反而得不到什么结果。”

“凯姆的罪证并没有确立。”

“无所谓，谁会去关心一个犯过罪又遭鼻刑的黑鬼？”

若非为了保持法官的尊严，帕札尔绝无法控制佐心中那股暴力的冲动。只听盂莫西又接着说道：“我对人生的体会比你深。有些牺牲是必要的。你身为法官，就必须以国家、国家的利益与治安为重。”

“凯姆威胁到了这些吗？”帕札尔反问他说。

“有些事情的内幕揭发出来，对你我都没有好处。奥塞利斯神已经接布拉尼前往正直人士的天堂，罪犯也得到了报应，你还想怎

么样呢？”

“我要知道真相，孟莫西。”

“那只是你的幻想。”

“真相不白，埃及就会灭亡。”

“会亡的人是你，帕札尔。”

凯姆并不怕死，但却非常想念狒狒。他们俩一起工作了这么多年，情同手足，如今他却不能再和它交换默契十足的眼神，也不能再依着它的直觉行事了。不过，他对狒狒不必受此牢狱之灾仍感到欣慰。他所在的牢房像是一个低矮的洞穴，里面闷热得叫人喘不过气来。没有审判，立即处决！这次他是逃不过了。帕札尔必定来不及插手，而孟莫西也一定会将他的失踪说成是意外事件，帕札尔恐怕只能在事后哀悼了。

凯姆向来看不起人类。他觉得人就是腐败、卑鄙、阴险，只配在最后的审判天秤旁让恶魔吞噬果腹，这是所有下地狱的人都无法避免的命运。这一辈子惟一值得庆幸的是认识了帕札尔。凯姆打从很早开始便不相信世间有正义公理，但帕札尔却以实际行动来证明他的想法是错的。他和他永远的伴侣奈菲莉完全不顾自身的安危，毫不犹豫便投入了一场未战先输的仗。凯姆原希望能帮他到最后，直到谎言再度战胜并毁灭一切为止。

忽然间，牢房的门开了。

凯姆挺直了腰，挺起了胸膛，他不想让刽子手看到一个打了败仗的人。他身子一钻，拨开来人伸出的手，走出了监牢。

阳光很强烈，他以为自己眼花了。“这不是……”

帕札尔割断了凯姆手腕上的绳子。“起诉书无效了，因为实在有太多不合法的地方。现在你自由了。”

巨人般的凯姆一把将法官抱住，差点就让对方窒息了。“你的麻烦还不够多啊？怎么不干脆就让我在这地牢里自生自灭？ ”

“牢狱生活让你变弱了吗？ ”

“我的狒狒呢？ ”

“逃跑了。”

“它会回来的。”这一点凯姆很有把握。

“它也被证实无罪了。门殿长老承认我的抗议有理，因此撤销了警察总长的指控。”

“我非把孟莫西的脖子扭断不可。”

“你这样会犯上杀人罪的。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那就是找出陷害你的那个目击证人。”

凯姆紧握着双拳，高举向天：“那个人，留给我收拾！”

帕札尔没有答话。凯姆重新找回了弓、箭、短木棍和覆着牛皮的木盾，真是欣喜若狂。他开玩笑地又加了一句：“狒狒是个杀手，什么法律也挡它不住。”

遭窃的齐阿普斯王棺前，拉美西斯大帝正在静思冥想。他喉头像是被什么东西给梗住了，胸口一阵阵起伏剧痛。他原是全世界最强势的人，如今竟不得不受制于一群杀人凶手与盗贼。他们夺走了皇室的圣物，使他不再拥有众神赐予的伟大神，也因而使他的王极不再合法，他迟早都必须将王位让给阴谋篡位之人，而埃及历代祖先所创建的绩业也将不保。

这些罪犯针对的并非他一人，而是整个政府的理想与其所代表的传统价值。这项阴谋若有埃及人参与其中，也必定是受到利比亚人、赫梯人或叙利亚人的蛊惑而从事此恶毒的计划，以便使埃及从此一蹶不振，并向一步步入侵的外族势力俯首称臣。

众神的遗嘱一直由历任的法老代代相传，从未有过闪失，如今却落入了污秽不洁之手。许久以来，拉美西斯一直祈求上天能保佑自己，别让人民发现这一悲剧，也让自己尽快找出解决之道。

然而，代表君王的星辰已经开始黯淡了。

下一回的涨水量将会不够。当然了，谷仓内仍旧有足够的存粮，再贫困落后的省份也绝不会有人饿死。只不过农民们将被迫休耕，埃及子民也会开始口耳相传，法老王若再不举行再生仪式，让众神为他灌注新的能量，他就已经没有力量为国人消灾解厄了。而这份能量却只能传给持有遗嘱的合法统治者。

拉美西斯大帝向祖先光之神恳切祈祷，他绝不会轻易认输的。

第十一章

帕札尔法官坐在屋前的小板凳上、理发师挥动着木柄剃刀，铜制刀片利落地刮过他的脸颊、下巴与颈子。北风在一旁静静地看着，勇士则在驴子的蹄间打磕睡。

这名理发师也和其他同行一样多话："你打扮得这么光鲜，一定是被传召进宫了。"

"什么事都瞒不了你哦？"帕札尔没有再多说，其实他刚收到首相一封非常简短的回函，要在这个风和日丽的夏日上午紧急召见他。

“要升官了？”
“不太可能。”
“愿众神保佑你！再怎么说，好的法官才是他们的好帮手啊。”
“最好是这样。”
理发师把刀片放进盛了天然含水苏打水的高脚杯中。他后退了几步，检视一下自己的成果，然后又小心地剃掉帕扎尔下巴上几根没有利干净的胡须。
“最近，法老的传令官又颁了几道奇怪的圣旨，拉美西斯大帝为什么要一直强调只有他才能封抗不幸的灾难？这一点全国的人都知道，谁也没有怀疑。其实说到这个……倒真是有人谣传说他的力量衰退了。鬣狗喝了河水、涨水量不够、这个季节三角洲地区又下雨……这些可都是众神不满的明显征兆啊。有人觉得拉美西斯应该举行再生仪式以便恢复所有的神力！那样可就太好了！休息十五天，天天有粮食配给，喝不完的啤酒，还有女孩在街上跳舞……趁国王跟众神关在庙里，我们刚好可以尽情享受！”
这些圣旨让帕札尔觉得奇怪。拉美西斯所惧伯的这幕后黑手是谁呢？他感觉得到法老颁布这些圣旨是为了自卫，只不过没有明确指出对手罢了。然而，埃及仍旧十分平静，除了被帕札尔所粉碎，或至少是部分粉碎的神秘阴谋之外，毫无动乱的迹象。可是神铁被偷和法老的王位不保，又有什么关系呢？
尽管苏提作证指控亚舍将军叛国并与无时无刻不觊觎着富庶之邦埃及的亚洲人勾结，但他并未失去原有的地位。身为军方最高将领的他，会企图率军推翻君主吗？这个假设的可能性似乎不大，

因为这个叛国贼所关心的是个人的得失成败，他不会去妄想那个他或许承姻不起的统治重担。

自从老师布拉尼被杀后，帕札尔便失去了方向。他凭空臆测推断，却又左右为难，就像驴子驮了重物后，左右摆荡而重心不稳。他虽然找到了对抗亚舍将军与其同谋嫌疑人的有力证据，却缺乏敏锐的洞察力，一向为他所敬仰却遭人杀害的布拉尼痛苦的表情，一直在他脑中挥之不去。

“太完美了。”理发师赞道，“到了富里，别忘了替我宣传一下，我希望有机会也能为贵族服务。”

帕札尔随口便答应了。

接下来，轮到奈菲莉打量他。

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身子洗净并喷了香水，缠腰布白洁无瑕。检查的结果很令人满意。

“你准备好了吗？”她问道。

“也该准备好了。我看起来有没有惊慌的感觉？”

“外表看起来，没有。”

“首相的信让我毫无信心。”

“不要抱太大希望就不会失望了。”

“他要是免了我的职务，我还是会坚持请他继续调查。”

“我们不能让布拉尼死不瞑目。”她脸上依旧带着坚定不移的微笑，帕札尔也因而安心不少。

“我好怕，奈菲莉。”

“我也是。但是我们不能退缩。”

法老的九位友人应首相之邀商议了一整个上午、他们个今穿着白色的长榴袍，腰间还装饰了一个蝴蝶结。经过一番激辩后，终于得到了共识。传旨官、白色双院总监、运河官兼水居督、文书总监、农地总监、情报总长、地政书记官与法老总管互相深入交换意见之后，均皆采纳了首相惊人的提议。虽然起初众人都觉得太不实际，甚至十分危险，然而，有鉴于情况紧急、事态严重，他们不得不迅速决定，采取非常手段。

帕札尔被传唤时，法老的九位友人已进入了大法庭。法庭内的白墙上毫无装饰，光秃秃的一片。众人在软垫长石凳士坐定，巴吉坐在正中央，他的座位还多了一个矮矮的椅背。

他的颈上戴着一个大大的铜心，这是他惟一佩戴的宗教宝物。脚下则采着一张豹皮，象徵着征服了野蛮。

帕札尔向仪态庄严的九人行了礼，并嗅了土地。只见他们脸色冷漠，实在不是什么好兆头。

“起来吧!”巴吉命令道。

帕札尔面对首相站着，承受九双冷峻且毫不留情的目光真是一项可怕的考验。首相先开口问道:“柏札尔法官，你是否认为只有伸张司法正义，国家才能强盛？ ”

“这是我内心最坚定的信念。”

“假如人民不守法，假如人人将法律视为谎言，叛逆将重新抬头，使得民不聊生，恶魔也将咆哮肆虐。届时你还会坚持这个信念吗？ ”

“你所描述的正是我亲身经历的情况。”

“我收到你的两封信了，帕札尔法官，我也将信交给了委员会，让每个委员来评判你的行为。你认为自己忠于职务吗？”

“我认为我没有渎职。我的躯体遭受莫大的折磨，我更体验了绝望与死亡的滋味，但是法官职务受到侮辱，法官的声誉受到站污、遭人践踏却更让我痛心疾首。”

“如果我告诉你警察总长孟莫西与门殿长老是由本委员会所提名，并经过我的同意任命的，你还会坚持你的指控吗？”

帕札尔咽了一下口水，即使证据充分、铁证如山，像他这样一个小法官还是不应该向高层挑战。首相和其他委员都会站在他们亲密的工作伙伴那边的。但是他还是昂首答道：“无论要付出什么代价，我都要控告到底。我受陷害被关进牢营，而警察总长完全没有认真求证，门殿长老也隐瞒真相。他们一心想除掉我，以免我继续调查布拉尼的谋杀案、五名退役军人的神秘死因以及神铣的失踪案。各位法老的友人们，让我来告诉你们这个惊人的真相吧。如今腐化堕落之气已倾巢而出，并腐蚀了国家的一部分。若再不立刻将坏死的部分切除，病毒很快便会蔓延到各处了。”

帕札尔说完，没有垂下双眼，反而与首相的眼神对峙着，很少有人敢像他这么大胆。

“不少优秀的法官都因为太过急躁或是不肯妥协而耽误了前程。”巴吉说道，“如果有两条路让你选择，你会选成功的事业还是伸张司法？”

“为什么二者不能并行？”

“因为人类的生活方式很难与玛特的法则协调平衡。”

“我已经发誓将一生奉献给玛特了。”

首相沉默了许久，帕札尔知道他就要做最后的宣判。

“传旨官、法老总管与本人一起研究过案情、进行了讯问，最后获得了一致的结论。门殿长老确实犯了严重的过失。念在他年纪已大，并为司法奉献多年。因此判他流放卡吉绿洲，独自一人沉思悔过，终生不得返回河谷。这样你满意了吗？”

“我为什么要为一个法官不幸遭到贬黜而高兴呢？”

“判决是一种责任。”巴吉提醒道。

“继续调查也是一种责任。”

“我决定把这项责任交给下一任的门殿长老，也就是你帕札尔。”

帕札尔脸色发白，不敢置信地说：“我还这么年轻……”

“‘长老’两个字的尊荣不在于年资的长短，而是我们这九人委员会对你的能力的认同。莫非你觉得责任过于重大，不愿意承担？”

“我只是没有想到……”

“命运的脚步向来迅速无比，就像一只冲向河水的鳄鱼一般。你愿意接受吗？”

帕札尔将交合的双手高高举起以表敬意，也同时接受了这项任命。然后他又行了个礼。

“身为门殿法官，”巴吉宣布道，“你没有任何权利。你只有责任。但愿托特神能导正你的思想，引领你的判断，因为只有他能让人避免卑鄙的行径。你要认清你的身份，要以此为傲，但切忌狂妄自大。要让别人尊敬你，要谦诚为怀，要尽力助人。切勿松开系舵的绳索，要成为所有法官的支柱，并且要亲良善、远邪恶，绝

不说谎，不轻浮，不慌乱，不贪心。要懂得借助天光之神拉神之眼，洞视受审者的内心。现在伸出你的右手，把手张开。”

帕札尔照做了。

“这是你的印戒。凡是你盖了章的公文，你就必须负责任。从今以后，你将坐镇神庙门殿，为司法伸张正义。为弱者主持公道。你必须让孟斐斯市民遵守法令、缴纳税金，让农地耕作与粮食运输一切顺利。必要的话，你将主待最高法庭的开庭程序。在任何情况下，你都不能只听信一面之词你要能洞悉人心。”

“既然你提到了司法正义，那么施展诡计、罪实难道的警察总长孟莫西，该由谁来处置呢？”帕札尔大胆地问道。

“希望你调查清楚，并仔细列举出他的过失。”

“我保证绝不操之过急，一切一定按部就班。”

此时传旨官站了起来。“我谨代表委员会证实首相大人的决定。自即时起，帕札尔正式成为埃及的门殿长老，并将配给一间官邸、一些家产、仆人、办公室与下属职员。”

接着轮到双院总监起身宣布：“依法，门殿长老对于其产业上一切不公平的决定，须全权负责。赔偿原告的款项也必须由长老本身支付，而不得动用公款。”

突然间，首相发出了异乎寻常的呻吟声，大家都转过头去看他。只见他一只手按住右腹，另一只手则紧抓着椅背想要站稳，但仍然倒了下去，再也动弹不得。

当奈菲莉看见帕札尔满头大汗地跑来，眼神中充满忧虑时，她还以为他是从皇宫逃了出来的。

“首相身体不舒服。”他紧张地对妻子说。
“御医长在吗？ ”
“奈巴蒙也病了，他的助手们又不敢擅自治疗。”
奈菲莉于是戴上了手钟，把医药箱放到北风的背上，旋即出见。
巴吉躺在软垫上，奈菲莉为他听诊 c 她仔细地听了他胸口、静脉与动脉的心跳声。她发现他体内有两股气，右侧的那一股温热，左侧那一股则是冰凉。他的病情十分严重，病毒已经遍及全身了。她利用手腕上的计时器计算了病人心跳的速度，以及重要器官的反应时间。
官员们焦急地等待着诊断的结果。
“这个病我知道，我会为他治疗。”奈菲莉说道，“他的肝脏已受感染，血管有阻塞的迹象。连结心脏与肝脏的肝动脉与胆总管，情况都不太好、血管内流动的皿液太粘稠了、无法供应足够的水与氧气。”
奈菲莉让患者喝了一点神庙里所种的菊苣的汁液。菊筐有着大大的蓝色花朵，一到中午就会闭合，植物本身具有多项疗效，加入少许的陈年酒之后，便可治疗多种肝胆疾病。奈菲莉对阻塞的器官施行动物磁气感应后，首相醒了过来，但脸色仍极为苍白，并且开始口区吐。
奈菲莉又让他喝了几杯菊苣计，直到他能吸收为止，最后他终于复原了。
“肝脏已经打开，而且清洗干净了。”她解说道。
“你是谁？”巴吉问道。

“我是奈菲莉医师，帕札尔法官的妻子。你应该多注意饮食，每天喝一点菊苣汁。为了避免这种可能危及生命的梗塞现象，你要喝以无花果、葡萄、分割开的埃及无花果果实、泻根种子、酪梨、树胶与树脂调成的药水。我会亲自为你调配的，因为这种药水必须放在屋外承受露水，然后在清晨过滤出来。”

“你救了我一命。”

“这是我医生该做的，而且我们的运气都很好。”

“你在哪里执业？ ”

“孟斐斯。”

首相站起身来。虽然双脚沉重，头也痛得厉害，他还是勉强走了几步。

奈菲莉一边扶着他坐下，一边说道:“你一定要多休息。奈巴蒙会为你…… ”

“我要你替我诊疗。”

一个星期过后，首相巴吉完全康复了，他给了新任的门殿长老一方石灰岩碑，碑上刻了三对耳朵，一对深蓝色，一对黄色。还有一对淡绿色。这三对不同颜色的耳朵分别代表了由智慧之星所治理的蓝天、构成神抵肉体的黄金与象征爱的绿松石，也披露了孟菱斯大法官的职责：要倾听原告的控诉、要尊重神抵的旨意、要宽大而不儒弱。

用心倾听是教育的根本，也是法官最重要的职业道德。在新长老就任典礼上，帕札尔在所有的法官的注视下，表情严肃而专注地接过石碑，并将石碑举高齐眉。

奈菲莉则不禁喜极而彼。

第十二章

门殿长老官邸所在之区十分朴实，大多是一些工匠和小公务员居住的二层白色小楼房，帕札尔小俩口看了直是赞叹不已。这间屋子几天前才完工，原本是替另一位要人盖的，但由于价码谈夭拢，一直没有人住进来。屋型狭长，上有平项，共有八间房间，墙上的壁画画的是五颜六色的鸟儿在纸莎草丛中嬉戏的景象。

帕札尔不敢进屋去。他滞留在家禽圈子里，看着一名雇工填喂鹅；装点着几朵蓝色莲花的水池里，有鸭子在扑水。棚予底下，两个负责喂养家禽的男孩正自酣睡着。屋舍的新主人并没有叫醒他们。

奈菲莉也很高兴能够过得如此富裕。她注视着这片被蚯蚓钱得松松的肥沃土壤，蚯蚓留下的排泄物刚好是谷物最佳的天然肥料。农夫们都知道蚯蚓的好处，谁也不会去杀死它们。

勇士第一个冲进美丽的花园，北风也立刻跟了进去。北风蹲坐在一棵石榴树下，这种树的美是最持久的，因为旧花一凋谢，便马上有新花绽开。勇士则偏爱埃及无花果树，因为树梢叶子的沙沙声让它想起了甜甜的蜂蜜。奈菲莉轻轻抚摸着细校与那些有红有绿的果实，并把丈夫拉到身边，两人一起站在树下，犹如受到蓝天女神的庇护一般。他们兴奋地看着一排由叙利亚进口的无花果树和一个芦苇搭盖的凉亭，他们以后就可以在这里欣赏夕阳美景了。

这份宁谧平静却很快就结束了：奈菲莉的绿猴小淘气发出了一声痛苦的尖叫，然后跳入女主人的怀里。它羞傀地向主人伸出脚掌，

只见掌中嵌了一根金合欢的刺。伤口恐怕不能轻视，要是异物停留在皮下的时间太久，最后很容易引起内出血，很多医生也曾因而束手无策呢。北风不待主人叫唤，便自行走了过来。奈菲莉从药箱中拿出一把解剖刀，小心翼翼地将刺剔除。然后再以蜂蜜、药西瓜、磨碎的墨鱼刺与研磨成粉的埃及无花果树皮调制而成的药膏涂抹伤口。要是有发炎的现象。再用硫化砷来治疗。不过，小淘气似乎并没有感到太痛苦，刺一拔除，它马上就爬到一棵棕搁椰枣树上找吃的了。

“我们进去吧。”奈菲莉建议道。

“现在可不能开玩笑了。”

“什么意思？”奈菲莉不解地问。

“我们的确是结了婚,但是当时我们一无所有。现在情况不同了。”

“你已经厌烦了？ ”

“医生，你别忘了是我把你从平静的生活中拉出来的。”

“我记得好像不是这样，不是我先找上你的吗？ ”

“我们本来可以肩并肩坐着，和一群亲友们一起看着衣箱、器皿、梳洗用具、拖鞋等等等等的从我们眼前一样一样地运过去！你本来也可以坐着花轿、穿着新娘装，在笛子与铃鼓的乐声中欢喜出嫁的。”

“我宁愿像现在这样，就我们两个人，安安静静的，也不要有什么排场。”奈菲莉认真地说。

“我们一定进这间屋子，就得负起责任了。上级也会责备我，没有立下一份保障你未来的合约。”

“你是诚心诚意向我求婚的吗？”

“我要依法行事。我，帕札尔、愿将我全部财产给予你，奈菲莉，你亦可保留原名。既然我们决定位在同一个屋檐下，也就等于结了婚，将来假如离异，我必须对你有所补偿。即日起，我们两个的所有收入依法将有三分之一归属于你，而我也必须提供你的衣食需求。其余，则由法庭公断。”

“我必须向门殿长老坦承，我已经疯狂地爱上一个男人了，我绝对坚持要跟随着他直到我咽下最后一口气。”

“也许吧，但是法律……”

“别说了，参观房子吧。”

“参观之前，我要纠正一点：是我疯狂地爱上了你。”

他二人相拥着走进了新家。

第一间房间又小又矮，专供祭祖之用，他们在这里静坐了好久，默默地怀念着遭人杀害的恩师布拉尼。接着，他们参观了会客室、卧室厨房与备有陶土管路装置与石灰岩便桶的厕所。

浴室设备更让他们叹为观止。成直角铺设的石灰岩地板两边，各有一张长砖椅，男女仆役便可站在椅子上为想要淋浴的主人泼水。砖墙外层还覆上了石灰岩块，以免砖块受潮。此外地面还稍呈倾斜，让水可以往低处流向排水管口，然后经由深埋在地底下的陶管排出。

卧室的通风良好，里面摆了一张实心乌木大床，床脚雕刻成狮爪的形状，床上还搭了一面蚊帐，床缘则刻有专司睡眠、使人人睡后能作好梦的贝斯神愉快的面容。帕札尔不断地抚摸着由植物编

成强索后制成的床绷，质地实在太好了。床架上为数不少的横木由于排列方式特殊，因此能够长时间支撑着极重的重量。

床头放着一件白色的亚麻洋装，这种布料既可做新娘礼服也可做为裹尸布。

“我真没有想到这一辈子能有机会睡这样的床。”

“那你还等什么？”妻子调佩地问。

她将那幅珍贵的布帛摊在床上，脱掉衣服，躺了上去。她全身赤棵，愉快地迎接帕札尔的身子。

“这个时刻太美妙了，我永远也忘不了，你的眼神已将刹那变成了永恒。不要离开我，我就像是属于你的花园，困你而百花盛开、花香四溢。当我们合而为一的那一刻，死亡便不存在了。”

翌日清晨，帕札尔梗怀念起了当初住的那间小屋子，而且也明白了为何巴吉选择市中心的简朴住宅。的确，这里多的是芦苇做成的刷子和扫帚，想要做一番彻底的打扫并不难。然而要使用这些清扫用具却也需要—双巧手。他和奈菲莉都没有时间做这项工作，也不可能去求助于园丁或喂养家禽的工人，这原本就不是他们份内的工作。也没有人想到去请个女佣。

奈菲莉和北风一大早就出发到皇宫去了，首相希望在第一次开庭前，让医生诊断一下。没有书记官，没有员工与仆役。新任的门殿长老面对这个过于广阔的家业。可真是一个头两个大。先贤以妻子为“屋子的主人”的确是有道理的。

园丁向他介绍了一位五十多岁的女人，她专门为人手不够的地主们解决问题：工作六天，酬劳则不得少于八头羊和两件新衣！明

知这么大一笔开销，肯定会让小俩口的收支不平衡，帕札尔却不得不接受，至少就苦撑到奈菲莉回来吧。

苏提吃惊地睁大了眼睛，敲敲墙面，“好嫁是真的。”

“最近才盖好的，不过品质很不错。”

“我以为我是全埃及最会开玩笑的人，没想到比起你来还差那么大一截。老实说，这间别墅谁借给你的？”

“国家。”帕札尔答道。

“你还要继续假装是门殿长者？”

“你要是不相信我的话，去问奈菲莉。”

“她跟你根本是一伙儿的。”

“去皇宫问啊。”

苏提这才半信半疑地问道：“谁任命的？”

“以首相为首的法老的九位友人。”

“这个老家伙巴吉真的铁面无私到这种地步？他真的把你前任那个受人敬仰、声誉完美无瑕的门殿长老撤职了？”

“瑕疵是有的。巴吉和其他委员都是依法行事。”

“真是奇迹、美梦成真了……”

“我的签呈发生效力了。”

“为什么任命你担任这么重要的职务？”

“这一点我也想过。”帕札尔点点头说。

“结果呢？”

“假设委员会中有人怀疑亚舍将军、也有人相信他的清白，那么就让最初掀第一层神秘面纱的法官来继续这项越来越危险的任

务。当调查结果出来之后，无论是要责备我或恭喜我，都方便多了。"

"你倒也不像我想的那么笨。"

帕札尔继续说道："他们这种想法是合乎埃及法令制度的，所以我并不觉得惊讶。既然是我起的头，我就该让事件圆满结束，否则我也只不过是个制造事端的破坏分子罢了。我还有什么好抱怨的呢？上级给了我意想不到的帮助。布拉尼的灵魂会保佑我。"

"别太依赖死去的人。靠我和凯姆，你会更安全。"

"你觉得我有危险？"

"越来越危险了。通常，门殿长老都是上了年纪、行事谨慎的人。不会冒任何危险，只是尽情享受自己的特权。总之，跟你完全不一样。"

"我有什么办法？这是命运。"帕札尔耸了耸肩。

"我可能不像你这么疯狂，不过我也很高兴。这样一来，你可以抓到杀死布拉尼的凶手，我也可以摘下亚舍的人头。"

"塔佩妮女士怎么样呢？"

一听到塔佩妮的名字，苏提精神随之一振。"这个情妇太捧了！她虽然比不上豹子，不过想象力丰富得不得了。昨天下午。正当关键时刻，我们从床上跌了下来。一般的女人一定会就此罢休，她却不然。虽然我有点力不从心，却得勉强撑下去。"

"在此致上我的钦佩之意。不过换个比较不刺激的话题吧！她透露些什么没有？"

"你这个人真是不懂得调情。我要是一开口就问她问题，保证她

像中午的紫菜莉一样，马上就闭合起来。不过，我们已经开始提到那些纺织手艺出群的女子了。其中有一些是使针的能手。我已经渐渐接近目标了，我感觉得出来！”
她终于在北风的带领下回来了。勇士见到驴子回来，高兴地汪汪叫个不停。然后两个好伙伴便一块儿享用餐点，一个啃中排，一个嚼新鲜苜蓿。至于小淘气已经不饿了，它的肚子里早巳装满果园里偷采的水果，现在它只想好好的休息。
奈菲莉依然容光焕发，疲劳和忧虑都对她起不了作用。有时候，帕札尔还真觉得不配有这样一个妻子。
“首相的病情如何？ ”
“好多了，不过在她有生之年都必须持续治疗。他的肝脏和胆囊都坏了，所以我实在没有把握能治好他疲劳时双腿肿胀的情形。他应该多走动走动，不要整天都坐着，应该多呼吸野外的新鲜空气。”
“这是不可能的事。他跟你提起奈巴蒙了吗？ ”
“御医长生病了。狒狒警察当初出手相助，似乎留下了难以恢复的伤痕。”
“有必要同情他吗？ ”
夫妻俩正说着，就被北风的叫声给打断了。原来喂它的草料放得不够。
“我实在应付不来、”帕札尔坦承道，“我用天价请了一名临时女佣，因为这阔大房子真的让我束手无策。没有厨子。园丁也不听指挥，我又不会用这些不同的刷子，公文一团乱，又没有书记官，

我…… ”

他话还没说完，就被奈菲莉的吻给封住了口。

第十三章

美锋穿着一条上了浆的前叉式缠腰布、一件打了褶子的长油衬衫，开心地向奈菲莉和帕札尔道喜。

“这次我要以最直接的方式帮助你们了。中央行政机关改组后的办公室分配由我负责。你既然身为门殿长老，自然有优先权。”

“我不能享受任何特权。”

“这不是特权。这完全是合乎规定的支配权，这样你不但可以有效控制一切文件，我们也可以一块儿在宽阔的地方办公了。让我为我们办公的效率尽一份心意吧！”

朝中上下大臣对于美锋蹿升的速度无不感到惊愕，但却没有人有所批评。他使得原本一成不变的公家机关有了全新的面貌，淘汰了懒散或不足以胜任的公务员，并努力不懈地解决日复一日不断出现的技术问题。由于做事过于急切，下属便经常受到责骂。有些官宦人家的子弟虽然瞧不起他贫贱的出身，却也得乖乖听话，否则随时可能被开除。无论遇到什么困难，美锋都绝不气馁。他把自己的潜能发挥到极至，凭着坚忍不拔的精神“再大的问题也能一一克服。长久以来，许多大地主对公共财产一直都漠不关心，经常逃漏木材税，也多亏了美锋才能使得税收恢复正常，这可说是大功一件。至于税收作业的重整过程，美锋自然不忘借重帕札尔的司法专业，每当有了无法解决的难题时，由美锋出面便也顺理成章了。

帕札尔对这位重量级的盟友，的确十分感激。所幸有他，自己才能躲过无数的陷阱。

“我妻子的身体已经好多了。”美锋向奈菲莉说，“她很感激你，也早把你当作朋友了。”

“她还头痛吗？ ”

“比较少了。每次一发作，她就会抹你给的药膏：简直像仙丹一样！不过西莉克斯就是不听你的劝，还是那么贪吃。我把石榴汁和蜂蜜藏起来，她就会自己偷偷去买角豆荚果汁，甚至无花果汁。不只是你。就连解梦师也要她少吃甜食。”

“如果意志不坚，吃什么药都没用。”

美锋苦笑了一下。“我的脚趾也痛了一个礼拜了。有时候连穿鞋都有困难。”

奈菲莉看了他那双胖乎乎的小脚后，说道：“你用牛油加金合欢树叶煮沸后，捣成糊状、涂抹在疼痛处。如果没有效的话、再来找我。”

奈菲莉有模有样地指挥着女仆。看来她理家已经颇有心得了。不久，她即将在住家的一角开一间诊所。她在皇宫里的名气也越来越大，治愈首相的她当然也为自己打响了名号，看在宫里那群由于奈巴蒙不在而动弹不得的医生眼里，可真是又忌又羡。

“这间房子真美。”美锋一边吃着西瓜，一边赞道。

“要不是有奈菲莉，我可住不起。”

“要有野心一点，亲爱的帕札尔！你的夫人非常特别。小心招忌。”

“光是一个奈巴蒙就够我受的了。”

“他现在只是暂时按兵不动。你和奈菲莉让他受到羞辱，他一定会想办法报复。当然。以你现在的地位，他行动起来会困难一点。”

“对于最近颁布的圣旨，你有什么看法？”帕札尔换了个话题。

“不可解。国王为什么要一再强调自己的权力呢？没有人会否定啊。”

“最近一次的涨水，水量并不理想，还有一只鬣狗跑到运河边喝水，几名妇人则产下了畸形儿……”

“老百姓的迷信罢了！”

虽然美锋对这些说法嗤之以鼻，帕札尔却是宁信其有，“有时候却也是很可怕的。”

“所以国家的公仆必须出面证明这些全是没有根据的谣言。你打算继续调查亚舍一案。并继续追查退役军人的离奇死因吗？”

“这不正是我提任门殿长老的主要任务吗？”

“宫里很多人都希望淡忘这些惨痛的事件。我很高兴事情的发展并不如他们所愿。”

“玛特女神总是面带微笑、但却也绝不容情。只要不背叛她，她就是你的幸福泉源。如果不找出真相，我将窒息而死。”

美锋的声音顿时显得黯然：“亚舍那边毫无动静，我有点担心。他是个粗暴的人，一向主张暴力解决问题。得知你升迁的消息，他应该会有明显的反应才是。”

“他的阴谋伎俩难道不会用尽？”

“当然会，不过你也不要高兴得太早。”

“我不是这样的人。”

“如今你不再是孤家寡人一个了，可是敌人却没有消失。以后我有什么消息，一定会告诉你的。”

两个星期以来，帕札尔每天忙得晕头转向。他要调阅门殿长老大量的档案；要临督生粘土、石灰岩与木质书板、诉状草稿、家具清单、公文、盖了章的草莎纸轴、文具等等的分类，要注意薪水的支付与调整，要审查延宕的诉讼案，还要更正许多行政上的疏失。工作量之大虽然让他心惊，不过他仍毫无怨言。很快地，下属们便都对他心服口服、言听计从了。他每天早上都会和美锋交换意见，美锋也都会提出一些宝贵的建议。

正当帕札尔忙着处理一件棘手的土地问题时，忽然出现了一个脸色红润而肥胖的书记官。帕札尔惊喜地喊道:“亚洛！这阵子你跑到哪儿去了？”

“我女儿会成为职业舞者，这是一定的。可是我妻子不答应，我只好离婚了。”

“你什么时候回来工作？”

“我不属于这里。”亚洛摇着头说。

“怎么会呢？一个好的书记官……”

话还没说完，亚洛便接着解释:“你已经成了大人物了。在这些办公室里，书记官都有很多工作、上下班时间也很严格。这对我来说不方便。我宁愿好好地为女儿的将来作准备。在她与合格的舞团签约之前，我要带着她巡回各省，到举办喜庆宴会的各个村落去表演。我可怜的女儿需要有入保护。”

“你已经决定了？”

亚洛不讳言地说:“你太认真了，迟早会和一些有权有势的人起冲突。我还是趁早放弃我的手杖、我的制服和我的墓碑，离这些悲惨的事件与冲突远一点的好。”

“你确定这样做就能逃得了吗？”

“我的女儿很尊重我，她会永远听我的话。我会让她幸福的。”

戴尼斯大获全胜后，不禁沾沾自喜。这场仗打得着实辛苦，全赖妻子动用了一切关系，他才能从无数竞争者当中脱颖而出，并冷眼旁观对手惨遭失败后的痛苦。也就是说，为新任门殿长老所举行的贺宴将由戴尼斯与妮诺法夫妇负责筹办。这位运输商的周旋能力加上妻子的说服力，再度使他二人成了孟斐斯市上流人士聚会典礼上的主人。帕礼尔接任门殿长老的消息，实在太出人意料，因此更应该好好庆祝一番，而与会的名流也将以最体面的汀扮出席，以便与他人一较高低。

帕札尔本人则是兴致不高。

“这种盛会，我实在没兴趣。”他老实地对奈菲莉说。

“这是为你办的贺宴啊，亲爱的。”

“我宁愿和你庆祝就好了。我的职务可不包括这类的社交活动。”

“我们已经婉拒了所有达官贵人的邀约了，但是这次却是正式的宴会。”

“这个戴尼斯胆子可真不小！他明知我怀疑他参与了一项阴谋计划，却还敢这么兴高采烈地举办宴会。”

“这正是哄骗你的绝佳策略。”

“你觉得他会成功吗？”

奈菲莉的笑声让他感到意乱情迷。她真是太美了！合身的洋装使她丰满的胸部曲线毕露；略带天青色的黑色假发衬托得脂粉末施的脸庞更显雅致。她就是青春、优雅与爱的化身！

他将她拥人怀中，“我真想把你关起来。”

“你会嫉妒？ ”

“要是有人敢多看你一眼，我就掐死他。”

“门殿长老啊你怎么说得出这么恐怖的话呢？ ”

帕札尔拿起一条腰带紧紧系住了奈菲莉的腰，腰带是用紫水晶珠子串成的，还有几个以金子压出的豹首图案作装饰。

“即使我们破产了，你仍是最美的一个。”

“你恐怕是想引诱我吧。”

“被你识破了。”

帕札尔边说边褪下妻子洋装的右肩带，但是奈菲莉却阻止道：“我们已经要迟到了。”

妮诺法夫人在穿上宴会礼服之前，先到厨房去转了一圈：厨房里有几支分叉杆上架着一柄长竿，竿子上吊着儿块中肉，是厨师们刚刚屠宰完现在正准备烹饪用的。她亲自挑选用来烤的、用来焖的部分，顺便尝尝酱料，还去查看了几十支烤鹅来不来得及上桌。然后她又到地窖去，看看总管准备的葡萄酒与啤酒。确定菜色与饮料都符合标准之后，妮诺法才去检查宴会厅，厅里仆人们正忙着将金杯、银碟与大理石盘摆上低矮的餐桌。整栋别墅都充满了莱莉与莲花的香气。这次的宴会将会令人永难忘怀。

宾客到达的一个小时前，园丁才从树上摘下水果，以便保持其新

鲜美味。由一名书记官负责登记送到宴会厅中的酒坛数目，以免产生舞弊的情形。园丁长四处巡视。看看径道是否整洁，而门房则拉拉缠腰布、调整假发，整理着自己的仪容。他身为整栋别墅区的守卫，须得严加戒备，只有他认识的人或持有邀请帖的人才能进入。

正当太阳即将缓缓落下西山时，第一对宾客来了。门房认出他们是一名皇家书记官与他的妻子，不久，全市的上流名人亦陆续到来。宾客们漫步放种植了石榴树、无花果树与埃及无花果树的庭园中，在水池边、藤架下或木亭内天南地北地聊着，并欣赏着园径交叉处所精心摆设陈列的花束。今天除了有从不参加任何宴会的首相巴吉莅临之外，还有法老王的几位友人亦会盛装参加。

就在日轮整个隐没之际，仆人们立刻点上了灯，照得花园与别墅一片通明。妮诺法夫人与戴尼斯也随后出现在入口处。女主人戴着厚重的假发，穿着金色镶边的自洋装，胸前一条串了十排珠子的项链，耳边一副羚羊形状的耳环，脚上还有一双金光闪闪的鞋子；而男主人则戴了一顶色彩由深而淡的假发，长褶袍外面罩着一件短披肩，脚底下穿的是银边高跟皮鞋。夫妻俩打扮时髦，的确是极为相称的宴会主人。能够以此展现财富并吸引众人羡慕的眼光，他们何乐而不为呢？

按照礼仪，首相率先向主人夫妇走去。他双脚依然沉重，步行不易，因此只穿了磨损的旧鞋、宽松却不甚优雅的缠腰布和一件宽大的短袖白上衣：妮诺法夫人与戴尼斯十分高兴地向他行礼招呼。

“好热啊。”首相抱怨道，“也只有冬天的气候还舒服点。我只要

在太阳底下待上几分钟。皮肤就开始发烫了。”

“如果你想在宴会开始前先凉快一下，尽可以到我们的水池里泡泡水，不要客气。”戴尼斯建议道。

“我不会游泳，而且我怕水。”

于是宴会主人便带领着首相坐上贵宾席位。接着法老的朋友们、上流显贵、其他的皇家书记官，以及今晚有幸受邀参加年度盛会的各阶层人士，也都依序就座。美锋与西莉克斯也在受邀的行列之中，妮诺法却只是淡淡地向他们打招呼。

“亚舍将军会来吗？”戴尼斯悄声地问妻子。

“他临时有任务，不能来了。”

“警察总长孟莫西呢？ ”

“他身体不舒服。”

以藤叶装饰着天花板的宴会厅中，宾客们舒舒服服地坐在衬有软垫的扶手椅上。椅子前的小圆桌上摆了各式各样的杯、碟、盘。一支由三名女子组成的小乐队，正以笛子、竖琴演奏着轻快的曲调。

有几个赤裸身子的努比亚小女孩穿梭在宾客之间，并在每个人的假发上放一个小圆锥状的香蜡，蜡融化后会散发出芳香，有驱逐蚊虫的功效。同时还发给每个客人一朵莲花。一名祭司在大厅中央的祭桌上洒了水，用以净化食物。

这时，妮诺法夫人发现这次贸宴的主要人物还没有出现。“竟然迟到这么久，真不可思议！”

丈夫用轻松的口吻安抚她：“不用担心，帕札尔是个工作狂，一定

是处理公文耽搁了。”

“今天是什么日子啊！贵宾都不耐烦了，也该开始上菜了。”

“别这么激动。”

妮诺法深感厌烦，便提早让孟斐斯的顶尖职业舞者入场表演。这名舞者现年二十，是孟斐斯最著名的啤酒店老板娘莎芭布的学生。她全身只系了一条贝壳腰带，每舞一步，贝壳便会发出清脆的碰撞声。她左侧大腿上有几个贝斯神的刺青，这个留着胡子、矮小又快活的神，随时随地都能为世人带来欢乐。女舞者很快便吸引了全场的注意；她不断做出极高难度的舞姿，直到帕札尔与奈菲莉现身。

宾客们先吃了一点葡萄与甜瓜切片开开胃。正当妮诺法越来越气愤不耐时，忽然听见大门口传来一阵骚动，他们总算来了！

“快进来！”

“对不起。”帕札尔向主人道歉，然而他又该怎么开口解释，说他控制不住为奈菲莉褪衣的欲望，说他内心的激情让他不自主地扯断了妻子的肩带，说他最后终于让妻子忘了时间的紧迫？奈菲莉在乱发蓬松之余，只得匆忙再挑一件衣服，并且努力地说服帕札尔离开他们云雨交欢的床第。

当他们夫妻二人来到宴会厅口时，女舞者便退了下去，女乐师也不再演奏了。霎时，立刻有数十道目光直直地打量着他们。

帕札尔没有刻意打扮：短短的假发，汀着亦膊，短短的缠腰布，看起来简直橡是金字塔时期生活刻苦的书记官。唯一稍稍赶得上流行的只有缠腰布前打褶的样式，但依然不减朴实的特色。这一

身的穿着倒是和他严峻的声名颇为相符。有一些嗜赌成性的人纷纷下注，打赌他什么时候会跟其他人一样走向腐败之路。另外还有一些人的心情则不那么轻松，他们想到门殿长老所拥有的权限，便不由得担心帕札尔太过于年轻，难保不会产生滥用职权的后果。首相的决定开始遭受批评，大家认为他越来越不认真，职权的分配也太草率了。还有许多朝臣甚至力劝拉美西斯大帝将他撤换掉、起用另一名经验丰富、办事积极的行政富。

奈菲莉所得到的评论就大不相同了。她用简单的花饰发带系佐了长发，大大的项链贴掩在胸前，一双轻巧的莲花耳环，手腕和脚跟上都戴着环链，一袭透明的长袍，使得她曼妙的身材更加醒目：看着她，即使再迟钝的人也会抨然心动，再暴庚的人也会变得温和。除了年轻与美貌之外，在她充满笑意却不带一丝轻蔑的眼神中，还闪耀着智慧的光芒。每个人都看得出来，她的能力之中并带有一种坚毅的性格，几乎是没有人能轻易动摇的。像她这样的人怎么会迷恋上一个固执而不知变通，根本无法保障她未来的小法官呢？不错，他现在显赫了，但是好光景不会持续太久的。这种根基不稳固的爱情火花迟早会熄灭，而奈菲莉也会重新挑选更杰出的夫婿。尽管可怜的御医长奈巴蒙失效了，总会有另一人成功。有几个年纪稍长的贵妇，对于大法官的妻子穿着如此大胆感到痛惜，她们却不知道其实她也没有其他衣服可穿了。

门殿长老夫妇在首相两旁坐了下来，仆人赶紧为他们端来烤中肉片，并盛上上等红酒。

“你的夫人不舒服吗？”奈菲莉探问道。

“不是的，只是她从不出门。她只要守着她的厨房、孩子和住家，就心满意足了。”

“那么大的一间别墅，我实在觉得受之有愧。”帕札尔老实地说。

“你错了。我之所以拒绝法老分配给首相的宅邸，是因为我讨厌乡下。我已经在同一个地方位了四十年，我并不想搬家。而且我喜欢都市生活，不论是露天的环境、各种昆虫或一望无际的乡野，都对我毫无吸引力，甚至还会让我不舒服。”

“不过我身为医生，还是要劝你尽量多动。”奈菲莉提醒他说。

“我都走路上下班啊。”

“你也需要多休息。”

“等我的孩子们情况稳定后，我就会减少工作量。”

“有什么烦恼吗？”

“我女儿还好。唯一让我有点失望的是，她原本已经进入哈朵尔神厅当纺织学徒了，但是她却不适应厅中规律的宗教生活。现在，她在一个农场上当谷类统计员，也打算就此发展下去。我儿子就比较麻烦了，他只对玩跳棋有兴趣，他鉴定熟砖所得来的薪水，有一大半都花在眺棋上了。幸好他住在家里，有他母亲养他。他要是想靠我的关系求发展，可就大错特错了，因为我无权这么做，我也不想这么做。希望这些拉拉杂杂的问题不会吓着你，其实养育下一代是人生最大的福气。”

精致的餐点与美酒使所有的宾客陶醉不已，酒酣耳热之际不断交换着无聊的话题，直到门殿长老高声发表简短的声明时。大伙儿才仿佛惊醒了过来。

“最重要的是职务内容，而不是暂时执行的人。今后，我将依循司法女神玛待为埃及法官所开避的道路勇往直前。如果最近发生过什么样的过失，我想我都应该负责。既然首相愿意信任我，那么无论事关何人的利益，我都必须尽忠职守。情势不会永远暧昧不明，即使有高阶人士牵涉在内也一样。司法是埃及最珍贵的宝藏，但愿我所做的每个决定，都能使这份宝藏更丰富。”

帕札尔的声调激昂、清晰而斩钉截铁。原本对他的权威感到怀疑的人，现在也该信服了。这名法官年轻的外表绝对不会造成妨碍，相反地，在惊人的成熟个性之外，年轻还让他多了一份不可或缺的活力。许多人纷纷交头接耳，新任门殿长老的任期也许不会太短吧。

夜深了，宾客们也一一告退；首相巴吉一向习惯早睡，是第一个离席的。与会的每一个人都特地去向帕札尔与奈菲莉致意、道贺。好不容易脱身之后，他二人才一起走出大厅来到花园。忽然传来了一阵吵闹声。他们走近一处怪柳林子一看，赫然发现原来是美锋与妮诺法夫人起了口角。

“希望以后再也不会在这里看到你。”夫人玲冷地说。

“那你就不要邀请我。”美锋也不示弱地反驳。

“我是顾全礼数。”

“既然如此，为什么还发这么大的脾气？ ”

妮诺法的怒气终于爆发:“你不只不断地拿补缴税金的事来烦我丈夫，竟然还撤销我国库督察的职务！”

“那其实是荣誉职位。国家付给你的薪水根本就和实际的工作内

容不符。我们既然已经整顿过度浪费公帑的行政机关，自然没有道理再走回头路。亲任门殿长老一定也会支持我，换作是他，他也会采取同样的行动，甚至还会依法惩治。你不用受罚、还应该感谢我呢。”

“你说得可真好听你真是比鳄鱼还要阴险啊，美锋。”

“蜥蜴虽小，却能够吞食多余的河马，净化尼罗河。所以呢，戴尼斯最好小心点。”美锋语带威胁地警告。

“我才不怕你的恐吓。我遇到过比你更好诈狡猾的人，我照样让他们一败涂地。”

“那么我只好自求多福了。”

愤怒的妮诺法夫人转身离去，美锋也才回到妻子身边，她早已等得不耐烦了。

帕札尔和奈菲莉在自家的屋顶上迎接晨曦。他们想象着这缓缓上升的旭日，仿佛带着喜乐甜美的爱情而更加显得光辉灿烂。无论天上人间，在每一世即将结束前，他都会以鲜花装扮自己心爱的女人，还会在清水池边种下埃及无花果树，在这里留下他们相看两不厌的深情眼神。他们俩合而为一的灵魂将会前来这树荫下饮水，聆听着树梢枝叶迎风悉卒的声音。

第十四章

帕札尔一心只想着赶快开庭，正式还凯姆一个清白，并恢复他的职位。在这过程当中，他也要揪出警察总长的那个幽灵证人，然后将孟莫西以提供伪证之罪名起诉。他一起床都还来不及亲吻奈菲莉，她就要他喝下两大杯经铜器盛过的水；似有若无的伤风症

状证明，帕札尔自从被监禁之后，淋巴的感染一直没有痊愈，抵抗力依然十分脆弱。

帕札尔团图吞下早餐后，便飞也似地赶去上班。一到办公室他立刻被一大群书记官给团团围住，他们个个手中挥舞着一份份来自二十几个小村落、严词控诉的诉状。遭受指控的是一名皇家谷仓的管理员由于最近一次涨水量不足、他便拒绝将民生必需的油与谷物分送给受害的居民。这个小公务员搬出一条已废的法条作为借口、根本不管挨饿的老百姓的死活。

这个案子外表看似单纯，又没有行政上的疏失。但门殿长老却在美锋的协助下，花了整整两天的时间才解决。最后这个谷仓管理员被调为运河官，他所管辖的运河正流缀他拒绝发粮约村落。

接着又有另一个棘手的案子，是果农和负责登记收获量的国库书记官之间的纠纷。为了避免冗长的程序。帕札尔便亲自前往果园视察，果农若有舞弊情形便加以制裁，倘若是受到税务机关的不实指控，则不予起诉。他同时也发现了，在个人营运与国家整体规划之间所维持的经济平衡，是一种不断翻新的奇迹。个人所扮演的角色是依照自己的欲望工作，然后在到达一定的程度时，开始收获辛劳的成果；而国家则必须保障灌溉顺畅。产业与人身的安全无虞，水荒时要有足够的存粮以供赈恤，并须考虑到其他各项整体利益。

帕扎尔知道若不把时间拿捏好。自己一定会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因此他将凯姆的案子押后到下一个礼拜。日期宣布之后，却遭到普塔赫神庙的一名祭司反对，因为那天是光之神何露斯与兄弟暴

风之神塞托（一些草莎纸书上列有“凶日”、主要与神话中的事件有关）进行宇宙大战的日子，也是个不吉的凶日。最好不要出门，也不要出外旅行；当然了，孟莫西也会以此为借口而不出庭。

帕札尔只有自己生着闷气，当另外一件牵涉到外商的海关案件递交上来的时候、他几乎想就此放弃了。一时气馁过后，他开始翻阅该案的文件、但不一会儿又将档案推下开来。他怎么能忘得了凯姆在城里各个阴暗角落里遍寻下着狒狒的沮丧呢？

正当帕札尔在一条热闹的街道上买努比亚红花，准备替勇士冲泡它最喜爱的花茶时（这是一种木荆属植物的花。时下仍有埃及人喝这种饮料），突然见到警察总长孟莫西向他走来。

心里局促不安的孟莫西，说起话来特别显得矫揉造作：“我是受人蒙骗。其实我内心深处一直都相信你是清白的。”

“可是你还是把我送到牢营去了。”

“如果是你，难道你不会这样做吗？司法制度必须对法官尤其严厉，否则就会失去它的公信力。”

“可是你这么做，却反而使司法蒙羞。”帕札尔毫不留情地指责。

“这只不过是凑巧的一次罢了，亲爱的帕札尔法官。今天你受到命运之神的眷顾，我们也都很为你高兴。我听说你想在门殿开庭审理凯姆那件不幸的案子。”

“你的消息没有错，孟莫西。现在只要确定一个日期就行了，而且这次我不会再挑上凶日了。”

“你不觉得我们应该把这些不愉快的风波给忘了吗？”孟莫西讨好地说。

“遗忘是歪曲司法的第一步。”帕札尔依然不假辞色，“门殿应该是我保护弱者不受强权欺压的地方，不是吗？”

“你那个努比亚警察可不是弱者。”

“可是你却是那个想要以不实罪名毁灭他的强权。”

“接受和解吧，这样可以避免伤了和气。”

“为什么？”

“因为很可能会牵扯出一些人……这些大人物不想丢这个脸。”

“如果他们是清白的，有什么好怕？”

“他们怕的是谣言、传闻、恶意的中伤……”

“在门殿里这一切都会澄清的。孟莫西，你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

至此孟莫西的态度忽然转为强硬：“我可是个有绝对影响力的执法人。你想跟我作对，就大错特错了。”

帕札尔却也不甘示弱：“我要知道指控凯姆谋杀布拉尼的目击证人是谁。”

“是我编造出来的。”

“不可能。如果没有这样一个人，你是不会这么说的。我认为作这种伪证有残害人命之嫌，必须负担刑责。我是非开庭不可，如此一来，不但可以揭发你在幕后操纵的事实，还可以让我当着凯姆的面讯问你那个证人。他叫什么名字？”

“我不会告诉你的。”

“他的地位有这么高吗？”

“我向他保证过我不会透露的。他可是冒了很大的危险，所以才

坚持不出面。”
“拒绝协助调查，你应该知道会遭受什么惩罚。”帕札尔带点威胁地说。
“你有没有搞错？我可是堂堂的警察总长！不是普通老百姓。”
“而我却是门殿长老。”
这时。脑袋瓜子转成暗红色、声音也变得尖锐的孟莫西才惊觉，他所面对的已经不是昔日那个力求廉正的乡下小法官了、而是正不疾不徐朝着既定目标前进的孟斐斯市大法官。“我要考虑。”
“明天早上我在办公室等你。你务必要把那个作伪证的人的姓名告诉我。”
虽然为门殿长老所举办的贺宴办得非常成功，然而戴尼斯却已经把这个让他声名更为响亮的盛会抛诸脑后了。现在他只顾着安抚气得连说话都结结巴巴的好友喀达希。牙医来回地跟着方步，还不时把几缨因过于激动而散落的自发拨正。他的手因为充血还是红红的，鼻子上的青筋也像随时都可爆裂。
他们两个躲在休闲庭园最隐秘之处，以防隔墙有耳。后来加入他们的化学家谢奇。也特地又巡视了一下，以确定四下的确无人。这个留着小胡子的矮小化学家坐在一棵棕搁枣椰树下，他一面为喀达希的激动感到遗憾，一面却也和他一样忧心。
“你的计策根本没用!”喀达希埋怨戴尼斯道。
“说要利用孟莫西来指控凯姆，以便平息帕札尔的怒火，这是我们三人都同意的啊。”
“结果却彻底失败了！我的手抖得太厉害，已经无法执业了。你

却还不让我使用神铣。当初我会参与这个阴谋计划，也是因为你承诺会让我官运亨通。”

“没错，我说过你会先取代奈巴蒙成为御医长，然后还会爬上更高的层级。”戴尼斯信心十足地说。

“现在美梦都成了泡影了。”

“当然没有。”

“你别忘了帕札尔已经是门殿长老，他将要开庭为凯姆洗刷冤屈，而且要逼目击证人，也就是我，出面说明。”喀达希说得十分气恼。

“孟莫西不会招出你的名字。”

“我可不像你这么有把握。”

“他努力了大半辈子，好不容易爬到这个位子、如果他背叛我们。就等于是自毁前程了。”

谢奇听了戴尼斯的话，也点点头表示同意。喀达希在友人的劝慰下，这才宽了心地喝了一杯啤酒。戴尼斯因为在宴会上吃得太饱了，正用手轻轻地抚摩着圆滚滚的肚皮。他有点无奈地说：“这个警察总长太无能了。我们得势之后，就除掉他吧。”

“欲速则不达。”谢奇用一种几乎细不可闻却相当坚定的声音说，“亚舍将军一直在暗中活动，而我的成绩也不差。不久，我们就能拥有最精良的武器，也将控制国内主要的兵工厂。现在，我们绝对不能现身。柏札尔一直以为喀达希想从我这边偷取神铁，所以我们是处于敌对状态。但他并不知道我们真正的关系，只要我们谨慎一点，他也不可能发现。多亏了戴尼斯放出的风声，使他以为军方主要的目的是制造坚固的武器。我们要让他继续相信这

一点。”

“他会这么天真吗？”喀达希不放心地问。

“这不是天真。这么大规模的计划一定会吸引他的注意力。你想想，还有什么比制造出一把可以摧毁头盔、甲胄与盾牌而丝毫无损的剑更重要的呢？一旦有了这种无坚不摧的剑，亚舍将军便可能谋反夺权了。这就是我们要灌注给帕札尔的想法。”

“这其中也把你牵连在内了。”

“我只是个化学专家，当然要听令行事，不会负什么责任的。”

“我还是很担心。”喀达希又开始踱起步子来了，“打从他一开始妨碍我们的计划，我们就错估了他。到了今天，他竟当上门殿长老了！”

“下一个风暴将会为我们扫除这个障碍。”戴尼斯预言道。

“每过一天就对我们更为有利。”谢奇也提醒着说，“法老的权力就像是风化的岩石一样，正一天天削弱。”

他们三人密商之际，却全然没有发现这些话早就一字不漏地传到第四者的耳中了。

在一棵棕搁树梢，狒狒警察“杀手”正以通红的双眼瞪着他们呢。

妮诺法夫人被美锋的门户之见与姚斗的态度激怒之后，自然不会不予以反击。她将孟斐斯市最富裕的五十个家族的事业负责人请到家里来，让他们了解目前的情况。这些人的老板和他们本身也都身兼了不少的荣誉职位，不仅不用做事，还可以获知一些机密资料，并与行政高层的主管保持特殊的关系。然而在美锋雷历风行地整顿之下，他们的职务都——被撤销了。其实，埃及有史以

来便很排斥让这种暴发户独揽大权，因为他们就像沙地中的毒蛇一样危险。

妮诺法的一番慷慨陈词获得众人一致的认同。他们一定要找一个人为他们讨回公道：也就是门殿长老，帕札尔。于是隔天一早，由妮诺法与十名代表贵族出面的代表团，便前往请求门殿长老开庭审理。大伙儿的手都没空着，他们在大法官的脚下摆放丁香脂罐、华丽的布和一个装满了珠宝的小盒子。

“一点小意思，不成敬意，请你收下。”最年长的一人说道。

“你们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我不能接受。”

那名地位尊贸的老者一听，怒问道：“为什么？ ”

“因为有贿赂之嫌。”

“我们绝无此意。请你看在我们的薄面上，就收下吧。”

“请你们把礼物带回去，送给值得嘉勉的仆人吧。”

妮诺法夫人见情势不对，自觉有必要帮腔：“门殿长老，我们希望阶级制度与传统价值能受到尊重。”

“我也跟你们有同样的想法。”

听了这句话，戴尼斯优雅的妻子便热切地说：“美锋在缺乏充分的理由的情形下，撤销了我国库督察的荣誉职位，并打算使孟斐斯许多颇负名望的家族成员也蒙受同样的羞辱。他不但破坏了传统，还抨击自古以来就存在的特权。我们坚持要求你出面制止这项迫害行动。”

帕札尔于是念了一段律法的章节：“身为法官者，对待富人与平民须一视同仁。不可注意华丽服饰，亦不可蔑视那些因家贫而衣着

简朴者。不可接受富人的馈赠，亦不可以富人为虑而使贫者蒙其害。只要法官判决时，心中只以法令为依据，如此国家之根基必当稳固。”

这段训试是众所周知的。但仍引起了在场人士的疑虑。

“你念这一段的用意是什么？”妮诺法问道。

“这是表示一切情形我都知道，是我同意美锋这么做的。你们的‘特权’其实历史并不长。也不过是从拉美西斯登基初期才开始的。”

“你这是在批评国王喽？”

“他是希望激励你们这些贵族多尽一点责任，而不是要你们仗着头衔谋利。首相大人也没有反对美锋的整顿计划啊。最初的成果的确很令人欣慰。”

“莫非你想让贵族变穷？”

“不,我只想重新树立贵族真正的威望、让他们成为人民的典范。”

刚正不阿的巴吉，野心勃勃的美锋，满腹理想的帕札尔：妮诺法一想到这二人的联手，不由得打了个寒噤。幸好老首相很快就要退休了，性如豺狼一般的美锋也会让他们的努力付诸流水。而廉正的帕札尔法官则迟早会屈服于诱惑之下的。她开门见山地问：

“别再满口律法训诫了，你到底帮谁？”

“我说得还不够清楚吗？”

“你要知道，凡是想要有成就的人，都需要我们的支持。”

“那么我就当个例外好了。”

“你不会成功的。”妮诺法恨恨地说。

塔佩妮真是需索无度。她虽然没有豹子那狂热的激情，然而无论在做爱的姿势或爱抚的情境上，却都展现出超强的想象力。为了不让她失望，苏提便得配合着她无尽的幻想，甚至还要超越她。

塔佩妮对这个年轻人有着很深的爱意，并为他保留了无限的柔情蜜意。棕发、矮小却个性激烈的她是接吻的个中高手，偶尔温柔细腻，偶尔则激动猛烈。

幸而塔佩妮公事繁忙，因此苏提梗能够趁着一些空档，向豹子证明自己对她仍是热情不减。

塔佩妮一边穿衣服，一边对正在整理缠腰布的苏提说："你不但长得帅，还猛烈得像匹种马。"

"用'跳跃的羚羊'来形容你倒很适合。"

"我对诗情画意没兴趣，倒是你的男性雄风让我倾倒。"塔佩妮笑着说。

"那是因为你懂得用诱人的姿态把它激发出来。不过，我们好像把我最初来访的目的忘了。"

"你是说贝壳针？"

"正是。"

"这是很美、很罕见、很珍贵的东西，只有有一定身份而且是纺织界的高手才能使用。"

"你知道是哪些人吗？"

"当然知道。"

"能告诉我吗？"

"他们全都是女人，都是我竞争的对手……你的要求未免太过分

了。”

苏提就怕她这么回答，便问道：“我怎么样才能吸引任你呢？ ”

“其实你就是我想要的男人。一到晚上，尤其夜深人静时，我就好想你，而每次我都必须以自慰的方式来解相思之劳。这种痛苦叫我怎能忍受呢。”

“我可以偶尔去陪你过夜。”

“我要你每晚都在。”

苏提心中一惊！“你是想…… ”

“结婚啊，亲爱的。”

塔佩妮果然语出惊人，苏提不禁为难地说：“我心里对婚姻有点排斥。”

“你必须离开其他的情妇，你要搬到我家里来，每天在家等我，随时满足我最狂热的需求。”

“其实比这些要求更痛苦的事多着呢。”

“好，那下星期我们就正式宣布。”

苏提没有反对他会想出法子逃避这个婚姻监牢的。“现在可以告诉我使用贝壳针的人了吧？ ”

塔佩妮娇媚地问：“你是答应了？ ”

“一言为定。”

“这个消息真的这么重要？ ”

苏提对她一再地吊胃口感到气恼，便拗着性子说：“对我是很重要。不过你要是不想说…… ”

她紧抓着苏提的手臂不放、哀求道：“别生气嘛。”

“你这是在折磨我。”

“我只是开个玩笑。这种针，大部分的贵妇都因为手会抖而无法使得好。使用这种女红器具，手必须又巧又稳。我知道的也只有三个人办得到，其中又以前任运河总督的夫人手艺最高明。”

“她现在在哪里？ ”

“她已经八十岁了，住在南方边界附近的爱利芬丁岛上。”

苏提撇嘴笑了笑，又问：“其他两个呢？ ”

“第二个是谷仓总管的遗孀，她虽然长得瘦小，可是力气惊人。不过她两年前摔断了胳臂，所以…… ”

“那第三个呢？ ”“ 第三个是她最得意的门生，虽然家财万贯，可是大部分的衣服都还是自己亲手缝制。她就是妮诺法夫人。”

第十五章

上午就要开庭了。凯姆虽然尚未找到狒狒，仍答应出庭应讯。

帕札尔从天一亮便开始仔细查看命运之神为他安排的门殿。迎战孟莫西的任务并不轻松；警察总长虽已被逼得无路可退，但却也不会乖乖束手就擒。柏札尔就伯他会使出坏心眼，这些个达官贵人为了保护自己的权利，总会不惜将别人踩在脚底下。

帕札尔走出门殿，注视着与门殿贴靠在一起的神庙。在一道道的高墙后面，有一群专门研究神力的专家正努力用功着，明知道人类有无数弱点，但他们并不认命。人类不过是泥土干草，只有至高无上的神才能为创造力播建起永恒的居所，这种力量是凡人永远无法捉摸的，但却又无所不在，即使最简单的打火石也不例外。如果没有神庙，司法将只是一团混乱，是人与人之间债务的清算，

是某一个阶级凌驾于其他阶级之上；幸赖有了神庙，玛特女神才能掌稳了舵，维持着平衡。无论是谁，都不能拥有司法。惟有身轻如驼鸟羽毛的玛特方知行为举止的轻重。因此法官必须像稚儿依赖母亲般地伺奉她。

孟莫西在黑夜即将结束时出现了。帕札尔一向伯冷，虽然气候还不冷，却已经罩上了羊毛披肩了，而警察总长则只穿着一件上了浆井令他感到骄傲的长饱。他的腰间插着一支短柄细刃，眼神十分冷漠。

“你起得真早啊，孟莫西。”帕札尔先招呼道。

“我可不想扮演被告的角色。”

“你是以证人的身份出庭的。”

“你的计策很简单：用一些莫须有的罪名击垮我。你可别忘了，我跟你一样都是落实法令的人。”

“你却忘了落实到自己身上。”

“进行调查并不是轻松愉快的事，有时候就是得弄脏自己的”你该不会忘了把手洗干净吧？“

“现在不是假仁假义教训人的时候。你不可能把—个危险的黑人置于警察总长之上。”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是这样立誓的。”

“你以为你是谁啊，帕札尔？ ”

“我是埃及的法官。”

这几个字说得铿锵有力、义正辞严，深深震撼了孟莫西。他不幸遇到了这么一个属于古代的法官，就像金字塔黄金时期的浮雕上

所刻画的人一样，高举着头、守正不阿、崇尚真理，不受任何责难与赞美所动。在宦海浮沉多年之后，孟莫西总以为这种人将随着巴吉首相的退休而完全绝迹，不料，大家都以为被斩尽灭绝的杂草，却又在帕札尔身上获得了重生。

“你为什么要这样折磨我？”孟莫西叹着气问。

“你并非无辜的受害者。”对他，帕札尔并不寄予同情。

“我是身不由己。”

“谁指使你的？”

“我不知道。”

“算了吧，孟莫西！你是全埃及消息最灵通的人，你叫我怎么相信还会有比你更狡猾的人在操控全盘呢？”

“你要知道真相，这就是真相。骗了你对我又有什么好处？”

“我还是存疑。”

“那你就错了。关于退役军人的真正死因，我毫不知情，神铁被窃一案也是一样。谋杀布拉尼的凶手给了我大好的机会，利用匿名告发的方式来除掉你。我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因为我恨你。我恨你的机智，恨你不管任何代价都要坚持到底的决心恨你不愿妥协的固执。凯姆、他是我最后的机会，如果你能让他当代罪羔羊，那么我们就算达成了互不侵犯的合约了。”

“幕后操纵的人该不会就是你那个冒牌的目击证人吧？”

孟莫西搔了搔发红的脑袋。“亚舍将军的确主导策划了一项阴谋，但是我找不到线索。我们既然有着共同的敌人，何不联手合作呢？”

帕札尔沉默不语，事情似乎有了转缓的余地。

“你的坚持维持不了多久的。”孟莫西肯定地说，“你的确靠着不妥协的个性爬上了高位，不过这条绳子已经绷得很紧，不要再拉了。我对人生有相当的体验，听我的建议准没错。”

“我想想。”

“好极了！我已经准备好尽释前嫌，把你当成朋友了。”

“如果你不是这项阴谋的主谋，”帕札尔一边思考着说道，“那么事情要比我想象得严重了。”

孟莫西露出窘迫的神情，他原以为门殿长老会有另一番结论。

“你那名证人的身份也就成了关键的线索了。”帕札尔接着况。

“不要再逼我了。”

“那你只好一个人承担了，孟莫西。”

“你敢指控我……”

“阴谋危害国家的安全。”

“陪审团不会听你的。”

“开庭就知道了。指控的理由已经多得足以让他们有所警觉了。”

“我如果说出他的名字，你会放过我吗？”孟莫西还想抓住最后一线希望。

“不会。”

“你疯了！”

“我绝不接受任何要挟。”

“这么说来，我说了也没有好处。”

“随便你吧。待会儿法庭上见了。”

“随便你吧。等会法庭上见了。”

孟莫西的手紧紧握着短刀柄。这么多年来，他第一次感到了进退两难的窘境。

“你打算让我将来变成什么样子？”他十分紧张地问。

“你的未来得由你自己决定。”

“你是个优秀的法官，我是个好警察。错误是可以弥补的。”

“作伪证的人是谁？ ”

孟莫西当然不会自己承担一切，“牙医喀达希。”

他说完后，仔细地观察帕札尔的反应。但是帕札尔依旧不发一语，他迟疑着不敢离去，接着又说了一次：“喀达希。”

转身离开的孟莫西只一心期盼这个告白能救自己一命，却没发现一旁有个第三者，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狒狒高居在门殿屋顶上，犹如一尊托特神像。它端坐着，双手平放在膝上，似乎在沉思些什么。

帕札尔知道警察总长没有说谎。否则，狒狒早就扑上去了。

他出声呼叫杀手。狒狒起先犹豫着，然后才循着一根小圆柱滑下来，他面对着帕札尔，伸出了手。

当狒狒再度见到凯姆时。立刻跳上前去抱住他的脖子，而凯姆则高兴地热泪盈眶。

成群的鹌鹑飞越过农田，朝稻谷猛扑而下。经过长时间的迁徙飞行，疲累的领队竟没有发现陷阱。此时，穿着纸莎草鞋、匍伏在地的猎人们。早已张着一面密密的网，一待助手们起身挥动布条，受到惊吓的鸟儿便会大批大批地自投罗网了。烤鹌鹑可是饭桌上

最令人垂涎的佳肴之一呢。

帕札尔见到这幅景象却不感到欣喜。凡是剥夺自由的举动。即使对象只是一只鹌鹑，都一样让他痛心。向来对他的思绪一清二楚的奈菲莉，忙不迭便拉着他往郊区走去。他们俩走到一处水面无波无纹、四周种满了无花果树与提柳的湖边，这座湖是一个底比斯国王为了他伟大的皇族妻子所开凿的。据说每到黄昏，哈朵尔女神便会到湖里洗浴。奈菲莉希望眼前天堂般的景致能够安抚丈夫的心。

若警察总长的告白属实，不正表示打从帕札尔到了孟斐斯开始调查之初，便已经把矛头指向阴谋计划的成员了？喀达希毫不犹豫便收买了孟莫西，将法官送入牢营。帕札尔突然感到一阵晕眩，他不禁怀疑喀达希是否只是执行者，在他的背后还有一双黑手负责策划路线，并强迫他不计代价地遵循。

确定喀达希有罪后，帕札尔心底产生了一些疑问，而这些问题在没有证据的情形下是不能仓促下结论的。他心中仿佛有一把无名火焚烧着。有时候真叫他无法忍受，然而太急于发掘真相，是不是反而可能因为冲得太快而极曲了事实呢？

奈菲莉早已经下定决心要让他暂时脱离办公室和那些公文，因此也不管他的反对，便拉着他来到了这处幽静宜人的西山乡间。

“我把宝贵的时间都浪费了。”帕札尔幽幽地说。

“跟我作伴的感觉真的这么沉重？”奈菲莉反问他。

“对不起。”

“你有必要缓冲一下。”

帕札尔于是将情况剖析给妻子知晓。“从牙医喀达希可以推展到化学家谢奇，然后到亚舍将军，然后到五名退役军人被杀，可能也和戴尼斯夫妇有关！这些阴谋分子全是国家的上层精英。他们想利用军事叛变与独——无二的新式武器夺取政权。所以他们才要除掉未来卡纳克的大祭司布拉尼，以免他支持我进入神庙调查神铁失窃案；所以他们才要诬陷我谋害思师，借机除掉我。事情牵涉太广了，奈菲莉！可是我不确定自己想得对不对，而我又伯这些假设全是真的。”

她牵着他走在环湖的小径上，此时正是酷热的午后，农夫都在树荫下或草屋中睡午觉。

奈菲莉走到岸边跪了下来，摘下一朵含包欲放的莲花插在发间。

有一条银色圆腹的鱼跳出水面，又随即消失在金光闪闪的涟漪之下。

奈菲莉跟着走进了水波里。浸得湿透了的亚麻洋装紧紧贴在身上。使得曲线毕露。她钻进水中，畅意欢笑，优游自得，还用手学着前面的鲤鱼左右游动。出水之后，她身上的香气也更加浓厚了。

“你不跟我一起吗？”

注视着她的感觉是如此地享受，帕札尔竟一时看傻了眼。接着他脱下缠腰布，她也褪下了洋装。两个赤裸的身躯交缠在一起，缓缓滑进了—处纸莎草丛，在这里他们沉浸在做爱的欢乐中浑然忘我。

帕札尔极力反对奈菲莉的做法。御医长奈巴蒙找她去还能有什么好事？一定是设了陷阱要寻求报复。

不过奈菲莉还是在凯姆和狒狒的保护下去了。狒狒也进入了奈巴蒙的庭园里，若是御医长—有邪念，它便将以最粗暴的方式反击。不过奈菲莉一点也不怕，反而很高兴能得知自己最顽强的敌人的企图。虽然帕札尔百般劝成，她还是答应了奈巴蒙的条件：和他一对一的谈判。

通过门房守卫的大门后，她走进了一条怪柳小径。只见夹道的垂柳枝条浓密错杂，怪柳。的果实外覆长毛，须得在晨露中采摘，再置于太阳底下晒干后食用，味道十分甜美，怪柳木则可用来制造著名的棺木……就跟奥塞利斯的棺木类似……以及用以对付埋伏在暗处的敌人的棍棒。由于俗大的宅院里出奇地安静，奈菲莉顿时有点后悔没有随身携带这样一根棍子。

没有园丁、没有挑水夫、没有仆役……豪华别墅的四周空无一人。奈菲莉迟疑地跨过了门坎。宽敞的会客室里凉风阵阵，由放只有少数几盏灯照着、光线暗淡。

“我来了。”她大声说。

没有人回答，整栋宅子似乎是空着的。奈巴蒙会不会忘了他们的约定，回城里去了？她满腹疑惑地又往私人的卧室里头走。

在一间有壁画装饰，描绘着水鸭扑翼与白鹭栖息的房间里，御医长仰卧在大床上沉睡着。他的脸颊消瘦，呼吸短促而不规律。

“我来了。”奈菲莉又轻轻地说了一声。

奈巴蒙这才醒过来，他不敢置信地揉揉跟睛，坐起身来。“你竟敢……我实在不敢相信！”

“你真的这么令人害怕吗？ ”

他定神凝视眼前这个轻飘飘地人儿，说道:“我曾经是的。我总希望帕札尔就此消失，你也一蹶不振。知道你们过得幸福快乐，真让我痛苦万分，因为我想要你跪在我眼前，劳苦地哀求。你们的幸福甜蜜让我无法快乐起来。为什么我吸引不了你呢？有那么多人都为我倾倒了！但是你跟她们都不一样。”

奈巴蒙苍老了许多，他原本富有磁性、令人着迷的慵懒声调，如今却徽微颤抖着。

“你生了什么病？”

奈巴蒙没有回答，岔开话题说:“我这个主人真差劲。你要不要尝尝蜜枣果酱夹心的金字塔蛋糕？”

“我不是个贪好美食的人。”

“但你却热爱生命、为了生命，你甘心毫无保留地奉献自己！我们本来可以是一对令人称羡的佳偶。帕札尔配不上你。你也知道的，他这个门殿长老当不了太久，而财富也将从你的手中溜去。”

“财富有这么重要吗？”

“一个贫穷的医生是无法进步的。”

“可是你的财富就能让你免予痛苦吗？”

“我得的是血管瘤。”奈巴蒙唉的一声。

“这并非不治之症。要想减轻痛苦，我建议你采用无花果树在春初尚未结果前所萁取出来的汁液。”

御医长点头赞许道:“很好的药方。你对医药的认识果然非常彻底。”

“手术还是避免不了的。我会以锋利的芦苇切开患部，再以火加

热去除肿瘤，然后再用柳叶刀烧灼。”
“如果我的身体承受得了，你这样做是对的。”
“你已经衰弱到这个地步了？ ”
“我的日子不多了，所以我才遣散了亲信和仆人。所有的人都让我厌烦。现在宫里一定是一片混乱，我不在就没有人做主。那些对我惟命是从的笨蛋想必是个个手足无措了。真是可悲又可笑……不过临终前能再见到你，我也够欣慰的了。”
“让我帮你听诊好吗？ ”
“随你高兴吧。”
她仔细地听着他微弱而不规律的心跳声，奈巴蒙说得没错，他的确病得很重。他静静地躺着，呼吸奈菲莉身上散发出的香气，享受她的手轻触着肌肤、她的耳朵轻贴在胸前的感觉。如果能让这一刻就此停住，就算要他付出一切他也心甘情愿。不过，他再也没有这种机会了，在最后审判的天秤旁，噬人的恶魔正等着他。
奈菲莉听诊过后，问道：“谁在帮你治疗？ ”
“我自己，埃及王国最杰出的御医长！”
“你怎么治疗的？ ”
“用自我鄙视的方法。”奈巴蒙露出一抹苦笑，“奈菲莉，我讨厌我自己，因为我没有办法让你爱我。我的人生是一连串的成功、谎言与卑鄙的行径，但是我却缺少了你，缺少了那份可能吸引你的热情。现在我也将孤独地死去。”
“我不能舍弃你。”
“不要再犹豫了，把握这个机会吧！万一我痊愈了，我又会变成

一个猛兽，又会千方百计要除去帕札尔来掳获你的心。”

“病人就需要治疗。”奈菲莉态度很坚定。

“你愿意担任我的医生吗？”

“在孟斐斯还有许多优秀的医生。”

“我只要你。其他谁都不要。”

“别耍孩子气了。”

奈巴蒙看着她。用一种绝望的深情问道：“如果没有帕札尔你会不会爱我？”

“你知道我的答案。”

“那么就请你为我说一次谎吧！”

“今晚你的仆人就会回来了。我会吩咐他们准备清淡的饮食。”

奈巴蒙坐了起来、说道：“我向你发誓，我绝对没有参与你丈夫所说的任何阴谋计划。对于布拉尼被杀、退役军人的死以及亚舍将军的诡计，我一概不知。我惟一的目的只是想把帕扎尔关进牢营，然后逼你嫁给我而已。我这辈子是不会再娶其他人为妻子了。”

“既然知道不可能。何必那么坚持呢？”

“我坚信，风总有转向的一天！”

第十六章

豹子愉快地抚摸着苏提的胸膛。他刚才交欢时的激情有如涨潮一般，朝着山石汹涌猛扑。

“你为什么闷闷不乐？”

苏提不知如何启齿，只是懒懒地答道：“没什么，只是一点小事。”

“现在有好多谣言。”

“什么谣言？”

“有人说拉美西斯大帝的运势开始走下坡了。上个月，码头发生了一场火灾；河里也有好几起意外事件；还有一些金合欢树被雷电劈成了两半。”

“无稽之谈。”

“你的同胞们可是很认真的。他们都觉得法老的神力已经用尽了。”

“我还以为什么了不起的事呢！他只要举行再生仪式，人民就会高兴得欢呼。”

“那他还等什么？”

“拉美西斯总会在最适当的时机作出最适当的决定。”

“那么你又在烦恼什么？”

“我说过了没什么。”

“跟女人有关。”豹子温道。

“是我的调查工作。”

“你的调查怎么样？”

“我必须……”

他话还没说完，豹子便接口说：“结婚。还要签订正式的合约。也就是说你不要我了。”

然后她摔破了好几个陶碗，还把一张用稻草填塞的椅子拆歹，整个人像发了疯似的问：“她是个什么样的人？长得高还是矮？年纪多大？”

“她个子小小的，头发很黑。比你丑。”

“很有钱？”

“当然了。”

豹子一听，又发起狂来：“我满足不了你了，因为我根本没钱。你对我这个金发婊子没兴趣了，跟那个黑发的有钱女人在一起，你才能体面风光，对不对？”

“我要向她打听消息。”

“这样就一定要结婚吗？”

“只是形式嘛。”

“我怎么办？”

“耐心一点，我一打听清楚就马上离婚。”苏提极力安抚她的情绪。

“到时候她会怎么样？”

“她也只不过跟我玩玩，很快就会忘记了。”

豹子考虑了一下，还是觉得不妥。“不要，苏提。你错得太离谱了。”

“我不可能错。”

“不要再听帕札尔的话了。”

“婚约已经签订了。”

帕札尔，堂堂一个门殿长老，孟斐斯的首席大法官，公认的道德权威，此时竟像个小孩子一样地闹脾气。他无法接受妻子为奈巴蒙所付出的心力。奈菲莉请了几位大夫到病榻前为他治疗，还帮他把仆人都找了回来，以便病人随时有人照顾。这份用心让帕札尔万分气恼、他抱怨着说“我们不能帮助敌人。”

“法官可以说这种话吗？”

“法官才必须这么说。”

“但我是医生。”

“这个魔鬼曾经企图毁掉你我呀。”

“可是他失败了。现在，他体内的病痛也在慢慢地毁灭他。”

“他犯的错不能因为生病而一笔勾销。”

“你说得对。”

“你承认我说得对，就不要再照顾他了。”

“这跟我怎么想没有关系，我只是在尽我的职责。”

柏札尔这才露出了一点笑容。奈菲莉斜阴着他问道：“你该不会是嫉妒吧？”

柏札尔一把将她拉到怀里说：“没有人比我更嫉妒了。”

“你会答应我替我丈夫以外的人看病吗？”

“如果于法有据，我绝不答应。”

勇士担心地看着主人，然后将有前脚递给奈菲莉，左脚递给帕札尔。每次男女主人稍微一起口角，它就会不快乐。结果它这个耍宝的动作，果真逗得主人开怀大笑，它便也放心地跟着尖声乱叫一通。

苏提推开了两名抱着一堆纸轴的书记官，撞倒了一名档案管理员，冲进帕札尔的办公室，后者正在喝用铜器盛过的水。帕札尔见到这名战争英雄长发凌乱、怒不可遏的神情，不禁问道：“有麻烦吗，苏提？”

“有，就是你。”

帕札尔随即起身关上了门。他知道接下来将有一场大风暴。“我们可以到别处去谈。”

“不用了！这个地方正是我生气的原因。”

“你受了什么冤屈吗？”

“你有钱了哦？帕札尔！看看你的四周：抄写员、没什么知识的职员，全都是一些只顾着自己升迁的小人物。我们的友谊呢？调查亚舍将军的事呢？你似乎不再追求真相，也不再信任我了。现在的你已经被头衔和荣耀收买了。我明明亲眼见到亚舍刑求、杀害一个埃及人，我知道他是个叛国贼，而你却在这里像个贵人一样神气活现地摆阔。”

“你喝醉了。”帕札尔只淡淡地说。

“是啊，喝太多劣等的啤酒了。我需要借酒浇愁。没有人敢像我这样跟你说话。”

看他这样胡闹，柏札尔也不生气。“你说话一向直来直往，可是我知道你并不笨。”

“不要再侮辱我了。难道你敢否认我说的话吗？”

“你坐下。”

“我不会跟你和解的。”

“那至少休战一下吧。”

苏提有点摇播晃晃，但还是稳稳地蹲了下去，没有跌倒。

“不用想踢我甜言蜜语，这套把戏我早就看穿了。”

“你运气真好。我可就晕头转向了。”

苏提一听，讶异地转身看着帕札尔，问道：“这是什么意思？”

“你看清楚：我实在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来。当初提任区域的小法官时，我还有一点时间作调查。现在，我却得处理无数的申请

与文件，还要安抚这些人的怒气与那些人的不耐。”
“所以我才说是陷阱啊！辞职吧，跟我合作。”
“你有什么计划？”
“绞死亚舍将军，让埃及从邪恶的势力中解脱。”
“第二个目标是达不到的。”
“当然达得到。只要把主谋的脑袋砍下，叛乱自然就平息了。”
“那么杀死布拉尼的凶手呢？”
苏提冷冷一笑：“我是个调查高手，可是我却得和塔佩妮结婚。”
“我很感激你的牺牲。”
“不这么做她就不会透露。”
“现在你也是有钱人了。”
“豹子却没办法接受。”苏提有点沮丧。
“你这个谈情高手应该很容易就能摆平才对。”
“要我结婚……我宁愿被关进苦牢！时机一到，我立刻离婚。”
“婚礼还顺利吗？”
“极度的保密。她不想要任何人参与。她一到了床上，简直是放浪到了极点。我呀，就像是随时供应她享用的点心。”
“调查的结果如何呢？”
“杀死布拉尼的那种针只有几个贵妇人使用。其中最杰出熟练的是妮诺法夫人。虽然她的国库督察只是个虚职，不过她确确实实是布料的总管，而且精通此术。”
竟然是妮诺法夫人！运输商戴尼斯的妻子，美锋的劲敌！然而，她担任亚舍一案的陪审员时，却没有利用职权判帕札尔有罪。帕

札尔再次有了敲错门感觉。罪行似乎很明显，但罪证实在不够。
“马上逮捕她吧。”苏提建议道。
“我们没有确切的证据。”
苏提真不懂帕札尔怎么老是这么婆婆妈妈。“事实这么明显了，你为什么总是不接受？”
“不接受的不是我，而是法庭啊，苏提。要判定谋杀罪，陪审团一定会要求罪证确凿。”
“可是我都已经结婚了。”
“尽量再多探听一点。”
“你越来越苛求了，你把自己关在狭小的法律天地里，结果越来越不切实际。亚舍是个叛徒兼杀人犯。他野心勃勃地想掠取亚洲军团，而妮诺法则杀死了你的老师。这是事实，你却不愿意接受。”
“为什么亚舍将军不采取行动？”
“因为他正在把自己的人安置到埃及本国和邻近的保护国内。他既然负责洲练亚洲军团的军官，必定能拉拢许多忠心的书记官与军人。在他的同伙谢奇的协助下。他很快就能拥有强力的武器了，然后他更能肆无忌惮地攻击其他军队。你要知道、控制了兵力就等于控制了国家。”
柏札尔还是有疑问：“兵变夺权是毫无机会成功的。”
“现在已经不是黄金时期了，现在的法老王是拉美西斯啊！在外省有成千上万的外国人，而我们亲爱的同胞则成天想着如何发财，根本忽略了要遵守众神的旨意。古老的道德观已经死了。”
“可是法老还是神圣的。亚舍将军没有这么高的地位，不会有任

何阶层的人支持他，全国的人也都会唾弃他的。"

这个论点生效了。苏提承认自己的推论在其他亚洲国家都可能发生，惟独在拉美西斯大帝所统治的埃及行不通。无论武器装备再如何精良的乱党、绝对得不到神庙的同意，更加得不到人民的认同。要想治理南北埃及两地，光靠武力是不够的，而是必须要有一个具有神力的人，能和众神达成协议，并使这片土地辉耀着爱的神迹才行。这番论调对希腊人、利比亚人与叙利亚人而言或许荒唐可笑，但对埃及人却是理所当然。无论亚舍有多么足智多谋、诡计多端，他就是缺乏这样的力量。

"真奇怪。"帕札尔说，"我们找出了谋杀布拉尼的三个嫌犯：门殿长老遭到放逐，如今由于营养不良已经奄奄一息；奈巴蒙患了重病；孟莫西则是自身难保。这三个人都可能是写纸条引诱我到老师家，设下陷阱害我的人。而你现在又加进了妮诺法夫人其实，我觉得这件事与前任的门殿长老无关,他只不过是一个久待官场、精疲力竭、不愿多惹是非的法官罢了。奈巴蒙也向奈菲莉发誓，说他与任何阳谋计划都毫无关联。至于一向精明干练自信满怀的警察总长。却又像个傀儡一样，完全不像是主谋。我们曾经错得这么离谱，你说我怎么能不对妮诺法夫人多一番考虑呢？ "

"你仔细听着，这就是你要知道的阴谋！亚舍将军虽然拥有精英部队却不满足，他还需要贵族与有钱人的支持。于是他找到了孟斐斯的大富商戴尼斯夫妇！借由他们的财富，他可以买通证人、收买人心。所以说这整个事件的主谋有两个人。"

"可是我的就职贺宴是戴尼斯主办的呀！"

“他难道不会想连你一起收买吗？目的无法达到，他就捏造对自己有利的事实。你，谋杀布拉尼的凶手；喀达希，凶杀案的目击证人…。顺便趁机解决掉你忠心的下属凯姆。”

这一次，尽管苏提仍稍有醉意，却也说服了帕札尔。

“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那么我们的对手可就比我们想象的更多、更强了。戴尼斯会拥有国家领导人的能力吗？”

“绝对没有！他太自大了，根本目中无人，而且太短视，他只在乎他自己的财务和个人利益。倒是妮诺法夫人还比较可疑，我相信她有摄政的能力。我们不是在作梦啊，门殿长老！五具退役军人的尸体、布拉尼遭谋杀、多番灭口的企图……埃及已经几十年没有这么乱了。你的调查也屡次受到干扰。既然你有一定的权力，就该好好利用！你那些纸上作业可以缓一缓。”

“国家的安定与民生乐利就是靠这些纸张来维持的。”

“要是阴谋得逞，这些纸还有什么用？”

帕札尔站了起来，严肃地说：“苏提，无所事事让你浑身不舒服，对吧？”

“英雄本来就需要战绩。”

“你愿意冒险吗？”

“我的意愿跟你一样高。我非见到亚舍将军接受惩罚不可。”

西莉克期肚子痛得让丈夫着了慌，因为担心是痢疾，美锋不得不三更半夜亲自去找奈菲莉。奈菲莉让西莉克斯吃了一点芳香莳萝的籽，因为莳萝籽具有镇静与消化功能，可舒缓肠胃痉挛的现象。若加入泻根与芫荽制成软膏，则有助于减轻头痛症状。由于腹泻

的情形实在太严重了，光靠这种黄色伞形花序植物是不够的，每隔一刻钟，西莉克斯还得喝一杯由角豆果荚所制成的啤酒加入涵和蜂蜜后混合而成的药水。一个小时过后，症状就减轻了。

“你真是太高明了。”病人有气无力地谢道。

“你放心，明天就会痊愈了。这种角豆啤酒要持续喝一个星期。”

“会不会有什么并发症？”

“不会的，只是普通的食物中毒。如果治疗不当，可能会变得很麻烦。最近，你只能吃谷类食物。”美锋感激万分地向奈菲莉道谢，并把她拉到一旁悄悄地问：“你有把握吗？”

“你绝对可以放心。”

“我请你吃一点点心吧。”

奈菲莉没有拒绝，她也刚好可以稍作休息，然后又得展开漫长的一天，去探访十多个贫富悬殊的病人。天很快就要亮了，就算要睡也睡不了多久。

“自从我进了国库就每天失眠。”美锋坦承道，“西莉克斯睡觉的时候，我还要准备隔天的工作。有时候，胃会觉得胀得很不舒服，好像要抽筋一样。”

“你的生活太紧张了。”

“国库的工作那么多，我没办法休息。我承认你责备得有理，奈菲莉，不过我也得说说你。你每天在城里东奔西跑的，有人找你，你从来不拒绝。你应该有更好的待遇。富里就缺乏像你这么优秀的医生。奈巴蒙周围的人全是一些平庸无能之辈，有也等于没有。他之所以把你赶出他的团队，主要是因为你太厉害了。”

“宫中医生的人选由御医长决定。无论你我都无法改变。”

奈菲莉说得坦然，美锋却为她不平：“你治愈了首相和其他几位朝中显贵。我要请他们作证，然后上呈纪律委员会。再笨的人也不得不承认你的优秀。”

“我完全不想为自己争取。”

“帕札尔身为门殿长老，为了避免偏袒之嫌，不能出面为你讨公道。但我不同，我决定为你出战。”

底比斯此时陷入了一片不安的情绪。这个南方大城向来坚守着古老传统，对于北方的孟斐斯太过轻易就进行许多经济改革颇不以为然。现在，底比斯市民正迫不及待地等着新任大祭司人选的公布，担任大祭司者，将必须统理八万名员工、六十五个乡镇、一百万直接或间接为神庙工作的男女、四万头牲畜、四百五十个葡萄园与果园以及九十艘船舶。法老负责提供祭礼用品、食粮、油、焚香、香脂、衣服与土地，在地界的四个角落并竖有四根大石柱以为标志；而大祭司则负责征收商品与渔获的税。阿蒙神的大祭司可以说治理着国家中的一个小国，因此法老必须选派一个完全忠诚而服从，却又不失威信的人。布拉尼便有这样的特质，而他突然间丧命着实让拉美西斯感到为难。眼看翌日就是就职日了、他却还没有公布人选。

帕札尔和苏提一块儿动身前往底比斯，一方面是为了好奇，另一方面也有此必要。他们请教过孟斐斯普塔赫神庙的大祭司，但是他对神铁被窃的事一无所知。那么毫无疑问地，这种贵重的金属必定来自南部的神庙，现在也只有卡纳克神庙的大祭司能指引他

们正确的方向了。
以门殿长老之尊，帕札尔轻易地便上了码头，苏提则扮成他的助手。尼罗河道与神庙间的船坞停了许多小船，一排一排的树荫为船只遮蔽了阳光。
他二人在一名祭司的带领下，走过了眼神威严令人不敢逼视的人面狮身像。每个守卫面前都有一条水渠，引水流向一个深约五十公分、种满了花的坑洞。如此一来，这条自外界通往神庙的神圣道路，便显得五彩滨纷而耀眼了。
帕札尔和苏提进到了第一个大庭院，有一些理了光头、穿着亚麻长袍的祭司，正细心地把花放上祭坛。无论在什么情况下，这个仪式都不能忽略。自金字塔时期以来，凡是虞诚的信徒、祭司、神的仆人、奥秘大师、保管仪式书者、天文学者与乐师，无不兢兢业业于律法所赋予他们的职责。只有一小部分人长期伎在神庙内，其他人则是定期到庙里祭拜，每次礼拜的时间短则一星期，长则三个月。这段期间，早晚各需净身两次，因为他们认为身躯洁净无垢与灵修同样的重要。
帕札尔两人坐在一张石椅上，四周的静温、庄严，让他们忘却了烦恼与疑问。在这里，生活不受时间的侵蚀，给人另一种不同的感受。就连不信神的苏提，此时都觉得灵魂饱满。
法老已经将象征权责的一根金杖与两校戒指交给了卡纳克神庙的新任大祭司。从今以后，埃及规模最大、最富裕的神庙的伎持，将负起监管神庙珍宝的责任。每天早上，他都要打开秘密圣殿的两扇大门，这里。是阿蒙神以东方神秘仪式重生的光明之域。宣

誓过后的他还要遵行宗教仪式、更换祭品。并使神殿中维续着神最初创造万物时的平衡。明天，他得好好想想复杂的人事安排，其中包括人事总管、庙务总管、内侍，以及多名书记、秘书与领班；明天，他也将开始怀念那段因法老的决定而结束的平静生活。在此紧张的时刻，他默念着律法中一则重要的训示：“切匆在庙中大声谈笑，因为神不喜喧哗。但愿你长保一颗多情的心。切勿胡乱请示，因为神喜爱安静。静默犹如生长于园中的果树，果实甘甜，阴凉宜人，一生便在生根发芽的园中茁长、枯萎。”
大祭司在至圣所中，面对着神像所在的内中堂，冥想了许久。昨日的撞慑与微不足道的愿望都巴化为泡影，他从未料到自己会有如此令人激动的际遇。阿蒙神大祭司的长袍使他脱俗超凡，连他自己都认不出自己了。但这并不重要。因为他再也没有时间去管自己的喜好或疑惑了。
大祭司一边后退，一边揩去足印。他一走出至圣所，便回转过身来迎接神庙重任的挑战。
当新任大祭司出现在拉美西斯所建造的柱子大厅厅口时，响起了一片欢呼声。从此他便得以金仗开路，并率领一支和平军为光耀阿蒙神之名而努力。
见到大祭司，帕札尔吓了一跳，“太不可思议了。”
“你认识他？”苏提问他。
“他就是那个菜农卡尼。”
第十七章
卡尼在大庭院中接受显贵们的致意时、特别在帕札尔面前停留了

很久。帕札尔向他行了个礼。在二人互换的眼神中，都有着说不出的欢喜。

“我希望能尽早请教你几个问题。”

“我今晚就可以见你。”卡尼答应道。

大祭司邸就在神庙入口处附近，是一栋宏伟堂皇的建筑。

赞颂大自然神只的壁画，有一种赏心悦目的美。卡尼在他个人的工作室里接见帕札尔、室内已经堆满了一卷卷的纸轴了。

两个老朋友一见面便热情地拥抱。帕札尔先开口说:“我真替埃及高兴。”

但愿你是对的。本来这个职位是布拉尼的，他可以说是贤人中的贤人，有谁能比得上他呢？以后，我每天早上都会向庙中他的雕像献上祭礼，以表追思。“ ”拉美西斯的决定没有错。“

“我也确实喜欢这个地方，就好像我已经在这里住了好久。我能有今天全拜你所赐。”

“我的帮助太微不足道了。”帕札尔谦逊地说。

“却具有关键性。我觉得你似乎有心事。”

“我现在进行的调查工作太困难了。”

“我能帮上什么忙吗？ ”

“我想进入科普托思神庙调查，但愿能发现亚舍将军的同谋谢奇那批神铁的来源。为了定亚舍的罪，并证明谢奇的罪行，我必须循这条线索追踪。没有你的同意，是不可能办到的。”

“共犯中会有祭司吗？ ”

“不排斥这种可能。”

“我们不能向困境屈服，给我一个礼拜的时间吧。”

帕札尔刮净了全身的毛发之后，住在卡纳克圣湖旁的一间小屋中，并以“正祭司”的身份参加礼拜仪式。他天天写信给奈菲莉，向她赞扬神庙的壮丽与宁静。苏提因不愿牺牲那一头长发，便躲到一个女性友人家里。这名女子是他有一回参加水上力搏赛认识的，还没有结婚，而且对孟斐斯十分向往。为了让她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身上。他可真是使尽了浑身解数。

到了事先约定的那天、大祭司在他的会见厅里接待帕札尔和苏提。卡尼变了，即使这名曾以种植草药为主业的园丁脸上仍留着被太阳晒黑后明显突出的五官与深深刻画的皱纹，他的步伐却变得更加沉稳庄重了。拉美西斯之所以选择他，想必是看出了此人朴质外表下的特质。他根本不需要适应期，在短短几日内，卡尼便已经完全进入状况了。

帕札尔向他介绍了苏提，他这个好友一进到庄严肃穆的场所就不自在。

“要调查的的确是科普托恩。”大祭司说，“贵金属与稀有矿物的专家都隶属神庙住持管辖，而住持本身从前曾先后当过矿工与沙漠警察。想要知道神铁的来源，问他就没错了。所有前往矿坑与露天采矿场的大规模队伍，都以科普托思为出发点。”

“会跟他有牵连吗？ ”

“根据他所呈上来的报告看来，应该没有。他虽然负责监管，但是他本身也受到严密的监视，而且他负责运送珍贵材料到埃及各个神庙，二十年来从未出错。此外，他还是金矿场的负责人。不

过，我还是给你一道手谕，让你可以调阅神庙的档案资料。我觉得漏洞应该出在别的地方，他也得和矿工、勘探人员汀交道不是吗？”

风猛烈地吹着苏提的黑发，他站在驶往孟斐斯的船头，满腔的怒火难消，因为帕札尔实在太冷静了。

“科普托斯、沙漠、沙漠之宝……你简直疯了！”

“利用卡尼给我的谕令、我就可以彻底检查科普托思神庙了。”

“荒谬！像这种寓贼是不会笨到留下蛛丝马迹的。”

“你的想法我觉得很合理，所以……”

“所以你就要充英雄、帮着一群无法无天、并且乐意为了金子自毁前程的人出发冒险。要是在以前，我一定很有兴趣，可是我已经结婚了，而且……”

“你呀，小富翁一个！”帕札尔调侃道。

苏提倒也不否认。“我的确想好好享用一下塔佩妮的财富，我也会提供忠实而上等的服务。况且，你不是要我拴住她以便套出更多内情吗？”

“靠女人过日子，这不像你的作风。”

“叫你的努比亚警察去吧！”

“他一去就会被认出来的。这次我要亲自追查。”

“你在胡说什么？你撑不了两天的。”

“我在牢营不也活过来了？”

“那些寻矿的人都很习惯干渴、酷热，也很习惯和蝎子、蛇、野兽搏命！别做傻事了！”

“追求真相是我的职责，苏提。”

奈菲莉匆匆忙忙赶到奈巴蒙的病榻前。虽然有三位医生寸步不离地照顾，病人却在差人去请奈菲莉之后，陷入了昏迷。

北风温顺地让女主人骑上了背，然后快步朝御医长的别墅而去。

奈菲莉到达以后，奈巴蒙又恢复了意识。他不仅胃病，连手臂和胸口也疼痛难当。“心脏病发作了。”奈菲莉诊断后说。她把手放在病人的胸口，利用磁气感应治疗，直到疼痛减到最弱为止。接着她将一节泻根放进油中煮熟，加入金合欢药、无花果与蜂蜜制成药水。

“你每天要喝四次。”她对病人说。

“我还能活多久？”

“你的病情很严重。”

“你一向不会说谎，奈菲莉、多久？”

“我们的命运操纵在神的手中。”

“不用再对我说这些好听话了！我怕死，我想知道我还剩下多少日子，我要找妓女到这里来，我会饮酒作乐！”

“随你高兴。”

脸色已然蜡黄的奈巴蒙，猛然抓住她的手臂：“我一直在说谎，奈菲莉！其实我只要你。吻我，我求求你。一次就好，只要一次……”

她轻轻地挣脱开来。

只见奈巴蒙脸上满是汗珠。虚弱地说道：“另一世的审判必定十分严厉。我的人生乏善可陈，但是我很高兴能领导最杰出的医生团体。我只缺少一个女人，一个真正的、或许可以减轻我罪恶的女

人。去见奥塞利斯之前，我要帮击败了我的帕札尔一个忙。告诉池说喀达希是用一些护身符收买我的，这些护身符很特别，是他从前的总管帮他保管的。他竟然付出这么大的代价，这件事牵连一定很广，很广……”

奈巴蒙说完这些话就断气了，临死前双眼仍深情款款地注视着奈菲莉。

帕札尔并没有忘记牙医喀达希那个记录不良的总管，其实，他当初牵涉的案子就是护身符的非法交易，而他的主人本身也对此十分热衷。他不就曾经以一整篮的鲜鱼换得一个天青石护身符吗？无论生死、每个人都希望能借此神奇护符对抗黑暗的势力。这些护身符的形状可能是—个眼睛，也可能是一条腿、一个手掌、—段天梯、各种工具、莲花或者纸莎草，各形各色全都是正面能量的汇集。很多埃及人、不论年纪与社会阶级，都会把护身符戴在颈间。让它直接与肌肤接触。

喀达希浮出台面了。帕札尔于是出动所有的行政资源追踪牙医的前任总管。调查进行得很迅速，也很有收获：那个人目前在埃及中部的一个大财主家从事类似的工作，而这个大财主正是喀达希的挚友——运输商戴尼斯。

首相与其亲密工作伙伴在每周聚会上讨论了无数的议题。巴吉向来喜欢简洁的发言，他最厌恶说话冗长不知节制的人；他自己作结论时，也是简短扼要、说一不二。与会的还有两名书记官，一人负责记录，另一人则将会议决定改写为公文形式，再由首相盖章确认。

“有什么建议吗，帕札尔法官？”

“一件事——撤换警察总长。孟莫西已经渎职了，而且他所犯的过失不可原谅。”

首相的秘书却抗议道：“孟莫西对国家有很大的贡献。他认真负责地维持国家秩序，精神堪称楷模。”

“首相大人知道我的理由。”帕札尔解释道，“孟莫西不但说谎，而且擅改公文，践踏司法。为什么只有前任的门殿长老受罚，他的共犯却逍逐法外？”

“警察总长可不是天真无邪的小羊！”

“够了！”首相制止道，“事实俱在，文件也记录得一清二楚。你大声念出来，书记官。”

所有的罪行都很重大。帕札尔并末稍加渲染，他只是将孟莫西的卑鄙行径一一条列出来。

“谁想让孟莫西继续留任？”听完控诉理由之后，首相问道。

没有人开口支持孟莫西，于是首相作了决定。“解除孟莫西之职。他若想上诉，直接来找我。二审的结果如果还是有罪、他将被判牢营监禁。我们现在马上指派接任的人吧。你们有适应的人选吗？”

“凯姆。”帕札尔以平稳清晰的声音说。

“太可笑了！”一名书记官怒斥道。

接着又出现了几个反对的声音。

“凯姆的经验丰富。”帕札尔仍不放弃，“他看到不公平的情形，总是心如刀割，但是他还是会依法行事。的确，他一点也不喜欢

人类，不过他却把警察的职务奉为圣职。”

“他是个出身低贱的努比亚人，他…… ”

“他也是个脚踏实地、不好高务远的人。他绝对不会受人贿赂。”

首相打断了他们一来一往的针锋相对:“我决定任命凯姆为孟斐斯的警察总长。反对的人，可以将他的理由呈送到我的法庭。假如我认为理由不成立，他将被判诽谤。散会。”

在门殿长老的见证下，孟莫西将杖端雕成手形以象征警察总长权力的象牙杖和一个护身符交给了凯姆，护身符呈新月形，上头刻了一只眼睛和一只狮子，二者皆是警戒的标志。虽然被任命为警察总长，但凯姆却不愿意以他的弓箭、剑和短棍交换一套尊贵的服饰。

凯姆没有向几乎就要瘫痪的孟莫西道谢。他一句话也没有说。做事谨慎的他马上就试了一下官印。以免前任总长在上面动了手脚。

“你满意了吧？” 孟莫西语带讽刺地问帕札尔。

“我只是为首相下令进行的职务交接仪式作证。”帕札尔平静从容地回答，“我身为门殿长老，有必要记录职权的转移。”

“说动巴吉把我撤职的根本就是你！”

“首相是根据他的职责行事。是你自己犯错，没有人害你。”

“早知道我就把你…… ”

话已经到了嘴边，但孟莫西还是不敢说出口，因为凯姆正瞪着他看。新任的警察总长严厉地说：“以死恫吓可是有罪的。”

“我又没有说什么恐吓的话。”

“你不要再想对帕札尔法官不利，否则我一定不放过你。”

“你的属下还在等你呢，你还是尽快离开孟斐斯吧。”帕札尔说道。孟莫西被派往三角洲的渔场担任管理员，从此他就要任在一个沿海的小城市，那里的人除了根据鱼的大小重量算价位之外，是不会耍什么阴谋诡计的。

他本想用尖酸刻薄的话回嘴，但一看到凯姆眼中锋利的光芒，便连大气也不敢喘一下了。

凯姆将司法权杖和官方护身符放进一个木箱，藏在他收集的许多亚洲匕首底下。他把枯燥的行政工作全部交代给熟悉作业程序的书记官后，便关上了孟莫西办公室的大门，并下定決心能不来就尽量不来。街道、乡野、大自然一直都是他的最爱，以后也还是；光是看那些写得整整齐齐的草纸文件，怎么抓得到犯人呢？因此能陪帕札尔出远门，他打心里高兴。

他们在神圣语言之神托特的圣城荷摩波利斯上了岸，高高坐在专门供名人骑乘的驴背上，驴子驮着他们走过了一处风光明媚又宁静的乡区。现在正是播种时节，退潮后，农地里遍布了湿软的河泥，级有利于犁和锄的破士耕作。播种人的颈子和头上都戴着花，手里则忙着把装在纸莎草编成的小篮子里的种子，大把大把地洒向农田。经过绵羊、牛和猪重重奔踏过后，种子就能深入士中了。有时候，农夫还会在泥沼中挖出被困的鱼。壮羊会带领羊群到正确的地点，必要时，牧羊人也会挥动皮条发出啪哒声，唤回离群的羊只。种子一旦人士，便会遵循一种类似奥塞利斯死后重生的过程，使埃及的土地再度肥沃丰盈。

戴尼斯的土地十分辽阔，连买了三个村落。帕札尔和凯姆在最大

的衬子里喝了一点羊奶，并吃了一点用瓦罐盛装的卤乳酪；他们把乳酪涂抹在面包上。上面还洒了少许的香料。此外，村民利用卡吉绿洲运来的明矾使牛奶凝结，又不会变酸，如此制成的干酪极受好评。

二人吃饱了之后，便往戴尼斯巨大的农场走。农场里有好几栋主要农舍，还有谷仓、食物储藏室、压榨厂、牲口棚、马厩、家禽喂养场、面包店、肉店和工作坊。他们洗净了手脚，要求见农场总管，有一名马夫立刻到马厩去通报。

农场的主管一见到帕札尔拔腿就跑。凯姆动也不动，但狒狒却往前一扑、把那名想要逃跑的人压在地上后，随即一口咬住池背上的肌肉，总管也马上停止了挣扎。凯姆认为现在正是讯问的最好时机。

“很高兴再见到你。”帕札尔说，“可是你看到我们好像很害怕。”

“把这头猩猩拉开！”

“雇用你的人是谁？”

“运输商戴尼斯。”

“喀达希向他推荐的吗？”

总管迟疑着没有回答，狒狒见状又用力咬了一口。总管忍不住痛连忙道：“是的，是的！”

“这么说你偷了他的东西，他并没有记恨了。理由应该很简单：戴尼斯、喀达希和你根本是同党。你刚才之所以想逃，是因为你藏了一些罪证在这个农场上。我拟了一份搜索令，可以立刻执行。你愿意帮我们吗？”

“你弄错了。”

凯姆本来想再让拂拂动手，不过帕札尔却希望采取比较平和、有条理的方式。他让总管起身后，将他双手反绑，并命令几名向来对他的残暴恨之入骨的农民看守着他。农民们告诉帕札尔说有一个仓库用好几个木栓锁起来，总管不许任何人进入。凯姆便用一把短刃破坏了木栓，进到了仓库里。

仓库里有许多箱子，箱盖有的平坦、有的鼓起、有的呈三角形，箱盖顶上和侧面则各有一钮，分别以细短绳的两端缠绕着。此外，还有各式各样价格昂贵的家具。凯姆将细绳割断，打开箱子，其中几个无花果木箱中，装的是几件高级亚麻服饰，以及长袍和布料。

“这些是妮诺法夫人的珍藏？ ”

“我们会要她开出工厂出货证明。”

接着两人走向几个色调柔和，以乌木镶贴、细木镶嵌的木箱，打开一看，里面有数百个天青石护身符。

“好大一笔宝藏!”凯姆嚷道。

“这些成品的手工这么精巧，来源应该不难查出。”

“交给我吧。”

“戴尼斯和同谋把这些护身符以高价卖到利比亚、叙利亚、黎巴嫩以及其他热衷埃及魔力的国家。也许也推销给贝都英人，让他们刀枪不入。”

“可能危害国家的安全吗？ ”

“戴尼斯一定不会承认，而且会把罪过推给总管。”

“就连门殿长老你也不信任司法。”

“不要这么悲观。凯姆，我们这不是以官方身份来到这里了吗？”

在三个用平坦的盖子盖住的箱子底下，藏了一个不寻常的东西，让他们俩惊讶万分。

那是一个实心的金台欢木制成并镀了金的箱子，高约三十多公分，宽二十，深十五。乌木箱盖上，有两个制作得十分精细的象牙钮。

“这么精致的物品只有法老才会有。”凯姆悄声地说。

“这应该是……陪葬的物事。”

“那么我们是不能碰了。”

“我要清查箱内装的东西。”

“不会犯了亵渎之罪吗？”

“不会的，箱子上没有刻任何铭文。”

凯姆便让帕札尔动手解开系在象牙钮与箱侧钮的细绳，帕札尔慢慢地掀起了盖子。顿时，一片金光闪闪令人目眩神迷。

原来竟是一只纯金打造、巨大的圣甲虫。甲虫两旁分别放着一个神铁树质的小凿子和一个天青石的眼形护身符。

“这是重生者的眼睛，凿子是为他在冥世开口用的，而置于心口的圣甲虫则能保他金身永恒不坏。”

甲虫的腹侧用象形文刻了一段文字，但由于经过猛烈的锤击，几乎无法辨识。

“是一个国王。”凯姆大惊失色地说，“他的陵墓遭到侵略了。”

在拉美西斯大帝统治下，似乎不可能发生如此罪大恶极的事。几百年前，曾经有贝都英人侵略三角洲地区，掠夺了几个陵墓的宝

藏。自从解放之后，法老死后便都葬于国王谷地，并有守卫日夜看守。

“只有外国人才会想出这么可怕的计划。”凯姆又说，声音不由得颤抖起来。

帕札尔不安地盖上了箱子，然后说：“我们把这箱宝物搬到卡尼那里，卡纳克会是个安全的地方。”

第十八章

卡纳克的大祭司卡尼下令神庙中的手工艺匠，仔细检视木箱与箱中的物品。一有了结果，他立刻将帕札尔找来。两人缓缓走在柱廊的凉阴下。

“无法判定这些宝物的主人。”长尼遗憾地说。

“是国王吗？”

“从圣甲虫的体积看来，很可能是，不过表征不够明确。”

“新任的警察总长认为有盗墓之嫌。”

“不太可能。如果真有人盗墓，事情一定会爆发出来，这种消息谁也压制不住。这可以说是最重大的罪行，有可能神不知鬼不觉吗？而且已经有五百多年没有发生过了！拉美西斯公开谴责过这种行径，罪犯姓名也必定会被公告出来，受万人唾弃。”

卡尼说得没有错，凯姆的惊慌似乎有点杞人忧天。

“这些手工精细的物事，”卡尼认为，“可能是在工作坊被偷的。戴尼斯若不是打算作交易，就是留着为自己陪葬用的。”

深知戴尼斯虚荣个性的帕札尔，倒是倾向于第二个可能性。

“你到科普托思调查了吗？”

“我还没有时间。”帕札尔应道,“况且我也不知道该用什么方式。”

“你可千万要小心。”

“有新的消息吗？ ”

“卡纳克的金银匠们肯定一点：制造圣甲虫的金子来自科普托思矿区。”

位于底比斯北方不远处的科普托思是个奇怪的城市。街道上，来往的几乎全都是矿工、采石工人和沙漠探险者，有些人正准备出发，有些人则是刚从灼热多岩的荒野地狱回来。每一个人都暗自立誓，下次再有机会，——定要挖出最大的宝藏。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贩售着远从努比亚运来的货物的沙漠旅队，也有为神庙或富贵人家带回猎物的猎人。以及—些试着融入埃及社会的游牧者。所有志愿探险的人都等着下一道圣旨的到来，才能自由选择前往碧玉、花岗岩或斑岩矿场，或者红海边上的克赛港，又或是西奈的绿松石矿区。大家都梦想着金子，梦想着一些秘密的或是未开采的矿脉，梦想着这种神庙特地为神与法老所保留的神的血肉。无数的人计划了一桩桩的阴谋蓄意夺取,却也—次又一次地失败、因为除了目光敏锐锋利而无处不在的专业警察外，还有一群凶猛残暴、体力惊人、令人不得不畏惧的警犬，这些警犬对于再偏僻的小径、再小的干河床都晓若指掌，而且在凡人难以存活的艰险环境中，他们也毫不费力便能找到脱险的方向。警犬不仅会猎杀野山羊、绵羊和羚羊等动物，也会帮警察找回监狱的逃犯，但他们最喜爱的猎物却是专门袭击沙漠队伍、打劫旅客中的贝都英人。这些盗贼为数众多、训练精良，但是目光锋利的沙漠警察却绝不

让他们有视可趁，进行卑鄙的勾当。如果不幸让某一群较为狡猾的贝都英强盗得逞，警察便会立刻下令：警犬出动，杀无赦。多年来，从无盗匪有过足以夸耀的辉煌成果。而对于矿工的监视也十分严密，因此绝对没有人能偷走大量的贵重金属。

帕札尔往科普托思的华丽神庙走去，这个庙中保存着一些极为古老的地图，埃及丰富矿产的位置在图上一览无遗。途中、帕札尔遇见一支押着犯人的警察队伍，那些刚被警犬追回的逃犯，个个伤痕累累。

此时帕札尔心里既感到不耐又觉得不安：不耐是因为他迫不及待想知道在科普托思是否能有所收获；不安则是因为担心神庙住持也是阴谋分子之一。不管是或不是，在采取任何行动之前，他都一定要弄清楚。

卡纳克大祭司的推荐果然有效，—出示推荐函，神庙的门便—扇接着一扇地开了，住持也立刻接见了他。住持已经上了年纪，但体格壮硕，显得极有自信，尊贵的外表却淹不住他过去从事体力活动的痕迹。

“能得到阁下的关注真是太荣幸了！”他以令属下不寒而栗的低沉声音讽刺地说，“门殿长定获准搜索我这间简陋的庙宇，这真是我作梦也想不到的恩宠。你带领的警察大队作好入侵的准备了吗？”

“我只有一个人。”

科普托思神庙的住持不由得皱起了杂乱的浓眉。“你的做法我不明白。”

“我希望你帮我。”

“我们这里也听到了不少关于你起诉亚舍将军的消息。”
“大家都是怎么说的？”
“支持他的人比反对他的人多。”
“你又是站在哪一边呢？”
“他是个强盗!”住持不假思索地说。
帕札尔暗暗地松了一口气，倘若住持没有说谎，一切真相就要大白了。
“你对他有什么不满？”
“我本来是个矿工，也曾经当过沙漠警察。一年以来，亚舍不断地想控制沙漠警队，可是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他就别想得逞！”住持愤慨的神色并非装出来的。
“孟斐斯有一个名叫谢奇的化学家，我们在他的实验室中搜出了一大批神铁，现在只有你能告诉我这批神铁的来源了。当然，谢奇一再声称自己是受人陷害，对于这些贵重的金属他毫不知情。不过，他却试图制造无法摧毁的武器，也许是为了亚舍将军吧。无论如何。他都需要这种特别的金属。”
“跟你说这种话的人根本是在开玩笑。”住持不屑地说。
“为什么？”
“因为神铁并不是无法摧毁的！那是从陨石提炼得来的。”
“不是无法摧毁……”
“这种说法流传得很广，但也只是传说罢了。”
“知道这些陨石的所在吗？”
“任何地点都可能有陨石坠落，不过我有一张地图。现在只有一

支由沙漠警察管制的公家探险队，才有权挖掘神铁，然后运送到科普托思。”

“可是有一整块被挪用了。”

“这也没什么稀奇。很可能是有一块尚未登记位置的陨石，无意闯被盗贼发现了。”

“亚舍会加以利用吗？ ”

住持还是不以为然：“有什么用呢？他知道神铁只限于宗教仪式之用，若拿来制造武器，无非是自找麻烦。反倒是卖到国外，尤其是卖给对神铁情有独钟的赫梯人，还能有点利润。”

贩卖、投机、交易……有这方面专长的并不是亚舍，而是既贪婪又庸俗的运输商戴尼斯！谢奇当经手人，还能赚一笔佣金。

帕札尔一直都错了。谢奇只不过是帮戴尼斯窝藏金属而已。可是，亚舍将军却又想把势力延伸进沙漠警队。

“你保管的贵重金属曾经遭窃吗？ ”

“我周遭有一堆警察、祭司和书记官监视着，同时我也监视着他们，我们互相牵制。难道你怀疑我？ ”

“老实说，的确是。”

“我很欣赏你的坦白，你可以在这里住几天、那么你就会明白窃取是不可能的。”

帕札尔于是决定相信住持。“我在一个非法交易护身符的人所收集的宝物中发现了一个非常大而且是纯金的圣甲虫，阁的就是科普托思矿区的金子。”

当过矿工的住持有些不安地问：“谁说的？ ”

“卡纳克的金银匠。”

“那应该不会错。”

“我想这么贵重的物品，你的档案应该有记载吧。”

“所有人叫什么名字？”

“刻字被敲击掉了。”

“可惜。自远古以来，从矿区挖出的每一块金子的确都做了记录，档案里都可以查到金子后来的图属，也许是某间神庙。某个法老或某个金银匠。可是没有姓名，就查不出什么结果。”

“矿区有没有手工艺匠在里面工作？”

“有时候有。有些金银匠就直接在挖掘的地点进行加工。这座神庙现在是你的了，彻底搜查吧。”

“这倒不必。”帕札尔摇摇手说。

“祝你好运。希望你尽快为埃及铲除那个亚舍将军，他是个不祥的人。”

帕札尔确信了科普托思的住持与这项陨谋并无牵连。也许他应该放弃追查神铁的来源、因为戴尼斯似乎对他这项新的地下交易品拥有无限的权利。可是又似乎有矿工、金银匠或沙漠警察利用职务之便，窃取矿区内贵重的宝石或金属、或许是为下戴尼斯，或许是为了亚舍，甚至可能是为了他二人。这些人结盟之后，恰足以累积—大笔的财富来发动攻势，而帕札尔却—直猜不透这到底会是怎么样的—番攻势。

假使杀人犯亚舍最后被证明是—群窃金贼的首脑、他绝对逃中过严厉的制裁。但是若不混入勘探者的行列，又怎么证明呢？要找

到如此勇敢的人并不容易、甚至是不可能。这佯的行动太危险了。他向苏提提出建议，也只是惹得他发火罢了。

惟一的解决之道就是他自己出马，为此他还得准备好充分的理由，说服奈菲莉才行。

勇士的吠声使帕札尔心中洋溢着喜悦。他的爱犬飞快地冲了出来，然后在主人的脚边停了喘息着，帕札尔则怜爱地抚摸着他。他知道驴子北风性情较为多疑，随即走上前去表达关心之意，北风也立刻报以愉快的眼神。

当他抱住奈菲莉时，感觉到她显得担忧又疲惫。

“有件事很严重。”她说，“苏提逃避到我们家来了。一个星期以来，他一直躲在房间里不出门。”

“发生什么事了？”

“他只愿意跟你谈。今天晚上，他喝了好多酒。”

“你总算回来了！”苏提兴奋地喊道。

“我和凯姆发现了一些重要线索。”，帕札尔尔明白地说。

“要不是奈菲莉收容我，我就被押送到亚洲去了。”

“你犯了汁么罪？”

“亚舍将军告我自军营脱逃、侮辱长官、擅离职守、遗失制式武器、临阵退缩和恶意诽谤。”

“你会胜诉的。”

“绝对不会。”

“你怕什么？”

“我离开军队时，忘了填写一些免除所有军人义务的表格。现在

期限过了。亚舍刚好可以名正言顺地拿这件事作文章。我真的成了逃兵，非送军方牢营不可了。”

“真麻烦。”

“在亚洲劳动营待一年是免不了的。你想想亚舍的那些书记官会怎么对待我，我看我是死定了。”

“我会出面。”

“我的确犯了错啊，帕札尔！你可是门殿长老，你会去做抵触法律的事吗？”

“我们身体里面流着相同的血呢。”

帕札尔的维护却使苏提不安:“所以你就要跟我一起沦落了？这根本是个陷阱。我现在只有一条路，就是接受你的建议去当勘探员，消失在沙漠里。这样一来，我不但可以躲避塔佩妮、豹子和这个杀人魔将军，还可以大赚一笔。走向黄金道路！还有比这个更美的梦吗？”

“可是你自己也说过，勘探的行动是非常危险的。”

“我不适合过平静的生活。我会很想念女人，可是我还是想碰碰运气。”

“我们不想失去你。”奈菲莉反对地说。

苏提感动地看着她。“我会回来的。我会带着财富、权势与荣耀回来的！全世界的亚舍都将在我面前颤抖，跪在我的脚边哀求、但是我绝不容情、还要把他们一个一个踩扁。我会回来亲你的双颊，享受你为我准备的宴会。”

“依我看，”帕札尔却说，“最好是现在马上设宴请你，你也马上

放弃那个疯狂的计划。”

“我从来没有这么清醒过。我要是留下来就会被判刑、也会连累你，你这么固执，一定会坚持替我辩护，替我打一场不可能赢的官司。那么，我们所有的努力都将白费。”

“但你有必要冒这种险吗？”奈菲莉问道。

“如果不创一番轰轰烈烈的事绩、怎么能弥补我的过失？军队我是永远进不了的了、如今我只剩下一个要命的选择：寻金！不，我没疯，这次我真的会发财、我感觉得到，我的脑袋、手指、肚子都有这种直觉。”

“你真的不改变心意？ ”

“这个礼拜以来我没出门，——个人想得很仔细了。就算是你，也改变不了我的决定。”

帕札尔和奈菲莉互相看了一眼：苏提不是开玩笑的。帕札尔于是说道：“这样的话，我要告诉你一个消息。”

“有关于亚舍？ ”

“我和凯姆破获了一宗护身符非法交易案，戴尼斯和喀达希都涉嫌在内，而将军则很可能有侵占金矿的嫌疑。也就是说，这些阴谋分子聚积了一大笔财富。”

“亚舍偷金子！太离谱了！这要判死刑，不是吗？ ”

“假使罪证确立的话。”

“你是我的好兄弟，帕札尔！”

苏提扑上前去抱住了帕札尔，承诺说：“他的罪证，我会替你带回来。我不但要发大财，还要让这个恶魔名誉扫地。”

“你别激动，这只不过是假设罢了。”

“不，是事实！”

“你若如此坚持，我就正式把任务派给你吧。”

“用汁么方法？”

“经过凯姆同意，十五天前你已经成为沙漠警队的一员了。你还可以领到薪水。”

“十五天前……这么说来，比亚舍将军控告的日期还早喽！”

“凯姆不注重纸上作业。最重要的是这项任命已经生效。”

“我们来干一杯吧!”苏提嚷道。

奈菲莉顺从了他。

“你要去加入矿工的行列。”帕札尔建议道、“但是除非遇到了迫在眉睫的危险，否则不要向任何人暴露你警察的身份。”

“有什么人嫌疑比较重的吗？”

“亚舍很希望能掌控沙漠警察，因此他一定派了密探潜伏其中，或是收买了一些心腹。矿工里面也可能有他的人。以后我们尽量用邮递或其他任何不会对你构成威胁的方式联络。我们必须互相通知彼此调查的进展。我的识别暗号就用……北风吧。”

“既然你承认自己是头驴子，那么智慧之路就不至于遥不可及了。”

“我要你亲口答应我。”

“我答应你。”

“不要一心只想着碰运气。要是情况太危险，就回来吧。”帕札尔不放心地叮嘱道。

“你应该了解我的个性。”

“的确。”

“我是暗中行动，而你却是目标明显的标靶。”

“你的意思不会是说我的处境比你危险吧？ ”

“如果所有的法官都变聪明的话。这个国家也就还有救。”

第十九章

戴尼斯把无花果干的数目算了又算。经过几次核对之后证明确实遭窃。实际的果实数目比书记官统计的少了八个。他怒气冲冲地把工作人员都找来，并威胁偷窃的人出面自首。否则就要给予最严厉的处罚。有一名上了年纪的女厨子因为不想惹事、便推出了一个十来岁的小男核，竟是书记官自己的儿子！于是戴尼斯罚书记官杖打十板，他儿子则挨了十五板。戴尼斯向来要求下人要有良好的风纪，只要是属于他的东西，再怎么微不足道也不能随便拿。

怒气过后；他觉得饿了，便吃了一点烤猪肉和新鲜的干酪，并喝了点牛奶。不料帕札尔却突然来访，大大扫了他的兴。但他还是假装露出愉悦的神情，请法官一块儿享受现成的餐点。帕札尔坐在围起了棚架的矮石墙七，同时以税利的眼光打量着戴尼斯，开口问道，“喀达希前任的总管曾经有窃盗的前科，你为什么还雇用他？ ”

“那想必是负责聘雇的人不小心犯的错，我和喀达希都以为这个可恶的家伙已经离开省区了。”

“他的确是离开了，但是却到你位于荷摩波利斯附近的大农场去

当总管了。”

“他一定是用了假名，我向你保证明天就炒他鱿鱼。”

“不用了，他已经进监狱去了。”

戴尼斯摸了一下那圈细细的胡子，把几根不顺的胡须拉平。“进监狱！他犯了什么罪？ ”

“你不知道他是个窝主？ ”

“窝主？罪名太大了吧？”戴尼斯显得十分恼怒。

“他把那些以不当手段得来的护身符藏在箱子里。”帕札尔解释道。

“在我的农场上？太不可思议了，太荒谬了！长老，你绝对要替我保守秘密，我可不能让这家伙所犯的罪行，影响到我的声誉。”

“这么说你也是受害者喽？ ”

“我可是被他骗得好惨。”戴尼斯—脸委屈地说，“你要知道我从来不上那个农场的，孟斐斯的事业已经够我忙了，更何况我一点也不喜欢乡下。我希望你要重重地惩罚他。”

“难道你对你总管的行径一点都不知情？ ”

“毫不知情！这点我可以发誓。”

“你知不知道你的农场上藏了一件宝物？ ”

戴尼斯满脸惊慌讶异：“宝物？现在？什么样的宝物？ ”

“这个我不能透露。你知道喀达希人在哪里吗？ ”

“就在这里。因为他精神状态很差，所以我请他到家里来小住几天。”

“如果他的健康情形允许的话，我能不能见他一面？ ”

戴尼斯于是差人去把牙医请来。喀达希紧张地比手画脚，手足无措，他作了一连串的解释，却大多是不知所云，只知道他承认请了一位总管，但早就把他睡出家门了。

对于帕札尔提出的问题，他总是回答得断断续续、没头没尾。这个头发斑白的牙医若不是精神不正常，就是故意装疯卖傻。

于是帕札尔打断了他的话。“如果我没有听错，你们两人的意思是。护身符的非法交易是瞒着你们暗中进行的。”

戴尼斯赞扬门殿长老说他真是明察秋毫，而喀达希则招呼也没有打便退下了。

“请你原谅他，他年纪大了，又疲劳过度…… ” 戴尼斯为喀达希解释。

“我已经开始调查了。”帕札尔补充说道，“总管不过是听人摆布，我一定会找出幕后的主使者。将他绳之以法。进展展如何我也一定会通知你的。”

“感激不尽。”

“我想跟你的夫人谈谈。”

“可是她进宫去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那么我今晚再来。”

“有这个必要吗？ ”

“绝对有。” 帕札尔冷冷地回答。

妮诺法正在从事她最喜爱的消遥——裁缝，下人带领帕札尔到了她的工作室。

她在缝一件长袍的袖子，经过精心打扮的脸上难掩怒气。“我很累。

在我自己家里还要这样受人打扰，实在很不好受。”

“只好请你见谅了。你的手工好精巧。”

“你也会注意到我缝纫方面的天分？”

“太令人折服了。”

妮诺法似乎有些不知所措，“你这是……”

“你使用的布料从哪里来的？”

“这是我的事。”

“你错了。”

妮诺法丢下手上的工作，气愤地站起来。“我要你把话说清楚。”

“在你们中部的农场里，发现了一些可疑物品，有亚麻服饰、长袍和布料。我想那应该是你的吧。”

“你有证据吗？”

“实际的证据，没有。”

“那就不要在这里胡乱假设，马上出去！”

“既然你这么说。我只好走了。不过我要强调一点：我没有上当。”

豹子终于大功告成了。

从前一天病死的人身上剪下的头发、在某个小孩尚未填好的坟墓里找到的比粒大麦、几粒苹果籽，加上一点黑狗血、酸酒、驴尿和木屑：这剂春药一定会很有效。两个礼拜来，这个金发的利比亚女子费尽了力气寻找这些树料。无论用什么方法，她都要让对手喝下这剂药：刚开始她对爱的需求会更热烈。但是过后将永远性冷感，苏提失望之际，必定会马上离开她。

就在这时候，豹子听到了声音，有人通过小花园，走进了白色小

屋。

她吹灭了厨房的灯火，拿起一把刀子。那个妖妇竟然这么大胆！竟想在她的屋檐底下向她挑战，大概是想除掉她吧。

入侵的人溜进了房里打开旅行袋，便把衣服胡乱往里头塞。豹子举起了武器，“苏提！”

那人听到她的叫声，回头一看，以为她想对自己不利，立即往旁边扑倒。豹子则放下了拿刀的手。

“你疯了呀？”他站了起来抓住她的双腕，并将刀刃踩在脚下。“这是真刀子吧？”

“我要把她碎尸万段。”豹子喃喃地说。

“你在说谁啊？”

“你娶的那个女人。”

苏提哈的一声，便劝她，“忘了她，也忘了我吧。”

豹子打了个寒战。“苏提……”

“你看，我要走了。”

“去哪里？”

“有秘密任务。”

“骗人。你要搬到她那儿去了。”

他放声大笑，松开她的手，把一件缠腰布丢进旅行袋，背起袋子。“你放心，她不会跟着我的。”

豹子抓住了爱人，紧张地问：“你让我好害怕。求求你、把话说清楚。”

“我现在成了逃兵，所以要尽快离开孟斐斯，要是让亚舍将军捉

到，下半辈子就得在集中营里过下。”
“你那个好朋友帕札尔不能保护你吗？ ”
“是我一时疏忽犯了错。假如我能完成他交代的任务，我就能打败亚舍，再回到这里来。”
他说完，给了她热情的一吻。她则信誓且旦地说：“你要是骗我，我就杀了你。”
凯姆在卡尼直属部下的协助之下进入了制作上等护身符的工厂进行调查，却一无所获。接着，他离开底比斯搭船前往孟斐斯继续进行类似的调查工作，结果仍然令人失望。
警察总长仔细想了想，这些非法交易的上等护身符绝不可能来自大街上的工作坊。因此，他带着狒狒询问了许多线民，其中一个原籍叙利亚的矮子答应透露消息，但是要求三袋大麦和一只不到三岁的驴子作为回报。如果依照程序以书面申请，太浪费时间了，凯姆只好栖牲自己的薪水，并严令矮子不得说谎，否则就打断他所有的肋骨。
据矮子说、两年前在北区一个造船厂附近开了一间地下工厂。几天来，凯姆打扮成挑水夫，暗中观察着来往的人。每当造船厂下工之后。就会有几名工人鬼鬼祟祟地溜进一条看似没有出口的死巷中。直到天快亮的时候才挑着几个封盖的篮子出来、然后再把篮子交给一名船夫。
到了第四天晚上、凯姆闯进了那条狭窄的巷道。巷子尽头有一面假墙，是灯心草板外面徐上泥巴晒干后做成的。他出其不意地冲了进去。里面四个男人一见到这个又高又壮的黑人带着—头猩猩

闯入，都大惊失色。凯姆打昏了最瘦弱的—个，狒狒则咬着另一人的小腿肚，还有一个逃走了，至于最年长的那个人，则早就吓的气也不敢喘。他的左手上有一个天青石制成的伊西丝神之结、非常精致美丽。当他看到凯姆朝自己走来，吓得手一松，天青石便掉在地上。

“你是老板吗？”凯姆问。

他摇摇头。这个顶着一个圆滚滚的大肚子、个子不高的男人简直吓坏了。

凯姆捡起了地上的伊西丝之结说:“手工很精细。你一定不是学徒，这项手艺是在哪学的？”

“普塔赫神庙。”男人嗫嚅着说。

“你为什么离开神庙？”

“我是被赶出来的。”

“为什么？”

工匠低下了头，“因为我偷了东西。”

这个工坊的天花板很低，通风不良。干泥土墙边堆了几个箱子，箱内装的是从遥远山区运来的天青石块。在一张矮桌上，放着做好的护身符，至于制作失败或有理疵的半成品则置于篮中。

“你的雇主是谁？”

“我……我不记得了。”

“算了吧，老兄！说谎是很愚蠢的行为，而且还会惹火我的狒狒。你要知道，它叫做‘杀手’可不是浪得虚名。我要知道这里的首脑是谁。”

“你会保护我吗？”

“你到了窃贼牢营就安全了！”

小个子男人很高兴自己能离开孟斐斯，即使要前往地狱也无所谓，一时只顾着窃喜却忘了答话。

“我等着呢。”凯姆提醒他。

“牢营……非去不可吗？”

“这要看你自己了，尤其要看你供出的人是谁。”

“他根本没有留下任何线索。他一定会否认，我的证词是不够的。”

“这些司法程序上的事，你也就不必管了。”

“你最好放开我。”

工匠以为凯姆没有注意他，便偷偷往巷子跨了一步，但马上就被一只强健有力的手给扣住了脖子。

“决说是谁！”凯姆厉声喝道。

“谢奇。化学家谢奇。”

帕札尔和凯姆沿着货船往来的运河而行。水手们有的要启程，有的刚回来，有人相互斥骂，有人高声歌唱。埃及显得繁荣、幸福、和平，然而，门殿长老却夜夜失眠，他有预感即将有不幸要发生了，偏偏又无法察知原由。每天晚上，他都会把自己的烦恼告诉奈菲莉，而就连天性乐观的她，也觉得丈夫的忧虑不是没有道理的。

“你说得不错。”他对凯姆说，“审讯谢奇不会有什么结果。他一定会坚持自己的清白，而且一个被逐出神庙的窃贼所说的话毫无分量可言。”

“可是他没有说谎。”

“我知道。”

“法律到底有什么用？”凯姆又抱怨道。

“给我一点时间吧。现在我们已经知道戴尼斯和喀达希、喀达希和谢奇之间的密切关系了。也就是说这三个人是同党 c 此外，谢奇很可能为亚舍将军卖命，那么就等于有四个人涉入多起刑案了。苏提会带回亚舍的罪证，我相信偷取神铣，策划天青石，甚至金子等宝石的非法交易的一定是他。加上戴尼斯是亚洲贸易的专家，办起事来也就更便利了。这个戴尼斯野心勃勃，不计一切地追求财富与权势；池还控制着喀达希和谢奇，让他们为他的阴谋计划贡献专业能力：另外还有妮诺法夫人，她对贝壳针如此熟悉。而这又刚好是杀死我恩师的凶器。”

“四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他们又怎么靠着自己的力量推翻拉美西斯呢？”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可是现在还没有答案。如果真的是这伙人，他们又为什么要去劫掠王室陵墓呢？凯姆，我们还有太多不确定的疑点。以后要做的事还多着呢。”

“虽然我已经是警察总长，但我还是继续一个人调查。除了你，我对谁都不信任。”

“我可以免除你一些行政工作。”

凯姆犹豫再三才说出了一句：“恕我大胆……”

“说啊。”

“你应该跟我一样小心。”

“我的秘密只告诉苏提和奈菲莉。”

“他们一个是和你立了血盟的兄弟，一个是你永远的伴侣，假如背叛了你，势必会遭天谴而下地狱。”

“你为什么对人这么不信任呢？”

“因为你忘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阴谋分子真的只有五个人，或者还有更多？”

午夜时分，她头上包着布巾潜进了仓库里，先前她已经以其他友人的名义约了暗影吞噬者在此会面。经过大家抽签决定，由她出面交代任务。通常程序并非如此，催由于情况紧急、不得不采取面对面的接触、以确保刺客时下达的命令了解无误。她的脸上化了淡谈的妆，穿着—件村妇的粗布长袍和一双草鞋，整个人都变了样，根本不用担心被认出来。

在帕札尔法官又有了新发现后，戴尼斯立刻召来其他司谋紧急商议。那一大块神铁被没收也许只是——点金钱上的损失，但是齐阿普斯墓穴书的陪葬物事也—并出笼，情况就麻烦多了，不错，他们把法老的姓名字样敲击掉之后、帕札尔的确无法辨识，他也不可能知道拉美西斯目前所面临的窘境。这个全世界最有势力的人一句话也不能说，他只能自己默默地承受，无论如何都不能吐露实情、说他已经不再拥有执政的信物，说他的王权已经不再合法。

戴尼斯主张以静制动，尽管门殿长老的动作频频，他却不惊慌。但其他人则大多与他意见相左。虽然帕札尔根本不可能得知真相，可是他们各自的行动的确受到了莫大的干扰。尤其以化学家谢奇

所受的打击最大，他才刚失去护身符地下交易的重大收益。那个积极、有耐心又严格的法官，最终一定会开庭审讯的，到时候恐怕会有某个或某几个要人被起诉，或者被判刑，甚至被监禁。如此一来，不仅阴谋分子的势力会大大削弱，另一方面受到法官惩治的受害者也将名誉扫地，而拉美西斯下台之后，声誉却是他们所最需要维护的。

女子一听到要自己出面时不禁微微颤抖，不一会儿却又感到欣喜。一种美妙而令人愉快的颤栗感遍布了她的全身，就和当时她在吉萨斯芬克斯的卫士长面前脱去衣服的感受一样。当她将卫士长拉近时，他完全失去了警戒心，死亡的大门也同时为池敞开。他们计划的成功全有赖于她的魅力。

对于暗影吞噬者，她—无所知，只知道他曾经多次接受委托犯案、而且主要是为了杀人的快感，而非丰厚的酬劳。当她见到他坐在椅子上剥着洋葱时，心中既感到惊恐又为之着迷。她忽然听见他说："你迟到了、月亮已经通过港口的尽头。"

"又得采取行动了。"

"对象是谁？"

"这次的任务非常棘手。"

"女人还是小孩？"

"是法官。"

"在埃及是不能行刺法官的。"暗影吞噬者不免有所顾虑。

"不用杀他，只要让他残废就行了。"

"很困难。"

听他这么说，她马上知道他要的是什么。“要多少报酬？ ”

“金子。一大笔金子。”

“成交。”虽然数目不小，她仍一口便答应下来。

“什么时候？ ”

“要有十分的把握才能下手。而且要让所有的人都相信帕札尔出了意外。”

“对象是门殿长老！那么还要更多的金子。”

“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她咬咬牙说。

“我也不许自己失败。帕札尔身旁总是有戒护，所以不能有期限…… ”

“这一点我们知道，不过越早越好。”

暗影吞噬者站了起来，说道：“还有一件事…… ”

“什么事？ ”

他有如灵蛇出洞一般、迅速地抓住她的手臂往后拉扯，她不得不忍痛转过身背对着他。

“我要先预支—部分酬劳。”暗影吞噬者说。

“你竟敢…… ”

他动手脱去了她的长袍。

她并末呼喊，只是冷静地说：“你疯了！”

“你太不小心了。我对你的面貌不感兴趣、也不想知道你是谁。你只要好好配合。对我们两个都好。”当她感觉到他已进入她身体，便不再反抗。跟一名杀手做爱比起她平日的—切争斗经验都还要刺激。这段插曲，她会保密，而他迅速而猛烈的攻势，更让她心

满意足。

“你的那个法官绝不会再骚扰你了。”暗影吞噬者承诺道。

第二十章

棕榈树、无花果树与角豆树茂密的枝叶遮蔽了暑热。中餐过后的休息时间，奈菲莉在花园里享受着宁静的时刻，然而才一会儿功夫，小绿猴就开始蹦蹦跳跳、爬上爬下、不停尖叫，还满心欢喜地把摘来的水果献给女主人。小淘气简直一刻也安静不下来。就像奈菲莉—刻也无法坐下一样。满意了从后，他就躲到椅子底下，看着狗儿勇士来回奔跑嬉戏。

埃及不正像是—座大花园吧？在法老的庇荫之下，无论在清晨的朝气或夜晚的宁静中，树木都能茁壮成长。事实上，拉美西斯经常亲自视察橄榄树与酪梨树的林园。他总喜欢在种满了花卉的庭园中散步，也喜欢观察果树的生长情形。高大浓密的枝叶不但为神庙提供了阴凉，也是神圣使者鸟儿们筑巢的所在。圣贤曾经说过，焦躁不安的人就像一棵园内心干枯而渐渐萎靡的树；相反地，平和的心境却能带来丰硕的果实，并使四周散布着一种清新的气象。

奈菲莉在一个小坑洞里种了一棵无花果树，坑中还用一个凿了很多洞的瓦罐承接水分，并保护着幼小的树苗。树根渐渐往下伸展之后，便会将脆弱的容器撑破，碎裂的陶士混入士中，则会使得腐植土更具养分。奈菲莉仔细地把干泥巴边缘弄得牢固一点，以免浇水以后水分流失得太快。

勇士兴奋地吠着，看来帕札尔马上要到家了。每当帕札尔到达门

口的十五分钟前、不管是什么时间，勇士都会有准确的预感。如果他离家太久，勇士便会失去胃口，对小淘气的挑衅也不理不睬。帕札尔一进家门，也不顾自己门殿长老的身份便注爱犬身边跑，让勇士攀趴在他的缠腰布上，然后留下两个黑黑的爪印。帕札尔解下缠腰布。光着身子躺在妻子旁边的一张草席上。

“太阳好温暖啊。”

“你好像很累。”奈菲莉温柔地问道。

“烦人的事情比平常多的太多了。”

“你没忘了喝铜水吧。”

“我根本没时间想到自己。我的办公室老是满满的一堆人，从战上的遗孀到对自己晋升不满意的书记官，什么人部有，而每个人都满怀委屈。”

奈菲莉在他身边躺了下来，“你这样说太不公平了，帕札尔法官。你看看你的花园。”

“苏提说得对，我的确是掉进陷阱里头了。我真想再回乡下去当个小法官。”帕扎尔愣愣地说。

“命运之神是不容许你往回走的。苏提出发到科普托思了吗？”

“今天早上带着武器和行李走了。他答应我要带回亚舍的人头和一大堆金子。”

“以后，我们每天向勘探者的保护神敏神以及沙漠之神哈朵尔祈祷。我们的友谊是可以跨越时空的。”

“你的病人怎么样了？”

“有几个人让我很担心。我还在等几昧珍贵的药材配制药方，可

是中央医院的药局却把我的申请搁置下来了。”帕札尔闭上了眼睛。

奈菲莉于是关切地闪道：“有其他事情困扰你吗，亲爱的？”

“果然是瞒不了你。是跟你有关的事。”

“我犯了法？”奈菲莉怪道。

“宫中御医长的继任人选还没有确定。我身为门殿长老，必须检核候选人在法律上是否符合资格，然后再把名单呈递给专业医师委员会。我却不得不承认第一个候选人的资格。”

“是谁？”

“牙医喀达希。如果他当选了，美锋为你准备的文件马上会被束诸高阁。”

“他可能成功吗？”

“他有一封奈巴蒙所写的推荐函。”

“是伪造的？”

“有两个证人证明这封信函确实出自奈巴蒙之手。而且当时他精神状态良好。这两个人就是戴尼斯和谢奇。这—伙强盗越来越光明正大了。”帕札尔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我的事业前途无所谓，只要有一间私人诊所能让我继续治病就好了。”

“他们打算让你的诊所关门，甚至还打算告你。”

“反正有最优秀的法官会为我据理力争，我担心什么？”奈菲莉笑着说。

“喀达希……我一直猜不透他的角色，现在谜底揭晓了。御医长

有什么特权？”

“为法老治病，任命宫中的内外科医生与药剂师等医疗团队，经手并管制有毒物质、毒药与危险药物，决定公共卫生政策，然后在首相与法老同意后负责落实。”

“让喀达希有这样的权力……这正是他所觊觎的职位。”

“要想影响委员会决定人选并不简单。”

“你错了。戴尼斯一定会贿赂委员的。在众人眼里，喀达希年高德劭。又已经执业多年，而且……而且拉美西斯只有一样病痛缠身：牙周病。这次的任命也是他们计划的一部分，我们一定要极力阻止。”

“怎么阻止呢？”

“还不知道。”

“你是担心喀达希会危害到法老的健康吗？”

“他还不至于敢这么做，太冒险了。”

这时候小淘气跳上了帕札尔的肚子,并用力拉扯了一下他的体毛。帕札尔痛得大叫。右手也顺势打了过去，不过却扑了个空，因为小绿猴早就又躲到女主人的椅子底下去了。

“要不是念在我们第一次见面时,这只该死的小富生还有点贡献，我早就好好打它一顿了。”

为了表示歉意，小淘气爬上一棵棕榈树丢下了一个椰枣，帕札尔一伸手便抓个正着。勇士一见立刻飞奔过来把椰枣吃了。

奈菲莉突然显露出戚然的神色。

“你为什么难过？”

“我有过—个很疯狂的念头。”
“你想做什么？ ”
“我放弃了。”她摇摇头说。
“告诉我。”
“有什么用呢？”她蜷缩在他身边，幽幽地说，“我想要……有个小孩。”
“我也想过。”
“你希望我们有个孩子吗？ ”
“在一切事实都还暗淡不明之时，这不是明智的决定。”
“我曾经想推翻这个想法，不过你说得应该没有错。”
“如果我继续进行调查，我们就得再耐心等等。”
“我们不能忘记布拉尼的死，否则我们将成为最卑鄙无耻的一对夫妻。”
他炮位她柔声问道:“你觉得有必要再穿着这件衣服吗？夜里的气候是这么的舒服。”
暗影吞噬者的任务并不简单。首先，如果离开工作岗位过于频繁或时间过长、很容易惹人注意、而他因为顾虑到有了同党就很可能受牵连，因此总是单独行动。既然必须独自摸清帕札尔的习性，自然需要多一点耐心。其次则是委托人要他使门殿长老残废、而不是杀了他、还要以意外事故粉饰得天衣元缝。
这个计划实行起来确实非常困难：因此，暗影吞噬者要求以三块金条作为报酬、有了这笔财富，他就可以在三角洲买个农场无忧无虑地度过下半辈子了。以后他便可以在欲望强烈的时候以杀人

为乐，手下还会有一大群仆人供他使唤，把他照顾得无微不至。等金子一到手，他就要开始打猎，—想到自己完成这项杰作的种种好处。他不由得兴奋了起来。

炉子已烧成了白热状态。谢奇事先已经放入了模子，其中流动的液体金属将会塑造成大块大块的金条。此时的实验室里高温难耐，戴尼斯早已挥汗如雨，而留着黑色小胡子的化学家却一滴汗也没有流。

“我已经和我们的朋友说定了。”戴尼斯说道。

“不后悔了？ ”

“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

戴尼斯说着从一只布袋中拿出了齐阿普斯的金面具。以及原本挂在法老胸前的金项链。

“这些足够打造两块金条了。”

“第三块怎么办？ ”

“向亚舍将军买。他侵占公有金矿的行动毫无破绽，只可惜什么事都逃不过我的法眼。”

谢奇注视着这名建造了大金字塔的法老的面容。他无比庄严的五官，有种神圣不可侵犯的美。当初雕刻的金银匠，给了他一种青春永驻的感觉。

“他让我觉得害怕。”谢奇不讳言地说。

“只不过是一副陪葬的面具罢了。”

“可是他的双眼……活灵活现的。”

“别再幻影了。”戴尼斯不耐烦地说。“那个法官偷了我们原本要

卖给赫梯人的神铁和我打算用来陪葬的金圣甲虫，已经让我们损失惨重了。如果继续留着金面具和项链，实在太危险。何况我们还要付酬劳给暗影吞噬者呢。快动手吧。”

谢奇又跟平常一样、听从了戴尼斯的话。尊贵的面容和金项链在炉中消失了。不久，融化的金子就会沿着细沟槽灌注到模子里。

“金手肘呢？”谢奇问道。

戴尼斯突然神采奕奕地说：“可以用做……第三块金条啊！那么就可以不用找亚舍了。”

谢奇却有点犹豫。

“最好还是赶快解决掉。”戴尼斯肯定地说，“只要留着最重要的物件就行了，也就是众神的遗嘱。我们藏的地方，帕札尔是绝对找不到的。”

戴尼斯一边冷笑一边看着齐阿普斯的金手肘消失在炉子里。“亲爱的谢奇。你就将要成为全国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了。今晚就把第一部分的酬劳付给暗影吞噬者。”

这名沙漠警察身长至少两公尺，缠腰布的腰带上插着两把刀柄老旧的匕首。他从来不穿鞋子。由于他经常行走于碎石子上。脚底下长出的厚茧就连金合欢的刺也穿不透。他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苏提。”

“打哪儿来的？”

“底比斯。”

“干哪行的？”

“挑水、捡亚麻、养猪、捕鱼……”

突然来了一只高大却眼神空洞的牧中犬，它把鼻子凑到苏提身上闻个不停。这只狗应该有七十几公斤重，毛很短，背上到处都是伤疤，好像随时都可能扑上来似的。警察继续问话：“你为什么想当矿工？”

“因为我喜欢冒险。”

“你也喜欢口渴、酷热、角虫奎蛇、黑蝎子、急行军、在密不通风的狭窄空间里面工作吗？”

“每个职业都有缺点。”苏提耸耸肩，无所谓地说。

“你选错行了老弟。”

苏提却故意露出傻里傻气的微笑，那名警察便让他通过了。

在招募矿工的办公室外排队的人群里，他算是挺中看的一个。他气宇轩昂加上一身健美的肌肉，让旁边的几个候选者更加显得瘦弱而不适任了。

办公室里有两个年长的矿工又问了刚才警察问过的问题，他便将答案又重复了一次。他觉得他们看他的眼神就好像在挑选拉车的牲口一样。

“很快就会出队了，你能去吗？”

“可以。”苏提一口就答应了，连忙又问，“要去哪里？”

“加入我们的行列，只有服从，不要多问。通常会有一半的新手半途昏倒，他们必须自己想办法回到谷地来，我们是不会花费精力去照顾软脚虾的。天亮前两个小时出发，这是你的装备。”

苏提拿到了一根手杖、一张草席和一卷被子。他用一条细绳把被

子和草席绑在手杖上。在沙漠里，旅客绝对需要一根手杖来敲击沙地，以防毒蛇近身。

“水呢？”

“到时候会定量分配。别忘了最宝贵的东西。”

苏提在脖子是上挂了一个小小的皮袋、一旦有幸发现了金子、光玉髓、天青石或其他宝石，就可以装到里头去。除了支领薪水之外，袋子里装的也都属于他。

“这玩意儿装不了多少啊。”他看着袋子说。

“小子啊，有很多人的袋子可一直都是空的。”

“技术太差。”苏提不屑地说。

“你的话真多，进了沙漠你就会懂得要闭嘴了。”

约有两百多人聚集在东城门：路径的边缘。大部分的人暗暗向敏神许下了二个心愿：希望能平安归来，不要渴死，并且能用皮袋带回宝石。人人的颈间都配戴着护身符。知识水准较高的人事先都去请问过一个占星大师，有些人还因为星象不吉而取消了行程。不信神的人也会从前辈口中听到这样的经验之谈：“出征沙漠心中无神，回归谷地与神同在。”

探险队的队长艾弗莱是一个身材高大、手臂极长、满脸落腮胡的人。他全身披疆着又黑又浓密的毛，活像一头亚洲黑熊。大家一见到他，有几个菜鸟马上就放弃了，听说艾弗莱又粗暴又残酷。他绕着队伍巡视了一遍，每走到一个志愿者身边总要多停留一会儿。

“你就是苏提？”

“正巧是我。”
“你好像很有野心。”
“我当然不是来捡石头的。”
“在这之前、就让你背背我的袋子。”
巨人队长说着便把—个沉重的背包丢给他，苏提也二话不说就背上了左肩。艾弗莱冷笑着说：“趁现在风光—下吧。很快你就神气不起来了。”
队伍在日出前出发了，—直到中午以前，路线四周全是光秃荒凉的景象。在农村生活、不习惯沙漠地形的人，脚下都已皮破血流。艾弗莱避开了滚烫的沙地，专挑—些遍布着小石块的路走，而这些碎石个个都像金属一样的锋利。队伍首先经过的高山让苏提感到惊心动魄，这群山仿佛是一道无法穿越的天险，将人类屏除在山中的神秘国度之外。在那里，有—块块专供建造神居所用的岩石，并聚积了惊人的能量。高山是岩石之母，她孕育了珍贵的矿产，而这些丰富的宝藏则只有待之以恒、坚忍不拔的人万能得见。苏提—时心神出窍，不自觉地放下了行李。
才一失神，便立刻有人在他屁股上踹了一脚，使他整个人翻滚到沙地上。
“我可没有允许你休息。”艾弗莱嘲弄着说。
苏提站起来后，艾弗莱又说：“把我的袋子弄干净。吃东西休息的时候，也不可以放在地上。你要是敢不听话，我就让你没水喝。”
苏提真怀疑是不是有人告发他，不过仔细看来，其他志愿的人也都受尽了队长的刁难。艾弗莱就喜欢用极端的手段来考验手底下

的人。有一个努比亚人才做出挥拳的样子，就马上被痛打一顿，并被丢弃在路径旁边。

傍晚时，队伍到了一处露天的采砂岩场。采石场上有石匠敲下石块，然后做上自己小组特有的标记。沿着每一条矿脉，然后循着预定的石块四周、都有一些细心挖掘的小沟槽：工头把楔子敲进沿着拉线分布的切口后，便能将石块完整无缺地从母岩上采挖下来人。

艾弗莱跟他订了个招呼："我带了一群懒鬼到矿场来，你要是需要帮手，尽管开口。"

"当然再好不过了。不过他们不是走了一整天了吗？"

"他们想吃东两、就得允干点活才行。"

"这样不合规定吧？"

"法令是我来决定的。"

见他如此坚待，工头便说："矿场顶端有十多块石块要运下来，要是有二十几个人一起搬，会快得多。"

艾弗莱便指定了几个人去帮忙，其中也包括苏提在内。他拿回自己的行李后说："喝点水后就爬上去。"

工头原本设计了一道滑槽，可是半途崩塌了，因此必须先用绳索把石块吊到中断处。再解开绳索让石块沿着滑槽滑到底端。为了防止石块坠落得过于快速，便由五个人分站两边，用力将系着石块的缆绳平稳地拉住。其实等到滑槽修好之后，就不再需要这套绳具了。但由于工作进度有点落后，艾弗莱的提议也算是帮了工头一个大忙。

意外就在搬运第六块石块时发生了。因为平衡绳索的人太累了，无法减缓石块下降的速度，以致于缆绳受力过猛，把拉绳的人都甩到了一旁。其中有一名五十来岁的工人，头朝下地往滑稽里跌落，他原想拉住苏提的手臂、不料另外两名同伴使劲将苏提往后一拉，使他抓了个空。

出事工人的惨叫声很快就听不见了。大石块辗过了他的身子，由滑槽滚了出去，然后在一声轰天巨响中摔个粉碎。

工头忍不住掉下泪来。艾弗莱却说："至少已经完成一半的工作了。"

第二十一章

（羊原）羊纹丝不功地站在一方悬岩上，头上两只长长的角弯向天空，下巴—小搓山羊胡，两眼则注视着在太阳底下缓缓前行的矿工。"（羊原）羊"在象形文字中是祥和高贵的象征，也代表了—种奉神旨意而行存在的生命。

"在那边！我们杀了它！"—名矿工喊道。

"闭嘴，你这个笨蛋!"艾弗莱呵斥道，"那可是矿区的保护者。要是杀了它，我们就全死定了。"

那只大公羊爬上陡坡后，一个大跳跃，便消失在山的另—边了。

日夜不停走了五天，全队的人都累坏了，只有艾弗莱仍跟出发前一样精神奕奕。苏提也还是很坚强，广漠的景致重新给了他力量。无论是勘探队队长的暴虐、或是令人精疲力竭的行程，都动摇不了他的决心。

那个又粗又壮、满脸大胡子的队长命令大家集合后，便爬上一块

大石头。这样才能使这些游民在他脚下显得更渺小。

“沙漠是很大的。”他用洪亮的声音说道，“你们在沙漠中比一只蚂蚁还不如。看看你们，老是嚷着口渴，就像一群行动不便的老太婆。你们根本不配当矿工，也不配到地底下去寻宝。可是我却带你们来了。这些金属矿都比你们有价值。你们在山边乱垦乱挖的时候，山是会觉得痛的，所以它也会想办法吞掉你们以求报复。能力不够的人也只好自求多福了。现在开始搭营，明天天一亮就开工。”

工人们开始搭起了帐篷，第一个要搭的就是队长的，由于实在太重了，把五名搬运的工人累得连气都喘不过来。在艾弗莱的虎视眈眈之下，他们非常小心地把帐篷摊开，架起于营地的正中央。然后有些人准备晚餐，有些人把地面弄湿以免尘土飞扬，还有些人喝着羊皮袋中清凉的水止渴。幸亏矿区凿了一口井，才不至于缺水。

苏提睡梦中忽然被人踢了一脚，痛得他全身像是要裂开一样。

“起床了。”艾弗莱命令道。

苏提忍住怒气，照他的话做。

“每个到这里来的人都多少惹了些麻烦。你呢？ ”

“那是我的秘密。”

“我要你说。”

“你少来烦我。”

“我最讨厌故弄玄虚的人。”

听队长略带威胁的口吻，苏提只得应道：“我是从劳动队偷偷溜走

的。”

“哪里的劳动队？ ”

“我住的村子、在底比斯附近。他们要我到孟斐斯疏通运河，但我宁愿脱逃到这里当矿工碰碰运气。”

“我不喜欢你的样子。我相信你一定在说谎。”

“我要发财。谁也阻止不了我，你也一样。”

“小子，你实在让人受不了。我非打扁你不可。我们赤手空拳打一场吧。”

艾弗莱指定了一名裁判。此人的任务是特犯规的人判决出局，只要不动口咬人，怎么打都没关系。

一开始，大胡子便出其不意地冲向苏提，抓起他的上半身高举过头，转了几圈之后，用力将他抛到几公尺外。

被摔破了皮的苏提，忍着肩痛站了起来。艾弗莱则双手插腰，轻蔑地看着他的对手。其他的矿工都笑了。

“有种的话就上啊。”

艾弗莱听他出言挑衅，毫不犹豫便往前扑去，但是这次他长长的手臂却抓了个空。苏提在最后关头避开了这一击，也使他重新有了信心。对自己的力道有十足把握的艾弗莱，来来去去地总是这么一招。苏提不禁暗暗感谢众神……虽然神是不存在的……让他有一个好战的童年，才能让他学习到打斗的技巧。前后十多次，他都巧妙地躲过了对手毫无章法的攻势。苏提的闪躲使艾弗莱恼怒到了极点，也开始感到疲倦并丧失了理智。此时更不容苏提犯错了，否则一被抓到定要粉身碎骨的。他灵活地一个勾腿，让艾

弗莱失去重心,然后身影一晃钻到对手摇摇晃晃的庞大身躯下方,最后以自己的力量在他的颈子上用力一扳。艾弗莱于是重重地摔在地上、苏提则跨坐在他的颈背上，还一边扬言要把他的脖子扭断。

“干得好，小子!”被打败的队长用拳头捶打着沙地认输了。

“你该死。”

“你要是杀了我。沙漠警察不会放过你的。”

“我才不在乎。我让那么多人去送了死，你又不是第一个。”

艾弗莱开始觉得害怕了:“你想怎么样？ ”

“我要你发誓再也不虐待队上的人。”

一旁的矿工不再嬉笑，大家都围了过来，聆听队长的回答。

苏提不耐烦地催促着:“快点，不然扭断你的脖子。”

“好，我向敏神发誓！”

“还要向西山女神哈朵尔发誓，说啊。”

“我向西山女神哈朵尔发誓。”

苏提这才放开了他。在这么多神明面前发的誓是不能不算数的。艾弗莱若有违誓言，他将背负一辈子的恶名，永世不得超生。

矿工们立刻高声欢呼，并将苏提高高抬起。当喜悦的气氛缓和下来后，他以坚定的口吻对大家说:“这里做主的还是艾弗莱，因为只有他知道路径、饮水点和矿区所在。没有他，我们就无法再回到谷地。大家要听从他的话、也希望他能遵守承诺，那么一切都会很顺利的。”

大胡子满脸讶异地把手搭在苏提肩上,“小子，你不但很强壮，也

很聪明。”随后又把他拉到—边说，“我真是看走眼下。”

“我想发财。”

“我们可以当朋友。”

“要对我有利才行。”

“一定会有利的，小子。”

几名女子正缓缓地将贡品送进哈图莎王貌的宫殿：她们身穿白长袍，上半身有一条吊带在裸露的胸前交叉，外头还套着——件菱形珠网式的罩衫，头上的假发则用缎带扎起，一个个显得如此纯真美丽，就连戴尼斯看了也觉得血脉喷张。他每次出远门，总会背着妮诺法夫人偷情，但他的保密工夫做得很好，也必须做得很好。一旦传出诽闻，他的名声就完了，因此他从来没有固定的情妇，也向来以短暂的一夜情为满足。虽然他偶尔也会和妻子做爱，然而妮诺法屡屡反应冷淡，更使他有借口寻求婚外情后宫总管到花园来找他。他本想趁机跟总管要个女孩，但最后还是放弃了。后宫是个以工作为重的经济中心，而不是低三下四的寻欢场所。戴尼斯以运输商的名义求见拉美西斯赫梯籍的妻子，她接见他的厅堂四角各有一根柱子，墙面漆成了亮黄色，地板则是红绿相间的马赛克图案。

哈图莎坐在——张两边各有扶手、椅脚镀金的实心乌木座椅上。她黝黑的眼睛、白皙的皮肤、修长的手指，无不展现了亚洲女子的异国魅力。戴尼斯在她面前不敢稍有轻忽。

“真是稀容啊。”她语带尖酸地说。

“我是运输商，你是后富的女主人。有谁会对我们的会面起疑

呢？ ”“ 可是你以前却认为这样做很危险。”

“情况已经大大转变了。帕札尔如今成了门殿长老，他就凭着这个身份，多方阻挠我的行动。”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

“不知道你是否改变心意了？ ”

“拉美西斯嘲弄我，使我的人民受辱！我一定要报仇。”

戴尼斯满意地摸摸下巴上发白的短髭须，“你会如愿的，王纪。我们的目标仍然一致。拉美西斯是个昏庸无能的专制暴君，他只会守着过时的传统，对未来完全没有展望。时机对我们越来越有利，可是我有些同伴已经等不及了，所以我们才决定要让拉美西斯更加不得民心。”

“这样就能动摇他的地位？”王妃质疑道。

戴尼斯不免感到紧张，他不能透露太多内情。和这个赫梯公主合作只是一时之计，等到法老下台以后便得尽快将她铲除了。

“你要相信我们，我们的计划绝对万无一失。”

“你要小心点，戴尼斯，拉美西斯可是个精明又勇敢的战士。”

“他已经受制于我们了。”

哈图莎眼中闪起了兴奋的光芒：“我不能多知道一点吗？ ”

“肯诉你并没有用，而且还会有风险。”

哈图莎撇了一下嘴，强忍注的怒气使她显得更动人。“你要我怎么做？ ”

“扰乱所有的商品运输。在孟斐斯，我毫无困难便可以办到，可是在底比斯却需要你的协助。成功以后，法老就会招致民怨。国

内经济萧条，他的王位也将不保。”

“要收买多少人！”

“不多。但是很重要。必须让控制食品运送的主要书记官连连犯错。行政调查很复杂，会花很多时间，但我们只需要几个星期就能造成混乱了。”

“我的心腹手下会采取行动的。”

戴尼斯对于这个计划一点信心也没有、这回再度向法老出击，效果应该很有限。但是他至少消除了哈图莎的疑虑。

“我还要告诉你一个秘密。”他小声说道。

“说吧。”

他走向前去，将声音压得更低:“几个月后，我就会有一批数量惊人的神铁了。”

从哈图莎的眼神可以看出她很感兴趣。利用神铁的奇异功能，便又多了一样对付拉美西斯的新武器了。

“你要什么代价？ ”

“先付三块金条，将来再付三块。”

“你离开后宫时，行李袋里就会有金子了。”

戴尼斯行礼后退下。这项交易他的同伙人并不知情，而王妃也永远拿不到神铁。出售他已经不再拥有的东西，还获得如此丰厚的利润，戴尼斯心中真是欣喜若狂。安抚王娩不难，若是她反应过于激烈，他大可以把责任推到谢奇身上。那个留着小胡子的化学家卑躬屈膝、惟命是从的个性，已经帮过他很多忙了。

女佣送来了一些橄揽、红皮白萝卜和一棵蒿苣。西莉克斯则自己

和调味料。

“谢谢你们接受我们的邀请。”美锋对奈菲莉与帕札尔说，“能请到你们一块儿用餐是我们的荣幸。”

“你千万不要这么客气。”帕札尔强调。

厨师在小圆桌上的铜盘里放了几块烤羊排，还有一些胡瓜和小青豆。新鲜可口的餐饮让客人赞不绝口。西莉克斯特意戴了一副精致美丽的耳环，两个小小的圆盘上装饰着玫瑰花结和螺线。

“我做了个很吓人的梦。”她告诉客人，“我梦见自己连续喝了好几杯热啤酒。我狠担心，就去请教解梦师。他分析的结果把我吓坏了！他说这个梦代表财物会失窃。”

“你不用太担心，解梦师也常常会出错的。”奈菲莉安慰她说。

“但愿如你所说吧。”

“我妻子太过于焦虑了。你能不能开点药给她？”美锋问道。

饭后，奈菲莉替西莉克斯开了几剂具有镇静作用的汤剂，美锋和帕札尔则到庭园里去散步。

“我根本没有心情欣赏大自然。”美锋叹道，“我的工作时间越来越长。每晚我回到家时，孩子都睡了。无法看着他们成长，无法跟他们一起玩耍，对我而言牺牲实在太大了。我又要管理谷仓，又要经营造纸业，还有国库部门……每天的时间都不够用！你不觉得吗？”

“会啊，我经常这么觉得。当门殿长老一点也不轻松。”

“对于亚舍将军的调查有进展吗？”

“开始慢慢有些了。”

“有件异常的事让我非常担心，我想还是提醒你一声。你知道哈图莎王纪的个性相当好战，而且她也从来没有原谅拉美西斯使她离乡背井。”

“她的敌意确实很明显。”帕札尔点点头说。

“她会做到什么地步呢？要是公然反抗法老、密谋策反，无异于自杀的行为。然而，她最近接见了一个令人意外的访客：运输商戴尼斯。”

“你确定吗？”帕札尔惊讶地问。

“我有个生意伙伴到后宫去，看到一个人很像戴尼斯。他讶异之余向宫里的人打听，果然是他，没错。”

听美锋说得如此肯定，帕札尔实在觉得不可思议。“戴尼斯会有这么荒谬的举动吗？”

“哈图莎有她自己的商船队。但是后宫是隶属于国家的机构，私人运输商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假如纯属礼貌性的拜访，这其中又有什么涵义呢？”

法老第二后妃赫锑公主与一名阴谋分子结盟……美锋的推断具有一定的重要性。哈图莎会不会就是主谋，而戴尼斯只是执行命令的一员？如此下定论未免过于草率。没有人知道他们谈话的内容，但隐约可知的是这次的会面是牵涉到一起危害国家、人民利益的结合。

“他们的勾结很可疑，帕札尔。”

“会有多大的影响呢？”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到可能是北方邻国计划入侵？没错，拉

美西斯的确已经扫平了赫梯人的叛乱，但他们难道就真的不再有扩张领土的野心了吗？”

“这么说来，亚舍就是必要的中间人了。”

敌人的轮廓越清晰，即将面临的阵仗也更显得艰难，未来也更不确定了。

当晚。宫里的使者带着拉美西斯的母后图雅的一封信去找奈菲莉。皇太后希望能尽快向她求诊。图雅虽然隐居深宫内院，但在宫里仍极有势力。她性情高傲，对平庸低下之辈深恶痛绝，对国事每每有所建言却不直接下令，为了守护这个伟大的国家，她确实是兢兢业业惟恐有失。拉美西斯不但仰慕并深爱着母亲，自从他心爱的妻子奈菲尔塔莉失踪后，母亲便成了他唯一倾诉的对象了。有些人还言之凿凿地说，拉美西斯所有的决定都是事先和皇太后商量过的。

图雅手下的宫人极多，而且在每个重要都市都设有一座宫殿。位于孟斐斯的宫殿内共有二十多个房间，还有一间四往大厅专门用来接见身份显赫的访客。一名内侍带领着奈菲莉到了太后房中。六十岁的图雅是个瘦削的妇人，她眼光锋利，有一个又尖又挺的鼻子，双颊满布着皱纹。她戴了一顶正式场合专用、与她身份相符的假发，假发的形状有如一只秃鹰将双翼环绕着她的脸。

“连我都听说你的名气了。巴吉首相一向不轻易称赞人的，却也盛赞你的神奇医术。”

“太后陛下，我可以列出我许多失败的例子。一个会夸耀自己成就的医生就应该转业了。”

“我身子不舒服，需要借重你的能力。奈巴蒙那些助手什么都不懂。”

“太后陛下哪里不舒服呢？ ”

“眼睛。除此之外，肚子也会感到剧痛，耳朵又听不清楚，颈子也很僵硬。”

奈菲莉很快就诊断出是子宫出现异常分泌现象。她在笃薅香脂中加入上等油加热，让太后进行烟熏疗法。

检查了眼睛之后，她更担心了——颗粒性结膜炎，也就是沙眼并发了眼险发炎，很可能会转为青光眼。

太后看出了医生的不安、便说：“老实说吧。”

“这种病我知道，可以治得好，但是需要很长的治疗时间，太后自己也必须多加留意。”

以后太后一起床，要以大麻制成的药水洗眼睛，这种药水对抗青光眼很有效。同样用大麻制成的药膏再加上蜂蜜，涂抹于局部。则可以舒缓子宫异常分泌所引起的疼痛。另一剂以黑色燧石为主要成分的药方，可以为眼角消炎，也可以消除不健康的分泌物。至于治疗沙眼，患者则须在眼皮上涂上一种含有劳丹脂、方铅矿、乌龟胆汁、黄色赭石与努比亚土等成分的药膏。最后，还要用一根掏空的秃鹰羽管点眼药。制眼药要用芦荟、硅孔雀石、药西瓜粉、金合欢叶、乌木片加冷水混合，使成糊状，待干燥后磨碎加水，然后再将制成品置于屋外受露水湿润后加以过滤。药水除了直接点人眼睛之外，还要做成敷料外敷，每日四回。

“我真是又老又病了。”太后叹道，“我不喜欢这么麻烦地照顾自

己。”

“太后陛下是生病了。所以需要一点时间治疗，以后就会痊愈的。”

“看来我再不乐意，也不得不听你的话。这个你收下吧。”

图雅给了奈菲莉一条光彩动人的项链，是由七排光五髓圆珠与努比亚金珠串成的，两头的搭扣则是莲花式样。

奈菲莉迟疑着不敢接受，“至少等见到疗效吧。”

“我已经好些了。”

太后亲自为她戴上项链，并欣赏着：“你真美，奈菲莉。”

奈菲莉脸上不由得泛起一片绯红。太后又说：“而且你很幸福。我的亲信说你丈夫是个很杰出的法官。”

“为玛特奉献是他一生的职志。”

“埃及就需要你们这种人。”

图雅唤来了司酒官，让他送上甜美的啤酒和水果。她和奈菲莉二人便坐在铺着软垫的矮椅上。

“我一直在注意帕札尔法官的晋升与调查的情形。刚开始只是觉得有趣，后来是讶异，最后则感到愤慨！将他送进牢营实在是非常不公平也不容发生的事。幸好，他得到了初步的胜利，如今他贵为门殿长老，将拥有更丰富的资源得以继续对抗。任命凯姆担任警察总长是很好的开端，巴吉通过这项任命是对的。”

最后这几句话并非信口说说而已。奈菲莉若将这番话转告帕札尔，他一定高兴极了，因为图雅的认同，也就等于法老左右亲信对他行为的支持了。

“自从我丈夫去世、儿子登基以来，我一直极力在维护国内的民

生乐利。拉美西斯是个伟大的国王，他让我们远离战争的威胁、使神庙更富足、人民衣食无虞。埃及依然是一块受众神恩宠的乐土。但是我却感到不安啊，奈菲莉，你愿意听听我心里的话吗？”

“如果太后认为我有资格的话。”奈菲莉谦逊地回答道。

“拉美西斯越来越显得忧心忡忡，有时候甚至是心不在焉，好像突然间变老了似的。他的性子变了，我真怕他会就此不再奋斗、不再将困难一一解决，也不再视障碍如无物了。”

“也许他病了呢？”

“除了牙病以外，他还是非常强壮而精力旺盛的。这是他第一次对我有戒心。我猜不透他心里在想些什么。倘若他像以往一样亲口对我说出他的决定，不管决定如何，我都不会感到惊讶。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却躲着我。把这个情形告诉帕札尔法官吧。我好为埃及害怕，奈菲莉。这几个月来，那么多的谋杀案，那么多无解的谜，而国王也渐渐疏远我，把自己封闭起来……希望帕札尔能继续将这一切调查清楚。”

“法老像不像是遭到威胁？”奈菲莉若有所思地问。

“他很受崇仰爱戴的。”

“可是民间都流传说他的运势尽了，不是吗？”

“一个国王在位时间太长，都会这样。拉美西斯知道解决的办法，那就是举行再生仪式，强化他与众神间的关系，使得臣民心中再度充满喜悦。对于这些谣言我并不担心，只不过国王为何要一再地颁旨，强调他自己原本就拥有的权力呢？”

“太后是担心可能有奸险的邪恶力量使他心神受创？”

“果真如此的话，朝臣很快就会发现了。不是的，他的神智很清醒，但他就是不一样了。”

啤酒果然香醇，水果也汁多味美。奈菲莉觉得她不该再提出问题了。这些高度机密应该由帕札尔来评估并加以运用。

“我很欣赏你在奈巴蒙死时所表现出的高贵情操。”图雅又说道。“他这个人一无是处，只是他懂得做表面功夫。他对你种种不公平的待遇，我决定在此补偿你。孟斐斯中央医院本来是由我们两人负责的，现在他过世了，我又不是医生。明天我马上下旨由你接管这家医院。”

第二十二章

帕札尔用一块泡硷皂块搓着身子，背后则有两名仆人为他淋上温水。洗过澡，他用一根芳香的芦苇刷牙，然后再用明矾加莳萝漱口。刮胡子用的是他最喜爱的剃刀，形状有如细木工匠所使用的凿子，然后在脖子上涂抹野生薄荷油以防蚊虫与跳蚤。另外，他还用一种以天然含水苏打和蜂蜜为基本成分制成的乳膏按摩全身其他部位。白天里必要的话，他也会使用角豆与乳香来消除体味。梳洗完后，无可救药的病突然又发作了。

他连续打了两次、五次、十次的喷嚏。又是感冒，老是治不好感冒，还会有咳嗽和耳鸣等症状。是的。的确是他自己不好：工作过度、不听从医生的指示、还失眠。不过药方也确实该换一换了。可是要怎么问奈菲莉呢？她每天六点起床，准备一下就出发到她最近接管的中央医院去，他已经一个礼拜没见到她人了。奈菲莉从此就是埃及最大的医护中心的负责人了，因为希望能在新岗位

上有所表现，她努力付出不遗余力。太后图雅的意旨立刻获得首相的同意，而医院里的全体内外科医师与药剂师也都一致表示支持。曾经扣往药物不让奈菲莉使用的那名临时行政人员，已经成了护士，专门照顾长期卧病在床的病人。

奈菲莉向负责管理医院的书记官坦承，她的专业是医疗救护，而不是管理一群公务员,因此他们只要遵守首相办公室所下的指令，便不需要再和她商量了。这番声明使得奈菲莉这个新任的女院长博得不少同事的好感,也使得她与不同专业人才的合作更为密切。

到这间医院来看诊的都是城里或乡下的医生无力医治的病人。以及一些经济宽裕并希望尽早预防某些疾病的发生或恶化的人。此外，奈菲莉还特别注意药局作业，因为这里专事配药与有毒物质的配制与使用。

因为鼻塞炎似乎更加严重了，身边又没有人帮忙，帕札尔于是决定前往惟一能获得关注的地方：孟斐斯中央医院。

进到医院。一名女护士亲切地问来客：“需要我为你服务吗？”

“我要挂急诊。我想请院长奈菲莉帮我看病。”

“今天恐怕不可能。”

“我是她丈夫也不行吗？”

“你是门殿长老？”护士讶异地说。

“我想是的。”帕札尔苦笑了一下。

“请跟我来。”

护士带着他穿过一个设备完善的海水浴疗养中心，许许多多隔间内都备有三个石槽，第一个槽供全身浸浴，第二个槽供坐浴，第

三个槽则是浸泡脚与小腿用的。其他有些房间是睡眠疗法专用室。还有一些空气流通的小隔间，住着由医生长期照护的病人。

奈菲莉在复查一剂依照医生处方调配的药，并利用水钟记录某种物质凝结的时间。有两个资深的药剂师在一旁协助。帕札尔等他们实验结束后才现身说道：“能不能麻烦你看个病人？ ”

“这么急吗？ ”

“是急诊。”

奈菲莉一本正经地将他拉进一间看诊室。帕札尔又打了十几次好大的喷嚏。

“嗯……你不是假装的。曾觉得呼吸困难吗？ ”

“自从你不照顾我以后，呼吸的时候会有嘶嘶的响声。”

“耳朵呢？ ”

“左耳塞住了。”

“有发热吗？ ”

“有一点。”

“躺到石床上去，我要听听你的心跳。”

“我的心跳声你很熟悉啊。”帕札尔半开玩笑地说。

“我们所在之处是个严肃的地方，帕札尔法官，所以请你也正经一点。”

她听诊时，帕札尔果然默不作声。“你想的没有错，的确需要开新的药方。”奈菲莉拿着一支占卜用的小木棍来挑选适当的药物。棍子指向了一棵十分茁壮的植物。植物有五片淡绿色的大叶子和红色的浆果。

“泻根。”她解说道，“含有剧毒。稀释之后服用，可以排除你体内的积血，使气管畅通。”

“你确定吗？ ”

“我有责任向你保证。”

“快点把我治好吧，我迟到这么久，书记官们一定都开骂了。”

法官的办公室爆发了不寻常的骚动。在里面办公的公务员，平常总是轻声细语、举止端庄稳重，遇到这种情形，大家你看我我看你的，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有些人建议说老板不在，就采取观望态度吧；有些人则主张采取强硬态度，但却不愿意自告奋勇出面；还有人坚持找警察。只见地板上到处都是打碎的书板和撕毁的草纸。帕札尔到达之后，大伙儿才静了下来。

“你们受到攻击了吗？”帕札尔问。

“可以这么说。”一名老职员神色慌张地说，“我们控制不了她的怒气。她已经进你的办公室了。”

帕札尔满心诧异地穿过书记官办公的大厅，走进他自己的办公室。豹子正跪在草席上翻弄他的档案。

“你是怎么了？”帕札尔又惊又怒地问。

“我要知道你把苏提藏在哪里！”

“马上起身离开。”

“我不问明白绝不走！”

“我不会对你动粗，可是我会请凯姆来。”

这个威胁果然有效，豹子马上乖乖听话。帕札尔便对她说：“我们到外面谈。”

她从帕札尔面前走过，书记官们无不睁大了眼睛瞪着她。

“东西收拾一下，开始办公了。”长老向目瞪口呆的属下说。

帕札尔和豹子在一条拥挤的巷子里快步走着。今天开市，农民担着蔬菜水果出来兜售，而每个摊贩旁也都挤满了顾客，讨价还价的声音震天响。他二人躲进另一条安静无人的小巷道，才算避开了人潮。

“我要知道苏提躲在哪里。”她眼中泛着泪光，坚持地说，“他走了以后，我无时无刻不在想他。我甚至忘了要喷香水、要化妆，也忘了时间的存在，整天就在街道巷弄里闲晃。”

“他不是躲起来，而是去执行一项艰难面危险的任务。”

“跟另外一个女人吗？”

“他单独一个人去的。”

“可是他已经结婚了。”

“他认为要作进一步的调查，就有必要结婚。”

“我爱他，帕札尔法官，我甚至可以为他牺牲生命!你能了解吗？”

帕札尔微笑道：“我了解的程度不是你想象得到的。”

“他在哪里？”

“豹子，这是一项秘密任务，我如果泄漏出来，他就可能有危险。”

“我发誓不说出去！我一定会守口如瓶。”

这位热情如火的情妇所表现出的真诚感动了帕札尔，他终于说了出来：“他到科普托思加入了矿工的行列。”

豹子欣喜欲狂，抱住帕札尔亲了一下他的有颊。“我绝不会忘记你的恩情。如果有一天我非杀他不可。我一定第一个告诉你。”

由南到北的各个省份都有谣言流传着。无论是在三角洲的大皇宫皮拉美西斯宫，或是孟斐斯，或是底比斯，谣言很快地散布到了各行政机构，也使得负责执行首相命令的官员开始人心惶惶。

门殿长老刚刚解决了一件不动产的案子，起因是由于一名不诚实的地主将同一块地先后卖给一对表兄弟，使得兄弟反目成仇，后来地主被判定须以所得收益加倍偿还。接下来要看的是亚舍将军在极度担忧的情形下对埃及军队现况所作的报告。

将军认为亚洲局势很不稳定，因为埃及派驻监督邻近小国的兵力长期以来都十分薄弱，而如今各邻国又在至今依然在逃的叛贼埃达飞号召之下，已经准备结盟了。目前武器装备实在不够精良；自从与赫锑一役战胜后，便一直无人闻问。至于国内的军事状况。他同样不满：战马缺乏照顾、战车破损未修、军队毫无纪律、军官素质太差。若异国果真有意入侵，埃及能抵挡得住吗？

这样一份报告将造成深远的影响，亚舍究竟有什么用意呢？如果未来事实证明亚舍是对的，那么他将成为有远见的军事预言家，并将获得极崇高、甚至相当于救世主的地位。如果拉美西斯相信了他，那么他也必定会以更严格的要求来巩固自己的势力。

帕札尔想起了苏提。这个时刻他又走在哪条荒凉的路径，寻找着几乎不可能找到的证据，以便举发这个企图以军方势力控制整个国家的杀人凶手呢？

帕札尔把凯姆叫了来。“你能马上对孟斐斯主要军营进行调查吗？ ”

“哪方面的调查？ ”

“军队士气、军事装备的情形、军人与战马的健康状况。”

“没问题，只要你下一道命令，我马上去。”

帕札尔想了一个合情合理的借口，搜寻一辆撞倒了数人并留下撞击痕迹的战车。

“动作要快。”

帕札尔接着赶往美锋家中，美锋正忙着清查谷物的收成。

二人走上行政部门的阳台，以避免隔墙有耳。

“你看了亚舍的报告了吗？”帕札尔问道。

“太可怕了。”

“如果他说的是真的，怎么办？”

“你持不同的看法吗？”美锋反问他说。

“我怀疑他是故意把情势说得严重了，以便从中牟利。”帕札尔说出了心中的疑惑。

“有什么线索吗？”

“我们要尽快搜集。”

“亚舍一定会遭受责备的。”

“那可不一定。”帕札尔不以为然地说，“假使拉美西斯认同他的看法，他就再也没有顾忌了。试想还有谁敢与国家的救星对抗呢？”

美锋同意了帕札尔的说法。只听帕札尔又说：“你想帮助我、现在有机会了。”

“你要我做什么？”

“我想知道有关我国派驻国外的军队，以及过去几年军事设备的

投资情形等等情报。"
“这恐怕不容易。但我会尽力。"
回到办公室后，帕札尔写了一封长信给卡纳克神庙的大祭司卡尼向他询问有关驻扎在底比斯地区军队的素质与军营中设备的好坏。这封信是以卡尼最熟悉的“草药”术语所衍生的密语写成的，送信的人也特别经过挑选。
“没有什么特别的。”凯姆说。
“说清楚一点。”帕札尔坚持道。
“军营一切平静，营房没有问题，设备也很好。我检查了营区里的五十辆战车，军官们都很细心地维护。战马也照顾得无微不至。"
“他们怎么看待亚舍将军的报告？ "
“他们很重视，不过也坚决相信报告中指的是其他军营。为了更确实一点，我也去视察了都会区最南边的营区。"
“结果呢？ "
“一样。没有什么特别的。那边的士兵也以为这番批评是针对……别的营区。"
帕札尔和美锋约在普塔赫神庙前的广场碰面，那儿有许多闹着没事的人。也不管来来往往的祭司，只是自顾自地聊着。
“关于第一点，我得到的答案和亚舍的描述有出入，他似乎有意封锁亚洲军团的消息。根据军方对外宣称，我方部队人数减少，而亚洲邻国却蠢蠢欲动，但是有一名人事书记官向我透露，士兵名册一直没有更动过。至于第二点，事实很容易就查明了，因为军队的预算都要提报别国库。这几年来，军备投资稳定，并未有

装备不足的情形。”美锋将调查的结果详细地说了。

“这么说，是亚舍说谎了。”

“他的确很高明。他在报告中做了一些耸人听闻的陈述，却又未加以肯定。许多高级将官都支持他，也有不少朝臣惧怕赫梯人的阴谋诡计，亚舍可以说是个英雄……他该不会想趁机制造一次对自己有利的动乱吧？”

帕札尔静坐在莲花盛开的水塘边，勇士则缩成一团睡在他的膝上。一阵微风吹来，将狗儿的长毛和主人的头发轻轻扬起。奈菲莉正在看一份医学文件，小淘气却不停地要把纸给卷起来，无论女主人怎么警告都不听。别墅花园沉浸在落日最后的余晖中，到处染得一片橙红，山雀、红喉雀和燕子也开始唱起了夜曲。

“我们军队的状况非常好。亚舍的报告全都是胡诌的，目的在于使国家高层陷入恐慌，并打击军心士气，以便让他更容易掌控。”帕札尔开口说道。

“为什么拉美西斯不责备他呢？”

“因为他过去战绩显赫，所以法老信任他。”

“那现在怎么办？”

“我要把调查的结果交给首相。再上呈给法老。我刚刚收到了凯姆与卡尼的答复，这些也都会一并呈上去。底比斯也和孟斐斯一样。军事潜力丝毫无损。首相一定会向全国人民澄清事实，并向亚舍提出抗议。”

“将军的前途就到此结束了吗？”

“不能这么乐观。他当然会辩驳，会重申他的真诚与爱国之心，

会斥责属下给与他错误的讯患。但至少能缓和他的攻势，而且我想反败为胜。”帕札尔的语气突然变得十分坚定。

“你打算怎么做？ ”

“挺身迎击。”

亚舍将军在沙漠中监督战车的演练。每辆车上有两个人：军官拉弓瞄准移动中的标的物，他的副手则负责拉控缰绳，让战车全速前进。凡是手脚不够敏捷的人，全都被剔除于精英部队的名单之外。门殿长老到达后，两名步兵请他在一旁稍候，不要冒险进入操练场，因为飞箭无限，一不小心就可能受伤。

满身尘土的亚舍终于下了休息令，然后才缓步走向阳札尔。

“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他口气冷淡地说。

“没有什么地方是我不能去的。”帕札尔也冷冷地反击。

亚舍那张犹如遭侵蚀过的脸，扭曲得几乎要变形了。身材矮小、阔胸短腿的他忍不住恼怒，下意识地搔着那道横过胸前，由肩膀划向肚脐的伤疤。

“我要洗个操、换个衣服。陪我来吧。”

亚舍和帕札尔一起走进高级军官专用的卫生间。当一名士兵为将军淋浴时，帕札尔开炮了：“我要对你的报告提出异议。”

“凭什么？ ”

“因为你给的讯息是错误的。”

“你又不是军人，你的评估毫无意义。”

“这不是我的评估，而是事实。”

“我要反驳你的事实。”

髓。

“你都还不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呢！”

“猜就知道了。你在两三个军营里晃来晃去，营区的人就让你看一些全新的战车，士兵也向你表示对现状很满意。好个天真又无能的法官。你上当啦!”亚舍一副嗤之以鼻的模样。

“这也是你对警察总长和卡纳克神庙大祭司的评价吗？”

这个问题问得将军无言以对，便支开士兵，自己擦试身子，然后岔开话题说：“这些都是跟你一样没有经验的新手。”

“你的说法太牵强了。”

“你到底想怎么样，帕札尔法官？”

“还是一样，找出宝贵的真相。你的报告根本是捏造的，所以我已经向首相表达我的看法与抗议了。”

“你竟敢……”

“这不是敢不敢的问题，这是我的责任。”

亚舍气得直躁脚。“你这么做太蠢了！你会后悔的！”

“首相巴吉会做出公断。”

“我才是这方面的专家！”

“我们的军力完全没有减弱，这点你很清楚。”

将军穿上了一件短的缠腰布，从他笨手笨脚的模样看得出他很紧张。

“你听我说，帕札尔，报告的内容无关紧要，要紧的是其中的精髓。”

“请你说明白一点。”

“一个称职的将军就必须要预测未来，以便确保国家安全。”

“这样就能毫无根据地公开耸人听闻的言论吗？”

“你是无法了解的。”

“这件事和谢奇的活动有关联吗？”帕札尔拐了个弯问道。

“你别再找他麻烦了。”

“我例想问问他。”

“不可能的事。他躲起来了。”

“是你下的令？”

“不错，是我下的令。”

“很遗憾，我一定要见他。”

亚舍忽然用一种甜得腻人的声音说：“其实我会一再强调军力薄弱，借以引起国王、首相与朝廷的注意，完全是希望能重整军队雄风。并让所有的人都能支持新式武器的制造，使我们出师百战百胜。”

“将军，我真没想到你会如此天真。”

亚舍听到这话，眼睛又像猫一样眯成了一条缝。“你在暗示什么？”

“你所谓新式武器应该就是用神跌制造、无法毁损的剑吧。”

“不但有剑，还有长矛、匕首……谢奇一直都在日以继夜地赶工。我要要求你把扣在普塔赫神庙的神铁块还给他。”将军命令着说。

“也就是说，神铁是他的喽？”

“重点是他在使用。”

“再怎么多疑的人终究也会受传言所骗。”

“什么意思？”将军不解地问道。

“意思就是说，神铁并不是无法毁损的。”

“胡说八道！”
“若不是谢奇骗你，就是他自己也蒙在鼓里。你去问问卡纳克神庙的专家，就会相信我说的话了。这种罕见的金属在宗教仪式中所扮演的地位，让你产生了幻想，而且是错误的幻想。你本来希望借着强迫最高权力阶层，让自己拥有一项超强的武器，但你却失败了。”
亚舍脸上完全一副茫然不知所措的模样。也许他这才意识到自己被同伙骗了吧。
等到帕札尔一离开卫生间，亚舍立刻抓起一个装满了温水的陶士罐，往墙上砸得粉碎。
第二十三章
苏提解开皮带，然后找了一块平坦的大石把草席摊开。他疲累不堪地躺下，注视着天上的星星。沙漠、高山、岩石、矿坑、还有每每让人爬得皮破血流的闷热坑道……这趟行程获利不多却如此累人，大部分的人已经开始抱怨，甚至后悔了，但苏提却极为满意。有时候，他内心被四周景致深深感动，连亚舍将军都抛到脑后去了。虽然他热爱都市的消遣娱乐，不过此地艰险的环境对他却也丝毫不陌生、仿佛从小就住惯了似的。
他左手边的沙地里传来一阵独特的嘶嘶声。一只角虫奎蛇从草席旁滑了过去，身后留下了一些蛇行的痕迹。打从第一晚，他便已经摸清了毒蛇的伎俩，原先恐惧慎戒，慢慢的也就习惯了。他下意识感觉到自己不会被咬，蝎子和毒蛇他都不怕。他进到它们的地盘上，便该尊重他们的习性，相比之下，那些天性嗜血又专门

攻击矿工的沙地壁虱才更让他害怕。一旦被咬，不仅疼痛难当，肌肤还会肿胀发炎。幸好壁虱对苏提没兴趣，倒是艾弗莱一个劲儿忙着喷洒金盏花制成的药水。以防被叮咬了。

仅管累了一整天，苏提却睡不着。他站起身来，慢慢地朝一道浸染在月光下的干河床走去。夜里独自在沙漠中行走真是疯狂的行为，因为四周都充斥着恶神与怪异的野兽，一不小心就可能遭吞噬而尸骨无存。若有人想除掉他，此时此地正是绝佳的机会。

突然间，苏提听到了一声响。一下大雨便会冒出水来的洼地深处，有一只角如竖琴的羚羊不停地挖掘着，想找水喝。不久，又来了另外一只，这只则是两角又直又长，而且全身雪白。

这两只羚羊是塞托神的化身，因此有着用之不竭的精力。他们果然没有找错地方，很快地它们便舔起了从两块圆石中间涌出来的水。随后，又出现了一只野兔和一只驼鸟。苏提坐了下来，整个人看得都入迷丁。这几只神圣的动物幸福满足的一幕，将成为他心中永远的秘密。

忽然有一只手播到他肩上，原来是艾弗莱。“你很喜欢沙漠哦，小于，这可不是什么好事。你要是再继续执迷不悟，总有一天你会遇见狮身鹰首的怪兽，它可是箭射不穿、绳索套不住的。到时候就太迟了，因为它会一把抓起你，将你带向黑暗深渊。”

“你为什么讨厌埃及人？ ”

“我的原籍是赫梯。我永远无法接受埃及胜利的事实。至少。在这些路径上，我是老大。”

“你带领矿工队伍多久了？ ”

“五年。”

“你没有发财吗？”

“你太好奇了。”

“如果连你也失败，那么我成功的希望就很渺茫了。”

“谁说我失败了？”

“这样我就安心点儿了。”

“别高兴得太早。”

“你要是有钱，何必还这么辛苦操劳？”苏提继续套他的话。

“我讨厌谷地、田野和河川。就算我成了大富翁，我也绝不离开我的矿区。”

“大富翁……这个头衔我喜欢。可是直到目前为止，你带我们挖的矿坑老是空空如也。”

“小子，你应该很善于观察才对。你说还有更好的训练方式吗？当真正的工作开始的时候，适应力最强的人也才有资格人山寻宝。”

“希望越早越好。”

“你这么急吗？”

“还等什么呢？”

“有很多异想天开的人自己走上了寻金路线，可是几乎全都失败了。”

“没有人知道矿脉所在吗？”

“地图都收藏在神庙里，谁也拿不到。无论谁企图偷金子、都会马上被沙漠警察逮捕。”

“躲不掉吗？”

“当然了，到处都是警犬。”

“你呢，你已经把地图记在脑子里了。”

大胡子坐到苏提身边。严肃地问：“谁告诉你的？”

“没有人告诉我，别紧张。像你这种人，档案里一定有记录的。”

艾弗莱拾起一个小石头，握在手中捏得粉碎。“你要是敢骗我，我绝不饶你。”

“我要跟你说多少次你才相信？我只想发财。我要有一大片土地，要有马、有车、有仆人、有一片松林、有……”

“松林？埃及哪来的松林？”

“我说过要待在埃及吗？这个鬼地方我已经待不下去了。我想搬到亚洲去，到一个法老的军队到不了的国家。”

“我开始对你有兴趣了，小子。你犯了罪，对吗？”苏提没有作声。

大胡子又说：“警察在找你，所以你想躲到小国去避风头。他们都像是紧追不舍的猎犬，想尽办法也要逮到你。”

“这次我绝不会再让他们活捉到我了。”

“你坐过牢？”

“我再也不进监狱了。”

“是哪个法官判的？”

“帕札尔，那个门殿长老。”

艾弗莱钦佩地吹了声口哨，说道：“你可真是个大人物啊！这个法官要是死了，很多像你这样的人都要狂欢庆贺了。”

“他真是死脑筋。”
“不过命运如何可就难说了。”
“我一毛钱也没有，所以我很急。”
“我很喜欢你，小子，可是我不能冒险。明天我们就来玩儿真的，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能耐。”
艾弗莱把队员分成两组。
第一组人数较多，负责采集制造工具，尤其是石匠用的凿子、所必备的铜。铜经过锻打、洗选后，便当场立刻以简陋的炉子融化，再倒入模子里。西奈与沙漠地区蕴茂了丰富的铜矿，可是由于建商团体的需求量实在太大，因此还得从叙利亚和西亚地区进口。此外，军队也需要铜锡合金来制造坚固的刀刃。
第二组则只有十来个人，苏提也是其中之一。他们每个人都知道艰难的任务就要展开了。他们面对的坑道入口就像是地狱之口，而宝藏也许就藏在那黑暗深处。矿工颈子上都挂着那个小皮袋，只等着寻到宝物那一刻要装得满满的。他们都只穿着一件皮制的缠腰布，还在身上抹上了沙。
谁先进去呢？这里是最好的地点，但也是最危险的地点。有人推了苏提一把。他立刻转过身，动手打了推他的人。然后大伙儿便打成了一团。艾弗莱出面制止后，拉起一个爱打架的矮个儿的头发，痛得他哇哇大叫。队长下令道：“你先进去。”
大伙这才自动排成了一列。坑道十分狭窄，矿工们都弯下身子，寻找着可以倚靠的地方。一个个的眼神盯着岩壁，来回搜寻着某种贵重金属的踪迹，至于是什么金属，艾弗莱则没有明说。带头

的那人走得太快，扬起了不小的灰尘，跟在他后头的人因为呼吸困难，推了他一下。结果他脚下一个不稳，便顺着陡坡往下滚到一处平台，到了这里，矿工们就可以挺直身子了。

“他昏倒了。”一名同伴看了一眼说道。

“那样最好。”另一个兴灾乐祸地说。

大家休息了一下，便继续在这个空气稀薄的矿坑里往前走。

“你们看，金子!”发现的人大叫之后，马上就被两个贪心的同伴给打倒在地。

大胡子则怒叱道：“笨蛋！那只是一块发亮的岩石。”

苏提觉得每走一步便多一分威胁。他身后的人个个都想除掉他。他凭着一种野兽的本能，就在同伴拿起大石头要砸他脑袋的时候，他即时弯下了腰。第一个攻击的人跃了个四脚朝天，苏提也趁机将他的肋骨踩断。

“再来一个我就踩死他。”他大声地说，“你们疯了吗？我们要是再继续这样，恐怕谁也出不去。要么大家现在马上自相残杀，不然就平分宝藏。”

这些身强体壮的人都选了第二条路。接着他们又爬进了另一条坑道。有两个人因为身体不适，只得放弃。苏提接过了浸过芝麻油的油布火炬，毫不迟疑地便带起头来了。

黑暗中，又往下定了一段。忽然眼前光芒一闪，苏提吞了一下口水，加快脚步，最后终于摸到了矿藏。但他随即愤怒地嚷道：“铜矿，只是铜矿而已！”

苏提打定主意非打得艾弗莱满地找牙不可。但当他费力地爬出坑

道后，却发现工地安静得不寻常。所有的矿工都排成了两列，一旁有十几名沙漠警察和警察随身带的警犬监视着。带队的不是别人，正是当初询问苏提的那个大个儿警察。

“其他的人出来了。”艾弗莱向警察说。

于是苏提和其他同伴也被迫进入行列中，就连受伤的人也不例外。警犬发出了低低的咆哮声，似乎随时都可能张口咬人。警察手上都拿着一个绑了九条皮带的环圈，挥打起人来自然是残暴而不留情。

“我们在追捕一个逃犯。”大个儿警察说，“他从劳役队偷偷溜走，现在被起诉了。我相信他一定躲在你们这些人当中。游戏规则很简单。不管是他出来自首或是你们检举他，事情马上就可以结束；可是如果你们都不出声，我们就用皮带环来进行讯问。谁也逃不了。而且必要的话，讯问过程会重复好几次。”

苏提和艾弗莱对看了一眼。这个赫梯人是不会得罪沙漠警察的，把苏提供出来，艾弗莱和警方的关系将会更稳固。“勇敢一点吧。”大胡子向队员说，“逃跑的人下的赌注现在已经输了。我们矿工可不是一群卑鄙的家伙。”

没有人出列。

艾弗莱朝矿工行列走去，苏提已经没有机会逃走了，其他工人也不会帮他的。警犬开始狂吠，并扯动着狗绳，而警察则静静地等着他们的猎物现身。

艾弗莱再度揪起那个矮壮好斗的工人的头发，把他丢到小队长的脚边，说道：“逃犯交给你们了。”

苏提感觉到那个大个儿警察的目光通视着自己。有一度他还以为警察会质疑艾弗莱所检举的人。不过，嫌犯在众犬的威胁下却坦白招供了。

“我还是很喜欢你。小子。”

“可是你却捉弄了我。”

“我只是在考验你。能活着走出这个废弃矿坑的人，以后无论进哪个坑洞都没有问题了。”

“你至少可以先跟我说一声吗。”

“这样的经验就没有意义了。现在，我已经知道你的能力。”

“那些警察很快又会回来找我的。”

“我知道。所以我们不能待在这里。等到科普托思工头要的铜矿挖够了以后，我会命令四分之三的队员把金属送回谷地。”

“然后呢？ ”

“然后，我会带着我选出的人，进行一项神庙没有下令执行的勘探任务。”

“可是你没有带队回去，警察一定会追究的。”

“我要是成功，他们追究也来不及了。这将是我最后一次出队。”

“我们的人数不会太多吗？ ”

“走寻金路线，有一段行程需要搬运工。不过通常呢，小子，我都是一个人回来的。”

首相巴吉回家用餐之前先接见了帕札尔。他把秘书遣退之后，将肿胀的双脚浸泡在用石器盛装的温盐水中。虽然奈菲莉提供的治疗让首相暂时舒服了点，但是他却还是天天吃妻子准备的油腻餐

饮，继续让他的肝承受沉重的负荷。

帕札尔已经习惯巴吉的冷漠了。他肩背稍驼，一张又长又严肃的脸上总是一副不高兴的面容，眼神中又充满询问与疑惑，他根本不在乎别人对他有没有好感。在他办公室墙上桂着各省的地图，其中有几幅还是他担任土地测量专家时画的。

“你实在令人不放心，帕札尔法官。通常，门殿长老只要做好份内的工作，并不需要亲自到现场调查。”

“事态严重，我不得不这么做。”

“我最好提醒你一下，军事区可不是你的管辖范围。”

“上次庭讯并未洗清亚舍将军的嫌疑,而且我负责继续进行调查。我只是针对他个人罢了。”

“那么你为什么把焦点破在他对我方军情所做的报告上？ ”

“因为根据警察总长与卡纳克神庙大祭司所提供的证据，他的确说谎。再度开庭时，这项报告将会加重他的罪名。将军一直不断地在扭曲事实。”

“再度开庭……你想这么做？ ”

“亚舍是杀人凶手，苏提并没有说谎。”

“你的朋友现在处境很尴尬。”

帕札尔就怕他这么说。

巴吉虽然没有提高声量，但是似乎有些恼怒。“亚舍对他提出了告诉，罪名有点重：是逃兵。”

“告诉不能成立。”帕札尔抗议道，“在将军递出诉状之前，苏提就已经受征召人警队了。凯姆那里有正式的记录。因此原本是军

人的苏提一直在国家的部队中服务，从未间断也未弃逃。”

巴吉在一块书板上做了记录。“我想你的档案应该毫无瑕疵吧。”

“是的。”

“你对亚舍的报告究竟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他想借着制造混乱的机会，让自己成为国家救星。”

“假使他说的是真的呢？”

“我第一步的调查显示并非如此。当然，这些调查的范围是很有限的，但是只要你愿意出面，就能够让将军的论据完全站不住脚。”

首相静静地考虑着他的话。

帕札尔突然有一种疑惧。巴吉会不会也跟将军有勾结？首相正直、廉洁、不轻易妥协的形象，会不会只是个障眼法？如此一来，池很快就会随意假借一个名义，结束自己门殿长老的职务了。不过至少无须疑虑太久，只要巴吉一有了回答，他自然就会知道该如何应付了。

“做得好。”首相说道，“你越来越能证实自己的能力，让我很惊讶。如果当初我以年纪作为考虑来聘任大法官，可就大错特错了。幸好我把你当成例外的个案，这点我自己觉得很安慰。你对亚舍的报告所做的分析，实在很令人不安。最近才上任的警察总长和卡纳克大祭司的证词，都使你的说法更加可信。而且你对我的质问毫不退缩。因此，我决定对这份报告提出质疑并且下令彻底清查我军目前所拥有的一切军备。”

帕札尔一直到抱着奈菲莉，告诉她这个好消息时，才忍不住喜极而泣。

亚舍将军坐在一辆战车的车辕上。整个军营的人都睡了，哨兵也打着盹儿。埃及在法老的领导下，上下团结一致、国家富强康乐，建国以来的传统价值更是稳固得连狂风也无法动摇，像这样一个国家还有什么好怕的呢？

亚舍为了成为一个有权势、有声望的人，不借说谎、背叛、谋杀。他希望结合赫梯和亚洲各国，建立起一个拉美西斯想都不敢想的大帝国。但梦想破灭了，只因为他走错了一步。几个月来他一直受制于人。谢奇，那个惜言如金的化学家竟然利用了他。

伟大的亚舍！这个很快就要失势的傀儡，再也无法抵挡帕札尔法官猛烈而持续不断的攻势。他甚至无法享受到将苏提送往劳改营的快感。因为门殿长老的好友已经加入警队了。告诉不成立，报告又被首相驳回！他若彻查此事，亚舍一定会因为扰乱军心而遭受处罚。巴吉一旦插手，就一定会铁面无私地管到底，就像是咬到了骨头的狗绝不会松口一样。

谢奇为什么要纵恿自己写这篇报告呢？亚舍一心想着成为埃及救星、想着获得政治领袖的殊荣、想着民心的归附，他早已经偏离了现实。为了欺骗他人，结果却骗了自己。他也跟那个小化学家一样，相信拉美西斯的王朝就要灭亡，相信民族的融合，相信那些从金字塔时期流传至今的传统即将颠覆。但他却忘了还有首相巴吉和帕札尔法官这种传统保守、全心为玛待神奉献并热爱真理的人存在。

亚舍曾经被视为一名有勇无谋、前途有限、毫无野心的士兵，他也深以为苦。但是那些教官都错看他了。他仿佛被局限在一个没

有出路的死巷中，因而再也无法忍受军中的生活。他若无法控制军队。就要加以毁灭。后来到亚洲侦察之后，他发现各国君主个个工于心计，说谎技术高明，也发现各族之间的争斗不断，于是便萌生了阴谋叛国并与叛军首领埃达飞勾结的念头。

他未来的荣耀犹如魔术师玩弄于股掌间的道具，一转眼就化为乌有了。然而这些假意与他称兄道弟的人，却都忽略了一件事：受了伤的野兽总会爆发出令人意想不到的潜力。连自己都自觉荒谬可笑的亚舍，为了不让自己摔得太难看，自然得拉几个同党来垫背。

为什么他会起这样的邪念呢？他为什么就不能安分守己地为法老效忠，爱自己的国家，并追随那些尽忠职守的大将军的脚步呢？然而阴谋野心就像病毒一样侵蚀着他，加上想把属于别人的东西据为已有的欲望，才会更使得他变本加厉。

亚舍一向无法容忍像苏提或帕札尔那样出类拔草的人，因为这些人会把他比了下去，让他无法大放光彩。世界上本来就是有人建设，有人毁灭，如今，他不幸沦为这第二类的入，众神难道不是罪魁祸首？神明执意如此，又有谁改变得了？

生性如此，至死仍是如此。

第二十四章

半眯着眼睛，抖动着小小的耳朵，鼻孔露出水面的河马，打了个哈欠。后来因为被另一只公河马推挤了一下，埋怨似地低吼了几声。这两只鳄鱼的克星是孟斐斯南方尼罗河水域中首要的生物族群。由于庞大的身躯经常会阻断水流，因此河马总喜欢游到深水

处以遮掩笨重的形体，偶尔甚至还会给人优雅的错觉。这些体重超过两公吨的大怪物，睡午觉时最禁不起干扰，否则便要张开一百五十度的大嘴，然后用六十公分长的利牙在那不知死活的家伙身上戳几个大洞。它们性情暴躁易怒，经常张大了嘴巴吓唬对手。通常，河马都会在夜里爬上岸来吃草，然后需要一整天的时间消化。它们会到远离住家的沙滩上享受日光浴，因为表皮十分脆弱，并不能经常泡在水里。

这两只公河马身上满是疤痕，互相龇牙咧嘴的以示警告。其实原本打斗的意愿就不高了，后来干脆都不再计较，一起肩并肩地游向河岸。但突然间它们竟狂性大发，蹂躏了农田，摧毁了果园，撞断了树木，使得农夫们惊慌失措。有个小孩还因为闪避不及被踩死。

公河马一次又一次破坏，而母河马则尽力保护小河马不受鳄鱼的攻击。好几个村子的村长连忙向警察求救。凯姆到了现场以后，开始策划猎捕行动。两只河马总算被降服了，可是却又有其他灾祸降临乡村：麻雀之害、老鼠与田鼠激增、中只天拆、谷仓虫害严重，而且还多了好些个农地书记官一个劲儿地在查核农民收入的申报。为了怯灾解厄，许多农民都在颈间戴上了光玉髓的碎片，那火焰般的光芒能将邪恶势力压制到最弱。然而，谣言也蔓延开来了。红色的河马之所以蹂躏农村，是因为法老护卫的神力减弱了。大家不都这么说的吗？涨水量不足就表示国王控制自然的力量已经用尽了。他应该举行再生仪式，重建与众神之间的关系。

首相巴吉下的命令正循序渐进地进行着，但帕札尔还是担心。由

于一直没有苏提的消息，他便用密语写了一封信，告诉他亚舍将军的势力已逐渐瓦解，无须继续冒险。也许他的任务很快就会失去目标了。

还有另一件事更叫人放心不下：据凯姆报告，豹子失踪了。

她是半夜走的，事前并未跟邻居提起。警方的线民在孟斐斯也找不到她的行踪。她伤心绝望之余，会不会是回利比亚了？趁着哲人的典范、书记官的护主因赫台的纪念日，帕札尔在家休养一天，并多喝了点稀释的泻根什，以便早日治愈感冒咳嗽的症状。他坐在一张折叠凳上，欣赏着奈菲莉自己设计的一大把花束。她用棕涧叶的纤维将酪梨树叶和许多莲花瓣系在一起，也亏得她手艺精巧，才能不露痕迹地把纤维丝藏起来。勇士显然也很喜欢这小小的杰作，它直起身子，两只前腿趴在小圆桌上，像是就要吃掉那些莲花。帕札尔叫了它十几声都没用，最后只好拿一根骨头引开它的注意力。

眼看暴风雨就要来了。来自北方的一大片厚厚的乌云很快就会遮住太阳。人和牲口都变得紧张，昆虫也变得粗暴，家里的女佣慌张地奔来跑去，厨子还打破了瓦罐。每个人都惊惧地等着大雨的来临，谤馆的雨势将冲毁简陋的房舍，还会在沙漠边缘地区造成泥石流。

奈菲莉尽管贵为医院院长，但对待仆人仍是面带微笑、口气温和。下人们都很喜欢她，至于对总是以严厉的外表来掩饰内心羞涩的帕札尔，惧怕的心理也就居多了些。不错，帕札尔的确觉得园丁有点偷懒，女佣动作太慢，厨子又太贪吃，不过既然他们每个人

都能从工作中获得乐趣，他也就不说话了。
帕札尔拿了一个轻便的刷子，亲自替驴子清洗清洗，它已经热得快受不了了。冲个凉快的澡再吃一顿饱，躺在无花果树荫下的北风才算心满意足。满身大汗的帕札尔也想冲冲凉。他穿过庭园，园中的椰枣渐渐熟了，然后沿着围墙，经过鹅群聒噪的家禽园子，进入那个他已经逐渐习惯的诺大宅邸。
浴室里传来说话的声音，显然里面已经有人。长凳上站了一个年轻的女仆，正拿了一罐水往奈菲莉金黄的身子上倒。温水顺着她柔细光滑的肌肤流下来，然后由地面石灰岩板底下的水管排了出去。
帕札尔遣走女佣后，代替了她的位置。
“真是太荣幸了！竟然由门殿长老亲自动手……不知道长老愿不愿意帮我按摩呢？”奈菲莉玩笑着问。
“夫人最忠诚的仆人在此听候差遣。”
于是他们一起进了按摩室。
奈菲莉纤瘦的腰身、健美的身材、坚挺的双峰、微翘的臀部、细嫩的手脚，都在使帕札尔心神荡漾。他每天都觉得更加爱她，也经常为了不知道该单纯欣赏不去碰她，还是该与她热情缱绻一番而犹豫不已。
她躺在铺丁草席的长石椅上，帕札尔也脱去衣服，并选了一些用彩色玻璃瓶和大理石罐装的香脂。他把香脂用手轻轻地由下而上，从臀部到颈背，在妻子的背上推抹开来。奈菲莉认为每天按摩是很重要的疗护，可以消除紧张与痉挛，舒缓神经。有利于器官内

气血的运行，而所有的器官又都与制造脊髓的脊椎一脉相连，因此更能维护身体的平衡与健康。

接着，帕札尔又拿出另一个盒子，外形设计是一个裸泳的女孩双手推着一只鸭子，中空的鸭身便是容器，鸭子的翅膀则设有活动机关。盒中装的是一种荣莉花香的乳膏，他挖了一点抹在妻子的脖子上。

这一碰触奈菲莉颤抖了一下，帕札尔当然也感觉到了，于是他的唇便顺着手指滑过的痕迹而下，奈菲莉也转过身来迎接情人的爱意。

暴风雨并未来临。

帕札尔和奈菲莉一块儿在庭院里用餐,而最高兴的莫过于勇士了，它就在几张用灯芯草与纸莎草杆编成、摆满了女佣送来的杯盘的小方桌之间，兴奋地转来转去。帕札尔已经教过勇士好几次，不许它在主人用餐时讨东西吃，可是效果不佳，因为勇士找到了奈菲莉当靠山，而且它又怎么抵挡得了美昧食物的诱惑呢？“我现在有了满怀的希望，奈菲莉。”

“你很难得这么乐观。”

“亚舍应该逃不出我们的掌握。杀人又叛国……他怎么能这样玷污自己的名誉？我真设想到要对讨如此卑劣之徒。”

“也许还有更糟的情形呢。”

“怎么现在换你悲观了？ ”

“我很希望快乐过日子，可是我觉得没有那么容易。”

“因为我的调查有了进展吗？ ”

“你的处境越来越危险了。亚舍将军难道不会有所反抗？”

“我相信他只是次要角色，而不是主角。他对神铁抱有幻想，这表示他的同党欺骗了他。”

“也许他是装出来的呢？”

“绝对不是。”

奈菲莉将右手放在丈夫的右手上。只一个简单的动作。两人的心灵已然相通。绿猴和狗儿也都不敢去打扰他们，惟恐破坏了他二人灵魂结合那一刹那的美。

但这个幸福美满的画面还是被厨子破坏了。“又来了。女佣又偷吃了我用来装饰盘面的肉片！”

奈菲莉只好跟着她去瞧瞧。偷吃帕札尔最喜爱的点心的女佣，知道自己闯了祸，便躲了起来。厨子叫了半天没有人应，便屋里屋外地搜。

忽然她尖叫了一声，把狗儿吓得躲到桌子底下，帕札尔急忙赶了过去。

只见女佣橡是手脚被扭断的玩偶，瘫在会客室的地板上，厨子则满脸泪水地俯视着她。奈菲莉帮她检查了之后说：“她瘫痪了。”

当暗影吞噬者看到帕札尔从别墅走出来时，暗暗咒骂了一声。他如此精心策划的阴谋，却怎料运气这么差？他从一名多嘴的女仆人口中打听到了不少关于帕札尔的口味好恶，然后才假扮成渔夫，把一条肥美的鲻鱼和一小块肉色鲜红而味美的鱼肉片卖给厨子。

这块肉片是用河豚的肝脏做成的。河豚是一种一遇到外力威胁便会充气膨胀的鱼，鱼肝和鱼刺、鱼头一样都含有剧毒，只要一公

斤食物中含有四毫克的量就能致命。暗影吞噬者格比例降低为一毫克，这样才能让法官不致于丧命，却也得终身瘫痪。

不料，眼看计划就要成功，竟被那个贪吃的蠢妇完全坏了事。他还会卷土重来的，直到最后成功为止。

“我们在医院会照顾她，可是情况是不可能好转的。”奈菲莉况。

“你查出引发瘫痪的原因了吗？”帕札尔心烦意乱地问道。

“我猜是鱼。”

“为什么？”

“因为厨子向一个流动鱼贩买了一条鲻鱼。鱼贩除了卖鲜鱼以外，也卖调味鱼，所以我想另外那块鱼片一定加了其他的肉。有些鱼是有毒的。”

“是预谋……”

“分量经这计算后，只会使人残废，不会致命，而预谋陷害的对象就是你。在埃及不能谋杀法官，但却可以让你不能思想、不能行动。”

奈菲莉越想越害怕，缩在帕札尔的怀里哆嗦着。她脑海里浮现出他双眼无神、嘴角吐着白沫、四肢无法动弹的瘫痪模样。

但尽管如此，她还是会一辈子爱他。

“他还会再下手。”帕札尔肯定地说，“厨子记不记得那人的面貌？”

“很模糊……只是个很普通的中年人。”

“不是戴尼斯，也不是喀达希。也许是谢奇，或者是他们雇用的杀手。他错就错在他现了身。我会派凯姆追踪他的。”

由内外科医生与药剂师所组成、负责重新任命御医长的委员会，接见了第一批经司法程序认定合格的申请人，其中包括了一名眼科医师、一名来自爱利芬丁的普通科医师、奈巴蒙生前的左右手以及牙医喀达希。

喀达希也和其他人一样，回答了一些技术性的问题，提出他执业期间的研究发现，并仔细说明自己失败的例子与原因。委员们花了很长的时间，询问了他的计划。

投票时，意见十分分歧，候选的四人都没有达到最低的当选票数。有一个热烈拥护喀达希的人，惹得其他委员很不高兴，一再提醒他前车之鉴不远，千万不要重蹈覆辙，因为奈巴蒙那一套再也没有人会接受。最后他也只好认输了。

第二次投票的结果还是一样。皇宫也只好继续过着没有御医长的日子。

“亚舍？在这里？”

面对戴尼斯的讶异，总管又说了一遍，将军的确就在别墅门口。

“告诉他说……算了，让他进来吧。不要进屋子，到马厩去。”戴尼斯慢条斯理地梳整了一下，修剪了因为长得太快而破坏了落腮胡整体美感的两根白胡须，又喷了点香水。一想到要跟那个眼光短浅的粗人说话。他心里真是烦不胜烦，不过，既然他是代罪羔羊的最佳人选，总算还有一点利用价值。

将军正欣赏着一匹灰色的骏马，见戴尼斯来了便问：“养得真好。要卖吗？”

“一切都是可以卖的，将军，这是生活的定律。这世上只有两种

人：一种人有能力购买，另一种人没有。”

“少卖弄你那套低级哲学了，你的同伙谢奇在哪里？”

“我怎么会知道？”

“他可是你最忠心的伙伴。”

“这种人我有好几十个呢。”

“他本来奉我的命令在制造新式武器。可是他已经三天没到实验室来了。”

“我很同情你的遭遇，可是这跟我毫无关系。”

一脸坑坑疤疤的将军挡住了戴尼斯的去路，说道:“你当我是可以随意玩弄的傻瓜，而你的朋友谢奇又把我推下陷阱。这是为什么？”

“你太多心了。”

“把谢奇卖给我。说出个价码，我一定依你。”

戴尼斯心里犹豫着。不错，谢奇的奴颜婢膝迟早会让他生厌，可是现在实在不是时候，而且他已经为他这个最大的支持音准备了另一个角色。

“亚舍，你的要求太过分了吧。”

“你不答应？”

“我是个很注重友情的人。”

“以前是我太笨，不过你也别小看我。这样玩我，你会后悔的。”

喀达希又开始比手划脚起来。他满头白发像雄乱草，身上裹着一条长围巾，遮住了里面那件豹皮上衣，鼻子上的青筋则像是随时会爆裂开来似的。他呼天喊地地求众神明为他的不幸作见证。

“冷静一点。”戴尼斯厌烦地喊道，“你能不能学学谢奇？ ”

他们三人刚在饭厅里、在一种极其沉重的气氛下用过餐，喀达希抱怨的当口儿，化学家谢奇就静静地盘坐在饭厅最阴暗的角落。妮诺法夫人仍然继续在宫里和美锋耍心机，但由于进展有限，因此脾气越来越暴躁。

“要我冷静？我申请御医长一职被驳回的事，你怎么解释？ ”

“这只是暂时的失败。”

“可是我们收买的医生都跟奈巴蒙一样啊。”

“纯粹是意外，一切包在我身上。我会去提醒他们别忘了我们的约定。下一次投票绝对不会再有意外发生了。”

“你答应过我会让我当上御医长的。我坐了那个位置以后，我们就能掌握所有的药品与毒品，最重要的是能管制公共卫生。”

“这个职位和其他权力关系一样，迟早都会落入我们手中。”

“暗影吞噬者为什么还不行动？ ”

“他需要一点时间。”

“时间，老是这么拖时间？我已经老了啊，我现在就要享受新的权力。”

“你这么没有耐心只会坏事。”

满头白发的牙医便转向谢奇说：“你说话呀！你说不应该加快脚步吗？ ”

“谢奇必须先躲起来。”戴尼斯解释道。

喀达希更加愤慨了：“我还以为一切都在我们的掌控中呢！”

“的确是的，不过将军的地位渐渐动摇了。因为帕札尔对他的报

告提出质疑，首相也接受了他的论点。”

“又是帕札尔！到底什么时候才能解决他？ ”

“暗影吞噬者会处理的。我们有什么好急的呢？你们看，现在民间抱怨拉美西斯的声浪不是越来越高了吗？ ”

谢奇啜饮了一口甜甜的饮料。喀达希接着又坦白地说：“我累了。饱和我都已经很富有，何必还要奢求呢？ ”

戴尼斯嘴唇一抿，冷冷地说：“我不太懂你的意思。”

“我们就放弃了吧，好吗？ ”

“太迟了。”

“戴尼斯说得对。”谢奇总算出声了。

喀达希嚷着对谢奇说：“你就不能有你自己的想法吗？一次也好啊。”

“戴尼斯做主，我就听他的。”

“可是万一他带你走向失败呢？ ”

“我相信他很快就会有一个新国家，而且只有我们有能力建”这些话都是戴尼斯说的，不是你。“ ”难道你不这么想？“

“呸！”

喀达希赌气不愿再说，便走了开来。戴尼斯又说话了：“我承认眼看着最高权力就要到手，却还要耐心等待，的确很烦。可是也只有这样才能毫无风险，毫无破绽，你们说不是吗？ ”

“亚舍会继续找我吗？”谢奇担心地问。

“你不会有事的，他已经走投无路了。”

“这家伙可是又顽固又难缠的。”喀达希反驳道，“他不也来骚扰

你，甚至还威胁你吗？亚舍绝不会就此罢手，他一定会拉我们一起下水的。”

“他当然有这样的打算。”谢奇承认道。“不过这回他又想错了。将军手上根本没有任何关键性的线索，你忘了吗？他把自己当成民族救星，只不过是自找死路。”

“可是你不也这么纵恿他吗？ ”

“谁叫他越来越惹人厌呢！”

“至少，有了他。帕札尔法官才会有点事做。”戴尼斯饶有兴味地说，“就让他们两人去拼个你死我活吧。他们斗得越厉害，帕札尔就越看不清真相。”

“要是将军反咬你一口呢？他一直觉得你把谢奇藏起来”你以为他会带着军队来攻击我的住所吗？“

喀达希被他一阵枪白，气得沉下了脸。

戴尼斯便安慰道：“我们就像神一样。我们开出了一条河，谁也无法在河道上建坝拦水。”

奈菲莉帮狗梳着毛，帕札尔则读着一篇书记官所写的错误连篇的报告：忽然，一个怪异的景象吸引了他的目光。

就在离他十来公尺处，莲花池的石栏上，有一只鹊鸟正猛力地啄着它的猎物。

帕札尔放下报告，起身把鹊鸟给赶走，然后他才赫然发现有一只双翅开展、满头是血的燕子。它的一只眼睛被刚才那只鹊鸟啄瞎了，额头也被啄破了。燕子可是法老的灵魂升天时所幻化的形象呢。这只可怜的鸟勉强蹦跳了几下，显示它还没断气，于是帕札

尔急忙喊道：“奈菲莉，快来！”

奈菲莉闻声赶了过来。她也和帕札尔一样，对这种象征着“崇高”与“平和”的美丽鸟类，怀抱着敬仰的心。每当见到燕子在金黄的夕阳霞光中愉快地飞舞，总会让人心胸舒坦宽畅。

奈菲莉跪在地上。把受伤的鸟儿捧在手中。那个温热柔软的小身体放了心地瘫着，庆辛自己终于找到了庇护。

“救不了它了。”奈菲莉难过地说。

“我不该插手的。”

帕札尔对自己的轻率深感懊悔。人本来就不应该干涉大自然残酷的定律，也不该介入生死的循环。

鸟爪深深嵌入奈菲莉的皮肉。它勾着她就像勾着树干一样，即使再痛苦，也不放松。

帕札尔一时慌张失去理性而犯了锴。他改变了燕子的命运，却只是徒增它的痛苦，他这样的人还有资格当法官吗？因为他的自负与愚蠢，使得他原本想拯救的生命反而遭受更大的折磨。

“杀了它会不会好一点？必要的话，我……”

“你做不到的。”

“它的苦都是我害的。以后还有谁能相信我呢？”

第二十五章

哈图莎王纪正梦想着另一个世界。为了保障和平，她父王将她献给了拉美西斯，但责为后纪的她却只是个孤单无依的女人。后宫富足的生活并不能使她满足。她渴望有爱与君王的亲密相伴，偏偏却又像被打入冷宫般地寂寞难耐。她的生命被尼罗河水冲得越

淡，她对埃及的恨意就越深。

她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赫梯的都城呢？王城就建在一个高地上，往内地去全是一片荒凉的景象，沟壑、峡谷与陡峭的山陵连接着广大的于草原，城的四周则有高山为屏障。这座以巨石建成、高耸矗立的堡垒，俯临着山丘与峭壁夹道的山谷，象征了早期骁勇善战、所向无敌的赫梯人的骄傲与野蛮。王城的城墙配合了山险峻岩。光是外观便足以令敌人望之生畏。哈图莎从小就在陡斜的街巷内奔跑嬉戏，还会把大人放在岩石上祭把恶魔的蜂蜜偷走，也常和一些敏捷程度与能力都和她不相上下的男孩子玩球。

在那里的生活，总是无忧无虑、不知寒暑。

凡是为了显示议和诚意而被送往埃及宫廷的异邦公主，从来投人返回。将来，也只有赫梯的军队才能救她脱离这个貌似天堂的监狱。她的父王与家人一直都没有打消占据三角洲与尼罗河谷的念头，该地将成为他们的奴隶集中营与巨大的谷仓，因此她必须侵蚀埃及的根基，破坏国家内部的结构，削弱拉美西斯的势力，然后即位摄政。从前就有过不少女王，而她们也都曾经先后发起战争，对抗北方入侵的亚洲游牧民族。哈图莎已无选择余地，她只有解放自己，才能带给她的人民最光辉的胜利。

戴尼斯并不知道她一旦获得神铁。信心与力量将会大增。因为在赫梯、拥有这类金属就代表获得了神的恩宠。只要神铁一到手，哈图莎就会立刻打造护身符、项链、手链和戒指。她也会穿上神铁衣，化身为火石之女披荆斩棘。

戴尼斯又愚蠢又自大，不过还有一点利用价值。瓦解食品业的确

能重创拉美西斯的威望，然而另一项计策将能更快打开成功的大门。

哈图莎已决定背水一战。首先她得先征服一个人，才能使埃及分裂，并凿出一个供赫梯军队大举入侵的缺口。

中午时分，卡纳克神庙一片沉寂。大祭司每天以国王的名义进行的祭拜仪式中，就以中午这次最短。由于黎明漫长的仪式已经使神明复醒，因此中午他只需在供奉神像的内中堂简单地礼拜，使神力在冥冥中充斥于巨大的石厅，确保世间的和谐。

卡尼虽然摇身一变为阿蒙神神庙大祭司。身份仅次于法老与首相，但他并未丧失农夫的本性。他的脸饱经风霜、肌肤满布皱纹、一双手结满老茧；对于毕业于首都最高学府的书记官那一套官僚理论，他全然不懂，他只会以栽培植物的方法管理下属。而无论公务再怎么繁忙，照顾药草园的工作他也绝不让人代劳。宗教界的高层人士一向不易取悦，不过出乎意外地都十分支持卡尼。从前当过菜农的他对自己的特权并不在意，只是秉持着对工作的热爱与追求完美的信念，尽心尽力地拓展神庙产业，并遵循律法执行神职。他的直言不讳经常让那些讲究说话艺术的行政官员惊骇不已，但是由于他事必躬亲，倒是颇能令人信服。虽然先前极不被看好，可是他上任后却没有发生严重的抗议事件，卡纳克上下都能服从他。朝中大臣自然少不得要盛赞拉美西斯大帝的英明一番了。

全是废话，哈图莎心里这么想。

老谋深算的国王只是不想挑一个能力太强而可能威胁到自己的人

罢了。自从阿肯那顿统治以来，法老与阿蒙神大祭司之间的关系就一直十分紧张。卡纳克神庙太富裕、太强盛、范围太大了，那是胜利之神的辖区。不错，大祭司是由国王任命，然而就任之后，岂有不开始扩展权势之理？哪天若是国王的势力渐渐退居于北方，加上又与统理南方的大祭司决裂，那么埃及就要亡了。

卡尼的任命给了她这个机会。奢华的排场与财富必定会让这个平凡的农夫感到飘飘然：成了神庙之主以后，他一定会渴望统治南部各省，进而是整个国家。他自己也许还不知道，但是哈图莎却有此信心。因此她必须去点醒卡尼，去唤醒他的野心，与她联合对抗拉美西斯。最大的力量也大不过阿蒙神的大祭司。

哈图莎穿得很素净，没有华丽的项链首饰，她在庄严肃穆的柱子大厅里等着见大祭司。卡尼若非戴着金戒作为表征，与其他祭司还真是一模一样。他理着光头，胸膛厚实，举止间也缺乏优雅的气度。王纪暗自庆幸自己穿着得体，朴实的大祭司恐怕对花俏的打扮并无好感。

“我们走走。”他提议道。

“这地方真是雄伟。”

“这里的气势可能压垮人，也可能使人成长。”

“拉美西斯的建筑师都很有才华。”

“他们奉行了法老的旨意，就像你我一样。”

“我只不过是他的第二任妻子，外交政策上的一颗棋子。”

“你代表了与赫梯之间的和平。”

“我不希望自己只是个象征。”

“你想退隐神庙吗？阿蒙神的歌颂女众会很欢迎你的。自从皇后奈菲尔塔莉过世后，她们便觉得像一群孤儿。”

“我还有其他更远大的计划。”

“跟我有关系吗？”

“你是关键人物。”

“怎么可能？”卡尼只淡淡地应了一句。

“事关国家命运，卡纳克的大祭司难道无动于衷？”

“国家命运操纵在拉美西斯手中。”

“就算他蔑视你，你也不在乎？”

“我没有这种感觉。”

“那是因为你不了解他。他的表里不一已经骗了许多人。阿蒙神大祭司的职权让他不安，短期内，他也只有想办法解除你的职务，由他自己担任。”

“事实不正是如此？法老原本就是圣神与人民之间惟一的桥梁。”

“这些神学理论我不懂。”哈图莎摇摇头说，“但拉美西斯是个专制的人，你的权势过大让他不安。”

“那么你觉得我该怎么做？”

“底比斯人民和大祭司应该一起反抗专制暴政。”

“反抗法老就等于是否定了生命。”

“卡尼，你是平民出身，而我是公主。结合我们的力量，无论臣民都会向我们靠拢。我们可以创建另一个埃及。”

“南方若与北方对峙，埃及将会像断了脊椎而瘫痪，我们也会遭到灾难、贫营与外敌入侵的命运。”

“这是拉美西斯一手造成的，只有靠我们自己才能避免。你支持我，我会让你拥有骄人的财富。”

“王妃请抬起头看看。还有什么比天天注视着石中永生的神抵更大的财富呢？”

“你是我们最后的希望，卡尼。你再不插手，埃及就要毁在拉美西斯手里了。”

“我知道你一心想报复。你因为自己的不幸而想毁掉这个收容你的国家。分化埃及、断其命脉、使埃及成为赫梯的一部分……这才是你的企图吧？”

“是又如何？”

“这是叛国罪。要被处死的。”

“你太不会把握运气了。”

“神庙之中没有所谓的运气，只有奉献。”

“你错下。”

“如果忠于法老是错的，这个世界也就不值得留恋了。”

哈图莎失败了。她双唇颤抖着问道：“你会举发我吗？”

“神庙只想要安静。不要再说出毁灭的言语，你就会得到宁静了。”

燕子仍继续与死神搏斗。奈菲莉把它放在铺了稻草的篮子里，以免猫或其他动物侵犯。她替它把受伤的嘴巴沾湿。无法进食的燕子收起翅膀，静静地让奈菲莉陪着。

奈菲莉向依然自责不已的帕札尔问道：“你为什么不继续询问妮诺法夫人？她的嫌疑很重。”

“她又管布料、又是使针高手，我知道。但是我不觉得她像个冷

血杀手。她容易激动，是个大嗓门，而且自信满怀，自以为是……”

“也许她是个伪装高手？”

“我承认她的确有杀人的体力。”

“杀手不是从布拉尼背后袭击的吗？”

“是的。”

“所以准度要比体力更重要。应该说杀手对人体结构有相当的认识。”

“那么奈巴蒙最有嫌疑了。”

“他死前说的话是诚心的，不是他。”奈菲莉对奈巴蒙倒是很有信心。

“若传唤妮诺法出庭，她——定会否认并无罪开释。我没有证据，只有零星的线索，因此再次审讯也没有用。她不但会力陈自己的清白，还会动用关系告我无端骚扰她。我现在需要新的线索。”

“下毒事件你跟凯姆提了吗？”

“提了，所以现在狒狒跟他日夜轮流保护我。”

“他不能差遣警察吗？”

“我也这么想，可是他不信任别人。”

“那就让他保护你吧。”

“有时候这种感觉很不舒服。”

“门殿长老，你的职责比喜好重要吧。”

“你会不会觉得我像个老公务员？”她假装沉思着。神情甚至有点焦虑，“这个问题值得探讨。今天晚上看看……”

帕札尔一下子便抱起了她，走进屋门。“我这个老人随时都能配合

你，何必还要等到晚上？”
门殿长老的章一直悬着没有盖下去。
打从一大清早，帕札尔就开始批公文，内容主要和农耕作业、土地收入以及食粮运送有关。他快速地翻阅着，却突然有一份报告让他感到吃惊。
“有一批鲜果运送晚了五天？”
“是的。”书记官答道。
“不行，我不能盖章。要求他们缴交罚款了吗？”
“我已经把表格送到底比斯的书记官那儿了。”
“结果呢？”
“还没有回应。”
“为什么？”
“因为一切工作都延误了。”
“已经乱了一个多礼拜，竟然没有人向我报告！”
书记官嘟哝着一些借口：“因为有更重要的事要调查……”
“更重要的事？可能有几十个村子没有新鲜粮食呢！你挺着个大肚子，所以觉得这个不重要，是不是？”
书记官越听越不安。便呈上一叠报告。“还有其他物品也都延迟了。我们收到通知说中部的蔬菜至少要十天后才能送达孟斐斯的军营。这个消息可能引起恐慌。”
帕札尔的脸都自了。“你想想军人会有什么反应？到码头去，快！”
凯姆亲自驾车沿着与尼罗河平行的运河、仓库、谷仓行驶，最后停在货船抵达的码头。一下车，帕札尔就往新鲜食粮的注册室跑。

里面有两个打着磕睡的官员，旁边则有个小男孩帮他们扇风。

“蔬果的储存量如何？”帕札尔劈头就问。

“你是谁？”

“门殿长老。”

两人这才慌慌张张起身，向大法官敬礼解释道：“请原谅，因为运输作业中断，我们已经好几天没事做了。”

“船只困在哪里？”

“船没有被困，已经到孟斐斯了，可是载货有问题。今天最大的蔬果货船进港，却载来了一堆石头。我们能怎么办？”

“船还在吗？”

“马上就要返回底比斯了。”

帕札尔、凯姆和拂拂一同穿过造船厂，来到了港口边，有一艘前往塞浦路斯的船只正缓缓出海。蔬果货船上，船员们正忙着张帆，帕札尔想也不想就要上船。

“等一等。”凯姆拉住他的手臂。

“我们没有时间了。”帕札尔急着说。

“我有不祥的感觉。”

狒狒也皱着鼻子，站直了起来。

“我走前面。”

凯姆知道狒狒烦躁的原因。杂放在甲板上的木箱之间，有一只木笼，里面有一只豹走来走去的。

“叫船长出来。”帕札尔对船员说。

一个五十来岁、身形粗壮的人从舵轮旁走到法官面前说道：“我们

要开船了，请你们下船。”

“我是警察。”凯姆说，“我在执行动务，由门殿长老亲自监督。”

船长的声调立刻缓和下来：“我一切都照规矩来，可是码头不让我卸下砂岩。”

“原本载运的不是蔬菜吗？”

“是的，可是我的船临时被征调。”

“征调？”帕札尔讶异地问，“哪个公家单位征调的？”

“我只是听书记官的话。我可不想惹麻烦。”

“让我看看你的航行日记。”

帕札尔查看文件时，凯姆命人打开其中一个木箱，里面装的果然是神庙石匠所用的砂石。

日志中记载，在底比斯东岸，确实有一大批新鲜蔬果上了船。但航行途中，船只临时受海运书记官征调，便在底比斯西岸卸了货，然后往北行至盖伯西西勒采石场，再曲采石工人将一箱箱的砂岩装船，运往……卡纳克！由于目的地并未改变，因此货船便驶向了孟斐斯，但码头监督却不接受这批不符规定的货。

凯姆满心疑惑地检查了其他箱子，结果全都是砂岩块。

暗影吞噬者从上午便开始跟踪帕札尔。任务本来就十分艰难，偏偏又有凯姆与狒狒形影不离地跟着。他只得重新计划，随时留意着他们松懈的空挡。

终于，机会来了。他混在一群工人里头，利用为船员搬运食粮的机会上了船，然后躲在主桅后面。帕札尔正专心地向船长问话，凯姆与狒狒在检查货舱，谁也没有注意到他慢慢地爬向了兽笼。

他将兽笼的五根木杆慢慢抽掉了四根。笼中的豹子似乎明白他的意图，安静等待着破笼而出的时机。

帕札尔发了火。第三次问船长：“河警的章呢？ ”

“他门忘了盖，他们…… ”

“你们不许离开孟斐斯。”

“不行。我必须把砂岩运走。”

“我要扣留你的日志，详细检查。”

帕札尔说完，便往舷梯走。

他经过兽笼时，暗影吞噬者抽掉了第五根木秆，并将身子贴在甲板上。豹听到了帕札尔快速的步伐，立刻跃出牢笼横在舷梯口，发出了低沉的吼声。这只在努比亚沙漠被捕的野兽，全身花纹斑斓耀眼。惊呆了的法官注视着猛兽的双眼，它的眼神中看不到一点恨意。它若扑上来，只因为他刚好挡了它的路。

忽然一声怒吼，吓得船员个个魂飞魄散。只见狒狒从货舱跳了出来。戳在法官与豹子中间。它张着大嘴，双眼通红，毛发直竖，并不停挥动着长臂，向对手示威。

在大草原上豹子若遇上一群大猩猩，无论如何饥肠辘辘，也会丢下猎物拔腿就跑。但这只豹却勇敢地张牙舞爪，面对在原地蹦跳不已、激动万分的狒狒。

凯姆手握匕首，站在狒狒右侧。他绝不会让最优秀的下属孤军奋战的。

豹开始慢慢后退，最后又进了笼子。凯姆也立刻上前，眼睛盯着野兽，手上则忙着将木杆一一插回原位。

“那边有个人逃跑了。”

暗影吞噬者顺着一条缆绳逃离了货船、然后消失在码头的转角处。

“你能不能描述一下他的长相？”帕札尔问出声喊叫的船员。

“没办法。我只看到他的背影。”

帕札尔紧握着狒狒强有力、毛茸茸的手，心中感激不尽。狒狒也平静了下来，眼神中流露出一丝骄傲。

“有人想杀你。”凯姆说。

“应该是想让我受重伤，他知道你一定会救我脱困，可是我会变成什么样子？”

“身为警察总长。我真想把你关在家里。”

“身为门殿长老，我不会让你任意拘禁我。对手如此急着行动，看来我们的方向应该没有错。”

“我真替你担心。”

“除了前进、我还有其他选择吗？”

“这个也许能有帮助。”凯姆打开手掌。原来是个瓶塞。“地下室，也就是船长的酒窖里，有十几个同样的瓶塞。从上面的资料可以查出船东。”

瓶塞上的字迹潦草，但“哈图莎王妃后宫”的字样仍依稀可辨。

第二十六章

帕札尔没有多问，货船船长便坦承他的确是替哈图莎王妃做事。但是帕札尔对这条单薄的线索以及船长的声明都不满意，决定深入调查。

凯姆召来了各区的河警负责人。但在底比斯附近，并没有人下令

检查某艘蔬果货船，也因此船长的文件上并无官印。于是帕札尔又把船长叫来。“你说谎。”

“因为我害怕。”

“怕什么？”

“怕司法，怕你，尤其怕她……”

“哈图莎王妃？”

“我已经为她工作两年了。她虽然慷慨，可是却很严厉。是她命令我这么做的。”

“你知道这样做打乱了整个新鲜食品的运输作业吗？”

“我不听话就会失业，而且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还有其他船长也这么做。”

两名记录员记下了船长的证词。帕札尔重新看了一遍，确定两份笔录完全相同。船长也承认笔录确实无误。

又恼怒又焦虑的帕札尔，随即差人送信去给美锋。

两人约在陶瓷区碰面，在这一区里，随处可见手脚灵活的工匠，制造大大小小的容器，从装香脂的小瓶到储存肉干的大罐子，应有尽有。通常一个师傅总会带着几个学徒，学到一定的程度才能出师。

“我需要你帮忙。”

“我的立场有点尴尬。”美锋坦承道，“妮诺法夫人已经决定跟我作战到底了。她打算发动朝臣罢免我，首相可能会受其中某些人的影响。”

“首相会根据事实判断的。”

“所以我才每天晚上都努力地查对会计凭证。我相信谁也找不出一点小缺失的。”

“妮诺法拥有什么利器？”

“她阴险狡诈。老是背后中伤人。我不敢低估这些行为的影响，惟一的对策就是努力工作。”

“我刚刚发现一些事，可能对你不利。”

“什么事？”

“有人想扰乱新鲜食品的运输。”

“纯粹行政上的疏失吗？”

“不，是故意的。”

“那样很可能发生罢工，甚至动乱的！”

“放心，我找出罪魁祸首了。”

“是谁？”

“哈图莎王妃。”

美锋调整了一下缠腰布，问道：“你确定吗？”

“人证物证都有了。”

“这次她太过分了！可是若把矛头指向她，摆明了是要跟国王过不去。”

“拉美西斯会让他的子民挨饿吗？”

“这个问题没有意义。你想想看，这个妻子代表了和赫梯之间的和平，他会让她被判刑吗？”

“她犯的可是重罪啊。如果王室都不受司法管制，我们岂不是等于生活在一个充满妥协、特权与谎言的国家？这件事我不会就这

么算了，但若没有国库出面指控，哈图莎一定会封锁整个诉讼程序的。”

美锋想了一下，“我就赌上我的前途吧，国库会依你的意思出面的。”

一整天下来，奈菲莉替燕子的嘴巴沾了十几次的水。鸟儿将头转向亮处。奈菲莉轻轻地抚摸它，跟它说话，但心里知道救不了它的性命。

帕札尔很晚才到家，人显得疲惫不堪。他问妻子：“燕子还活着？”

“好像比较不痛苦了。”

“有希望吗？”

“老实说，没有。它的嘴巴还是紧闭着。它的生命正一点一滴地耗尽。我们已经是朋友了。你怎么累成这个样子？”

“哈图莎王妃打算让孟斐斯市区和四周村落的人民挨饿。”

“太荒谬了！她怎么可能成功？”

“她看准了行政效率不高，打算用行贿的方式。不过的确很荒谬。太多层的关卡了，她真是丧失了理智。国库会通过美锋提出控诉，我要到底比斯去定王纪的罪。”

“你要把布拉尼、亚舍将军和阴谋分子的事先摆在一边？”

“如果哈图莎和戴尼斯有所勾结，这些事不见得毫无关联。”

“先是审问最负盛名的将军，接着又是王妃……你可真是不平凡啊，帕札尔法官！”

“你也不是个平凡的女人。你同意我去吗？”

“你做了哪些防范措施？”

“没有。我必须讯问她，让她知道被起诉的理由。然后，我就要把案子交给首相；预审若过于草率，首相绝不会接受。”

“我爱你，帕札尔。”

两人深情一吻之后，她又忧心地说：“毒药、猎豹……这个想害你残废的人到底有什么用意？”

“不知道，不过你放心，我和凯姆会搭河警的警船前去。”

晚饭前，他去看了燕子。它竟然抬起头来了。被抓瞎的眼睛已经结痂，小小的身躯也似乎更有活力地抖动着。帕札尔看得目瞪口呆，动也不敢动。奈菲莉绑了几根稻草，放在鸟爪下当作楼架。燕子紧抓着不放。

瞬间，它突然以一种惊人的生气，鼓动翅膀飞走了。

这时候，东方的天空出现了十来只它的同伴，飞过来包围着它，其中一只更亲密地亲亲它，仿佛是母亲找回了失踪多时的孩子。接着第二只、第三只……一整群的燕子无不欣喜若狂。在底下看着燕群飞舞的奈菲莉与帕札尔，同时忍不住感动地绰下泪来。

“它们好团结啊。”帕札尔感慨道。

“你把它从死亡边缘救回来并没有错。只要现在它能和同类团聚，明天如何又有什么关系？”

太阳当空照得一片亮丽。

帕札尔站在船头欣赏着国家的美。他感谢众神，让他得以生长在这片融合了农田与沙漠之美的神奇土地上。棕搁的冠冕下流淌着有助农田水利的运河之水，并遮蔽了平静村庄的一陈栋白屋。金黄的麦穗闪闪耀眼，棕搁树林则绿得令人陶醉。世世代代的农夫

所开垦的黑色土壤，长出了小麦、亚麻、果树。金合欢、无花果树与怪柳、酪梨树竞相娩美；尼罗河岸、码头的远处，则有纸莎草与芦苇蔼蔼郁郁。沙漠中的植物，只需要一点雨水就会冒了出来。而神圣的水资源更能在沙地深处保存几个星期之久，只有靠占卜的小棍才能找得到。根据先哲所示，人是定位在大自然的其他动物、矿物与植物之后，因为只有骄傲狂妄的人类，偶尔会企图扭曲生命，因此女神玛特才会赋予人类司法，使歪曲的棍杖重新竖直。

“我不赞成你这么做。”凯姆说。

“你以为王妃是清白的？”

“你会身败名裂的。”

“我有充分的证据。”

“如果王妃矢口否认，你的证据又有什么用？我觉得你根本是在帮那群混蛋拆你自己的台！你想想哈图莎会多么生气。就连首相巴吉可能都保不了你。”

“她还是得守法。”

“很好的想法。很好但是没用。”

“等着瞧吧。”

“你哪来的这份信心？”

“从我妻子的眼神，而且最近我看到一只燕子飞上了天。”

忽然一阵强风在尼罗河上卷出了几个漩涡。船首测水深的人几乎无法作业。暴风突如其来，船员们全都来不及反应；衔桅断了，主桅歪了，连船舵也不听使唤。船胡乱漂流了一会儿，撞上了沙

洲。船员连忙从船尾下碇，重达十一公斤的大石应该可以让船在水流中稳住。甲板上人声闹哄哄的，凯姆用他洪亮的声音要大家镇定下来，然后和船长清查了损坏的部分后，下令立即进行抢修。全身湿透了的帕札尔觉得自己一点忙也帮不上，因此当两名受过训练的船员下水检查船身时，凯姆便让他进船舱内休息。幸好船身受损不严重，等尼罗河的怒气平息，就可以继续上路了。

“船员一直很担心。”凯姆透露说，“因为开船前，船长忘了为船首两侧的神奇之眼重新点睛。这种疏忽很可能让船失去方向，造成船难。”

于是帕札尔从旅行袋里拿出文具，把墨磨得又浓又黑，然后手势稳健地亲自重绘守护神之眼。

蔬果船的船长向哈图莎王妃禀报之后，后宫便派出了五名侍卫守在底比斯北边五十多公里处，等着帕札尔搭乘的警船经过。他们的任务很简单：不择手段将船拦下。事成之后，他们将会获得一块地、两头牛、一只驴子、十袋小麦和五坛酒作为奖赏。

恶劣的气候让他们省了不少事，还有什么比船难溺毙更简单的呢？对一个法官而言，死于尼罗河真是最好的结局，传说中，溺死的圣人可以直达天堂，不是吗？

五名后宫侍卫划着快艇，趁着暴风雨夜满天乌云密布，朝着仍搁浅在沙洲上的警船前进。距目标二十公尺左右，他们下水游到警船船尾，轻易地便攀上了船。领队的那人用一柄木褪敲昏了警卫，其他人则躺在草席上裹着被子睡得很沉。现在只须撞开船舱的门，抓起法官将他淹死就大功告成了。他们不会有事，尼罗河才是元

凶。五人打着赤脚悄悄地走到紧闭的门前，停了下来。其中两人负责监视船员的动静，其余三人负责料理帕札尔。
此时。船舱顶上出现了一团黑影，瞬间带头的人便感到肩膀一阵剧痛，不禁惊呼失声，而狒拂的利牙已经深深嵌入他的皮肉了。凯姆也双手各持匕首，从薄薄的木板门后破门而出，冲向刺客。有两个人受伤后生命垂危，另外两人惊吓之余想要脱逃，但末成功，被从睡梦中惊醒的船员们给摁倒在甲板上。
狒狒听了凯姆的命令才放开带头行刺的人。满身是血的刺客痛得几乎晕了过去。
“谁指示你来的？”伤者不作声。
“你再不说话，就换我的狒狒来问你。”
伤者这才气若游丝地吐出这么一句：“哈图莎王妃。”
后宫再度使帕札尔法官叹为观止。各大庭园间有维护完善的运河流贯，这里也是底比斯贵妇们经常散步、乘凉、展示新装的地方。运河水量丰沛，花坛内百花争艳，更有女乐师们练习着下回宴会中所要演出的曲目。纺织与陶瓷工坊里，工匠努力地工作，但工作环境却又华丽又舒适；唐瓷与木材专家打从天一亮便开始制作精美的物品，而挑夫们则忙着把一罐罐的香油装上商船。
哈图莎王妃的后宫与其他后富一样，就像一座小城，杰出的手工艺匠们可以在此以最轻松的心情将心中所感受的美透过双手展现于完美无缺的成品上。
在这个井然有序的天地里，繁重的工作也看似轻松，若非有要事在身，帕札尔定要花上几个小时好好漫游一番，走一走铺上了沙

石的小径，和除草的园丁说说话，和那些经过甄选人宫居住的遗孀聊聊天。但他还得以门殿长老的身份去见王妃。

他随着内侍进入晋见厅，哈图莎王纪正中高坐，两旁各有一名书记官。

帕札尔才行了礼，王妃便说：“我很忙，所以请你长话短说。”

“我希望和王妃私下谈谈。”

“你在办公事，恐怕不能这么做。”

“正因为办公事，才更需要这么做。”帕札尔打开纸轴又说，“你要书记官把你的罪状一一记下吗？ ”

王妃只有无耐地挥挥手，让书记官退下。

“你的用词是否该注意一点？ ”

“哈图莎王纪，我要指控你侵吞食粮，并企图谋杀本人。”

王纪美丽的双眼冒出了火花：“你好大的胆子！”

“我有人证、物证与供词笔录。因此我要正式起诉你，不过夜开庭前，你必须对这番行为作出解释。”

“还没有人敢这么跟我说话。”

“也没有任何后纪犯下过这种罪行。”

“拉美西斯会毁掉你的。”

“法老是玛特的子孙，也是它的信徒。既然我有事实作依据，他就不会封我的口。你的地位是掩饰不了你的罪行的。”

哈图莎站起身，走下宝座。“你很恨我这个赫梯人。”

“你明知不是这样。虽然你想杀我，但我所做的一切完全没有怨恨的情愫。”

“我只下令拦截你的船，不让你到底比斯，如此而已。”

“你的杀手却可能会错意了。”

“谁会冒险杀害埃及的法官呢？陪审团一定会认为你的证人说谎。使你的告诉无法成立。”

“你的答辩很有技巧，但你怎么解释新鲜食粮被侵吞一事？”

“如果你伪造的物证和人证一样没有说服力，那么还有谁会怀疑我说的话呢？”

“你看看这份文件。”

哈图莎看完之后脸色大变，双手也紧握在一起，“我不会承认。”

“证词明确，事实胜于雄辩。”

她昂然答道：“我是法老的妻子。”

“但是你说话的分量跟贫穷的农民并无两样。甚至由于你的地位，才让你的行径更不可原谅。”

“我不会让你开庭的。”

“开庭的人将会是首相巴吉。”

她颓丧地坐在台阶上。“你为什么非整垮我不可？”

“你到底有什么野心呢，王妃？”

“你真的想知道吗，埃及大法官？”

帕札尔从她眼中感受到一股强烈的暴力，不觉全身紧绷了起来。

“我恨你的国家，恨你的国王。恨他的荣耀与权势。亲眼见到埃及人民饿死，小孩痛苦呻吟，牲畜暴毙，将是我一生最大的快乐！拉美西斯以为把我关在这个天堂的假象里，就能抚平我的怒气。可是我只有越来越愤怒。受到不公平待遇的是我，我再也忍不下

去了。我只希望埃及灭亡，不论是被我的族人或其他野蛮族群所消灭，都无所谓。只要是法老的敌人，我都全力支持。相信我，帕札尔法官，他的敌人是越来越多了！”

“例如戴尼斯，是吗？”

王妃激昂的情绪顿时冷却了下来，“我可不是你的线民。”

“你难道不是中了他们的计？”

“我跟你说的都是事实，你们埃及人最注重的事实！”

第二十七章

宴会同往常一样盛大。妮诺法夫人依旧穿戴豪华满戴首饰，愉快地接受宾客殷勤的赞美。戴尼斯则刚刚签订了几个合约，对于自己船运公司不断的扩张，以及埃及所有重要人士所投注的欣羡眼光，他感到满意极了。谁也不知道他手中已经掌握了至高的权力。他虽然紧张，但一直很有耐心，如今压抑已久的兴奋情绪日益高涨了；再过不久，反对他的人将受到严惩，支持他的人也将获得赏赐。时机对他越来越有利。

妮诺法因为疲累先进房休息了。送走最后几位客人之后，戴尼斯独自在果园中走着，检查是否有水果被窃。忽然有一名女子从黑暗中蹿了出来。

“哈图莎王妃？你怎么到孟斐斯来了？”

“不要说出我的名字。我在等你的货。”

“你说的是……”

“神铁。”

“要有点耐心。”

“不行。我马上就要。”

“为什么这么急？ ”

“我受你拖累而做了傻事。”

“没有人会查到你那里去的。”

“帕札尔法官已经找上我了。”

“他只是想吓唬吓唬你。”

“他已经起诉我了，而且打算让我以被告的身份出庭。”

“他夸大其词!”戴尼斯还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你太不了解他了。”

“他根本没有证据啊。”

“他有物证、人证和供词。”

“拉美西斯不会任他胡来的。”

“帕札尔已经把案子交给巴吉了，连国王也要遵从法律。戴尼斯，我会被判刑，我的领地会被没收、幸运的话，可能会被打入乡下的冷宫，不过刑罚却可能更重。”

“伤脑筋。”

“我要神铁。”

“现在我手上还没有。”

“最迟明天给我，否则……”王妃顿了一下。

“否则怎么样？ ”

“我就要把你供出来了。帕札尔虽然怀疑你，但还不知道是你煽动我侵吞新鲜食粮的。我有办法让陪审团相信我的话。”

“多给我一点时间。”

“再过两天就月圆了，有了神铁，我的法力才会生效。就明天晚上，否则你就等着跟我同归于尽吧。”

奈菲莉的绿猴小淘气瞪大了眼睛，看着勇士小心翼翼地将一只脚伸人莲花池，大概发觉水温舒适，便纵身跳入池中，痛快地洗了个澡。这天女佣全都休假，奈菲莉便自己取出井底的瓦罐。她的嘴有如含苞的莲花，胸脯则让人联想起西红柿。帕札尔看着她来回地走，一下把花插到布拉尼的祭坛上，一下喂食动物，一下又抬头看看每天傍晚都来到屋顶盘旋的燕子。那只大难不死的燕子也在其中呢。

奈菲莉很仔细地照顾着无花果，这些果子成熟了以后，会从一种美丽的黄色转为红色。每到五月，她就会把树上的果子敲开，以便驱除寄生在里面的害虫。这个时候的无花果肉肥味美，便可以食用了。

“书记官把哈图莎的档案重新整理过，我也又看了一遍，可以呈递给首相了。”

“王妃担不担心？ ”

“他知道我的决心。”

“她会用什么方法干涉呢？ ”

“无所谓。主导整个案子的人是巴吉，谁干涉都没有用。”

“即使法老要你放弃也没有用。”

“他可以撤我的职，但我绝不放弃。否则我的心就会受到污染。

就连你这个神医也无法洗净了。”

“凯姆告诉我，你又第三度受到攻击。”

“这次是哈图莎的打手想要淹死我。前面两次却是一个男人想害我残废。”

“凯姆找出这个人了吗？ ”

“还没有，这个人好像特别狡猾而灵活。凯姆的线民都没有消息。对了，医师委员会做决定了吗？ ”

“选举延期了。他们继续接受报名中请：喀达希仍然保有候选人的资格，而且还一一去拜访委员。”她把头靠在丈夫的膝盖上，满足地说：“无论如何，我们已经很幸福了。”

帕札尔在一份外省法庭的判决书上盖了章：有一名村长犯了诬告罪，被判杖打二十板并科以一大笔罚金。村长很可能会上诉，但若犯罪事实确凿，将加倍处罚。

接近中午时，帧札尔接见了塔佩妮。身材瘦小、有着一头乌黑亮丽秀发的塔佩妮，一向善于利用自己的资色，也因此才能说服那些脾气暴躁的书记官让她见到门殿长老。

“你我我有什么事？ ”

“你应该知道。”

“请你明说。”

“我想知道你的朋友，也就是我的丈夫苏提现在在哪里。”

帕札尔早就料到她会找上门来。他也跟豹子一样，无法对苏提的生死不闻不问。

“他离开孟斐斯了。”

“为什么？”

“为了公务。”

“你想必不会告诉我公务的性质了。”

“当然。”

“他会有危险吗？”

“他很相信自己的运气。”

“苏提会回来的。我可不是一个可以让人离弃遗忘的女人。”

这句话威胁的成分多过于温柔。帕札尔便试了她一试：“最近有哪些贵妇人骚扰你吗？”

“以我的身份地位，她们当然会来求取最好的布料。”

“如此而已？”

“我不懂你的意思。”

“像妮诺法夫人，她没有要求你守口如瓶吗？”

塔佩妮显得有些紧张。“我向苏提提过她，因为她是个针织的高手。”

“孟斐斯不只她一个，为什么特别提她？”

“你的问题很烦人耶。”

“可是我非问不可。”

“你有什么目的？”

“我在调查一件重大刑案。”

塔佩妮的嘴角忽然浮现出一抹怪异的微笑，“妮诺法涉案了？”

“你到底知道些什么？”

“你没有权利把我留在这里。”

她很快地走到门边，转身又说："我知道的也许很多，帕札尔法官，但是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呢？ "

医院正常运作的程序可不可能令人满意呢？每当一个病人痊愈后，便有另一名病人接替而来，战斗的过程也重新开始了。奈菲莉总是不厌其烦地治疗病人中一次又一次的战胜病痛使她的快乐源源不绝。医护人员都尽心尽力地协助她，负责行政事务的书记官也使得医院有了健全的管理。因此她才能专心致力于医术。使原有的药方更精致，并发现更有效的新药方。每一天她都要为病人割除肿瘤、接好断肢，并抚慰绝症病人。围绕在她身边的医生有的经验老到，有的则是稚嫩的新手，但每个人都很乐意听从院长的指挥，她从来无需提高嗓门说话。

这一整天奈菲莉为了救一个四十岁的肠梗塞病人，简直累坏了。手术过后，她正坐下来打算喝口水，其他医生也正在梳洗换装，喀达希突然闯了进来。他对着奈菲莉粗声粗气地嚷道："我要看医院的药品清单。"

"凭什么？ "

"凭我是御医长候选人。而且我需要这份清单。"

"你要去做什么？ "

"我要充实自己的知识。"

"你身为牙医，使用的药物有限。"

"药单快拿出来！"

"你的要求毫无根据。你又不是医院的专业人员。"

"奈菲莉，你真是搞不清楚状况。我一定要证明我的能力。我如

果没有完整的药单，我的资格就不完备。”

“只有皇宫的御医长能命令我把药单给你。”

“我就是未来的御医长啊！”

“据我所知，奈巴蒙还没有正式的接班人。”

“听我的话，你不会后悔的。”

“我不能这么做。”

“别逼我强行进入你的实验室。”

“你这么做会被判重刑的。”

“不要再违抗我，我很快就是你的上司了。你若不合作一点，我就让你工作不保。”

有几名医生听到吵闹声，都过来围在奈菲莉身边。

“别以为你们人多我就怕了。”

“马上出去。”一名年轻医生喊道。

“你不该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的。”

“你的行径配当医生吗？ ”

“事态紧急，迫于无奈。”喀达希说。

“这只是你个人的看法。”奈菲莉纠正道。

“御医长的职务必须由经验丰富的医生担任。你们每个人都认同我的资历。那么何必起这么大的冲突呢？我们都有共同的心愿，就是为他人服务，对不对？ ”

喀达希说起了他数十年的执业生涯，说自己如何地为病人尽心尽力，如何地想为国家奉献一点心力，从来不曾因为无聊的行政官僚体系而受挫。他东拉西扯，无非希望能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但奈菲莉仍不肯妥协。如果喀达希想要毒品与药品的清单，就要注明用途。因为奈巴蒙的接班人一天不上任，她就一天不能松懈把关的任务。

亚舍将军的参谋长遗憾地说长官不在，但帕札尔并不放弃。

“我来不是礼貌性的拜访，我是来讯问他的。”

“将军离开军营了。”

“什么时候走的？”

“昨晚。”

“上哪儿去了？”

“我不知道。”

“依规定，他不是应该向你告知行踪吗？”

“是的。”

“那么他为什么没说？”

“我怎么知道呢？”

“我不能接受这种模棱两可的说法。”

“你若不相信就搜军营吧。”

帕札尔又问了另外两名军官，并未得到进一步的答案。只有几个人看到将军驾着战车往南去了。帕札尔不排除他使诡计的可能，便前往外国事务处查问，但近日并未派兵出征亚洲。帕札尔要凯姆尽快找到将军。虽然很快就有了眉目，却也只能查出他到中部地区去了，亚舍这次的行踪真是保密到家了。

首相生气地说：“你的话不会太夸张了吗，帕扎尔法官？”

“我已经调查一个礼拜了。”

“军营呢？”

“毫无亚舍的踪迹。”

“外国事务处呢？”

“没有派任务给他，除非是秘密任务。”

“有秘密任务我会知道，但我并未被告知。”

“那么只有一个结论：将军失踪了。”

“不可原谅。”首相大发雷霆，“他身负重任怎么能擅离职守？”

“他想逃离向他撒下的罗网。”

“你不断的攻击已经让他筋疲力尽了吗？”

“我觉得他担心的是首相的介入。”

“这么说他的确有罪了？”

“他的同党背弃了他。”

“为什么？”

“因为亚舍发现自已被利用了。”

“可是逃离岗位……他是军人啊！”

“他是个懦夫，是个杀人凶手。”

“假如你的指控正确，他为什么不到亚洲和其他盟友会合呢？”

“他往南走也许只是个幌子。”

“我会下令对锁边界。亚舍逃不出埃及的。”

亚舍如果没有同谋协助，绝逃不出全国布下的天罗地网。因为有谁敢违背首相的命令，藏匿一个失势的将军呢？帕札尔这次可以说是大获全胜。将军将无法解释自己擅离职守的原因；遭背叛的他，第二次开庭时必定会对同党予以反击。也许他就是想报复戴

尼斯和谢奇，才会决定在一败徐地之前失踪。

“我马上下令各省省长立刻逮捕亚舍。让凯姆也将这道命令传达到各个警局。”

经过首相紧急下令后，不到四天的时间，亚舍便将成为通缉犯了。

“你的任务尚未完成。”首相又说，“如果将军只不过听命行事，你必须把为首的人抓出来。”

“我正有此打算。”帕札尔说着，脑中立刻浮现出苏提的影像。

戴尼斯带领哈图莎到谢奇的秘密锻造厂去。工厂的位置在一个市郊的住宅区，戴尼斯还在工厂前面设立了一个露天厨房以掩入耳目。谢奇在这里做一些合金的实验，并测试植物酸碰上铜与铁的反应。

厂内的高温令人难以忍受，哈图莎便脱下了外套与风帽。

“皇室的贵客来了。”戴尼斯愉快地说。

谢奇没有抬头。他正专心地进行金、银、铜的焊接工作，难度极高。

“这是匕首柄柄球饰。”戴尼斯解说道，“等这个暴君下台后，巳首将属于未来的国王。”

谢奇用右脚规律地踩着风箱以助长火势，并用青铜夹钳操控着金属块，他的动作必须非常迅速，因为青铜的熔点和金一样。

哈图莎急躁不安地说：“我对你的实验没兴趣，我只要我买的神铁。”

“你只付了订金而已。”戴尼斯纠正道。

“东西给我，我自然会付清余款。”

“还是这么急？”

“说话的态度注意一点！让我看看东西。”

“你得等一等。”

“够了。戴尼斯！你难道敢骗我？”

“也不完全是骗你。”

“神铁不是你的？”

“我会要回来的。”

“你竟敢作弄我！”

“千万别误会，只能算是预定罢了。我们一起努力让推美西斯垮台，这才是最重要的，不是吗？”

“你只不过是个贼。”

“生气也于事无补。我们的命运已经结合在一起了。”

王妃不屑地看着眼前的运输商。“你错了，戴尼斯。我可以不要你的协助。”

“毁约可不是明智之举哟。”

“把门打开让我出去。”

“你会守密吧？”

“我只以我的利益为考虑。”

“你一定要答应不说出去。”

“让开。”

戴尼斯依旧不动，哈图莎便伸手推他。他一股怒气往上冲，把王妃给推了回去。不料，她踉跄退了几步竟撞上了谢奇放在石头上的火热夹钳。她发出惊慌的尖叫，结果脚下一滑，整个人跌靠在

熔炉边上，衣服马上便着了火。只见戴尼斯只是袖手旁观，谢奇听从他的指示也没有插手。当戴尼斯夺门而出时，谢奇自然也紧跟在后，逃离了冒出熊熊烈火的工厂。

第二十八章

在普塔赫神庙门殿开例行法庭之前，帕札尔以密语写了一封信给苏提："亚舍失踪了，不要再继续冒险，立刻返回。"

他将这信交由凯姆正式委派的警员送去,通常信函到达科普托思,都是由沙漠警察转交给矿工的。

今天法庭上处理的全是一些小案子，有人欠债不还，有人无故旷工等等。由于罪犯都坦承不讳，陪审团便也表现得十分宽容。戴尼斯也是陪审团员。庭讯结束后，他走向帕札尔说道："我不是你的敌人，帕札尔。"

"我不是你的朋友。"

"老实说，你应该提防那些假装是你的朋友的人。"

"你在暗示什么？ "

"你有时候会信错人。像苏提就不值得你信任。他把你的调查和你本身的情报卖给我，想换取他一直得不到的物质上的保障。"

"身为门殿长老，我不能动手打你，但我也可能会丧失理智。"

"总有一天你会感激我的。"

奈菲莉一到医院，有几个医生便立刻前来求助：他们从半夜就开始抢救一名被火烧伤的女子，但伤者存活的机会实在不大。大火是从位于住宅区的一处地下锻造厂开始延烧的，这名女子一定是用火不慎才会酿成灾害。

值班医生将黑泥和一些小家畜的粪便加热煮熟，磨碎后加入发酵过的啤酒，然后涂抹在受伤的肌肤上。奈菲莉到了之后，把炒过的大麦和药西瓜磨成粉，混合干的金合欢树脂后，一起浸在油中，最后再将制成的油性敷料敷在烧伤程度较严重的部位。至于较轻微的伤口，则用磨碎的黄色赭石加上无花果汁、药西瓜和蜂蜜来治疗。“这样她会比较不痛苦。”她说道。

“怎么喂她吃东西呢？”护士问道。

“目前还不可能进食。”

“可是必须让她喝水。”

“在她口中插入一根芦苇，再把铜水一滴一滴地滴进去。二十四小时都要有人照护。一有情况，马上通知我。”

“油性敷料怎么处理？”

“每三小时换一次。明天我们再采用蜡、熟牛油、纸莎草和角豆树果实的混合敷料。记住在病房里放置大量的细绷带。”

“你觉得还有希望吗？”

“老实说，很渺茫。知道她的身份吗？得赶紧通知家属。”

医院总管就伯奈菲莉问这个问题，悄悄将她拉到一旁。“恐怕有点复杂。这病人不是普通人。”

“是谁？”总管拿出一个十分精致的银手环。手环内侧刻着所有人的姓名——哈图莎，拉美西斯之妻。

来自努比亚的热风真是对人的一大考验。沙漠的砂石随风起舞，所有的住屋都留下了风沙的足迹。虽然挨家挨户都门窗紧闭。但细细的黄沙却是无孔不入，家庭主妇也只有不断地清扫了。有不

少人因为呼吸困难求医，医生们自然也忙得不可开交。就连帕札尔也无法幸免，点过眼药，稍微发炎的眼睛舒服了一点，不过他还得继续对抗袭将上来的倦意。反观凯姆就跟他的狒狒一样，似乎无论什么样的气候都对他们起不了作用。

他二人和拂拂在莲花池畔的一棵无花果树下乘凉。勇士原先有点迟疑，最后还是跳到主人的膝上，不过眼光却一直没有离开过拂拂。

“亚舍仍旧毫无消息。”

“他是不可能出国的。”帕札尔说。

“他可能躲上几个礼拜，可是支持他的人会越来越少，很快就会有人告发他了。首相的命令非常明确。将军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

“因为他知道这次绝对会被判刑。”

“他的同伙就这么背弃他了？ ”

“他们已经不再需要他。”

“你有什么结论？”凯姆问道。

“我觉得既没有军事阴谋，也没有外族入侵的危机。”

“可是哈图莎王妃到孟斐斯来……”

“她也被灭口了！阴谋分子根本不需要她的支援。你调查的结果如何？ ”

“那个地下锻造厂不同于任何人。至于露天厨房的伙计全是戴尼斯的人。”

“查到这些已经够好的了。”帕札尔满意地点点头。

“但并没有确切的犯罪证据。”

“我们每走一步就会碰上他！纵火难道不犯法？ ”

“的确有居民看见有人从火场逃出，可是证人的说法不一，我只汇集到一些夸大不实的描述。”

“锻造厂…… ”帕札尔想了一下说，“是谢奇工作的地方。”

“会不会是他为哈图莎设下的圈套？ ”

“把一个女人活活烧死，我实在不敢相信。我们的对手难道是一群魔鬼？ ”

“果真如此的话、我们就要有打硬仗的准备了。”

“我想讲了也是白讲，你绝不会撤走我住处的防护措施，对吧？ ”

“即使我不是警察总长，即使你下令撤销，我还是会继续监护的。”

帕札尔永远也看不透凯姆。他冷漠、疏离、对自己总是信心满怀，虽然不赞成这个法官的行为，却仍旧义无反顾地帮他。凯姆惟一信得过的只有狒狒；狒狒若是受伤，他的心会伤得更痛。

司法正义？全是骗人的。但帕札尔相信司法，而凯姆相信帕札尔。

“你通知首相了吗？”凯姆问。

“我已经呈上详细的报告。哈图莎到孟斐斯，似乎没有告诉任何人。现在，奈菲莉正日夜守着她呢。”

到了第五天，奈菲莉用药西瓜、黄色赭石和一点点铜屑制成了油膏。只见她将油膏徐在伤口上，并仔细地加以包扎。尽管痛苦万分，哈图莎仍坚强地支撑着。

第六天，她的眼神变了，仿佛睡了好长的一觉之后终于醒过来。

“撑下去。你在孟斐斯的中央医院。现在是最危险也是最关键的时刻，你多撑一分钟，治愈的机率也就越大了。”

王妃姣好的容貌已经毁了。虽然全身涂满了药膏，但是她原本光洁无理的肌肤，如今也只剩一道道暗红色的斑纹。奈菲莉最担心的是王妃向她要镜子的那一刻。

哈图莎王妃抬起了右手抓住奈菲莉的手腕。奈菲莉向王妃承诺：“放心，我有把握，我会为你治好的。”

帕札尔看着熟睡的妻子。

她终于愿意休息一下了。这几天来，她不眠不休地照顾哈图莎。亲自为她包扎、配药，如今王妃严重的伤势已经渐渐复原了。她为王妃付出的爱心起了作用，就像棕搁树上的环形冠冕逐渐开展成形。她每天醒来。都更容光焕发，奈菲莉就是有这样的天分，能够让每个生命绽放微笑，让黑夜大放光明。帕札尔之所以能一直保持战斗的精力。也是为了继续吸引她，向她证明他脆弱的背后有一股坚定的力量支持着他，这股力量就来自他与奈菲莉的结合，无论是时间、习惯或艰难的考验，都拆散不了他们。

一线阳光射进了卧室，照在奈菲莉的脸上，她懒懒地醒过来。“哈图莎得救了。”她喃喃地说。

“你一心念着病人，不会把我给忘了吧？ ”

她挨近丈夫身边叹道:“这么年轻漂亮的王妃怎么受得了这样的打击？ ”

“拉美西斯出面了吗？ ”

“王宫的内侍来传话了。王妃一旦可以移动，就马上送进宫去。”

“那也得看她的告白会不会剥夺她的特权才行。”

奈菲莉忧心地起身坐在床沿。“她受的惩罚还不够吗？ ”

“对不起，不过我还是得讯问她。”

“她一句话都还没有说。”

“等她能说话的时候，再告诉我。”

哈图莎吃了一点大麦粥，又喝了点角豆荚果汁。她渐渐恢复了生气，可是双眼却依然空洞无神，仿佛迷失在一场恶梦中。

“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奈菲莉问她。

“他推我，我要逃出工厂，他不让我出去。”

她说得断断续续，声调又慢又痛苦。奈菲莉心有不忍，便不再追问下去。但病人又继续说：“青铜夹钳……烧到我的衣服，火花迸出来，我撞到熔炉，全身都着火了。”

她的声音忽然变得尖锐。“他们逃走了，丢下我不管！”

哈图莎惊慌地回想着，又疲累又气馁。突然间，她坐了起来、使尽最后的力量痛苦地大叫。“他们逃走了，该死的戴尼斯、谢奇！”

奈菲莉让哈图莎吃了镇静剂之后，继续陪着她直到她睡着。

她一走出医院、便见到皇太后宫殿的总管向她走来。“太后现在要见你。”总管请奈菲莉坐上轿子，立刻让轿夫快步进宫。

图雅私下接见奈菲莉，并无正式的排场。奈菲莉先礼貌地问候一声：“太后身子可好？”

“多亏你的治疗，我现在情形很好。你听说医师委员会的决定了吗？”

“没有。”

“真叫人无法忍受，御医长的人选下礼拜就要决定了。委员会商议之后，必须推出一个人来。”

“这不是既定程序吗？”

“可是牙医喀达希的对手全是一些不起眼的角色。他很懂得心理战术，很多对手都不战自退。以前和奈巴蒙友好的人、较弱势的人以及三心二意的人都会投票给他。”

太后的怒气更显出她天生的威仪。“我绝不接受这样的安排，奈菲莉！喀达希根本不够资格担此重任。我一直很重视公共卫生，我们必须为大众的健康采取一些必要措施，必须尽力维护公共卫生以杜绝传染病。这个喀达希却一点也不在乎！他只想满足权力欲望与虚荣心。他比奈巴蒙还糟！你一定要帮我。”

“怎么帮呢？”

“出面对抗他。”

奈菲莉让帕札尔进入王妃的病房。她的脸上和四肢都缠着绷带。为了避免坏疽与感染。伤口都涂上了一种以铜屑、硅孔雀石、新鲜的笃蓐香脂、枯著、天然含水苏打、阿魏、蜡、肉桂、泻根加上油和蜂蜜后，细细捣碎而成的特制药膏。

“你能说话吗，王妃？”

“你是谁？”她的眼皮覆着一层薄薄的绷带。遮住了视线。

“帕札尔法官。”

“谁让你……”

“我的妻子奈菲莉。”

“她也是我的敌人。”

“我是正式提出申请的，我在调查火灾由来。”

“火灾……”

“我想知道谁是嫌犯。”

“什么嫌犯？”

“你不是说出了戴尼斯和谢奇的名字吗？”

“你弄错了。”

“你到这个地下工厂做什么？”

“你真的想知道？”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我来取神铁以便施法对付拉美西斯。”

“你应该提防谢奇的。”

“当时只有我一个人。”

“那你怎么解释……”

不等他说完，王妃马上打断：“意外，纯粹是意外。”

“你为什么说谎？”

“我恨埃及，恨埃及的文化与道德标准。”

“因此你甚至不愿意供出杀害你的人？”

“凡是想毁灭拉美西斯的人、我都不会出卖。你的国家拒绝面对惟一的真理：战争！只有战争才能激发热情、揭发人性。我的同胞根本不该与你们和谈，而使我成了人质。我要唤醒赫梯人，为他们指引明路……今后，我将被幽禁在我深恶痛绝的宫殿里，可是我相信总有人会成功的。你甚至无法让我接受审判，因为你太仁慈了，不会忍心折磨一个残废的人。”

“戴尼斯和谢奇只是罪犯，他们根本不在乎你的理想。”

“我已经决定了，我不会再吐露一字一句。”

帕札尔以门殿长老的身份批准了奈菲莉竞选埃及皇宫御医长的资格。她所拥有的头衔与经验皆符合要求。她不仅担任孟斐斯中央医院的院长，更有皇太后个人的极力推荐，加上不少同僚热烈支持，使她一出马便来势汹汹。

然而，奈菲莉竞选的意愿实在不高。她很担心喀达希会使尽卑劣的手段对付她，其实她只想好好地替人看病，对那些至高的荣誉与责任根本毫无兴趣。帕札尔安慰不了她、而哈图莎王妃因被判软禁冷宫而发疯的消息，也使她自己深受打击。王妃的证词本可使戴尼斯与谢奇伏法，却偏偏让他们再度逃过一劫。

帕札尔恐怕撞上一面牢不可破的墙了。那些阴谋分子竟似有恶灵护身而得以逍遥法外。亚舍将军惨败，埃及也并未受任何军事阴谋的威胁，这两件事实确实让他欣慰，但他心里就是有一个挥不去的阴影。他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多人死于非命。又为什么戴尼斯能有如此稳固的地位，难道他和同党拥有某种秘密武器是帕札尔无法掌控的？

帕札尔和奈菲莉都发觉了对方的沮丧，也都希望能分担一点，却忘了自己也有无解的难题。在他们温存的爱意中，新的一天又悄悄来临了。

第二十九章

警察与警犬从危险的东沙漠回来了，到下次出发执行勤务有一天的休息时间。可以好好地包扎伤口、做个按摩，还可以到啤酒馆找个温顺的女孩买个一夜情。沙漠特警们互相交换侦查得来的讯息，并将被捕的贝都英入与行踪可疑的游民送往监狱。

负责监管新进矿工的大个儿喂了猎犬之后，便到管理邮件的书记官那儿看看有无信件。

“有十来封呢。”

大个儿警员看了收件人的姓名。“苏提啊……怪人一个。一点也不像矿工。”

“跟我无关，签收吧。”书记官无所谓地催着。

大个儿亲自分发信件小匝便询问了来信者的身份。但有三个人未来领取：两个在某铜矿场工作的退役军人，以及苏提 c 经查询后证明，艾弗莱率领的队伍已经在前一晚抵达科普托思了，因此大个儿便前往啤酒馆以及各个小旅店与临时营区搜查。最后他才从视察总部得知，艾弗莱、苏提与另外五人并未向负责登记的书记官报到。讶异之余，他立刻展开了搜索行动。

七名工人失踪了。从前也有不少人想带着宝石脱逃，但全都遭到逮捕严惩的命运。艾弗莱如此经验老到的人，怎么会有这么不理智的举动？特警队立刻全员出动，与生俱来的猎人特性让他们忘了休息娱乐，因为捕捉狡猾的猎物就是他们最大的乐趣。

搜索队伍由那名大个儿警员带头。因情势所逼，他征得邮件书记官的同意，看了给苏提的信。信中的象形文字虽然字字清晰可辨，整体读来却毫无意义。是密语！他果然没有猜错，苏提的确不是普通的矿工。但他替谁做事呢？

脱队的七人往东南走，路况十分险恶。他们都拥有健壮的体格，吃得不多但都能保持一定的速度，每到一处泉眼才会多作休息，而这些泉眼的位置也只有艾弗莱知道。领队的他要其他人绝对服

从，什么问题也不能问。总之，有一大笔财富等着他们呢。

“那边有警察！”一人指着一个静止不动的怪异形体喊道。

“继续走，笨蛋！那只是—棵绒毛树。”艾弗莱骂道。

这棵大树高二公尺树皮微蓝，呈龟裂状，椭圆形的树叶红红绿绿的，颜色很像冬天大衣的布料。他们七人拆了几根树枝点火，把早上猎杀的羚羊烤了。艾弗莱也测试了——下。确定绒毛树分泌的乳汁不会引起心脏麻痹。然后他摘了一些树叶搓成粉状分给伺伴。

“这是很好的泻药，对抗性病非常有效。你们有了钱，身边一定会美女成群的。”

“在埃及可不成。”一名矿工抱怨道。

“亚洲女孩都热情奔放，很快你们就会忘记家乡的女人了。”

填饱了肚子。解了渴，七人小队便重新上路了。

有一名工人被毒蛇咬伤脚跟。痛苦地抽搐一阵之后便死了。

“笨蛋，沙漠怎容得你不小心。”艾弗莱嘀咕着。

死者最好的朋友跳出来骂道，“你会把我们一个个都害死！谁逃得过毒蛇的毒液？”

“我，还有那些跟随我的人。”

“我要知道我们去哪里。”

“像你这么多话的人，一定会出卖我们。”

“回答我。”

“你要我打烂你的头吗？”

那名矿工看看四周，一望无际的沙地到处是陷附。他只好屈服，

重拾起装备。
“我们这么周详的计划如果失败，绝不是偶然。”艾弗莱警告道，“这表示我们之中有告密音，向警察泄漏我们的行踪。这次我已经有了防备。不过还是可能有警方的狗腿子混进来。”
“你怀疑谁？ ”
“你和其他每—个人。谁都可能被收买。如果真的有密探，迟早会暴露身份的。到时候就有得瞧了！”
沙漠警察从艾弗莱与队友最后出现的地点开始分区搜寻并依他们最快的速度计算可能的行程。南北的警队都已分别得到通知，这群寻找稀有矿物的危险分子最后终究是要落网的，就跟其他人一样。
大个儿警员惟一担心的是苏提。他和艾弗莱同谋，而艾弗莱对路径、泉眼与矿区位置的熟悉程度绝不下于警方，特警部队的战略很可能发挥不了功效。于是他改变了原有的计划，依本能行事。假使他是艾弗莱，他也许会前往废弃的矿区。没有水源，酷热逼人，毒蛇成群，又没有一点宝藏……有谁会冒险进入这个地狱呢？不过，这到底是绝佳的藏匿地点，更何况矿藏或许尚未完全采尽。于是大个儿警员依照规矩，另外带了两名警察和四只狗出发。他封锁了所有的必经路线，将逃脱者困在一个长着几棵绒毛树的丘陵地区内。
凯姆现在真是进退两难。他很想全力追捕至今行踪成谜的亚舍将军，可是为了保护帕札尔法官。他又不得不留在孟裴斯，因为他的手下警觉性都不够高。

狒狒一直显得烦躁凯姆可以感觉到潜藏的危机。接连两次失败之后，刺客一定会更为留神。既然已经暴露了动机，他想制造意外事故也就格外困难，但是谁知道他会不会改而采取暴力的绝对手段呢？
保护帕札尔成了凯姆最重要的任务。在他眼里，帕札尔象征了一种无可取代的生命价值，他拚了命也要保其周全。那么多年吃尽苦头的日子里，凯姆从未碰见过这样一个人，但他绝不会向帕札尔承认自己对他的仰慕推恐他会在不知不觉中生出一种随时伺机腐蚀人心的虚荣感。
狒狒醒了。凯姆喂它吃了点肉于和啤酒，然后就靠在阳台的矮墙上。该轮到他睡觉，由狒狒继续监视门殿长老的住处了。
暗影吞噬者为自己运气不佳而诅咒不已。他实在不该接下这个任务的，因为不留痕迹的杀人才是他的专长。他曾想放弃，却又伯交易的对方会举发他，他跟他们比起来可着实人微言轻呀。除此之外，他这也是一种自我挑战，直到目前为止，他的杀手生涯从未失败过，栖牲者名单中若能加上一名法官，那该是多么令人振奋的事！
可惜法官身边的防卫实在太严密了。凯姆和拂拂就是他最大的障碍，仿佛任何动静都逃不过他们的视线。自从豹的袭击失败后，警察总长便寸步不离地跟着法官，而且还增源了好几名警察干员。
当然了，暗影吞噬者有着无穷的耐心。他懂得伺机而动，只要有一点点的疏忽，机会就是他的。这天当他走在市场，有几名小贩向他推销努比亚的进口品时，他忽然心生一计。这个计策一定可

以成功。

“很晚了，亲爱的。”

只见帕礼尔盘坐在地，面前散置着十几份文件，一旁有两盏高脚灯照着。

“看到这些文件我就不想睡下”

“什么文件？”

“戴尼斯的账目。”

“你怎么拿到的？”

“国库提供的。”

“不是你偷来的吗？”奈菲莉开玩笑地问。

“我向美锋正式提出申请，然后他马上就绪了我这些。”

“你有什么发现？”

“有一些违法的事情。戴尼斯有几笔税款忘了缴纳，而且似乎有逃税的迹象。”

“那也只不过罚款而已，不是吗？”

“根据我的发现，美锋就可以动摇戴尼斯的财源根基了。”

“你还在打这个主意。”

“我不懂得戴尼斯怎么会这么自信。无论用什么方法，我都要戳破他的护甲。”

“有苏提的消息吗？”

“没有，他应该透过沙漠警察来信了才对。”

“可能是被截了下来。”

“一定是的。”

见帕札尔露出迟疑的神情，奈菲莉惊讶地问：“你在担心什么？ ”

“没什么。”

“说实话，帕札尔法官！”

“上一次开庭完时，戴尼斯说苏提可能背叛我。”

“你就这么上了他的当？ ”

“但愿苏提能原谅我。”

“两个走右边通道，另外两个走左边，苏提和我走中间。”艾弗莱下着命令。

矿工们都十分不满。“坑道的情况太差。横梁也都快烂了、要是崩塌下来。我们肯定没命。”

“我带你们来，就是因为警察以为这里已经废弃了。在科普托思都说这里是没有水源、矿产的废区。结果呢？古井，我已经指给你们看过；坑道里的宝藏就要靠你们自己去挖了。”

“太冒险了，我不进去。”一名矿工做了决定。

艾弗莱向胆小的工人走去威胁道：“我们都进去，你一个人留在外面……这样不好吧。”

“那也没办法。”

艾弗莱于是握紧拳头，以一股无以复加的力量朝矿工头上砸了下去，矿工立刻倒地不起。另外一名矿工俯身查看后，太惊失色地说：“你杀了他？ ”

“这样就少了一个可疑的人了。我们进去吧。”

苏提走在艾弗莱前面，进入了坑道。

“慢慢走，小子。记得随时摸摸头上的梁柱。”

苏提在一片布满石块的红色地面上钢伏前进。坡度不陡，但是顶很低，艾弗莱拿着火炬跟在后面。黑暗中忽见微弱的白光闪耀。苏提伸手去摸，触手处是光滑清凉的金属。

“是银……含金的银矿！”艾弗莱把工具递给了他。“有一整条矿脉呢，小子。小心点，别挖坏了。”

白银底下闪着金光，这种美好的金属通常是供神庙某些殿堂用来铺地板，或是装饰须与地面接触的圣物，以保持其圣洁。

就像黎明时的曙光，不也是靠着白银石传递到人间的吗？“再往下一点有没有金子？ ”

“这里没有，这个矿坑只是第一个阶段。”

四只警犬带领二名警察搜寻着。两个小时前，他们便在废弃的矿区发现有人的踪影。警员们克制住内心的欣喜、将弓箭准备好，便不再发出任何声音。

警犬趴伏在山丘顶上，无声无息地看着矿工们把好几块体积又大、质地又好的银矿搬出坑道。确实是一笔不小的财富。当矿工们围在一起正打算好好庆祝一番时，警员纷纷射出了箭，也放开了狗。有两名矿工被箭射中，一人被狗咬伤不支例地。苏提躲进了坑道中，而艾弗莱扼死了一头警犬之后，和最后一名未受伤的矿工也跟着躲了进去。

“往前走！”艾弗莱喊道。

“会闷死的。”

“听我的话，小子。”

到了坑道尽头，艾弗莱抢到前面，抓起一块石头便往上挖，浑然

不顾掉落的尘土与碎石块，最后终于在质地疏松的岩石中挖出了一条陡直狭长的通道。他两脚抵住岩壁，将苏提拉起来，苏提再帮忙拉起另一名同伴。他们三人总算逃出了矿坑，重新呼吸到外面的新鲜空气了。

“不能在此逗留，警察不会善罢甘休的。我们得继续走两天，这两天都没有水喝。”

大个儿警员安抚着警犬，另外两人则忙着挖洞埋尸体。第一次袭击成功，不但消灭了大部分的逃犯，还取回了大量的银矿。还有三个人在逃。

警察商量了一下。大个儿决定独自带着最强壮的一只警犬，以及水和食粮继续嫂寻，金属矿则由他的两名同伴护送回科普托思。那二个逃犯根本不可能存活,他们知道身后有弓箭与猛犬的威胁，应该会加紧脚步逃亡。但是三天脚程的范围内却是毫无水源。若往南走，则一定会碰上巡逻警队。

继续追捕的警察和警犬都不敢掉以轻心，他们非要切断猎物的所有退路不可。沙漠特警将再次战胜盗贼。

第二天清晨，苏提二人只能借着舔石头上的露水解渴。死里逃生的矿工颈子上还接着他的皮袋，里面有当时顺手塞进去的银矿碎块。他双手紧紧抓着这一点宝藏，身子却撑不下去了，只见膝盖一软，跪倒在石子堆上。“别丢下我。”他哀求着。

苏提走了回来。艾弗莱则警告他：“你要是想帮他，你们两个都会死。跟我来吧，小子。”

倘若背着矿工走，他们很快就会落后，而没有了艾弗莱带路，他

们也一定会迷失在荒漠里的。
胸口灼热、嘴唇已然干裂的苏提，只有跟着艾弗莱走了。
警犬猛力地摇着尾巴。它的发现博得了警员的赞赏：是一具矿工的尸体。警员将尸体踢转过身，发现刚死不久的矿工手上还紧握着宝物袋。由于手掐得太紧，警员不得不割断手指才拿回了那些碎银矿。
他坐了下来，数了数碎银，喂狗吃喝过后，自己才进食。他和警犬都已经习惯了长途跋涉的辛苦，根本不感觉到晒伤的疼痛。他们都知道休息的重要，因此一丁点力气也不敢浪费。现在已成二对二的局势，双方的距离也越来越近了。警员突然转过身去。有好几次他都觉得背后有人，但是警觉性极高的警犬并无反应。于是他用沙清了清匕首又润了润嘴唇，便再度启程了。
“再撑一下，小子。金矿区附近就有一口井。”
“水能喝吗？”
艾弗莱没有回答，这么大的劲可不能白费。围起的一圈石头表示下方有水。艾弗莱立刻就动手去挖，不久苏提也加入了。首先挖到的是沙子和碎石，接着出现了疏松而又有点湿湿的土，最后一层则像是黏土，手指开始湿润，而水，地下的尼罗河水也开始涌了出来。
此时，警察和他的狗在一旁静静地看着。他们早在一小时前便追上了逃犯，只不过一直保持距离。他们听着逃犯高声欢唱，看着他们小口小口地喝水，互相道贺，然后走向那个地图上已经不存在的金矿废坑。

艾弗莱的技术的确高明。他从未向任何人吐露过这个可能是他向某个老矿工强行逼问出来的秘密。警察检查了弓箭，喝了一口凉水，准备执行他最后的任务。

“金矿就在这里，小子。被遗忘的坑道，最后的一条矿脉。这些金矿足够让我们俩到亚洲幸福地过完下半辈子了。”

“还有其他像这样的矿坑吗？”

“有几个。”

“为什么不去开采？”

“说这些没意义了。我们现在得想办法逃走，我们和我们的老板。”

“老板是谁？”

“在矿坑里等我们的人。我们三人把金矿搬出去，再用滑车运到海边。有—艘船会载我们到一个沙漠地区，那里藏了几辆乐观。”

“你替你老板偷了很多金子吗？”

“你问太多问题他会不高兴的。喏，他来了。”

一个双脚粗短、面貌狡猾的人朝着这两个死里逃生的人走来。尽管日晒炎炎，苏提却全身血液凝结。

“有警察在追我们，我们把金子搬出去，赶快离开吧。”艾弗莱说。

“你带来的同伴可有趣了。”亚舍将军看着苏提惊讶地说。

这时候，苏提使尽最后的一点力气逃向沙漠。艾弗莱和亚舍联手，他是绝无胜算的，何况亚舍还有剑，先逃开之后再作打算吧。

忽然一名警员带着警犬挡住了他的去路，苏提认出他就是负责监督矿工的那个大个儿。警察张开了弓，狗也进入备战状态，随时都可能扑上来。

“别再跑了。”大个儿说。
“你真是我的救星！”
“趁你还没死，赶快祈祷吧。”
“不要弄错了对象，我可是有任务在身。”
“谁派你来的？ ”
“帕札尔法官。我必须证明亚舍将军涉人一宗宝石的非法交易案……现在证据找到了！我们俩联手，一定可以逮捕他。”
“你的确勇气可嘉，可惜时运不济。亚舍将军是我的主子。”

第三十章

奈菲莉掀开了梳妆盒的盖子，盒中一格一格都装饰着红花，香脂瓶、美容用品、眼部化妆品、浮石和香水则整齐地排列在里面。
在屋子还一片悄然。绿猴和狗儿也都还沉睡未醒的时候，她喜欢把自己装扮起来，然后赤脚走过露湿的地面，等着听山雀的第一声啼鸣。黎明是属于她的时刻，此时万物重生，苏醒中的大自然所发出的每一声都犹如天籁。经过一夜漫长的苦战，太阳终于打败暗夜，使大地得到滋养；太阳的光芒也化为喜悦，振奋了飞鸟与游鱼。
奈菲莉享受着这份众神赐与她、她也必须有所回报的幸福。这份幸福并不属于她，而是有如一股能量自源头释放出之后，经由她又回到了源头。她明白神抵所降之福不能独享，否则就会像枯枝一样地枯萎。她走到湖边，跪在祭坛前献上了一朵莲花。
在她身上仿佛看到了新的一天即将展开，却又在刹那间化为永恒。
整个庭园陷入了沉思，树梢的枝叶亦在晨风中低下了头。

当勇士舔她的手时，奈菲莉知道仪式该结束了，因为狗儿饿了。

“谢谢你愿意在上班前见我。”西莉克斯说，“我昨晚又痛得一夜不能睡。”

“头往后仰。”奈菲莉为她检查了左眼。

西莉克斯紧张地坐立不安。

奈菲莉安慰她说：“这个病我能帮你治好。你的睫毛太弯了，碰到了眼球才会痛。”

“很严重吗？”

“只不过有点麻烦而已。你要我马上替你治疗吗？”

“如果不会太痛的话……”

“手术以后会好一点。”

“奈巴蒙为我塑身，可让我尝尽了苦头。”

“这次的手术很简单的。”

“我相信你。”

“你坐着，全身放松。”

由于眼疾十分普遍，奈菲莉总会在医药箱里准备许多相关的药品，甚至还有罕见的蝙蝠血。当她把异常弯曲的睫毛控出后，便涂上以蝙蝠血加乳香制成的黏稠药膏。药干了以后睫毛会变硬，毫不费力便可以连根拔除了。最后还要涂上另一种含有硅孔雀石与方铜矿成分的药膏，才能防止睫毛再长。

“这样就没事了。”

西莉克斯松了口气微笑道：“你的手真巧……我一点感觉也没有！”

“那就好。”

“需要后续治疗吧？ ”
“不用，你已经解脱这种病痛了。”
“真希望你能替我丈夫医治，我很担心他的皮肤病。他太忙了，根本不注意自己的健康……现在想见他都难。他每天早出晚归，半夜里还要批公文。”
“这种情形应该只是暂时的。”
“恐怕不是。宫里头，上级很欣赏他的能力，现在国库更少不了他。”
“这该算是好消息啊。”
“外表看起来是的，可是对我们的家庭生活……”西莉克斯叹了口气，“我们一直很努力在维系，但一想到未来我就怕。看情形，美锋好像就要当上双院院长了！掌握埃及财政大权，这是多么重的责任啊！”“但你不觉得骄傲吗？ ”
“美锋将会离我越来越远，但又能怎么办呢？我是那么钦佩他。”
渔夫们把捕来的鱼倒在孟莫西面前。自从他遭首相撤去警察总长职务之后，便被贬到三角洲地区一个滨海小城，担任渔场的管理员。体型肥重、行动迟缓的孟莫西对此地的生活越来越厌烦，人也日渐臃肿了。他厌恶那阅简陋的宿舍，也无法忍受天天接触那些渔夫与鱼贩，因此经常动不动就大发雷霆。要怎么样才能离开这个鸟不生蛋的鬼地方呢？他早已和所有的朝廷官员失去联络了。
当他远远见到戴尼斯时，还以为是自己的幻觉，一时忘我地注视着来人。庞大的身影、方方的脸、细细的一圈落腮胡，确实是他

没错，孟裴斯最富裕、最有影响力的一个人。

“滚开。”孟莫西向一名正在申请许可的渔民喊道。

戴尼斯则面带嘲弄地看着这一幕。“你真的是退出警界了，老兄。”

“你这是幸灾乐祸吗？”

“我很希望能减轻你的负担。”

孟莫西在职场上撒过无数的谎。无论是玩诡计、耍心机或设陷阱，他都自认是第一把交椅，不过他却不得不承认戴尼斯的本领绝不比他差。

“谁让你来的？”

“纯粹是私人拜访。你想不想报仇？”

“报仇……”孟莫西的鼻音一下子又浓了起来。

“我们不是有个共同的敌人吗？”

“帕札尔法官……”

“就是那个讨厌的家伙。”戴尼斯点着头说、“当了门殿长老，他还是一样有冲劲。”

孟莫西不由得火冒三丈、双拳紧握。“竟然让那个野蛮的努比亚小卒取代我的位置！”

“的确是既不公平又愚蠢的决定。就让我们来弥补一下，如何？”

“你有什么计划？”“让帕札尔的名誉扫地。”

“他不是无懈可击吗？”

“表面罢了。每个人都有缺点，不然也可以捏造。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戴尼斯张开右手，里面有一个印戒。“这是他盖公文用的。”

“你偷来的？ ”

“是他的一位行政书记官提供样品给我复制的。我们只要在一份会引起争议的文件上这么一盖，他马上就会完蛋，你也可以官复原职了。”

一阵腥昧浓厚的海风吹来，盂莫西却不再觉得刺鼻。

帕札尔与奈菲莉中间放了一个乌木盒子。帕札尔拉开小抽屉。拿出一些上了釉的陶士棋子。摆在共有三十格的骨制棋盘上。由奈菲莉先走，游戏规则是要将棋子从黑暗侧走到光明侧，途中必须避开重重的陷阱，并通过数道门槛。

帕札尔的第三着棋就犯了错。

“你根本不用心。”

“苏提一点消息也没有。”

“这真的很不寻常吗？ ”

“恐怕是。”

“可是他在大沙漠里，又怎么跟你联络？”帕札尔还是不宽心。

奈菲莉便问：“你难道真的认为他会背叛你？ ”“ 他至少应该让我知道他是死是活。”

“你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了，对不对？”帕札尔无心再下棋。站了起来。

“你错了。”妻子肯定地说，“苏提还活着。”

消息传来真有如晴天霹需：美锋继国库长与谷仓总管之后，再度被首相任命为双院院长，主掌埃及经济。从此，宝贵矿物与材料、神庙工地与手工艺工会所需的工具，以及石棺、香脂、布料、护

身符与祭典用品等等的接收与清查，都将由他全权负责。此外，他还要在众多专业人员的协助下，以收成计算农民应得的报酬并订定税率。

惊讶归惊讶，倒也无人提出抗议。其实有许多官员曾经私下向首相推荐过美锋，虽然有人觉得他晋升得稍快了点，可是他的管理能力的确有一套。尽管他不好相处、性格有些霸道，但是各部门的重整、工作效率的提升、支出费用的有效控制，他确实功不可投。和美锋一比。前任的首长可就逊色多了，他个性温吞、懒散、一成不变，甚至刚惧自用，原本支持他的人也全都心灰意冷了。而美锋也许是无意间坐上了这个众所觊觎的位子，而且随后的工作更是艰难繁重，但是可以明显看出他有强烈的野心，打算整顿双院进而提高其威望与权力。他所获得的多方好评，就连对赞美声一向听而不闻的首相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美锋的办公室位于孟斐斯市区正中央，面积极为宽广，入口处有两名警卫负责过滤访客。奈菲莉说明身份后，便耐心等着院长接见。走进大门，首先经过一处牲口棚，接着便是家禽圈了，农民们用以缴税的家禽就养在里头。另外，有一道梯子可通往几个由税务单位决定谷物存量的谷仓。在建筑物中有一层楼坐满了书记官，众人头上罩着一面巨大的华盖。至于农民堆放蔬果的仓库入口，则随时有税务长监视着。

奈菲莉被请进了另一栋建筑。她穿越了由四根柱子隔成三段的前厅，厅内有一些高级职员在誊写会议记录。随后，秘书带她走进美锋接待责客的六柱大厅。新任双院院长正在向三名书记官口述

指令。他说得很快，内容也跳来跳去的，显然是同时处理好几件案子。

“奈菲莉！谢谢你来。”

“你的健康已经是国家大事了。”

“实在不能因为健康妨碍公务。”

美锋遣退下属后，伸出了左腿。腿上有一片几公分长的红斑，四周还长了一些白色水泡。

“你的肝脏负荷太大，肾功能也不好。你要用金合欢花与蛋白制成的药膏擦皮肤；每天还要喝几次芦荟汁，每次十滴。本来的药当然还是照常服用。你要有耐心，要按部就班地照顾自”我承认我常常都疏忽了。“ ”你不注意的话，病情会恶化的。“

“怎么样才能面面俱到呢？我真想多见见儿子，告诉他我的一切将由他继承，让他知道他未来的责任。”

“你常不在家，西莉克斯也有怨言。”

“我最亲爱的西莉克斯啊！她明白我的努力是有代价的。帕札尔还好吗？ ”“ 首相刚刚召见他，应该是关于逮捕亚舍将军的事。”

“我很欣赏你的夫婿。我觉得他是个不平凡的人，他有一种不屈不挠的毅力。什么也难不倒他。”

巴吉正在审查一项有关低收入人士免费搭船的法案、帕札尔来了以后，他头也不抬就说：“你应该早点来的。”

他粗暴的语气让帕札尔吃了一惊。

“坐下，我充把事情做完。”双肩已驼。背脊微隆，老是板着的一张长脸，首相身上流露出岁月的痕迹。

帕札尔自以为和巴吉已站在同一阵线，如今平白无故遭受冷淡的对待怎能不感到错愕？

“门殿长老必须是无懈可击的。”首相沙哑的嗓子又轰了一句。

“我也曾经为了维护这个职位的声名而奋斗。”

“现在，你本身就是门殿长老了。”

“你对我有所责难吗？”

“何止责难？你要怎么解释你的行为？”

“我犯了什么错？”

“我希望你能真诚一点。”

“我该不会又受到无端的指控吧？”首相无法忍受他的说词，起身斥道：“你还记得你在跟谁说话吗？”

“无论是谁给了我不公平的待遇，我都不能接受。”

巴吉于是顺手拿起一块刻满了象形文字的书板，放在帕札尔面前。

“这份文件底下盖的是你的章吧？”

“是的。”

“看看内容。”

“是关于一批送到孟斐斯某个仓库的上等渔产。”

“渔产是你订的，可是这个仓库并不存在。结果你把这些昂贵的商品转移到另一个目的地：市区的市场。装鱼的箱子已经在你住处旁寻获了。”

“调查的速度好快！”

“因为有人检举你。”

“谁？”

“匿名信，不过细节写得很详细。因为警察总长不在，查证工作是他的手下进行的。”

“我想是孟莫西的旧部属吧？ ”

“不错。”巴吉显得有些局促。

“你没有想到可能是栽赃吗？ ”

“当然想到了。因为一切迹象都很可疑：渔民受管于孟莫西、他昔日部属的介入，还有他一心想报复等等。可是明明盖了你的章啊。”

帕札尔发现首相的眼神变了，仿佛希望能发现隐藏的事实。

“我有证据可以证明我的清白。”

“这样再好不过了。”

“预先提防罢了。”帕札尔解释道，“经过了那么多历练，我已经不再疏忽大意。每个持有印章的人都应该做好防范措施的。我就担心我的章迟早会被敌人所利用，所以每份公文的第九与第二十一个字后面，我都加了一个小红点。而且我还在章印底下画了一个小星号，乍看之下也许不清楚，不过仔细看仍可辨识。请首相检查这份文件，我相信绝对没有这些记号。”

首相走到窗户旁，阳光直接照射在书板上。“没有记号。”他纲查之后说。

巴吉做事向来追根究底。他亲自查看了许多帕札尔批阅过的文件，的确每一份都有小红点与小星号。但他并不打算为长老保密，而是建议他重新换过记号，而且不要向任何人提及。

奉首相之命，凯姆讯问了那个受理检举案又没有向他报告的警察。

那名警员最后屈服了，他承认受贿，孟莫西并且保证帕札尔一定会被判刑。凯姆听完怒不可遏。立刻派出五名警员带回前任警察总长。

“我私下见你，让你可以不用上法庭。”帕札尔对孟莫西说。

“我是被陷害的。”

“你的同谋已经认罪了。”

孟莫西的头皮又发红了。虽然痒得要命，他也只有隐忍着。

想当初他曾经掌握那么多人的命运，但对这个法官却始终无可奈何。他不得不低声下气地说：“我的运气实在太不好了，又要受人恶言毁谤，我能怎么办呢？ ”

“不要再假装无辜了，快认罪吧。”

孟莫西感觉到呼吸困难。“你想怎么处置我？ ”

“你已经不配指挥别人了。你身上流的毒血破坏力太强。我要把你送到黎巴嫩的比布罗，离埃及远远的。你就到那里去维修我们的船舰吧。”

“你要我做苦工？ ”

“你还奢求什么呢？”孟莫西重重的鼻音里充满了愤怒：“这不是我一个人策划的。我是受戴尼斯的唆使。”

“你叫我怎么相信你？你这个人员会说谎了。”

“别说我没有警告你。”

“怎么突然大发慈悲了呢？”孟莫西冷笑道：“慈悲？怎么可能！我恨不得亲眼看你被雷电劈死、被洪水淹死、被石堆活埋！你的运气不会永远这么好，你的敌人一天比一天多了！”

“不要再拖时间，还有一个小时你的船就要开了。”

第三十一章

“站起来。”艾弗莱大声地命令。

苏提全身赤裸，颈子上架着木枷，双臂反绑在手肘处、使劲地站了起来。艾弗莱一边拉扯绑在他腰间的绳子，一边咒骂道:“奸细，卑鄙的奸细！我真是看错你了、小子。”

“你为什么要假扮成矿工呢？”亚舍将军口气温和地问。

尽管嘴唇干裂，身子到处是拳打脚踢的伤痕，头发上也沾满了沙粒和血迹，苏提仍不断破口大骂，眼中闪烁着愤怒的火花。

“让我来教训教训他吧。”被亚舍收买的大个儿警员说。

“别急。我倒想看看他多有骨气。你想抓我？想证明我是金子非法交易的主谋？直觉很正确啊，苏提。高阶军官的薪嫡已经满足不了我了。既然不可能重组政府、享受一下财富也不错。”

“我们往北走吗？”艾弗莱问道。

“当然不是，军队早就在三角洲边界等我们了。往南走，过了爱利芬工再转往西边沙漠和埃达飞会合。”

有车、有食粮和水，计划一定会成功。“我有井水分布图。金子都搬上车了吗？ ”

艾弗莱微笑着说:“这次矿坑可真是空了！现在应该把这个好细处置掉了吧？ ”

“我们来做个有趣的实验：苏提特别健壮，我让他走一整天的路，每天只喝两口水，看他能活多久？实验的结果对将来训练利比亚军队会很有帮助。”

“我还想问他话。”大个儿说。

“再等等。多折磨他一下，他会软化一点。”

可恨啊一种恼恨深深烙印在骨子里，铭刻在每一寸血肉、每—个步伐里。这股恨意支持着苏提，非战到最后一秒绝不肯倒下。面对三个残暴成性的人，他根本不可能逃跑。想不到好不容易逮到亚舍了。却只能任大好机会从眼前溜走。他无法联络帕札尔，帕札尔也无从得知他的发现。他的努力白费了，他将从此消失在远方，远离挚友、孟斐斯、尼罗河，以及美丽的庭园和女人。不，就这么死太不值得了。苏提还不想人士，他还要谈恋爱、和敌人作战、驰骋于风沙中，甚至成为全国最有钱的人。可是颈子上的大枷却越来越重了。

他继续往前走，大腿、臀部和腹部都被紧系的绳索磨破了皮；绳索的另一端技在运金车后侧，只要他一放慢脚步、绳子一紧便又是一阵剧痛。车子的行进速度并不快，以免不小心脱离狭窄的路径陷入沙堆，但对苏提面言，车轮却似越转越快，好像不榨尽他最后一分力气就不甘心。但每当他想放弃了，便不知不觉又生出一股力量来。于是走了一步，又是一步。

一天的时光踩着他伤痕累累的身子过去了。

车子停下下来。苏提则站在原地不动，好像他已经不知道怎么坐下。忽然他膝盖一弯，砰的一声。一屁股坐到自己的脚后跟上。

“你口渴吗，小子？”艾弗荚恶作剧地拿着水袋在他眼前晃，“你实在比野兽还壮，可是你撑不过三天的。我跟大个儿打赌了，我可不想输。”

艾弗莱给他喝了水，清凉的液体湿润了他的唇，随之流遍了全身。大个儿却突然一脚把他踹进沙地里头去。“我的伙伴们要休息了，轮我守夜，我有话问你。”

艾弗莱上前阻止道：“我们打了赌，你可不能故意把他累死。”

苏提依旧朝天躺着，双眼紧闭。艾弗莱走开以后，大个儿又转过身对苏提说：“明天你就要死了，在死以前，你最好实话实说。别死撑着。比你更难缠的家伙我都对付过。”

他走过来又走过去，苏提却几乎听不见他的脚步声。

“你也许把任务说得很清楚了。不过我想弄明白，你是怎么和帕札尔法官联系的？”

苏提虚弱地笑笑：“他会来找我的，你们二个谁也逃不了。”

大个儿在苏提的头旁边坐下来。“你先前没有联络上法官，现在只有一个人，谁救得了你？”

“这将是你最后一次犯错。”

“我看你是被太阳晒疯了。”

“背叛已经使你脱离了现实。”

大个儿打了苏提一巴掌。“别再惹我，否则就让我的狗跟你玩玩。”

天黑了，警员仍威胁道：“别妄想睡觉，只要你不说，我就用刀子刺你的喉咙。”

“我全都说了。”

“我不相信，不然你怎么可能冒冒失失地就中圈套？”

“因为我是个白痴。”

警员于是把刀子贴在苏提头上说：“睡吧，小子。明天就是你的死

期了。”
虽然疲惫已极，苏提却无法入睡。从眼角余光中，他瞥见了大个儿用食指摸摸刀尖，又划划刀刃，玩厌了才搁到一旁。苏提知道自己一旦屈服，天不亮，大个儿就会用这把刀割断他的喉咙，也好少个负担。至于亚舍将军那儿，他总有办法自圆其说的。
苏提咬紧牙关撑着。绝不能莫名其妙就死了。只要大个儿一有行动，他一定马上啤他一口。
月亮像个神勇的战士朝天心刺出了弯刀。苏提暗暗祈求这把刀能向他挥来，让他死得干脆，不再受苦。假使今后他不再亵渎神明，那么是否能成全他这点小小的心愿呢？
他之所以能活到现在，完全是因为沙漠。他感应到一股荒芜、凄凉与孤独的力量，以致与沙漠有了同步的呼吸。汪洋的沙海成了他的盟友，不但没有剥夺他的精力，反而给了他力量。在他看来，这方遭受风吹曰晒的裹尸布，可比王公贵族的陵墓迷人多了。
大个儿依然静坐着等着苏提的极限到来。只待他闭上眼睛，他就要潜入他的睡梦中，像凶残的死神一般夺走他的灵魂。然而，苏提却似吸取了大地与月光的精华，坚毅依然。
忽然间，大个儿大吼了一声。他像只受伤的小鸟挥动着臂膀，想站起来，又跌坐了下去。
死它女神从暗夜里跳了出来。一度清醒过来的苏提，告诉自己那是幻觉。一定是他刚刚跨过死亡界线而受到怪物侵袭了。
“帮我把尸体翻过去。”女神说话了。
苏提撑起半边身子。“豹子你怎么…… ”

“待会再说。快点，我要把插进他颈背的刀子拔出来。”
豹子费力地扶起了情夫。接着她用手、他用脚一块儿把尸体翻转过来。豹子取回刀子后，割断了苏提身上的绳子，拿下木枷，然后紧紧地抱住他。
“抱着你的感觉真好……是帕札尔救了你。他告诉我你到科普托思来挖矿，我到的时候你已经失踪了。因为警察夸口一定能找到你所以我就跟踪他们。不一会儿，便只剩下这个刚刚被我杀死的叛徒。这个沙漠地狱倒也还难不倒我们利比亚人。来喝点水吧。”
豹子把苏提拖到一座小丘后面，她就是在这里暗中观察他们的。她也不知道哪来的力气，竟然随身带了两只随时装满了水的水袋、一袋肉干、一把弓和几只箭。
“亚舍和艾弗莱呢？”
“在车上睡觉，还有一只猛犬陪着，攻击他们是不可能的。”
正说着苏提昏了过去、豹子忍不住不停地吻他，随后又警觉地说：“不，现在不行。”于是她让他平躺下来、然后躺在他身边温柔地抚摸他。尽管苏提仍非常衰弱，但她可以感觉到他的活力已渐渐复苏。
“我爱你，苏提，我——定要救活你。”
一声惊叫吵醒了奈菲莉，帕札尔只动了一下未醒。她便罩上外衣，出去一探究竟。
送牛奶来的女佣满脸是泪地站在院子里，手上的奶罐已经绰在地上，牛奶泼洒了一地。“那边。”她指着石门槛颤抖着说。
奈菲莉蹲下一看，有一些红色瓶子的碎片，碎片上还用黑墨写着

帕札尔的名字，并画了几道符。

“鬼眼！”女仆尖叫道，“我们要赶快离开这间房子。”

“玛特的神力不是比黑暗的势力更大吗？”奈菲莉楼着女仆的肩膀安慰道。

“法官的性命会像这些瓶子一样。”

“你放心，我会保护他的。你看着这些碎片，我到工作室去一趟。”

不久，奈菲莉拿着修补瓶罐的胶水回来。她先将字和符号拭去，然后才和女仆两入侵慢地将碎片重组、拼合。“你把这几个容器交给漂白工人。用漂白水漂白过后，自然就干净了。”

女仆亲亲奈菲莉的手说：“帕札尔法官运气真好，有玛特女神保护他。”

“你还会替我们送牛奶来吧？”

“我马上送最新鲜的奶过来。”她一说完便快步跑开了。

农夫在松软的士里插了一根比他高出两倍的木桩然后在木桩顶端架上富弹性的长杆。长杆较粗的一端绑了平衡用的黏士块，较细的一端则系着一个陶土罐。他每天都要将同样的动作缓缓地重复数百次：拉动绳子让陶士罐垂入河中，然后放松拉力，借着士块平衡的力量使水罐升到长杆的高度，再将水倒进园子里。一个小时内，便能舀起三千四百公升的水来灌溉了。也多亏这套系统，才能把水送上不会遭受水患的高地。

这天才刚要开始做事，农夫就听到一阵不寻常的轰隆声。他两手紧拉着绳子竖耳倾听。声音越来越大。他心下忐忑，便丢下灌溉机，顺着斜坡爬到山丘顶上。他简直不敢相信、眼前见到的竟是

滚滚而来的洪流。上游处的堤防崩塌了，人兽也尽皆淹灭在这声势浩大的泥石流中。
帕札尔是第一个到达现场的官员。十人遇害、半数牛群死亡、十五部灌溉机损毁……灾情十分惨重。已经有工人在工兵的协助下开始重建堤坝，不过水中竞已经流失。门殿长老集中了附近的村民，代表国家提供补偿与救济。但他们想知道的是为什么会发生如此惨剧，因此帕札尔仔细地盘问了当地负责维护运河、水坝与堤防的两名公职人员。但其中并无失职之处、他们依规定视察，也都没有发现异样。最后，帕札尔在庭上宣判技术人员无罪。
因此大家便将一切归罪于"鬼眼"。堤防首先受到了诅咒、接着就是村落，然后遍及全省、全国。
法老再也无法扮演保护者的角色了。今年若再不举行再生仪式、埃及会有什么下场呢？不过人民仍泡有希望。他们的声音与要求一定会透过乡镇村长、省长与王公贵族传到拉美西斯耳中。大家都知道国王经常出外旅游，对民心所向从来都是下若指掌。也许偶尔会遇上困难，一时迷失而无所适从，但最后他总会做出正确的抉择。
暗影吞噬者终于想出了解决之道。为了接近帕札尔，并制造意外，他必须先除掉他的保护者。其实凯姆并不可怕。难应付的是那只利牙比豹子还长、任何猛兽都打不倒的狒狒。因此他以高价购得了与狒狒旗鼓相当的对手。
凯姆的狒狒定然无法抵挡另一只更强壮、更魁梧的狒狒。暗影吞噬者把买来的狒狒绑起来，戴上嘴套，而且两天没喂它东西吃，

以等待适当时机。一天中午，凯姆拿出午餐之后狒狒警察一把夺过牛肉，便在阳台上大口嚼了起来。从阳台往下看去便是帕札尔的住处，他也正和妻子在用餐。

此时，暗影吞噬者放开了他的狒狒，并小心地解下嘴套。狒狒一闻到肉香，立刻无声息地爬上白墙，耸然矗立在它的同类面前。这只狒狒双耳通红、两眼充血、臀部发紫，龇牙咧嘴做势就要咬人。但狒狒警察也不甘示弱，放下午餐便与它对峙了起来。装腔作势地吓唬其实没有用，因为两只狒狒的眼中都有炽烈的战斗欲望。它们对峙着，一点声音也没有。

当凯姆本能地转过身时已经来不及了。拂拂同时发出了怒吼。并朝对方猛扑过去。他已经无法将它们分开，也无法打跑敌人。两只狒狒扭成了一切，滚来滚去，还不时残暴地撕咬对方，发出尖锐的叫声。

不一会儿，那一切笨重的形体不再动了。凯姆不敢靠近，他看见一只手臂缓缓伸出，将战败狒狒的尸体推开，不由喜出望外。“杀手！”

他连忙冲向狒狒警察想扶它站起来，但浑身是血的狒狒却颓然倒地。它虽然杀死了袭击它的同类，自己却也伤势严重。

目睹一切的暗影吞噬者也只有悻悻然离去。

狒狒定定地看着奈菲莉为它消毒伤口、涂上尼罗河泥。

“会不会很痛？”凯姆紧张地问。

“没几个人能源它这么勇敢。”

“你会救它吧？ ”

“当然了。它的内心狠坚强，但它仍须接受包札，而且要有几天不能动。”

“它会听我的。”

“这个礼拜内，不要让它吃得太多。病情一有变化，马上通知我。”

杀手将手掌放在奈菲莉的手心里，眼中则有说不出的感激。

医师委员会已经是第十次开会了。

喀达希的优势在于年纪、名声、经验以及法老最需要的牙医资格；而奈菲莉则以超群的医术、在医院日益精进的表现、同仁对她的赞赏与皇太后的支持取胜。

“各位同仁，”年纪最长的委员说道，“情况真是越来越不堪”那么就选喀达希啊。“奈巴蒙昔日的助手说，”选了他我们才没有风险。“

“你对奈菲莉又有什么意见？ ”

“她太年轻了。”

“要不是她把医院管理得这么好，我也会同意你的说法。”一名外科医生说。

“御医长必须是个沉稳而具代表性的人，不管这个年轻女子再怎么有才能，也不足以胜任。”

“错了！她的热忱活力在喀达希身上已经找不到了。”

“如此批评一名德高望重的医生，太侮辱人了吧。”

“德高望重……不见得吧！他不是涉入一些非法交易案而被帕札尔法官起诉吗？ ”

“应该说是奈菲莉的丈夫。”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越吵越大声。

“各位同仁请保持风度!”长老委员劝道。

“到此为止了，就宣布喀达希当选吧。”

“不行！非选奈菲莉不可。”

尽管会前做了保证，最后散会时却还是没有结果。于是大家又一致决定：下次开会一定要选出新任的御医长。

美锋带着儿子参观他的办公区。小男孩一会儿玩纸张，一会儿跳上折叠椅，一会儿又折断书记官的笔。

“够了。”父亲严厉地说，“你将来也会成为高层官员，对官员的用品要尊重。”

“我要像你一样命令别人，我不要工作。”

“不努力的话，你连农地书记官都当不上。”

“我宁愿当有钱的地主。”

帕札尔的到来打断了父子的对话，美锋便吩咐仆人带儿子到马场去学骑马。

“你好像有心事，帕札尔。”

“苏提一点消息也没有。”

“亚舍呢？”

“毫无线索。边界哨站什么也没发现。”

“真是伤脑筋。”

“你觉得戴尼斯的账目如何？”

“的确有违法的地方，他做了些假账，还盗用公款。”

“足以将他起诉了吗？”

“命中目标了，帕札尔。”

夜好温和。勇士在莲花池畔狂奔了一阵子，便累得在主人脚边睡着了。在医院劳累了一天的奈菲莉也已入睡。只有帕札尔还就着两盏灯，正在拟写起诉书。

亚舍的脱逃证明了前一次开庭时对他的指控无误。戴尼斯逃税、侵吞货品、贿赂人心。谢奇是多项地下交易的首脑。同谋的喀达希则不可能对这些阴谋毫无所悉。许多具体的事实与明确的书面与口头证据，明天将一并呈给陪审团。

开庭后，这四人将逃不过法律严厉的制裁。帕札尔或许成功地阻止了他们的阴谋，但是他还得找到苏提，还得继续挖掘真相，思师布拉尼被杀的真相。

第三十二章

鸵鸟纹丝不动，似乎意识到了危险。它飞不动，只能不安地拍拍翅膀，以一种奇特的舞步迎接了旭日之后，便朝一座沙丘飞也似地逃开了，枉费苏提费尽力气拉开了弓。他浑身肌肉疼痛、简直像要抽筋一样,豹子便用腰间那只小瓶子装的药膏帮他按摩推拿。

“你背着我玩了多少女人？”

苏提忿忿地叹了口气，没有答腔。

“你要是不说，我就丢下你不管。别忘了我这里有水和肉干。”

“你费了那么大的劲。就只为了问这个？”

“为了找出真相，任何困难都可以克服。这是我从帕札尔法官那儿学到的。”

一听到阳札尔的名字，苏提立刻觉得舒服了许多。不过，艾弗莱

和亚舍很快就会发现警察的尸体，并开始寻找他的下落。“我们还是赶快离开吧。”

“你先回答我。”她用巳首抵着苏提的小腹威胁道，“你要是有其他女人，我就阉了你！”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娶了塔佩妮。”

“我会亲手杀死她。还有吗？”

“当然没有了。”

“在科普托思这种声色犬马的地方……”

“我是来当矿工的。出发以后，就只有沙漠了。”

“在科普托恩绝对没有圣人。”

“我就是。”

“我遇到你的时候真该杀了你的。”

“嘘，你看！”

艾弗莱发现尸体了。他解开警犬的套绳，只见狗儿在空气中嗅了嗅，却不愿意离开主人。艾弗莱和亚舍商量后，立刻重新上路，毕竟带着金子逃离埃及，要比追捕一个奄奄一息的人重要多了。警察死了，财富刚好由两人平分。

“他们走了。”豹子小声地说。

“跟着他们。”

“你疯了？”

“亚舍逃不出我的手掌心的。”

“你忘了你现在什么状况？”

“多亏有你，我好多了。走点路应该会好得更快。”

“我竟然爱上了一个疯子。”
帕札尔坐在屋顶阳台上，静静注视着东方。他睡不着便走到屋外欣赏满天的星斗。云高天清，吉萨金字塔的形状隐约可见，笼罩在金字塔上方的深蓝天幕，很快便将射出第一道曙光。以巨石、爱与真理所建立，并盛享千年太平的古国埃及，慢慢地在这天将亮未亮的混沌中展现了。此时的帕札尔已不是门殿长老。甚至不是法官，他只想忘记自我，全心投入无边无际的苍茫。在有形与无形终于结合的那一刹那，与祖先的神灵相通，倾听他们从土地里所发出的每一声低吟。
奈菲莉赤着脚，静悄悄地走到他身旁。
“天还没亮呢……你应该多睡会儿。”他柔声地说。
“这是我最喜爱的时刻。金黄的光线马上就要跃上山颠，尼罗河也要醒了。你有什么烦恼呢？”他这个坚信真理的法官该怎么向妻子坦承，其实他心里也有疑惑？大家都以为他坚定无比，情绪不受任何事物左右，谁又知道其实每件事都对他有莫大的影响有时甚至是伤害？他不容许邪恶存在，不愿向罪孽低头。时间永远无法抹灭布技尼的冤死。
“我想放弃了，奈菲莉。”
“你太累了。”
“我承认凯姆说的对。就算司法存在，也是不可行的。”
“你害怕失败吗？ ”
“我搜集的证据齐全。指控既明确又有根据……可是戴尼斯，或者是他的司党，仍可能钻法律漏洞，使这一切心血付诸流水。既

是如此，又何必继续呢！”

“这只是你一时倦怠。”

“埃及有着崇高的理想，但仍遏止不了亚舍这种人的存在。”

“但你也及时阻止了他，不是吗？ ”

“在他之后，还会有第二个、第二个亚舍…… ”

“治好一个病人，还会有第二个、第二个……难道我就不再替他们医治了吗？ ”

他温柔地执起她的手：“我不是个称职的法官。”

“这么说对玛特是一种侮辱。”

“可是一个真正的法官又怎么能怀疑司法呢？ ”

“你怀疑的只是你自己。”

此时朝阳覆身，很晃眼，但也温暖。

“这是以我们的未来做赌注啊，奈菲莉。”

“我们不是为自己奋斗，而是为了使那道促成我们结合的光芒更加明亮。如果偏离了该走的路，那是有罪的。”

“你实在比我坚强。”

她微笑着打趣道：“明天就该换你替我打气了。”

二人再度相拥迎接另一个日出。

前往首相办公室之前，帕札尔打了十几次的喷嚏，颈背更是一阵阵剧痛。奈菲莉也不惊慌，她喂他喝了柳树叶与树皮煎熬出来的汁（柳树中含有制造阿斯匹林的主要成分，因此埃及人可以说早在公元前两千年便已“发明”并使用阿斯匹林了），这种药用来治疗高烧与各种疼痛十分有效。

药果然很快就见效。帕札尔感觉呼吸顺畅得多了，在首相面前也显得精神突变但巴吉的背却似乎越来越驼了。“这些是亚舍将军、运输商戴尼斯、化学家谢奇和牙医喀达希的完整档案。我以门殿长老的身份请求首相开庭，以叛国、威胁国家安全、蓄意杀人、读职与贪污等罪名予以起诉。虽然有些疑点尚未查明，但罪名已然确立，我觉得不必要再等下去了。”

“这可是事关重大。”

“我知道。”

“被告全都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巴吉不无顾忌。

“所以他们的行为更应该受到谴责。”

“你说的对，帕札尔。虽然亚舍仍下落不明，我还是决定在欧佩（河马女神，象征精神与物质上的丰足）女神节过后就开庭。”

“苏提一直没有消息。”

“我跟你一样担心。因此我派出了一支步兵队伍，由特警协助，仔细地搜索科普托思附近的沙漠地带。还有，你找出杀布拉尼的凶手了吗？ ”

“没有。一点线索也找不到。”

“我要知道是谁干的。”

“我一定会继续调查的。”

“奈菲莉竞选御医长使得情形有点复杂。一定会有人指控你为了替妻子铺路，才恶意中伤喀达希。”

“这点我也想过。”

“奈菲莉有什么想法？ ”

“她以为喀达希若是同谋，就应该受制裁。”

“你可没有失败的本钱。无论戴尼斯或谢奇都不是易对付的人物。我担心亚舍会施展手段，又来一次情势大逆转，况月罪犯总是善于狡辩的。”

“我很有信心。因为在你面前，谎言绝对站不住脚。”帕札尔说。

巴吉将手放在颈间的铜心上。借着这个手势，他将首相的职责摆到了第一位。

阴谋分子又在废弃的农庄召开紧急会议了。平时总是一副胜券在握、自信十足的戴尼斯，今天却显得心事重重。“我们一定要马上行动。帕札尔已经把档案交给巴吉了。”

“只是谣传还是他真握有重要证物？”

“首相已排定开庭时间，就在欧佩节过后。亚舍牵扯进来是不错，但我可不想让我的名誉受牵连。”

“暗影吞噬者不是早该让幅札尔瘫痪了吗？”

“他的运气不好。不过他不会放弃的。”

“没有用的承诺。你马上就要被起诉了呀！”

“别忘了我们才是操控全盘的人。我们只要运用一点权谋就可以了。”

“不会暴露身份吗？”

“不会，简单的一封信就够了。”

戴尼斯的计划获得了大伙儿的同意。他又补充道：“为了不再发生同样的困扰，我建议走下一步棋——换掉首相。这样一来，帕札尔就玩不出什么花样来了。”

“不会稍嫌早了点吗？ ”

“你等着瞧吧，现在是最有利的时刻。”

亚舍和艾弗莱还来不及反应，警犬便跳出车外，冲向一个堆满了碎石子的小丘。

“主人死了以后，它就像疯下一样。”艾弗莱说。

“现在也不需要它了。”将军说，“我确信我们已经逃出巡逻的范围，不会再有阻碍了。”

警犬口角吐着白沫，在岩石之间穿梭飞跃。全然不理会碎石的锋利。苏提要豹子趴在沙地上，他则弯弓蓄势待发。狗儿进入箭程之后猛然静止不动了。

人犬都处于紧绷的状态。苏提知道这一箭不能虚发，因此耐心等着猛犬先发动攻势。其实，杀狗他还真不乐意。突然间狗儿发出一声哀嚎，然后学着斯芬克斯的姿势坐了下来。苏提则放下弓箭，走到狗的身边爱怜地抚摸着，狗也没有反抗，只是流露出倦怠与焦虑的眼神。刚刚脱离一个无情的主人的它，能够找到新主人吗？

“来吧。”苏提温柔地说。

它兴奋地摇着尾巴，苏提又结交了一个新盟友。

喝醉酒的喀达希摇摇晃晃地走进了酒馆。那场逃不掉的庭讯着实让他惊谎。尽管戴尼斯一再保证，计划也完美无形，可是喀达希还是担心。他觉得自己可能无法抵抗帕札尔，也伯被起诉之后，再也当不成御医长了。因此他需要自我麻醉。喝了酒还不够，他还要投到妓女的怀抱里好好地松弛一番。

孟萎斯最大的一家酒馆已经重新由莎芭布掌理，而且盛名远播。

这里的女子总会先吟诗、跳舞、奏乐之后，再为高贵富有的客人提供性爱服务。

喀达希撞开了门，推开一名正在吹箱子的女孩，便冲向手里端着糕点盘的努比亚女侍，并将她推倒在彩色软垫上、企图强暴她。

女孩的尖叫声惊动了莎芭布。她连忙赶来，一手便拉开了牙医。

“我要她。”喀达希指指地上的女孩，小女孩吓得躲到莎芭布怀里。

“她只是个女侍。”

“我就是要她！”

“你马上离开。”

“你要多少钱我都付。”

“钱你留着，马上滚出去。”

“我一定要得到她，我发誓一定要得到她。”喀达希走出酒馆，但并末远离，他躲在暗中监视着酒馆的员工。天亮后不久，那个努比亚女孩才和其他几个女侍一起下工回家。

喀达希尾随着他的猎物。到了一条偏僻的小巷、他立刻拦腰抓住她，并用手捂住她的嘴。女孩拼命抵抗，但终究挡不住喀达希的蛮力。他处下了女孩的衣服，扑身而上强暴了她。

“各位同仁，”长老委员说道，“御医长的任命不能再拖延了。既然没有其他候选人，奈菲莉和喀达希之间就一定要选出一人。只要不作出决定，我们就必须继续商议。”

这席话获得委员一致的赞同。于是医生们都踊跃发言，有些人冷静论述，有些人则慷慨陈词。支持喀达希的人对奈菲莉的抨击言词都相当尖锐。她难道不是利用丈夫陷喀达希入罪，使他一败涂

地？以如此下流的手段毁损名医的声誉，这样的人实在不够格当御医长。

一名已经退休的外科医生还说，拉美西斯大帝的牙病越来越严重，他身边很需要一位经验丰富的牙医。法老是国家富强的根基、难道不该以他为优先考虑吗？没有人提出异议。

经过四个小时的针锋相对后，开始进行投票。

“下一任御医长由喀达希担任。”长老委员终于宣布。

两只胡蜂绕着苏提飞了几固、又转而攻击正在嚼着肉干的狗。苏提仔细地留意着，终于找出它们藏在地底下的洞灾。

“机会来了，把衣服脱掉。”苏提说。

豹子盼这句话已经盼了好久，脱去衣服便往苏提身上靠。

“先不忙着做爱。”

“那为什么……”

“我要去挖出一部分的蜂窝、所以得把全身包得密不通风。”

“你要是被咬，可准死无疑。这些胡蜂很可怕的。”

“放心，我打算活到很老。”

“这样才可以跟其他女人上床？”

“帮我戴上帽子吧。”

确定位置之后，苏提动手挖了起来。豹子则指挥着他的一举一动。他身上有布覆盖，胡蜂是怎么也蜇不穿的。最后他把一大群嗡嗡作响的胡蜂放进了羊皮袋里。

“你打算怎么做？”

“军事机密。”

“别再开玩笑了。”
“你要相信我。”
她把手轻轻地放在他的胸膛上。只听他坚定地说：“绝不能让亚舍逃掉。”
“你放心，沙漠我很熟悉。”
“如果跟丢了……”
话还没说完，豹子便跪下开始抚摸他的大腿，好侵好慢、撩拨得苏提终于忍不住丁。两人就在凶猛的胡蜂与打着磕睡的巨犬之间，翻天覆地享受起狂野的激情。
奈菲莉深感震惊。自从进了医院，这个努比亚女孩就哭个不停。身心受创的她就像是溺水的人一样，紧紧抓着医生的手。强暴并夺走她童贞的禽兽逃跑了，有几个人清楚地看到他纳形貌，不过只有受害者本身的供词才能将他移送法办。
奈菲莉在受伤的阴道上上了药，又让女孩吃了些镇静剂。她心情稍微平复后，才答应喝点东西。
“你想说话吗？”
美丽的黑人女孩以迷失的眼神看着医生。“我会痊愈吗？”
“我保证一定会。”
“我脑子里有几只秃鹰，它们吃了我的肚子……我不要有那个禽兽的小孩！”
“不会的。”
“如果怀孕了怎么办？”
“我会亲自为你堕胎。”

女孩又哭了起来，几声呜咽之间才道出：“他很老，身上有酒味。他在酒馆攻击我的时候，我注意到他的手很红，脸颊高耸，高高的鼻子上有一些青筋。恶魔，一个自发恶魔！”

“你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

“我老板认识他。”

这是奈菲莉首次涉足欢场，里面的装潢与气味的确能让人留连纵欲，莎芭布果然极尽巧恩把酒馆布置得气氛十足，妓女们很轻易便能诱惑住情场失意的客人了。

老板一听说曾在底比斯为她治病的医生来访，立刻出来迎接。“很高兴能接待你。不过你不怕有损你的声誉？”

“无所谓。”

“你治好我的病了，奈菲莉。我一直遵照你的吩咐。风湿几乎全好了。你好像很紧张，心事重重的……这个地方让你不舒服吗？”

“你酒馆的女侍遭人强暴了。”

“我以为埃及已经没有强暴的罪行了。”

“是一个努比亚女孩，现在在医院里。身体很快就会恢复，但这将会是她一辈子的阴影。她大概描述了嫌犯的模样，还说你认得他。”

“我要是说出来，将来需不需出庭？”

“当然要。”

“我做事唯一的宗旨就是谨慎。”

“随你吧，莎芭布。”奈菲莉说完转身就走。

“你要体谅我，奈菲莉！我要是出面，我非法经营就会曝光了。”

“我只在乎那个女孩哀怜的眼神。”
莎芭布咬咬嘴唇：“你丈夫会帮我保留这间酒馆吗？ ”
“我不能向你保证。”
“罪犯是喀达希，他在这里就找过女孩的麻烦。他当时喝醉了，而且很粗暴。”
帕札尔沉着脸、皱着眉头，不断地踱方步。“奈菲莉，我不知道该怎么告诉你这个坏消息。”
“这么严重吗？ ”“ 太不公平，太可怕了！”
“我正打算服你说一件可伯的事情。你一定要马上逮捕他。”
他走向妻子。捧起她的脸。“你哭过。”
“是的，帕札尔。我去调查过了、现在该轮到你结案。”
“喀达希被选为御医长了、我刚刚收到公文。”
“喀达希:是个卑鄙无耻的凶手,他强暴了一个还是处女的女孩。”
第三十三章
艾弗莱和亚舍绕过爱利芬丁，在到达南方边境之前做最后一次的休息。他们选了一处山洞，将车子藏好，准备好好过一夜。亚舍对军队驻防的地点十分清楚，因此总能钻过防守的漏洞。再过不久，他就能在利比亚与友人埃达飞同事荣华，并训练一批贝都英战士骚扰埃及。如果一切顺利，那么进攻三角洲、将西北的良田沃土据为己有，又有何不可呢？
亚舍活着就只想危害自己的国家。帕札尔逼得他逃亡国外，却也树立了一个既狡猾又顽强的敌人，他的破坏力可比一整个军团要可伯。将军想着想着便睡着了，由大胡子负责守夜。

苏提右手提着羊皮袋，往山涧上方爬去。他匍伏前进，胸口都磨破了。但仍要小心翼翼以免有小石块滚落，让敌人有了警觉。豹子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担心他扔出蜂窝时速度太慢给蜂蜜了，又担心他一个失手没丢准。他可没有第二次机会。

爬到洞口上方时，他整个人趴平，屏气凝神细听。没有声音。高空有一只猎鹰盘旋着。苏提拔去了塞子，然后用力摆动手臂，将蜂窝朝敌人的洞穴扔去。

一阵嗡嗡声候然作晌。汀破了沙漠的寂静 c 艾弗莱慌忙逃出洞穴，四周狂蜂乱舞。他脚步踉跪。手忙脚乱地想驱走蜂群，却是徒然。被蜇了数百处伤口之后，他终于不支倒地，双手捧着喉头，很快便气绝了。

事发之初，亚舍一个反射动作躲到了车子底下，动也不敢动。一直到群蜂散尽，他才走出山洞，手中还握着剑。

亚舍第一眼便看到了苏提、豹子和警犬。“三对一……这么没有胆量？ ”

“你这种懦夫也好意思说什么胆量？ ”

“我有很多金子。你跟你的情妇对钱财没有兴趣吗？ ”

“等我杀了你，钱就是我的了。”

“你作梦。你的狗已经没有攻击性了、你又没有武器。”

“又错了，将军。”

豹子拾起地上的弓箭，递给苏提。亚舍退了几步，坑坑洞洞的脸不觉抽搐了起来。

“你要是杀了我，你会困在沙漠里出不去。”

“豹子是很好的向导，我自己也习惯了沙漠环境。我们会活下去的，你尽管放心。”

“根据我们的法律，人是不可以互相残杀的。你不敢杀我。”

“谁会认为你是个人呢？ ”

“复仇是龌龊的行为。你若犯了谋杀罪，将会受到众神惩罚。”

“你应该比我更不相信报应才是。再说若真有神明，它们想必会感谢我为世人除害。”

“这车上装的只是我宝藏的一部分。投靠我，你将会比底比斯的贵族更富有。”

“你要上哪去？ ”

“到利比亚，埃达飞那里。”

“他不会放过我的。”

“我会说你是我最忠诚的朋友。”

豹子站在苏提背后。苏提听见她走近的脚步声。利比亚，她的家乡！她难道不会心动于亚舍的建议？将苏提带回家乡、让他完全属于她一人、快乐无忧地过日子……多么诱人的提议啊但是他没有转身。有心背叛的人不是最喜欢从背后袭击吗？

豹子拿了一支箭给苏提。

“你错了。”亚舍尖着嗓子说，“我们都是同一类的人。你喜爱冒险，我也一样、在埃及我们寸步难行。我们需要一个更宽阔的天地。”

“我亲眼见到你刑求一个手无寸铁、惊吓过度的埃及人。你对池一点恻隐之心都没有。”

“我只是要他招认。他威胁说要告发我，换作是你、你也会这么做的。”

苏提张开了弓、一箭射出，正中将军眉心。

豹子激动地抱住情夫的脖子。“我爱你，现在我们有钱了！”

午餐时间，凯姆登门逮捕了喀达希。他向牙医宣读了诉状，然后捆住他的手。喀达希头脑昏昏沉沉，两眼无神，有气无力地为自己辩护。凯姆不加理会，立刻将他送到帕札尔那儿。

“你认罪吗？”法官问道。

“当然不。”

“有目击证人指认了你。”

“我是到莎芭布的酒馆去过。撞到了几个讨厌的女孩，根本没一个我看得上眼的。”

“莎芭布可不是这么说的。”

“谁会相信一个老妓女的话？”

“你强暴了一个努比亚亥孩。她在莎芭布的酒馆当女侍。”

“这是恶意中伤！叫她来跟我当面对质。”

“陪审员会作决定。”

“你该不会想……”

“明天开庭。”

“我要回家。”

“我必须将你愿押在警局，以免你又攻击另一个女孩。凯姆会保障你的安全。”

“我的……安全？”

“这一区居民人人都想亲手杀死你。”

喀达希紧抓着帕札尔：“你有责任保护我。”

“是啊，真是遗憾！”

妮诺法又到纺织厂去了，这次和平常—样，非拿到最高级的布料不可。她一想到穿上自己亲手裁缝的华丽洋装，—想到其他贵妇人相较失色后又嫉又怒的神情，便感到兴奋莫名。

她每次看到塔佩妮一副斜睨嘲弄、高高在上的样子，心里就不舒服。可是她的确是纺织界的第一把交椅。也只有她才能提供完美无瑕的布料，让妮诺法走在流行的尖端。

见到妮诺法，塔佩妮微笑的脸上透着一丝古怪。

“我要一些最上等的亚麻布料。”妮诺法说。

“恐怕有困难。”

“你说什么？”

“不可能。”

“你是哪儿不对劲了，塔佩妮？”

“你那么有钱，我却没有。”

“我不是都付了钱吗？”

“现在要涨价了。”

“在年度中涨价……”妮诺法想了想，“这么做不太对，不过我接受。”

“我要卖的不只是布料。”

“还有什么？”

“你的丈夫是个名人、非常有名的人。”塔佩妮答非所问地说。

“戴尼斯？”

“他应该是无懈可击的。”

“你的意思是？”

“上流社会一向很残忍。上流人士一旦有了伤风败俗的行为、很快就会失去影响力、甚至财富。”

“你把话说清楚！”

“别生气，妮诺法。只要你够讲理、够慷慨。花点钱封我的口，你的地位一定保得住。”

“你到底知道些什么？”

“戴尼斯不是个忠实的丈夫。”

妮诺法顿时觉得整个工厂的屋顶朝她砸了下来。如果塔佩妮真的握有一丝一毫的证据，如果她在底比斯的贵族圈子里说了点什么，那么她这个为人妻子的立刻会成为笑柄，从此再也不敢进宫或出席任何公共场合了。“你……你胡说！”

“你还是别冒险，我什么都知道。”

妮诺法当机立断，因为名誉可是她最注重的了。“你要怎么样才肯闭嘴？”

“你的一块农地的收入，还要尽快给我一栋位于孟斐斯的豪华别墅。”

“太过分了吧：”“你想想每个人嘴上都挂着戴尼斯情妇的名字，你也要受尽嘲讽，那会是什么滋味？”

见妮诺法惊恐地闭上眼睛，塔佩妮心里真是乐不可支。她只跟戴尼斯上过一次床。虽然他技巧差劲、气势凌人，却也为她打开了

一条致富之路。明天起，她就是个富婆了。

喀达希在警局大发雷霆。他确知戴尼斯已经打通所有关卡，他要求凯姆立即放他出去。酒醒之后，他便不断吹嘘着自己的新职务，希望能尽早离开牢房。

“安静一点。”凯姆大声地说。

“放尊重一点，朋友！你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吗？”

“跟一个强暴犯。”

“别用大帽子扣我。”

“这只是可伯的事实罢了，喀达希。”

“你再不放我出去，你马上会有大麻烦。”

“我可以帮你开这道门。”

“总算……你还不算笨，凯姆。我一定会有所表示的。”

就在牙医刚刚呼吸到街上的新鲜空气时、凯姆便抓住了他的肩头。

“好消息喀达希，帕札尔法官提早召集了陪审团，我要带你上法庭去了。”

当喀达希发现戴尼斯也是陪审员时，便知道自己有救了《开庭的地点在普塔赫神庙前的门殿，气氛庄严肃穆。经过几个多事的人奔走相告，许许多多民众都争相前来旁听。警察为了维持秩序，将旁听民众都挡在木殿外，至于殿内则有目击证人，以及由年龄、身份地位迥异的六男六女所组成的陪审团。

帕札尔穿着一件古式的缠腰布，戴着短假发，情绪似乎有些激动。祈求玛特保佑庭上的辩论过程后，他开始宣读起诉状。

“牙医喀达希。即现任皇宫御医长。现居孟斐斯，被控于昨日清

晨强暴了莎芭布酒馆中的一名女侍。被害人目前仍在就医，不愿出庭，因此由奈菲莉医师代表发言。”

喀达希又松了一口气。情况对他再有利不过了。他面对陪审员的质询、酒馆的女侍却无此勇气！而且除了戴尼斯。他还认识另外二名说话也很有分量的陪审员，他们都会站在他这边。他不仅能毫发无损地走出法庭，还要反控莎芭布，进而获得赔偿。

“你承认你的罪行吗？”帕札尔问道。

“我不承认。”

“请莎芭布上前作证。”

一时众人的目光全都聚集到这位闻名全国的酒店老板身上。有人以为她死了，也有入以为她被关，此时却见她踩着坚定的步伐走上前去，脸上脂粉稍浓。但艳丽耀眼。

“我要提醒你，作伪证是要处以重刑的。”

“那天牙医喀达希喝醉了。他闯进店里，马上就冲向一个年纪最轻的努比亚女孩，但是她只是负责供点心饮料的女侍而已。如果不是我出面将他赶出去。他当时就会强暴她了。”

“你确定吗？ ”

“生殖器勃起，你说这样的证据够不够充分？ ”

旁听群众纷纷窃窃私语，陪审团也为她粗鲁的语言感到震惊。

喀达希要求发言。“这个人经营酒馆根本不是合法的。她使孟斐斯的声望逐日下跌。为什么警察和司法单位不予以取缔呢？ ”

“我们现在审的不是莎芭布而是你。你这么有道德的人竟也上酒店，还攻击末成年的女孩。”

“我只是一时失去理智……人非圣贤吗。”

“那个努比亚女孩是在你的酒店遭强暴的吗？”帕札尔问莎巴布。

“不是。”

“那么他攻击了她之后又如何？”

“我安抚了女侍，她也继续工作，直到天亮才下班回家。”

奈菲莉接着莎芭布之后发言，她巨细靡遗地描述了女孩惨遭强暴后的身体状况，在座者无不惊愕。

喀达希又插嘴道：“我绝不怀疑我这位杰出的同事对伤者的描述，我也很同情这位女孩的遭遇，但是和我又有什么关系？”

“请你别忘了，”帕札尔显得义正辞严，“强暴罪将判处惟一死刑。奈菲莉医师，你有证据证明喀达希就是罪犯吗？”

“他的特征与被害人描述相符，”

“我也要提醒各位。”喀达希再次插嘴，“奈菲莉医师也和我同时竞选御医长。她想必是失败后心有不甘。何况她也没有资格进行询问调查。帕札尔法官是否为女孩做了笔录呢？”

喀达希的说词果然奏效。帕札尔接着传唤目击嫌疑犯逃离的附近居民。大家都指认是喀达希。

“我当时喝多了。”他辩解道，“可能是醉倒在附近吧。难道凭这点就判定我犯了如此滔天大罪？我可是当庭发过誓，假如我犯了罪我绝不逃避刑责。”

喀达希振振有词，听者无不动心。女孩遭人强暴，牙医刚好就在附近，而且事前他还攻击过她：所有的箭头分明都指向喀达希。但是帕札尔在遵守玛特律法之下，只能将这一切归为假设。无疑

的，喀达希在他与奈菲莉的关系上大作文章，的确削弱了原本极有力的证词。
不过，帕札尔在作出结论并主持陪审团商议之前，仍请奈菲莉再度代表被害人发言。
突然一双颤抖着的手握住了奈菲莉的手，原来是那个努比亚女孩悄悄走到她身边来了。
“陪着我。我要说话，但我要你陪着我。”
她迟疑地、断断续续地将她所承受的暴力行为，将那种难以忍受的痛楚与绝望一一道出。
她说完之后，门殿上一片死寂。帕札尔声音硬塞地提出了关键性的问题：“你能指出强暴你的人吗？ ”
女孩指着喀达希说：“就是她。”
陪审团的商议很快便结束了。陪审团援用了严厉的旧法。正因为严厉才会使得埃及多年来未曾发生强暴案。至于喀达希杰出医师与御医长的地位，却并未给他带来减刑的特殊待遇。经陪审团一致通过，判他死刑。
第三十四章
“我要上诉。”喀达希大喊。
“我已经把你的案子往上送了。”帕札尔说、“不过门殿以上。也只剩下首相法庭了。”
“他一定会平反我的冤情。”
“不要梦想了。如果被害人再度确认对你的指控，巴吉还是会维持原判。”

“谅那个小妮子也不敢！”

“你错了。”

喀达希似乎并不动摇、“你以为我真的会受罚？你会失望的，可怜虫！”

喀达希隐隐一笑，便离开了，帕札尔也气恼地走出牢房。

九月底，也是泛滥水量不理想的第二个月，整个埃及热烈地庆祝着代表丰衣足食与慷慨的女神欧佩的节日。当尼罗河退去，留下肥沃河泥的二十多天当中，河岸边会有许多流动摊贩售西瓜、甜瓜、葡萄、石榴、面包、糕点、熏烤的鸡鸭和啤酒，并有露天餐厅提供便宜的大餐，以及职业乐师与舞者表演悦耳、曼妙的节目。每个人都知道庙宇会举行创造能量再生的祭典，以感谢神明在漫长的一年里，使农地丰沃，人民不致饥渴而死，并祈求众神不要离弃世人。如此尼罗河也才能重新汲取宇宙间无穷的能量，恢复它原有的威力。

节庆到达高潮时，阿蒙神的大祭司卡尼打开了内中堂之门，里面供奉的便是形象变化多端的阿蒙神像。神像覆以薄纱之后，置于度金的木船内，由二十四名光着头、穿着亚麻长袍的祭司扛负，在阿蒙之妻圣母穆特与儿子月神孔苏陪同下出銮。两支游行队伍分别由河陆两路浩浩荡荡地往卢克索神庙前进。

数十艘小船护送着金光闪闪的巨大神船一路往南，沿途并有女子演奏笛子与铃鼓等打击乐器迎接神驾。孟斐斯的门殿长老帕札尔也应邀参加了在卢克索神庙大院中举行的祭典，气氛热闹欢腾，但在圣殿高墙后侧却仍是一片虔诚的寂静。

卡尼向三神明献上鲜花，并沥酒以祭。随后朝臣向两边分站开来。行礼恭迎法老。国君天生的高贵与威严深深撼动了帕札尔：他中等身材，体格健壮，鹰勾鼻。宽宽的额头。蓝色的皇冠下藏着一头红棕色的头发。法老目不斜视地注视着阿蒙神像，它正象征了法老神秘的创造力啊。

卡尼念了一篇颂文。赞送阿蒙神多变的形象，它既是风、石、螺旋角山羊等等的化身，却又不以单一形体为限。念毕，大祭司即让开身，由法老单独走进了隐秘的神庙。

一万五千个面包、两千块糕点、一百篮肉干、两百篮鲜蔬、七十缸葡萄酒、五百缸啤酒、大量的水果……法老为了庆祝欧佩节即将结束、举办了一次盛大的餐会。餐桌上摆饰着百来束花桌旁的宾客则中相夸耀着拉美西斯政府的功绩与埃及的和平盛世。

朝臣们也不忘向帕札尔夫妇致以热诚的祝贺，因为帕札尔在喀达希一案中展现了无比的勇气，而奈菲莉也因喀达希犯案被撤职之后，获得委员会任命为御医长。而在逃的亚舍仍在追缉中，布拉尼死得不明不白，尤其是斯芬克斯那几名退役军人无故失踪这些事情，大家都不想再提。帕札尔对众人的示好无动于衷，至于奈菲莉虽然让不少乖僻的人也臣服于她的美貌之下，却也对这片赞美声不甚在意。她只记得女孩惊恐的眼神与其无法治愈的伤痕。

餐会的安全由警察长凯姆负责。他和狒狒紧紧盯着每一个走近门殿长老的人，准备只要稍有不对，便立刻以暴力制止。

“你们可真是年度风云夫妻。”戴尼斯说，“让喀达希这样的名人接受制裁，的确是为我国司法建立一大功勋，而奈菲莉能登上医

生团体的领导地位，更足以证明她的优秀不凡。”

“你不用作违心的恭维。”

“你们两个都很能接受并战胜考验。”

“怎么没见到妮诺法夫人？”奈菲莉惊讶地问。

“她身体不舒服。”

“视她早日康复。”

“你的关心，妮诺法一定会很感动。我是否能借用你的夫婿一下呢？”

说着，戴尼斯便将帕札尔拉到一个供应啤酒与葡萄的凉亭。

“我的朋友喀达希是个好人。他是因为当上御医长，兴奋过度才会得意忘形。”

“可是没有任何陪审员表示宽容，就连你也默不作声，赞成判处死刑。”

“法律是有明文规定。但也应该给悔过的人一个自新的机合。”

“可是喀达希毫无悔过之意。”

“他不是已经表示难过抱歉了吗？”

“不但没有，他还欧嘘、威胁。”

“他真的昏了头了。”

“他相信他绝不会遭受极刑。”

“处决日决定了吗？”

“首相法庭已将上诉驳回，确定判处死刑。三天后，警察总长就会让罪犯服毒。”

“你刚才说到‘威胁’是吗？”

“既然喀达希不得不自杀，他是不会独自面对死亡的。他答应我在喝下毒药之前，要做一番告白。”

“可怜的喀达希！”戴尼斯故作稀嘘状，“就这样从云端跌落谷底……叫他怎能不伤心悔恨呢？请你让他平静地度过最后的时刻吧。”

“凯姆不是刽子手，他知道如何适当处置。”

“现在只有一项奇绩能救他了。”

“有谁会原谅如此的罪行？ ”

“回见了，帕札尔法官。”

医师委员会接见了奈菲莉，反对她的委员们提出了各式各样的技术性问题刁难她，由于错误少之又少，任命案便底定了。

自从奈巴蒙去世后，许多公共卫生案都悬而未决，但奈菲莉仍希望能给她一段时间，以便安排医院的接班人选。面对责任如此重大的公共职务，她竟有了逃避的念头，她只是想当个乡下的小医生，守着病人，与他们同享每一刻病愈的欣喜。她实在不知该如何调适，一夕之间，就要她领导一群经验丰富的医学权威与朝中要臣，以及监管药品制造与分配的书记官，还要她为人民健康与环境卫生作出重大决策。从前，她只管一个村子，如今她却必须同时获得救友的尊崇，才能把一个这么强大的王国照顾好。一想到这些，奈菲莉不由得幻想着和帕札尔远走高飞，隐居在家乡田间的小屋里，每天面对底比斯的高山，享受晨昏的静谧。

她本想把这个想法告诉丈夫，但帕札尔从办公室回来时，整个脸色都变了。

“你念这道圣旨，请你大声念出来。”他将一张质地极性的纸张递给了妻子，上面还盖着法老的印迹。

“‘朕，拉美西斯，惟愿天地喜乐。调令隐匿者走向光明、不再有人为过去的错误受苦，罪犯一律释放，兴风作浪者从此停息，天下子民欢欣歌舞于街。’这是大赦令？”

“大赦所有罪犯。”

“是不是有点不寻常？”

“前所未见的。”

“为什么法老作此决定？”

“不知道。”

“是为了释放喀达希吗？”

“大赦所有罪犯。”帕札尔重复了一遍，简直难以置信，“喀达希的罪行完全抹煞，也不再缉捕亚舍将军，谋杀案全部一笔勾销，戴尼斯的诉讼案也就此作罢。”

“你太悲观了吧？”

“我失败了，奈菲莉。完全彻底的失败了。”

“你不向首相求助吗？”

凯姆打开了牢门。喀达希却似乎并不担心。“你来放我出去？”

“你怎么知道？”

“必然的结果。好人总会获胜的。”

“法老大赦了所有的罪犯，算你走运。”

喀达希倒退了一步，因为凯姆眼中燃烧着怒火。“别碰我，凯姆！你可得不到赦免。”

“你到了奥塞利斯面前，他一定会封了你的口。带刀小鬼也会将你碎尸万段，让你永不超生。”

“这些幼稚的传说还是省省吧！你这么轻视、侮辱我，我很不高兴。可惜啊……你和帕札尔都错失了机会。好好把握现在吧，你的警察总长当不了太久的。”

首相巴吉迟到了。和平常一样，许多高层主管正等着见他，想传达他们的难题并听取他的意见。帕札尔虽未事先预约。却是第一个被接见的。

帕札尔难掩怒气：“这次的大赦我实在无法接受。”

“小心措词，门殿长老，圣旨是由法老亲自颁布的。”

“我不相信。”

“这却是事实。”

“你见过国王了吗？”

“他亲自向我口授圣旨的。”

“你没有向他反应吗？”

“我表示了震惊与无法理解。”

“仍无法改变他的心意？”

“拉美西斯不接受任何意见。”

“像喀达希这样的禽兽竟逃脱了法律制裁，怎么可能！”

“大赦适用于所有罪犯，帕札尔法官。”

“我拒绝施行。”

“你必须服从旨意，跟我一样。”

“我怎么能认从如此不公平的事情。”

“我老了，你还年轻。我的职业生涯即将告一段落，你的才要开始。无论我有什么看法，还是不得不保持沉默。面你呢，也千万不要冲动。”首相语重心长地安抚道。

“我已经决定了。后果如何我不在乎。”

“喀达希已经获得释放，预定的庭讯也取消了。”

“亚舍也官复原职吗？”

“既然已销案，只要他能做出解释，仍可保有原来的头衔。”

“那么只有杀死布拉尼的那个身份不明的凶手没有得到赦免了。”

“我也和你一样痛苦，不过拉美西斯这样做一定有他的道理。”

“什么动机我都无所谓。”

“反抗法老就等于反抗生命啊。”

“你说得对，巴吉首相。所以我无法再担任目前的职务了。今天，我正式向你辞职。从这一刻起。我不再是门殿长老了。”

“考虑清楚，帕札尔。”

“换作是你，你难道不会这样做？”巴吉没有回答。帕札尔又说：

“我想请你最后再帮我一个忙。”

“只要我还是首相，随时欢迎你来找我。”

“无辜株连可以说是违反了我们两人都全心珍爱的司法。因此我请你让凯姆继续担任警察总长一职。”

“我正有此意。”

“奈菲莉会怎么样呢？”

“喀达希会声请维持原选举结果，并不惜对簿公堂以争回御医长的头衔。”

“他根本不用大费周章，奈菲莉并无意相争。我跟她会离开孟斐斯。”

“真是太可惜了。”

帕札尔猜想戴尼斯的友人们正在大肆庆贸吧。法老突然颁布的圣旨意外地让他们保任了声誉。以后只要不再犯错，他们依然是有名望的上流人士，并且能继续他们的阴谋，至于阴谋的内情究竟为何，帕札尔是永远不可能得知了。亚舍将军想必很快就会出现，对于脱逃一事，也必然想好了正当的理由。然而苏提呢？他到底扮演什么角色？若还活着，他现在又在哪里？正伤心气馁之际，帕札尔的头上忽然有十几只燕子飞掠。第一群飞过、又是一群，然后更是一群接着一群。最后共有百来只的燕子挨着他，发出喜悦的鸣叫。这是为了感谢他救了它们的同伴吗？路人见此异象无不激动惊喜，他们想起了古老的谚语：“燕喜则王喜。”这群轻盈、优雅、活泼的鸟儿，就这样张着微蓝的翅膀，—路悉悉卒卒地陪着帕札尔回到了家门。

莲花池里有几只山雀在戏水，奈菲莉就坐在池畔。她只穿着一件透明的短衣，胸脯裸露在外。走近之后，帕札尔立刻闻到香味四溢。

“我们刚刚收到一些新鲜的产品。”妻子解释道，“所以我就准备了未来几个月要用的香脂和香油。否则你早上要是没得用了，我怕你会骂我。”

帕札尔听妻子半开玩笑的语气，爱怜地亲亲她的颈子，然后脱下缠腰布，坐到草地上去。奈菲莉的脚边摆了几个石瓶。瓶中装的

有从乳香树提炼而成的棕色半透明树脂乳香；有来自朋特地区、浓缩成小红块的投药；有从波斯进口的绿色树胶脂古蓬香脂；还有购自希腊与克里特岛的深色树脂劳丹脂。另外有几瓶则装着花的香精。奈菲莉总能将这些成分和撖揽油、蜂蜜与酒加以巧妙地混合。

“我辞职了，奈菲莉。至少我没什么好怕的了，因为我已经毫无权力。”

“首相怎么说？ ”

“只有一句：圣旨没有转圜的余地。”

“等喀达希要求恢复御医长的职位后，我们就离开孟斐斯。他也有他的权利，不是吗？ ”

“是啊，真不幸。”

“别伤心了，亲爱的。我们的命运掌握在神明手中，我们无计可施。一切要以它的意愿为恢归，我们做不了主。但是我们可以创造自己的幸福。我真的是松了一口气，能跟你一起生活，在百年老棕搁树下为穷人看病，有充分的时间与你互诉爱意，还有什么好奢求的呢？ ”

“可是我怎么忘得了布拉尼？还有苏提……他一直盘据在我的脑海。我实在气恼得心中犹如火烧，连喷鼻息都像驴子那么响。”

“你可千万不要改变。”

“以后再也不能让你住大房子，也没有美丽的衣服穿了。”

“无所谓，就连这件也可以马上脱掉。”

奈菲莉随即褪下了肩带，赤裸着躺到帕札尔身上。二人的身躯紧

密结合在一起，当唇舌交接的那一刹那，一股激情如电流般串遍全身，尽管此时夕阳和煦，两人仍不禁打了个颤。拥着奈菲莉光滑细致的身子，就像置身于以享乐为宗旨的天堂。帕札尔深深迷陷其中，陶然而醉，任由幸福的浪潮一波一波将他们淹灭。

“再拿酒来！”喀达希嚷道。

仆人连忙照办。自从主人回来以后，就不停地和两名叙利亚年轻人吃喝玩乐。他是再也不会碰女孩了。遇上那件倒楣事之前，他对女人本来就兴致平平，从此他也学乖了，只找漂亮的外国男孩。玩厌了就向警方举发他们违法的身份。

傍晚。戴尼斯又召集众人聚会了。他们写给拉美西斯的匿名信，果然如预期般奏效。如今已进退维谷的国王，只能照着他们的话宣布大赦，让一切案子烟消云散，其中当然也包括了戴尼斯一案。唯一的困扰是——万一亚舍回来了怎么办？他现在已经毫无价值了。戴尼斯应该有办法摆平吧。

暗影吞噬者由庭园潜进了喀达希的任处。他沿着边石走，以免在沙地上留下足迹，然后溜到厨房的窗户边，蹲了下来，听着两名仆人的对话。

“我帮他们拿第三壶酒去。”

“要不要准备第四壶？ ”

“一定要的。他们这一老两少比一整个军团的人还会喝。我去了，省得一会儿他又乱发脾气。”

管酒的仆人又开了一坛三角洲伊玛乌城产的酒，标签上还标明了制造年份“拉美西斯五年”。这种红酒很上口，也容易醉，一喝很

快就会原形毕露。事情做完，仆人便走出厨房，到围墙边方便去了。
暗影吞噬者刚好趁机执行任务。他在酒坛里倒进了一种以植物草取物加上毒蛇毒液制成的毒药。喀达希和他的外国情人喝了之后，将会呼吸困难，然后全身痉挛而死，罪名还可能安在那两个外国人身上。反正也不会有人有兴趣宣扬他们这种伤风败俗的龌龊勾当。
就在喀达希痛苦挣扎了几分钟，最后将灵魂交予地狱之神时，戴尼斯正和一个隆乳丰臀的努比亚美女温存呢。以后他不会再见到这女孩，但还是要趁这次机会享受一下她一贯的激情。女人嘛，不就是为了满足男人所创造出来的猛兽吗？
戴尼斯其实也为喀达希难过。他对他可以说是仁至义尽了，最初答应让他当上御医长的承诺，不是实现了吗？唉，怪只怪牙医老得太快。濒临衰老的他一再犯错，对其他人来说风险太大。何况他还要挟将事实和盘托出，如今这样的下场也是他自找的。一经戴尼斯提议，其他成员便立刻同意请出暗影吞噬者。无法掌握御医长的职位的确是一大损失，不过帕札尔辞职的消息很快便传了开来，也算遂了他们的心愿。以后再也没有人会跟他们作对。
计划已经接近最后的阶段——首先夺取首相之位，接着便是王权了。
第三十五章
孟斐斯大公墓里狂风横扫，帕札尔和奈菲莉顶着风缓缓地向布拉尼长眠之处走去。他们想在出发到南方之前，再向惨遭横死的恩

师致上追思之意，并向他保证，尽管手上资源有限。他们仍会在有生之年倾全力找出真凶。

奈菲莉腰间缠着帕札尔送给她的紫水晶珠串成的腰带。而一向怕冷的帕札尔则穿了一件羊毛外衣并围着围巾。途中他们遇见了维护坟墓与墓园的祭司，他已上了年纪、做事细心谨慎、将墓园的雕像保存得十分完善，祭品也经常换新，因此孟斐斯市政府给了他相当优厚的待遇。

死者的灵魂从光线中获得再生的能源之后，化身为小鸟，刚刚在一株棕搁树下的水池饮过水。幽灵每天都会在礼拜堂附近散步，呼吸着花香，两人享用着祭拜过的面包与酒，冥冥中，恩师仿佛也跟他们一起用餐。声影不断回荡于四周。

“你们要忍耐。”美锋建议道，“看着你们离开心里真是难过。”

“奈菲莉和我都希望过简单平静的生活。”

“可是你们两个都还没充分发挥呢。”西莉克斯说。

“与命运对抗不过是自不量力。”

在孟斐斯的最后一晚，帕札尔与奈菲莉接受了双院院长美锋夫妇的邀请，到他们家里作客。受荨麻疹所苦的美锋不得不听从奈菲莉的建议治疗肝肿大，并加强注意居家的卫生。他脚上的伤口越来越常有血水渗出了。

“要多喝水。”奈菲莉说，“还有以后无论你找哪个医生，记得让他开利尿剂给你。你的肾脏很脆弱。”

“希望有一天我能有时间好好照顾自己!国库方面不断提出请求，不但必须马上处理，还要顾及整体的利益。”

他们的对话突然被美锋的儿了打断了。他向父亲告状，说他想学习象形文字以便像父亲一样富有，可是妹妹却偷了他的笔。虽然他说的是事实。妹妹却恼恨哥哥告状，便冲过去打了他几个耳光，还惊天动地地哭了起来。尽责的母亲西莉克斯连忙把孩—子带开，让他们不再吵闹。

“你看看，帕札尔，我们现在需要一个法官呢！”

“这案子可不容易力。”

“你好像无关紧要，甚至还很满足哦！”美锋对他的态度十分惊讶。

“这只是表面罢了。如果没有奈菲莉、我一定会被绝望所击倒。这次的大赦令粉碎了我想目睹的司法胜利的所有希望。”

“一想到还要再度面对戴尼斯，我也很烦。没有你当门殿长老，恐怕以后的麻烦会更多了。”

“要对巴吉首相有信心，他不会随便任命的。”

“听说他已经准备退休养老了。”

“国王的决定对他的冲击也很大，他的身子也一日不如一日了。我实在不懂，为什么法老会这么做？”

“也许他相信宽厚的美德吧。”

“但他在民间的声望并不会因此提高。”帕札尔认为，“人民都担心他的神力已逐渐减弱，与神的联系也不再紧密。如今他又释放罪犯，实在不配当国王。”

“但在他统治下的确是难得一见的盛世啊。”

“他的决定你能明白，能接受吗？”

“法老比我们更有远见。”

“在他大赦之前，我也这么想。”

“重新开始吧，帕札尔，国家需要你，也需要你的妻子。”

“其实我也跟我丈夫一样坚决。”奈菲莉抱歉地说。

“到底要怎么才能说服你们呢？”

“重建司法尊严。”

美锋无言，只亲自为他们斟了酒。

“我走了之后，”帕札尔请求道。“你能不能继续追查苏提的行踪？凯姆会支援你的。”

“我会向司法单位施加压力。其实你留在孟斐斯帮我的忙，不是会更有效率吗？何况以奈菲莉的名气，诊所一定会时时爆满的。”

“我对财务可以说一窍不通。”帕札尔坦承，“不用多久你就会觉得我是个能力不够好的累赘。”

“那么你有什么计划？”

“我们要到底比斯河西地区的小村落定居。”

西莉克斯哄孩子入睡后，出来刚好听到奈菲莉这么回答，连忙劝道：“放弃这个念头吧！你要丢下这里的病人不顾吗？”

“孟斐斯有很多杰出的医生。”

“但你是我的医生，我不想换。”

“我们之间在物质上互通有无，是绝对没有问题的。”美锋正色道，“不管你们有什么需要，我和西莉克斯一定尽力帮忙。”

“真的很感激你们，但我已经无法再担任高层职务了。我的理想已经破灭，现在我只想回归平静。大地和动物是不会说谎的，希望有了奈菲莉的爱，黑暗的未来会比较不沉重。”

这几句语重心长的话结束了四人的讨论。他们开始专心地欣赏庭园、花坛之美，品味美食，暂时放下了未来的重担。

“你还好吗，亲爱的？”戴尼斯在软垫上懒洋洋地问着妻子。

“非常好。”

“医生有什么发现吗？”

“没有，因为我根本没有病。”

“我不懂……”

“你听过狮子与老鼠的寓言吗？有一天，狮子抓到一只老鼠准备果腹。老鼠便哀求狮子放下它，说它这么小，怎么吃得饱？倒不如放了它，也许有一天能救狮子一命。狮子真的放了它。几个礼拜后，狮子被猎人用网子给网住了，老鼠在网子上咬了个洞，狮子终于重获自由，便带着老鼠一块儿逃了。”

“这个故事连小学生都知道。”

“你跟塔佩妮上床时，应该想到这则寓言的。”

戴尼斯方方的脸紧绷了起来。“你在胡说什么？”

妮诺法忽地站起来，冷傲中隐约带怒“因为你的这个婊子情妇就像寓言里的老鼠。但她也同时是猎人。她能把你网住、也只有她能放掉你。勒索我！若非你不忠，怎会落到如此下场？”

“你太夸张了。”

“你错了。要保持尊严就得付出昂贵代价，你那情妇这么长古，马上就能让我们名誉扫地。”

“我会让她闭嘴。”

“你太小看她了。最好还是依她的要求做，否则我们俩都会变成

大笑话。”

看丈夫紧张地踱来踱去，妮诺法又说：“你好像忘了通奸的重罪，是要受法律制裁的。”

“我只是一时行为失控。”

“你总共失控了几次呢？”

“胡说八道。”

“你挽着贵妇参加宴会、还诱骗少女上床。你太过分了，戴尼斯，我要离婚。”

“你疯了！”

“我非常正常。我要保留我们的房子、我个人财物，还有我本来就拥有的不动产。既然是你行为不检点，法庭将会判你付给我赡养费与赔偿金。”

戴尼斯咬牙切齿：“这种玩笑一点也不好玩。”

“你以后就自己看着办了，亲爱的。”

“你没有权利毁掉我们的生活。我们不也有许多美好的回忆吗？”

“你对我还有感觉？”

“我们已经在一起好久了。”

“是你破坏了我们之间的默契。现在只有离婚一条路。”

“这会闹出多大的新闻啊！”

“闹新闻总比闹笑话好。而且针对的人是你，我只是个受害者。”

“这样做太不理智了。”戴尼斯低声下气地说，“我向你道歉，我们继续扮演恩爱夫妻吧。”

“你让我好难堪，戴尼斯。”

“你知道我绝不是故意的。我们是合伙人，你毁了我，对你自己也无好处。再说我们经营的事业一向不分彼此，又怎么可能一下子分得清楚？”

“我就能分得清楚，因为你老是晃来晃去，我却很认真在工作。”

“生生气就算了，亲爱的。有哪对夫妻不吵架拌嘴的呢？”

“我以为我们不像一般的夫妻。”

“我停战吧，以免冲动误事。塔佩妮就像只爱刨墙根的老鼠，而且专找辛苦盖起的房子下手。”

“以后她就让你去对付了。”妮诺法总算气消了点。

“我正想求你别插手。”

北风已经搭上了前往底比斯的船，它一边吃着新鲜草料，—边看着河面。猴子小淘气也跳离女主人的怀抱，一溜烟爬到桅杆顶上去了。倒是勇士乖乖地坐在帕札尔的膝上，它就是不喜欢搭船，一想到这趟路程遥遥就不由得不担心不过只要跟着主人。就算狂涛怒海它也愿意去。

搬家的过程很简单，帕札尔把房子和所有家具都留给了下一侵门殿长老，只不过巴吉却认为宁缺匆滥，而不愿指定人选。老首相离开前，再度向帕札尔致意，在他眼中，这位年轻的法官并没有错。

帕札尔带着最初的那张席子，奈菲莉则抱着医药箱，两人身边还围着几个装满了瓶瓶罐罐的箱子。同行的全是一些要到底比斯大市场摆摊子的商人，他们个个高谈阔论争相吹嘘自己的货色。

帕札尔只觉得失望：凯姆没有来。他或许不赞成自己的做法吧。

“奈菲莉，奈菲莉！别走!”奈菲莉还来不及转头，手臂就被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西莉克斯抓住了。“喀达希……他死了！”

“好可怕……我们到一边去说。”

于是帕札尔让北风下了船，一面叫着小淘气。绿猴见女主人走了，急忙跳到岸上来。

“喀达希和两个外国的年轻情夫被毒死了。”西莉克斯喘着气说，“他家里的仆人通知了凯姆，凯姆自己留在命案现场，另外派人来向美锋通报……所以我就来了！一切都乱七八糟的，奈菲莉。你担任御医长的任命案又生效了……以后你可以继续替我治疗了！”

“你确定……”

“美锋说你的任命立即生效。你要留在孟斐斯。”

“我们已经没有房子，而且……”

“美锋替你们找到一间了。”

奈菲莉犹豫地握住丈夫的手。

“你没有选择的余地。”他说。

勇士忽然发出了怪异的吠声。不是愤怒，而是一种意外的惊喜。原来是一艘从爱利芬丁来的两桅船进港了。船首站着一名长发青年和一个身材曼妙的金发女郎。

“苏提!”帕札尔失声惊呼。

为了庆祝奈菲莉重获御医长之职与苏提安全归来，美锋夫妇虽是临时举办的贺宴、但却也热闹非凡。沙漠英雄站在众人面前，述说着历险的经过，大家也争着询问细节。他说起了如何加入矿工

行列、如何深入地狱般的坑洞，说起了沙漠警察的背叛、与亚舍将军的偶遇，又说亚舍如何准备逃亡，而豹子又如何帮助他脱困。豹子高兴地笑了，眼光则未曾离开过心爱的人。

美锋依照承诺帮帕札尔找了一间位于城北郊的小屋，让他们暂时安顿，直到奈菲莉分发到宿舍为止。他们夫妻俩自然很乐意收容苏提和豹子。豹子一上床倒头就睡，奈菲莉也不吵她，悄悄关上了房门。帕札尔和苏提则一块儿爬上了屋顶阳台。

“风一点暖意也没有。在沙漠里，夜常常是冰冷的。”

“我一直在等你的消息。”

“送不出来。如果你给我捎了信，我也没收到。对了，晚饭时我没听错吧：奈菲莉真的当上了御医长，而你也辞去了门殿长老的职位？”

“你的听力还是那么好。”

“你是被赶下台的？”

“老实说，我是自愿走的。”

“你对这个世界失望了？”

“拉美西斯颁了大赦令。”

“所有的杀人犯无罪释放？”

“没错。”

“这么说，你的司法梦想全都破灭了。”

“国王的决定实在令人费解。”

“不论原因为何，结果才是最重要的。”

帕札尔突然吞吞吐吐地说：“我要向你坦白一件事。”

“很严重？”

“我曾经怀疑过你。我以为你背叛了我。”

苏提弓起身子好像就要扑了过去。“我要打烂你的头，帕札尔。”

“我罪有应得，不过你也一样。”

“为什么？”

“因为你说谎。”

“我现在才有机会跟你好好谈谈。刚才在那个有钱人美锋和他的娇妻面前，我怎么可能说实话？对你，我一点也不想隐瞒。”

“你叫我怎么相信你没有跟踪亚舍？在你遇见他之前的经过应该都是真的，接下来的话我可不信。”

“亚舍和他的手下打算慢慢把我折腾死。不过，沙漠成了我的盟友，豹子则是我的守护神。我曾经一度丧失斗志，是我们的友谊救了我。”苏提的声音里透着一种感动。

“你恢复自由之后跟踪了将军。他有什么计划？”

“他想经由南方到利比亚去。”

“老奸巨猾。有同伙的吗？”

“有一个叛变的警察和一个经验丰富的矿工。”

“他们死了？”

“沙漠是很无情的。”苏提耸了耸肩。

“亚舍在那荒凉的地方找什么？”帕札尔又问。

“金子。他想带着大笔的财富到埃达飞那儿好好享受。”

“你杀了他，对不对？”

“他真是软弱怯懦到了极点。”

“豹子看见了吗？”

“不只看见，她还亲手递箭给我，让我下手。”

“你把他埋了？”

“沙会为他裹尸的。”

“你完全剥夺了他存活的视会。”

“他有活下来的价值吗？”

“结果，伟大的将军无法得到赦免……”

“亚舍已经接受了审判，我只是根据沙漠法则为他行刑。”

“你处理得太草率、太鲁莽了。”

“我觉得轻松多了。至少在我梦里，那个被亚舍施虐致死的人的脸，不再那么狰狞。”

“金子呢？”

“当然是我的战利品。”

“你不怕政府调查？”

“反正不会是你主导。”

“警察总长会问你的。凯姆是个正直、难以说情的人，而且他是被诬告偷了金子才会惨遭鼻刑。”

“他不是你的人吗？”

“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苏提。”

“可是我有钱！让这样的机会白白溜走，太愚蠢了。”

“金子是属于神明的。”

“他们有的还不够多啊？”

“你冒的险实在太大了。”

“最困难的时刻已经过去了。”
“你要离开埃及吗，苏提？”
“没有这个打算，而且我也想帮你。”
“我又跟以前一样，只是乡下的小法官而已。”帕札尔苦笑了一下。
“你不会放弃的。”
“我已经没有办法继续下去了。”
“你会让你的理想受人践踏？你忘得了布拉尼的死？”帕札尔叹了口气、无奈地说：“本来戴尼斯的案子一开庭，就几乎要真相大白了，只可惜……”
“其实虽然你所提出纳罪名撤销了，可是其他的呢？”
“什么意思？”
“我的红粉知己莎芭布有写日记的习惯。我相信一定不乏精彩内容，也许对你会有帮助。”
帕札尔看看好友，把话题岔开来：“在奈菲莉尚未忙得不可开交之前，你做个检查吧。这么一趟路恐怕对身体影响不小。”
“我正打算请她帮我做复健工作。”
“豹子怎么样？”
“她是沙漠之女，健康得像只蝎子一样。希望她早点对我死心。”
“爱情啊……”
“比铜还不耐用，何况我比较喜欢金子。”
“你要是把金子还给科普托思神庙，会获得报酬的。”
“别开玩笑了。想想那一车金子，有什么报酬比得上！豹子希望变得很有钱。我们走上了寻金路，满载而归……世上还有更美妙

的奇迹吗？既然你怀疑过我、我要重重处罚你。"
“我准备好了。"
“我们一起失踪一两天。到三角洲去捕鱼。我想看到水，泡泡水、在青青草原上打滚，还要搭船畅游沼泽区。"
“可是奈菲莉要就任了……"
“我了解她，她不会阻止我们的。"
“那豹子呢？ "
“我跟你在一起她最放心了。她的梳妆与编假发的功夫一流，可以帮奈菲莉作准备。我们呢、就安心捕满一整船的鱼回来吧。"

第三十六章

普通科、外科、眼科、牙科与其他各个专科的医生，都参加了奈菲莉的授职式。典礼在塞克美女神庙的露天广场举行、她是医师的守护神，主持人则由老态龙钟的首相巴吉担任。见到女性登上了医界的龙头地位，除了少数男医生为了表达抗议与不满而略有批评之外。一般埃及民众并不感到吃惊。

为了这次盛会，豹子也大展了身手。奈菲莉的梳妆与衣着都由她一手包办：一身洁白无理的洋装，颈间大大的光玉髓项链，手腕、脚跟的天青石链，还有编成了无数发辫的假发。高贵气派更使得眼光柔和、体态娇弱的奈菲莉隐隐透着一股威严。

医师委员会的长老委员为她披上一张豹皮，象征着从此她必须时时为埃及这个庞大的躯体灌注能量，就像再生仪式中赋予皇族木乃伊生命的祭司一样。接着，长老又递交了印信与文具盒。前者代表统领全国医师的权力，后者则是用来拟定各项公共卫生法令

然后再上呈首相。

最后长老以很短的时间说明了奈菲莉的职责，并要求她务必遵行神旨，为人民谋福。奈菲莉宣誓时，帕札尔竟忍不住兴奋之情。躲到一旁拭泪去了。

狒狒终于在凯姆的陪伴下捱过了痛楚，精力渐渐恢复了，也多亏奈菲莉的悉心照顾，才没有留下后遗症。它不仅恢复了惊人的食量，也再度投入巡逻监护的工作。

帕札尔感动地拥抱着杀手。“我绝不会忘记你救过我的命。”

凯姆却警告着说：“别太宠它，否则它会失去凶猛的性情而陷入危险。没有发生什么意外事故吗？”

“自从我辞职以后，就毫无危险了。”

“你以后有什么打算？”

“到市郊当法官，为平民尽点心力。如果遇到疑难，我会通知你。”

“你还相信司法吗？”

“我很遗憾，必须承认你说的对。”

“其实我也想辞职了。”

“继续留任吧。至少你能逮捕罪犯，维护百姓的安全。”

“再来一次大赦还不是前功尽弃……不管再有什么事。我都不觉得惊讶了，我只是为你难过。”

“虽然我们的影响范围有限，但还是得行得直坐得正。凯姆，我最担心的是你不再支持我。”

“我被困在喀达希家，没有去码头送行，我简直气疯了。”

“结果如何？”

“三人中毒身亡。但是谁计划的呢？那两个年轻人是个走江湖艺人的儿子。葬礼非常低调，除了几个祭司，没什么人参加。这真是我所处理过的最龌龊的案子。因为喀达希原籍是利比亚，所以尸体不埋在埃及。”

“不会是有人想谋杀他们吗？”帕札尔怀疑。

“你觉得是向你下手的那个人？”

“欧佩节期间，戴尼斯向我询问了喀达希的反应，我也老实说出了他打算在饮毒之前告白的事。”

“戴尼斯很可能想杀人灭口……”

“为什么这么凶狠呢？”

“想必是牵涉到重大利益。戴尼斯一定雇用了刺客，我非把他揪出来不可。既然‘杀手’已经复原，我们也可以重新展开调查。”

“我一直在想一件事，喀达希似乎很有把握能逃过死刑：”“他相信戴尼斯会帮他想办法。”

“也许吧。可是他那傲慢的态度……好像已经预知会有大赦似的。”

“秘密泄漏了吗？”

“那我也会有耳闻啊。”

“错了，你一定是最后一个得知的，朝臣都了解你不妥协的个性。”

帕札尔实在不愿承认心中的疑虑。他就怕拉美西斯与戴尼斯串通，导致国家高层腐败、这片乐土也落人了利欲蒸心的小人之手。

凯姆看出了法官的不安。“现在只有事实能说明一切，所以我要循线找出攻击你的人，他的供词一定非常宝贵。”

“该轮到你当心了，凯姆。”

跛子是孟斐斯秘密市场里数一数二的贩子。每当有货船载着各色货品进港时，商贩便会聚集到由码头改造的市场进行交易。警察对这些交易总是严密监控税务官也会铁面无私地进行课税。其实六十来岁的跛子原本早就可以退休，在河滨区的别墅安享晚年，但他就是喜欢去骗骗那些门外汉。最近一次上当的是一个自称为乌木专家的国库书记官，他在贩子的煽动与奉承之下，竟以高价买下了普通木材仿造的高级家具。

如今眼看着又有大鱼要上钩了：有一名暴发户想收集向来好战的努比亚勇士的盾牌，因为他觉得在安全无虞的家中制造一点危险的气氛，感觉必定妙不可言，值得投资。于是贩子便和手艺精湛的工匠挂钩。仿冒了一批几可乱真的盾牌，甚至还把盾砍得凹凸不平，仿佛真的经历过无数恶战一般。

在他的仓库里就堆满了类似的极品，这些都是他费尽心血得来的，件件巧夺天工。至于他下手的对象也都是一些愚蠢自负的有钱人。他一边打开仓库的门锁，一边想着隔天的交易，不由得笑出声来。就在他推开门的瞬间，忽然有一张毛茸茸的黑色兽皮朝他盖了下来，他一时困在兽皮里，想要挣脱却跌了一跤，只好大喊救命。

“小声一点。”凯姆说着，一边让他透了点气。

“是你啊……你在于嘛？ ”

“你认得这张皮吗？ ”

“不认得。”

“说实话。”

“我说的是实话。”

“你是我最好的线民之一、不过我现在要你以商人的身份回答。有没有人向你买过一只体积庞大的公狒狒？ ”

“我很少做动物买卖。”

“像那种体型的狒狒应该警队才会有。也只有你这种败类才有办法走私进来。”

“你这是乱安罪名给我。”

“我知道你胃口很大。”

“不是我。”

“你这回可惹火杀手了。”

“我什么都不知道。”

“看来要让杀手亲自来问你了。”

跛子无法再推托，便说:“我的确听说在爱利芬丁地区抓到了一只大拂拂。这当然是一笔大买卖，但与我无关，我只负责运输而已。”

“应该赚了不少吧？ ”

“自我麻烦，花钱消灾倒是真的。”

“别想博得我的同情。我只想打听一件事，你帮谁弄到这只狒狒的？ ”

“这不太好吧……”他转眼见到狒狒警察怒目直视，瓜子还不耐烦地扒着地，不得已便问：“你会替我保守秘密吧？ ”

“你觉得杀手多话吗？ ”

“不可以让任何人知道是我说的，去找‘短腿’。”

这人可真是名副其实：大大的头，胸前长满了毛，一双短得离谱

的腿却是又粗又壮。他从小就以搬运货物与蔬果箱维生，后来自己当了老板，手底下有百来个蔬果零售商。除了这份正当的职业外，短腿也从事一些获利颇丰的非法交易。

见到凯姆和狒狒出现，他不高兴地说："我一切都是照规矩来的。"

"你好像很不喜欢警察？"

"自从你当了警察总长以后就更不喜欢了。"

"因为你良心不安吗？"

"有问题快问吧。"

"你这么急着回答问题？"

"反正你的狒狒迟早会逼我的，干脆早一点了结。"

"我要问的正是关于狒狒的事。"

"我最怕这些怪兽了。"

"可是你却跟跛子买了一只。"

短腿假装忙着整理箱子，以掩饰心里的不安。"那是帮别人订的。"

"谁？"

"一个奇怪的家伙。"

"叫什么名字？"

"不知道。"

"描述一下他的长相。"

"也没办法。"

"太不可思议了。"凯姆怪道。

"平常我的观察力是很敏锐，可是这个要买体型壮大的狒狒的人却像个幽灵，摸不着也看不到。他戴的假发把额头，甚至眼睛都

遮住了，宽大的袍子也掩盖了体型，就算再见到他我也认不出来。何况当面交易的时间实在太短。他连讨价还价的过程都省了。”

“他说话的声音呢？ ”

“很奇怪，我想他一定是故意变声，可能在嘴里含果核什么的。”

“你事后还见过他吗？ ”

“没有。”

这条路也行不通了，帕札尔丢了官，喀达希死了，这名刺客的任务应该也跟着结束了。

莎芭布在发髻上别了几根发夹之后，打趣地说：“真是稀客啊，帕札尔法官，请容我先梳理一下。你该不会这么一大早就需要我服务吧？ ”

“不用你服务，只要你说话。”

在这个装饰著华浮夸的地方，香味浓得叫人头晕，帕札尔想找扇窗子透透气却不能。

“你的妻子知道你来吗？ ”

“我一向什么都不瞒她的。”

“好极了，她真是个特殊的女人，也是杰出的医生。”

“你好像有写日记的习惯。”帕札尔不多说便切入正题。

“你已经不是门殿长老了，以什么身份询问我？ ”

“以一个小法官的身份。你可以不回答。”

“是谁把我的习惯告诉你的？ ”

“苏提。他相信你一定握有戴尼斯的小辫子。”

“苏提是个做爱技巧高超的好人……我可以为他做点事。”

莎芭布妖娆地起了身，走到帐幕后面。须臾，她拿出一卷纸轴，说道：“我在里面记录了一些贵人顾客的怪癖、变态行为与不可告人的欲望。不过再看一遍时，却觉得失望。埃及的达官贵人都很健康，做爱时的生理与心理也都很正常，所以我没有什么消息可以提供给你。就让我们忘了过去吧。”

她说完，便将纸撕成了碎片，却对帕札尔的无动于衷感到惊讶：“你竟然没有拦阻我。要是我说谎呢？ ”“ 我相信你。”

莎芭布以贪婪的眼神望着帕札尔。“很遗憾我不能帮你，也不能跟你做爱。让奈菲莉过幸福的日了吧。你只要以她为念，你们的生活一定会很美好。”

苏提赤裸的身躯比风中摇曳的纸莎草杆还要柔软，豹子俯首轻吻了一下，然后停一下，又往上吻了一下，就这样缓缓地往情夫的唇边吻去。苏提受不了她温吞的抚弄，一翻身便压住了她。他们双脚交缠，四臂紧抱，激情汹涌如尼罗河涨大水，内心却又都有一种烈火焚身的炽热快感。两人都知道是欲望的充分享受与发泄使得他们离不开对方，但却又不愿承认。豹子凭借着火殿的热情与温柔的爱抚，轻易便唤醒了苏提蛰伏的精力。苏提昵称她为“利比亚大猫”，因为她当初只身远赴西部沙漠时，勇猛如狮，而回来以后却又温驯诱人有如家猫。豹子的一举手一投足都能挑起眩人而痛苦的情欲；她与苏提交欢就像弹奏竖琴一般、随着她的情欲流泻出了和谐的乐曲。

“我带你上城里的馆子去。有一间希腊餐馆刚开业，有葡萄叶酿肉。还有希腊产的白酒。”苏提说。

“我们什么时候去取金子？”豹子不置可否，却问道。
“等我有精力出远门的时候。”
“我觉得你复原得差不多了……”
“跟你做爱虽然也很累，却比在沙漠中徒步旅行容易多了。我还需要多恢复点力气。”
“我会陪你去的，没有我，你绝对办不到。”
“金子该卖给谁才不会被告发呢？”
“可以找利比亚人。”
“不行。我们要想办法在孟斐斯解决，否则就到底比斯去。这种交易是很危险的。”
“也好刺激啊！为了钱，值得！”
“对了，豹子……你杀那个警察时有什么感觉？”
“很怕会失手。”
“你以前杀过人吗？”
“当时我只想救你，而且成功了。如果你以后再想丢下我，我一定杀了你。”
苏提细细品味着孟斐斯特有的气氛，却不由得心惊，想不到在沙漠待久了，孟斐斯竟变得如此陌生。无花果树区里。有一大群人赶着到哈朵尔神庙附近，去听取接下来几个节庆的日期。另有一些新兵挟军事区去领取配备。还有商人驾着驴车到仓库去批谷物与新鲜蔬果。而在“一路顺风”港口，则有刚抵港的船员们一边卸货，一边哼口昌着传统歌谣。
那间希腊餐馆开在南郊的巷道内，离帕札尔的第一间办公室不远。

苏提和豹子才走进去，便惊闻几声恐惧的尖叫。只见一辆马车在狭窄的巷子里横冲直撞，车上的女乘客惊吓之余，手上的缰绳也松脱了。结果车身一个不稳，左轮撞到一间屋子的墙面，车厢翻覆，那名女子也跟着摔下地来。后来几名路人合力才制服了那匹发了疯似的马。

苏提跑过去想着看伤者的情形。然而满头鲜血淋漓的妮诺法已经奄奄一息了。

在场的人充为妮诺法作初步急救之后，便急忙将她送往医院。她不仅有复杂性挫伤，左腿有三处骨折，而且胸廓凹陷，颈椎受伤，要想活命还真得靠奇迹。一到医院，奈菲莉和两名外科医师立即为她动手术。幸亏妮诺法体质甚佳，终于逃过一死，但以后走路就得靠拐杖了。

她很快便能够开曰说话了，于是凯姆征得医师同意，与帕札尔一起向她问话。

“法官将以证人的身份陪同问讯。”凯姆解释道，“我想这样比较好。”

“为什么这么小心？”妮诺法问。

“因为我觉得事故的原因很可疑。”

“是拉车的马脱了缰……我控制不了罢了。”

“你经常一个人驾车吗？”帕札尔问道。

“当然不是。”

“那这次又是为什么？”

“本来有一个仆人帮我驾车，可是我先上了车后，突然有一样东

西打到了马身上，大概是石子吧。结果马受了惊吓，竖起身子一阵嘶鸣，就开始狂奔了。”

“这难道不是谋杀吗？”

妮诺法头上还缠着绷带，露在外面的双眼眼神有点闪烁。“不太可能。”

“我怀疑是你丈夫。”

“可恶！”

“我说得不对吗？他高贵的外表底下其实有一颗卑劣虚荣的心，他从来只为自己的利益着想。”

妮诺法似乎受到不小的震撼帕札尔趁胜追击：“你也有嫌疑。”

“我？”

“杀死布拉尼的凶器是一支贝壳针，而你恰好是使针的高手。”

妮诺法慌忙坐起。“太可怕了……你竟敢如此指控我！”

“若非大赦，你本该因非法交易布料、服饰等而被判刑的。犯罪行为不经常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吗？”

“为什么你这样紧逼不舍？”

“因为你的丈夫主导了一宗阴谋，而你是他最亲密的同谋，对吧？”

妮诺法难过地咧咧嘴。“你的消息并不正确，帕札尔法官。发生意外之前，我正打算离婚呢。”

“可是你改变主意了？”

“因为有人想透过我整戴尼斯，我不能在他最困难的时候丢下他。”

“请原谅我的鲁莽。祝你早日康复。”

他二人坐在一张长石凳上。狒狒的静显示他们并未受人跟踪。

“你觉得如何，凯姆？ ”

“真是无可救药的愚蠢。她就是不明白，有钱的人是她，他们一离婚戴尼斯马上会变成穷光蛋，他当然想要除掉她。不过，戴尼斯也没想到其实他是稳操胜算的，就算妮诺法没有死于意外，她也会与他复合！实在再也找不到比她更笨的富婆了。”

“你说得是粗鲁了些，但够中肯。”帕扎尔说，“我也确定了一件事：她不是杀布拉尼的凶手。”

第三十七章

这一年的冬天冷过往常。仲冬时节，拉美西斯大帝举办了奥塞利斯复活的庆祝仪式。庆祝了尼罗河的肥沃丰收之后，现在轮到战胜死亡的圣灵复生了，每一间神殿里都点了灯，象征着神明复活的永恒之光。

法老前往萨卡拉。一整天里，他先在阶梯金字塔前静思之后，又到贤君左塞的雕像前敬拜。金字塔围墙内唯一一道开启的门，只有已故法老的灵魂，或者在位法老于其再生仪式期间，在天地众神的见证下，方得以进入。

拉美西斯虔心祈求已化身苍穹星辰的先祖，指引他安然脱离无形的敌人为他设下的险恶陷阱。四周光明、宁静的庄严气氛，使法老平静了不少，放眼望去尽是幻化的光影在宏伟陵墓中央的巨大石阶上跃动。

晚时，他心中已有了答案。

凯姆实在坐不住办公室，连询问苏提也是沿着尼罗河边走边问。

“你的遭遇确实惊险。能活着离开沙漠可真是不简单。”

“我的运气好，这出神明的保佑还要有用。”

“运气就像善变的女人，不能太依赖。”

“老是小心翼翼的却又很无趣。”

“艾弗莱是个超级流氓，就算他死了，你也不难过吧？ ”

“他跟亚舍将军逃走了。”

“可是不管警卫队怎么找，就是找不到。”

“我发现他们很能躲避沙漠警察的追缉。”

“你好像一个魔法师啊，苏提。”

“这是恭维还是谴责？ ”“ 逃离亚舍的魔掌简直难如登天，他怎么会放你走呢？ ”

“我也不明白。”

“他应该会杀了你的，对不对？还有一点很奇怪。亚舍躲到矿区里去做什么？ ”

“等你抓到他就知道了。”苏提若无其事地说。

“金子是至高无上的财富、遥不可及的梦想。亚舍也跟你一样不信神，不过艾弗莱知道一些被遗忘的矿区地点，他告诉了亚舍。而有了金子，将军也就不必担心未来了。”

“亚舍什么也没有告诉我。”

“可是你没有想过跟踪他吗？ ”

“我当时受了伤，根本没有气力。”

“我相信将军已经被你杀了。你那么恨他，再大的危险也挡不住

你。”
“以我当时的情况，这样的对手太强了。”
“我知道有时候意志力是可以支配躯体的。”
“亚舍回来以后，将会获得大赦。”
“他不会回来了，他的肉早被秃鹰啃尽，尸骨也随风飞散了。你把金子藏在哪里？ ”
“除了运气，我什么都没有。”
“偷金子罪不可恕，从来没有人能保住从山中窃取的金子。趁现在还来得及，赶快交出来吧。”
“你已经成了名副其实的警察了。”
“我喜欢维持秩序。只要人事物各得其所，就能建立富强康乐的国家。而金子属于神庙，如果你把战利品送回科普托思，我会守口如瓶。否则你就是我的敌人。”
奈菲莉不愿意搬进奈巴蒙原来的官邸。因为里面留有太多晦暗的感觉。她宁可等着行政单位重新分配，何况她只是每晚在家睡几个小时，也用不着太大的房子。
就在她就任的第二天,便有许多惟恐受忽视的卫生团体要求见她。奈菲莉极力安抚大家焦虑与不耐的情绪。在考虑个人的晋升问题之前，她必须先顾及民众的需求，因此她让职员到各个村落去分送宝贵的水，接着查看了医院诊所的名单后，发现有部分省份非常缺乏医疗资源，南北专科与普通科医生的分配也不平均。此外还有一件刻不容缓的事，就是必须应友邦之请求，调派医生前往医治一些名门显要。

奈菲莉开始衡量自己工作的范围，以便妥善安排。除此之外。她还要去面对宫里的医生们含蓄的敌意。这几个普通科、外科与牙科医生，自奈巴蒙去世后开始负责照顾法老的健康，他们自认为胜任愉快，也相信法老对他们极为满意。

下了班走在街上，她顿时感到疲劳尽消。路人，尤其是王宫附近的居民，几乎没有人认得她。一天下来，每个跟她说话的人都想考验她，经过这一番疲劳轰炸，她总算能轻松自在地散散步当苏提忽然出现在身旁时，她还真吓了一跳。

“我想跟你单独谈谈。”苏提说。

“帕札尔也不能听？”

“目前还不能。”

“你在怕什么？”

“我的怀疑太模糊、太可怕了……一出错就可能全盘失控。我想还是先跟你谈谈。你来帮我决定。”

“是关于豹子？”

“你怎么知道？”

“她在你的生命中占了很重的分量……你似乎很爱她。”

“你错了，我们的关系仅止于肉体上。可是豹子……”

苏提顿了一下。一向喜欢快走的奈菲莉也放慢了脚步。她听苏提要求道：“你把布拉尼被杀的情形再说一遍。”

“凶手把一根贝壳针插进他的颈子，由于部位精确而使他立即毙命。”

“豹子以匕首刺杀那个叛变的警察时，用的是同样的手法。那个

人可是人高马大的。”

“只是巧合吧。”

“希望如此，奈菲莉，我真心希望如此。”

“不要折磨自己了。布拉尼的灵魂一直陪着我，如果你的怀疑属真，我一定会有所感应。相信我，豹子是清白的。”

奈菲莉和帕札尔之间从无秘密。自从他们因爱结合之后，默契便与日俱增，丝毫不受日常的琐碎所消磨，也不因冲突而破裂。这天深夜帕札尔上床时，无端把奈菲莉吵醒，她便将苏提的疑虑告诉了丈夫。

“他一想到同居的女子可能是杀害布拉尼的凶手，就深感愧疚。”

“他从什么时候开始有此疯狂的想法？ ”

“这就像噩梦一样萦绕在他的脑海。”

“荒唐。豹子根本不认识布拉尼。”

“她也可能是受人利用。”

“是爱情的力量让她杀死警察的。”帕札尔很有把握地说，“叫苏提放心。”

“你好像很有自信。”

“我是相信她和他。”

“我也是。”奈菲莉认同地点点头。

皇太后的到来引起了接见厅一阵骚动。前来中请卫生医疗器材的省府首长，纷纷行礼迎接太后。

太后走到奈菲莉面前，拥抱了她，恭贺道：“这才是属于你的位子。”

“我还是遗憾不能到上埃及的村子去。”

“遗憾与后悔都是没有意义的。只有为国家效力才最重要。”
“太后可安好？ ”
“非常好。”
“还是要做个例行检查。”
“既然你坚持的话。”
太后虽然年事已高，又曾病痛缠身，但今日气色确实不错。
不过奈菲莉仍请她继续接受治疗。
“你的工作可不轻松啊，奈菲莉。以前奈巴蒙做事总是旷日持久、草草了结，他身边的人也个个逢迎拍马。这群萎靡不振、心胸狭隘、观念保守的人一定会对你多方阻挠。你要知道，惰性是很可怕的武器，所以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法老可也安好？ ”
“他在北方视察驻军。我觉得亚舍将军的失踪让他很烦恼。”
“他又向你说出他的想法了吗？ ”
“没有！否则我一定质问他，为什么要颁布那份遭人议论的大赦令。”太后叹了口气道，“拉美西斯累了，他的力量用尽了。就连大祭司们也都认为必须立刻举行再生仪式。”
“到时一定会举国欢腾。”
“而拉美西斯也会再度散发胜利之光。有需要仅管找我，现在，我们的联系可以说是名正言顺了。”
听了太后的鼓励，奈菲莉不由得信心大增。
女工下工了之后，塔佩妮开始检查工厂。只要缺了点什么，她那训练有素的利眼都能马上察觉；在她的地方，一样工具、一块布

都不能偷，否则一被抓到就是严刑伺候。她以为只有严刑峻罚才能时时维持一定的工作品质。

忽然，一个男人走了进来。

“戴尼斯……你想做什么？”塔佩妮问。

戴尼斯关上了身后的门。他紧绷着脸，庞大笨拙的身躯缓缓向前移动。塔佩妮见他不作声，又问：“你不是说我们不应该再见了？”

“不错。”

“你错了。我可不是那种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女人。”

“你也错了，我可不是那种可以受人勒索的名人。”

“你不屈服，我就毁了你的名声。”

“我妻子刚刚出了意外，若非神明眷顾她已经死了。”

“这起意外改变不了我跟她的协定。”

“她跟你根本没有什么协定。”

戴尼斯猛然反手掐任了塔佩妮的脖子，然后把她压靠在墙上，威胁道：“你要是再继续骚扰我，下一个发生意外的就是你。我最痛恨你这种手段，跟我来这套，你是注定要失败的。别再找我妻子麻烦，也把我们的会面忘了吧。你若还想多活几年。就安分一点。再见了。”

他松开手后，塔佩妮连连喘了几口大气。

自从凯姆问过话之后，苏提就担心他派人跟踪。那个努比亚警察的警告可不能等闲视之，万一真被他逮着了，连帕札尔也救不了自己的。

幸好豹子的嫌疑已经洗清了，不过他们还是得瞒着凯姆偷偷地离

开孟斐斯。想尽情享受这批可观的宝藏并不容易，非得有门道不可，因此苏提找上了几个专门替人处理并窝藏赃物的人，他们经营的规模还都不小。不过他当然没有泄漏秘密，只说有一大批货需要长途运送。

他觉得短腿倒是可以合作的对象，他既不多问，又爽快地就答应提供强健的驴子、肉干与水袋到他所选定的地点。千里迢迢把金子从洞穴运回大城里来藏匿，还要用金子买一栋豪华别墅。过奢华的生活，这需要冒多么大的风险啊？可是苏提却兴致勃勃地想赌赌运气。眼看财富在望了，幸运之神应该不会离弃他吧。

再过三天，豹子和他就要出发前往爱利芬工了。短腿给了他一块木板，只要循着木板上的指示前往一个陌生的村落，他们便能获得牲畜和所需物资。然后，他们再从洞穴中取出部分金子，带回孟斐斯，也许能在某个希腊人、利比亚人与叙利亚人交易热络的黑市中完成买卖。这黄澄澄的金子不但价格高，市面上更极为抢手，苏提相信一定能找到买主的。

这种事若是败露，就算不死也得关一辈子。但他若能拥有这埃及最宝贵的物事，他不就能摆筵席。请帕札尔与奈菲莉当座上贵宾了？到时候。他还要将所有财物一把火烧了，好让火焰上达天庭告知众神，使人神尽欢。

首相满脸倦容，声间沙哑地说："帕札尔法官，我找你是希望提醒你注意自己的言行。"

"我犯了什么错吗？ "

"你对大赦令不满，又何必到处张扬，你也未免太明目张胆了

吧？”

“我若保持缄默就是欺骗。”

“你知道你这样做过于轻率吗？”

“你难道没有向法老表明反对的立场？”

“我是个老首相，而你是个年轻的法官。”

“我只是区里的小法官，我的想法又怎么会冒犯君王呢？”

“你曾经是门殿长老，要懂得内敛。”

“我下回的任命是否会以我的沉默为准则？”

“你很聪明，应该已经知道答案了。一个怀疑法律的法官还有资格当执法人吗？”

“这样的话，我愿意放弃这个职务。”

“这可是你的生命动力啊，帕札尔。”

“我承认这样的伤口将无法愈合，但总好过当个虚伪的人。”

“你太过于严苛了。”首相摇摇头。

“这句话出自你的口中倒是一种赞美。”

“我一向不喜欢谄媚奉承，但我以为国家需要你。”

“为了忠于理想，我希望能找回金字塔时期的埃及，那个属于底比斯高峰的埃及，那个正义光芒不朽的埃及。在那里没有太赦。我若是错了，就让司法舍弃我继续前进吧。”

“你好啊，苏提。”

苏提放下盛满了新鲜啤酒的杯子，讶然高呼：“塔佩妮！”

“我找你找得好苦。这个餐馆这么脏，你却好像很喜欢。”

“你好吗？”苏提尴尬地问。

“你走了以后就不怎么好了。”

“像你这种美女是不会寂寞的。”

“你该不会忘了吧？你是我丈夫。”

“我离开你家时，就算跟你离婚了。”

“不，亲爱的，我只当成是你暂时离家罢了。”

“我们的婚姻只算是调查的一部分，大赦已经使这段婚姻失败了。”

“我是很认真的。”

“别开玩笑了，塔佩妮。”

“你是我梦想中的丈夫。”

“拜托你……”

“我要你立刻抛弃那个利比亚贱人，回到我们的家来。”

“太荒谬了！”

“我不想盘盘皆输。最好听我的话，否则你会后悔的。”

苏提耸了耸肩，仰头便干尽了一整杯啤酒。

勇士在帕札尔与奈菲莉跟前奔跑嬉戏。它直盯着运河水，却又不敢靠近。小淘气则攀在女主人的肩头。

“我的决定让巴吉很难过，但我还是要坚持。”

“你会到乡下去执业吗？”

“我哪也不去。我不再是法官了。奈菲莉，因为我反对了一个不公平的决定。”

“我们当初应该到底比斯去的。”

“其他医生还是会把你叫回来。”

“其实我的地位也很不稳固。皇宫的御医长由女性担任，许多重要朝臣颇不以为然。只要我稍有犯错，他们就会借口轰我下来了。”

“我要实现一个长久以来的梦想：当园丁。以后我们的房子，我一定会布置得漂漂亮亮。”

“帕札尔……”

“我们能在一起生活已经是无比的幸福了。你安心为埃及的民生健康努力，而我就来照顾花草树木。”

帕札尔并没有看错，确实是孟斐斯北方的圣城赫利奥波利斯的大法官所送来的就职通知。赫城并非经济重镇，城里只有几座神庙，环绕着一座代表太阳光芒的巨大方尖碑而建。

“他们打算让我到圣城去，专门处理宗教问题。那里一向风平浪静，我就不致于疲劳过度了。那份工作通常都是由上了年纪或体弱多病的法官出任的啊。”

“巴吉是为你着想。”奈菲莉认为，“至少，你保住了法官的头衔。”

“让我远离民生事务……真是用心良苦。”

“不要拒绝这个职务。”

“如果他们仍企图强迫我接受大脑令。我是不会待太久的。”

赫城住着一群编写圣经、仪式书与神话，以传承古人智慧的文士至于高墙围耸的神庙中，则有少数几名主祭官负责光之能量的祭典。

这座城安静极了，没有商贩也没有店铺，一栋栋白色的小屋里，佐的全都是祭司以及负责制造与维修祭把器物的手工艺匠，全然不受世俗尘嚣之拢。

帕札尔到了大法官办公室，两鬓斑白的书记官一面招呼他，一面嘀咕个不停，似乎颇为不耐烦。他看完通知书后，便自走了出去。这地方静得像是睡着了一般，与孟斐斯的喧哗吵嚷有着天壤之别，实在令人难以相信这里也有人在工作、活动。

此时，来了两名带着短棍的警察问道："是帕札尔法官吗？"

"你们要做什么？"

"跟我们走。"

"为什么？"

"是上级的命令。"

"我不去。"

"你反抗也没有用。不要逼我们使用武力。"

帕札尔中了圈套了。凡是与拉美西斯作对的人都得付出代价，他们给他的不是法官的职位，而是一方遗世独立的坟地。

第三十八章

帕札尔在两名警察的带领下走到一栋紧邻着拉神神庙围墙的椭圆形建筑前面。大门一开。走出了一个光头的老祭司，他双眼黝黑，满脸皱纹，身上被着一件豹皮。

"你是帕札尔法官？"

"你们这是违法拘禁。"

"别说傻话了。进来把手脚洗干净，静思一下。"

帕礼尔心下狐疑，但还是照做了。大门再度关上，两名警员则留在门外。

"这是什么地方？"

“赫利奥波利斯的长生殿。”

帕札尔大吃一惊。这里竟然就是古代贤人撰写“金字塔文”、披露灵魂转变与再生过程的秘密的圣殿，一般人是无法轻易进入的。大家都知道在这个神秘殿堂里，曾造就了一些极为杰出的占星学家。

“净身吧。”

帕札尔颤抖着洗净了身子。僧人又说：“我叫秃子。我负责守护大门，不让有害物质侵入神庙。”

“我的通知书……”

“别说一些没用的话来烦我。”

秃子身上散发出一股强大的力量，硬是把帕札尔的话全锁在喉头深处。

“脱下缠腰布，穿上这件白衣。”

帕札尔顿时觉得好像迷失在另一个世界里。长生殿里西面石墙高耸，墙上没有铭文，只有高处几扇小小的天窗透进了微光。

“我还有个绰号叫刽子手。”秃子警告说，“因为我专门砍杀奥塞利斯的敌人。这里保存了众神的年谱、科学书籍与神秘仪式书，所以不论看到或听到什么，都希望你能守口如瓶。饶舌的人是会遭天谴的。”

帕札尔跟着秃子走过一道长廊，来到一个沙地庭院。庭院中央有座小丘，是奥塞利斯木乃伊所在，也是生命能源最秘密的汇集之处。这尊又名“神石”的木乃伊外表涂满丁香脂，并披覆着一张羊皮。

“创造埃及的能量就在这尊木乃伊身上消逝并重生。”秃子指道。庭院四周有几间图书馆和工作坊，只有获得特许的工匠能在此工作。

“你看到了什么，帕札尔？”

“一座沙丘。”

“这正是生命的化身。能量从万物皆处于萌芽阶段的海洋中涌出后，便化为山丘之状。因此越往高处便越接近万物本源。现在进入这间厅室接受审判吧。”

审判官高坐在镀金的木椅上，头戴的蜷曲假发盖佐了耳朵，身上穿了一件长袍。他的胸前有一个大结饰，右手握着权杖，左手一柄长杖，身后则有一个金天秤。这个负责保守长生殿的秘密、分发祭品、守护原石的人，令人望之生畏。他向来人问道：“你想当个诚实的法官，是吗？”

“我努力在做。”

“你为什么不愿遵行法老颁布的大赦令？”

“因为大赦令不公平。”

“在此远离世人的封闭之处，面对审判开秤，你仍敢这么想吗？”

“我敢。”

“那么我也没有办法了。”

秃子攫住帕札尔的肩膀，强迫他退下。那些漂亮话原来也是圈套。祭司们惟一的目的就是迫使他屈服。既然劝服不了，只有动粗了。

“进来。”秃子砰的一声关上丁铜门。

小小的密室中只亮着一盏灯。墙壁内挖通的两条管道，主要是通

气用的。室内有一个人目不转睛地看着帕札尔。

他红发、宽额、鹰勾鼻，手腕上戴着金镯与天青石手镯，镯子前半部还装饰着两个野鸭头。这是拉美西斯大帝最喜欢的珠宝饰物了。

“你是…… ”帕札尔感到口干舌燥，就是说不出“法老”两个字。

“你呢，是帕札尔，那个辞去门殿长老之职还批评朕的大赦令的法官。”

法老强硬的语气中带着责备。帕札尔的心怀抨乱跳，在全世界最有权势的君主面前，他完全无法自主。

“说话啊！难道腾听到的不是事实？ ”

“不，陛下，是真的。”帕札尔这时才警觉到自己忘了行礼，连忙躬身下跪。

“起来吧。既然你有勇气对抗国王，就要像个战士。”

帕札尔果然气恼地站起来，说道：“我不会退缩的。”

“你对朕的决定有什么不满？ ”

“为罪犯脱罪并予以释放，不只侮辱了众神。更蔑视了人民的苦难。倘若陛下继续这种危险的做法，总有一天会使受害者成为代罪羔羊。”

“难道你就不会犯错？ ”

“我犯过许多错误，但绝不曾牺牲无辜者。”

“你不受人收买？ ”

“我绝不出卖灵魂。”

“你可知有欺君犯上之罪？ ”

“我并未违反玛特女神的律法。”

“朕是女神的子嗣，难道会不懂它的律法？”

“大赦实在太不公平，国家很容易会失序的。”

“你这么说不怕招祸吗？”

“我很高兴能向陛下坦承我的想法。”

至此，拉美西斯的态度骤变，原本逼人的气势忽而转为沉稳、缓慢的语调。“自从你来到孟斐斯，朕就一直注意你。布拉尼是个睿智的人，绝不会草率行事。由于你的正直，他选择了你，而他的另一名学生奈菲莉，现在也成了御医长了。”

“她很成功，我却失败了。”

“你也很成功，因为你是埃及唯一正直的法官。”

帕礼尔真是惊讶之至。法老又接着说道：“虽然你遇到无数阻挠，甚至朕也出面了，你的信念却始终如一。你为了司法正义，宁愿冒犯埃及法老，你是联最后一线希望了。朕独自受困于可怕的陷阱中，你可愿意出手相助，或者宁可平静度日呢？”

“听凭陛下差遣。”帕札尔深深一鞠躬。

“你这是打官腔还是肺腑之言？”

“我可以行动证明。”

“如此朕便要将埃及的未来交付与你了。”

“我……我不明白。”帕札尔有点惶恐地说。

“这个地方十分隐秘，膜对你说的绝对不会泄漏出去。考虑清楚了，帕札尔，现在拒绝还来得及。否则等联说出了秘密，你将须承担史无前例的艰巨任务。”

“布拉尼唤醒了我的使命感后，我从未逃避过。”

“帕札尔法官，联现在命你为埃及首相。”

“但是巴吉首相……”

“巴吉老了，也累了。最近几个月他已经不只一次提出辞官的念头。虽然朕的亲信提出了一些人选，但朕属意的却是违抗大赦令的你。”

“为什么巴吉不能承担陛下要交给我的任务呢？”

“一方面他已经力不从心，无法从事调查；另一方面联又担心他手下追随他多年的人无法保守秘密。只要走漏了一点风声，埃及将整个覆没于地狱恶魔之手。明天起，你将获得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尊荣。但你也将被孤立，没有朋友、没有支援。你尽可以打破传统制度、进用新人，但绝不能吐露秘密，也不能相信任何人。”

“陛下说的调查是……”

“事情是这样的，帕札尔。大金字塔内放置了一些象征法老王权之合法性的圣物，但却有人杀了警卫潜入金字塔，偷走了这些宝物。因此尽管各大神庙的大祭司一再请托，人民内心也十分渴求，但没有这些圣物便无法举行再生仪式。距离尼罗河下次泛滥不到一年的时间了，届时我将被迫让位给幕后操控的窃贼。”

“大赦令也是陛下被迫颁布的？”

“这是我第一次不得不违反司法行事。否则险谋分子就会将一切公诸于世，逼朕立即弃位。”

“当初敌人为什么没有立刻采取行动呢？”

“因为他们尚未准备就绪，夺取王位毕竟轻忽不得。由联让位是

最适当的，篡位者不但名正言顺，位子也能坐得稳。而朕之所以遵照匿名信颁布了大赦令，主要也是想看看谁敢出面反抗。但除了巴吉和你，并无人出面质疑其法律根据。不过。老首相也该退休了，寻找罪犯、拯救国家的重担只好由你承担。”

帕札尔回想起了调查过程的各个重要阶段，最初乃是肇因于自己拒绝签署一份斯芬克斯荣誉卫兵的调职公文，此举却正好涉入了整个阴谋的重要环节。

“国内从未发生过这么一连串的杀人事件。当时朕就觉得必定与此阴谋有所牵连。为什么要杀死五名退役军人？因为吉萨的斯芬克斯就在大金字塔附近。这些卫兵妨碍了阴谋分子的行动，必须先除掉他们，才能秘密潜入金字塔内。”

“怎么进去呢？ ”

“由一条地道。朕原以为地道已经封闭，所以你要查查。也许还留有线索。朕一直以为亚舍将军是整桩阴谋的主使者…… ”

“不，陛下，这只是障眼法。”

“他至今下落不明，必定是想联合利比亚各部落侵犯埃及。”

“亚舍已经死了。”帕札尔不得不老实说。

“你有证据吗？ ”

“是我的好友苏提说的。”

“他杀了他？”帕札尔迟疑着不敢回答。

“你是朕的首相，我们君臣之间不该有所隐瞒。”

“苏提的确杀了这个他恨之入骨的人。他曾亲眼目睹将军刑求一名埃及士兵。”

“朕一直很相信亚舍的忠诚。想不到竟是错了。”

“如果戴尼斯一案照常开庭。也会证明他是有罪的。他和友人喀达希、谢奇三人都颇有嫌疑。喀达希向来梦想成为御医长，而谢奇则致力制造强力武器。此外，哈图莎王好遭害的那场火灾，很可能和谢奇和戴尼斯有关。”

“阴谋分子就是这三人吗？ ”

“不知道。”

“去查清楚。”

“陛下，以前我都想错了现在我必须知道一切真相。大金字塔被窃的圣物有些什么？ ”

“一把神铁制造的横口斧凿，这是复活仪式中为木乃伊开口用的。”

“斧凿现在正由孟斐斯普塔赫神庙的大祭司保管呢！”

“一些天青石护身符。”

“谢奇筹画了一起非法交易，这些护身符应该也安然保存于卡纳克神庙的大祭司卡尼处。”

“一只纯金的圣甲虫。”

“也在卡尼那里呀!”帕札尔简直兴奋到了极点。这位新任首相几乎以为自己在无意中已拯救了金字塔的所有圣物。但拉美西斯接着说：“窃贼们还偷走了齐阿普斯的金面具与项链。”

帕札尔无言以对，脸上写满了失望。

“如果他们也跟从前的盗贼一样，那么这些珍贵的遗物是找不回来了，就连献给玛待女神的金手肘，大概也都一起融成金条销到

国外去了。”

听完法老这席话，帕札尔不禁激动的热泪盈眶。这些卑鄙小人怎能忍心摧毁如此至美极品？

“既然找回了部分宝物，另一部分也被摧毁了，那么敌人还有什么筹码呢？ ”

“最重要的一样。”拉美西斯答道，“众神的遗嘱。金手肘可以找手艺绝顶的金银匠再造，但遗嘱却是法老代代相传、绝无仅有的。举行再生仪式时，朕必须向众神、大祭司、九位友人与全国人民出示遗嘱。这是法老的律法，过去如此，将来亦如此，朕不得不遵从。在仪式举行前的这几个月内，敌人一定还会继续想办法测弱我的力量、打击我的声誉。你必须赶紧想出对策瓦解他们的阴谋，否则只怕祖先留下的基业就要毁于一旦了。因为既然阴谋分子胆敢侵犯最受人民尊崇的圣殿，就表示他们根本藐视我们的基本价值观：面对如此大的赌注，朕已将个人置于度外，但朕的帝位却象征了埃及的千年王朝与埃及所赖以建国的传统价值。朕爱埃及如同你爱埃及一样，是超越生命、超越时空的。如今竟有人想熄灭她的光芒。起身行动，为护卫这道光芒而战吧，帕札尔法官。”

第三十九章

一整晚帕札尔都盘坐在托特神的雕像——一只戴着月冠的狒狒——前静坐冥想。庙中一片悄然；屋顶上，占星学家正在观察星象。与法老对谈后的震惊仍未能平复，因此他希望能在上任前、在开始另一段他想也想不到的新生活前，享受一下这最后的平静时刻。

他回想着当奈菲莉、勇士、北风、小淘气和他就要搭船前往底比斯的那个美妙的刹那，想着上埃及小村落的宁静生活，想着妻子的温柔、四季的流逝，想着远离国家大事与人类野心的幸福。但这些都巳成了遥不可及的梦想了。

两名仪式学者戴着帕札尔到长生殿，把他交给了秃子。咱札尔跪在一张草席上：秃子先用木尺点了一下他的头之后，便拿出水与面包说："吃吧。你要随时保持警觉，否则这些食物将会变苦。只有靠着你的行动方能易苦为乐。"

帕札尔洗净身子、剔除毛发、洒丁香水后，穿上一件古式缠腰布与亚麻长袍，并戴上了短假发。仪式学者领他定向皇宫，此时皇宫四周早已挤满了好奇的群众，因为传令官已经在前一天宣布了新首相的任命。

帕札尔收敛心神。无视周遭的喧扰，走进了大观见厅，厅中法老高坐于实位之上，头戴红白相间的皇冠，象征着上下埃及的融合。国王两侧分别坐着他的九位友人，其中包括前首相巴吉与新上任的白色双院院长美锋。其他还有许多朝贵被安排站在厅校之间。柏札尔一眼就见到了御医长奈菲莉，她神情严肃却面带微笑，视线则一直没有离开过丈夫。

帕札尔面对着国王站着。传旨官打开了圣旨宣道："朕，拉美西斯，今任命帕札尔为首相，为司法效力。为国家尽心，这并非朕之恩典，因首相之职绝非轻松得以胜任，而是比胆汁更为苦涩。卿须随时随地遵守律法；对众人皆平等对待，不分贫富贵贱。卿须以智慧与大公无私之言语，令众人敬信。指挥他人时，须以引导为

要，切勿攻汗或使用暴力。切不可沉默逃避。须面对困难，匆向强权低头。审判过程务必清晰透明，毫无掩饰，使众人皆能领会信服，卿之言行将随水与风传达予民。切匆因遮蔽视听裁断不公而招致民怨。绝不以个人喜好为行为基准，无论熟识或陌生，皆须一视同仁，匆特意讨喜或触怒，匆徊私偏袒，然而亦不得过度严苛、强硬。务必使叛乱、狂妄与饶舌者受惩罚，因其乃混乱、毁灭之根源。卿须以玛特女神律法为惟一依归，此法自众神时代以来即未曾稍变，即使人类灭亡，此法亦将永续不坠。卿生活之惟一态度即为正直。”

传旨官宣毕，巴吉向法老行了个礼，伸手便要取下颈间的铜心交还君王。

“留着吧。”法老说道，“这么多年来，你一直非常称职，你有权利带着它到另一世去。现在，就好好享受愉快平静的晚年吧，偶尔也记得指点一下继任者。”

新、旧任的首相互相拥抱之后，拉美西斯为帕札尔戴上了由御匠精心制造的全新铜心。

“你如今是司法长了。”法老期勉道，“你要多为埃及与埃及子民的幸福努力。你是护卫法老的首相，就有如护卫金子的铜，今后你必须依照朕的旨意行事，但也不可过于软弱卑屈。你每天的工作情形都必须向朕报告。”

其余朝臣纷纷怀着崇敬之心向新首相致意。

各地的省长、领主、书记官、法官、工匠以及全国的男男女女，无不为新首相歌功颂德。到处都为他举办了庆宴，宴中供应了最

上等的肉品以及国家赞助的高级啤酒。
还有什么比首相更令人称羡的际遇呢？他一呼百诺，出远门搭的是雪松船，三餐享用的是珍馐佳撰，并有乐师奏乐助兴：葡萄农为他献上紫葡萄，总管则准备了加了香料的烤鸡鸭与鲜美的鱼。首相坐的是乌木座椅，睡的是衬有舒适床垫的镀金木床，按摩室中还有按摩师随时候着，为他消除疲除。
然而这一切只不过是美丽的假象罢了。就像法老在他就任典礼上所说的，他的任务将“比胆汁更为苦涩”。奈菲莉当上了御医长，卡尼是卡纳克的大祭司，凯姆为警察总长……众神不也都选择了正直的人，让他们为埃及奉献心力？此时理应是晴空万里、心情愉悦的，但帕札尔却感到痛苦忧郁。
不到一年，这片众神眷顾的乐土难道就要陷入黑暗了？
奈菲莉以手臂环住帕札尔的肩，紧紧地搂着他。帕札尔把法老的话都告诉她了，秘密两人一起守，压力也一起承担。他们迷惘地抬起头望着苍天，群星与布拉尼的灵魂正光芒闪烁呢。
帕札尔没有婉拒法老提供给首相的庭园别墅。广大的庄园四周有高墙围绕，大门由凯姆待派的警卫驻守邻近的屋子里也有警员二十四小时轮流监视着大宅的动静。凡是进人一律要出示通行证或正式的请帖。这栋距后宫不远的首相官邸俨然一座绿意盎然的小岛，五百棵树森森郁郁，其中包括七十株埃及无花果树、三十株酪梨树、七十株枣椰树、一百栋埃及姜果棕、十株无花果树、九株柳树与十株擾柳。还有一些由努比亚与亚洲进口的稀有品种，则都各只有一株。葡萄园所盛产的名酒也只供首相享用。

奈菲莉的绿猴更是兴奋地想象着无数攀爬与享受鲜果大餐的乐趣。整个庄园由二十多名园丁负责维护；种作的部分则由灌溉渠区分为一块块的方地，种植着葛筐、大蒜、洋葱等等，有些黄瓜还长到阶梯上去了。

庭院中央有一口五公尺深的井。有一道缓坡可通往避风亭，在这里可以欣赏到冬日落阳的绝景；往另一头走，在高大的树荫下还有一座迎着北风而建的避暑凉亭，亭子旁的长形水池更是泡水消暑的好去处。

帕札尔看着这么多的家具用品，谁能不满足呢？他对蚊帐的细致尤其满意。而无数精致的刷子与扫帚，也使得为了汀理这么大一栋宅子而担忧的奈菲莉稍稍宽了心。

“浴室实在太棒了。”帕札尔说。

“理发师在等你呢，他每天早上都会来替你梳理。”

“你的梳妆师也是啊。”

“可不可能偶尔避开这些呢？ ”

他环抱住妻子说：“不到一年了，奈菲莉。拯救拉美西斯的时间不到一年了。”

戴尼斯再度获得了需要长期休养、却也终身残废的妻子无条件的支持。保佐了婚姻，就等于保任了他的财富，而且他也摆脱了塔佩妮的威胁。但他还是忧心忡忡。帕札尔意外晋升为首相，这对他们而言真是晴天霹震，整个计划都随之流产。幸好他们手中还握有一张王牌：众神的遗嘱，因此最后的胜利仍可预期。

谢奇更是紧张万分，不断强调绝对要谨言慎行。他们既已失去了

御医长与首相之位，现在就只有在暗中使用他们最有利的武器：时间。各大神庙的大祭司刚刚宣布了，法老将于七月新年的第一天举行再生仪式，也就是巨蟹宫的索提斯星出现，预示尼罗河泛滥期即将开始之际。在拉美西斯让位的前一天，他将会得知继任王位的人选，并公开移交王权。

“法老会不会向帕札尔吐露实情了？”戴尼斯怀疑。

“怎么可能？”谢奇说，“法老非保持沉默不可，他若是透露地位就更发发可危了。帕札尔跟别人没什么两样，他一定会立刻招集人马对付国王的。”

“那他为什么挑上帕札尔？ ”

“因为这个小法官有野心，也够狡猾。他懂得故作清高廉正，以博取拉美西斯的信任。”

“你说的有理。”戴尼斯也赞同他的说法，“国王这下可铸成大错了。”

“我们要小心这号人物，他玩弄权谋还是很有一套的。”

“他现在得势，必然会得意忘形。他要是聪明点，就该加入我们。”

“太退了。看来他是宁可孤军奋战。”

“不能再让他抓到我们任何把柄了。”

“只要多说点好听的话，多送点礼物，他就会以为我们屈服不。”

苏提耐心地等着风暴过去。豹子在盛怒之下，不但摔坏了碗、盘、凳子，撕毁了衣服，还踩烂了一顶昂贵的假发。小屋里乱七八糟的，但她的怒气仍无法平息。

“我不答应。”她说。

“为我忍耐一下好吗？ ”

“本来就说好明天出发的。”

“帕札尔不应该被任命为首相的。”苏提反驳着说。

“我才不在乎。”

“但我在乎。”

“你到底想怎么样？他早把你给忘了！我们照原定计划定田巴。”

“反正不急嘛。”

“我想赶快拿到金子。”

“金子又跑不了。”

“昨天你自己也还一个劲地说这趟旅行的。”

“我必须见帕札尔一面，问明他的意图。”

“帕札尔，每次都是帕札尔！什么时候才可以摆脱他？ ”

“你闭嘴。”

“我可不是你的奴隶。”

“塔佩妮已经要求我赶你走了。”

“你竟敢再去找那个贱人！”

“在家餐馆无意间遇到的，还是她先叫我呢。她认为她才是我的合法妻子。”

“愚蠢。”

“所以我应该寻求首相的保护。”

第一个到帕札尔家作客的就是前一任的首相。巴吉虽然脚痛得厉害，还是没有技拐杖。他受主人招呼坐在冬亭里，背依然驼着，声音也依然沙哑。

“帕札尔，你这次的晋升可以说是实至名归。你也是我心中最理想的人选。”

“你也将是我效法的对象。”

“我最后这一年工作繁重，表现也欠佳，离职是势在必行。很高兴法老接受了我的建议。你虽然年轻，但这不是太问题，因为这个职务将使你更成熟圆融。”

“你对我有何建议？ ”“ 不要受流长蜚短的影响，不必接见朝臣，每个案子都要深入研究，绝对要抱持着最严格的态度。我会为你引荐我最得力的幕僚，相信你也会认同他们的能力。”

阳光穿透云层，射进了凉亭。见巴吉似乎不太舒服，帕札尔便为他撑开了阳伞。

“这座宅邸你喜欢吗？”巴吉问道。

“我还没有时间好好去体会呢。”

“对我来说太大了：光是这个庭园就够烦人的。我还是喜欢城里的住所。”

“如果没有你的帮助。我一定会失败的。你愿意继续留在我身边开导我吗？ ”

“当然是义不容辞了。不过请你先让我处理好我儿子的事。”

“有麻烦吗？ ”

“他老板对他不满意、会将他解雇，我妻子也很担心。”

“假如我能帮得上忙……”

“不了，享受特权可是要不得的过错呢。我们办正事吧！”

帕札尔和苏提一阵热情的拥抱后，后者四下张望着。“你这座大宅

我喜欢。我就想要一个这样的家，随时可以举办盛大宴会。”

“你也想当首相吗？”

“这种工作太恐怖了。你怎么会接受这么艰难的任务？”

“我也是迫不得已。”

“我现在有钱了。你干脆跟我一起走，好好去享受人生。”

“不可能的。”

“你有秘密不能告诉我？”

“法老委托了任务给我。”

“你可不要变成了迂腐守旧的高官，老以为国家少不了你。”

“你怪我接受首相之职？”

“你知道我怎么发财的，你会判我罪吗？”

“苏提，留下来帮我的忙吧。”

“让机会白白溜走岂非罪过？”

“你若犯罪，我是不会维护你的。”

“这表示我们就此决裂了。”

“你是我的朋友，永远都是。”

“朋友是不会互相威胁的。”

“我只是不想你犯下致命的错误，凯姆不会罢休，也绝不会手下留情的。”

“那就来场公平的决斗。”

“不要激他，苏提。”

“你也不要告诉我该怎么做。”

“求求你，留下来。如果你知道我这次任务有多重要，你一定不

犹豫就会留下。”

“维护法律，真是天方夜潭！我要是守法亚舍现在还活着呢。”

“我并没有作对你不利的反证。”

“你好像又紧张又担心。你到底瞒了我什么？”

“我们粉碎了一桩阴谋。但这只是一个阶段而已。让我们再继续合作吧。”

“我宁可要金子。”苏提还是不改初衷。

“把金子还给神庙。”

“你会出卖我吗？”见帕札尔没有搭腔。苏提又说，“首相都得除掉朋友，是吧？”

“不要迷失在沙漠里呀，苏提。”

“那是个又美丽又危险的世界。当你对权势失去兴趣时，到那儿找我吧。”

“我要的不是权势，我只想保卫我们的国家，我们自己，还有我们的法律。”

苏提仍是头也不回地走了。他忘了提及塔佩妮的要求，但也已经不重要了，不是吗？

苏提正要跨进家门时，忽然四名警察冲出来将他拦腰抱住，并反绑了他的双手。

豹子在屋里听见打斗声。连忙拿了刀子跑出来，想救情夫脱困。他伤了一名凶恶警员的手臂，又推倒另一人，但最后还是被制服了。

警察随即将这对男女以通奸罪名逮捕并送往法庭。塔佩妮真是大

喜过望，设想到结果竟如此圆满。除了没有履行夫妻义务之外，又多了一条持械拒捕的罪名。塔佩妮楚楚可怜地诉说着自己被诱骗又遭遗弃的遭遇，陪审团都深表同情，而豹子则在一旁破口大骂。至于苏提的说辞便显得毫无说服力了。

后来由于塔佩妮请求赔审团网开一面，豹子只被判处了即刻驱离出境，苏提则被判一年徒刑，出狱后还要工作以补偿他那面子尽失的妻子。

第四十章

帕札尔看着斯芬克斯，只见巨大雕像的双眼充满自信地注视着旭日，仿佛早就知道自己终将在地狱的恶战中打败毁灭性的势力。它就这样守着矗立于高地上的齐阿普斯、齐夫林与迈寒利诺斯三座金字塔，日夜不停地为人类的生存而奋战。

帕札尔命令几名采石工人将斯芬克斯两爪间的石碑移开后，发现有一个上了封的盆饰和一块嵌着石环的石板。其中两人掀起石板，眼前出现了一条又窄又低的通道。

首相拿了火炬率先进入。才走不久，脚下就踢到一个粗玄武岩制成的杯子，他拾起杯子继续弯身前进，最后被一道墙阻挡了去路。在微弱的火光中，他发现墙上有几块石头被凿了下来，穿过墙直往下去便是大金宇塔的下方石室。

他将盗墓贼的路线来回走了几遍，然后才开始检视那只杯子。杯子是以非常坚硬并极难雕琢加工的粗玄武岩制成，内部还留有一些油渍。他好奇地将杯子送往普塔赫神庙化验，经专家指认的结果，竟然是埃及所禁用的石油。因为这种燃料会将墓壁熏黑并危

害到工匠们的呼吸器官。

于是帕札尔立刻下令对西部沙漠矿工与负责管理火绳与照明用油的单位展开彻查。接下来则是他首度前往最高法庭，他的重要幕僚已经都等在那里了。

他的官袍是一件以厚布裁剪、高度及胸，并上了浆的长罩衫，穿上之后须将两条带子绕到颈后打结固定。在他前式的缠腰布上，还罩着一件豹皮，用意是提醒法老之下的最高首长必须行事迅速如豹。此外还有一项厚重的假发遮盖住原有的头发，以及一个大大的颈饰服贴地垂在胸前。

帕札尔脚穿皮鞋、右手握权杖，穿过两旁排列的书记官，步上台阶、走到一张高椅背的座位前，转过身来面对着他的部属。他脚下的一块红布上放了四十根刑棍。当最后首相将玛特的小雕像挂到他的细金链上之后，便正式开庭了。

“法老已经清楚地宣布过首相的职责，而这些职责自祖先创国以来便未曾稍变。法老所要追求的真理，也正是我们所要追求的，将来我们更须共同努力维护司法正义。只有将正义散布到各个角落，成为人类呼吸的一部分，进而将恶念驱逐出人体，这才是我们最大的荣耀。我们必须济弱扶倾，绝不听信谗言，并尽力维护秩序、打击暴力。汝等皆须以身作则，凡是借职务之便谋一已之私者，一律撤职。更不要想以花言巧语博得我的信任，因为我只相信实际的行动。”

首相简短的演说、一丝不苟的内容，再加上沉缓稳重的语气，便得在场的高官们尽皆失色。原以为新首相缺乏经验、年少可欺，

想趁机混水摸鱼的人，无不立刻打消此念头；而原以为巴吉一走就能松一口气的人，也全都失望了。

历任的首相中，有人首重军防，有人注重水利，也有人以税务为先。帕札尔的施政重点又是什么？第一次开庭便能一窥究竟了。

“传制造蜂蜜的负责人出庭。”

卡吉绿洲四周的沙漠冷风风飕飕。被判处无期徒刑的养蜂老人正想念着他养的蜂和那一个个的蜂箱。,他收蜂蜜从来不用任何防护措施，因为他对蜜蜂的习性了如指掌。根本不怕。其实蜜蜂不也是法老诸多象征之一吗？这小小的动物勤奋不懈,既是几何专家，又是炼金术士，专门制造香醇可口的黄金。老人采收过的蜂蜜从琉璃鲜红到晶莹剔透，已经不下一百种，直到有一天，一名书记官心生忌妒竟指控他偷窃。盗取这种须由警察护送的珍贵食品，可是极大的罪名。于是从那时起，他再不能将蜂蜜倒入小容器中，以腊封口后编号、也再不能欣赏到他最喜爱的嗡嗡乐声。从前每当太阳西下撞击到地面而洒下几滴泪珠时，就会化成蜜蜂。它们诞生自神圣的光辉中，也构筑了大自然。

然而如今在拉神的余晖中，只剩下一个瘦骨嶙峋的苦役犯，正忙着为牢友们烹煮散发着恶臭的食物。外面忽然传来一阵骚动，他便跟着其他囚犯一块儿出去看个究竟。

远处一支队伍正浩浩荡荡往牢营而来：五十多名军人之外，还有二轮与四轮战车及战马。该不会是利比亚人入侵了吧？他惊讶地揉揉眼睛，才发现他们都是埃及的士兵。军队到达后，走出一个人，也不管向他行礼的守卫便径向厨房而去。

老人这时候终于认出了帕札尔，他简直不敢置信。“你……你没死？”

“我听了你的指点，成功了。”

“你回来做什么？”

“我没忘记对你所做的承诺。”

“你快逃吧！你会被逮回来的。”

“放心、这些守卫还得听我的呢。”

“这么说……你恢复法官的身份了？”

“法老已经任命我为首相。”

“你别拿我这个老人开玩笑了。”

两人正说着,忽见两名士兵带来了一个垂着双下巴的肥胖书记官。

“你认识他吗？”帕札尔问道。

“就是他！就是这个人说谎害我坐牢的。”

“现在我建议你们角色对调一下：他来服苦役，你呢。就到蜂蜜供应部门当书记官。”老人一时兴奋，竟昏倒在首相的怀里。

报告清晰明确，帕札尔满意地称赞了书记官。西部沙漠大量蕴藏的石油，一直是利比亚人所最感兴趣的，他们甚至有好几次企图开采并加以贩售，但都被法老的军队所制止。因为埃及的学者们都认为这种石头的油是有害的危险物质。

朝中只有一名专家负责研究并分析石油的特性，也只有他能进入由军方管辖的国家仓库取得石油。见到此人的名字，帕札尔不由感谢众神，并飞快赶进宫去。

“我去了由斯芬克斯通往大金字塔下方石室的地道。”

“马上将这条密道封死。”

“石匠已经开始动工了。”

“你发现了什么线索？”

“有人用粗玄武岩的杯子烧石油，用来照明。”

“谁能弄到这样东西？”

“负责研究石油的专家。”

“是谁？”

“戴尼斯的奴隶兼出气筒谢奇。”

“你知道他人在哪里吗？”

“根据凯姆最新的情报，谢奇躲在戴尼斯家里。”

“还有同谋吗？”

“我会查出来的，陛下。”

首相正急着出门时，塔佩妮拦下了他的座车。

“我有话跟你说！”

保护首相安全的尉官，挥动着皮鞭想赶她走，却被帕札尔阻止了。他问塔佩妮：“这么急吗？”

“我要说的话你一定很有兴趣听的。”塔佩妮故作媚态地说。

帕札尔只好下车，要她长话短说。

“你代表了司法，不是吗？那么你一定会以我为荣。你说说看，一个因丈夫出轨而名誉受损的女人，算不算受害者？”

“当然了。”

“我丈夫就是这样对我，法庭已经惩罚他了。”

“你丈夫……”

“对，就是你的好友苏提。跟他通奸的利比亚女人被驱逐出境，他也被判了一年的徒刑。这样的刑责真是够轻的了，法庭将他发配到努比亚的查鲁充军，那个地方好像不怎么舒适，不过苏提却能借此机会为国效力，抵御那些黑人蛮子的入侵。回来以后呢，他会被分配到邮务单位，然后定时付给我赡养费。”

“你们实在应该好聚好散的。”

“我本来也这么想，可是我有什么办法，我就是爱他，而且我也不能忍受被抛弃的滋味。如果你敢替他脱罪，就是违反了玛特的律法，我一定会四处宣扬。”

她的微笑颇有威胁的意味。帕札尔隐忍着说：“苏提是该服刑，不过等他回来……”

“他要是敢攻击我，就会被以杀人未遂的罪名送进苦役牢营。他是我的奴隶，永远都是。”

“布拉尼的谋杀案还在调查中呢，塔佩妮夫人。”帕札尔口锋一转说道。

“你得我出罪犯啊。”

“这是我最大的希望。你不是说你知道一些秘密吗？”

“我只是随便说说。”

“或者是不小心说出来的？你不也是使针的高手吗？”塔佩妮露出了不安的神色：“这是从事这一行的基本功夫。”

“也许是我多心，不过凶手很可能就在我身边。”

塔佩妮受不了他如此逼视，便转身走了，帕札尔原本要到警察总长那儿，不过这会儿他得先去查查塔佩妮说的是否属实。于是他

立刻调阅了苏提的审判过程与判决记录，果然没错。帕札尔可真为难了，身为护法者的他。要以什么办法救出好友才能不抵触法律呢？

西莉克斯的老毛病又犯了，奈菲莉不得不在百忙中找出一点时间帮她医治。美锋这个妻子年纪虽轻，但只要一克制不住食欲，体重马上就会直线上升。

“我看非禁食两天不可。”

“我还以为我死定了……吐得连气都喘不过来！”

“吐了可以清清肠胃。”

“我实在好累……看到你我又很惭愧。我啊，只顾着照顾孩子和丈夫。”

“他还好吗？”

“能在帕札尔的手下做事，他高兴得不得了，他实在太景仰他了。他们两人各自发挥专长的话，一定能使国家安定繁荣。对了，你会不会像我一样害怕寂寞？”

“我和帕札尔不管再怎么忙，每天都还是会见面、交换心得。著不这样，我们都撑不下去的。”

“我冒昧地问一句……你们不想生小孩吗？”

“要等抓到布拉尼的凶手之后。我们已经向神明许过愿了。”

一方黑幕笼罩着孟裴斯。因为没有风，厚厚的乌云就这样停留在孟城上空。远近的狗都狂吠了起来。由于天色倏然转暗，戴尼斯便也亮起了好几盏灯。他的妻子吃了镇静剂后正安静地睡着。妮诺法的旺盛精力向来驰名，如今却无时无刻不是这么病厌厌的，

不过既然变得温顺了，自然也就不会制造麻烦。

戴尼斯走到工作室去找谢奇，这个小胡子现在就一天到晚关在里头磨刀、磨剑，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消除他紧张的情绪。

“休息一下吧。”戴尼斯递了杯啤酒给他。

“有帕札尔的消息吗？”

“首相正在处理蜂蜜收成的事呢。他那篇演说辞的确冠冕堂皇。但也只不过是空话罢了。各个阶层的人马上就会开始互相毁谤攻评，他是应付不来的。”

“你可真乐观。”

“耐心是很大的优点。不是吗？喀达希要是了解这点，就不会死了。首相现在根本是毫无目标瞎搅和，我们刚好趁机享受一下人生乐趣，最后权力还是得落到我们手中。”

“我只希望自己能比实际年龄大一点。”

“你谨言慎行、有效率，你将会成为杰出的政治家。有了你，埃及的科学也将向前迈进一大步。”

“石油、毒品、冶金工业……这些在埃及都有待进一步开发。一旦发展了这些受拉美西斯所忽视的技术，我们就能摆脱传统束缚了。”

谢奇说得正高兴。突然脸色一变，“外面有人。”

“我没听到声音啊。”

“我去看看。”

“大概是园丁吧。”

“他们从不会到工作室附近来的。”谢奇忽然像是起了戒心似的打

量着戴尼斯。“你该不会找了暗影吞噬者吧？ ”

“喀达希是走偏了路，你又没有。”戴尼斯沉下了脸说。

此时，一道电光划过天际，雷声轰隆大作。谢奇着魔般地跑出工作室，又往别墅方向走了几步，然后立刻回头朝戴尼斯狂奔而来。戴尼斯从未见过谢奇如此苍白，他甚至吓得牙齿格格作响。“有鬼！”

“冷静一点。”

“身影比夜还黑，脸部还有一团火。”

“你镇定一点，跟我来。”

谢奇迟疑了一下还是跟着去了不料别墅的左厢房竟已陷入一片火海。

“快拿水来!”戴尼斯正要冲进去,却见一个黑影从火场中跳出来,阻挡了他的去路。只见他倒退了几步,“你……你是谁？ ”

黑色幽灵只是挥动着火炬。

已经稍微恢复冷静的谢奇，回到工作室拿了一把匕首后，慢慢朝着纵火的人逼近。不料，幽灵竟直接将火炬往他脸上一插。

一时血肉被烧得咳咬作响，谢奇也痛得大叫，还跪到地上，使劲地想把脸上的火炬拉扯下来。但对方也在这个时候拾起了他掉落的匕首，往他喉咙一割了结了他。

戴尼斯早已面无血色，便想往庭园跑。突然幽灵开口了。

“你还想知道我是谁吗？”他不由得定下脚步，转过身来。原来向他挑战的是个人，而不是冥世的恶魔。他于是不再惊慌，倒是觉得好奇。

“看着吧，戴尼斯。看看你和谢奇的杰作。”

天色实在太暗，看不清楚、戴尼斯只得趋前几步。

远处传来了尖叫声。有人发现失火了。

幽灵缓缓拿下面具,原本姣好的面容只剩一片扭曲变形的伤疤了。

“你认得我吗？”

“哈图莎王妃！”

“你毁了我，我也要毁了你。”

“你杀了谢奇……”

“我只是制裁了毁我的刽子手。杀人者终究要偿命的。”

她将巴首伸进火焰深处，手却仿佛毫无感觉。“你逃不了了，戴尼斯。”

哈图莎向他走去，刀刃已经发红。戴尼斯若出其不意地袭击，应该可以压制得了她。但是王纪的疯狂心态与行径，却让戴尼斯不敢轻举妄动。就等着警察逮捕她吧。

又是一道闪电划过天际往别墅直劈而下，墙被击倒后，火舌急蹿而出，烧着了戴尼斯的衣服。他慌张地在地上打滚，试图扑灭身上的火。

他却没看见面无表情的幽灵已经出现在他面前了。

第四十一章

车队缓缓前行，由凯姆护送到边界为止；哈图莎坐在一辆四轮车后方，一动也不动，犹如一座没有生命的雕像。当初他在出事现场逮捕她时，她完全没有反抗。据救火的仆人指出，曾见到她把谢奇和戴尼斯的尸体施人火场。后来下了一场滂沱大雨才算扑灭

了火，也洗去了王把手上所染的鲜血。

帕札尔得到消息震惊不已，连讯问时声音都微微颤抖，但凶手却始终一语不发。他将事实经过呈报拉美西斯。国王便命令制造木乃伊的工人将这两名阴谋分子的尸体简单处理过后。找个离大墓地远远的地方埋了，不用举行任何仪式。通过哈图莎的手，这两个恶人还是遭到了报应。

法老也在征求首相的同意后，决定将王把遣回赫梯；然而听到了这个她日盼夜盼的消息时，哈图莎却毫无反应。她双眼无神，颓然困顿，似乎正神游于只属于她的世界里。

凯姆交给护队的赫梯军官的公文中写着，公主因为身染绝症，不得不返家。这不仅顾及了赫梯王的面子，也使得两国不致于在维持多年和平之后反目成仇。

在帕札尔仔细监督之下，一群工人搜寻着戴尼斯住处的瓦砾堆，虽然找到的不多，却还是得一一交由拉美西斯检查。大家都以为这是国王关心两人悲惨运命的表现，殊不知他满怀着希望想找出众神的遗嘱，到头来仍毫无所获，其失望自是不可言喻。

“所有的阴谋分子都死了吗？”

“我不知道，陛下。”

“有没有可疑的人？”

“戴尼斯似乎是主谋。他企图控制亚舍将军与哈图莎王纪、以便与外国势力搭上关系，可见他想建立一个以商业挂帅的政权。”

“竟然想以物质主义取代埃及的传统精神……这个计划太恶毒了！他的妻子也是帮凶吗？”

“不，陛下，她甚至不知道戴尼斯曾经想杀掉她，火灾发生后，仆人救了她，如今她已经离开孟斐斯，住到三角洲北部的双亲家中了。根据医生为她检验的结果，她已丧失理智。”

“无论是她或戴尼斯，都没有谋夺王位的智慧。”

“假如戴尼斯的确将遗嘱藏在家里，难道不可能被火给烧了？又假如再生仪式举行当天，陛下与阴谋分子都拿不出遗嘱来，到时又该如何？ ”

这些话使法老心中重燃起了一丝希望。

“那么你以首相的身份召集全国重要人士，向他们解释这个情况之后，再对全民公布。至于朕，将与众神重新订定一份条约，再创一个崭新的纪元。这项过程极其繁复，联或许不会成功，但至少政权不致落到恶人之手。帕札尔，但愿你猜的没错，但愿戴尼斯确实是主谋人。”

经过一整天辛苦的工作后，帕札尔和奈菲莉又照常在庭园里聊天，头上也依然有群燕飞舞。燕子偶尔低掠而过，发出尖锐、喜悦的啼声，偶尔则盘旋而上，在冬日的蓝天里划出一道道大幅度的曲线。

帕札尔由于感冒，呼吸道不顺畅，便请妻子帮他详细检查一下。

“我体弱多病，实在不适合当首相。”

“这是众神的恩赐，”奈菲莉认为，“这样一来，你就会多用脑子思考，而不会像莽撞的牡羊一样盲目行事了。更何况你的身体状况并未影响你的精力。”

“你好像有心事。”

“再过一个礼拜，我就要向医师委员会提出改善公共卫生的方案了。有些提案我觉得势在必行，但他们一定不认同，到时候可能会产生激烈的冲突。”

两人聊着的同时，勇士和小淘气达成了休战协议。各自躲到男女主人的脚边与椅子下稍作休息。

“再生仪式的日期已经公布了。”帕札尔换了个话题说，“下次涨水泛滥时，拉美西斯大帝就要重生了。”

“戴尼斯和谢奇死后，还有其他阴谋分子现身吗？”

“没有。”

“那么遗嘱真的烧掉了。”

“越来越有此可能。”

“不过你还是没把握。”

“我只是觉得把这么重要的文件藏在自己的家里,似乎不合常理。不过，戴尼斯一向自负。也不是不可能。”

“苏提呢？”

“依法被判刑了，审判过程毫无理疵。”

“现在怎么办？”

“司法途径是行不通了。”

“你若想帮他逃亡，可得有精密的计划才行。”

对妻子看穿自己的心思，帕札尔笑了笑说：“你实在太了解我了。这次凯姆绝对中会帮我。如果首相参予了这样的行动，拉美西斯与埃及的声誉都会受到牵累的。可是苏提是我的好友，我们发过誓，无论在什么情形下，都要互相扶持。”

“我们一起来想办法，你至少该先让他知道你不会离弃他。”

眼前还有数十公里的路，豹子一个人带着一袋水和几条鱼干，又没有防身武器，根本不可能存活。埃及警察把她丢在利比亚界，便命令她回自己的国家，永远不得再踏上法老的领地，否则将处以重刑。运气好的话，她会碰上一群打劫的贝都英人，强暴后，把她留在身边当奴隶直到老了为止。但豹子却往家乡的反方向走。她绝不会放弃苏提的。从三角洲西北前往情夫监禁的努比亚堡垒，可以说是长路迢迢、危险重重。她必须挑路况不佳的小径走，要找到水和食物，还要躲避那些四处游荡的强盗。但无论如何，她都不会让塔佩妮就此称心如意。

“士兵苏提？”

苏提没有回答。点名的士官便说：“在我的堡垒管训一年……法官可真待你不薄啊，小子。你总该证明一下自己的确值得他们另眼相看吧。跪下。”

苏提瞪着他看，还是没有反应。

“还挺倔的嘛……很好。你不喜欢这里吗？”

苏提张望了一下，眼前只见荒凉的尼罗河岸、沙漠、日晒灼热的丘陵、碧蓝的天，还有一只在捕食河鱼的鹈鹕和一只懒洋洋躺在石头上的鳄鱼。

“查鲁很美，有你在。对此地真是一大侮辱。”

“不但倔还爱开玩笑哦？也是有钱人家吗？”

“我有钱的程度。你作梦也想不到。”

“你这小子的确有意思。”

“这才只是开始呢。”

“跪下。跟堡垒的指挥官说话要有礼貌。”

接着，两名士兵重重地打了苏提的背脊，他立刻趴倒在地。

“这样好多了。你可不是来这里享福的，小子。明天起。就由你看守我军最前线的哨站，当然了。是不可能分发武器的。若有努比亚人来犯，你就得马上通报。他们的刑求手段向来有名，老远就能听见受刑的人惨叫哀嚎了。”

被帕札尔遗弃、与豹子从此永别、遭众人遗忘，苏提活着离开查鲁的机会实在是微乎其微，除非仇恨的意志力能支持着他战胜命运。他的金子还在等着他呢，塔佩妮也是。

巴克年十八岁。出身官宦家庭的他，人长得不高，却相当勤奋、勇敢。他有一头黑发，容貌看起来颇有教养，说起话来声音悦耳、语调坚定。在经过内心一番挣扎之后，他终于决定弃武从文，就在帕札尔被任命为首相前夕，进入了档案管理单位。一些比较不讨喜欢的工作自然而然就落到了这个新人头上，尤其当首相研究某个档案时，还要负责整理种种文件，最是累人。也因为如此，巴克手中才会握有关于石油的资料，但这些资料在谢奇死后已经变得一文不值了。

他细心地将资料收放在一个木箱中，木箱须由首相亲自查封，将来也得有他的命令才能开封。过程其实很简单。不过巴克却将每份文件又一一检查了一遍。没想到竟然发现有一份文件是首相没有批阅过的，也就是说首相并不知道文件的内容。既然案子都结了，这点小事应该无关紧要，但巴克仍写了报告呈给长官，再由

长官往上呈递。

由于帕札尔坚持要看过属下所写的一切意见与批评，不管其职级为何，因此他很快就发现了巴克的签呈。

近中午时，他把这名职员叫了来。“你发现了什么不寻常的妻？”

“有一名已经被撤职的国库职员写的报告上面并没有首相盖的章。”

“我看看。”帕札尔果然发现了一份陌生的文件。可能是他手下的书记官忘了放进与石油有关的资料盒中。

帕札尔看着巴克，想到了当初自己还是小官时，也跟他一样。只为了把工作做好，却阴错阳差地揭发了一项意欲毁灭埃及的大阴谋，于是对他说道：“从明天起，由你负责监管档案，一发现异常现象，直接向我报告。你每天一大早就来见我。”

巴克一定出首相办公室后，马上冲到街道上去，然后才兴奋地纵声大叫。

“这样的见面好像有点太严肃了。”美锋轻松地说，“其实可以到我家边吃饭边说嘛。”

“不是我想打官腔，”帕札尔说，“但我觉得你和我都应该倍尽己职。”

“你是首相，我是白色双院院长兼经济总长。依职级，我必须服从你。你是这样的意思吧？”

“这样我们才能合作愉快。”

美锋又胖了，脸圆得像满月。虽然织工的手艺不差，但缠腰布穿在他身上始终是绷得那么紧。他仍若无其事地问：“这是建议还是

命令？”

“统治艺术不应该以经济为重，因为人活着不能只靠物质。埃及的伟大乃是在于其世界观，而非强大的经济势力。”

美锋抿起了嘴唇，皱起了鼻子，但并未反驳。帕札尔又说：“有件小事让我觉得担心。你是不是经手过危险物质石油？”

“谁指控我的？”

“这个字眼太严重了点。只不过是因为被你撤职的一名职员的报告。才会牵涉到你的。”

“报告说了些什么？”

“你似乎曾在很短的时间内撤销了西部沙漠某个特定区开采石油的禁令，特准进行交易。并从中抽取不小的利润。交易的过程按部就班，完全透明化，毫无违法之处因为你已经事先征得专家，也就是谢奇的认可。不过谢奇可是一名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你在暗示什么？”

“你们这层关系让我很不安。我想一定是意外的巧合。站在朋友的立场，我希望你作个解释。”

美锋蓦地站了起来。看到他相貌骤变帕札尔不禁大吃—惊。原本和蔼热情的脸，突然变得充满仇限与狂妄，原本带点紧张但也还算沉稳的声音，也突然变得粗暴而充满了火药味。

“站在朋友的立场要我解释……你也太天真了！亲爱的蹩脚首相帕札尔啊，你还要到什么时候才明白呢？喀达希、谢奇、戴尼斯是我的同党？倒不如说是我忠实的奴才吧，不过也许连他们自己

也不知道。我之所以支持你对付他们三人，全是因为戴尼斯的野心太大，他竟想提任双院院长并掌控国家财政。这个职务只有我能胜任，这也是我晋升首相的捷径，没想到却被你捷足先登了。所有的行政人员都认为我最有实力，法老询问朝臣意见时，也都一致推荐我，而法老竞选了你这个卑微失势的法官。高明啊，老兄，我不得不对你另眼相看。"

"你误会了。"

"用不着在我面前装腔作势了，帕札尔！过去的就算了。从现在起，要么你就自个儿玩玩，但到头来还是一场空；要么你就听我的，将来荣华富贵不在言下，更不必为了你无法负荷的重任而烦恼。"

"我可是埃及的首相。"

"你什么都不是，因为法老已经完了。"

"这么说众神的遗嘱在你的手上喽？"

美锋圆圆的脸上露出了微微一笑。"看来拉美西斯全告诉你了。实在是错得离谱！他真的已经不配当一国之君了。别再拖延时间了，亲爱的朋友，你是决定和我联手，还是跟我作对？"

"你实在太令我憎恶了。"

"我对你的感觉没兴趣。"

"你怎么能忍受自己如此虚伪呢？"

"这比你那荒谬的正义感要有用多了。"

"你可知道贪婪是一种致命的罪恶，你将来甚至可能死无葬身之地？"

美锋放声大笑。“你说起教来还真像个弱智儿。什么神明、神庙、永恒的住所、仪式……全都是落伍、可笑的玩意儿。你根本不知道我们已经进入了新的世界。帕札尔，我有着伟大的计划，在推翻那个把着过时的传统而不知变通的拉美西斯之前，我就要将计划实现。睁大你的眼睛，看看未来吧！”

“我劝你还是归还从金宇塔盗来的物品。”

“金子是贵重而稀有的金属，为什么要把它限定为死者才看到的仪式用品。我的伙伴们早把那些金制品融了。现在我的财富多得想收买多少人都行。”

“我可以马上逮捕你。”

“你不可以，因为我只要一个动作，拉美西斯就得下台，你也要跟着遭殃。不过，我会依照计划，在适当时机才出面。不管是监禁我或处死我、一切仍会照常进行。你和你的法老已经是进退两难了。你何必苦苦跟随一个半死不活的人呢？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帧札尔，好好把握住！”

“我一定会跟你对抗到底的。”

“不到一年，你就要遭到除名的命运了。趁现在赶紧好好享受你美丽的妻子吧，否则你的世界很快就要毁灭，因为支撑的梁柱已经被我侵蚀了。埃及首相，你如此蔑视我，总有一天会后悔的。”

法老与帕札尔再度在孟斐斯长生殿的密室中会面，以掩人耳目。

拉美西斯也从帕札尔口中获知了真相，不禁叹道：“美锋，从一个制造纸张传布经典的商人，到现在变成国家经济的负责人……我知道他是个惟利是图、野心勃勃的人，但却没有想到他会叛国。”

“美锋有充分的时间布网，收买各阶层的人心，并腐蚀行政核心。”
“你会立刻撤他的职吗？ ”
“不，陛下。他既然已经露出狰狞面目接下来就是我们洞悉他的计策，并狠狠地反击的时候了。”
“美锋手上有众神的遗嘱。”
“他很可能还有同谋，除去他不见得有用。”
“九个月，帕札尔，我们要在这九个月内进入作战状态，找出美锋的同谋，摧毁他的防御堡垒，让邪恶的战士们弃械投降。”
“我们应该谨记先哲普塔赫台的教诲：”伟大的律法，效力恒久不变，自奥塞利斯时期以来便不曾有过动乱。罪恶或许能够占据多数人的心，却永远无法获得善终。切匆投身危害人类的阴谋，否则将遭天谴。“ ”他是大金字塔时代的人，跟你一样是个首相。但愿他是对的。“
“这些是流传千古的名言呀。”
“现在最重要的不是我的王位，丽是明日的文明。或许叛国乱党会一举成功，也或许司法正义终将胜利。”
帕札尔和奈菲莉从布拉尼的坟墓处注视着萨卡拉的大墓地与耸立其上的法老王左塞的阶梯金字塔。祭祀护卫灵的祭司正在整理坟墓的花园，并将祭品摆到礼拜堂的祭坛上。另外，有几名石匠在整修一座古王国的金字塔，也有人在挖一座新坟。这座死者之城充满了详和宁静。
“你做了什么决定？”奈菲莉问帕扎尔。“奋战到底。”“ 我们一定会找到杀害布拉厄的凶手的。”

“凶手还没有受到惩罚？戴尼斯、谢奇、喀达希都死于非命，亚舍将军也受到了沙漠律法的制裁。”“ ”凶手依然道遥法外。“她肯定地说，”老师的灵魂若终于能够安息，天上便会出现一颗闪耀的新星。“奈菲莉说完，轻轻地把头靠在丈夫肩上。在妻子的坚强与爱的鼓舞下，帕札尔将投入一场毫无胜算的硬仗，只希望这方圣土上的幸福能永远留存在尼罗河、花岗岩与光芒的记忆中。

埃及三部曲3首相的正义

第一章

背叛的收获真大。身材浑圆、脸颊红润的亚洛，懒洋洋地喝下了第三杯白酒，一边庆幸着自己的选择。当初在帕札尔手下当书记官时，工作量大，赚的钱却少得可怜。而自从他投效了帕札尔的头号敌人美锋之后，生活便大大改善了。每次只要透露一点有关帕札尔的习性，他就会获得一笔报酬。除此之外，他还希望借由美锋的支持以及美锋手下所做的伪证，得以与妻子离婚并获得女儿的监护权。

亚洛是因为头痛，天还没亮就醒了过来，此时夜色还笼罩着孟斐斯，这个位于三角洲与尼罗河谷交界处，整个埃及的经济重镇。原本应该静悄悄的巷道，却传来了窸窸窣窣的声音。

亚洛放下了酒杯。背叛帕札尔之后，他酒喝得越来越凶、倒也不是感到愧疚，而是直到此时才买得起好酒，而越喝酒瘾也就越大了。

听到声响后，他推开木窗板，朝外头瞄了一眼。

一个人也没有。

他嘟哝了一声，但随即想到了这即将展开的美好的一天。多亏美锋帮忙，他终于能搬到市中心附近的高级住宅区了。从今晚开始，他将拥有一栋五房的屋子，屋外还有一个小花园；而明天他也将成为税务局的审查员，正式听命于美锋。

美中不足的是：尽管美锋获得了不少有用的资讯，却还是整不垮帕札尔，他背后就像有神明护佑似的。不过，他的好运总有结束的一天。

屋外，有人在冷笑。

亚洛有点不安，他把耳朵贴在面街的大门上倾听着。突然间，他明白了：又是那群小鬼拿着赭石在屋墙上徐鸦。

他一气之下，马上打开了门。

映入眼帘的却是一只例着嘴的鬣狗，口水垂在嘴角，双眼充满血丝地立在那里。

鬣狗长啸了一声，犹如阴间使者的笑声，跟着便朝亚洛的颈子扑了上去。

通常鬣狗只会待在沙漠中，以腐尸为食，很少接近人烟密集的地区。然而，突然间却有十来只鬣狗一反常态，侵入孟斐斯近郊，并杀害了深受邻居厌恶的酒鬼亚洛。事发后，居民们拿着棍棒赶跑了这群不速之客，但每个人心里莫不以为这是王权即将衰败的恶兆。在孟斐斯港口、兵工厂内、码头上、军营里，在无花果树区、鳄鱼墙区、医学院区、市场上、手工艺坊中，到处都流传着：

“鬣狗之年到了！”

国势会衰退，涨水量会不足，土地会贫瘠，果树会枯死，蔬果、

衣服与香脂也会大量缺乏；贝都英人将进攻三角洲地区，法老的宝座也将岌岌可危。在鬣狗之年，一切和谐都将出现裂缝，邪恶的势力很快便会趁虚而入。

民间都谣传着拉美西斯大帝已经无力阻挡灾厄。虽然九个月后的再生仪式将重新赋予君王力量，使他克服逆境，但九个月不会太长了点吗？至于新任的首相帕札尔，既年轻又缺乏经验，却在鬣狗之年就任，前途恐怕也不乐观。

假如法老再无能力保护子民，他们将双双坠入险恶的黑暗深渊，谁也不能幸免。

在这一月底的冬令时节，矗立着左塞王金字塔与其巨大天梯的萨卡拉，扫过了一阵冷例寒风。布拉尼墓穴中的礼拜堂中静坐着两个人，在厚重的遮蔽下，很难辨识得出原来是帕札尔和奈菲莉，他们俩正默念着刻在一方美丽的石灰岩上的一段文字：留在人间并行经此墓的人啊，爱好生命且痛恨死亡的人啊，请颂念我的名使我重生，请为我念出奉献的语句吧。

布拉尼是帕札尔和奈菲莉的心灵导师，却遭人谋杀身亡。是谁那么残忍将贝壳针刺入他的颈项，使他无法成为卡纳克神庙的大祭司，甚至还嫁祸给帕札尔呢？虽然调查工作少有进展，但这对夫妻仍发誓不计任何代价都要找出真凶。

礼拜堂旁忽然出现了一个瘦巴巴的人，他的两道眉毛又浓又黑，在鼻子上方连成一线，嘴唇很薄，手指极长，双脚则骨瘦如柴。此人正是木乃伊工匠袭伊，他大半辈子都在为人处理尸体，使其转变成奥塞利斯。

“你想看你坟墓的地点吗？”他问帕札尔。
“带我去吧。”
首相帕札尔身形瘦长，发色棕褐，前额又高又宽，绿色的眼珠略带浅褐。他受拉美西斯大帝之托，肩负了拯救埃及的重任。“帕札尔”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能预见未来的先知”。他原是乡下的小法官，后来调任孟斐斯。由于他不肯妥协的个性，使得一件惨案曝了光，最后法老更亲自为他解开了该案之谜。
有几名阴谋分子为了从吉萨的斯芬克斯两爪间的入口进入全国的能量与精神中心大金字塔内部，于是杀了看守雕像的荣誉警卫，并且盗走了齐阿普斯金棺内的宝物，以及象征着法老权力的众神遗嘱的话。假如在预定于明年元旦，也就是七月二十日所举行的再生仪式当天，法老无法向祭司、朝臣与人民出示该遗嘱，他将不得不让位，由黑暗的势力接掌埃及。
拉美西斯之所以信任帕札尔，乃是由于他即使前途与性命受到威胁，却依然坚持不妥协。而帕札尔被任命为首相后，不仅身兼最高法官、掌玺官、情报总长、法老的工程总长等职，最重要的还要竭尽全力拯救埃及脱离魔掌。
此时，走在墓园的小径上，他看着身旁日益美丽的妻子奈菲莉：她的双眼蓝如夏日晴空，头发近乎金黄，脸庞的线条清晰柔和，简直就是幸福与喜悦的化身。若没有她，他早就向命运屈服了。
经过一连串艰辛考验之后而成为宫廷御医长的奈菲莉，一向热衷于医道。她从精通医术与感应能力的恩师布拉尼那儿学到了辨识病痛与病因的能力。她颈子上所戴的绿松石，也是老师送给她的

避邪之物。
其实帕札尔和奈菲莉对高官厚禄都没什么兴趣，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退隐底比斯地区的小村落，每天享受上埃及阳光底下的悠闲生活。然而众神却另有安排：因为他们是惟一知道法老秘密的人，自然要奋战到底了。
“就是这里。石匠们明天就会开工。”袭伊指着一处空地说，地点距某位前任首相的墓地不远。
帕札尔点点头。以他目前的身份地位，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挖凿自己的墓穴，做为夫妻俩死后的栖身之所。
看着袭伊拖着疲惫的脚步缓缓离开后，帕札尔带点沉重地说：“我们也许永远也不会被埋在这里。法老的敌人已经明白表示要捐弃传统，他们想毁灭的是整个国家，而不是一个人。”
他二人一起走向阶梯金字塔的露天大内庭。再生仪式之际，法老将必须在这里向众人挥舞那份早已失踪的众神遗嘱。
帕札尔依然认为老师的死和整宗阴谋有关，因此找出凶手将有助于追踪窃贼，甚至可能连带化解所有的危机。可惜他的挚友苏提因为婚姻外遇问题被判充军一年而无法帮他。虽然他有心救苏提脱困，但他身为法官绝不能有所偏袒，否则便会遭到撤职。
萨卡拉的广大内庭展现了金字塔时期无与伦比的伟大气象。无数的法老曾在此展开心灵探险之旅，南北埃及也在此融合，组成了一个灿烂强盛的王国，并持续至今。帕札尔轻轻楼着奈菲莉，两人都为高耸于眼前的宏伟建筑感到目眩神迷。
突然身后响起了一阵脚步声。

他二人闻声转过身去，只见来人中等身材，脸很圆，骨架很粗，满头黑发，手脚臃肿，快步走来显得十分紧张。夫妻俩不敢置信地交换了一个眼神。

的确是他，他们的死敌，阴谋的主使者：美锋。

因为擅于精打细算，工作又认真，美锋由原来一名小小的造纸商，蹿升为谷仓总管，最后甚至晋升为白色双院院长，掌握全国的经济大权。这一路走来，他一直假意亲近帕札尔，以便控制其行动。但是当帕札尔意外地当上了首相，美锋也就扯下了友善的面具。帕札尔永远忘不了他冷笑着威胁的模样，“什么神明、神庙、永恒的住所、宗教仪式……全都是落伍、可笑的玩意儿。你根本不知道我们已经进入了新的世界。你的世界很快就要毁灭，因为支撑的梁柱已经被我侵蚀了！”

帕札尔暂时并不打算逮捕美锋，他必须先破坏美锋所设下的陷阱，瓦解他的阴谋网路，找出众神遗嘱。美锋真的已经腐蚀了国家栋梁吗？或只是吹嘘而已？ “ 我们之间实在有点误会。”美锋虚情假意地说，“当初我言语上冒犯了你，真是对不起。亲爱的帕札尔，请原谅我的冲动，我对你其实是非常尊敬而仰慕的。

我考虑了一下，发现我们其实有基本上的共识，埃及的确需要一位好首相，而你就是最适当的人选。“ ”你这番谄媚有何用意？“ “既然合作能避免许多不快，那么何必互相残杀呢？拉美西斯的统治是非结束不可了。你我就一起迈向新的里程吧。”

冬日的蓝天下，萨卡拉大内庭上空，有一只猎鹰盘旋着。

“你的道歉只不过是虚伪做作，”奈菲莉插嘴道，“你不用寄望我

们会和你合作。”
美锋眼中燃烧着怒火。“帕札尔，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了，你不投降就是自取灭亡。”
“你马上离开这里，你这种阴险小人不配到此光明圣地来。”
在盛怒之下，美锋转身就走了，而帕札尔和奈菲莉则手牵着手望着猎鹰往南飞去。
第二章
埃及所有的显要都聚集在首相的法庭上。
这是一间白墙围绕、内部宽敞的柱子大厅，最里边的高台是帕札尔的座位，而阶梯上四十根覆着皮革的棍子，则是执法的表征。十来名戴着假发、穿着短缠腰布的书记官，以右手搭着左肩的姿势护卫着这些宝贵物事。
皇太后图雅坐在第一排镀金木椅上。六十岁的太后，身材瘦削，神情高傲，眼光锐利，穿着一件滚了金边的亚麻连身长裙，并戴着一顶由人发编成无数小辫子、辫长及腰的假发。她身旁坐的是为她医好眼疾的奈菲莉。
奈菲莉穿戴的也都是符合御医长身份的行头：亚麻长装外披着一件豹皮、编了辫子的假发、颈间一条光玉髓项链、手腕与脚跟则有天青石链。她右手上拿着官印，左手托着文具盒。
这两个女人一直互相敬重，太后更曾经为奈菲莉打败敌人，使她得以登上医学界的龙头宝座。
奈菲莉后面是警察总长，也是帕札尔忠心不二的伙伴凯姆。他曾经因为遭诬赖犯了偷窃罪而受劓刑，如今戴着一个木制的假鼻。

到孟斐斯担任警察之后，他和这个缺乏经验的年轻法官帕札尔结为好友，矛盾的是帕札尔热爱司法正义，而他却早已不信这一套了。

无论如何，在经过了许多波折后，他还是应帕札尔之邀负起了统帅警力维护秩序的责任。此时，他紧紧握着警察总长的象牙权杖，杖上还接着刻有眼睛与狮首的护身符，心中不无骄傲。他身边牵着名为“杀手”的狒狒警察，这只力大无穷的大猩猩由于立下不少功劳，才刚刚获得升迁。它的主要任务就是保护最近屡屡受到袭击的帕札尔。

前首相巴吉坐得离狒狒有段距离，依然是佝偻着背。他高大、严肃、脸长鼻尖、脸色苍白，由于性格刚毅而受人敬畏，如今已经退休安享晚年，不过依然充当着继任首相的顾问。

一根柱子后面，美锋的妻子西莉克斯正微笑着招呼周围的人。稚气未脱的她总是为体重而烦恼，因此做了几次美容手术希望能挽住丈夫的心。由于嗜吃甜食，使得她经常偏头疼，但自从丈夫向首相宣战以后，她便不敢再去找奈菲莉了。

为此，她偷偷地在太阳穴徐上以刺柏、松汁与月桂浆果调成的香脂，不过表面上则光鲜依旧：胸前一串蓝色的陶瓷项链，手腕上的精致手链则是由红布制成莲花花冠形状，并由金色细线串连而成。

至于美锋，虽然找的都是孟裴斯的顶尖裁缝，但每回穿的却不是紧绷的上衣就是松垮的缠腰布。尤其在此紧张万分的时刻，他更顾不得什么优雅从容了，只是忧心地等着首相到来。没有人知道

帕札尔如此郑重其事究竟所为何来。

首相出现时，大家都安静了下来。只见他全身裹着厚厚的、硬挺的长袍，只有双肩裸露在外；上了浆的衣服似乎为了更加突显首相职务的艰难。除了简单隆重的穿着之外，帕札尔头上戴的也是一顶中规中矩的短假发。

他将玛特女神（玛特是正义女神，也就是“正直的人”、“指引正确方向的人”。

玛特通常以端坐并手持鸵鸟羽毛的女子形象为表征，它也是历史远比人类更长久的宇宙法则的化身）的小雕像挂到细金链上，便正式开庭了。

“让我们明辨是非，济弱扶倾。”

帕札尔以每一位法官都必须恪守的至理名言做为开场白。

通常会有四十名书记官分站两列，警察便带领被告、原告、证人穿过其间的中央通道，走进法庭。今天，首相却只是坐在矮背椅上，盯着面前的四十根刑棍看了好久，最后才说：“埃及正面临前所未见的危机，黑暗的势力正试图吞噬我们的国家，因此我必须伸张正义，惩罚那些已经确认的罪人。”

西莉克斯紧张地抓着丈夫的手臂，首相真的敢和权大势大的美锋正面冲突吗？更何况他手中毫无证据。只听得帕札尔继续又说：“吉萨的斯芬克斯有五名荣誉卫兵遭到谋杀，这是牙医喀达希、化学家谢奇和运输商戴尼斯所共同参与的一项阴谋。由于他们的种种恶行已经罪证确凿，理应判处死刑。”

听到这里，一名书记官举手道：“但是……他们已经死了。”

“不错，但他们并未被判刑。他们个人的命运影响不了司法的判决，死亡并不能免除罪犯的死刑。”

众人虽感讶异，却不得不承认首相的说辞确实有法可循。接下来宣读起诉状，一一道出他们三人的罪行，但美锋的姓名则始终未提。

宣读完毕，没有人提出异议，也没有人为被告辩驳。首相于是宣判：“ 三名被告将遭冥世的蛇火吞噬。尸体不得埋于墓园中，不得享受祭祀与奠酒，并将遭受狱府门官的刀刑。他们将再一次死于饥渴。”

西莉克斯不由得全身发抖，美锋则不为所动。

凯姆心中对司法的怀疑稍稍动摇了，而狒狒却睁大了眼睛，仿佛对这次被告死后的追判十分满意。

至于奈菲莉则像是深深感受到那一字一句的震撼力而心神激荡。

“所有的法老,所有的元首若是大赦罪犯,都将失去王位与权势。”首相最后以一句古老的格言总结。

第三章

帕札尔出现在宫门前时，日出已经将近一小时了。见到首相，法老的侍卫均纷纷行礼致敬。

他走进一道长廊，两边墙上绘着莲花、纸莎草与虞美人等等精致壁画，接着穿过一个有鱼池装点的柱子厅，最后才到达法老的办公室。法老的私人秘书一见到他便招呼道：“法老在等你呢。”

首相每天早上都要向国王做报告。报告的地点十分清新宜人：一间宽敞明亮的厅室，从窗户可望见尼罗河与花园，地板瓷砖有着

蓝色莲花图样，镀金的小圆桌上摆着一束束的花。在另外一张小桌上，则放着摊开的纸张与书写用具。

国王正面对着东方沉思。他中等身材，十分健壮，发色几近赤红，宽宽的额头下一副鹰勾鼻，十足威严的模样。兴建卡纳克与阿拜多斯神庙的明君塞提一世，很早便将王位传给拉美西斯，而拉美西斯也因为与赫梯人缔结和平盟约，使人民享受着安和乐利的生活，诸国无不称羡。

“帕礼尔，你总算来了！开庭结果如何？”

“死去的罪犯都被宣判了。”

“美锋呢？”

“很紧张，内心多少受到震撼，不过表现得狠坚强。我很想照例说：”一切都在掌控中，没有问题。‘但我不能说谎。“拉美西斯似乎有点不安。他穿着一件样式简单的白色缠腰布，全身的饰品只有手腕上的金镯与天青石手锡，镯子前半部装饰着两个野鸭头。

“结论是什么，帕札尔？”

“关于我的恩师布拉尼的谋杀案，毫无明确的证据，但凯姆应该可以帮我找出一些线索。”

“西莉克斯夫人呢？”

“她是头号嫌疑犯。”

“别忘了阴谋分子中有一名女子。”

“我没有忘记，陛下。已经死了三人，其余同谋的身份还有待确认。”

“很明显就是美锋与西莉克斯了。”

“很可能，但没有证据。”
“美锋不是自己承认了吗？”
“是的，不过他有很强的后盾。”
“你有什么发现吗？”
“我与各行政单位的负责人日以继夜地努力，我看了几十名职员的书面报告，也听了高层书记官、部会首长与小职员的口头报告。结果却比我想象的还要不乐观。”
“你说说看。”
“美锋收买了不少人。威胁、利诱、蒙骗……无所不用其极。他和其他同伙计划得很明确:控制国家经济,挑战并摧毁传统价值。”
“用什么方法呢？”
“我还不知道。现在逮捕美锋将会犯下策略上的错误，因为我还没有把握能让这个魔头无路可退、无计可施。”
“七月新年的第一天，也就是索提斯星出现在巨蟹宫，预示尼罗河泛滥期即将开始之际，联若无法向人民展示众神遗嘱，便将被迫让位给美锋。只剩下短短几个月，你能来得及毁灭他的势力吗？”
“这也只有神明知道了。”
“帕札尔，神明创立君主政权，正是要国王兴建庙宇宣扬其名，要使人民幸福安乐，不怀忌妒。神给了我们一样最珍贵的宝藏，那就是我所拥有并有责任予以发扬的：光明。人生来并不平等，因此法老便成了弱势人民的支柱。只要埃及不断兴建庙宇，储藏足够的光明能量，那么国土必定丰沃，国运必定昌隆，婴孩能在

母亲怀中安枕，寡妇有了保障，运河得到完善的维护，正义也得以伸张。我们的生命其实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要维续这份和谐。"

“我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了。"

拉美西斯双手搭着帕札尔的肩膀，微笑道：“尽管首相的工作繁重，但联相信并没有选错人。现在朕只有你一个朋友了。

记得某位先王曾这么写道:“不要相信任何人，你绝不会有任何真正亲密的人。通常，背叛你的就是你为他付出最多的人，偷袭你的就是因你致富的穷人，而制造混乱的则是受你拉拔过的人。千万提防你的亲信与手下。你只能靠自己。灾难临头之日，谁也不会伸出援手。‘（节录自”梅利卡雷教诲集“）"

“该文不是也写了：能受拥戴的君主便能持续发扬自己与埃及的伟大光芒？ "

“你倒是熟知先贤的训示！朕并未使你致富啊，联只是将一副一般人不愿接受的重担加诸于你。你要记住：美锋可是比沙漠毒蛇还要危险的。他竟能够使联的亲信全无警戒、毫不怀疑，并像蛀虫一样侵蚀整个体系。他甚至能假意与你亲近以便知己知彼。今后，他对你的怨恨将日甚一日，也将使你永无宁日。他将会躲在暗处，利用那些背叛变节的人为武器，出其不意地攻击。你还愿意迎战吗？ "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万一失败了，你和奈菲莉都将遭到美锋的毒手。"

“现在就投降未免太懦弱了，我们一定会坚持到最后。"

拉美西斯大帝坐在一张镀金的木椅上，面向着旭日，缓缓问道：

“那么你有什么计划？”

“等。”

这个回答显然令国王十分震惊。“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这样美锋会以为我已经一筹莫展，他才可能逐步脱去其他伪装，我也才能做适当的反击。为了让他相信我走错方向，我决定先把精力集中在次要的问题上。”

“很冒险的策略。”国王犹豫地说。

“我如果有了助手，风险就会小得多了。”

“你说的是谁？”

“我的朋友苏提。”

“他可以信任吗？”

“他因为外遇而被判到努比亚充军一年。这是依法判决的。”

“那么朕也无能为力了。”

“他若是逃走的话，是否能让我们的士兵专心守护边界，而不必追捕逃犯？”

“换句话说，你要联下令边关将士坚守城墙，以防努比亚族人来犯。”

“陛下，人心难测啊，尤其是那些风抄游人。以陛下的英明，想必已直觉即将发生叛变了。”

“可是到时候若没有叛变……”

“那是努比亚人见到我军严密防守而胆怯退缩了。”

“你就替朕下调吧，帕札尔首相，但绝不可主动协助你的朋友逃脱。”

“他只有听天由命了。”

第四章

利比亚的金发女子豹子在田中找到一处牧羊人的小屋，做为藏身之处。这个男人已经跟了她两个小时了。此人身材高大，挺着一个圆滚滚的肚子，全身脏兮兮的。

他大半辈子都在泥土中打滚，以摘纸莎草维生。他暗中窥伺着豹子裸浴的情景、并慢慢地爬了过去。

豹子先前能成功地逃离，都多亏了她随时提高警觉，然而抵御夜寒所不可或缺的披肩，却仍中途遗失了。当初苏提为了协助帕札尔调查，娶了塔佩妮，而豹子却又明目张胆地与他同居，才会在受审之后被逐出埃及，但她并不向命运屈服。她下定决心绝不丢下爱人不管，她要到努比亚去救他出狱，然后两人重新过日子。她少不了苏提的精力与火热的爱抚，更无法容忍他投向另一个女人的怀抱。

漫漫长路也吓阻不了豹子。她利用自己的美色让各货船船主答应让她搭便船，就这样一站过了一站，最后终于到达爱利芬丁与第一道瀑布。至此，成群的岩石阻断了航程，石堆的另一侧则有一弯细水流向农田，豹子这才跳人水中，让自己经解一下。

她并不打算甩掉跟踪她的人，因为他对此地了若指掌，无论她躲到哪里，他都很快就会发现。她也不担心会遭到强暴，遇到苏提之前，她可也是一名盗匪，曾经和埃及士兵有无数次的遭遇战呢。更何况野性难驯的她，也爱极了狂烈而醉人的性爱。只可惜这个摘草工人实在太讨人厌，而她所剩的时间也不多了。

当工人悄悄潜入小屋时，豹子正赤着身子躺在地上沉睡着。见到她披散在肩膀的金黄发丝，丰满的乳房与隐藏在浓密的金色阴毛中的性器，他再也按撩不住，冲了过去，不料却一脚踩进了平放在地面的活结里，重重地摔了一跤。豹子身手矫健地翻身坐到工人背上，紧掐他的脖子。一等他昏死过去，她立刻脱去他的外衣以便夜里有衣物御寒，然后便朝着大南部继续前进。

努比亚中心查鲁堡垒的指挥官，一手推开了厨子刚刚端上来的那碗稀稀的汤水并骂道：“没用的家伙，关禁闭一个月。”

随后喝了一杯棕搁酒，怒气才稍稍平息。离埃及这么远，实在很难吃到什么像样的食物，不过这样的职务却又有助于升官，并能获得丰厚的退休金。在这片耕作困难、尼罗河偶尔泛滥的贫瘤荒漠里，他负责管理一些被判充军一至三年的罪犯。

通常他对他们还算宽厚，只编派一些不耗费精力的简单工作，而这些可怜的家伙大多也不是什么十恶不赦的罪人，刚好可以趁着苦役期间反省反省。

可是苏提的情况却大不相同。他倔强，不服从命令，因此指挥官便将他调到最前线，负责监督努比亚人的一举一动，若有叛变情势立即回报。如此一来，让他成为诱敌的钓饵，也算是给他—个下马威。当然了，假使敌军果真来袭，指挥官还是会马上出兵相救的，因为他可不希望罪犯有什么损伤而使自己的优良纪录留下污点。

忽然，副官拿来了一份孟斐斯送来的文件，说道：“特别件。”

“首相的封印!”指挥官吃惊之余，截断了线，撕开了封印，而副

官则静待长官指示。

“努比亚方面似乎有所动作，上级要求我们提高警觉，加强防卫。”

“也就是说要紧闭所有城门，不许任何人离开喽？”

“立刻下达命令。”

“那犯人苏提呢？”

指挥官迟疑了一下，反问道：“你说呢？”

“士兵都很讨厌这家伙，他只会惹麻烦。就把他留在那里，也许对我们会有帮助。”

“要是出了什么事……”

“报告上就说是不幸的意外事件。”

苏提的外型俊美，长长的脸，眼神直爽，还留着一头乌黑的长发，一举手一投足无不流露出强健、迷人而优雅的气质。自从逃出了孟裴斯的书记官学校后，他便过着梦寐以求的冒险生活，结识了不少美丽女子，更因为识破了一名将军叛国的事实，并协助拜把兄弟帕札尔经办无数案件而成了英雄。他虽然年纪轻轻，却已有多次出生人死的经验，曾经有一次在亚洲与一头黑熊恶战，身受重伤，若非奈菲莉精湛的医术，他早已撒手人寰了（见《谋杀金字塔》）。

此时坐在尼罗河中央一块岩石上，身上锁着练子的他，只能遥望着神秘、令人难以捉摸的南方，以防勇猛的努比亚战士随时出现。由于四周空气清晰透彻，堡垒的卫兵很容易就能听到他示警的叫声。

不过苏提是不会出声的，他才不想让指挥官和他的爪牙称心如意。

虽然他一点也不想死，但他也不打算自取其辱。他想起了当初叛国贼亚舍将军正打算带着黄金潜逃时，却因为他的出现而前功尽弃，那真是个美妙的时刻。

后来，他和豹子把那一大笔黄金藏了起来，准备好好地过下半辈子。没想到如今他被锁在这里，而豹子也遭到永远驱离的命运。现在回到家乡的她，想必早已投入其他男人怀中，把他忘得一干二净了。

至于帕札尔，首相的身份更让他绑手绑脚的，只要他一出面作出不当的干涉，就会遭受惩罚，更遑论下令释放了。苏提之所以沦落至此，也是为了进行调查，才娶了美丽热情的塔佩妮！他原以为轻而易举就能解除婚约，谁知这名织造厂主人竟如此难缠，告他通奸，不仅害他要充军一年，等他回到埃及，还得为她工作以负担赡养费呢。

苏提气愤地捶打岩石，拉扯绳链。每一次他都希望链子会忽然断裂，然而这座没有墙壁栅栏的监狱却比铜墙铁壁还要牢固。

一想到女人，想到他的幸与不幸……不，他还是不后悔！也许带着努比亚战士进犯的是一个乳峰坚挺浑圆的女子，也许她会对他一见钟情，也许她会放了他……

无论如何，在经历了这么多冒险、战斗与胜利之后，却这样死去，太不值得了。

中天的太阳开始往天边下降。已经好久没有士兵帮他带来吃喝了。他趴在石头上，用双手捧起河水解渴。幸好他手脚灵活，抓到了一条鱼，总算不至于饿死。只不过，他们为什么改变态度了呢？ 隔

天，他不得不接受他们已经放弃他的事实。士兵们都躲在堡垒中，该不会是努比亚人即将来袭吧？因为偶尔在饮酒狂欢之后，久未作战的战士会突发奇想，侵犯埃及并展开大屠杀。

天啊，他就在敌人来犯的路线上！

他一定要在敌人到达前弄断链子，逃离此地，可是他手边连块坚硬的石头也没有。此时的他脑中一片茫然，怒火攻心，不禁大声嚎叫了起来。

当傍晚的夕阳染红了尼罗河水时，眼尖的苏提突然发现河岸的灌木丛中似乎有点异样。

有人正在窥伺着他。

第五章

美锋在左脚的红斑与四周的水泡上抹了一种以金合欢花和蛋白调成的药膏，并且喝了几滴芦荟汁，不过对其疗效却不抱太大希望。这位主掌双院的重要人物根本没有时间进行治疗，自然也不愿承认自己的肾脏与肝脏都坏了。

有用之不竭的精力，有十足的自信，有多得让听者筋疲力尽的话，他简直就像一股来势汹汹的洪流。再过几个月，就能达成他们的最后目标，获得最高权力了，一点病痛又怎么阻挡得了他胜利的步伐。不错，是死了三个伙伴，但还有其他人呀！

中途失败的人都是能力不够，甚至是愚蠢的，这样的人不是迟早都要除掉的吗？看看他自己，打从计划开始实行至今，他就从未犯过错。每个人都以为他是法老忠心的下属，以为他的努力都是为了拉美西斯所统治的埃及，以为他工作的心力可媲美昔日为了

神庙而自我奉献的大圣贤。

他对书记官亚洛的死也丝毫不感到难过，因为亚洛也差不多没有利用价值了。

那群鬣狗倒是为他卸下了一大负担。

美锋想起自己竟能在众人不知不觉中编织这么一张牢固的网，不由得面露微笑。

即使精明如帕札尔，现在想要反击也太迟他将金合欢药捣烂之后，加入牛油，涂抹在粗肥的脚趾上，有止疼与消除疲劳的作用。这些天来，美锋不断地穿梭于各省的省府与大城之间，联络并安抚同党，让他们相信革命很快就要爆发，而他也会让他们获得梦想不到的财富与权势。他以三寸不烂之舌针对人性贪婪的弱点下手，绝不会有人不动心的。

美锋嘴里嚼着两片使口气清新的糖绽，是以乳香、芳香的油莎草、笃薅香脂与排尼基芦苇混合蜂蜜而成的，味道十分甘甜。他心满意足地看着自己在孟斐斯的豪华住宅。宽敞的房子座落于花园中央，四周并有高墙围起；石门的过梁上装饰着棕榈叶；屋前整齐地排列着又高又细的柱子，形状正像他赖以起家的纸莎草；门厅与几间会客室的富丽堂皇，更使得访客膛目结舌。此外还有装设了几十个衣柜的衣帽间、石材制成的厕所、十间房间、两个厨房、一间面包店、一口井、几座谷仓、几个马厩，至于大庭园里的水池四周，则种满了棕榈、无花果、枣树、酪梨、石榴与圣柳。

这样的华宅只有有钱人才住得起。他真为自己的成功感到骄傲。他原来只不过是个小小的职员，一个暴发户，受尽高官显贵的蔑

视，而如今他们却不得不对他俯首称臣。惟有物质上的财富，才能造就永久的幸福与至高无上的功勋。神庙、神抵、宗教仪式全都是虚幻缥缈的空谈。因此美锋与其同谋才会决定使埃及脱离过去，走上以经济为主要依归的康庄大道。在这方面，没有人强得过他，拉美西斯和帕札尔除了挨打认输之外，毫无还击的能力。
美锋从木板洞中拿出了一只以河泥封口的酒缸，由于酒缸外表徐上了黏土，因此更能保存啤酒的新鲜风味。拔去干泥塞后，他将一根连接了滤网的导管插入容器中，滤掉杂质以后，便是有助消化的清凉饮料了。
此时他忽然很想见见妻子。那个原本笨拙、甚至于丑陋的乡下姑娘，在他的努力之下，不也改头换面成了孟斐斯的贵妇？她所佩带的珠宝，更是招致了不少羡慕与忌妒的眼光。不错，那些美容手术的确花了他不少钱，不过看到西莉克斯容貌的转变，身上的赘肉也不见了，他依然十分满意。尽管妻子的情绪变幻无常，甚至偶尔还会歇斯底里到需要解梦师的分析与安抚，然而她毕竟稚气未脱，对他还是言听计从的。从今以后所有的宴会与官方聚会，他都会带着这支美丽的花瓶出席，她只须打扮得艳光照人，会上一句话也不能说。
她用胡芦巴油和雪花石膏粉按摩身子后，又在脸上涂抹一种含有蜂蜜、红色天然含水苏打与北方盐的面霜。嘴唇上，擦了红色的赭石颜料，眼睛四周则扑上了绿色眼影。美锋不由得赞叹道："亲爱的，你好美。"
"把我最美的假发拿给我，好吗？"

美锋于是扭转贝壳钮，打开了用黎巴嫩雪松制成的古箱，从里面拿出一顶以人发编造的假发，而西莉克斯则推开化妆箱的滑动箱盖，取出了一条珍珠手链和一柄金合欢木梳。

“你今天早上觉得怎么样？”美锋一边帮她调整假发，一边问道。

“我的肠胃还是不太舒服。我还继续在喝角豆果荚啤酒加油和蜂蜜的药水。”

“如果情况恶化，就去看医生。”

“奈菲莉会医好我的。”

“不要再说奈菲莉了！”

“她是个很好的医生。”

“她和帕札尔一样都是我们的敌人，他们都不会有善终。”

“你不能放过她吗？就算是为了我嘛。”

“再说吧。你猜我带了什么给你。”

“是个惊喜！”

“是专供你柔细肌肤使用的刺柏油。”

她高兴得抱住丈夫的脖子亲个不停，然后问道：“你今天要留在家里吗？ ”

“可惜不行。”

“你要是能跟儿子女儿说说话，他们会很高兴的。”

“要他们听家庭教师的话，这才是最重要的。他们很快就会成为朝廷的重要支柱了。”

“你难道不怕…… ”

“不怕，西莉克斯，我什么都不怕，因为谁也动不了我，谁也不

知道我最厉害的武器是什么。”

一个仆人走进来，打断了他们的谈话。“主人，有人找你。”

“谁？”

“孟莫西。”

前警察总长，如今已由凯姆取代其位的孟莫西；曾经为了除掉帕札尔而以谋杀罪诬陷他，并将他送往苦役牢营的孟莫西。

虽然他并未参与阴谋，却帮了这些野心家不小的忙。美锋原以为他将永远被困在黎巴嫩的比布罗，当个造船工人，没想到竟会在此出现。他吩咐下人道：“请他到花园旁的莲花厅，奉上啤酒，我马上就来。”

西莉克斯则有点担心地问：“他想要做什么？我不喜欢他。”

“放心吧。”

“明天，你还是要出远门？”

“非去不可。”

“那我怎么办？”

“继续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没有我允许，不许和任何人说话。”

“我还想再跟你生个孩子。”

“你会的。”

五十来岁的孟莫西，头顶又秃又红，鼻子很尖，一生起气来，浓浓的鼻音就会变得尖锐异常。身材肥胖的他性格十分狡猾，前些年虽曾官运亨通红极一时，但却全是踩着别人一路上来的。他用心良苦，丝毫不敢大意，不料竟落得如此凄惨的下场。帕札尔不仅瓦解了他的人际网络，还披露了他的无能。如今这个头号敌人

坐上了首相的位子，孟莫西重拾往日光彩的机会就更加渺茫了。现在他只剩下美锋这最后一线希望。

“你不是被剥夺了埃及的居留权吗？”

“我的确是非法入境。”

“为什么要冒这样的危险？”

“我是来帮你的。”

美锋有些不解，孟莫西便提醒道：“当初帕札尔被捕的时候，他一再否认杀害布拉尼。我从来都不以为他有罪，而且我还发现我被人利用了，不过这样的情势却对我有利。事发之前有人向我告密，所以我才能在当场适时地逮捕帕札尔。我后来回想了一下，这个告密的人如果不是你或你的同谋，还会有谁？喀达希、戴尼斯和谢奇都死了，你却没事。”

“你怎么知道他们和我是一伙儿的？”

“有些人漏了口风，还说你就是国家未来的主人。我跟你一样怨恨帕札尔，而且我也许还握有几样不太有利的证据呢。”

“什么证据？”

“帕札尔一口咬定说他是收到了写有‘布拉尼有危险。快来’的字条才赶到老师家的。假设我并没有毁掉这份证物，而又有人认出了字条上的笔迹怎么办？再假设我还保留着凶器，而这根贝壳针也刚好是你亲爱的人所有，又该怎么办？”

美锋想了一想，“你想怎么样？”

“替我在城里租一间房子，让我能对付帕札尔，你将来成立自己的政府之后，替我安插个位置。”

“就这样？”

“我相信你就是我的未来。”

“你的要求倒还算合情合理。”

孟莫西向美锋深深一鞠躬。现在他只须专心报仇就行了。

第六章

孟斐斯中央医院紧急征调奈菲莉进行一项困难的手术，帕札尔只得亲自喂食绿猴小淘气了。虽然这只小畜生老是找仆人的麻烦，又常到厨房偷东西吃，但帕札尔却对它极为宽容，因为当初第一次遇见奈菲莉时。要不是小淘气把水溅到他的爱犬 勇士身上，他又怎么鼓得起勇气与奈菲莉攀谈呢？勇士将右前爪攀在帕札尔的手腕上。这只高大、长尾、毛色土黄的狗，一只耳朵平常总是低垂着，但一到用餐时便会竖得笔直。它的颈子上还挂了一个白与粉红相间的皮制项圈，写着“勇士，帕札尔的伙伴。”小淘气嗑着棕搁子儿的时候，勇士则尽情享用着蔬菜泥。幸好，如今它们俩已经达成了协议：一天之内，勇士愿意让小淘气拉个十几次的尾巴，不过一旦它睡上了帕札尔的那张旧草席，小淘气就不能再吵它。说到这张草席，这可是帕札尔初抵孟斐斯时惟一宝贵的物品，草席既可以当床、桌子，又能铺在地上，甚至可以里尸，相当实用。帕札尔曾经发誓，无论如何都会保留着席子。如今既然勇士宁愿选择它而放弃舒适的软垫，想必也会好好地保护它才是。

在柔和的冬阳下苏醒的几十株树木与花圃里的花，点缀得首相官邸仿佛正直人士死后所居住的天堂。帕札尔朝小径定了几步，露湿的地面散发出一阵阵香气，直渗人心脾。忽然，手肘有点湿湿

热热的感觉，原来是他忠心的驴子北风正在跟他打招呼呢。这头驴子不但眼神温和、聪明绝顶，而且方向感之好连帕札尔都自叹弗如。
自从帕札尔供它吃住之后，它再也无须背负重物作苦工了。
驴子忽地抬起头来。大门那边似乎出现了不速之客，它立刻快步跑去，帕札尔也跟在后面。
是警察总长和狒狒警察来丁。凯姆一向不喜著华，无论冷热天都是那么一件短短的缠腰布，跟一般平民并无两样。他腰间插着一个木制刀鞘，鞘中的巴首是帕札尔送他的礼物：铜制的刀刃，刀柄则由琉璃混合金银而成，并镶嵌着一些天青石与天河石材质的玫瑰花饰。不过，凯姆却偏爱他出席正式场合所须佩带的象牙权杖。
他还是跟以前一样受不了办公室的束缚，因此仍继续出外执行勤务。
狒狒此时显得很平静，其实它一发起怒来，就连猛狮也抵挡不住。曾经只有一头体型、力道都不相上下的猩猩胆敢与它决一死战。那是一名神秘刺客为了想除掉狒狒警察以便有机会攻击帕札尔而使出的杀手锏。狒狒警察最后虽然打败了对手，却也身负重伤，多亏奈菲莉的照顾，它才能在短期内复原，这使得狒狒心里万分感激。
“目前毫无危险。最近并没有人监视你。”凯姆说。
“我真是欠你一条命。”
“我也欠你啊，首相。我们的命运是相连的，所以无须再浪费唾

沫说道谢的话了。猎物已回笼，我确认过了。”

北风仿佛猜到了主人的心思，立刻朝正确的方向出发。它以优雅的碎步，跑在孟斐斯的街道上，身后几公尺处跟着拂拂、帕札尔与凯姆。狒狒所经之处，路人无不禁若寒蝉。它挺着大大的头。背后一大片毛茸茸，肩上披着一件红色短斗篷，大步向前走着，眼光则四下扫射。

到了孟斐斯最大的织造厂前，只见一片欢愉热闹的景象，织布女工在门前闲聊天，搬运工送来了亚麻线团，正由一名女监工仔细地检查着。北风在一堆草料前停了下来、而拂拂则跟着首相与警察总长进入一间极为通风的织布机房。

他们往工厂负责人塔佩妮的办公室走去。三十多岁的塔佩妮虽然个子矮小，黑发绿眼，一副迷人的模样，性格却很刚强，管理工厂也全然铁腕作风，是个事业至上的女强人。

见到这三名访客，她有点不知所措，结巴着问道：“你们……你们想见我？”

“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帮我们。”帕札尔沉稳地说。

此时此刻，工厂里已经吵嚷得沸沸扬扬了：埃及首相与警察总长亲自拜访塔佩妮！她是即日就要高升了？还是犯了重罪呢？既然凯姆也来了，后者的机率恐怕高一点吧。

“提醒你一点，”帕札尔继续说道，“我的恩师布拉尼是被一根贝壳针杀死的。

依据你所提供的信息，我做了几个假设，可惜都毫无所获。不过，你曾表示握有关键性的线索，现在总该坦白以告了吧？“

“那是我夸口的。”

“谋杀斯芬克斯卫兵的阴谋者之中，有一名女子，她的手段之凶狠绝决，绝不下于其他同党。”

狒狒以血红的双眼瞪着美丽的女厂主，神情似乎越来越焦躁不安。

“塔佩妮女士，假设这名女子也是个使针高手，并奉命杀害我的恩师，使他的调查无疾而终，你以为如何？”

“这与我无关。”

“我希望你把秘密说出来。”

“不!”她歇斯底里地大喊，“我害你的朋友苏提被判刑，所以你想报复。是他自己做错事，我只不过行使我的权利而已。不要威胁我，否则我会去告你的。出去！”

“你应该注意一下你的措词。”凯姆说，“你可是在跟埃及的首相说话呢。”

塔佩妮全身发抖，果然降低了声量：“你根本没有证据可以指控我。”

“我们总会找到的，塔佩妮女士，你自己多保重了。”

“首相还满意吧？”

“相当满意，凯姆。”

“我们这是一脚踢翻了蚂蚁窝……”

“她非常紧张，因为她很在意自己的社会地位，而我们的来访对于她的声誉却有负面影响。”

“这么说，她会有所行动喽。”

“很快了。”

“你觉得她有罪？ ”

“以恶毒与悭吝而言，罪证确凿。”

“那么你以为美锋的妻子西莉克斯更可疑吗？ ”

“她就像个大孩子，很可能因为任性行事而成为罪犯。再说，西莉克斯也是个使针的高手。”

“可是她看起来很胆小。”凯姆颇不以为然。

“她对丈夫却是言听计从，美锋若要求她当诱饵，她一定会顺从的。斯芬克斯的卫士长很可能就是在黑夜中看到她出现，才会一时丧失心智。”

“可是杀人罪…… ”

“在尚未得到证据之前，我不会轻下断言。”

“你要是永远找不到证据呢？ ”

“我们要有信心，凯姆。”

“你隐瞒着一个重要的事实。”

“我不得不这么做，但不要怀疑，我们的确是为了拯救埃及而奋斗。”

“跟着你做事实在很麻烦。”

“其实我只希望有奈菲莉、勇士和北风陪着，在乡下过平静的日子。”

“你只好耐心等等了，帕札尔首相。”

塔佩妮开始坐立不安了。她知道帕札尔有多固执，也知道他追求真理的执着，以及他和苏提之间深厚的友谊。也许她对丈夫做的确实过分了点，可是她既然嫁给了苏提，就不能容忍他在外面拈

花惹草。他敢和那个利比亚女人胡搞，就要付出代价。

在可能遭受首相制裁的威胁下，塔佩妮必须尽快找到靠山，一刻也不能迟疑。

于是塔佩妮跑到财政部的办公处。她询问了门口的警卫之后，等了约半个小时，却见到门口来了一顶空轿子，轿椅椅背很高，前面有一个搁脚凳，两侧则有大大的扶手，后方还撑着一把阳伞。二十几名轿夫在轿夫长雄浑的命令声中，飞快地前进。

他们只接短程的生意，而且价格还不低呢。

此时，美锋从双院的大门里走出来，快步走向轿子。塔佩妮立刻挡住他的去路，说道："我要跟你谈谈。"

"塔佩妮女士！你的工厂出了什么事吗？"

"首相想找我麻烦。"

"他总以为自己是正义的使者。"美锋不屑地说。

"他指控我杀人。"

"你？"

"他怀疑我杀了他的老师布拉尼。"

"有什么证据？"

"没有，可能是他恐吓我。"

"只要你问心无愧就没什么好怕。"

"帕札尔、凯姆和那只狒狒警察让我好害怕。我需要你的帮助。"

"我要怎么……"

"你是个有钱有势的人，大家都在传说你还会继续往上爬。我希望加入你的阵营。"

“怎么加入法？”

“现在整个织造业都在我的掌接下，精美的布料可是贵妇们最不可或缺的，就连你的夫人也不例外。我知道如何进行买卖最为有利，而且这笔利润绝不容忽视。”

“营业额够大吗？”

“以你的能力，绝对很快就能扩增了。另外，我一定帮你毁掉那个该死的帕札尔。”

“有详细的计划吗？”

“还没有，不过一切包在我身上。”

“那好，塔佩妮女士，我会保护你的。”

第七章

听令于阴谋者，并因种种罪行而致富的暗影吞噬者（埃及人对杀手、刺客的说法） 是个完美主义者。他既然答应要除掉帕札尔，不论失败多少次，他还是会坚持到最后成功为止。不过，已经注意了他许久的警察总长，却认为他终究会失败。事实上，他独自行动，没有同伙，身份也许永远也不会暴露。加上他所获得的金子报酬，他很映就能在乡下拥有一栋豪华大宅，享受平静的退休生活了。

如今暗影吞噬者和雇主已经完全断了联系，因为先前死了三人，而美锋与西莉克斯却又难以接近。回想起上一回西莉克斯来传达指令，要他让帕札尔半身不遂时，倒是毫无惧色；尤其当他逞其兽欲之际，她既没有发抖，也没有大声呼救。他们夫妻俩很快就要登上埃及的王位了，因此暗影吞噬者觉得有必要尽快献上与他

们势不两立的敌人——帕札尔——的人头。

前几次的失败让他学乖了，这次他不再正面攻击，因为凯姆和他的狒狒实在太难缠了，拂拂对于危险的气息特别敏感，而凯姆则是寸步不离地保护着帕札尔。因此他决定设下陷阱，采取迂回战术。

午夜时分，他从高墙攀上了孟斐斯中央医院的屋顶，然后再利用梯子潜进建筑物内。他穿过一道充满膏药香味的走廊，走向几个置放了危险物质的实验室。室内存放的包括蟾蜍、蝙蝠的唾液、粪便与尿液，蛇、蝎与胡蜂的毒液，以及其他由植物孽取以制造特效药的有毒物质。

实验室的守卫并未对暗影吞噬者的行动造成影响，他将守卫击昏后，顺利地夺走了一个毒药瓶和一条关在篓子里的黑色蝰蛇。

奈菲莉大感吃惊，顾不得检视实验室的损失，便急着询问守卫的情形。幸好他伤得不重。他连攻击者的影子都还没看到，颈肩处就被重重一击而昏死过去了。

“失窃的情形如何？”她问医院的院长。

“几乎没有损失……只丢了一只关在篓子里的黑蝰。”

“有毒物质呢？ ”

“很难说。医院刚刚到了一批药，今天上午才要清点。小偷倒是什么都没打破。”

“今晚开始加强守卫，我会通知警察总长。”

奈菲莉想到丈夫曾多次险遭杀害，不由得忧心忡忡，这个不寻常的意外事件，会不会暗示着另一个谋杀意图呢？

首相带着沉重的心情，在凯姆与拂拂的陪同下，来到了国库门口。这是他就任以来第一次前来检视国库所储备的贵金属。其实他天未亮就被医院派来的人吵醒，根本还来不及和奈菲莉说什么，她便匆匆忙忙赶到医院去了。之后，他也睡不着了，干脆洗个热水澡，也好准备出发到孟斐斯市中心的国库。这一带有层层的警力戒护，闲杂人等是不能随意进出的。
帕札尔在登记簿上盖了章。国库的门房是个上了年纪、做事小心谨慎的人，他虽然认得首相，却还是仔细地比对了章印，看看与当初任命新首相时宫廷所交给他的印鉴是否相符。比对完后，他问首相：“你想看什么？ ”
“所有的库藏。”
“那很费时间的。”
“但却是我的职责。”
“谨凭吩咐。”
帕札尔先从来自努比亚与东方沙漠矿区的金条与银条看起。诺大的建筑中，每一间储藏室都按顺序编了号码，一切显得井井有条。有一批金属马上就要送到卡纳克神庙去，供工匠装饰两扇大门之用。
一阵眼花缭乱过后，帕札尔突然发现里面几乎是半空的。
“现在的储藏量是有史以来最低的。”国库管理员说道。
“为什么？ ”
“上级的命令。”
“谁下的命令？ ”

“白色双院。”

“公文让我看看。”

果然，管理员在行政作业上完全没有疏失，这几个月来，金条、银条与大量的稀有矿物都在美锋的命令下定期运出了国库。

看情形是不能再继续观望下去了。

帕札尔往不远处的双院快步走去。双院的建筑共分两个楼，办公室之间还有一些小园子隔开。跟平常一样，里面一片闹哄哄的忙碌景象。自从美锋坐镇埃及的经济总部以来，对手底下的书记官们一向就是严刑峻罚、毫不宽贷。

广大的围场里，养着供神庙专用的肥中，这些畜生都是农民缴来的税，有专人为它们进行检查。有一座仓库四周围着砖墙，并有士兵守护，会计人员就在里面秤金条的重量，然后再收入箱中。

双院内部指令的传达更是从早到晚运作不息，有几名脚程飞快的年轻人，便专门负责到处传送紧急文件。另有总务人员负责工具与装备、制造面包与啤酒、接待以及运送香脂、大工地所需用品、护身符与仪式用品等等。此外，还有一个书记官文具台、芦苇笔、纸莎草纸、黏士与木制书板的专责部门。

经过各个柱子厅时、帕札尔注意到数十名职员都埋首写着记录与报告。美锋一步步地蚕食各政府机关，如今整个体系都已在他的控制之下了，他才从暗里现身出来。

工作小组的组长见到首相纷纷行礼致敬，但他们手下的人却仍继续做事，他们对大老板的畏惧似乎尤甚于首相呢。一名总管带着来客走到六柱大厅门口，里头美锋正一边来回踱步，一边口述指

令让三名书记官速记。

帕札尔打量着公开的敌人。他的全身上下、他所说的每一字每一句，无不显露出他对权势的野心与欲望，他对自己、对未来的胜利充满了信心。他一看到帕札尔，立刻停了下来，冷冷地遣退书记官，并要他们随手关上木门。

“你的来访使我感到无比的荣幸。”

“虚伪的客套话就免了吧。”

“你参观过我的行政机关了吗？在这里最重要的就是努力工作。你大可撤我的职，重新任命院长，不过整个行政运作将会嘎然而止，而第一个受害的人就是你，因为想重整这部庞大的机器，使它恢复正常运转，至少需要一年的时间，而如今距离重新选定法者的日期却只有几个月了。放弃了吧，帕札尔，我劝你还是投降的好。”

“你为什么搬光了储藏在国库里的责金属？ ”

美锋得意地笑了笑。“你该不会去检查过了吧？ ”

“那是我的职责。”

“你真是太尽职了。”

“我要你解释清楚。”

“我是为了埃及的利益着想！为了与利比亚、巴勒斯坦、叙利亚、赫梯、黎巴嫩等等附庸国与友邦维持友好关系以维续和平，当然得满足他们的需求。而这些国家的元首最喜欢收受赠礼，尤其是我们沙漠所产的金子。”

“可是数量实在多得太不寻常了。”

“有时候总得表现得慷慨一点嘛。”
“从现在起，没有我的允许，不准再从国库调出任何金属了。”
“悉听尊便……不过，之前的程序可是完全合法的。我知道你心里一定在想：美锋该不会是利用合法的程序中饱私囊吧？我承认，这个想法确实很犀利。我呢，也就暂时不公布答案，不过可以确定的是，你根本找不到任何证据。”
第八章
被锁在尼罗河中央石块上的苏提，注视着河岸的灌木丛，那里躲着一个努比亚人，也正在窥探着他。苏提这个诱饵实在太诱人了，因此努比亚人自然也更加小心，他惟恐有陷阱，便一动也不敢动。过了一会儿，努比亚人动了起来，他还是决定行动了。他和其他族人一样，极诸水性，于是打算从水里突袭他的猎物。
苏提感到一股绝望的愤怒，不禁猛扯绳链，链子发出吱吱嘎嘎的声响，但并没有断。他竟然就要如此窝囊地死在这里了，连自卫的能力都没有。他身子转来转去，想知道敌人会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然而河水笼罩在漆黑的夜色里，根本什么也看不见。
突然一个瘦长的身影出现在他身边。他头一低，奋力冲了过去，把整条链子绷得紧紧的。来人躲过了他的攻击，但脚下一滑跌进了水里。当此人再度浮出水面时，低低怒骂了一声：“别动，笨蛋！”这个声音……苏提就算到了阴曹地府也忘不了！
“是你……豹子？ ”
“还有谁会来救你？”她向他靠了过来，身上一丝不挂，金黄色长发披垂在肩上。

浸润在月光下的她更显得娇艳而性感。她用双手环抱住苏提，吻了吻他的唇说：“我好想你，苏提。”

“我被锁住了。”

“至少你没有背着我胡搞。”

话才说完，她便向情人扑了上去，苏提当然抵挡不住这突发的热情。在努比亚的天空底下，在尼罗河狂野的潮湃声中，他们俩再度忽意交欢。

激情过后，她满足地趴在苏提身上，苏提则轻抚着她的金发。

“幸好你的男性雄风丝毫不减，不然，我可能就不要你了。”

“你是怎么来的？ ”

“搭船、坐车、走小路、骑驴……我就知道一定会成功。”

“一路上有麻烦吗？ ”

“偶尔会遇到一些强奸犯和强盗。不过倒也没什么大危险，埃及还算是个平静的国家。”

“我们要尽快离开这里。”

“我觉得在这里很好啊。”

“要是现在有一群努比亚人朝我们猛冲过来，你就不会这么说了。”

豹子于是站起身来，跳人水中，回来的时候手里多了两块锋利的石块。她用力切割着链环，力道又狠又准，而苏提则猛敲着紧扣在手腕上的环节。

经过一番努力之后，他们终于割断了链子。恢复自由的苏提，高兴得一把抱起了豹子，豹子的双脚勾缠在情人的腰际，再次激起

了他的欲望。媾合之际，不料脚下打滑竟滑落河中，两人不禁放声大笑。

滚上了河岸，他们的身子仍紧密结合在一起。拥抱着彼此的同时，心荡神驰的欲念不由得又激发起体内一股新的力量。

缠绵了一夜，直到天破晓时的寒意才让他们冷静下来。

“该走了。”苏提忽然严肃地说。

“上哪儿去？”

“往南。”

“那是个陌生的地方，又有野兽和努比亚人……”

“我们要远离这个堡垒和埃及士兵。他们一旦发现我逃走了，一定会派出巡逻队，还会通知他们的密探。我们得先躲起来，避避风头。”

“我们的金子怎么办？”

“放心，会拿回来的。”

“恐怕不容易。”

“只要我们同心，一定会成功的。”

“你要是再背着我和那个塔佩妮鬼混，我就杀了你。”

“先杀了她吧，那么我就解脱了。”

“这次的婚姻你要负全部责任！谁叫你听信那个毫无义气的帕札尔的话，我们才会沦落至此！”

“我会把这笔账算清楚的。”

“那也得逃得出沙漠才行。”

“我不怕。你有水吗？”

“有两大袋，挂在一棵怪柳上。”

他们走进了一条狭窄的小径，两边矗立着焦黑的岩石和险峻的悬崖。豹子沿着于河床前进，河床上长了几丛小草，刚好可以果腹。一路上，脚底下沙石滚烫，头顶上则盘旋着几只白颈秃鹰。

走了两天下来，一个人影也没见到，到了第三天中午，忽然传来一阵马蹄声，两人赶紧躲到一堆被风侵蚀成球形的花岗石背后。这时候，出现了两名努比亚骑士，其中一匹马的尾巴上以绳子拖着一个赤裸的小男孩，他早已经跑得上气不接下气。

两名骑士停下马来，扬起了漫天的红沙。接着，其中一人割断小男孩的喉咙，另一人则割下男孩的睾丸，然后才高兴地扔下尸体，朝营区扬长而去。

豹子两眼睁得斗大，只听苏提说：“亲爱的，你看我们的未来有多艰险，这些努比亚强盗一点同情心也没有。”

“只要不被他们抓到就好了。”

“躲在这里可真不安全，我们还是走远一点吧。”

黑色岩石之间的荒野有几棵零落的棕榈，他们胡乱吃了点棕榈的嫩校后，忽见远处刮起了一阵强风，风沙很快便阻断了视线。他们迷失了方向，只得蹲坐在地，紧楼着对方，等待着风暴平息。

苏提觉得被搔得痒痒的，便醒了过来。他清了清塞满鼻子和耳朵的沙粒，但豹子却动也不动。

“起来吧，风暴过去了。”

她还是不动。

“豹子！”苏提慌张地抱起她，而她却还是全身瘫软无力。

“你快醒醒，我求求你！”

“你应该还是有点爱我吧？”她突然精神突变地问。

“你竟然开我玩笑！”

“当我们成为爱情的奴隶，而爱人却又可能不忠的时候，就得考验考验对方。”

“没水了。”

于是，豹子往前走，希望能在沙地上找到一点湿意。傍晚时，她终于杀死了一只啮齿动物。她在地上插了两根棕榈叶脉，然后用两边的膝盖固定住，再以两手在叶脉间用力搓一根很干的木棍。这个动作重复几次后，掉落的木屑便可用来生火了。

煮熟后的肉分量虽然不多，却也足以让他们稍稍恢复力气。

可是太阳一升起，那简陋的一餐以及夜里的凉爽舒适，很快就被抛到脑后去了，他们必须尽快找到水井，否则非死不可。但该从何找起呢？眼前根本看不到一点绿洲的影子，甚至连几棵草、几丛荆棘都没有，又哪来的水呢？“现在只有一样东西能救我们。”豹子说，“坐下来，静静地等吧。再往前走也没有用。”

苏提点头同意。他并不怕沙漠，也不怕太阳，更不怕死在这片火海当中，至少他已是自由之身。阳光在岩石上跳跃，时间在酷热下溶解了，这懊热难耐的刹那仿佛定格成了永恒。身边有着金发美女的陪伴，不也和得到山里的金子一样，都是难能可贵的幸福吗？“那边，在你的右手边。”豹子小声地说。

苏提缓缓回过头去。看到了，它就在一座山丘顶上窥探着，神情骄傲却又胆怯。

那是一只公剑羚，体重至少有两百公斤，头上那一对长长的角，足以刺穿狮子而绰绰有余。生长在沙漠里的羚羊一向很耐得住酷热，即使日正当中，也能悠游于沙地之中。

“跟着它。”豹子作了决定。

一阵微风轻轻撩起了剑羚黑色的尾巴。这种长角羚羊代表了主宰暴风雨的塞托神，也是大自然过剩的精力的化身；它们呼吸的速度，会随着环境温度的升高渐渐加快，尽管再稀簿的空气，它们都能善尽其用，以利血液新陈代谢。那只高大的羚羊用蹄子在沙地上画了一个十字的字样以后，便循着山脊线离去。苏提二人则沿着同样的路线，远远地跟在后面。

剑羚画在地上的是一个“ × ”记号，也就是象形文字里“通过 ”的意思，难道它在指点他们离开这片荒漠的方法吗？脱队的羚羊踩着坚定的脚步，避开了一围圈的流沙，往南而去。

苏提实在不得不佩服豹子。她不抱怨，也不喊苦，只是秉持着野兽般的毅力求生存。

太阳快下山时，剑羚忽然加快了脚步，消失在一座巨大的沙丘背后。苏提帮着豹子爬上沙丘斜坡，可是脚下一用力，沙就开始滑动塌陷。她跌倒，他扶她起身，又换自己跌倒。两人就这样带着满腹的怒气和酸痛的四肢，仆仆跌跌地爬上了丘顶。

沙漠一片赭红，热气不再来自天上，而是从沙石中散发出来。微温的风则使得嘴唇与喉咙更加感到灼热。

剑羚不见了。

“剑羚是不会累的。”豹子说，“我们根本不可能追上它。它要是

发现草木的踪迹，甚至可以连续几天不眠不休地前进呢。”

苏提盯着远方的某一点，疑惑地说：“我好像看到……不，一定是幻觉。”

豹子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眼睛为之一亮。“来，我们走。”

尽管一双腿疼痛难当，却还是听着使唤地往前走。要是苏提看错了，那他们在渴死之前也只能喝自己的尿液了。

“是剑羚的足印！”

一连串的蹦跳后，剑羚又慢了下来，一步一步地往苏提所见到的海市蜃楼走去。

这回轮到豹子开始怀抱希望了，因为她仿佛看到了一个深绿色的小点。

于是他们忘记了疲惫，跟随着剑羚的脚印走。那个绿点越变越大，越变越大，最后变成了小小的金合欢树林。

剑羚找了一处最大的树荫乘凉。它打量着来者，而他们也欣赏着它浅褐色的毛和黑白相间的脸。苏提知道它绝不会因危险而退缩，他们若对它产生威胁，它马上可以用角戳穿他们。

“你看羊须……是湿的！”

剑羚刚刚喝过水。它正在咀嚼金合欢的荚果，有一些果实没有消化掉，会完整地排出羊体外，因此它所到之处，又能长出新的植物了。

“土质很松软。”苏提注意到。

他们非常缓慢地走过剑羚面前，进入树林中，想不到里面比外表还要宽阔得多。

就在两棵棕搁枣椰树之间，有几块扁平石头整齐地围着一口井。苏提和豹子兴奋地紧紧相拥了一会儿，才取水止渴。

“真是天堂啊。”苏提赞叹道。

第九章

帕札尔前一任的首相巴吉所住的巷弄内，正笼罩在一片愁云之中。巴吉一向是个死硬派，对一切谗言都无动于衷。他曾担任过土地测量工作，因此做事精准无比，对待属下更是冷酷、严厉。绝不通融。由于他对繁重的工作感到不胜负荷，便请求拉美西斯解除他的职务，让他在市区的小屋安享余年。

其实，法老很早就注意到帕札尔在法官任内的表现，以及他与某些显要之间的冲突，因此便把希望寄托在这个全力追求真理的年轻法官身上，但愿他能拆穿阴谋，拯救埃及，而巴吉在自己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情形下，也同意了法老的选择。因为帕札尔无论在进行调查或倍尽法官职守方面，都表现得无懈可击，的确值得他鼎力支持。

巴吉的妻子有一头深色的头发，长相极不讨人喜欢。她一见丈夫的病情加重，便急忙通知左邻右舍。通常，巴吉都起得很早，独自在大城市里散步，直到快吃午饭时才回来。可是今天早上，他直抱怨说腰好痛。他相信疼痛只是暂时的，并不打算请医生，不过由于妻子非常坚持，他最后还是让步了。

附近的居民一听到消息纷纷聚拢，七嘴八舌地提供秘方，并诅咒那些导致前首相生病的恶魔。突然间，大伙儿都静了下来，原来是御医长奈菲莉来了。她穿着一袭亚麻连身长裙，全身散发着一

种圣洁的美，身旁只带了一只驮着医药箱的驴子北风。北风往前直走，穿过人群朝巴吉的住家而去。它找到目的地后停了下来。

由于奈菲莉越来越得民心，因此有许多家庭主妇上前说了许多赞美的话，但奈菲莉赶着进屋，便也没有多说，只是微笑回应。

巴吉的妻子似乎很失望。她本希望来的是个男医生，而不是这么一个迷人的女子。

“你实在不必亲自跑一趟的。”

“巴吉先生曾经在我丈夫有困难的时候帮了很大的忙，我一直很感激他的。”

奈菲莉走进了双层的小白屋，首先穿过一个幽暗而毫无装饰的门厅，然后随着女主人走上狭窄的楼梯到二楼去。巴吉在房里休息，室内通风不佳，墙壁也很久没有重新上漆了。

“是你！”他一见到奈菲莉，不由得失声谅呼，“你实在不该浪费宝贵的时间……”

“不久以前，我不是医好过你吗？”

“你甚至救了我的命。 要不是你， 我的血管毛病可能已经要了我的命了。”

（见《沙漠法则》） “可是你现在却不信任我了？”

“当然不是。”

巴吉直起了身子，靠在墙上，然后对妻子说：“你先出去一下。”

“需不需要什么？”

“医生要帮我检查了。”

女主人这才拖着沉重而带点敌意的脚步离开。

奈菲莉为病人量了几处的脉搏，并且以手腕上的手钟计算器官的反应时间与其适当的节律。她又听了听心跳的声音，检视冷热循环是否运作正常。巴吉则一直保持着安详而近乎冷漠的态度。

“诊断结果如何？ ”

“等一下。”

奈菲莉接着拿出一条坚实的细线，线端系着一小块花岗石，随后便利用这个占摆检查病人身体的各个部位。有两次，石块不断地绕着大圈。

“你老实说。”前首相要求道。

“这种病我知道，我会帮你医治。你的脚是不是经常肿胀？ ”

“没错。每次我都会用温盐水浸泡。”

“会比较舒服吗？ ”

“最近效果比较小了。”

“你的肝又肥大了起来，血液也变得黏稠。饮食过于油腻，是吧？ ”

“我太太习惯这种烹锤手法，现在想改也难了。”

“你要多喝点菊苣，还有用泻根、无花果汁、葡萄汁、酪梨与埃及无花果所制成的药水。要尽量增加排尿量。”

“我已经忘了这个药方了。我相信我还有其他的病，是吧？ ”

“试试看能不能站起来。”

巴吉使劲地站了起来，奈菲莉则将一张特制木椅移到他身边。这张椅子由几根横木做为支架，中心略为凹陷的座位，乃是由鱼刺绳编成的。巴吉动作僵硬地坐下来，全身的重量却压得椅子嘎嘎作响。他一坐定，奈菲莉又拿起了占摆。

“你这是肾脏病变最初的病征。你要开始喝用水、啤酒酵母加新鲜枣汁的混合饮料，每天喝四次；盛装的容器用普通的陶土罐就可以，罐口要以干泥封住再盖上一块布。这个药方很简单，但是很有效，要是没有马上生效，而你又有排尿的困难，要立刻通知我。”

“这次的治疗又得靠你了。”

“不见得，如果你隐瞒了什么，我恐怕也无能为力。”

“为什么这么说？ ”

“我感觉得到你内心有很深的焦虑，我必须知道原因。”

“你真是个了不起的医生，奈菲莉。”

“你愿意透露吗？ ”

巴吉迟疑了一下，才说：“ 你也知道我有两个孩子。我儿子很让我烦恼，不过他对熟砖的鉴定工作似乎还挺有兴趣的。至于我女儿…… ”他垂下双眼，继续又说，“我女儿只在神庙里待了很短的时间，因为她觉得那些仪式很无聊。她后来到农场里当了统计员，农场主人对她的表现很满意。”

“你对她的要求很严格吗？ ”

“不，他们能够幸福快乐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何不尊重他们的选择呢？女儿想建立家庭，我也很鼓励她。”

“那么又是什么使你不快呢？ ”

“真是愚蠢之至！可悲呀！我女儿听信谗言，竟然上法庭要求提早分家。我除了这栋房子，还能给她什么呢？ ”

“这一点我帮不了你，不过我知道有个人一定有办法。”

勇士不断讨着要吃点心，帕札尔最后只得向它屈服。一旁的巴吉则安坐在舒适的座位上，头顶上还特别撑着一把阳伞，因为他一向怕日晒。

“你的花园实在太大了，虽然有园丁认真地照顾，总是很麻烦！我还是喜欢城里的小屋。”

“不过狗和驴子喜欢宽广的空间。”

“刚开始当首相，情况如何？ ”

“工作真是艰苦。”

“就职典礼上，你应该就有所警惕了：这是一项比胆汁还要苦涩的职务。你还年轻，不用急，你多的是时间学习。”

帕札尔真想告诉他这个想法实在是大错特错，但他换了个说法：

“我越无法掌控情势，国家就越容易陷入动荡不安。”

“你未免太悲观了吧？ ”

“国库里有超过半数的贵金属已经遭到侵吞了。”帕札尔老实地说。

“超过半数……不可能!我最后几次检查时,并未发现这种情形。”

“美锋运用了所有的行政手段，以合法掩护非法，将国库的大半库存都运到国外去了。”

“用什么理由呢？ ”

“维系我国与邻国、附庸国之间的和平。”

“他果然是老奸巨猾，我早该多防着他一点的。”

“他一副力争上游、工作认真、满腔热忱的模样……所有的上级官员都被他蒙蔽了。谁想得到他是如此虚伪呢？ ”

“真是一次莫大的教训。”巴吉显得十分沮丧。

“至少，我们已经知道危险的所在。”

“你说得对。”巴吉也有同感，“虽然你的老师布拉尼是无人能取代的，不过我也许可以帮上一点忙。”

“我先前太过于自负，以为自己当了首相，很快就能掌控全局，可是美锋却设了许多道关卡，我恐怕并没有什么实质的权力。”

“如果你的属下也都这么想，那么你的地位也就岌岌可危了。你是首相，你要主导一切。”

“但我的所有决定，都被美锋的爪牙们封锁了。”

“你要绕过障碍。”

“怎么绕法？”

“每个部门都有一个经验丰富的重要人物，但职位却不一定是最高的。找出这个人做为倚靠，如此一来，你就能对行政机关的一切作业了著指掌了。”巴吉给了他几个人名，吩咐了些细节之后，又叮吁道：“你向法老说明时，一定要特别谨慎，拉美西斯是非常聪明的，任谁也骗不了他。”

“若遇到困难，希望能多听听你的意见。”

“虽然我的家不像你这里这么豪华，但还是欢迎你随时来找我。”

“心意可比外表重要多了。你的身子好点了吗？”

“你的妻子是个了不起的医生，只可惜我这个病人有时候并不听话。”

“你要好好保重。”

“我有点累，我想也该告辞了。”

“送你回去之前，我想向你坦承一件事：我见过你女儿了。”

“这么说，你知道……”

“奈菲莉要我出面，我当然是义不容辞。”

巴吉似乎不太高兴，帕札尔连忙解释：“这绝不是特权。你是前任首相，理应受到程序上的尊重。我有责任为你解决这个问题。”

“我女儿有什么反应？”

“不用开庭了。你可以保留你的房子，而她则以我做为保人，贷款来盖她自己的房子。她既然已经如愿以偿，你们一家人便能再度和睦相处。你呢，就等着当外公吧。”

巴吉严肃的神情在倏忽间消失无踪，他难掩内心的激动：“你一下子给了我太多好消息了，帕札尔首相。”

“这跟你对我的帮助比较起来，实在太微不足道了。”

第十章

孟斐斯的大市集每天都是人声鼎沸，有人做买卖，有人谈是非。市集上的商家有不少饶舌妇人，她们利用生意之便，东家长西家短地说个没完。偶尔会有人扯开嗓门起争执，不过最终还是都能完成交易，皆大欢喜。

警察总长带着狒狒警察也晃到市集广场上来了，杀手一出现，窃贼便不敢轻举妄动，而凯姆则是竖起了耳朵，希望能从市井小民的交谈中知道人心向背。此外，他还会悄悄地用术语询问线民。

这天，凯姆来到一个腌制品的摊贩前，想买一只风干后绑扎臆入罐中的鹅。但是坐在草席上的商贩却低着头不理他。

“你生病了吗？”凯姆问道。

“比生病更糟。”

“被偷了？ ”

“你看看我的商品就知道了。”

地上摆的土罐是用埃及中部所产的黏土制成的，不但装饰着美丽的花环，亮丽蓝色的外表更是吸引人。这种士罐用来保存食物，效果极佳。凯姆看了一下标签：有水，有酒，就是没有肉。

“贷没有送来。”商贩坦承，“真是惨到家了。”

“原因呢？ ”

“不知道。反正运输商就是空着船来。我从来没碰到过这种倒楣事！”

“有其他类似的情形吗？ ”

“所有的同行都一样！有人已经销掉了一部分存货，但是就是没有人进得了新货。”

“也许只是时间延误罢了。”

“要是明天再没有货，我保证一定会发生暴动。”

凯姆不敢轻视这次的事件，因为富人需要肉品办宴会，穷人也需要鱼干过日子。

因此他亲自到肉罐集中储藏的仓库去。

仓库的负责人两手后背，盯着尼罗河水。凯姆问道：“ 怎么回事？ ”

“已经八天没有货船进港了。”

“而你竟没有向上级报告！”

“我当然有。”

“向谁？ ”

“我的直属长官：腕货官。”
“哪里可以找到他？”
“他的工作坊，就在普塔赫神庙屠宰场附近。”
通常，屠宰场的屠夫都要为挂在长竿上的鹅鸭拔毛、清内脏，再进行腿渍，然后存放到贴了标签的大土罐里，今天却人人一面喝啤酒一面聊天。凯姆见状便问道：“你们为什么不做事？”
“我们有鸭有鹅也有土罐，可是没有盐。”其中一人回答，“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你去找负责人吧。”
腌货官是个又矮又胖的人，头顶几乎都秃了，他正在和助理玩骰子。一见到警察总长和狒狒，他自然无心玩了，只是颤抖着嗓子说：“这不是我的错。”
“我说了是你的错吗？”
“可是你人都来了……”
“你为什么不把盐发给屠夫？”
“因为没有盐可发。”
“把话说清楚。”
“本来盐的来源有两地：尼罗河谷地和绿洲地区。经过炎热的夏天之后，塞托神的唾沫在河流附近的地面凝结成了固体，整片地白茫茫的。因为这种盐含有一种成分可能使神庙的石材着火，所以很快就被收藏了起来。在孟裴斯，我们也用绿洲来的盐，因为我们制造很多腕制品。可是现在呢，什么都没了……”
“为什么？”
“因为存放尼罗河盐的仓库已经被查封，绿洲的沙漠商队也不再

来了。”

凯姆得知消息之后，立刻便赶往帕札尔家，不料首相办公室却挤满了十几名怒气冲天的高级官员。他们每个人都抢着说话，一个比一个大声，其实说话的声音早已经淹没在嘈杂的噪音之下了。最后，在帕札尔的喝令下，这才一个一个轮流发言。

“现在加工过和未加工的皮革竟然同价！工匠们威胁说，你要是再不出面调整价格，他们就要罢工了。”

“送到哈朵尔女神庙供农民耕作用的锄头，不是援疵品就是不够坚固。不但如此，价格还涨了两倍，从原来的两德班 （一个”德班“相当于九十一克的铜，这是用来计算货品价值的标准值）涨为四德班。”

“现在连最普通的鞋子也要三德班，等于是原来三倍的价格，其他贵重的物品就更不用说了。”

“一头母羊，从五德班涨为十德班；一头肥牛，从一百涨为两百！要是再这么疯涨下去，大家都不要吃东西了。”

“牛腿的价格涨得太离谱了，连有钱人都买不起。”

“青铜器和铜器也就不用说了！要不了多久，非得要用整个衣柜才能换到一个容器。”

帕札尔站起来安抚道：“请各位冷静下来。”

“首相，这一阵物价的涨幅实在太离谱了！”

“我知道，但是因谁而起的呢？ ”

官员们面面相觑，其中最激动的一个人说：“这……是你啊！”

“下达的命令公文上盖了我的章吗？ ”

“没有，可是有双院的章啊！总不可能首相和经济部长意见不一致吧？这可是前所未闻的。”

帕札尔明白这些官员的看法。美锋设下的圈套果然厉害：人为的通货膨胀导致民间怨声载道，进而使首相成为众矢之的。

“我犯了错，但我会立刻纠正过来。你们马上列出一张标准价目表，由我正式核准。若有人擅自提高商品价位，将会受到惩罚。”

“是不是应该……调整一下德班的价值？ ”

“不需要。”

“那样商家会抱怨的！因为这次的错误已经使他们赚了不少钱。”

“我觉得这对商机并无影响。请各位动作快点，明天我就派使者前往各都市乡镇宣布我的决定。”

官员于是一一行礼退下。凯姆看着诺大的办公室以及那些被纸轴和画板压得摇摇欲坠的书架，说道:“我没猜错的话，我们是侥幸逃过一劫了。”

“我昨晚就得到了消息。”帕札尔说，“我花了一整晚的时间，才想出围墙这道洪流的方法。美锋想让每个人都不高兴，以证明我的政策错误，而法老也已无力治理国家。我们虽然躲过了这次的灾难，但他还会再接再厉，并图利某几个特定的行业。他的目的就在于分化，使贫富对立，散布仇恨的情绪，再利用这股负面的力量扎稳他自己的根，因此我们随时都必须提高警觉。你带了好消息来吗？ ”

“恐怕要让你失望了。”

“又发生了什么事？ ”

“盐缺货了。”

帕札尔不禁苍白了脸。没有盐，人民就会没有腕制品、没有肉、没有色干等等日常食品。他不解地说：“可是收成很丰硕啊。”

“仓库的大门都贴上了封条。”

“我们这就去拆。”

封条是白色双院贴上去的，帕札尔在凯姆与两名书记官的见证下拆下了封条。

书记官立刻将此行动记录下来，注明了日期，并由首相签名确认。

盐官亲自为他们打开了门。

“好潮湿！”

“这些盐采收与储存的过程都有缺失。”凯姆说，“全都被腐水浸湿了。”

“马上派人前来进行过滤。”帕札尔下令道。

“已经太迟了。”

帕札尔盛怒之下向盐官质问道：“是谁糟蹋了这些盐的？ ”

“我不知道。美锋检查以后，认为这些盐不适合食用或脑渍食物用，记录上都写得详详细细的，完全符合规定。”

盐官感觉到狒狒锋利的眼光盯在自己身上，因而不停地颤抖，但他的确什么都不知道。

负责和绿洲地区来往贸易的部门，是外交部底下的一个附属机关。虽然打从早期就位于埃及的领土上，但这些偏远地区对谷地的居民而言，依然十分神秘而陌生。

无论如何，绿洲是天然含水苏打与高级盐的主要产区，前者并且

是维护公共卫生与制造木乃伊的必备物质。一直以来，总有大批的驴队驮负着这些珍贵的重物，穿梭在沙漠小径间。

管理绿洲行政工作的人，从前是驱逐贝都英抢匪的游击队员，他方方正正的脸上布满了日晒的纹路，胸膛厚实，是个很能体会努力与危险代价的人。

他看到狒狒的出现，不免有点担心地说："把这只野兽拴起来，否则它一发起脾气怎么得了？"

"杀手可是宣誓过的警察。"凯姆回答道，"他只会找罪犯的麻烦。"

绿洲区官一听不禁勃然大怒："从来没有人敢怀疑我的忠诚。"

"你还没有向埃及首相行礼呢。"

区官不得不以僵硬的姿势勉强地敬了个礼。只听首相问道："你的仓库里有多少盐？"

"很少。绿洲的驴队已经好几个星期没有运盐到这里和底比斯了。"

"你不觉得惊讶吗？"

"我自己也下令中止一切交易。"

"你自己做的决定？"

"我是接获了一道命令。"

"是美锋？"

"是的。"

"为了什么？"

"为了压低物价。绿洲人民一口就回绝了，他们相信双院最终一定会改变立场，结果情势就陷入了僵局。他们对我的要求毫无回

应，幸好我们还有谷地的盐，运气还不错。”

“运气还不错。”帕札尔心惊之余，重复着区官的最后一句话。

暗影吞噬者剃了光头，戴着一顶假发遮去半个额头，外面又罩了一件宽大的长袍，完全变了个样。他用长绳牵着两只驴子，来到帕札尔住处通往厨房的门边。

他向总管推销一些新鲜的干酪、用瓦罐盛装的碱乳酪和加了明矾的凝乳。总管起先有点怀疑，后来发现产品似乎不错。正当他弯身想看个仔细时，暗影吞噬者立刻将他击昏。然后拖到宅院里头去。

他终于要展开行动了。

第十一章

暗影吞噬者手上有一张首相官邸的平面图。向来谨慎的他早已打听清楚，这个时间，仆人们都在厨房里为园丁张罗吃的。

加上狒狒和凯姆也陪帕札尔进城去了，此时行动可以说是风险最小。

这名刺客虽然对大自然并无特别的好感，但一看到庭园中花木扶疏的景象，却也不禁为之着迷。长百肘、宽二百肘（约五千四百平方公尺）的园中，有几片梯田、几块由灌溉渠隔开的方田、一个菜园、一口井、一个戏水池、一座避风亭、一排修剪成锥形的灌木丛紧挨着尼罗河、双排棕榈、一条林阴小径、一个棚架、几方以矢车菊与曼德拉草为主的花坛、一个葡萄园、几株无花果树、埃及无花果树、援柳、棕搁枣椰、酪梨树，以及一些由亚洲进口、赏心悦目且芳香宜人的稀有树种。不过，刺客并未逗留太久，他

蹲低了身子，沿着蓝色莲花池慢慢向房子靠近。

不一会儿，他停了下来倾听四下的动静：狗和驴子都在屋子另一侧吃东西，没有听到有人接近。根据图上显示，他现在所在之处就在客房外。他跨过矮窗，溜进一间长方形的房间，里面有一张床和几个置物箱。他的左手紧紧握着一个篮子的篮柄，篮中黑色的蝰蛇正动得厉害。

出了房间，果然是一间美丽的四柱厅，墙上彩绘着十几种颜色绚丽的鸟在园中嬉戏的景象。暗影吞噬者决定，将来他的房子也要这样装潢。

突然间，他僵住了。

他听见右手边的浴室传来细微的声音，原来有一名女仆正在为奈菲莉冲水淋浴。

奈菲莉听着仆人叨唠着诉说家里的问题,偶尔还开口安慰她两句。暗影吞噬者倒很希望能见见这位美丽动人的女主人，不过还是任务重要。于是他往回走，打开了一个大房间的房门，里头几张小圆桌上摆着插满了蜀葵、矢车菊和百合的花瓶。两张床的床头都有镀金的木制床头柜，帕札尔和奈菲莉就睡在这里。

工作完成后，暗影吞噬者穿过四柱厅、经过浴室，进到一间长形房间，里面全是大小不一的瓶瓶罐罐。

这里是奈菲莉的私人实验室。

每个药罐上都标着她的名字，并注明了相关的适应症。他很快便找到了他的目标。

女人的说话声和冲水声再度从毗邻的浴室传来。这时他发现墙壁

左上方的角落里有一个还没有填好的洞，由于心里按捺不住，他便爬上一张矮凳探着头看。
他看见她了。
奈菲莉直立着身子，女仆则站在高高架起的长砖椅上，将温度恰到好处的水往女主人身上冲淋。淋浴完毕，身材校好的女主人便放松地躺在铺有草席的长石椅上。
女仆则一边抱怨自己的丈夫和小孩，一边用香脂轻轻地帮她按摩背部。暗影吞噬者满意地欣赏着这一幕。他最后一次强暴的女人是那个肥嘟嘟的西莉克斯，她和奈菲莉一比可真是天差地别。忽然一个念头闪过，他竟想冲进浴室扼死女仆，强奸这个诱人的首相夫人，但是时间太紧迫了。
女仆用食指从那个以裸泳女孩双手推着一只鸭子为外形设计的盒子里挖了一点乳膏抹在奈菲莉的下腰部，以消除肌肉的疲劳与紧绷。暗影吞噬者终于压抑住自己的欲望，离开了官邸。
近傍晚时分，帕札尔才回到家门口，就见到总管匆匆忙忙地跑来说：“主人，我被人暗算了！今天早上，流动商贩经过这里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卖乳酪的。刚开始我有点提防，因为我不认识他，不过他的产品的确不错，结果才一解除戒心，我就被他打昏了。”
“你告诉奈菲莉了吗？”
“我不想惊动夫人，所以就自己查看了一下。”
“有什么发现？”
“没什么值得担心的。家里面都没有人看到他，他偷袭我之后就走了。他大概是想偷东西，后来却发现难以得逞，也就知难而退

了。”

“你现在觉得怎么样？ ”

“头还有点昏昏的。”

“去休息吧。”

帕札尔可不像总管这么乐观。如果偷袭总管的人就是曾经三番两次行刺自己不成的神秘杀手（见《沙漠法则》），那么他很可能进过屋内了。他想做什么呢？ 经过一整天的劳累，气都还喘不过来的帕札尔，现在只想赶快见到奈菲莉。他快步走过园中的主要小径，头顶上无花果与棕榈的浓密枝叶在风中摇曳出悦耳的沙沙声。在这个园子里，井水、椰枣与无花果都是那么甘甜，而无花果树梢的悉卒声每每令人联想到蜂蜜的甜美滋味，酪梨的形状又美得像颗心。上帝对他何其宠幸啊！

不但赐给他这美妙的一切，还让他一见钟情并深爱不已的妻子能够一起分享。

奈菲莉正坐在一棵石榴树下，弹着七弦的小竖琴；这棵树也和她一样，长年生长着美丽的枝叶，只要有一朵花掉落，便马上有另一朵绽放开来。她以尖细的嗓音唱着一首古老的歌曲，述说的是一对永远忠贞而幸福的爱侣。帕札尔走向她，在她颈子最敏感的部位吻了一下。她全身微微颤抖地说：“我爱你，帕札尔。”

“我更爱你。”

“那你就错了。”

话才说完，两人便热情地拥吻了起来。

“你脸色不太好。”奈菲莉忽然发现。

“感冒和咳嗽的症状又开始了。”

“那是因为你工作压力太大，操劳过度。”

“最近的情况实在糟透了，两次大灾难总算都有惊无险地度过了。”

“是美锋？”

“除了他还有谁？”帕札尔叹了口气说，“他拉抬物价，想制造人民的恐慌，而且还中止了盐的交易。”

“所以总管才一直买不到腌鹅和鱼干喽？”

“孟斐斯已经没有存货了。”

“大家一定会要你负责的。”

“理所当然。”

“你打算怎么办？”

“马上让一切恢复正常。”

“价格方面，下一道政令就行了……可是盐呢？”

“并不是所有库藏的盐都受潮了，不久，绿洲的驴队就会再度出发。除此之外，我还开了法老在三角洲、孟斐斯与底比斯的粮仓。腌制品缺货不会缺太久的，不过为了安抚民心，这几天我还是让皇家谷仓官比照荒年赈灾的模式，免费发粮。”

“商人们呢？”

“他们会得到布匹做为补偿。”

“这么说是平安无事了。”

“直到美锋下次的动作之前是没事了。不过他绝不会善罢甘休的。”

“他难道就没有犯错？”

“他可以推托说是为了双院的利益，也就是法老的利益着想，因为抬高食品价格，并强迫商人降低盐价，都能使国库获利。”

“可是却苦了人民了。”

“美锋才不在乎。他宁可和有钱人勾结，这样夺权的时候就会增加许多有力的靠山。在我看来。这些都只是小插曲，想借机试试我的反应能力。既然他有比我更强的经济后盾，下次的出击恐怕就不那么简单了。”

“别这么悲观，你只是太累，才会暂时感到绝望。如果有个好医生就能使你痊愈了。”

“你有什么妙方吗？”

“到按摩室去。”

帕札尔乖乖跟在后面，好像头一次来似的。他洗了手脚，脱掉官眼和缠腰布之后，便躺到石椅上去。奈菲莉的手轻轻地推拿，减轻了他背部的酸痛与颈子的僵硬。

侧转过身后，帕札尔定定地看着妻子：她轻薄的亚麻长衣掩不住玲珑的曲线，全身更散发着香气。他情不自禁地将她拉进怀里，说道：“我不能骗你，也不能有所隐瞒。今天早上，总管被一个冒牌的乳酪商贩偷袭了。事后，总管找不到他，家里也没有人看见他。”

“是那个曾经向你行刺，凯姆也一直找不到行踪的人？”

“很可能。”

奈菲莉想起那名神秘的刺客曾经在鱼肉里下毒，企图毒杀帕札尔

（见《沙漠法则》)，便立刻决定：“今晚的菜单要更动一下。”
见妻子如此冷静，帕札尔深感佩服，由心底升起的那股欲望，使他忘记了烦忧与危险。他故意问道：“ 我们房里的花换过了吗？ ”
“你想去看看吗？ ”
“求之不得。”
他们经由中间的走道从按摩室直接进入房间，帕札尔缓缓地脱下奈菲莉的衣服，然后覆以无数的热吻。他们每回做爱，他总会仔细注视着她柔软的嘴唇、细长的脖子、尖挺浑圆的乳峰、优雅的臀部和修长的腿，叫他怎能不感谢上天赐给他如斯美眷？奈菲莉回应了他的热情，两人一起享受着爱神哈朵尔施予忠实信徒的那份喜悦。
大大的屋子里一片寂静。帕札尔和奈菲莉手握着手并躺在床上休息着。忽然，帕札尔好像听到一个奇怪的声音，便问：“ 好像有木棍敲击的声音，你没有听到吗？ ”
奈菲莉侧耳倾听，那个声音响了一下，又恢复了静寂。她沉思着，有一些遥远的回忆慢慢浮现脑海。
“在我右边。”帕札尔说。
奈菲莉将油灯点亮，往帕札尔说的地方一看，是一个装着缠腰布的衣箱。
就在帕札尔打算打开箱盖时，那一幕清晰地闪过了奈菲莉的脑际。她立刻用右手抓住丈夫，拉着他退后。
“叫一个仆役来，顺便要他带一根木棍和一把刀子。我知道那个冒牌货来做什么了。”

她回想起当初接受考验的每个片段：她必须抓住一条蛇，取出它的毒液调配药方（见《谋杀金字塔》）。那条蛇的尾巴打在篓子上，发出的正是她刚刚所听到、帕札尔形容的那个声音。

才一会儿，帕札尔便带着总管和一名园丁来了。

“小心点，”她提醒道，“箱子里有一条被惹火了的蛇。”

总管以长棍的一端挑起箱盖，果然有一条黑色蝰蛇探出头来，还发出了嘶嘶的响声。向来善于对付这种不速之客的园丁一刀就把它切成了两截。

见帕札尔连打了好几次喷嚏，还咳个不停，奈菲莉说：“我去帮你拿药。”

厨子准备了极丰盛的晚餐，可是他们俩却碰也没碰，不过勇士倒是结结实实地吃了一顿烤羊排大餐。心满意足的它，趴在主人脚边，下巴抵着交叉的前爪，正安安静静地休息着。

在奈菲莉的实验室里，摆满了形形色色的药瓶，有木制、象牙制、彩色玻璃制和雪花石膏制的，形状也多不胜数，有石榴、莲花、纸莎草、鸭子等等。她拿的泻根药水，可以减轻帕札尔的慢性充血症状。

“明天起，”帕札尔说，“我会叫凯姆派几个可靠的人来守护我们的房子。这样的意外不会再发生了。”

奈菲莉倒了几滴药水在杯子里，加水稀释后说：“把这杯喝了，一个小时后，再喝一杯。”

帕札尔若有所思地接过杯子说：“这名刺客一定是受雇于美锋，他会是潜人大金字塔的阴谋分子之一吗？我不这么想。这应该是阴

谋之外的计划。这么说来，应该还有其他人了……”
就在这时候，勇士忽然龇牙刚嘴地咆哮起来。
他们夫妻俩不禁大吃一惊，勇士从来不会在他们面前如此放肆。
帕札尔喝了一声：“别叫了。”
可是勇士反而站起身来，而且叫得更大声。
“你是怎么了？”
只见勇士往上跳，朝帕札尔的手腕一咬。帕札尔诧异至极，连忙松开杯子，正准备挥出拳头，奈菲莉立刻制止了他。她面无血色地说：“别打它！我想我明白了……”
勇士舔着主人的脚，眼中充满了对主人的爱。
奈菲莉则颤抖着声音说：“这不是泻根药水的味道。那个刺客把你常喝的药水换成了从医院偷来的毒药。
我拿药医治你，却反而可能杀了你。“
第十二章
豹子正在烤一只野兔，苏提则忙着用金合欢木做一把简单的弓箭应急。他的个性其实和他最喜欢的武器是一样的：以直线射出，射程六十公尺，以抛物线方式射出，则可达一百五十公尺以外。
打从青少年时期开始，苏提就证明了自己天赋异秉，总是能正中又远又小的红心。
在这个清水充足、甜美的椰枣唾手可得、又时常有猎物前来饮水的小绿洲称王，苏提真是如鱼得水般的自在。他喜欢沙漠，喜欢它的力量，喜欢它那股可以将人的思绪拉向永恒、噬人的火热。
他经常呆呆地看着日升日落，看着沙丘细不可辨的移动，以及随

风起舞的细沙。他独自沉浸在寂静之中，眼前这个专属于太阳、广漠而灼热的国度，已经与他的心灵相通了。此时的苏提仿佛超越了众神，碰触到了一切的极限，他真的有必要离开这一小片遭世人遗忘的土地吗？“我们什么时候走？”豹子靠着他坐下并问道。

“也许不走了。”

“你想在这里定居？”

“有何不可？”

“这是地狱啊，苏提！”

“可是我们什么也不缺，不是吗？”

“那金子怎么办？”

“你现在不快乐吗？”

“这样的快乐不够，我要在大宅院里过富裕的生活，还要有一大群仆人伺候我。

我要你帮我倒上等的美酒，用香油帮我按摩双腿，然后听我为你唱恋曲。“”还有什么宅院比沙漠更大的呢？“

“可是这里没有花园、人工湖、乐队、宴会厅……”

“全都是一些不必要的东西。”

“你说得倒好！要我苦哈哈地过日子，门儿都没有！我救你出来可不是为了窝在这个鬼地方！”

“我们在这里才能真正自由。你看看四周：完全没有烦人的人、事、物，沙漠呈现的是最真、最美的一面。为什么要离开这么美好的地方呢？”

“可怜的苏提，关了这些日子，你真的衰弱了。”

“不要蔑视我说的话，我是爱上沙漠了。”

“那我呢？我算什么？ ”

“你啊，你是个在逃的利比亚女人，埃及的宿敌。”

“你没心肠！霸道！”

她边骂边用拳头捶他，苏提回手抓住她的双腕，将她压倒在地。她虽奋力抵抗，力气毕竟不敌。

“要么，你就当我的沙漠之奴，否则我就抛弃你。”

“你没有权利这样对我，我宁可死也不听你摆布。”

他们两人一直是赤裸着身体，酷热难当的时刻，就躲到棕搁树荫下乘凉，而欲望一升上来，他们依然一次又一次地享受云雨激情。

“你还想着那个烂货,你那个合法妻子塔佩妮!”豹子又愤愤地说。

“偶尔的确会想，我承认。”

“你心里就是对我不忠。”

“你错了！塔佩妮要是在我手里，我马上把她交给沙漠的恶魔。”

豹子一听，忽然皱起眉头，忧心地问：“你看到过恶魔？ ”

“夜里你睡觉的时候，我会注视着大沙丘的顶端，它们就在那里出现的。有一个是狮身蛇头，一个狮身鹰头，还长了翅膀，另一个尖嘴大耳，还有一条分叉的尾巴 （这些沙漠神怪动物的画像，最著名的是位于埃及中部贝尼哈桑的贵族墓园中的墓碑雕刻)。没有箭射得到它们，没有绳索套得住它们，也没有狗追得上它们。”

“你在开我玩笑。”

“这些恶魔会保护我们的，因为我们跟它们是同类：凶狠而难以

驯服。”
“那是你在作梦，根本没有恶魔的存在。”
“那怎么又会有你存在？ ”
“走开，你好重！”
“你确定吗？ ”
他轻轻抚摩着豹子，却听她大喊一声：“不要!”并用力将他推到一边去。
一把斧头擦过苏提的太阳穴，砍进了地面，离他们俩刚才躺着的地方只有几公分的差距。苏提瞥见了攻击他们的是一个魁梧的努比亚人，他又重新抓起斧柄，然后跳到他的猎物面前。
他们四目相交，眼中都有着置对方于死地的决心，废话无须多说。努比亚人把斧头抡得团团转，他脸上带着微笑，对自己的力量与机敏充满自信，逼得对手一步步地往后退。
苏提退到最后撞上了一棵金合欢。努比亚人举起斧头正要进攻，不料竟被豹子攫住了脖子，但他也不把这个女子看在眼里，手肘往后朝她的胸部一撞，就想撞开她。谁知豹子根本颇不了痛便动手去抠敌人的眼睛。努比亚人痛得大叫，立刻拿起斧头乱挥，不过豹子早已松手，翻身滚到一旁去了。
苏提见有机可趁，低着头朝努比亚人猛冲过去，一头便将他撞倒在地。
豹子也连忙拿起木棍死命地抵住他的喉咙。努比亚人舞动着双臂想把她推开，却没有成功。苏提在旁边看着爱人单独完成最后的胜利。他们的敌人终于因喉咙碎裂气绝身亡。

“他只有一个人吗？”豹子担心地问。

“努比亚人通常是成群结队的。”

“你挚爱的绿洲恐怕就快成战场了。”

“你真是个女魔头，都是你把他们引来，才破坏了我的平静。”

“我们应该赶快拔营了吧？”

“要是他只有一个人呢？”

“你才说不可能的。你清醒一点，我们走吧。”

“往哪儿走？”

“往北。”

“那会被埃及士兵抓回去的，他们一定布下天罗地网了。”

“你跟着我，就可以躲过他们，还能找回金子。”

说到金子，豹子不由得兴奋地紧紧抱住爱人，继续又说：“他们会以为你迷失在沙漠里了，甚至以为你死了，很快就会忘了你的。到时候，我们就能通过边界，绕过堡垒，然后成为富翁！”

豹子想到即将展开的冒险，兴奋之情转为激动，现在也只有爱人的双臂能让她冷静下来。苏提原也打算有所回应的，却无意间瞄见了沙丘顶上竟似有人影晃动。

“他的同伴来了。”他立刻小声地说。

“有多少人？”

“不知道。他们正往这边爬过来。”

“我们沿着剑羚的路线走。”话才说完，豹子就发现有好几名努比亚人躲在圆丘顶的大岩石后面，便只好失望地说，“那就往南走吧！”

可是南边也行不通了，因为敌人已经将绿洲团团围住。

“我做了二十支箭，可是还不够。”苏提忽然想到。

豹子没有回答，却沉着脸说：“我不想死。”

他将她拥入怀中，将自己的计划告诉她：“我爬到最高的树梢上，尽可能杀多少算多少。不过，我会放一个人进来，你再用斧头砍死他，然后把他的箭袋拿给我。”

“不可能成功的。”

“我对你有信心。”

苏提居高临下，把敌人的阵势看得清清楚楚。

来者大约五十多人，有些手持木棍，有些则背着弓箭。想要逃出去是不可能的，但他会坚持到最后一刻，果真守不下去时，他也会保留最后一支箭杀死豹子，以免她遭受强暴凌辱。

在努比亚人身后远处的沙丘顶上，带领他们来到绿洲的那只剑羚，正与越来越猛烈的风搏斗着。小丘吐出了几道沙舌，向天席卷而去。一瞬间，羚羊不见了。

三名努比亚勇士怒吼了一声，往前冲来。苏提本能地拉满了弓，连射三箭。每一箭都射穿了敌人的胸膛，那三人立刻应声倒下。随后又有三人跟了上来。

苏提又射中了其中两人，另一人则怒气冲冲地奔进了绿洲。他朝树梢射了一箭，却连苏提的边也没碰着，这时豹子猛扑而上，两人一起滚出了苏提的视线之外。没有人发出任何叫声。

树干突然动了一下，有人正在往上爬。苏提弯弓等着。

只见从金合欢的枝叶中探出了一只手，手上提着装满了箭的箭袋。

跟着是豹子颤抖的叫声："我拿到了！"

苏提伸手把她拉到自己身边，问道："你没受伤吧？ "

"我的动作比他快多了。"

他们都还来不及相互道贺，另一次攻击又开始了。苏提的弓虽然制作简陋，却影响不了他的准头。 不过， 有一回却射了两箭才射中瞄准他的弓箭手。他觉得，"是因为风。"

刚刚生成的风暴已经使树枝都开始极曲变形了，天色转为赤铜，空气中也尘沙弥漫。有一只白鸽被困在风暴中，整个身子几乎都贴在地面上了。

"我们下去吧。"苏提说。

树全都发出吱吱嘎嘎、劈劈啪啪的声音，仿佛在痛苦中呻吟一般，还有几株棕搁被卷进一股黄色的旋风中，连根拔起。

苏提一下地，就有一名努比亚人高举着斧头向他砍来。

然而，沙漠旋风的力量实在惊人，那人只砍了一半就被风定位了。不过锋利的斧刃还是划伤了苏提的左肩，而苏提则握紧双拳，使劲地往敌人的鼻子处一挥。忽然间，一阵狂风将两人欧隔了开来，那个努比亚人也在转眼间消失了。

苏提用力握着豹子的手。他们就算逃得过努比亚人的袭击，恐怕也会丧生在沙漠狂怒的风暴中。

一阵阵猛烈异常的狂暴风沙刺痛了他们的眼睛，也将他们定在原地。豹子放下斧头，苏提也放下了弓，他们蹲在一棵棕搁树下，眼前的树干却已模糊难辨。无论是他们俩或是敌人，现在都已是动弹不得。

风狂啸而过，却底下的沙地渐渐下陷，仰头望天也是一片迷蒙。
苏提和豹子紧紧地靠在一起，沙粒打在他们身上，仿佛为他们盖上了一层金黄色的里尸布。此时，两人只觉得已经身陷一片汹涌的怒海之中。
苏提闭上双眼，心里想起了帕札尔，他的心灵伙伴。为什么他不来救他呢？
第十三章
凯姆走在孟斐斯的码头上，看着货品卸船，看着运往上埃及、三角洲与外国的食品装船。盐已经恢复正常运送，人民的怒气也得以平息。不过，凯姆却还是担心：民间仍流传着一些谣言，说拉美西斯的健康日益衰败，国运也日趋衰微。
凯姆实在生自己的气：他怎么就抓不到那个企图杀害帕札尔的人呢？没错，现在官邸四周已经有警力日夜严加防备，刺客再也无法潜入，可是他手上却一点线索也没有。他的线民都没有提供什么重要的信息。这名刺客单独行动，没有帮手，也没有向任何人透露，直到目前为止，这样的战略确实对他有利。要到何时他才会露出破绽？又要到何时他才会留下重大的线索呢？ 反观狒狒警察，却是一副处之泰然的样子。不过，平静之中，狒狒还是严密地监视着四周，任何动静都逃不过它的双眼。到了负责木材运输的松院前，杀手忽然停了下来。将狒狒的一举一动都看在眼里的凯姆便也不推它。
杀手红通通的眼睛直盯着一个人看，只见那人匆匆忙忙地步上一艘巨大的货船，船上的货全都用篷布盖着。那人身材高大，神情

十分紧张，穿着一件红色的羊毛外套。他一面训斥船员，一面要他们加快动作。这样的态度确实有点奇怪：船就要远航了，他为何不举行出航仪式,反而来找这些船员的麻烦呢？ 凯姆走进松院的主要建筑，里面的书记官正忙着在木制书板上编列货品清单，并记录船只进出港的情形。凯姆有个朋友也在这里，是三角洲地区的人，个性相当随和。凯姆找到他问道："这艘船开往哪里？ "

"黎巴嫩。"

"船上载的是什么？ "

"水罐和羊皮袋。"

"那个急急忙忙的人是船长吗？ "

"你在说谁啊，凯姆？ "

"穿着红色羊毛外衣的那个人。"

"他是船主。"

"他老是这么紧张吗？ "

"他这个人平常很谨慎从容的，大概是你的狒狒吓着他了。"

"他属谁管辖？ "

"白色双院。"

凯姆走出松院时，狒狒正大大咧咧地站在舷梯下方，不让船主下船。船主想冒着摔断颈子的危险，从船舷跳下码头逃走，可是却被狒狒一把拉住衣领，压制在甲板上。

"你在怕什么？"凯姆问道。

"它会掐死我。"

"只要你照实回答就不用怕。"

“这艘船不是我的。放我走。”

“但你是船货的货主。为什么到松院来装运水罐和羊皮袋呢？”

“因为其他码头都被占满了。”

“不对。”

狒狒用力拧了船主的耳朵，凯姆也警告他说：“杀手最痛恨说谎的人了。”

“篷布……掀开篷布！”

于是狒狒监视着船主，凯姆则上船去掀篷布。

这个发现的确太惊人了。

竟然全是松树和雪松树干，还有金合欢与无花果木板。

凯姆真是太高兴了，这一次，美锋总算出岔了。

奈菲莉在阳台上休息着，她已经渐渐从上次的惊吓中恢复过来，只不过偶尔还是会作噩梦。她把实验室里的药全部重新检查了一次，以防刺客也在其他药罐里下了毒，结果发现他只在帕札尔的药里头动了手脚。

帕札尔刚刚让一名高明的理发师细心地修过面。他走上阳台，温柔地亲亲妻子，问道：“今天早上觉得怎么样？”

“好多了！今天就回医院去。”

“凯姆派人送口信来，说是有好消息告诉我。”

她伸手搂住丈夫的脖子说：“求求你，出外一定要有人保护。”

“放心，凯姆派狒狒来了。”

凯姆竟然失去了一贯的冷静，不断地敲着他的木鼻，显得异常紧张。

“这回总算逮到美锋了。”他说，“我当下就自作主张发了传讯令。待会儿会有五名警察带他到你的办公室。”

“有确实的证据吗？ ”

“这是我的调查记录。”

帕札尔很清楚木材交易的法令。美锋确实犯了大错，应该受到严厉的惩罚。

可是他却还是一副不屑的神情，似乎一点也不担心地说、“为什么这么劳师动众的？据我所知，我可不是什么江洋大盗。”

“坐下。”帕札尔说。

“不坐了，我还有工作要做呢。”

“凯姆扣住了一艘要开往黎巴嫩的货船，租船的船主属双院管辖，也就是你底下的人。”

“我底下不只他一个人。”

“依照惯例，运往黎巴嫩的大多是雪花石膏瓶、盘子、亚麻织品、牛皮、纸莎草纸、绳索、滨豆、鱼干，以换取我们所缺乏的木材。”

“你到底想说什么？ ”

“可是这艘船上载的却是松树和雪松干，甚至还有我们自己的金合欢和无花果木板，这些全都是禁止出口的货品！换句话说，你是想把我们花钱买来的木材再退回去，而让我们没有木材可以建造房屋、神庙大门前的横梁以及棺木！”

美锋仍是不慌不忙地回答道：“你太不了解整个情况了。那批木板是比布罗王所预定，要为大臣们制作棺木用的，他对我国的金合欢木与无花果木的品质评价极高。如果拒绝给他这份礼物，不仅

对他是重大的侮辱，也是政策上的错误，将对我国的经济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

“那么雪松和松树干呢？ ”

“像你这么年轻的首相，对我们交易作业技术上的细节自然不熟悉。当初黎巴嫩方面保证会提供能抗菌防虫的树种，可是这些雪松和松树却无此种功效，因此我才下令退货。这个情况已经由专家证实过，也有相关的资料供你参考。”

“你说的应该是白色双院的专家吧？ ”

“他们可都是公认的最优秀的专家。我可以去安排了吗？ ”

“我可不是笨蛋，美锋。你安排了这次和黎巴嫩的交易以从中获利，同时可以得到我们最重要的经济伙伴的支持。不过，你打错如意算盘了。从此以后，木材的进口将由我全权处置。”

“随你高兴吧。你再这样下去，迟早会因为责任过重而垮台的。麻烦你帮我叫一顶轿子，我赶时间。”

“对不起，害你出丑了。”凯姆真是惊呆了。

“多亏了你，”帕札尔却说，“我们削去了他一项权力。”

“他就像多头怪兽似的……我们要剁掉几个头才能削弱他的势力呢？ ”

“越多越好。我已经下令各省省长多种些树木以供民众休憩乘凉之用。此外，没有我的允许，一棵树也不准砍。”

“你有什么想法？ ”

“让深受谣言所扰的埃及民众重拾信心，也向大家证明，我们的未来将如同树叶般欣欣向荣。”

“你自己相信吗？ ”

“难道你不信？ ”

“你是个不会说谎的人，首相。美锋一直觊觎着王位，不是吗？ ”

帕札尔没有搭腔。凯姆接着又说：“你就继续保持沉默吧，我能了解，但是你阻止不了我的直觉感受。你正在打一场生死交关的硬仗，而且根本没有赢的可能。

这档事打从一开始就错了，我们一直都是绑手绑脚的，无法发挥。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还是会留在你身边。“

美锋为自己的谨慎暗自庆幸不已，幸好他做了万全的防范措施，也收买了不少人，因此无论什么样的攻评都伤不了他半根寒毛。首相输了，而且还会继续输下去。

尽管有部分策略已遭识破，但那都只是微不足道的小失误罢了。

美锋身后跟了三名仆人，手上都抱着给西莉克斯的礼物：一种专供假发之用且十分昂贵的芳香发油；由雪花石膏粉、蜂蜜、红色天然含水苏打制成的化妆品，可以使皮肤变得细嫩；大量的上等枯著，治疗消化不良与腹痛极为有效。

西莉克斯的贴身女仆一脸的气恼。本来应该是西莉克斯自己要出来招呼丈夫，并为他按摩双脚的。

“她人呢？”美锋问道。

“夫人在床上休息。”

“她又有什么毛病？ ”

“肠胃不舒服。”

“你让她吃了什么？ ”

“她叫我准备的东西：一小块蜜枣果酱夹心的金字塔蛋糕和一杯芫荽茶。治疗也没有效。”

房间里刚刚做过烟熏疗法，已经开了窗子通风，西莉克斯则满脸苍白，痛得蜷缩在床上。一看到丈夫进来，她立刻撒起娇来。

“你又多吃了什么？”美锋不悦地问。

“没有啊，只是一点点心……越来越痛了，亲爱的。”

“明天晚上你非下床不可，而且还要容光焕发。我请了几位省长到家里来，你可别丢我的脸。”

“奈菲莉会医好我的。”

“别再依赖这个女人了。”

“你答应过我……”

“我什么也没答应。帕札尔根本不低头，还一直要缠斗下去，这个不知死活的家伙！要是去求他的妻子，不就等于向他示弱，绝对不行。”

“就算为了救我也不行？”

“你的病没有那么严重，只不过是稍微不舒服。我立刻召几个医生来，你现在只要专心想着，明晚该怎么诱惑那些重要人物就好了。”

奈菲莉和一个皮肤黝黑、满布皱纹的老人聊着。老人正滔滔不绝地介绍着一个陶土容器，她似乎颇感兴趣。

帕札尔走近之后才发现，那个老人原来是被误判入牢营，后来又被他救出来的养蜂人。

老人见到他立刻起身行礼。“首相！真高兴再见到你……要进这座

官邸可真不容易。守卫盘问了我无数的问题，证明我的身份，还要检查我的蜂蜜罐！”

“沙漠里的蜜蜂怎么样了？ ”

“好极了，所以我才到这里来。来尝尝这美味的神撰吧。”

传说中，众神常因人类的行为而感到苦恼，吃了蜂蜜之后，便能恢复愉快的心情。据说是拉神的眼泪落到凡间变成了蜜蜂，蜜蜂才又将植物转变为这种可以食用的黄金。

蜂蜜的滋味让帕札尔惊讶不已。

“收成从来没有这么好过。”养蜂人说，“不论是在质或量方面都一样。”

“要供应给所有的医院。”奈菲莉插嘴道，“这样我们就能有丰富的储量了。”

具有镇痛舒缓作用的蜂蜜，经常使用于眼科、妇科、血管与肺的治疗，也是许多药方的重要成分之一。护士使用的敷料也大多含有蜂蜜。

“但愿御医长不会太失望。”老人补充说了一句。

“你担心什么吗？”帕札尔问道。

“消息传得太快了。自从蜂蜜丰收的消息传开之后，我和助手养蜂的沙漠地区就不再像以前那么平静了。我们清除蜂巢、把蜜倒入罐中、以腊封口，这整个过程都有人虎视眈眈地盯着。我担心工作一结束，我很可能会遭到抢劫。”

“没有警察保护你们吗？ ”

“人数不够。我收成的蜂蜜实在是一笔可观的财富，他们恐怕保

护不了。”

这个情形美锋当然不会不知道，让医院得不到这宝贵的药材，将会引起重大的危机。

“我会通知凯姆，运输方面一定不会有问题。”

“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奈菲莉问道。

帕札尔没有回答。她便自问自答：“过两天就是花园节了。”

而帕札尔的脸却突然亮了起来。“你真是哈朵尔女神的传话天使，我们要让大家快乐一下。”

花园节当天早上，订了婚和新婚的男女都在花园里种了一棵无花果树。城里和村庄里的广场上、河流边，众人互赠糕点、花束，并畅饮啤酒。美丽的女舞者相互抹上了香脂之后，便随着笛子、竖琴与铃鼓的乐曲起舞。青年男女倾诉着爱意，而年长者则闭上了眼睛。

当书记官将蜂蜜罐交给市镇村里长时，大家无不同声欢呼法老与首相之名。蜜蜂不正代表了埃及国王吗？由于这种可食用的黄金对大部分的家庭而言实在太过昂贵，几乎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而这个梦想却在拉美西斯大帝统治之下的花园节当天实现了。

奈菲莉和帕札尔在阳台上愉快地听着远处传来的歌舞声。那些准备偷袭蜂蜜运输队伍的武装强盗都被警察一网打尽了。养蜂人与朋友聚餐庆贺，他坚信国家的管理健全无虞，节庆的蜂蜜也将驱离所有的灾难。

第十四章

绿洲全毁了。

棕榈树断了头，金合欢枝叶破败，树干剖裂，树枝挫断，泉水阻塞，沙丘满目疮痍，沙堆覆灭了路径……四处只剩一派凄凉萧索。苏提微微睁开眼，原本平静的避风港已消失无踪，漫天黄沙遮蔽了光线，恍馏间好像来到了暗无天日的地狱。

忽然左肩一阵剧痛，是刚才被斧头砍伤的伤口发作了。他试着把脚伸直，却痛得像是断了一般，不过幸好只是轻微划伤而已。身边有两个努比亚人被一棵倒下的棕榈压个正着，其中一人被压得不重，手里竟还挥舞着匕首。

豹子……豹子上哪儿去了？虽然意识有点模糊，苏提也还依稀记得努比亚人来袭，记得暴风狂扫下发了疯似的沙漠。豹子本来一直靠着他的，后来一阵狂风吹来，两人就分散了。予是他跪趴在地，喘着气，动手挖了起来。

还是见不到豹子的踪影。苏提仍不放弃，不找到那个还他自由的女人，他绝不离开这个该死的地方。

他寻遍每个隐蔽的角落，推开其他努比亚人的尸体，最后抱起一棵巨大的棕桐。

豹子仿佛美梦正甜的少女，闭着双眼躺在那里，赤裸的全身毫无伤痕，只有颈子后面肿了一大块。苏提轻轻地帮她按摩了眼球，她这才苏醒过来。

“你……你还活着？ ”

“放心吧，你只是受了惊吓。”苏提柔声地说。

“我的手，我的脚ｉ”“ 一点伤也没有，只是暂时发麻而已。”

她伸手抱位他，孩子气地撒娇。“我们赶快离开吧！”

“要先找到水才行。”

两人花了好几个小时，终于疏通了水井，虽然挖出来的水带着红色的泥巴，但他们还是装了满满的两袋。接着苏提又做了一把新的弓和五十多支箭。睡了一顿饱觉之后，他们剥下尸体上华丽的衣服以做为夜里避寒之用，然后便趁着满天的星光往北走去。

豹子的韧性真让苏提惊讶不已。逃过一死之后，她变得更坚强、更有毅力。现在的她一心只想拿回金子，成为一个富裕、受人敬重并可为所欲为的贵妇人。她只相信自己一点一滴创造出来的命运。她竭尽所能地撕去所有包裹伎她生命的外衣，将灵魂赤裸裸地呈现出来，而毫不感到腼腆羞愧。她什么都不怕，只怕会压制不住自己内心的恐惧。

一路上，她只做短暂的休息，严格地控制饮水，并在乱石与沙丘之间选择两人的方向与路径。苏提乖乖地跟随着她，整个人却像着了魔一样，沉迷于四周的景致之中。他抵挡不了这种诱惑，这个由风、太阳与炎热组合成的国度，他无一处不喜爱。

豹子一直保持着戒心，一有埃及巡逻队靠近，她立刻提高警觉。而苏提却变得有些烦躁，因为他正一步步地远离真正的自由，以及他希望与高贵的剑羚同在的广大荒漠。

正当他们在一口水井旁装水时，忽然有五十多个努比亚战士围成了圆圈向他们逼近。这些人手上拿着短棍、短剑、弓和弹弓悄声而来，豹子和苏提都没有听到任何声响。

豹子愤怒地握紧了拳头，就这样失败，真叫她不甘心。她低声说道：“尽力脱困。”

“根本毫无希望。”

“那你有何打算？”苏提缓缓转头看看四下：确实逃脱无望。他甚至连拉弓的时间都没有。

“众神是不容许自杀的，你愿意的话，我可以趁他们敲碎我的脑袋之前掐死你、否则他们一定会用惨无人道的手段轮暴你的。”

“我会杀了他们。”

敌人开始缩小包围的范围。

苏提决定往两个并肩前进的巨人冲过去，至少他可以算是光荣战死。突然间，有一名努比亚长者大声问道：“是你杀了我们的弟兄？”

“是我和沙漠联手的。”

“他们都是勇士。”

“我也是。”

“你是怎么办到的？”

“用我的弓。”

“你说谎。”

“你不信可以让我试试。”

“你是谁？”

“苏提。”

“你是埃及人？”

“是的。”

“你到我们国家来做什么？”

“我刚刚从查鲁堡垒逃出来”

“逃出来？”

“我是个囚犯。”

“你又在说谎了。”

“他们把我锁在尼罗河中央的大岩石上，以便引诱你们这些人。”

“我不相信，你是奸细。”

“我躲在绿洲里，你的族人就来偷袭了。”

“要不是刮起大风，你是不会赢的。”

“可是他们死了，我还活着。”

“你很骄傲嘛。”

“要是我能和你两人对决，你就会知道我骄傲不是没有原因的。”

那个努比亚人看了看其他同伴，又说：“你这样的挑战有什么用？你在绿洲杀了我们的首领，才逼得我这个老头子不得不担任族长的工作。”

“让我和你们最好的勇士决斗，如果我胜利了，就还我自由。”

“你要和他们所有的人决斗。”

“你这个懦夫。”苏提骂了一声。

此时有人以弹弓射出一颗石子，苏提被打中太阳穴后，便昏了过去。原先那两个巨人则慢慢向豹子走去。她怒目瞪视。一动也不动。他们一把扯下了她身上的衣服和覆盖在头上的破布块。

两人大吃一惊，倒退了几步。

只见豹子两臂自然地垂放在两侧，毫不遮掩胸部与私处的金色卷毛，昂然地往前走。

在场的努比亚人无不纷纷行礼。

为黄金女神所举行的礼拜仪式持续了一整夜，战士们认出了她就是祖先口中那个威力强大的可怕人物。女神来自遥远的利比亚，由于心中不满，便到处传播流行病、各种大灾难与饥荒。为了安抚女神，努比亚人奉上了椰枣酒、炭烤的蛇以及对付虫蛇叮咬十分有效的新鲜大蒜。众人围绕着头戴棕榈冠、身涂香油的豹子跳舞，并默念着祖先世代相传的祷告词。

大家都把苏提忘了，他也和其他人一样侍奉着黄金女神。豹子完美地扮演了女神的角色，仪式过后，她率领着这一小支队伍绕过查鲁堡垒，经由一条小径朝北而行。出乎他们意外的是，几天来埃及士兵都一直躲在城墙之内，不再四处巡逻。

一行众人来到一座多岩的山壁下，由于可以遮风挡日，便停下来歇一歇。苏提向豹子走去，她原本由四名男子欢天喜地地抢着，刚刚才下了轿椅。

“我实在不敢抬头看你。”

苏提说。

“这样最好，否则你会被他们碎尸万段。”

“这种情势实在叫人难以忍受。”

“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啊。”

“可是方法不对。”

“你要有耐心一点。”

“我的个性不是这样的。”

“当几天奴隶你就会习惯了。”

“你休想。”

“你要知道，谁也逃不过黄金女神的神力。”

苏提只得怀着满腔的怒气和新伙伴们练习打弹弓。由于他技巧熟练，立刻便赢得了其他人的敬佩。接下来他又在几场摔胶和射箭比赛中获得胜利，更博得了努比亚人的好感。于是这些勇士们都起了惺惺相借之心。

用过晚餐之后,努比亚人说起了黄金女神如何前来教导他们音乐、舞蹈与做爱的经过。大伙儿说故事说得正起劲，却有两个人在一旁升起了火,放在火上加热的罐子里装的是由羚羊油制成的胶脂。烧到一定温度时，罐中的物质便融成了液体，其中一人拿起刷子沾了沾胶水，另一入则将一个乌木制成的腰带带扣放到他面前。第一个人于是小心翼翼地涂上了胶水。苏提觉得无聊，打了个哈欠，正打算走开时，忽然看见一道微光在黑暗中闪了一下。他感到好奇便又回到那两个人身边，只见涂胶水的那人正非常专注地在带扣上安装一片金属叶子。

苏提俯身仔细一看，果然没错，是一片金叶，便问道:“你在哪里找到这玩意儿的？”

“族长送的。”

“那又是谁给他的？”

“每次他从失落之城回来，都会带回一些珠宝和腰带扣的。”

“你知道地点吗？”

“我不知道，但是长老知道。”

苏提立刻摇醒了长老，要他在沙地上划出地图，然后他把所有的人都聚集到火边，说道:“大家听着！我本来是军队里的战车尉，

因此很善于使大弓。我曾经杀了数十名贝都英人，并除掉了叛国的将军，但是我的国家却不感激我的所作所为。

所以，现在我要变成一个有钱有势的人。你们族里需要一个身经百战并且屡战屡胜的人来担任族长，我就是最适当的人选。你们跟随我，将来一定不会后悔的。“苏提热烈的神情、长长的头发、宽阔的肩膀与威武的仪表，深深打动了努比亚人的心，但长老却说话了：”可是你杀了我们的首领。“

“那是因为我比他强，弱肉强食本来就是沙漠的法则。”

“我们未来的族长要由我们自己指定。”

“我会带你们到失落之城去，我们一起消灭敌人。你无权保留这个秘密,要不了多久,我们将会成为努比亚境内最受敬重的一族。”

“我们的族长一向是独自前往的。”

“我们一起去，你们也可以得到金子。”

支持与反对苏提的人于是开始争辩了起来，然而上一任族长的影响力实在太大了，苏提成功的机会自然十分渺茫。因此他拉过豹子，一把扯去她身上的衣服。火光照着她金黄的胴体。

“你们看，她并不反抗我！这里只有我能当她的情人。如果你们不答应推我当首领，她将会再发起一阵狂怒风沙，到时你们一个也活不了。”

此时苏提的命运全掌握在豹子手里，她若是拒绝了他，努比亚人便知道他只是在吹嘘，而会立刻杀了他。而豹子如今跃登上了女神的宝座，谁晓得她会不会被虚荣心冲昏了头呢？ 果然，她挣脱了苏提的手，努比亚战士立即将矛头与巴首对准了苏提。

他实在不该轻易相信利比亚女子的。不过，至少他在死前还能欣赏到完美无理的女子胴体。

只见豹子走到火旁，全身软若无骨地躺了下来，然后向他伸出手臂，微笑着说道："过来吧。"

第十五章

帕札尔蓦然惊醒。他梦见了一只百首怪兽张着无数的利爪，拼命想推翻掉大金字塔。怪兽的腹部有一张脸，是美锋。尽管二月的夜里相当凉爽，帕札尔仍是吓出了一身汗。他摸索着床缘，这张木床的床绷是由植物编成绳索后制成的,床脚还刻有狮首的形状。他转过身看看奈菲莉的床。

是空的。

于是他掀开蚊帐，起身披上一件外套，打开了面向花园的窗户。柔和的冬阳已经唤醒了花草树木，山雀也展开了歌喉。他见到妻子了，她披着厚厚的毛毯，打着赤脚站在露水间。

她整个人融在晨曦之中，身边围绕着光环。当奈菲莉将莲花放上先祖的祭坛时，忽然有两只猎鹰自拉神的小舟冲出，在她身边飞来飞去。空中翱翔的猎鹰使埃及与天空之船结合之后，又飞回了凡人肉眼所不能见的船首。

仪式既毕，帕札尔环抱住妻子说道：" 你就像幸福的一天即将展开之际的黎明的太阳，光辉灿烂，无与伦比，你的眼睛有如双唇般柔和。你怎能如此美丽呢？而你的秀发也闪耀着哈朵尔女神的光明。

我爱你，奈菲莉，我比任何人都爱你。"在充满爱意的破晓时分，

他们再度合而为一。
帕札尔站在驶向卡纳克的船首，欣赏着日光与河水交接之处的金碧辉煌的埃及。
河畔有农民在疏通灌溉渠，还有一群专家在整治运河——埃及的命脉。棕榈树的冠冕为那些在肥沃的黑色土地上辛勤耕作的人提供了阴凉。看到首相的船经过，孩子们都跑到河岸与拉纤的路径上，热情地欢呼并挥动着手臂。
狒狒站在主船舱的舱顶，监护着帕札尔。凯姆则拿来了几个新鲜的洋葱。
“没有刺客的消息？”帕札尔问道。
“没有。”凯姆答道。
“塔佩妮有什么动作吗？ ”
“她去见了美锋。”
“美锋又多了一个同党…… ”
“我们要提防她，她的毁灭力不容忽视。”
“我们又多了一个敌人。”
“你害怕吗？ ”
“感谢众神，我的感觉迟钝也算是一种勇气吧。”
“正确一点的说法应该是，你并无选择的余地。”
“医院没有什么意外吧？ ”
“你的夫人尽可安心工作。”
“她应该尽快革新公共卫生政策，由于前任御医长的怠职，如今已经出现重大缺失了。有时候，我和奈菲莉的责任真的很重，这

实在是我们当初始料末及的。”
“我又怎么想得到自己会当上警察的首长？这些人还是割去我鼻子的罪魁祸首呢。”
风吹得很猛，使得水流不顾，偶尔水手们便以手划桨，没有拆下桅杆，也没有降下高挂的狭长船帆。常年行驶于尼罗河的船长对河里的一切陷阱都了然于胸，并懂得利用风力快速地将船上重要的乘客载往目的地。小船的外型是一只无脚公鸡，船的两端微微翘起，这可是宫廷木匠精心研发出来，最利于航行的船只造型。
“你觉得刺客什么时候会再度出手？ ”
“这个你不用担心，凯姆。”
“事关我个人荣辱。怎能不关心？我的名声都被那个恶魔毁了。”
“你有苏提的消息吗？ ”
“全面戒备的命令已经下达查鲁了，士兵全都躲藏在堡垒中，静待下一道指令。”
“那他逃走了吗？ ”
“根据报告，犯人都还在，不过我得到一个奇怪的信息。听说有一个勇敢的人被锁在尼罗河中央的大岩石上，做为引诱努比亚人的诱饵。”
“那一定是他了。”
“这么说是不能太乐观了。”
“他会脱险的。苏提不会就这样进入幽冥世界的。”
帕札尔的思绪一下子飞向了挚友，随后才被底比斯美妙的景象拉回现实。尼罗河两岸的狭长地带是河谷地区中最大最繁盛的农耕

区。为巨大神庙卡纳克工作的村庄将近有七十个，人数更多达八万人以上，其中包括有祭司、手工艺匠与农民。紧接着而来的是祭把蒙神的广场，外围的砖墙如波浪般起伏，雄伟堂皇的气象竟使得四周富庶的景致亦为之失色。

神庙的人事总管、庙务总管与内侍都在码头上迎接首相的到来。行过礼之后，他们便提议带帕札尔去见老友卡尼，也就是那个在一夕之间晋升为埃及第一神庙城大祭司的菜农。走了一段路后。帕札尔请总管们留步，方才独自走上柱子大厅的中央走道，这座大厅若非能够透识玄机之人是无法进入的。而凯姆与狒狒则留在双重的金色大门外等着。每当重大节庆时，庙方才会开启这两道门，好让阿蒙神船离开圣殿，以光芒浸润大地。

帕札尔在托特神的雄伟神像前默思良久，此神伸长了的手臂便是工匠们用以为度量的标准。帕札尔默念着柱子上的象形文字，解读着知识之神传达的信息：神明指示信徒必须遵守生命恒常的比例。

首相每天所要努力维护的正是这份和谐，以便使埃及呈现天堂之乐；而阴谋分子所要摧毁的也正是这份和谐，如此他们才有机会以冷酷无情的手段残害人民，使个人的私欲获得更大的满足。像美锋和他的同谋,不比残酷的入侵者更可怕吗？ 帕札尔走出了柱子大厅，在小小的露天中庭欣赏着卡纳克上空纯净的蓝天。庭院的中心有一个花岗岩祭坛，上面注明了神庙多年前的落成日期。由于此祭坛至为神圣，因此经常放满了鲜花。帕札尔心里有些遗憾，为什么一定要离开这种置身于时空之外深沉的平静呢？“很

高兴再见到你，首相。”理了光头的卡尼手持金杖向帕札尔一鞠躬。

“应该是我向你行礼的。”

“我也该向你致敬，首相不代表了法者的眼与耳吗？”

“但愿这对眼睛与耳朵都能敏锐无比。”

“你好像有心事。”

“我是来请大祭司帮忙的。”

“我也正想请首相帮忙。”

“怎么回事？”

“恐怕是大麻烦。我带你去看看神庙刚刚整修好的部分。”

卡尼和帕札尔走进阿蒙神广场的一道大门，沿着围墙走向玛特女神的小礼拜堂，沿路上还跟忙着工作的画师与雕刻师傅打招呼。以砂岩建造的礼拜堂中有两张长石椅，是首相审判宗教高层人士时的座位。

“我是个很单纯的人。”卡尼说，“我一直没有忘记，大祭司这个位子应该是属于你的恩师布拉尼的。”

“可是布拉尼被杀，法老也指定由你担任了。”

“法老也许选错了人。”

帕札尔从来没有看到卡尼如此消沉过，他原本虽然只是个与变幻无常的大自然搏斗的人，最终却也博得了下属与祭司学院众人的尊敬。

“我不配担任大祭司，但我不会逃避责任。不久，我就要在这里接受你的审判了。”

“这样就开庭未免太草率吧！你可以让我进行调查吗？”

卡尼坐到石椅上说道:“不会太费劲的，你只要看看最近的账目记录就行了。

才几个月而已，卡纳克就几乎要毁在我手上“怎么说呢？ ”

“只要看看谷类、乳制品、水果等等的入库情形就够了……无论哪一种食物，都证明我的管理的确是彻底失败。”

帕札尔实在不明白：“也许是你的属下做了手脚。”

“不会的，报告十分可靠。”

“是气候的关系吗？ ”

“涨水量很充足，农田也没有虫害。”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 ”

“因为我无能。我通知你是希望你转告国王。”

“不急。”

“事实真相终究会暴露出来的。你也看到了，我实在帮不上你什么忙，再过不久，我便只是个遭人鄙弃的老头儿了。”

帕札尔一个人关在卡纳克神庙的档案室中比较着卡尼与前几任大祭司治下的资产与负债情形。其中的差异果真叫人吃惊。

他坚信：必定有人想毁坏卡尼的声誉，迫使他不得不引咎辞职。而取代他的人想必也是与拉美西斯敌对的某伎显贵。若无卡纳克的支持，是不可能控制整个埃及的，但是谁想得到美锋与他的心腹竟敢拿这个无懈可击的大祭司开刀呢？卡尼一定会受到责难的，因为卡纳克、卢克索和河西其他庙宇很快就要没有供品了。祭把仪式将无法顺利进行，到处也将充斥着众人谴责的声浪：卡尼，大罪人！

帕札尔陷入了绝望。他来寻求朋友的帮助。却没想到必须在此判他的罪。

“不要再研究资料了，我们到现场去吧。”凯姆建议道。

他们首先巡视神庙附近的几个村落。村民仍依照节令时序过着平静的生活，询问村长与农地书记官之后，也没发现什么异常现象。

经过三天的调查，毫无所获，帕札尔只得向事实屈服。他必须返回孟裴斯，将情形向国王据实报告，并开庭审判大祭司卡尼。

由于风力过于猛烈，不利于航行，因此凯姆又多了一天可以继续调查。这回，他二人带着狒狒与随从前往位于科普托思省界、距离神庙较远的一个村庄。这里也和他处一样，农民忙于耕作，他们的妻子则在家照顾小孩、准备三餐。尼罗河畔，有一名漂白工人正在洗涤衣物，无花果树下则有一位乡下医生正在看诊。

忽然，狒狒变得焦躁不安，它的鼻孔微微颤动着，利爪还不断扒地。

“它发现了什么吗？”帕札尔问道。

“有不寻常的波动，我们这趟没有自来了。”

第十六章

这个村子的村长约莫五十来岁，挺着一个桶肚，相当亲切有礼。他有五个小孩，而他们家世世代代以来都是村里的望族。

村长很快就得知有陌生人到来，不得已只好打断午睡，去见见这群不速之客，随身还带着一个帮他打阳伞的人。

当他的目光和红眼狒狒的眼神交错时，惊得立刻停下脚步。

“各位朋友，你们好。”

“你也好。”凯姆回答。

“这只狒狒听话吧？ ”

“它是宣誓过的警察。”

“真的……那你是？ ”

“我是警察总长凯姆，这位则是首相帕札尔。”

村长大吃一惊，连忙缩腹弯腰，两手伸得笔直以表敬意：“太荣幸了，真是太荣幸了！我们这个小地方，承蒙首相大入不弃，大驾光临……真是太荣幸了！”

直起身子后，村长滔滔不绝地说了一大串恭维馅媚的话，直到狒狒低吼了一声，才急忙住嘴，并忧心地问凯姆：“你真的能控制得了它吗？ ”

“除非它闻到犯罪的气息。”

“幸好在我这个小村子里是没有的。”

细想之下，其实这个人高马大、说话声音低沉的努比亚籍警察，似乎也和拂拂一样可怕。村长从前就听说过，这位警察总长完全不理会行政事务，却深入民间，因此作奸犯科的人都逃不出他的手掌心。如今在自己的地方见到他，可不是什么值得高兴的事。至于首相么，太年轻、太严肃、太爱查问了……帕札尔天生的威仪、眼神的深邃锋利、态度的一丝不苟，都带着一点不祥的兆头。

“恕我斗胆请问一下：两位身份如此尊贵，怎么会到这偏僻的小村落来呢？ ”

“你的农田辽阔无边，”凯姆说，“灌溉也做得非常好。”

“这只是外表的假象，这一带的土地其实耕作不易。真是苦了那

些可怜的农夫了。”

“可是去年夏天河水满潮的涨水量很充足啊。”

“我们的运气不好，由于这里的水势太猛，使我们的灌溉洼地都遭了殃。”

“可是据说是大丰收。”

“没有，比去年差多了。”

“葡萄的收成呢？ ”

“更叫人失望！成群的害虫把藤叶和葡萄都咬得支离破碎的。”

“可是其他村庄并没有这个问题。”帕札尔说话的声音里充满了怀疑，村长也没有想到他会如此单刀直入。

“也许是其他村长吹嘘的，也或许是我们这一村特别倒楣吧。”

“牲畜的情形如何？ ”

“病死了不少，虽然请了兽医，却还是太迟了。这个地方实在太偏远了，而且……”

“路况很好啊。”凯姆反驳道，“卡纳克神庙派来的专人把道路维修得很好。”

“虽然我们的资源有限，但希望两位能够赏光，留下来一起用餐。也希望两位看在我诚心诚意的分上，不要介意舍下的粗茶淡饭。”

待客的殷勤好意向来是谁也不忍拂逆的,凯姆代表首相受了邀请，村长便遣仆人回去通知厨子准备准备。

帕札尔发现这个村子一片繁荣景象：好几间房子才刚刚重新上了白漆，中和驴喂得饱饱的，毛色也很光亮，小孩身上全都穿着新衣。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街角奉把着神明的雕像，村长办公室对面

的广场上有一间面包坊和一间磨坊，都是新近才开张的。
“恭喜你，真是治理有方。”帕札尔说，“村民们衣食无虞。这是我见过的最美的村子。”
“首相太夸奖了，我实在不敢当！请进！”
村长的房子无论从外观的大小、房间数目的多少或屋内的装潢来看，都不输给孟斐斯贵族的豪宅。村长的五个小孩前来向贵客行礼致意，他的妻子也特意化了妆，并换上优雅的连身长裙才出来见窖。她低着头，将右手放在胸前表示敬意。
他们坐在高级的草席上，享受着甜美的洋葱、胡瓜、蚕豆、大蒜、鱼干、烤干排、羊乳干酪、西瓜和浇了角豆荚果汁的甜点。此外还有香醇的红酒佼餐。村长的胃口简直好得不能再好了。
“谢谢你热情的款待。”帕札尔说。
“这是我无上的荣幸！”
“可以找农地书记官谈谈吗？”
“他回孟斐斯北边的老家去了，要一个星期以后才回来。”
“总可以看看档案吧。”
“可惜不行。他办公室锁着，我不能……”
“我可以。”
“你是首相，当然可以，但是会不会有点……”村长顿了一下，惟恐自己说错话，“到底比斯还有一段路，而且这个时节太阳下山得早，看这些无聊的档案恐怕会耽误你们的时间。”
一旁的狒狒吃完烤牛肉，“啪！”的一声便把骨头给折断了，把村长吓了一大跳。

“档案在哪里？”帕札尔坚持道。

“嗯……我也不知道。书记官大概是带走了。”

狒狒忽然站了起来。直立的它有如一个高大魁梧的运动健将，红通通的双眼直盯得肥胖的村长双手抖个不停。

“求求你把它拴起来吧！”

“档案拿来。”凯姆冷冷地说，“否则我的伙伴有什么行为，我可不负责。”

村长的妻子跪在丈夫面前，哀求道：“你就实话实说吧。”

“在我这里……文件在我这里。我马上去拿。”

“我和杀手陪你去，我们可以帮你搬。”

帕札尔才等了一会儿，村长就把一卷卷的纸轴摊在他面前了。村长嘟哝着说：“一切都合乎规定。这些观察报告都是按时完成的，实在没什么好看的。”

“让我静静地看一下。”帕札尔说。

村长焦躁不安地退下，他的妻子也走出了饭厅。

做事近乎吹毛求疵的农地书记官，为了清点牲畜与粮袋的数目曾经来了好几趟。

他清楚地记载了地主姓名，以及牲畜种类、重量与健康情形。至于菜园与果园的记录也极为详细。最后他用红色墨水写下总结：各类作物收成极佳，收获量高于平均值。

对此结果感到惊愕的帕札尔简单地计算了一下。以此地农耕面积之广，作物的收成几乎可以弥补卡尼的亏损了，为什么这些竟没有记录在他的账目之中？“我一向都非常尊重他人的。”帕札尔说。

村长点了点头。

他又继续道："但是如果他人坚持隐瞒真相，也就不再值得我尊重了。你该不会是这样的人吧？"

"我已经都说了！"村长激动地说。

"我不喜欢使用暴力，不过在某些不得已的情况下，法官还是得用强，对不对？"

狒狒仿佛和首相心意相通似地立刻扑上前去，用力将村长的头往后拉扯。

"快叫它住手，我的脖子要断啦！"

"把其他的文件拿出来。"凯姆以平静的语调说。

"我没有了，真的没有了。"

凯姆转身向帕札尔说："我看我们还是出去散散步，让杀手好好地讯问他吧。"

"不要丢下我不管！"

"其他的文件。"凯姆又重复了一次。

"先叫它把爪子拿开！"狒狒于是松了手，村长则不断抚摸着疼痛的颈子，抱怨道："你们简直像野蛮人一样！你们不能为所欲为，这种刑求地方官员的卑劣行为，应该受到谴责。"

"我也要控告你伪造行政公文。"

村长一听，整个脸都白了。"如果我交出其余文件，我要你确保我的清白。"

"你犯了什么错吗？"

"我是为了全村的利益才这么做的。"

他从放置碗盘的箱子里拿出一卷封住的纸轴。此时他脸上原本畏畏缩缩的表情，竟忽地变得凶残而冷酷：“拿去看吧！”
文件中写明了村子的资产都送到科普托思省的首府去了。
农地书记官还写了日期并签了名。
“这个村子可是卡纳克神庙的领地啊。”帕札尔提醒道。
“你弄错了，首相。”
“可是大祭司的产业清单上的确列了你的村子在内。”
“那个老卡尼也跟你一样搞不清楚状况，他的清单有误，地籍资料才是正确的。
你到底比斯查一查就会发现，我这村子的经济管辖权是隶属于科普托思，而不是卡纳克。公定的地界可以证明。我要控告你蓄意殴打伤害，我的诉状一呈上去，先要受审的人恐怕是你自己了，帕札尔首相。“
第十七章
底比斯地政处的守卫在睡梦中被一阵突如其来的声响吓醒了，他原以为自己做噩梦，后来才发现是有人敲门。
“谁啊？ ”
“警察总长，还有首相大人。”
“我最讨厌人家恶作剧，尤其现在是三更半夜。赶快走吧，不然你们会后悔的。”
“你最好马上来开门。”
“滚开，否则我要叫人来了。”
“去叫吧，刚好让他们帮我们把门撞开。”

守卫满心狐疑地从石窗棍往外看，只见月光下矗立着努比亚人与拂拂的巨大身影。是凯姆和他的狒狒！他们的声名早就传遍整个埃及了。他立刻卸下门闩：“对不起，但这实在太意外了……”

“把灯点亮，首相要检视地籍图。”

“是不是通知一下处长比较好？”

“那就请他过来吧。”

地籍处负责人板着脸怒气冲冲地跑来，一见到首相气便全消了，原来守卫并没有胡说。首相的确在此令人意想不到的时刻出现在他的办公室!他立刻巴结着问:“不知道首相大人想看哪些图呢？”

“卡纳克神庙产业的地籍资料。”

“可是……好多耶。”

“先从距离最远的村落开始”北边还是南边？“

“北边。”

“小村子或大村庄？”

“最主要的村落，”

处长于是将地图摊开在长木桌上，图上清楚地标示了每个地区的界线、运河河道与聚落点。

帕札尔却找不到他刚刚造访过的村落，便问道:“这些是最新资料吗？”

“当然了。”

“最近没有更动过吗？”

“有，有三名村长前来要求更改。”

“为什么？”

“因为村界被水淹没了，需要重新丈量划定。工作由专家执行，我的部下则负责记录观测报告。”

“他把卡纳克的领地缩小了！”

“这与我们地政处无关，我们只负责记录。”

“你们该不会没有知会卡尼大祭司吧？”处长退了几步，似乎不愿脸上的表情暴露在灯光下:“我正打算呈给他一份完整的报告。”

“现在才送，不嫌迟了一点？”

“由于人手不足……”

“这名丈量专家叫什么名字？”

“苏美努。”

“住在哪里？”处长犹豫了一下:“他不是这里的人。”

“不是底比斯的人？”

“不是，他从孟斐斯来的……”

“谁派他来的？”

“当然是宫里派来的，还有谁？”

通往卡纳克神庙的大道两旁，红白相间的月桂树散发出一股柔和而迷人的气息，圣所四周高大围墙所撑起的肃穆感，也因而谈化了不少。由于帕札尔再度来访，卡尼便走出幽静的圣殿与他交谈。这两个权势仅次于法老的大人物，缓缓地走在两排象征保护意味的狮身像之间。

“我的调查有进展了。”帕札尔先说了好消息。

“调查有什么用呢？”

“可以证明你的清白。”

“但我并不是清白的。”

“你被蒙骗了。”

“我只是被我自己的能力蒙骗而已。”

“你错了！有三个距离最远的村落，将他们的收成送到了科普托思，所以你的资产才会减少。”

“他们是属卡纳克管辖的吗？”

“上次涨水之后，地籍资料被更改了。”

“在没有征求我的同意之下？”

“是由一名孟斐斯的土地丈量专家执行的。”

“太不可思议了！”

“我已经派人前往孟斐斯带回这个叫做苏美努的人了。”

“如果真是国王亲自下令撤掉这些村子，你这么做又有什么用呢？”

在圣湖湖畔默思、参与晨间、中午与傍晚的仪式、加入在神庙屋顶进行的占星工作、阅读古老的神话与冥世的相关资料、与退隐于阿蒙神庙中的要人交谈……帕札尔在神庙中的生活就是这么度过的。他感受着雕刻在石上的那份光明的永恒，倾听着神祗与历代君王的声间，并沉浸在浮雕与雕刻所展现的永恒不变的生命当中。

他在恩师布拉尼的雕像前静思了好几次，雕像呈现的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书记官，膝上还摊着一本歌颂天地万物的书。

当凯姆带回消息之后，帕札尔立刻前往地政处。处长显得十分高兴，因为首相再度到来，表示自己确实相当有分量。

“你把孟斐斯那个土地测量员的名字再说一遍。”帕札尔说。
“苏美努。”
“你确定吗？”
“是啊……是他告诉我的。”
“我去查过了。”
“其实并不需要，因为一切都合乎规定。”
“我在地方上当小法官时，就有追根究底的习惯，这么做通常很花时间，不过却很有用。你说他叫苏美努，是吗？”
“我可能是搞错了……”
“宫里的土地测量员苏美努已经在两年前过世了。是你冒用他的名字吧。”
处长半张着嘴巴，却一点声音也发不出来。
“擅改地籍是有罪的。你难道忘了，村落与土地归属的决定权在首相？收买你的人是看准了卡纳克神庙大祭司和我本人都缺乏经验，但是他错了。”
“弄错的人是首相你啊。”
“我们很快就知道了：立刻请盲人复查鉴定。”
底比斯盲人协会的会长是一个外表严肃的人，他天庭饱满，下巴也相当厚实。
每当河水泛滥冲失了界碑与产业的地标之后，若引发争议，行政机关便会向他或其他会员求助。身为会长的他对土地可以说了若指掌，由于他跑遍了所有的田野与耕地，因此想要知道土地正确的面积，问他的双脚就行了。

当他正在藤架下吃无花果干时，忽然听到有脚步声接近，便说道：“你们总共有三人：一人高大魁梧，一人中等身材，还有一只狒狒。该不会就是警察总长和他闻名全国的下属杀手吧？另一人难道是……”

“首相帕札尔。”

“这么说是国家级的事务了。又有人想偷哪些土地呢？不，不要说！我的鉴定必须绝对客观。这次要复查的是哪一区？”

“北边科普托思省界附近那些富足的村落。”

“那一区的船员抱怨连连。听说农作物遭虫害，也遭到河马践踏蹂躏，其余的收成也都被老鼠、蚱蜢和麻雀吃了个精光。真是撒的弥天大谎！那里的农田好得不能再好，今年还是大丰收呢。”

“那一区的专家是哪位？”

“就是我。我在那里出生长大的，二十年来地界从未变更过。我也就不请你们吃无花果、喝啤酒了，因为我想你们应该很急吧。”

盲人会长手拿着一根拐杖，杖头有一个尖嘴长耳的动物的头（这根仪式用杖与“乌瓦斯”权杖造型相同，除了这个例外的情形之外，只有神明能够持有，因为杖头雕刻的动物便是风雨雷电之神塞托的象征），身边则跟着一名丈量人员，正依着他的指示放线测量。

会长从未有一刻的迟疑，他确切地指出每块田地四个角落的位置，并找到了界碑与以农作物保护神蟒蛇为主的神抵雕像，以及宫廷赠与卡纳克神庙做为地界的石柱。一旁的书记官则忙着记录、绘图、造册。

鉴定完毕之后，一切都明朗了：由于地籍资料遭到篡改，以致于原本属于卡纳克的肥田收成，却归了科普托思。

“‘首相有责任界定每一省界，注意供品供应情形，并让所有非法占有土地者无所遁形’：这是法老在我就任典礼上赋予我的任务，就像所有法老对所有首相的期许一般，对吗？”

科普托思省长大约五十多岁，是名门世家之后，面对首相的质问，不由得脸色发青。

“快回答，”帕札尔喝道，“你当时也在场的。”

“是的……国王的确这么说过。”

“那么你为什么接受了不属于你的财富？”

“那是因为地籍已经改了……”

“那是伪造的，我和卡纳克大祭司都没有盖章！你应该通知我的。你在等什么？等这几个月赶快过去，等卡尼辞职，等我被革职，将首相之位拱手让给你的同党吗？”

“你可不能含血喷人……”

“你明明为阴谋份子与杀人凶手提供协助。以美锋的心机，一定已经事先撇清了你和双院之间的关系，我也将无法证明你们有所关联。不过，光是你贪污这条罪就够了，你根本不配当一省的省长。你就等着被撤职吧。”

帕札尔就在底比斯卡纳克神庙前的门殿开了庭。虽然凯姆一再提醒他要小心，但他还是没有接受被告所提出的“禁止旁听”的请求，法庭四周因此挤满了人。

首相简单报告了他的主要调查经过，并宣读诉状后，证人一一出

席应讯，书记官也照实记录。至于陪审团乃是由两名卡纲克神庙的祭司、底比斯市长、某位贵族之妻、一名助产士与一名高层官员组成，他们一致认为首相的裁决完全符合法令的规范与本质。
判决结果：科普托思省长免职，判刑十五年，并须付给庙方一大笔补偿金；三名村长因隐瞒事实并私自挪用公粮，从此贬为农夫，原有家产则由村中最贫户均分；至于底比斯地政处处长则被判劳役十年。
首相并末加重刑罚，而罪犯也未提起上诉。
美锋的网络就此断了一条。
第十八章
“你看沙漠的天空。”长老对苏提说，“宝石就是从那里诞生的。天空将星星洒到人间，然后星星又衍生出了金属。如果你能够与星星对话，能听到它们的声音，那么你就会知道金银的秘密。”
“你懂得它们的话吗？”
“在与族人走向不归路之前，我是以词养牲畜维生的。有一年阎旱灾，我的妻子儿女都死了，所以我才会离开家乡，将命运交给未知的明天。那个人人都有去无回的地方，对我又有什么重要的呢？”
“失落之城难道只是个梦？”
“前一任族长去过好几次，也带回了金子、这是事实。”
“我们走的这条路对吗？”
“你如果是个战士，你应该知道。”
这一带极为偏僻荒凉，已经好几个小时没见到羚羊的纵迹了。于

是长老再度以稳健的步伐，带领着族人往前走。苏提则退到豹子身边。她原本躺在一顶简陋的轿子上，此时则对那六名因自己能为黄金女神抬轿而深感荣幸的努比亚人说："让我下来吧，我想走一走。"

这几名战士照着她的吩咐做了，随后则唱起了响声震天的战歌，威胁着要将敌人碎尸万段，使敌人的神奇威力尽数失灵。

豹子一直绷着脸，苏提便问："你生什么气？"

"冒这种险太愚蠢了。"

"你不是想赚大钱吗？"

"我们知道我们的金子在哪里呀，何必要冒着渴死的危险，去垂涎一笔虚幻的财富？"

"绝不会有任何努比亚人渴死，而我也不是垂涎虚幻的财富。我这么说了难道还不够？"

"我要你发誓，一定会陪我去找回我们的金子。"

"你为什么这么固执呢？"

"为了这笔金子你差点没命耶，要不是我救了你，你又杀了叛国的将军，哪能得手？人向命运挑战也要有个限度。"

苏提一听不禁面露微笑：豹子把这些事都看成了个人的利益纠葛。其实，他并非觊觎那个叛贼的金子，他只不过是替沙漠行道，除掉一名背信弃义并想逃过首相法庭制裁的杀人凶手罢了，而这笔自动送上门来的财富，恰好证明了他做得没有错。

"也许失落之城到处都是黄金，而且……"

"你那些疯狂的计划我不想听！我只要你发誓一定会陪我回山洞

去拿金子。”

“我一定会的。”

黄金女神这才心满意足地又上了轿子。

他们来到一座山脚下时，路中断了，山坡上却满布着发黑的岩石。

风横扫过沙漠，烟尘弥漫的天空中，既没有猎鹰也没有秃鹰盘旋。

长老坐下来，其他族人也跟着坐下。

“不能再前进了。”他对苏提说。

“你害怕什么？”

“我们族长能和星星对话，我们却不能，过了这座山就再也找不到水点了。那些不信邪硬是进入失落之城的人，最后都逃不过被沙石吞噬的命运。”

“可是你们的族长却没事。”

“因为他有星星带路，但是他的秘密也跟着他走了。反正我们不能再前进了。”

“你不是想死吗？”

“但不是这种死法。”

“你们族长从来没有透露过什么吗？”

“族长并不多话，他只付诸行动。”

“他每次探险的时间大概多久？”

“月亮上升三次的时间。”

“黄金女神会保护我的。”

“她要跟我们在一起。”

“你想违抗我的命令？”

“你想死在沙漠里，那是你的自由，但我们只待到月亮第五次升起时，然后我们就回绿洲。”

于是苏提走向豹子，此时的她显得更加迷人了，在风的吹拂与太阳的照射下，她的皮肤呈现出琉璃的色泽，头发愈益金黄，也更突显出她桀骜不驯的野性。

“我要走了，豹子。”

“你要找的那座城根本不存在。”

“其实那里遍地黄金。我要寻求的不是死亡，而是另一种生活。当初我被关在书记官学校里就梦寐以求的生活。这座城不仅存在，而且还属于我们。”

“我只要我们的金子就足够了。”

“我看得比你远，远得多了！也许我杀死的努比亚族长的灵魂已经附到了我身上，并且正引导我走向一笔莫大的财富……有谁会笨到拒绝这样的机会呢？”

“又有谁会笨到轻易就去冒险？”

“吻我吧，黄金女神，你会为我带来好运的。”

她的唇炽热一如南风，最后她只说了一句：“既然你敢离开我，你就必须成功回来。”

苏提带着两袋咸水、几片鱼干、一把弓、几支箭和一把巴首便上路了。他没有骗豹子：被他打败的敌人的灵魂，的确会指引他的去路。

他站在山顶凝视着一片气势惊人的景象。只见一道红土峡谷蜿蜒穿过两面陡峭的悬崖之间，连接在另一头的则是一望无垠的沙漠。

苏提义无反顾地走进了峡谷，就像一个泳者钻入一片巨浪当中。他可以感觉到有个陌生国度在呼唤他，那里所投射出的万千光芒在令他无法抗拒。

他轻易地通过了峡谷，没有鸟、没有野兽、没有爬虫类，仿佛一切生物都不存在似的。喝了几口水之后，他找了一块岩石的凉阴休息，直到夜晚降临。

星星出来后，他抬头仰望，希望能解读出其中的奥秘。星群之中似乎有一些怪异的图案，他便在脑中用假想线将星星连在一起。忽然有一颗流星划过天空，留下一条轨迹，苏提牢牢地记在心里，那就是他要走的方向。

仅管苏提与沙漠有着心灵上的默契，但酷热逼人，每走一步都痛苦不堪。他紧紧跟随着那颗肉眼见不到的星星，好像他已经脱出那副痛苦的躯壳一般。最后，水袋终于空了。

苏提跪了下来。遥不可及的远方有一座红山，他是没有力气到那里去找水了。

不过，至少他并没有弄错，此时的他多希望自己变成剑羚，一跃而上阳光高处，完全忘却身体的疲劳。

为了向沙漠证明自己重新获得了力量，苏提站起身来，继续往前走，他的两条腿已经因沙地里的火热脱了一层皮了。当他再度跪倒在地，膝盖竟压到了一片陶士碎片。他不敢置信地将碎片捡了起来。

有人在这里活动过，可能是游民的部落。他往前走了几步，却连续听到几声喀喀的碎裂声，竟然到处都是一堆堆的瓦罐、瓦盘、

瓦瓶碎片。虽然脚步越来越沉重，苏提还是努力地爬上一座挡住了视线的瓦砾堆。

往下一看，正是失落之城。

那里有一间砖砌的岗楼，已经半倾圮，还有几栋破落的房子和一间没有屋顶、墙壁也摇摇欲坠的庙宇……红山之中坑道纵横，一旁则有承接冬天雨水的水池、几张用来淘金的倾斜石桌，以及矿工放置工具的几间小石屋。到处都覆盖着红沙。

苏提迈开打颤的双脚，使尽最后力气跑到水池边。他双手攀在池沿，让整个身体滑入水中。温温的水，感觉真是美妙极了。他先让水滋润全身的毛孔之后，才饮水止渴。

喝完了水，他带着一种莫名的兴奋与激动，开始探索这座城池。

到处都找不到人或动物的骨骸，整座城的居民就这样突然间弃城而去，只留下无数开挖出来的矿藏。每间屋子里都有纯金纯银打造的宝石、杯盘与护身符，光是这些物事就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了。

苏提想确定矿脉依然可以开采，因此他便经由那些坑道，深入山的核心。他手眼并用地查验着多条又长又容易开采的矿脉。山中金属之多，实在是任何人也想象不到的。

他要教努比亚人将这笔不可思议的宝藏挖掘出来。相信只要稍加指点，他们必定可以成为很杰出的矿工。

当努比亚的太阳升上红光粼粼的山颠之际，苏提已经成了世界的主宰。如今富可敌国的他，带着沙漠的秘密在属于他的黄金之城中来回穿梭，突然间该城的守护神出现了。

就在城门处，有一只鬣毛火红的狮子，它静坐在原地，打量着这

个入侵者。只要它一爪挥过来，苏提很可能就得身首异处。传说中，这只狮子总是随时睁开着眼睛，从不睡觉，假如传说属实，那么如何逃过狮子的戒备呢？于是苏提张开了弓。

狮子却忽地站起身来，以缓慢而壮严的步伐走进一间破败的建筑物。苏提原可趁机逃离的，然而在一股好奇心的驱使下，他却弯着弓，跟了过去。

狮子不见了，昏暗的屋内，静静地躺着几根金条。而失落之城的守护神化身为狮子，将这笔被遗忘的宝藏送给了苏提之后，已然返回了冥冥之中。

豹子真是惊呆了。

这么多的宝物，这么大的财富……苏提真的办到了。黄金之城果真是属于他们的。当她欣赏宝藏的同时，苏提正带领一群努比亚人，以熟练的手法采集脉石中的黄金。他们用榔头和十字镐将石英岩敲碎，并清洗干净后，才将黄金分离出来，有些色泽澄黄，有些暗黄，有些则带点红色，颜色都很美。好几条坑道里，含金的银矿果然不负“光之石”的美名，在黑暗中闪闪发光，这些银的价值绝不比金子低。

依照惯例，努比亚人先把金子制成块状或指环状，然后才开始进行搬运。

苏提在墙壁几乎要倾倒的破庙里找到了豹子。她没有注意到苏提的到来，只是一个劲儿地试戴着项链、耳环和手链。

“我们要把这个地方修复，”他语气坚定地说，“你能想象用金子打造大门，用银铺造地板，用宝石塑造雕像，那种金碧辉煌的景

象吗？”

“我不要住在这里。这里是不祥之地啊，苏提。居民都被吓跑了。”

“我不怕魔咒。”

“不要再挑战命运了。”

“那么你觉得该怎么做？”

“我们能搬走多少算多少，然后去取回我们的金子，再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定居。”

“你很快就会厌烦那种生活的。”

豹子撇了撇嘴，苏提知道他说中了她的要害，便继续道：“你想要的是一个王国，而不是僻静的乡间角落。你不是希望成为贵妇人，并拥有一大群仆役吗？”她掉过头去，苏提却不住嘴，“除了在皇宫之内，面对一群又羡慕又忌妒的贵族之外，还有什么场合更适合佩带这些珠宝项链呢？不过，我还能让你更美丽。”

他拿着一小块磨得亮晃晃的金子，擦过豹子的手臂与颈项。

“好舒服啊……别停，继续。”

于是他手上的金子往下滑过她的胸前，又绕过整个背部，然后到达最隐秘的私处。豹子随着苏提的节奏摇摆着；当那宝贵的金属，那凡人几乎不可能碰触到的众神血肉在她身上游移之际，她仿佛真的变成了努比亚人所敬畏的黄金女神了。

苏提的手在豹子身上四处游走，任何小地方都没有忽略掉，那块金子就像是油质香膏一般，使得豹子的身体在一种慵懒的愉悦之下微微颤抖着。

她在破庙那金片闪耀的地板上平躺了下来，苏提立刻趴到了她身

上。

“只要塔佩妮还活着，你就不属于我。”豹子忽然叹了口气况。

“别想她了。”

“我非让她化成灰不可。”

“你都快当皇后了，难道还要做这种上不了台面的勾当？ ”

“你是心疼她？ ”

“其实她对我已经够宽大的了。”

“你会帮我对付埃及吗？ ”

“你这么做，不怕我掐死你？ ”

“努比亚人会杀了你的。”

“我可是他们的首领。”

“我却是他们的女神！埃及遗弃了你，帕札尔背叛了你。我们报仇吧。”

苏提忽然痛苦地大叫一声，然后滚到一旁。豹子看到偷袭他的原来是一条在石板底下的黑色蝎子。

苏提将被咬的左腕咬破，吸出毒血后吐掉，然后喘息地对豹子说：“你就要变成名不正言不顾，但却最富有的寡妇了。”

第十九章

帕札尔将奈菲莉紧拥在怀中，妻子的温柔一扫他旅途的困顿，也使他重新恢复了斗志。他把自己帮助卡尼并对抗美锋诡计的经过都告诉了妻子。她虽然为他感到高兴，却也难掩忧虑的神情。最后她才终于说出：“查鲁堡垒有消息了。”

“是苏提！”

“他失踪了。”

“是什么样的情况？ ”

“根据堡垒指挥官的报告，他是逃走的，但是由于防军接到命令不得出城，因此没有派出巡逻军找寻他的下落。”

帕札尔抬头看着天空，轻轻地说：“ 他会回来的，奈菲莉，他会回来帮我们。可是你为什么看起来这么担心呢？ ”

“我只是有点累。”

“说出来吧，求求你。重担不要一个人扛。”

“美锋已经开始散播谣言中伤你。他不断地宴请一些达官贵人与各省省长，西莉克斯也总在一旁静静地微笑作陪。他说你缺乏经验，说你的狂热控制不当，说你的严苛近乎荒谬，说你能力不足，不懂阶级制度的微妙，跟不上时代的潮流，紧把着过时的传统价值不放……这些都是他攻击你的重点。”

“他太多话，会自我毁灭的。”

“他毁的是你。”

“你不用担心。”

“我不能眼看你受到如此的诬蔑。”

“我倒觉得这是个好预兆，因为美锋会有这番动作就表示他还没有把握获得最后的胜利。他刚刚遭受的重创，严重程度可能超过我的预估。他这种反应真的很有意思，对我也的确是不小的鼓舞。”

“还有，文书总监找了你好几次。”

“找我做什么？ ”

“他不愿意透露。”

“还有其他重要的人找我吗？ ”

“情报总长和农地总监也都来过。见你不在，似乎都很失望。”

这三个人都是法老九位友人中的成员，也是宫中最具有影响力的人，弹指间便能决定一个人的荣辱成败。自从帕札尔担任首相以来，这是他们第一次出面，因此他提议道：“中午请他们来用个餐，你说如何？ ”

文书总监、农地总监与情报总长都是声音低沉、成熟稳重的人。他们都是经过书记官阶级制度的考验一路攀升上来的，法老对他们的表现也极为满意。三人戴着假发，穿着打了稻子的长袖衬衫，外面还套着亚麻长袍，一起来到了首相官邸门前，经过凯姆与狒狒确认身份之后，方才进入。

奈菲莉先招待客人到花园参观，他们对于戏水池、藤架、各种由亚洲进口的稀有树种，以及女主人悉心照顾的花圃，都赞赏有加。应酬一番之后，奈菲莉才带着他们到冬天的饭厅去找帕札尔，他正在和前首相巴吉谈话，而三位来访的贵客见到巴吉都显得十分惊讶。

奈菲莉退下后，文书总监便对帕札尔说，“我们想私下和你谈谈。”

“我想你们想谈的事情应该与我的职务有关，那么为什么不让前任首相也参与谈话呢？他一定能提供宝贵意见的。”

巴吉依然是神情冷漠，背脊微驼。他严肃地看着三人说道：“我们曾经一起工作，如今你们却把我当陌生人了吗？ ”

“当然不是。”农地总监回答。

“那就这么决定了，”帕札尔说，“我们五个人——起用餐吧。”

他们各自坐在由曲线设计成的座椅上，面前的矮桌上则摆满了仆人送来的食物。

厨子准备了有以圆底陶钵烹煮、鲜美多汁的牛肉以及串烤的鸡肉鸭肉。除了新鲜的面包之外，还有加了胡芦巴和觅篙制成的奶油，这种奶油没有加水也没有加盐，并且储存在阴凉的地窖里，以防止变色。此外，还有青豌豆加胡瓜捣成的酱，是沾肉用的。

仆人将三角洲产的红酒倒入杯中，又将酒坛放上木架后，便退出房间并随手关上了门。

“我们是以国家高层领导人的身份发言的。”情报总长首先发言。

“你的意思应该是除了法老和我本人之外吧。”帕札尔说。

这句话却刺伤了情报总长：“你这样逞口舌之利有什么用？ ”

“你的口气太过分了吧。”巴吉插嘴道，“仅管你年纪较大、权位又高，还是应该尊重法老所选出来的首相。”

“我们秉着良心做事，实在无法不提出合理的批评与谴责。”

巴吉愤怒地站起来：“我绝不允许这种做法。”

“这样做并无不当，也不违法。”

“我可不这么认为。别忘了，你们的角色就是要帮助并服从首相的。”

“但是如果他的行为威胁到埃及的安乐，我们当然不能默不作声。”

“我不想再听了，你们继续用餐吧，我要走了。”巴吉转身便走出了饭厅。

帕札尔没有想到会遭受如此猛烈的抨击，也没有想到巴吉的反应

如此激烈，他突然感到好孤单。肉和菜都凉了，美酒也还留在杯中。只听农地总监说道：“我们和白色双院院长谈了很久，我们觉得他的忧虑很有道理。”

“为什么美锋没有跟你们一起来？ ”

“我们来这里的事，他并不知情。他是个年轻、容易冲动的人，面对这样的大事很可能会失去客观公正的立场。你同样也还年轻，除非有足够的理性，否则很容易把自己逼进死胡同里。”

“以你的身份地位，实在不应该多说废话，既然我们的时间都很宝贵，就请你有话直说吧。”

“你看看，你这样的态度就不对了！统治埃及必须要有多一点的弹性。”

“统治的人是法老，我只负责维护玛特的法则。”

“事实和理想有时候是有一段距离的。”

“有你这样的想法，埃及亡国之日恐怕不远了。”帕札尔不客气地说。

“正由于你缺乏经验，”农地总监说，“你才会将古老的规范断章取义，而忽略了其中实质的内涵。”

“我并不这么认为。”

“你是否以规范为名义，将科普托思的省长，也是当地名门之后判了刑？ ”

“我只是依法行事，并末考虑他的出身。”

“你打算以同样的方式将其他有能力、受敬重的省长革职吗？ ”

“假如他们做出危害国家的事，自然应该受法律制裁。”

“你把高阶人士难免犯的错误和重大过失搞混了。”

“擅改地籍资料，这是小错误吗？ ”

“我们很钦佩你的正直。”文书总监承认，“打从一开始，你就已经显示出你的正义感与对事实的执着了，这一点是无可否认的，因此民众不仅尊敬你，也很仰慕你。但是这样难道就能够避去灾难了吗？ ”

“你们究竟对我有何不满？ ”

“如果你能向我们保证，让我们放心，我们就没有什么不满。”

第一回合的唇枪舌战至此结束，真正的交锋才刚要开始呢。

眼前这三个人对权力、阶级制度与社会运作的机制无一不晓，假如美锋能够说服他们同意他的观点，那么帕札尔便不可能跨越这道关卡。被孤立、被围剿的他，不正如同一个脆弱易碎的玩具吗？

“我底下的部门，”农地总监说，“列出了地主与佃农的名单，统计了牲畜的数目，评估了农地的收成，我手下的专家们根据农民的意见订定了税率，可是税收实在太微薄了。我以为应该将饲料与牛只的税率加倍。”

“我不赞成。”帕札尔摇摇头。

“为什么？ ”

“在艰难时期，加重赋税是最不明智的解决办法。我觉得当务之急必须先消除社会的不公，因为目前储存的粮食还足以应付几次涨水量不足的情形。”

“有一些法律条文对乡下居民太过优惠，应该修改。例如若有课税不公的情形发生，大都市的居民只有三天的时间上诉，而乡村

民众的期限却长达三个月。”

“我本身也是这项条文的受害者。”帕札尔回想起自己的遭遇，“我会延长都市民众的期限的。”

“你至少可以提高有钱人的纳税率吧。”

“全埃及缴纳最多税金的是爱利芬丁的省长，他缴给国库的税相当于四块金条。

一个面积不大的省份的省长，缴了一千个面包、几只小牛、几袋稻谷还有蜂蜜，不需要再增加了，因为这些已经足够供养一个大庄园和几个村落的生计了。“ ”难道你打算找手工艺匠下手？“

“当然不是。他们的住家还是免税，而且我也坚决主张不得扣押他们的工具。”

“你会在木材税方面让步吗？这个可是得推广到所有省份去的。”

“我仔细研究过木材中心与其接收荆棘、棕搁纤维与小块木材的情形，寒冷季节期间，木材的分发也都没有问题。既然循环顺利，又何必更动这项团队作业呢？ ”

“这是你不了解状况。”情报总长说，“以我们目前的经济架构而言，已经不只是时节的需求问题而已。我们必须增加产量，那么赢利…… ”

“这是美锋最喜欢用的字眼。”

“他是双院的院长啊！如果你和你的经济首长都不能达成共识，又怎么能有和谐完善的政策？你干脆赶他下台，也赶我们下台吧！”

“根据传统的律法，我们还是可以一起工作。埃及是个富足的国

家，尼罗河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只要我们每天努力对抗不公不义的情况，国家就能持续繁荣下去。”

“你的过去似乎造就了你错误的想法。经济……”

“如果经济凌驾于司法之上，灾难就要开始降临埃及了。”

“我觉得应该尽量压制庙宇的势力。”文书总监建议道。

“你觉得神庙有什么问题？”

“绝大部分的粮食、产物与成品在依照人民的需求分配出去之前，都会送到神庙里去，利用直接一点的分配管道，不是比较好吗？”

“这么做将违反玛特的原则，也将使得埃及在短短几年内灭亡。神庙是我们的资源调节中心，隔绝在那高墙背后的专家们，一心只想着维系整体的和谐。多亏有神庙，我们才能与无形的世界以及宇宙的生命力结合，几百年来，庙中的学校与工坊更造就了国家无数的人才。你难道想使其毁于一旦？”

“你曲解我的意思了。”

“恐怕你的念头原本就是歪曲的吧。”

“你竟敢羞辱我！”

“难道不是你先扬弃我们的基本价值的？”

“你太顽固了，帕札尔。你简直是狂热分子！”

“你若真的这么想，不要再犹豫了，马上请求国王结束我的性命吧。”

“你背后有卡纳克大祭司卡尼撑腰，而卡尼又是拉美西斯面前的红人，算是你的运气。不过这个运气和你的支持度一样，都持续不了多久的。辞职吧，帕札尔。

无论是对你或对埃及而言，这都是最好的办法了。“
第二十章
赫利奥波利斯神庙的园丁长简直吓坏了，他独自坐在一棵橄揽树下，泪流满面。
收到紧急通知的帕札尔，衡量情势之后，觉得有必要亲自跑一趟。此时他面对园丁长也不由得全身发抖，冷风一阵阵吹来，不断翻转着银白的叶背。
“告诉我事情的经过。”他向园丁长说道。
“当初是我亲自监督收成的……全埃及历史最悠久的撤揽树啊！太过分了……
为什么要做这样的破坏呢，为什么？“
园丁长再也说不下去。帕札尔告诉他说不是他的错之后，也顾不得再多加安慰，便跟着凯姆前往储存全国最上等灯油的拉神神庙去了。
神庙的地板上流满了黏稠的液体。
所有的坛子都被掀去了封盖，里面的油也倒光了，没有一只逃过了魔掌。
“你调查的结果如何？”
“嫌犯是单独行动。”凯姆答道，“从屋顶爬进来的。”
“跟医院那次一样。”
“一定是企图谋杀你的那个人。可是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因为美锋不满神庙在经济方面扮演的角色，断了照明油料的来源将会影响书记与祭司的工作进度。你马上传令下去，要所有的

警察严加戒护所有的储存油料。

至于孟斐斯地区，就使用宫廷的存油。不能让任何油灯因缺乏燃料而熄灭。“面对首相的坚持，美锋果然立刻采取行动予以反击了。

官邸里，每个男仆都挥动着长硬纤维束成的扫把，每个女仆也都拿着芦苇制成的刷子，大伙儿正卖力地清洁地板。屋里经过烟熏之后，飘着乳香、肉桂与樟木的香味，不但有消毒的作用，还能驱除讨厌的蚊虫。

“夫人在哪里？”帕札尔一进门就问。

“在谷仓。”总管回答。

走进谷仓，只见奈菲莉蹲在墙角，正在埋一些蒜瓣、鱼干 （这里指的是一种慈鲷）和天然含水苏打，便问道：“有什么东西躲在那里？ ”

“可能有蛇，这些东西可以让它窒息。”

“为什么要大扫除？ ”

“我怕刺客还放了其他的东西。”

“是不是又发现了什么？ ”

“目前还没有、不过我们会把所有可疑的角落都检查一遍。法老怎么说？ ”

“资政们的态度让他感到十分惊讶，也证明了整个国家几乎已经病人膏盲。恐怕我的医术是没有办法像你如此高明的。”

“他怎么回答朝臣呢？ ”

“他说他们的请求由我全权处理。”

“他们提出了要你下台的事吗？ ”

“那只是他们个人的建议。”
“美锋仍然继续在散布流言。”
“他也并非毫无破绽，我们必须针对这点着手。”话才说完，帕札尔便忍不住打了个喷嚏，紧接着又打了个冷颤。“我又得看医生了。”
鼻炎的病人总是全身筋骨酸痛、头昏脑胀，可轻视不得。帕札尔喝了一点洋葱汁（治疗感冒极为有效的药方），用棕搁树汁清洁鼻孔，并以吸入法减轻充血的情形，最后再喝一点泻根酊以防止并发肺炎。见到主人在家，最高兴的就算是勇士了，它心满意足地睡在主人床脚边，不只可以享受舒服的软垫，偶尔还能顺便吃到一汤匙的蜂蜜。
仅管有点发烧，帕札尔还是照常查阅凯姆带来的公文。日子一天天过去，帕札尔对首相的工作也越来越驾轻就熟了。这段时间的休养对他相当有帮助，至少他发现丁从南到北的各大神庙并未受到美锋的控制。他们遵循先人的教诲管理经济，并且谨慎地分配谷仓中的存粮，幸赖有卡尼与其他大祭司的配合，帕札尔暂时还能稳住国家的舵桨，至少在拉美西斯让位的最后期限之前是的。
帕札尔吸了硫化砷气体，也就是医界称为“使人心花怒放的药”之后，感觉舒服多了。为了预防咳嗽，还喝了以蜀葵和新鲜药西瓜的根煎煮成的药剂。当然还有每天必喝、疗效卓著的铜水了。
“首先是一则令人忧心的消息：我前任那个不肖的警察总长孟莫西，已经从放逐地黎巴嫩逃走了。”
“太冒险了吧……要是再被抓到，他可就得进苦役牢营了。”

“这点孟莫西也知道，因此他的失踪并非好兆头。”

“你是说跟美锋有关？ ”

“有可能。”

“也许只是单纯的脱逃呢？ ”

“但愿如此，不过孟莫西对你的恨可不比美锋少。你把他们俩都吓坏了，因为他们不了解你的正直，以及你对司法正义的热爱。如果你只是个小法官，无所谓。

可是当首相……绝对不行！孟莫西可不想安度余年，他要报仇。

“ ”布拉尼的谋杀案方面还是没有进展？“

“没有直接的线索，不过…… ”

“不过什么？ ”

“依我看，那个多次想要谋害你不成的人，就是杀害布拉尼的凶手。他神出鬼没，行动之敏捷更不逊于猎犬。”

“你是想告诉我说他是个幽灵？ ”

“不，不是幽灵……而是我从来没有遭遇过的暗影吞噬者，一种以杀人为乐的恶魔。”

“他终于露出了什么破绽吗？ ”

“他或许不该利用另一只猩猩来攻击我的狒狒（见《沙漠法则》）。因为这是他惟一一次请了帮手，也因此和其他人有了接触。我原本担心这条线索会被切断，可是我底下有个消息很灵通的线民叫短腿，他最近遇上了麻烦，因为法官提高了他要按时付给前妻的赡养费。所以呢，他也就想起一些事情来了。”

“他可能知道暗影吞噬者的身份吗？ ”

“若是这样的话，他一定会要求巨额的赏金。”

“给他。你们什么时候碰面？ ”

“今晚，在码头后侧。”

“我也去。”

“你还是在家休养的好。”

奈菲莉将提供昂贵而稀有物质的主要供应业者都请了过来。虽然尚有存货，但以目前收成不佳、运送困难的情形看来，最好还是尽快补货比较妥当。

“我们先从没药的开始吧。朋特地区下次出货的日期预定在什么时候？ ”

没药的负责人轻轻咳了几声，才说：“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

“还没有订日期。”

“好像是由你决定的吧？ ”

“可是我既没有船，也没有人手。”

“为什么？ ”

“我还在等国外的消息。”

“你去找过首相吗？ ”

“我不想越级报告。”

“发生这种意外情况，你应该通知我的。”

“反正也不急……”

“现在可就很紧急了。”

“可是我需要有书面命令。”

“我今天就给你。”

接下来，奈菲莉转向另一名供应商：“你订购了绿色树胶脂古蓬香脂（这些由树木或灌木提炼出来的树胶脂——古蓬香脂与劳丹脂——在当时被视为药品，如今则广泛应用于香料制造业）了吗？”

“订是订了，但货不会这么早到。”

“为什么？”

“这还要看亚洲种植业者和贩售业者的心情。政府机关一再警告我不要触怒他们，以免发生什么意外情形而使得双方关系更为紧张。要是一有机会……”

“那么深色树脂劳丹脂呢？”奈菲莉又问第三名供应商，“我知道这些树脂是从希腊和克里特岛来的，而且这两个国家买卖一向很干脆。”

“唉！这回可不同了。由于收成欠佳，所以他们决定不外销。”

奈菲莉不再询问其他业者，因为从他们脸上的表情就可以看出，他们的答案也都是否定的。她又转向没药的供应商问道：“埃及这边是谁负责验收这些产品的？”

“海关人员。”

“他们隶属于哪个机关？”供应商含糊地答道：“属于……属于白色双院。”

奈菲莉原本总是柔和温顺的眼神，突然露出了愤怒不平的光芒。她以坚定的语气说：“你们甘愿成为美锋的爪牙，却也同时背叛了埃及。我将以御医长的身份控告你们危害人民的健康。”

“我们也不愿意这么做，是受到情势所逼啊……你应该承认世界

不断地在进步，埃及也必须迎头赶上。我们的交易方式变了，而一切关键都掌握在美锋手上。如果你答应调增我们的利润，那么货品的输送很快就能恢复正常了。”

听了没药供应商的条件，奈菲莉简直忍无可忍地表示：“你们是在要挟我……

你们竟然以自己同胞的性命与健康来要挟我！“ ”这样的措辞未免太强烈了。我们很愿意跟你谈的，只要协商顺利……“

“既然情况紧急，我会向首相申请征调令，由我亲自与国外接洽。”

“你不敢这么做的！”

“贪婪是一种不治之症，我也无能为力。请美锋帮你们另外找差事吧，医药部门不再和你们合作了。”

第二十一章

帕札尔虽然高烧不退，不过他还是签了一份征调令，让御医长亲自出面，以确保医疗重要物质树胶脂能正常供应。一拿到公文，奈菲莉立刻赶往外国事务处，亲自监督订单的拟定。

对于最心爱的病人的病情她并不担心，只不过必须让他在房里休息两三天，以免病情再度恶化。

至于帕札尔自己却是一点也不肯休息。房里摆满了各部门书记官送来的纸轴与木板，而他则是努力地想从中找出美锋的弱点。他预设了美锋可能使用的策略，然后再一一想出回避之道。总之，这个双院院长和他的同党一定还会找其他法子打击自己的。

当总管通报了来客的姓名时，帕札尔以为自己听错了。尽管心里震惊，他还是答应见他。

依然自信满怀，依然穿着最新潮却又嫌太紧的高级亚麻长袍，美锋一见到首相，便热情地迎了上去：“ 我带了一坛先王塞提二年的白酒。这可是有钱也买不到的美酒！你会喜欢的。”

他也不等主人开口，就自己坐到帕札尔对面的椅子上，接着又说，“我听说你病了，不要紧吧？ ”

“很快就会没事的。”

“你的确很幸运，有全国最优秀的医生照顾，不过，我觉得你这次积劳成疾，正显示了首相的这个担子实在太重了。”

“只有你那宽厚的肩膀才能承担得起，是吧？ ”

“宫里流传着不少谣言，大家都说你碰到了许多大难题，以至于无法有效地执行职务。”

“不错。”美锋一听他坦承不讳立即面露微笑。帕札尔又说：“我甚至可以肯定我永远也办不到。”

“亲爱的帕札尔，这场病对你真是有利无害。”

“有一点希望你老实告诉我：既然你拥有决定性的武器，而且既然你那么确定能登上王位，为什么我的所作所为还会干扰你呢？ ”

“你的一切作为对我只不过就像蚊虫叮咬一样，没有威胁却不舒服。假如你答应服从我，选择进步的路线，你还是可以继续当你的首相。毕竟你在民间的声名是不容忽视的，每个人都对你的工作能力、你的正直、你的英明睿智赞不绝口……因此我将来推动政策时，一定用得上你。”

“卡纳克的大祭司卡尼不会同意的。”

“就看你怎么让他上当了！上回夺取神庙土地的计划失败，你要

负绝大的责任，这也算是你欠我的。这种宗教经济体制已经过时了，帕札尔，我们不应该抑制生产力，而是应该不断地扩增财源才对。”

“这样就能保障人民的幸福与民族间的和谐吗？”

“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控制经济的人就能获得权势。”

“不过我总会想到我的恩师布拉尼。”

“他也已经成为过去式了。”

“根据年鉴的记录，从来还没有罪犯未受到惩罚的。”

“忘了这段伤心的往事吧，多想想未来。”

“凯姆一直都在持续调查，他说他知道杀人凶手是谁了。”此时美锋虽故作镇静，眼神中依然流露出些许不安。帕札尔继续说道：

“我的假设却和凯姆不同。有好几次我都犹豫着，不知该不该起诉你的妻子。”

“西莉克斯？可是……”

“当初吸引斯芬克斯卫士长的注意力，使得他失去防备的人，就是她。打从阴谋计划一开始，她就对你惟命是从，而且她还有着高超的裁缝技巧，使针的功力比谁都高。古时的贤人说过，如孩童般的女人是最可怕的。因此我觉得她绝对可能将贝壳针插入恩师的颈背，使他送了命。”

“你大概是烧坏脑子了。”

“西莉克斯需要你的财富，但你却想象不到自己竟成了她的俘虏。你们之间的关系其实是靠着一股邪恶来维系的。”

“别再胡言乱语了！你到底屈不屈服？”

“你以为我会屈服？你才真的是神志不清呢。”

美锋倏地站了起来。“你别想跟我作对，也别想找西莉克斯的麻烦。你和你的国王注定是要输了，你们永远也不可能拿到众神遗嘱的。”

夜风带来了春天的气息，沙漠的严酷也随着又香又暖的春风飘向了远方。家家户户都不再那么早上床，大伙儿聊着白天发生的事，怎么也聊不完。凯姆耐心地等着最后一盏灯熄灭后，才走进通往码头的巷道内。

狒狒走得很慢，一个劲儿左转右转，上看下看的，似乎直觉到了什么危降。它一会儿紧张兮中地往回走，一会儿又突然加快脚步。不过凯姆对它的举动毫不加以干涉，在黑暗中，狒狒才是他的向导。

码头区一片静悄，仓库前有几名守卫看守着。凯姆和短腿约在一栋废弃待修的建筑物后面见面。这里是短腿进行非法交易的老地方，而凯姆也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以换取一般警察嫂集不到的资料。

短腿从一出生就已经偏离了正道，骨子里天生就带着叛逆的他，最大的乐趣就是偷别人的东西。孟斐斯的小老百姓在他眼里简直毫无秘密可言，调查之初，凯姆便认定只有短腿能提供关于刺客的消息，但他也不愿意逼得太紧，以免他口风守得更紧反而不妙。

狒狒忽然停下脚步，戒备着。它的听觉本来就比人好得多，加上接受过警察的训练，感觉自然更加敏税了。有几片乌云将月亮遮去了四分之一，使得门板脱落的废弃仓库上方罩上了一些阴影。

杀手停了一会儿，才又继续前进。
短腿之所以改变心意完全是由于本身的官司问题，因为他的前妻受人指点，想把他辛苦赚来的积蓄剥削个精光。如今他只好出售他最宝贵的资料了：暗影吞噬者的身份。他会要求什么样的交换条件呢？是金子？还是想作一宗史无前例的大买卖，希望警察总长视若无睹？或是一大批的酒呢？ 凯姆心里正想着，突然听到狒狒发出一声尖锐的叫声。凯姆以为它受了伤，急忙帮它上下查看，结果确定没事之后，狒狒才又往前走去。
绕过仓库到了约定的地点，没有人。
凯姆和狒狒一块儿坐下等着，狒狒此时倒显得很平静。短腿又临时改变主意了吗？凯姆觉得不太可能，因为他现在的确急需要物质资助。
夜晚一分一秒过去了。
就在天将破晓前，杀手牵起了同伴的手，然后拉他走进仓库。仓库里，弃置的篮筐、毁损的木箱、残破的工具……散落得到处都是。狒狒穿过满地的杂乱，走到一堆谷袋前停下来，接着又发出了和几个小时前同样的叫声。
凯姆已有了预感，恨恨地扯掉袋子。
只见短腿被牢牢地钉在木柱上，他是来赴约了，只可惜却被暗影吞噬者抢先一步扭断了颈子，如今他再也无法透露刺客的姓名了。
帕札尔不断试着安尉凯姆。
“都是我害死短腿的。”凯姆颇为自责道。
“不能这么说，是他先来找你的。”

“我应该派人保护他才是。”

“怎么保护？”

“我不知道，我……”

“不要再折磨自己了。”

“暗影吞噬者听到了风声，所以才跟踪短腿，并且杀人灭口。”

“也或许是短腿想勒索他呢。”

“像他这种贪得无厌的人倒也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来……这条线又断了。当然了，你身边的护卫是不会松懈的。”

“你去安排一下，明天我们就出发到中部去。”

听帕札尔说得黯然，凯姆不禁问道：“出了什么事吗？”

“外省的商阶行政主管送来了几份报告，很令人担忧。”

“关于四方面的报告？”

“水。”

“你是担心……”

“情况非常不乐观。”

奈菲莉刚刚做完一项难度极高的手术，伤者是一名年轻的手工艺匠，他从屋顶高处不慎坠落，伤及额骨与颈椎，右侧太阳穴也凹陷了。幸好及时送到医院来，总算捡回了一条命。

筋疲力尽的奈菲莉才到休息室睡了一会儿，就被一名助理医生叫了起来：“对不起，可能需要你来一趟。”

“找另一个外科医师吧，我实在没有力气再上手术台了。”

“这名病人很奇怪，我们需要你来作诊断。”

奈菲莉只得起身随助理医师前去。

是位女病人，她双眼睁得大大的，眼神却十分呆滞。病人约莫四十来岁，身穿一件华丽的连身长裙，手脚都保养得很好，显示家境应该相当宽裕。

“她倒在北区的一条巷子里，”助手解释道，“当地的居民都不认得她。她的情形很像我们刚刚麻醉的一个病人…… ”

奈菲莉听了听脉搏，又检查了眼睛之后说：“这个女人吸了毒，而且是只有医院才能使用的罂粟精（从罂粟或虞美人提炼出来的鸦片与吗啡，可用作镇静剂或止痛药）。这件事必须立刻展开调查。”

由于妻子一再坚持，帕札尔只好延后行程，并源凯姆前往北区现场勘验。那名女病人已经死于吸毒过量，死前也一直没有清醒过来。

既然有狒狒在场，居民也不敢不老实说。那名女子已经来了三次，每次都有一个男人在这里等着。那人是希腊人，作的是高级瓶罐的买卖，本身拥有一间华宅。

凯姆到嫌犯住处时，他并不在家，女仆便请警察总长先到会客室等等，并奉上了新鲜的啤酒。她说主人到码头去处理事情，很快就会回来了。

这个高高瘦瘦、留了一脸大胡子的希腊人，一见到警察总长转身就跑，凯姆却也不追，因为他相信杀手自会替他处理。果然狒狒一个勾脚就把嫌犯绊倒，整个人都趴到地上去了。

凯姆拉着嫌犯的长袍，让他起身，而他一开口就是“我是无辜的！”

“你害死了一个妇人。”

“我只是一个单纯的瓶罐商人。”

有一度，凯姆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抓到了暗影吞噬者，不过，暗影吞噬者是不可能这么轻易就上当的。

“你再不说实话，你就等着被判死刑吧。”

希腊人急得都要哭出来了：“你可怜可怜我！我只是中间人而已。”

“你向谁买的毒品？”

“向一些希腊人，他们在希腊种植这些植物。”

狒狒血红的眼睛仿佛在替警察总长的威胁作保证，希腊人连忙说：

“我可以把这些人的名字给你。”

“我要你顾客的名单。”

“这不行！”

话虽如此，可是一待狒狒那毛茸茸的手掌搭上了他的肩，他便吓得一五一十地全招了，名单中包括有多位公务员、商人与几位有名望的人士。

而西莉克斯夫人也赫然名列其中。

第二十二章

出发的那天早上，帕札尔收到了美锋的宴会邀请，会上同时还会有朝中显贵、高级官员与几位省长出席。依照惯例，白色双院院长必须在冬末举行一个盛大的宴会，并邀请首相参与。

“他在嘲弄我们。”奈菲莉说。

“只要对他有利，他还是会屈就传统的。”

“我们一定要参加这个虚伪的宴会吗？”

“恐怕是的。”

“西莉克斯被控一事，一定会引起轩然大波。”
“我会尽量低调一点。”
“毒品的非法交易停止了吗？”
“凯姆办事效率的确惊人，那些希腊毒贩和买方全都在码头上被捕了……除了西莉克斯之外。”
“目前不能动她分毫，对不对？”
“美锋的威胁吓阻不了我。”
“贩毒的行为已经告一段落，这才是最重要的，为什么你非要现在把美锋的妻子关进牢里不可呢？”奈菲莉不解地问。
在酪梨树下，帕札尔抱住妻子轻轻地说：“为了伸张司法正义。”
“可是行为的时机是否恰当不也和行为本身同样重要吗？”
“你的意思是要我再等？可是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眼看法老让位的期限就要到了。”
“就算战到最后一刻，我们也要保持清醒。”
“眼前的一切实在太晦暗了！有时候我真……”
她不让他把话说完，便以食指按住他的双唇说：“埃及的首相是永远不会退缩的。”
帕札尔向来深爱中部的景致，尼罗河岸边耸立的白色峭壁、绿意盎然的广阔平原，还有林木稀疏、遍布着贵族墓穴的山丘。这里没有孟裴斯的高傲气质，也没有底比斯的艳阳光辉，但是却有家族世代相传的一方方田产，其中更保留了佃农弯腰辛勤之际所播下的秘密。
旅途中，狒狒一直没有发出警讯，越来越温和的春天气息似乎让

它感到心神舒畅，只不过眼神中依然闪着炯炯光芒。

剑羚省一向以水源管理的完善而自豪，几百年来，省民生活无虞，没有贫富之分，更从未闹过水荒。涨水量较少的年份里，精心设计的蓄水池便可发挥功效，提供灌溉用水。运河、水闸和堤坝则有专家定时监督维护，尤其退水之后更是重要的关键期，有许多农田会持续淹没在水中，吸取珍贵的河泥，这也是埃及被称作“黑色土地”的由来。座落在山丘顶上的村落，则不时有歌声传来，歌颂着隐藏在河中、能使土地肥沃的能量。

每隔十天，帕札尔都会收到有关本地储水的详细报告，而他也经常会突击检查，以确定相关单位的确将工作落实了。这回前往剑羚省的首府，沿途所见景象都让帕札尔感到欣慰，堤坝完好无缺损，水池密布，疏通运河的工人也正努力地工作，这一切都叫人安心。

首相的到来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大家都想目睹这位名人的风采、向他提出要求、让他为自己主持公道。不过，所有人的态度都很温和，人民的尊敬与信任使得帕札尔深受感动，也因此激发出了一股新的力量。为了这些人，他更有责任保护国家的完整。他向上天、尼罗河与丰沃的土地祷告，他祈求这些造物的力量能帮助他开启心灵，完成拯救法老的任务。

省长已经将重要的干部都召集到他美丽的白色官邸了，其中包括：堤坝、运河监督、储水分配官、公共测量官与季节性工人招募官，每个人都显得脸色沉重。首相一到来，大家纷纷行礼致意后，省长也连忙起身让位，由首相主持会议。这位省长今年六十多岁，

祖先好几代以前就在此定居。他身材微胖，性情随和，有一个有趣的名字叫亚乌，也就是“肥牛”的意思。他首先发言欢迎首相：

“首相的莅临实在是下官与省民的莫大荣幸。”

“我收到一些预警的报告，这些报告可靠吗？”

首相开门见山的问题虽然有些突兀，但省长却也不感到讶异，历届的首相都是如此，由于工作繁忙，并不时兴应酬这一套。

“是我带头写的。”

“有好几个省都面临了同样的问题，我之所以挑中你这一省，是因为长久以来这里一直是模范省。”

“那么我也就不拐弯抹角了！中央的指令实在令人不解。”亚乌开始抱怨道，“本来我一直有绝大的自由治理我的省，而我的政绩也从来没有让法老失望过。可是自从上次涨大水之后，中央就开始下达一些很不合理的命令！”

“你说说看。”

“公共测量官跟往年一样，计算了适当的填土量以修复堤坝，可是审核的时候，却把这些数字降低了。如果我们接受中央的修正，那么堤坝将会不够坚固，很快就会被大水冲毁的。”

“是谁下令修改的？”

“孟斐斯的总测量处。而且还不只如此！在维修与填补堤坝时，我们的季节性工人招募官对于需要多少工人，一向非常清楚，可是就业处却无故地删减了一半的人数。更严重的是：淹灌区的利用。还有谁会比我们更清楚如何依照作物耕作的节令，让上游地区的水流往下游地区呢？可是双院的技术部门却硬是塞了一些与

节气无法协调的日期给我们。产量增加之后，赋税也随着调增，这点就更不用说了。我真不明白，孟斐斯这些官员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

“让我看看那些公文。”帕札尔要求道。

省长命人将文件拿来。公文上签字的官员若非直属于白色双院，便是多少受美锋直接控制的部门的人。

“帮我准备书写工具。”

书记官于是将备有墨水与芦苇笔的文具台递了上去。只见帕札尔下笔快速地取消了原有的命令，并盖上他个人的印章，然后说道：“我已经修正了这些行政疏失，以后你们无须再理会这些失效的指令，一切还是照旧。”

省府的官员们个个目瞪口呆，不知如何是好，最后还是亚乌开口问道：“你的意思是我们……”

“以后凡是没有盖上我的章的公文，都视为无效。”

问题这么快就解决了，官员们都喜出望外，大家向首相行礼告退后，便抱着轻松始快的心情回到了工作岗位上。然而，省长却好像还有顾虑，帕札尔便问他：“你还有其他问题吗？”

“你这么做不就等于公开向美锋挑战了吗？”

“我手下的部长也可能做错事的。”

“那为什么还让他继续留任？”

帕札尔就怕这个问题。直到目前为止，他与美锋的交战都是暗中进行的，但是这次水的事件却揭露了首相与双院院长之间存在着极大的歧见。

“因为美锋的工作能力很强。”他小心地回答。

“最近美锋不断地和各省省长接触，想说服大家接受他的政策，这件事你可知情？我和其他省长都不禁要问：首相到底是你还是他？”

“现在你不是已经得到答案了？”

“是啊，这样我也放心多了……我实在对他的提议没有兴趣。”

“他说了什么？”

“可以到孟斐斯担任重要职位，拥有更多诱人的物质享受，也没有这么多烦心的事……”

“你为什么拒绝？”

“因为我对现状很满意。美锋不相信人的野心有极限，可是我真的很喜欢这个地区，我讨厌大都市。在这里，大家都尊重我，到了孟斐斯，我却什么都不是。”

“你拒绝他就表示跟他作对了。”

“我不得不承认，这个人让我觉得害怕，因此我宁愿采取摸棱两可的态度。其他的省长则都已经答应支持他，好像你这个首相不存在似的。你难道不觉得自己是养蛇为患吗？”

“倘若真是如此，便该由我来补救。”

亚乌显露出了内心的不安，说道：“听你这么说，我相信我们的国家正面临着艰难的窘境。既然你维护了剑羚省的完整，我也一定支持你到底。”

凯姆和狒狒坐在官阳的门槛上，狒狒吃着椰枣，凯姆则在注视着街上的人来人往。他心里老是想着那个暗影吞噬者，而他相信刺

客对他一定也是念念不忘的。
首相走出官邸时，凯姆马上起身问道：“一切都还好吧？ ”
“又及时避掉了一场灾难，真是好险。我们还要到其他几个省去看看。”
在前往码头的路上，亚乌忽然追了来：“ 有件事我差点忘了……前几天来了一位饮用水的检测员，是你派来的吗？ ”
“不是。你把他的样子描述一下。”
“六十岁左右，中等身材，光头，还经常去搔那发红的头皮。他脾气相当暴躁，说话带着鼻音，口气粗暴。”
“是孟莫西。”凯姆低声说。
“他做了什么事？ ”帕札尔问道。
“只是简单地巡视了一圈。”
“马上带我到储水库去。”
最好的饮用水是在满潮初期几天内所搜集到的水，这些水含有矿物质，能帮助肠胃蠕动，并有助于妇女受孕。原本泥泞污浊的水经过滤之后，便储存在大瓦罐中，可放置四五年之久不会变质。偶尔遇到干旱年，剑羚省还会将水销到南部去。
亚乌叫人拔去重重的木日，打开了最大的储水库。当他一见到里面的情形时，整个人几乎都要窒息了：瓦罐全被去了封，水也流了满地。
第二十三章
看着打扮好准备去参加美锋举办的宴会的妻子，帕札尔不由得看呆了：这世上怎会有如此美丽的女子？奈菲莉戴着皇太后送她的

那条由七排光玉髓圆珠与努比亚金珠串成的项链，项链之下则是布拉尼送给她的绿松石护身符。头上那顶假发编了许多细细的辫子，纤细的腰间则系着帕札尔送的紫水晶腰带。

“你也该去换衣服了。”奈菲莉提醒他。

“还有一份报告要看。”

“跟饮用水储水库的问题有关？”

“孟莫西毁了十几个水库，其他的现在都已经有了戒护。我也派出传令官将他的体型特征告知大众了，只要他再露面，就一定会落到警察手中。”

“有多少省长被美锋收买了？”

“大概有三分之一吧，不过至少堤坝的维修工程不会受到延误。我已经下了相关命令，而且禁止删减工人的人数。”

她轻轻地坐到丈夫的大腿上，让他无法做事。“真是该换衣服了，今天你要穿戴的是一件正式场合穿的缠腰布，传统式的假发，还有一条搭配你身份的项链。”

凯姆贵为警察总长自然也收到了请帖，他只佩带了帕札尔送给他的那把匕首来参加宴会。这种场合总是让他浑身不自在，因此进入宴客的柱子大厅后，他便躲到角落去，专心留意着被众人所包围的首相的安全。至于狒狒则爬上了屋顶，以便监视四周的动静。厅中的柱子上缠绕装点着花饰，与会的孟斐斯名流也都盛装出席，银盘承装着烤鹅与烤牛肉，而上等美酒也有希腊进口的酒杯搭配。有些宾客舒服地靠着软垫，有些坐在椅子上。更有一大群仆人不断地上上下下，为客人们更换大理石制的餐盘。

帕札尔夫妻俩就坐在一张摆满了食物的桌子后面、有几名女侍用芳香的水帮他们洗手，并为他们戴上矢车菊串成的花环。此外，奈菲莉还收到了一朵莲花，出席的女宾每人都有一朵，可以用来别在假发上。

现场并且有竖琴、诗琴与铃鼓的表演助兴，为此美锋还特地花了不少钱，请来全市最好的职业乐师，演奏全新的乐曲呢。

有一名无法行动的朝中老臣，由于主人特别准备了一张舒适的中空座椅，使他也能来参加宴会。置于座位下方的陶土容器使用过后，便有仆人前来取走，并换上另一个装满芳香沙土的容器。

美锋的厨子是个香料调配大师，他将迷迭香、枯萎、鼠尾草、水茴香与肉桂混合在一起，食者无不赞为“人间仅有”的美昧。座上的饕客正吃得赞不绝口之际，很快便有宾客开始称颂起白色双院院长夫妇的慷慨了。

美锋突然站了起来，要求大家安静。“各位贵宾，今晚感谢大家莅临寒舍，使得宴会更加圆满。在此，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向我们敬爱的长官帕札尔首相致上最高的敬意。首相是个神圣的职务。也是传达法老意愿的惟一途径。亲爱的帕札尔虽然年纪轻轻，却展现了惊人的成熟风范，他不但园懂得治国之道面深得民心，而且能够当机立断，每天为了国家的繁荣安定努力不懈。今晚我谨以这小小的礼物向首相致意。”

总管在帕札尔面前放了一只上了釉的蓝色陶土杯，杯底并彩画着一朵四瓣莲花作为装饰。

“谢谢你。”帕札尔说道，“也请容我将这件巧夺天工的礼物转赠

给手工艺匠之神普塔赫神庙。相信没有人会忘记，神庙的职责之一便是聚集所有的财富，然后依照人民的需要重新分配。相信也没有人敢削减神庙的功能，以至于破坏了埃及创国以来的和谐与平衡。如今我们能享受鲜美的食物，拥有肥沃的土地，阶级制度也以义务而非权利为前提，这些全都因为有管理生命永恒法则的玛特女神在前面引导我们。因此背弃它、伤害它的人，都是不可原谅的罪人。只要我们人人怀有正义感，那么埃及将可永享太平安乐。”

首相这一番话，引发了宾客两极的反应，大家私下议论纷纷，有人极力赞扬首相的态度，也有人加以批评。在这种场合发表这样的言论，适合吗？帕札尔发言的时候，谁都看得出美锋脸上不断地抽搐，笑容也是万分勉强。现在不是到处流传着首相与经济部长意见不合的谣言吗？只不过各种传言莫衷一是，是真是假也很难分辨了。

用过餐后，宾客们都到花园里乘凉。凯姆和狒狒更加提高警觉，帕札尔则倾听着几名高层官员抱怨行政效率不彰。至于美锋，也鼓起了三寸不烂之舌，唬得一群朝臣们一愣一愣的。

这时候，西莉克斯走向奈菲莉说道：“我一直都想找你谈谈，总算在今晚找到机会了。”

“莫非你终于决定要离婚？”

“不，我太爱美锋了！他也是个难得的好丈夫。如果我出面替你们说情，厄运就不会降临了。”

“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

“美锋真的很尊重帕札尔，为什么你的丈夫就不能讲讲理呢？他们二人若能合作，一定会很有作为的。”

“首相可不这么认为。”

“那么他就错了。试着改变他的想法吧、奈菲莉!”西莉克斯的声音依然显得甜美而纯真无邪。

“帕札尔是不会用幻想来欺骗自己的。”

“他所剩的时间不多……再等下去，就太迟了。首相如此固执岂非错误的工作态度？”

“如果轻易妥协，那就更加错了。”

“你也是好不容易才爬上了御医长的地位，为什么要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

“治疗病人和前途并无关联。”

“这么说，你不会拒绝替我诊治喽？”

“老实说我并不想替你看病。”

“医生是不能挑病人的！”

“以目前的情况看，当然可以。”

“你对我有什么不满呢？”

“你敢发誓说你没有犯法吗？”

西莉克斯掉过头去。“我不明白……你竟然指控我……”

“我建议你面对自己的良心，坦承一切罪行，再也没有比这个更好的药方了。”

“你要我承认什么罪行啊？”

“至少有一项是吸毒。”

听到奈菲莉的回答，西莉克斯立刻切上双眼，用手捂住了脸，“不要再说这种可怕的话了！”

西莉克斯深受刺激，忽然歇斯底里地跑回了房内。奈菲莉也走回帕札尔身边，说道：“我恐怕坏事了。”

“按照她的反应看来，我认为你做得没有错。”

这时美锋也气急败坏地质问道：“发生了什么事？你……”

可是当他看到奈菲莉的眼神时却愣住了：没有怨恨、没有暴力，只有一种可以穿透人心的锋芒。美锋顿时觉得自己被剥得精光，所有的谎言、手段与计谋都不存在了，他的内心好像有一把火在烧，胸口抽得好紧好紧。由于身体实在不舒服，他也不再追究，便离开了柱子大厅。

宴会也随即告一段落。

“你该不会是魔法师吧？”帕札尔向妻子问道。

“没有魔法，又怎么能对抗疾病呢？事实上，美锋他是看到了自己的内在，可是这个发现却并不令人雀跃。”

他二人陶醉在柔和的夜色里，一时间甚至忘了时间的流逝对他们有多么不利。

他们开始幻想一个永远不变的埃及，幻想着园里永远都充满了茉莉的香味，幻想着尼罗河水将使这个拥护法老而团结一致的民族永远衣食无缺。

正走着走着，旁边的树叶里忽然窜出了一个纤瘦的身影，挡住他们的去路。那名女子发出一声惊恐的尖叫，因为杀手从屋顶上奋力一跳，便跳到了女子和帕札尔夫妻之间，也使得她定在原地不

敢乱动。此时的狒狒张着血盆大口，鼻孔也张得斗大，一副随时都可能扑上去的模样。

“别让它伤害我，我求求你！”女子哀求道。

“塔佩妮！”帕札尔真是大吃一惊，他右手按在杀手肩上示意它回到凯姆身边，然后问道：“你为什么用这种方法来见我？这样做很危险的。”

塔佩妮却只是不停地颤抖，而不发一语。

“我要搜你的身！”凯姆说。

“你别碰我！”

“你要是反抗的话，我就让杀手来搜。”

塔佩妮也只有乖乖服从的分。帕札尔心想，当初祭司帮她取这个名字真是对极了，她就像名字所代表的“老鼠”一样：机灵、神经质、狡猾。

凯姆原以为能在她身上攫出贝壳针，作为她企图攻击首相的证据，也证明她就是谋杀布拉尼的凶手，可是塔佩妮身上既没有武器也没有任何器具。

“你想跟我谈？”

“要不了多久，你就再也不能盘问任何人了。”

“你为什么这么说？”塔佩妮咬了咬嘴唇，没有搭腔。

“塔佩妮女士，你又来了，既然说了，为什么不干脆说完？”

“这个国家，没有人支持你这种严苛的作风，国王迟早非赶你下台不可。”

“这点就得由法老决定了。你想说的话说完了吗？”

“我听说苏提从他服刑的堡垒脱逃了。”

“你的消息很正确。”

“你别妄想他能回得来！”

“我会再见到他的……你也一样。”

“进了努比亚那片荒野，谁也别想活命。他一定会渴死。”

“沙漠的法则曾经救过他一命，这次他也会逃过劫难，何况他还有账要算呢。”

“这样的话还有公理在吗？”

“关于这点我也很遗憾。不过，我也控制不了他啊。”

“你必须保障我的安全。”

“保障全民的安全本来就是我的职责。”

“那么你就派人去找苏提，逮捕他归案！”

“派人到努比亚沙漠？不可能。我们就耐心一点，等他自己现身吧。祝你有个愉快的夜晚了，塔佩妮女士。”

此时躲在一棵无花果树背后的暗影吞噬者，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帕札尔、奈菲莉、凯姆和那只该死的狒狒从眼前走了过去。

上一次失败之后，暗影吞噬者原本打算在宴会上一展身手。可惜场内有凯姆守着，场外又有狒狒看着，他总不能为了满足虚荣心，为了证明就连首相也逃不过他的手掌心而一时行动坏了他多年的声名吧。

他必须保持冷静。最近一次杀了那个想要勒索他的家伙“短腿”之后，暗影吞噬者第一次感到自己的手会发抖。其实，杀人对他来说依然是轻而易举，只不过三番两次都除不绰帕札尔，着实令

他有些心寒。难道有什么怪异的力量在保护他？不，问题只在于那个努比亚籍的警察凯姆和他那只聪明绝顶的狒狒罢了。

这是他杀手生涯中最艰巨的一次任务，他一定要赢得漂漂亮亮。

第二十四章

苏提摸摸自己的嘴唇、脸颊、额头，脸型已经完全变了样。他现在只是一切又肿又痛的肉球，眼皮肿胀得连眼睛都睁不开了。他躺在担架上，有六名壮顿的努比亚人抬着他走，可是他的脚却动也不能动。

“你在吗？”他勉强地问了一声。

“当然在。”回答的是豹子。

“那就杀了我吧。”

“你不会死的，再过几天毒就会散了。既然你能开口说话，表示你的血液又恢复循环了。长老也不明白怎么你的身子撑得住。”

“我的腿……我瘫痪了！”

“是被绑住了。你的身体一直抽动，他们不好始，所以先绑起来。你大概是做了噩梦吧，是不是梦见塔佩妮了？”

“我投身到了一片光海之中，那里好安静，没有人来烦我。”

“我真该就把你丢在路旁的。”

“我昏迷了多久？”

“太阳升起三次了。”

“我们要去哪儿？”

“去找我们的金子。”

“没碰见埃及的士兵吗？”

“没见到人，不过我们已经接近边界了，努比亚人都有点紧张。”
“再来由我指挥。”
“就凭你这个样子？”豹子不由得吃惊。
“解开我身上的绳子。”
“你知不知道你很可怕？”豹子边说边扶起苏提。
“双脚着地的感觉真好！拿一根棍子给我，快点。”
然后他便技着粗粗的棍杖，走在队伍的最前方。那份傲气真叫豹子着迷。
他们一行人由南部第一个省份爱利芬丁与其边界岗哨的西侧通过。缓缓北上的途中，有几名落单的战士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苏提对这些骁勇善战、经验丰富的战士很有信心，假如遇上了沙漠警察，他们绝对会奋勇抵抗的。
努比亚人心甘情愿地跟随黄金女神，他们带着这些金子、梦想能在这个比毒蝎子更厉害的苏提带领下，创造更多辉煌的战果。于是他们经由一些狭小的路径穿越了一道花岗岩的天然屏障，沿着干河床往前走，杀一些野生动物果腹，并尽量少喝水，一路上谁也没有抱怨。
至于苏提，不仅脸蛋重现了以往的俊秀，活力也恢复得差不多了。他每天总是第一个醒来，最后一个睡觉，体内饱灌了沙漠空气的他，似乎从来也不累。豹子则是比以前更爱他了，他天生就有领袖的架势，一声令下便无讨价还价的余地。
努比亚人帮他制造了几把大小不同的弓，分别可以来对付羚羊和狮子。奇怪的是，他总能凭直觉找到水井，仿佛他早已走遍了这

些荒芜的小径一般。

“有一支警察小队朝我们这边来了。”一名战士警告道。

苏提一眼就认出来了：是在沙漠中到处巡逻以逮捕贝都英强盗，保障车队安全的沙漠特警队。不过，通常他们是不会出现在这一带的。

“攻击他们。”豹子提议道。

“不，”苏提不赞成，“我们先躲起来，让他们离开。”

于是众人便躲藏在警察巡视路线上的岩石堆后面。警犬又渴又累、并未察觉他们的存在。这群警察刚刚结束勤务，正打算回谷地去。

“我们大可把他们全杀了，落得干净。”豹子睡在苏提身边，还小声地嘟囔着。

“他们要是没有回去，爱利芬丁的岗哨会发出警报的。”

“你就是不想杀埃及人……我却是梦寐以求！你被驱逐出自己的国家，如今成了努比亚叛离分子的首领，从此以后，你惟一能做的就是作战。战斗是你的天性啊，苏提，你是躲避不了的。”

此时他二人隐藏在两块花岗岩后面，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浑然忘了外界的危险。

豹子身上挂满了自失落之城得来的金饰，金褐色的肌肤由于外在的酷热加上内在的激情而滚烫不已。她的手一会儿在爱人的胸膛上摩挲，一会儿又像弹竖琴似地玩弄自己的身体，嘴里同时还唱着热情的曲调，每个音符都深深打动了苏提的心。

“就在这里，我记得这个地方。”豹子用力地握着苏提的右手腕，几乎都要捏碎了。“我们的金子就在这个洞穴里。在我的眼中，这

是全世界最珍贵的宝藏，因为是你杀了一个埃及将军才得来的。”

“我们已经不再需要了。”

“当然需要了！有了这笔金子，你将成为黄金之主。”

苏提无法自制地盯着洞穴看，那个叛国并遭沙漠律法判处死刑的将军所留下的宝藏，就藏在这里。豹子逼着他到这里来是对的，拒绝面对这段人生过程，甚至企图遗忘，都是懦夫的作为。苏提和好友帕札尔一样，都热爱公理正义，当初他若不出手，正义便无法伸张。而老天也把将军原本打算用来向利比亚人埃达飞示好的金子转赠给了他。

她往前走去，风采迷人。项链与手链闪耀着眩目的光芒，努比亚众人纷纷下跪，以迷惑的目光看着他们的黄金女神缓缓地走向那个只有她一人知晓的圣殿。女神之所以带领他们千里迢迢来到埃及境内，就是为了增加他们的神力，进而成为不败的战士。因此当她与苏提一同进入洞灾时，努比亚族人便唱起了远古的歌曲，歌词内容是欢迎女子自远方归来，与族人一同庆贺她即将举行的婚礼。

豹子相信取得这些金子之后，她与苏提的命运便更不可分了。此时此刻，她仿佛已经见到了无数个光明灿烂的明天。

苏提则回想起杀死亚舍将军的经过。这个狡猾的杀人凶手本以为他能逃得过法庭的审判，并在利比亚无忧无虑地过完下半辈子，甚至可能趁机替埃及制造一点混乱。想到这些，苏提便不感到后悔，他只不过在这片连谎言都无法存活的荒野上扮演了执法者的角色罢了。

洞穴中十分清凉，有一些编蹋受到惊扰，四窜纷飞一阵之后，才又重新倒吊在石壁上。

“是这里没错啊。”豹子失望地说，“可是车子呢？ ”

“再往里面找找看。”

“没有用的，当初藏车子的地方我记得很清楚。”

苏提又仔细地搜了一遍，还是什么也没找到，洞穴是空的。

“有谁会知道……谁竟敢…… ”

豹子狂怒之下，扯下金项链便往石壁摔去。“我们把这该死的洞穴毁了吧！”

苏提捡起了一块布：“你看这个。”她凑过脸去，又听他说道，“是彩色的毛衣。偷走我们金子的不是夜晚的恶魔，而是风沙游人。他们把车子推出去的时候，其中一人的衣服被粗糙的石壁给勾破了。”

豹子于是重新燃起了希望。“我们马上去追他们。”

“没有用的。”

“我绝不放弃。”

“我也不会放弃。”

“那么你打算怎么办？ ”

“留在这里等，他们会再回来的。”

“你怎么能这么肯定？ ”

“我们刚才只顾着找金子，却忘了尸体。”

“反正亚舍已经死了，不会错的。”

“那也应该还有骨骸在啊。”

“被风吹走了吧……”

“不，是他的同伙把尸体搬走了。他们在等我们回来，想替他报仇。”

“你是说我们中了圈套？”豹子有些紧张。

“有人已经发现我们到了。”

“如果我们没回来呢？”

“不太可能。只要不确定我们是死是活，他们就会在这里等上好几年。换作是你，难道不会这么做？他们至少得确定我们的身份，假如能一并除掉，当然更好了。”

“我们一定要对抗到底。”

“那也得有足够的时间准备才行。他们连我的弓箭都拿走了……想必是想让我死在自己的弓箭下吧。”

豹子赤裸着半身，将丰满尖挺的乳峰暴露在阳光底下，对着忠心的部属们说话。

她向他们解释说女神的圣殿已遭风沙游人侵入，财物也被盗走了，因此大家必须准备作战，苏提会带领众人迈向成功的。

没有人提出异议，连长者也没有说话。一想到可以让贝都英人血洒沙漠，大家都兴奋不已。他们一定要证明自己的能力，在肉搏战中，谁也不是他们的对手。

尽管如此，苏提还是运用了一些军中学来的作战技巧。他让努比亚人用岩石堆起一个屏障，以掩护箭手，又在洞穴中放置了许多水袋、粮食与武器，还在离他们所在不远处随意挖了几个坑洞。

然后，等待开始了。

苏提细细品味着绵延不断的时间，用心去感觉沙漠神秘的声音、无形的迁移与风的话语。他静坐在石头上，人石合一，几乎毫不感觉酷热。其实对他而言，武器的撞击声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大都市中那种喧嚣吵嚷，在这里，寂静主宰了一切，就连游人的脚步也湮灭于其中。

虽然帕札尔离弃了他，但在这结束漂泊的一刻，他却仍希望能和这位友人分享。

当他们双眼凝视着瞬间即逝的赤红天际，两人心中必定能感受同样的激动情绪，而无须交换一字一句。

他正自出神，豹子忽然从背后抱住他，轻轻地抚摩他的颈背，轻柔的感觉有如春风一般。

“如果是你想错了呢？”豹子问道。

“那也没有损失。"

“这些盗匪也许只想偷我们的金子。"

“我们可是破坏了他们的交易啊，光拿回东西是不够的，还必须查出我们的身份。"

由于气候炎热，因此居住在都市以外地区的努比亚人与埃及人，都习惯赤裸着身子。豹子自然不甘心单以眼光测览情夫那健美的身材，太阳不仅将他们俩的肌肤晒黑了，也使他们的情欲更为沸腾。这个金发女神每天都要替换珠宝饰物，披戴在身上的金子将她凹凸有致的身材衬托得更加出色，除了苏提以外的其他人也更不敢冒犯她了。

“如果利比亚人和风沙游人联手，你还会对抗他们吗？”

“只要是窃贼，我都不轻饶。”

他说完，给了豹子深深的一吻，然后抱着她一起滚进柔软的沙地里。此时一阵北风拂过，吹动着细沙轻轻飘移。

长老向苏提说去取水的人一直没有回来。

“他什么时候出发的？”苏提问道。

“太阳升到洞穴上方的时候。根据太阳的位置来看，他早就该回来了。”

“也许是水井干了。”

“不，那口井至少可以撑上几个礼拜。”

“你相不相信他？”

“他是我的表亲。”

“那么也许是遭到狮子攻击……”

“这些野兽通常夜里才会出来饮水。再说他也知道如何避开它们的攻击。”

“我们应该去找他喽？”

“如果太阳下山前他还没有回来，就是被人杀了。”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努比亚人不再歌唱，他们只是静静地看着水井的方向，盼着同伴可能随时会出现的身影。

太阳已经落下了西山，并乘上了夜舟，准备出发遍游地府，对抗那只企图吸干全世界的水并使尼罗河干涸的巨龙。

还是不见他的踪影。

“他被杀了。”长老说得斩钉截铁。

苏提于是加强了戒备，以防敌人接近洞穴。因为假如真是风沙游

人干的，那他们一定会违反沙漠法则，在夜间进行偷袭。
他面对沙漠坐着，心里想到这也许是他这一生最后的几个时辰了，但他并不担忧，只是不知道深深烙印在他人生终点的会是一群遭人遗忘、庄严平静的岩石，还是一场惊天动地的血战？ 豹子也坐到他身边，靠着他问道：“你有把握吗？ ”
“跟你一样有把握。”
“你不要想一个人死去，我们要一起走过冥世的大门。不过在死之前，我们要先过过帝王般的富裕生活，只要你有心，就一定办得到。你要像个领袖，苏提，不要浪费你的力气。”
苏提没有回答，于是她便不再吵他，挨着他也沉沉睡去。
苏提被冷风冻醒时，晨光正凝在一片浓浓的雾里，到处灰蒙蒙的。豹子也睁开了眼睛，“抱我，我好冷。”
他才刚将她搂进怀里，却又猛然将她推开，双眼直盯着远方，然后立刻命令努比亚人：“各就各的岗位！”
不一会儿，便见到十几个人带着武器、驾着车，从雾里钻了出来。
第二十五章
风沙游人一个紧挨着一个地站着，每个人都是一头长发，满脸杂乱的大胡子，头上缠着布，身上则穿着彩色条纹的长袍。其中有几个人因为长时间的饥饿，以致锁骨高耸，双肩凹陷，一根根的肋骨也看得清清楚楚。他们微驼的背上还背着卷起的草席。
游人们一起弯弓射箭，但并末伤到任何一名努比亚人。由于苏提下令不准反击，贝都莫人于是更加大胆了，怒吼叫阵声中，只见他们慢慢靠了过来。

等敌人靠到一定的距离时，努比亚弓箭手开始展现他们神准的技巧，百发百中。

再加上他们速度又快，耐力又好，以一敌十，很快就成了势均力敌的局面。幸免予难的贝都英人连忙后退，让一些二轮战车开路。这些马车的底部是由皮带交错编成的，上面覆盖着一层鬣狗皮，外围的护板上则画着一尊骑着马、面貌凶恶的神像。

车上一人拉缰，另一人掷枪，他们都留了一撮小山羊胡，肤色古铜。

“是利比亚人。”苏提说。

“不可能。”豹子生气地反驳道。

“利比亚人和风沙游人联手。你可要记住你承诺过的话。”

“我去跟他们谈，他们不会攻击我们的。”

“你这是在作梦。”

“就让我试试看嘛。”

“你何必冒这个险？”

利比亚人的战马蹬着前蹄，蓄势待发。每一名掷枪手则以盾护胸，一待接近敌人，便要奋力将枪投射出去。

此时，豹子忽然站起来，走出藏身之处。她越过岩石堆成的防线，往战车的方向走了几步。

“趴下！”苏提大喊。

只见一支飞枪射了过来，又猛又准。

苏提眼明手快，枪手掷出枪后，手还没来得及缩回，便被他一箭射穿了喉咙。

也幸而豹子反应够快，侧身滚到一旁，才避开这致命的一击。她也不敢再托大，便转身想爬回洞穴。

敌人却开始进攻了。努比亚人眼见女神受到攻击，盛怒之余，射出的箭也一箭快似一箭。

马车飞快地往前冲，等到操控缰绳的人看到沙地中的坑洞时，已经来不及了，有些人惊险地避过，有些翻了车，但绝大部分都是连人带车地跌进洞中。轮轴断了，车体四分五裂，车上的人也都被甩出了车外。努比亚人见有机可乘，立刻奔向前去，毫不留情地结果了敌人的性命，再从战场上带回马匹与枪。

第一回合的交战结束，苏提只损失了三名努比亚战士，而贝都英与利比亚联军却是损失惨重。努比亚人不禁高声欢呼着黄金女神之名，长老也为她作了一首颂歌。

尽管没有棕搁美酒，每个人心里却都有说不出的陶醉滋味，苏提则几乎是扯破了嗓子才让战士们回到岗位上去。现在，他们每个人都是斗志高昂，希望能独力歼灭剩余的敌人。

突然间，漫天的尘沙中窜出了一辆红色的马车。有一个人空手走下了车，此人神态傲慢，一个头又方又大，跟身体简直不成比例。他嘶哑的声音远远传来：“叫你们的首领出来跟我谈。”

苏提走了出来，说道：“我在这里。”

“你叫什么名字？”

“你又叫什么名字？”

“我叫埃达飞。”

“我叫苏提，埃及军队的军官。”

“我们靠近一点说话吧，这样嚷嚷是谈不出什么建设性的结果的。”

于是两人各向前走了几步。苏提先开口道：“ 原来你就是埃达飞，埃及的死敌，也是煽动作乱分子滋事的人。”

“是你杀死了我的友人亚舍吗？ ”

“这是我的荣幸，只可惜让这个叛贼死得太轻易了。”

“埃及军官却率领着一群努比亚游民……你自己不也是个叛贼吗？ ”

“你偷了我的金子。”

“金子是我的，这是我和将军谈好了，让他在我的领土上安度余年的代价。”

“我说了是我的就是我的。”

“凭什么？ ”

“凭那是我在战场上得来的战利品。”

“年轻人，你脸皮可真厚。”

“我只要求分到我应得的。”

“我跟矿工之间的交易，你知道多少？ ”

“你的人马都被消灭了，现在你在埃及毫无后援。我劝你尽快消失，躲回你那野蛮落后的老巢去吧。也许法老还不至于迁怒到你身上。”

“你想拿回金子，你就得有点本事。”

“金子在这里吗？ ”

“在我的帐中。”埃达飞忽然口气一转，“既然你已经杀了亚舍，

我也把他的骨骸埋了，我们何不化敌为友呢？和谈之后，我就分你一半金子。”

“我不要一半，我要全部。”

“你太贪心了。”

“别忘了你已经损失很多人手，我的手下比起你那些人可真是优秀多了。”

“或许吧，不过我已经识破了你的陷阱，而且我们的人数又多得多。”

“我的努比亚战士却会坚持到最后。”

“那个金发女郎是谁？ ”

“是他们的黄金女神。因为有她在，才使得他们毫不惧怕。”

“我一剑砍下她的头，看你们还迷不迷信。”

“那也得保佐你这条命才行。”

“如果你拒绝合作，我也只好除掉你。”

“你逃不掉的，埃达飞，我一定会让你成为我最骄傲的战利品。”

“你真是让骄傲冲昏头了。”

“如果你想让其他人活命，就跟我决斗。”

埃达飞打量着苏提。“向我挑战，你一点机会也没有。”

“这点应该由我来判断吧。”

“你这么年轻就死，未免可惜。”

“我要是赢了，就能拿回我的金子。”

“要是你输了呢？ ”

“那么我的金子就是你的。”

“你的金子……什么意思？”

“我那些努比亚手下正运送着一大批贵重金属呢。”

“这么说，你已经取代了将军，自己进行交易喽？”

苏提没有答话。埃达飞于是皱起了眉头说：“是你自己找死。”

“我们使用什么兵器？”

“自行挑选。”

“我要正式签一份协定，并且由两边阵营分别派人作证。”

“神明也可以作证。”

接着他们立刻举行仪式，由三名利比亚人与三名努比亚人代表参加，其中也包括了努比亚长老。他们祈求火神、风神、水神与土神显灵，惩罚违背誓言之人，然后约定休息一晚，隔天决斗。

随后努比亚人在黄金女神四周围起一个圆圈，众人诚心祈求女神保佑他们的英雄获得最后的胜利。然后，他们用一些质地易碎的红色石头在苏提的身上画了代表战争的符号。

“不要让我们成为俘虏。”大家异口同声地请求。

苏提面对太阳坐着，在沙漠之光底下吸取昔日移石建庙的巨人的力量。虽然他不愿意走上书记官与祭司的路，但是他还是能感觉到隐藏于天地间的一股能量。他深深吸了一口气，将能量吸人体内，然后凝神静思，以便凝聚体内的能量。

豹子跪在他身边，忧心地说：“你真是疯了，你单打独斗，绝对赢不了埃达飞的。”

“他最拿手的兵器是什么？”

“枪。”

“那么我的箭速度可快多了。”

“我真的不想失去你。”

“既然你想发大财，我就得冒点危险。相信我，这是惟一的解决之道，我实在不愿意眼看这些努比亚人被杀。”

“你宁愿看我成为寡妇喽。”

“你是黄金女神，你会保佑我的。”

“埃达飞杀了你的时候，我也要在他的肚子上捅一刀。”

“你这么做，你那些同胞可不会放过你。”

“反正努比亚人会保护我……然后还是免不了一场大屠杀，这不是你最担心的吗？”

“只要我赢，就没什么好担心的了。”

“你死了以后，我会把你埋在沙漠里，然后去找塔佩妮，把她活活烧死。”

“到时候，可以让我点火吗？”

“你作梦的时候，我好爱你。我爱你，就因为你有梦。”豹子幽幽地说。

雾再度笼罩沙漠，遮去了黎明的清亮。苏提打着赤脚往前走，抄粒在他脚底下沙沙作响。他右手拿着一把中等射程的弓，这也是他最好的一把，左手只握着一支箭，因为他将不会有时间射出第二支。埃达飞人称“百胜战将”，至今还没有遭逢过实力相当的对手，而且他行踪飘忽不定，沙漠警察也对他无可奈何。他最大的乐趣就是提供武器配备给叛乱分子与盗匪，好让他们把三角洲西边的各个省份搅得鸡犬不宁。也许，他梦想着统治整个北埃及吧。

一丝丝光线穿透了阴霾。埃达飞穿着红绿相间的长袍，头发都包藏在黑色头巾里，威风凛凛地站在距离对手五十多公尺处。

苏提发现自己吃了大亏。

因为埃达飞手里拿的不是枪，而是苏提当初遗留在洞穴中的他最喜爱的弓。这把弓上等金合欢木制成，质地极佳，直距离射程可达六十多公尺。相较之下，苏提手上的这把弓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即使准头够好，顶多也只能射伤对手，却打败不了他。假如企图向前靠近，埃达飞一定会先发制人，让他毫无机会反击。

此时埃达飞脸上的表情全变了：冷酷、阴沉，完全没有一点人性的气息。他心中有杀机，整个人也随之变得杀气腾腾。他冷眼等着看眼前的对手颤抖的模样。

而苏提却终于明白，为什么埃达飞总能在决斗获胜了。就在左手边的一座小丘后面，有一名利比亚的弓箭手趴伏在那里，暗中保护着埃达飞。他会先出手，或者会配合主子的手势行动吗？ 苏提不禁暗骂自己愚蠢。什么公开公正的较量、什么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埃达飞根本不信这一套。而他的第一位战场导师就已经警告过他，贝都英人和利比亚人经常会暗箭伤人。他竟然忘了！而且还要以生命作为代价。

埃达飞、苏提和埋伏的利比亚人，三人同时张开了弓弦，苏提更是逐渐使力，让弓越绷越紧。苏提的态度让埃达飞觉得颇有意思，他原以为对手会先解决躲在左手边的那个人，然后再向他发出第二箭，可是设想到他只带了一支箭。

值此一触即发的情势，苏提眼角的余光却瞥见了快速而充满暴力

的一幕。原来豹子已经悄悄地爬到蹲在山后的利比亚人背后，一刀便割断了他的喉咙。埃达飞目睹这意外的情景，想也不想就把弓箭对准了半平贴在沙地上的豹子。苏提见机不可失，立刻将弓拉开到极至，让自己与弓箭合而为一，专心一致地瞄准了目标。而此时埃达飞也发现自己犯了错，连忙转身发箭。

他的箭掠过了苏提的右颊，而苏提的箭却射中了他的右眼。他随即倒地不起，竟然气绝身亡。

努比亚人欢声雷动之际，苏提割下了埃达飞的右手，并朝天挥舞着他的弓。

风沙游人与利比亚人一一抛下武器，拜倒在早已紧紧搂在一起的苏提和豹子跟前。

豹子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光彩。她又有钱、又快乐，又有一群人听她使唤，还有利比亚的士兵供她差遣，最不可能的梦想如今都实现了。

“你们可以自由离开，否则就要听我的。”苏提对众人说，“如果你们跟随我，就能获得金子。但若稍有不服从，我也会亲手解决你们。”

大家都留在原地没有动，报酬赏赐实在太丰厚了，再怎么多疑的入也不得不动心。苏提把马车和马匹检查了一下，情况都还不错。现在他有了几名训练精良的车手以及技术无人能及的努比亚弓箭手，就等于拥有一支精兵队伍了。

“你现在是黄金之主了。”豹子高兴地说。

“又是你救了我一命。”

“我早就告诉过你了：没有我，你成不了什么大事的。”

苏提发下第一笔赏金之后，所有人对他的敌意都立刻烟消云散。利比亚人请努比亚人喝棕搁酒，就在这说说唱唱、饮酒作乐之间，彼此也渐渐建立起友谊来了。

可是他们的新首领却宁愿享受沙漠的静谧而独自躲到一旁去了。

豹子走到他身边，问道：“在梦中你会不会忘记我？”

“不是因为你我才有梦的吗？”

“你今天可帮了埃及一个大忙了：杀了埃达飞，等于是替埃及除掉一个心腹大患。”

“该怎么庆祝这场胜利呢？”

第二十六章

腰间一条破烂的缠腰布，脚上一双破鞋，满脸的胡茬儿，首相帕札尔就这样走在孟斐斯的大市集里，混在人群当中。他心想，这总该是视察民情最好的方法了吧？他发现市场上各种物资都不缺乏，尼罗河上的船只来往频繁，食品供应情形也十分正常，心中真是满意极了。而且最近刚刚检查过港口设备以及每年为船只进行两次维修的人工船坞，结果也显示所有的商船状况都非常良好。帕札尔还注意到了物品交易顺利，价格也没有过度哄抬，因此一般市井小民并未受到通货膨胀之苦。商贩之中绝大多数都是女人，且都占了较有利的位置。买卖双方讨价还价之际，还有挑水夫供水解渴。“我真是太高兴了！”忽然有一名农夫喊道。原来他用一些甜美的无花果换得了一只水罐。另外，有不少好奇的群众围在两名布商的摊位旁，欣赏着一块高级亚麻布。

“真是上等的布料!”一位富家夫人说道。

“所以价格才会这么高啊。”布商说。

“自从新首相上任之后，就很少有人敢胡乱叫价了。”

“这样最好！这样我们的成本降低了，售价也可以压低，买的人自然就多了。

好吧，如果你买了这块布，就再送你一条围巾。“看这边成交后，帕札尔又走到一个鞋贩面前，他的凉鞋全都用细绳绑在细细的木架上。

“你该换鞋了，年轻人。”鞋贩对帕札尔说，“你脚上那双鞋子穿得太久了，鞍底很快就会磨破了。”

“可是我没钱。”

“看你也不像个坏人，就让你赊账吧。”

“这样做违反我的原则。”

“说得也是，无债才能存万金嘛！那么我帮你补一补，拿点儿意思意思就好。”

后来，帕札尔一时嘴馋，买了一块蜂蜜蛋糕，一面吃一面侧耳倾听市民讨论三餐民生问题。众人的言谈之间毫不显得忧虑，对首相的措施也没有任何不满。不过，帕札尔还是不放心，因为几乎没有人提到拉美西斯。

于是他走向一个女贩子，想要买一小瓶香脂。他问了价钱后说：

“好像有点贵。”

“你是城里的人吗？”

“不是，我从乡下来的。我老是听人家说孟斐斯有多好多好、果

然不错，拉美西斯的确把这里建设成全世界最美的都市了。我真想见见国王！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会出宫？”

“没有人知道。听说他病了，现在住在三角洲的皮拉美西斯宫。”

“他病了？他可是全国最健壮的人呀！”

“大家都谣传说他的神力已经用尽了。”

“但愿很快就会再生。”

“可能吗？”

“那么也舍有新的帝王……”

女贩子却摇摇头：“谁会接拉美西斯的位子呢？”

“谁知道？”

突然间，人群中传来了尖叫声，大家急忙向两边退开，让出一条路来。只见杀手几个跳跃便来到了帕札尔身边。女贩子以为狒狒警察又来抓小偷了，立刻迅速地用绳索套住帕札尔的脖子，不让他逃掉。奇怪的是，狒狒这回却没有咬这名窃犯的小腿，而只是静静地等着凯姆到来。

“这个小偷是我抓到的。”女贩子一见到凯姆就吹嘘道，“我可以拿赏金吧？”

“看情况再说。”凯姆敷衍了一句，便拉着帕札尔往外走。

“你好像很生气。”帕札尔看着凯姆问道。

“你为什么不先知会我一声？你这样做实在太莽撞了！”

“不会有人认出我来的。”

“幸好杀手找到了你。”

“我真的需要听听人民的声音。”

“结果有什么收获吗？”

“情况不乐观。美锋散布了谣言，想让民众相信拉美西斯已经一蹶不振了。”

虽然要主持一个重要的行政会议，奈菲莉却还是迟到了。有几个爱刁难的委员便批评她，说她一定是为了打扮而耽误时间，其实是因为小淘气临时胃肠不舒服，勇士也咳个不停，还有北风的一只脚磨破了皮。对她而言，再也没有什么比照料家里这三位守护神更重要的事了。

当她走进会议厅时，所有与会人士都起立行礼。她美丽的外表与柔和的声音立刻征服了现场的人，原有的一些不满情绪也随之烟消云散。

美锋的出席倒让奈菲莉吃了一惊。

“中央委派我作为经济代言人。”他解释道，“因为今天要通过一些关于公共卫生的法案，而我必须确定这些法案不会影响到国家预算的平衡，才能对首相有所交代。”

通常，这种场合白色双院只会派一个代表前来，如今院长亲自出席，颇富有挑战的意味，难免让奈菲莉有点不知所措。

“我对于设置于各省府与各小村落的医院数目并不满意，因此我建议比照孟斐斯医院的模式，增设十几间医疗院所。”她首先针对医疗设施不足的议题发言。

“我反对。”美锋马上反驳，“这笔支出太庞大了。”

“医院将由省长拨款兴建，医护人员则由卫生处负责调派支援，因此并不需要双院的协助。”

“但还是会影响税收。”

“根据法老的谕令，各省省长有权自行选择，是依据双院政策行事，还是改善卫生医疗设施。而省长们也都听从了我的建议，决定先改善医疗设施，这一切并无违规之处。但愿，明年还能继续下去。”

美锋只得让步了，他没有想到奈菲莉手腕如此灵活、行事如此迅速。她无声无息地，却早已和地方首长达成了共识。

“根据早期祖先所著作的‘保护之书’，埃及人民应该特别注重孩童，而我们身为医生，自然更应该为那些病痛缠身的孩子尽一份心力。拉美西斯就任之初，曾经承诺要让下一代的埃及人生活得无忧无虑，而要想实现这个美梦，第一步便是要确保全民的健康。因此我决定培训更多的医生与护士，以便使全国各地的每一个人都能享受最好的医疗照顾。”

“我希望能改变医疗阶级体制。”美锋接着说，“我们应该提高专科医生的地位，同时降低普通科医生的重要性。埃及很快就要开启通往世界的大门，专科医生将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也会为国家赚取更多的利润。”

“只要我还是御医长一天，我们就得依循传统。”奈菲莉语气坚定地说，“如果专科医师得势，就等于推翻了医学的基本论点：必须把人当成一个完整的个体，只有身心均衡才是真正的健康。”

“你若不接受我的看法，白色双院将会与你对立。”

“你这是在要挟我吗？”美锋站了起来，以一种蛮横的态度对在场人士说：“埃及的医学向来极负盛名，有不少外国专家特地到

我们国家来学习医学基本理论。可是，我们必须懂得变通，扩展这条生财之道。请相信我，医学是门高深的学问，价值绝对不止于此！我们只有制造更多的药剂、多加利用祖传的麻醉药与毒药、让医药大幅量化，这样我们才有未来！”

“我们不愿意这么做。”奈菲莉断然拒绝。

“你会后悔的，奈菲莉，我是善意来警告你和你的同仁们。你拒绝我的帮助，将会造成无可弥补的灾难。”

“我若接受了，却等于毁了整个医学界的前途。”

“你和首相一样，都是那么执迷不悟，维护传统，只有死路一条。”

“你已经病人膏盲了，我也实在无能为力。”

前首相巴吉由于肾脏剧烈疼痛加上尿血，因此前来向奈菲莉求诊。她详细地检查了一个多小时，最后断定是寄生虫所引起的血尿，不过只要按照她开的处方，每晚睡前按时服用便可痊愈。药方成分包括：五针松子、油莎草、天仙子、蜂蜜与努比亚士 （其中还含有两种未注明的成分：一种是名为“莎姆斯”的植物，一种是名为“莎莎”的果类）。她安慰病人不用担心，这帖药很有效的。

“是我的身子不中用了。”巴吉黯然地说。

“其实你的健康状况并不像你想的那么糟。”

“不过抵抗力确实越来越差了。”

“你是因为受到感染才会暂时比较虚弱。不过我保证你一定可以迅速恢复，而且福寿绵长。”

“帕札尔最近怎么样了？ ”

“他很希望能见见你。”

帕札尔和巴吉一块儿走在花园的林阴道上。意外得到这次散步的机会，勇士真是乐不可支，沿途不断地嗅着花圃的花香。

“美锋虽然是四面夹攻，但我还是抑制使了他的攻势。”

“你是否获得了中央各主要负责人的信任？ ”

“有些人确实支持我，也不认同美锋的作法。幸好他太强势。野心太大，反而引起一些人的反感。毕竟有很多书记官对于古代创国先祖的智慧还是奉行不停的。”

“我觉得你稳重多了，也比以前更有信心。”

“这恐怕只是假象吧！我每一天都要兢兢业业地准备作战，更可怕的是我完全无法预知敌人会从哪里出现。我太缺乏经验了。”

“千万不要这么想，我已经没有你这股冲劲了，法老选择你是正确的决定。美锋也知道这一点，他绝对想不到你竟然有如此的韧性。”

“他怎么能这样背叛自己的国家呢？ ”

“人性吗，还有什么龌龊事做不出来的？ ”

“有时候，我觉得好沮丧，虽然获得一次又一次的小胜利，却仍挡不住时间的流逝。春天来了，大伙儿也已经开始讨论下一次泛滥的事情了。”

“拉美西斯的态度如何？ ”

“他鼓励我继续努力。有时候当我守住防线，让美锋无法越雷池一步时，我会有一种错觉，好像期限也跟着延后了。”

“你甚至还攻陷了他的地盘呢。”

“这也是我还抱着希望的唯一原因。削减了他的势力之后，也许

便能让众人对他起疑，而他一旦失去了一定的支持度，夺权自然也无望了。只不过只剩下这么短的时间，我能来得及推翻他所有的支柱吗？ ”

“帕札尔，人民都对你有很高的评价，他们虽然怕你，却也喜欢你。首相的工作你做得无懈可击，完全符合国王对你的期望。这些话出自我的口中，也就不是恭维馅媚了。”

“美锋也很想收买我替他卖命！每当我回想起他一切友善的表示时，我都不禁要怀疑他究竟有没有过一刻的真诚，或者他从头到尾都在演戏，目的只是要把我纳入他的计谋之中呢？ ”

“虚伪一向都是没有界线的。”

“所以你不存有任何幻想。”

“我本来就很排斥过度的热络,因为这不但没有用,而且很危险。”

“我有几份有关地籍与土地测量的文件想交给你，你能不能替我查一下，其中的数据是否更改过？ ”

“当然可以，何况这还是我的者本行。你担心有什么问题阻？ ”

“我怕美锋和他的同党企图非法侵占土地。”

傍晚的孟斐斯又美又温和，帕札尔便趁机在戏水池旁稍作休息。奈菲莉也坐在池畔，双脚浸在水中，眼皮上涂上一层淡淡的绿色眼影，手里则弹着诗琴。清柔的音乐，配合着在微风中轻轻颤动的树叶声，让帕札尔的身心舒畅了不少。

此时的帕札尔想起了苏提，这样的音乐他一定很喜欢的。也不知道他现在人在哪里？有没有危险？帕札尔以好友的英勇作赌注，希望能救他出狱，可是就算他活着回来，也还是逃不出塔佩妮的

魔掌，据凯姆说，她现在在纺织厂的时间越来越少，成天往外跑。她到底想用什么方式毁了他呢？ 想着想着，诗琴的乐声渐渐抚平了帕札尔的不安，他索性闭上双眼，让自己完全沉醉于音乐的魔力之中。暗影吞噬者也选择了此时采取行动。

首相宫邸附近只剩下一棵棕搁枣椰树，可供登高了望，这棵树就种在一间小屋外的庭园中央。暗影吞噬者事先侵入了小屋，将屋中一对退休的老夫妻击毙之后，带着武器便爬上了树梢，等街时机。

机会来了。如他所料，在这温和宜人的傍晚时分，提早回到家的帕札尔果然和妻子一同在空地上乘凉休息。

暗影吞噬者手里紧握着猎鸟专家经常使用的一种弯形飞棍。狒狒守在官邸的屋顶，是绝对来不及出手相救的。这种武器若是射得精准，帕札尔立刻就会没命。

暗影吞噬者找了个牢靠并且容易投射的位置，先行目测了一下，虽然距离有点远，不过绝对射得中，因为他从小就展现出了这方面的天赋，每回把鸟儿的头砸得稀烂，总会让他感到无比兴奋。

奈菲莉的绿猴小淘气的眼睛随时都很尖，所以每当熟果子一落地它都能马上拾起，就算手臂休息的时候，也能马上注意到枣椰树上第一只栖息的鸟，然后上前跟鸟儿玩耍。这时候，它忽然发出了惊声尖叫。

狒狒接下来的一连串反应简直快如闪电。听见小淘气的叫声、看见飞棍划空射出、辨识出投射的目标、自屋顶纵身跳下，几乎都在一瞬间完成。

它这么腾空一跳，伸手便将暗器截下，然后掉落在帕札尔身外几公尺之处。
奈菲莉吓了一跳，连诗琴都掉在地上，原本昏昏沉沉的勇士也一下子惊醒过来，跳进主人的怀里。
狒狒警察抬头挺胸地站在帕札尔面前，满是鲜血的双掌上牢牢地握着那根飞棍，脸上尽是骄傲的神色，它又再一次拯救了埃及首相的性命。
至于暗影吞噬者则已经慌慌张张逃人一条小巷内。他不懂，这只狒狒究竟有什么神明附身？多年的杀人生涯以来，暗影吞噬者头一次对自己的能力感到怀疑。帕札尔跟其他人不一样，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在保护着他。难道真的是首相的正义女神玛特让他刀枪不入吗？
第二十七章
狒狒就这样乖乖地让奈菲莉帮它洗指掌、消毒并包札伤口。虽然奈菲莉早就知道杀手的强健体魄异于常人，但见它在承受如此猛烈的冲击之后竟只是受了轻伤，心里仍是觉得不可思议。杀手的伤口结疯迅速，加上它向来很耐痛，因此这回顶多也只休息个一两天，不过它根本静不下来，还是来来回回走个不停。
“好精致!”凯姆检视飞棍后说，“说不定会是重要的线索。莫非暗影吞噬者大发慈悲想指点我们？可惜你没看到他。”
“我连害怕的时间都没有呢。”帕礼尔坦承，“要不是小淘气叫了一声…… ”
他们俩说话的同时，小淘气竟大着胆子跑到狒狒面前，还摸了它

的鼻子，但杀手并未动怒。于是小淘气胆子更大了，它把小手放到狒狒的大腿上，而杀手仍只是以温柔怜爱的眼光看着这只小猴子。

“我会扩大你佐处的戒护范围，”凯姆说道，“我也会亲自讯问飞棍商人。我们终于有机会查出这个人的真正身份了。”

西莉克斯和丈夫大吵了一架，因为尽管美锋十分疼爱将来要继承他事业的儿子，可是他毕竟还是一家之主，不容妻儿违逆他的意思。偏偏西莉克斯又舍不得骂儿子，尤其对女儿的撒谎与辱骂更是百般容忍。

她觉得丈夫对他们的指责根本不公平，整个人气得像发了疯似的，又是撕布又是摔箱子，还把昂贵的衣服扔在地上踩。美锋拿她没办法，只狠狠骂了一句“疯子！”

便出门往办公室去了。

疯子……西莉克斯被这样的形容词吓着了。她不是一个正常的女人、一个深爱丈夫并受制于丈夫的妻子、一个尽责的母亲吗？加入叛国的阴谋，在斯芬克斯卫士长面前赤身裸体让他分心，她哪件事不是听美锋的？她是那么相信他，相信不久的将来他们将共同治理埃及。

可是她心里开始有了挥之不去的阴影。自从被暗影吞噬者强暴之后，她便有如跌入了黑暗的深渊不可自拔。当时的无助以及被强暴后一种莫名的快感，都一再反复地折磨着她，那种痛苦甚至比她所犯下的罪行更叫她难过。还有，跟奈菲莉的决裂……想继续和她维持友谊的关系，这究竟是疯狂、是谎言、还是变态呢？ 一

个接着一个的噩梦，一个接着一个的不眠之夜。
现在只有一个人救得了她，那就是解梦师。虽然他开的价高得离谱，但至少他愿意听她说话，愿意指引她。
于是出门前她吩咐女仆去拿一块面纱给她,好遮住好憔悴的面容，不料却见女仆泪眼汪汪的，便问：“你怎么了？ ”
“天啊……竟然死了。”女仆没头没脑地回答。
“谁死了？ ”
“你来看。”
她前去一瞧，原来长满了橙、黄、红花，而且枝叶茂密的芦荟，竟然只剩下一根枯枝了。这株芦荟是美锋送的礼物，不但平时罕见，而且还是西莉克斯日常用药的来源。此外，将芦苔油徐抹在生殖器上，既可避免感染也能增进性交时的润滑舒适感。最主要的是美锋左腿上长的红疮，抹了以后便能止痒了。
西莉克斯顿时仿佛失去了倚靠的重心，头不禁又痛了起来。她很快就会像芦荟一样凋零了。
解梦师的诊疗室内全都漆成了黑色，一走进去便是一片漆黑。西莉克斯两眼紧闭躺在一张席子上，等着解梦师问问题。前来找这名叙利亚籍分析师的，全都是一些有钱有名望的贵妇人，这也是他当初为什么会放弃去当工人与商人，而决定研读魔法书与解梦书，以便安抚这些有钱的闲人的情绪，并换取丰厚的酬劳。在埃及这种安乐自由的国家，想要钓到大鱼并不简单，不过鱼儿一旦上钩就再也跑不掉了，因为只有持续不断的治疗，才能达成最大的疗效不是吗？既然如此，每次顾客上门，他只须帮她们分析一

下梦的含义，再稍微吓吓她们就行了。贵妇们怀着满心的不安而来，又带着满心的不安走，要让她们继续停留在一种不太严重的彷徨当中，那么钱财便会滚滚而来。直到目前为止，惟一与他敌对的就是税务单位了，因此他总是缴纳很重的税金，以免税务官来找麻烦。不过，奈菲莉当上了御医长对他而言却不是什么好消息，根据可靠的消息来源，她这个人非但不接受贿赂，而且对他这种混吃骗喝的江湖郎中更是深恶痛绝，绝不宽贷。

“你最近常常作梦吗？”解梦师问西莉克斯。

“嗯，而且好可怕。我老是梦见自己拿着一把巴首，刺进一只公中的脖子。”

“那只牛有什么反应呢？”

“我的刀子断了，结果牛就掉头朝我冲来，踩得我全身是伤。”

“你跟你丈夫的关系……还好吗？”

“他工作好忙，每天回到家总是累得倒头就睡。偶尔有欲望的时候，也都是速战速决。”

“西莉克斯，对我不能有任何隐瞒，你懂吗？”

“是，是，我知道。”

“你最近是不是用过匕首？”

“没有。”

“那么类似的东西呢？”

“应该也没有。”

“针呢？”

“针，有。”

“贝壳针吗？”

“当然了！因为这是我最喜欢的裁缝工具。”

“你曾经用针攻击过别人吗？”

“没有，这点我可以发誓！”

“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他背向着你，而你悄悄地走到他身后，然后用贝壳针刺进他的颈子……”

西莉克斯听到这里不禁尖叫起来，她咬着手指，全身在草席上抽搐扭动不已。

解梦师大吃一惊，正打算找人帮忙，西莉克斯却已恢复了平静。她汗流狭背地坐起身来，用一种恍馏而暗哑的声音说：“我没有杀人，我没有那个勇气。不过，将来要是美锋要求我去杀人，为了留住他的人，我会照做的。”

“你已经痊愈了，西莉克斯夫人。”

“你……你说什么？”

“你已经不再需要我的治疗了。”

解梦师把行李都装上驴背，准备出发往码头去时，凯姆来了，他问道：“都收拾好了？”

“船在码头等我了。我要去希腊，在那边不会有人找我麻烦。”

“真是明智的抉择。”

“你向我保证过的：海关人员不会太过刁难。”

“那就得看你的表现如何了。”

“我已经照你的吩咐问过西莉克斯夫人。”

“我要你问的问题你也都问了？”

“虽然我一个字也不懂，但是我确实都问了。”
“结果呢？”
“她没有杀人。”
“你肯定？”
“绝对肯定。我是江湖郎中没错，不过这种女人我看多了。你要是看到当时的情况，你也会相信她说的话。”
“好了，你就忘了她也忘了埃及吧！”
塔佩妮眼看就要掉下泪来了，而美锋却坐在一张堆满纸轴的矮桌前，怒眼圆瞪地看着她。她急急辩解：“我整个孟斐斯都问遍了，我没骗你！”
“亲爱的塔佩妮，你这次无功而返未免太不可原谅了。”
“可是帕札尔既没有出轨，也不花天酒地，没有债务，更没有牵扯上任何非法交易。我实在不敢相信，他是个完美元缺的人啊！”
“我事先不就告诉过你了：他是首相。”
“我以为不管是不是首相都……”
“塔佩妮女士呀，你的贪婪已经完全扭曲了你的想法。埃及毕竟还是个特别的国家，那些大法官，尤其是全国首席的大法官，至今仍以刚正不阿为惟一的行事准则。我承认，他们的确是迂腐得可笑，不过这毕竟是事实啊。帕札尔就是个最好的例子，他坚信自己执行的是一份神圣的工作，因此充满了抱负与热忱。”
塔佩妮现在只觉得紧张， 根本不知道该采取什么态度， 只能吞吞吐吐地说：“是我看错他了。”
“我不喜欢做错事的人。凡是替我做事的人，都只许成功不许失

败。”

“你放心，只要他有弱点，我就一定找得出来！”

“那要是没有呢？ ”

“那么……就得帮他制造一个。”

“很好的想法。你有什么计划了吗？ ”

“我会好好想想的，我……”

“不用了，我都想好了。这个计划很简单，以特殊物品的交易作饵。不知道你是否还愿意帮我？ ”

“我任凭你差遣。”

于是美锋便将计划说了，并分配了塔佩妮该做的工作。这回塔佩妮办事不力，更加深了美锋对女人的怨恨，希腊人将女人视为次等动物，果然一点也没错！埃及的法律给了她们太高的地位，也让她们享有太多权利了。像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塔佩妮就得赶紧除掉，以免将来碍事，而且顺便还可以向帕札尔证明他所深信的司法根本起不了任何作用。

露天的工作坊里，有五个工人正利用金合欢木、无花果木与怪柳木卖力地制造着飞棍，完工的成品全都相当坚固，价格也不便宜。凯姆找到了五官很深、性情又暴烈的老板，便向他打听：“都是些什么人来向你买飞棍？ ”

“捕鸟的人或是猎人。你问这个做什么？很重要吗？ ”

“非常重要。”

“为什么？ ”

“你该不会做了什么亏心事吧？ ”

这个时候有个工人在老板耳边低声说了几句话，老板立刻脸色大变。“你是警察总长！你在找什么人吗？”

“我想知道这根飞棍是不是这里制造的。”

老板仔细检视了那个差点让帕札尔送命的暗器后，说道：“手工很巧……做得很精致，再远的目标也能击中。”

“回答我的问题。”

“不，不是我们这里做的。”

“那么哪间工坊可以做出这种品质的飞棍？”

“我不知道。”

“真的吗？”

“很抱歉，但愿下次能帮上你的忙。”

眼见警察总长走出工作坊，老板总算松了口气，心想他倒也不像传说中那么难缠嘛。

不过，当天色暗下来，工作坊打烊之后，老板就知道自己错凯姆厚厚的手掌搭在他肩上，只冷冷地说了一句：“你说谎。”

“没有，我是……”

“不要再骗我。你难道没听说我比我的狒狒更凶狠？”

“我的工作坊的营业正常，工人也都很认真……你为什么非找我不可？”

“跟我说说这根飞棍。”

“好，我说，那是我做的，没错。”

“买主是谁？”

“没有人买，是被偷走的。”

“什么时候被偷的？”
“前天。”
“那你刚才为什么不老实说？”
“因为东西在你手上，我担心会被牵扯进什么可疑的案件……换作是你，你也不会说的。”
“知不知道可能会是谁偷的？”
“一点概念也没有。这根飞棍价格不低……能不能还给我？”
“我不找你麻烦，你就该谢天谢地了，还想拿回飞棍？”
追查暗影吞噬者的这条线索又断了。
奈菲莉虽然贵为御医长，行政事务也异常繁重，但一遇到有急诊、疑难杂症或是重大的手术，她从不拒绝提供协助。
这一天，突然在医院里见到莎芭布，让她感到万分惊讶。莎芭布自称三十来岁，长得妖饶艳丽，如今是孟裴斯最著名的啤酒馆的老板娘，手下的美女如云。她一向都只有风湿的毛病，却不知今天到医院做什么。
“你身体的情况恶化了吗？”
“不是的，我一直遵照你的指示疗养，并没有问题。我今天来找你，是另有原因。”
莎芭布曾经因为肩膀发炎，差点就致使整条臂膀残废，多亏了奈菲莉才得以治愈，因此她对这位医术高明的女医师一直非常感激。虽然她仍在风尘中打滚，但是对于首相夫妇却有着说不出的钦慕，见他二人鹣鲽情深，使她不得不相信这世上确实有生死不渝的爱情存在，只不过她这辈子都体验不到罢了。脸上化着精致的妆，

身上喷了浓得几乎化不开的香水，她总是懂得如何展现自己的魅力来吸引男人，她才不管什么世俗礼节。不过，莎芭布从来没有在奈菲莉的眼中看到过敌意与蔑视,她有的只是医治病人的热忱。

莎芭布一见到奈菲莉,便递上一只上了釉的陶瓶,说:“把它打碎。”

“可是这只瓶子这么漂亮……”

“请你打碎吧。”

于是奈菲莉便将瓶子往地板上一摔，陶瓶的碎片之中赫然出现了一个制成男性生殖器形状的石头与一个女性生殖器形状的天青石，上面还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巴比伦文字。

“我是无意中发现这桩买卖的,”莎芭布解释说,“不过，就算我没发现，迟早也会知道。这种雕刻主要是用来使疲惫的男人重新燃起欲望，使不孕的女人能够生育。这些东西如果未经申报而私下进口是不合法的，还有一些瓶子里装的是明矾，这种药物对于增强性欲、对抗性无能有很显著的功效。但我最讨厌这种治标不治本的玩意儿，把爱的本质都扭曲了。你一定要设法阻止这项交易，以保全埃及的声誉。”

莎芭布从事的职业虽不高贵，却还颇有荣誉感。

“你知道哪些人有嫌疑吗？”奈菲莉问道。

“不知道，我只知道货都在夜里送到西码头。”

“对了，你的肩膀不碍事了吧？ ”

“一点都不痛了。”

“再痛的话，千万要马上来找我。”

“我会的。我刚才说的事你不会袖手旁观吧？ ”

“我会交给首相处理的。”

河面的波浪拍打在码头边的岩石上，碎成朵朵浪花，码头上空无一人，却见一艘无帆的船只正朝这方向驶来。在船长熟练的指挥下，船轻巧地靠了岸，随后便立刻涌上十几个人，忙着帮船员们卸货。

卸完货后，工人正在向一名女子领取一些护身符作为酬劳时，凯姆恰好带着人马抵达，没有花费多少工夫便将一干嫌犯尽数逮捕了。

逮捕过程中，只有那名女子不断挣扎并企图逃走。凯姆手下的人拿起火把刚好照在她的脸上，凯姆着实吃了一惊：“塔佩妮女士！”

“放开我！”

“我恐怕得把你关起来了，你不知道你现在进行的是非法交易吗？ ”

“我可是有靠山的。”

“谁呀？ ”

“你现在不放开我，以后就别后悔。”

“把她带走。”

见凯姆不为所动，塔佩妮更是气愤不已，她一边挣扎一边減道：

“我是听美锋的命令行事的。”

由于物证确凿，帕札尔便优先审理此案，不过在开设法庭之前，他让塔佩妮与美锋先来一次对质。

塔佩妮早已激动地情绪失控了，她一见到美锋到来，便冲上前去，嘴里还嚷嚷着：“叫他们放了我，美锋！”

“如果这个女人不冷静一点，我可要走了。你传我来有什么事？”美锋冷冷地说。

“塔佩妮女士指控你指使她进行一项非法交易。”

“荒谬！”

“你说什么？荒谬？”塔佩妮歇斯底里地喊道，“你明明要我把这些东西卖给一些权贵，以便打击他们的名声的。”

“帕札尔首相，我想塔佩妮女士已经失去理智了。”

“美锋，我警告你别再用这种口吻说话，否则我就揭了你的底。”

“你请便吧。”

“你……你疯了！你知不知道……”

“你爱怎么幻想是你的事，我可没兴趣奉陪。”

“好，你就这样弃我于不顾！那么你就别怪我了。”塔佩妮于是转向首相说道，“那些个权贵之中，头一个目标就是你！你们这对名夫妻有这种不健康的嗜好的消息一旦传出去，会是多么轰动的丑闻啊！用这种方法让你们身败名裂，岂非高招？这是美锋想出的办法，我只是负责执行而已。”

“真是一派胡言！”

“我说的全都是事实。”

“你能拿得出证据吗？”

“我说真的就是真的，不需要证据。”

“这整件事的主谋根本就是你，谁都不会怀疑的。你可是当场被逮个正着，塔佩妮！你对首相的积怨实在太深了，幸好我很早就对你起疑，也感谢众神给我这份勇气挺身而出，举发你的恶行。”

“举发我……”

“不错。”帕札尔点头道，“美锋是写了一份警告函举发有关你的非法活动，密告函已经在昨天递交警察总长，并存档作证了。”

“我与司法单位合作的决心再明显不过了。”美锋说，“我希望塔佩妮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影响社会的公序良俗到底是不可原谅的罪行，不是吗？”

第二十八章

为了消消气，帕札尔带着勇士和北风到乡间漫步了好几个小时。

一想到美锋胜利的微笑背后代表的其实是对司法的践踏与侮辱，他便心痛得不能自已，这样的伤害是连奈菲莉的医术都无法治愈的。

惟一让他感到安慰的是，美锋背叛了塔佩妮之后，也同时失去了一名伙伴。而塔佩妮由于被判入狱，也丧失了她的公民权利，这其中最大的受益者当然就是苏提了，他只要提出离婚，便无须再替他的前妻工作。这名贪得无厌的纺织女王终于自食恶果，也因而让苏提重获了自由。

驴子稳健的脚步以及爱犬的乐天与喜悦，的确让帕札尔平静了不少。散步时的轻松心情、四周的宁谧气氛与尼罗河的波澜壮阔，终于扫除了他心里的阴霾。此时的他真希望能和美锋来场决斗，他一定一把就要拧断他的脖子。

其实这只是自我发泄的幼稚想法，因为美锋必定早就作好了万全的准备，即使除掉他还是无法挽救拉美西斯的颓势，而埃及也终将成为一个以物质主义为最高国策的国家。

面对这么一个魔鬼，帕札尔只有深深的无力感！通常就算是再年长再有经验的首相，也都要经过两三年的时间才能驾轻就熟，而如今年轻的帕札尔接受宿命的安排，一肩挑起了救国大任，可是偏偏他又无计可施。光是知道对手的身份根本不够，他真想不通既然这是一场未战先输的仗，继续坚持下去又有什么意义呢？ 一阵沮丧过后，他在北风慧黠的眼中与勇士友善的眼神里，又重新找回了勇气与自信。驴子和狗都是神力的化身，它们以无形的力量勾勒出了人心依归的方向，一旦失去这个方向，人生也将变得毫无意义。

他要跟它们一起为脆弱而光明的正义女神玛特而战。

凯姆简直怒不可遏。“帕札尔首相，虽然我很尊敬你，但我还是不得不说你这样的行为实在是愚蠢之至？你竟然一个人跑到野外……”

“我还带了随从呀。”

“为什么要冒这样的危险？”

“我再也受不了办公室，受不了那些行政工作和书记官了！伸张司法正义是我的职责，但如今我却只能任由美锋嘲弄而毫无反击之力。”

“这点和你就任之初有什么不同吗？这些都是你早就知道的。”

“你说得对。”

“与其在这里自怨自艾，你还是赶紧去关心一下阿拜多斯省吧，那里已经几乎闹翻天了。据报有两人受伤，情况严重，还有大神庙的祭司和中央派出的特使发生激烈口角，起因似乎与拒服徭役

有关。这些案件都会上诉到你的法庭来，不过到时可能就太迟了，我建议你立刻采取断然措施。”

四月的来临也带来了暑气，至少白天已够热。在这即将开始收割的季节里，尽管夜晚凉爽宜人，但正午的太阳已有吃人的气焰。首相官邸的花园里，则是一片欣欣向荣、百花争研的景象，万紫干红令人目不暇给。

帕札尔一起床便走进了这片天堂花园，并径往戏水池而去。他没有猜错，奈菲莉正在池子里作晨泳。她全身赤裸，在水中轻盈地游来游去。他忽然想起自己也曾这般看着她戏水，他们也就是在那幸福的一刻因爱而结合，并结下了永生不变的情缘。

“水不冷吗？”他回过神来才问道。

“对你来说太冷了。你要是下水又要感冒了。”

“不可能。”

奈菲莉出了水池，帕札尔马上用一条亚麻布将她裹住，随之献上热情的一吻。

“美锋驳回了在外省兴建新医院的提议了。”奈菲莉说。

“无所谓。你的提案马上就会到我手中了。既然计划案有充分的依据，我大可立即批准，倒不必担心别人指控我循私。”

“他昨天到阿拜多斯去了，你知道吗？”

“真的？”

“有个医生在码头碰见他了。我那些同事也开始察觉到事情不妙，他们现在已经不再对双院院长歌功颂德了。甚至有些人还认为你应该让他下台。”

“阿拜多斯出了一些问题，我得趁现在情况还不严重，赶紧赶去处理。我今天就出发。”

这世上还有什么地方比阿拜多斯更神奇的呢？ 这里祭把的是传说中遭谋杀后又重生的奥塞利斯神，除了包括法老在内的几名特定人士之外，一般人可不能随便进入这座巨大圣殿。拉美西斯大帝也和先皇塞提一样，不仅美化了神殿，更扩增了其所属农地，使得庙中神职人员的物质生活不虞匮乏。

帕札尔抵达时，在码头上迎接他的并非阿拜多斯神庙的大祭司，而是卡纳克神庙的负责人卡尼。两人再度见面都显得分外高兴。

“帕札尔，真没想到你会来。”

“凯姆把事情都告诉我了，事态很严重吗？ ”

“恐怕是的，本来在交给你处理之前，应该还要先详细调查一番，现在既然你来了，就由你来主持吧。阿拜多斯的大祭司生病了，最近他受到了极大的压力，因此要我协助他度过难关。”

“他受到什么压力？ ”

“跟我和其他神庙祭司所受的压力一样：中央要求神庙让出一些工人供政府调用。有好几个省已经开始大幅征调神庙工人，而且上个月就发出了摇役的服役通知，其实各大工地通常都要到满潮初期九月份的时候才需要增添人手的。”

美锋简直就像章鱼似的，不断延伸他无数贪婪的触角，继续向首相挑战。

“听说有人受伤。”凯姆打岔道。

“是的，是两个不服从警察命令的农民。他们的家族世代为神庙

工作，至今已有一千年了，因此他们不愿意调动。"

“动粗的人是谁源来的？ ”

“不知道。再这样下去恐怕就要暴动了，帕札尔。这些农民都是自由人，他们绝不肯像玩偶一样任人摆布。"

打乱工作秩序借以引发内战：这正是美锋打的如意算盘，如今他又返回盂斐斯去了。挑选阿拜多斯为第一个目标确实是上上之策，因为这方圣地向来不受经济与社会动荡所影响，这次若出击成功，对其他地区自然有示范作用。

以首相的身份，帕札尔原本可以到神庙内潜心静思一番，他也很想这么做，不过眼看情况急迫，也只好放弃这份享受了。

他匆忙赶到距离最近的村子，凯姆正扯着嗓子呼唤村民到面包店附近的中央广场集合。消息很快就传开了，首相竟然会到这个小村落，还要跟他们这些小老百姓说话，这简直是奇迹。

于是村民有的从田里，有的从谷仓，有的从园子里，个个都急急忙忙地赶了去，就怕错过了这起盛事。

帕札尔首先推崇了法老的神力，说他是惟一能带给子民生命、繁荣与健康的人。

然后，他提醒村民根据沿用至今的古老律法，任意征用工人是不合法而且要遭受严厉惩罚的。犯了此罪的人将会失去原有职务，并罚杖打两百大板，而且要亲自完成他们以不公平的方式分配出去的工作，最后还要入狱。

这番话总算消除了众人的疑虑与怒气。大家七嘴八舌地说起了这次事件的始作捅者，矛头却是一致指向“光头”费克提。

他在尼罗河边有一栋别墅住家，还有一个养马场，其中最精良健壮的马都是要送进宫去的御用马匹。这个人个性粗鲁，加上家财万贯更是目中无人，不过长久以来倒也一直没有骚扰过神庙的员工。

然而，就在几天前他却强行把五名手工艺匠带回家里去了。

“这个人我认识。”快到别墅的时候，凯姆告诉帕札尔说，“他就是那个诬赖我偷金子，还割掉我鼻子的军官。”

“你别忘了你现在可是警察总长的身份。”

“放心，我会保持冷静的。”

“如果他是清白的，我可不能容许你逮捕他。”

“但愿他确实有罪。”

“你本身就是权力的代表，凯姆，但我希望这份权力能受到法令的约束。”

“我们进去了，好不好？”他们正打算进屋，却被一个倚在门廊木柱上、手持长矛的人给挡了下来。“不许进去。”

“把武器放下。”

“走开，你这个黑鬼，小心我捅穿你的肚子。”

话才说完，守卫手上的长矛就被狒狒抢了过去，折成两截。

他惊慌之余，一面往庄园里头跑一面高声求助。院子里原本有驯马师正在训练两匹骏马，可是马儿一见到狒狒，受了惊吓，竖起前蹄长啸一声后，便撇下骑士逃进田野去了。

随后立刻有几名护院带着巴首与长矛，从一栋平顶建筑里冲出来挡住了来人的去路。其中一个虎背熊腰的光头站了出来，面对帕

札尔、凯姆与眼中布满血丝、眼神吓人的狒狒问道：“你们为什么无故侵入？”

“你是费克提吗？”帕札尔反问他。

“不错，我正是这个宅院的主人。你要是再不带着你的怪兽离开，就别怪我们出手太重了。”

“你知道攻击首相是什么罪名吗？”

“首相……你开什么玩笑？”

“你叫人随便拿一块石灰岩片来。”

只见帕札尔在小石片上盖上了官印，费克提这才让护院们退下，一边还嘟哝着：“首相出现在这里……怎么可能？还有跟你来的这个黑人是谁呢？啊……我认出来了！是他，是他没错！”

费克提一转身便想逃跑，但才掉过头便和杀手撞个正着，还被它推倒在地。

“你现在不是军人了？”凯姆问他。

“不是了，我想自己开农场养马。那件陈年旧事我们早就忘了，是吧？”

“既然都忘了，你怎么又会提起？”

“其实我是凭良心做事的……何况也没有阻碍了你的发展啊。你现在应该是首相的贴身护卫吧？”

“是警察总长。”

“你？凯姆？”

费克提冗自惊疑不定之际，凯姆已经伸手将吓出满身汗的他揪了起来，问道：“你把那几个被你强行带来的手工艺匠藏在哪里？”

“我？这是有人故意栽赃的！”

“你这些护院不是打着警察的名号到处制造恐慌吗？”

“根本是谣言！”

“那么就让你的手下跟被告人对质。”

费克提不自然地例刚嘴说：“我不许你这么做！”

“别忘了是你得听从我们的命令。”帕札尔提醒道，“我认为确实有搜查的必要。不过当然要先让你的人放下武器了。”

护院们心里面迟疑着，却忘了提防狒狒。它正好趁机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或打手臂、或撞手肘、或切手腕，不一会儿所有的长矛与短刀便手到擒来了，虽然有几个人恼怒万分想还击，却也都被凯姆一一制止。再加上首相在场，大家多少有所忌惮，便不敢轻举妄动。情势对费克提自然大大不利，不禁让他有一种众叛亲离的感觉。

随后杀手便领着首相到五名手工艺匠被关的谷仓去。五人好不容易恢复自由，立刻叽叽喳喳个不停，抢着抱怨费克提如何威逼他们重修别墅的围墙、修补别墅里的家具等等。

这些证词，帕札尔都当着被告的面记录下来，而费克提也因为妨碍公共工程与非法征调民力被判有罪。凯姆于是拿来了一根很粗的木棍说：“首相命令我执行第一部分的处罚。”

“不要这样！我会死在你手下的！”

“发生意外也不是不可能，有时候我就是控制不了自己的力道。”

“你到底想知道什么？”

“是谁唆使你这么做的？”

“没有啊。”

凯姆高高举起了木棍说：“你说谎的技术太不高明了。”

“别打！好，我说。我的确接到了一些指示。”

“是美锋？ ”

“就算告诉你了又有什么用？他不会承认的。”

“既然你不愿意说，那么我就依照判决打你两百大板吧。”

费克提听了， 吓得连滚带爬地缩到凯姆脚边， 在拂拂冷漠的注视下哀求道：“我要是合作的话，可不可以让我直接入狱，不要挨打？ ”

“要是首相同意的话……帕札尔点了点头，费克提这才说：”这里发生的事根本不算什么。你们应该注意的是外籍劳工中心的情形。“

第二十九章

炽热春阳下的孟裴斯，显得懒洋洋的。外籍劳工中心还是午休的时间，有十几名希腊人、腓尼基人与叙利亚人正在等着办公室的职员来招呼他们。

当帕札尔走进外籍人士等待的小房间时，那十几个人以为负责人终于出来了，便立刻起身相迎，而帕札尔也没有说明自己的身份。在一片嘈杂的抗议声中，有一名腓尼基的年轻人主动出面当代言人说：“我们要工作。”

“你们得到了什么承诺吗？ ”

“他们说我们会有工作，因为我们都是合法的劳工。”

“你从事什么职业？ ”

“我是木匠，手艺很不错的，有一间工作坊已经准备雇用我”有什么样的条件？“

“每天有啤酒、面包、鱼干或肉，以及蔬菜，每十天还有油、香脂和香水，而且会依我的需要给我衣服和鞋子。工作八天，休息两天，节日和公休另外计算。没有上工也要向老板提出说明。”

“这些条件跟埃及的工人一样，你觉得满意吗？”

“这当然比在我的国家好多了，可是我和其他人一样，都需要移民局的许可证明！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了一个多礼拜了，为什么还不能放行？”

帕札尔问了其他人，每个人都有同样的问题，他们也反问他：“你会给我们这张证明吧？”

“今天马上发。”

忽然有一个大腹便便的书记官闯了进来。“这是怎么回事？请你们都坐下，不要再吵闹！否则我就以主任的身份把你们全部驱逐出境。”

“你的态度太蛮横了吧。”帕札尔说。

“你以为你是谁啊？敢这么对我说话。”

“我是埃及的首相。”

现场突然静了下来。外籍劳工是既期待又害怕，而书记官则瞪大了眼睛看着帕札尔刚刚盖在纸片上的印章。

“对不起。”他嗫嚅着，“可是我实在没有收到通知。”

“你为什么要找这些人麻烦？他们都是合法的呀。”

“因为最近本中心工作量暴增，人手又不足……”

“不对。来此之前，我调查过你的部门的运作情形，你这里不缺钱也不缺人，而且你的薪水调升了，要缴百分之十的税金，还有一些末申报的额外收入。你有一间华丽的房子，一个漂亮的花园，一辆车子，一艘船和两名仆人。我说得对不对？ ”

“不，不是…… ”

此时，其他书记官吃过了午餐也都聚在办公室门口一探究竟。帕札尔便命令主任说：“叫你的属下立刻发出许可证，你跟我来。”

他带着主任书记官穿按在孟裴斯的小巷内，跟那些平民百姓混在一起，书记官似乎有点不自在。

“上午工作四个小时，下午四小时，中午则休息一段很长的时间，这就是你的工作步调？ ”

“是的。”

“可是你似乎并没有按时工作。”

“我们都很尽力在做啊。”

“你的工作量不大，效率又差，只会伤害那些受你的决定牵制的人而已。”

“我绝对无意伤害他们，请你相信我。”

“可是结果却是如此。”

“我觉得你的指责太严苛了。”

“我却觉得可能还不够严厉呢。”

“替外籍劳工分配工作可不简单，他们有些人脾气暴躁，有些人有语言上的障碍，还有些人则是适应能力比较差。”

“这点我同意，不过你看看你四周的人：有不少商人和手工艺匠

都是到这里定居的第一代或第二代外籍人士。只要他们遵守我们的法律，就该受到欢迎。让我看看你的名单。”

书记官面有难色地说：“这有点不方便……”

“为什么？”

“因为我们正在进行资料重整，需要几个月的时间，一整理好，我会马上通知你的。”

“抱歉，我急着要。”

“可是……没办法呀。”

“再怎么繁琐的行政工作都难不倒我的，我们回你的办公室去吧。”

书记官的双手不由得抖个不停。帕札尔获得的信息没有错，但是该怎么做呢？毫无疑问，外籍劳工中心正在进行一项规模不小的非法活动，现在只要发掘出活动的性质，再加以连根拔除就行了。

主任书记官没有说谎，长方形档案室内的文件资料确实散了一地。有好几名职员正在整理木板，并在纸张上编号。

“重整的工作什么时候开始的？”

“昨天。”主任回答道。

“是谁下的命令？”主任犹豫了一下，不过看到首相锋利的眼光，他还是决定说实话：“白色双院……双院是依照惯例要知道移民的姓名与工作性质，以便确定税收总额。

“那我们找找看。”

“不行，真的不行。”

“这么烦人的工作可以让我回忆一下当初刚到孟斐斯的日子。你

可以退下了，留下两个自愿帮忙的人就行了。”

“但是协助你是我的职责，而且……”

“回家去吧，我们明天见了。”

帕札尔的语气坚定，不容主任再多说。他走后，有两名几个月前到任的年轻书记官自告奋勇留下来帮忙，而帕札尔则脱了长袍与鞋子，跪在地上便开始整理起文件来了。

工作看来极为繁重，不过帕札尔只希望在无意中发现一点蛛丝马迹，让他可以有迹可循。

“真奇怪。”年纪较轻的书记官说，“要是以前的塞沙姆主任书记官还在，我们的工作就不用这么赶了。”

“他什么时候被换掉的？”

“这个月初。”

“他住在哪里？”

“在花园区，大泉的附近。”

帕札尔随即走出办公室，凯姆站在门边守着，见到首相便说：“没有什么异常，杀手到四周转转去了。”

“我要请你去带一名证人到这里来。”

“忠心的”塞沙姆已经上了年纪，性情温和而内向。接受讯问已经够让他惊慌的了，何况面对的人还是首相，更是叫他不安到了极点。帕札尔看他一点也不像奸诈的罪犯，不过有了以前的教训，他已懂得不能以貌取人。

“你为什么离职？”

“上级的命令，我被降调到船只管理部门。”

“你犯了什么错吗？”

“我认为我并没有犯错，我在这个部门待了二十年了，从来没有请过一天假，我想错就错在我不该纠正一些自认为错误的命令。”

“你把话说清楚。”

“我不容许中请的手续过程有延富的情形，但我更不赞成外籍劳工完全不受管制。”

“你是怕竞争激烈使酬劳降低？”

“不是的！外籍劳工受雇于地主或手工艺匠的工资非常地高，通常很快就能购买地产和房子，还能传给后代子孙。但是为什么这三个月以来，大多数的申请者都被送到白色双院底下的一个造船厂呢？”

“你把名单拿给我看看。”

“只要看档案就知道了。”

“恐怕你要大失所望了。”

塞抄姆果然十分失望。“这样的分类整理没有用！”

“外籍劳工的名单记录在哪里？”

“在无花果木板上。”

“现在档案这么混乱，你能找得到吗？”

“我试试看。”

塞沙姆却又再度失望了。遍寻不着之后，他下了结论：“档案不见了！不过有草稿，虽然不齐全，但应该有用。”

于是，两名年轻的书记官从杂物间搬出了一堆破碎不全的石灰岩片，塞沙姆便就着火光寻找他那份宝贵的草稿。

造船厂里每个人都忙得不可开交，工头高喊着口令，木匠们便依口令锯开长长的金合欢木板。有一些工程师负责接合船身，另外一些则负责搭起舷墙，他们技巧纯熟地将木板一一叠起，再镶榫结合，最后便是一艘完整的船了。厂里另一边的工人则有的忙着为小船捻缝，有的忙着制造各式的长短桨。

“这里闲人勿进。”帕札尔由凯姆与拂拂陪同到了造船厂，被一名守卫挡在门外。

“也包括首相在内？”

“你是……”

“叫你们主管出来。”

守卫没有多问便立刻进去传话。不一会儿只见一个身材壮顿、满脸自信的人跑了出来。他认出了警察总长和狒狒，便向首相一鞠躬，以沉稳的语调问道：“有什么需要我效劳的吗？”

帕札尔拿出了一张名单说道：“我想见见这上头的外籍劳工。”

“这里没有这些人。”

“你再想清楚。”

“没有，我很确定……”

“我有一些公文可以证明，你这三个月来总共雇用了五十多名外籍劳工。他们人呢？”

就在首相等着回答的一瞬间，厂长忽然往巷子的另一头跑去，原以为杀手没有注意到他，不料狒狒一越而过矮墙，纵身跳上厂长的背，便把他压在地上动弹不得了。

凯姆走过去扯住他的头发说：“好家伙，说吧，我们听着呢。”

农场的位置在孟斐斯北边，面积十分辽阔。当首相带着一群警察抵达时，大约是下午三四点钟。他们抓了一个看鹅的人问道：“外籍劳工在哪里？ ”

看鹅的人见警方声势浩大，也不敢不说实话，便用手指了指牲畜棚。

帕札尔一行人正打算进入棚内，却被几个手持镰刀和木棍的人拦了下来，其中一人还不停挥动镰刀挑衅。不过当凯姆一刀砍中那人的手臂之后，其他人便也立刻不再反抗。

牲畜棚内果然有五十多名外籍劳工，个个被绳索限制了行动，手里却还忙着挤牛奶、拣谷子。

帕札尔立即下令释放他们，并将他们的守卫逮捕入狱。

面对这突发事件，美锋倒显得轻松自在地说：“ 奴隶？不错，跟希腊一样，地中海各国也很快就会跟进。亲爱的帕札尔，奴隶制度是未来不可避免的趋势啊。有了奴隶，才能有顺从而廉价的人工；有了奴隶，我们也才能在发展各项重大工程时，降低成本提高收益。”

“是不是需要我再提醒你一次？奴隶制度违反了玛特律法的精神，在埃及是不容许的。”

“如果你想定我的罪，我劝你别费心了，你是无法证明我和造船厂、农场以及外籍劳工中心有任何牵连的。我老实告诉你，虽然你一再阻挠破坏我的计划，但是到目前为止究竟谁的成果丰硕呢？你那些律法根本是老古董了，你到底什么时候才会明白？拉美西斯的埃及已经灭亡了！”

“你为什么这么憎恨其他人？ ”
“这世上只有两种人：一种是统治者，一种是被统治者。我属于第一种人，而第二种人就必须听我的。这才是惟一有效的律法。”
“这只是你一厢情愿的想法，美锋。”
“有很多领导人都赞同我的看法，因为他们都希望成为统治者。尽管目前希望落空了，但将来他们还是会帮我的。”
“只要我还是首相一天，埃及就绝对不会有奴隶的存在。”
“你以为你对于维护旧制度的努力会让我难过？其实你虽然动作频频，却只是无用的挣扎，对我来说消遣的性质大过于挑战。别再浪费力气了，帕札尔，你我都很明白，你根本改变不了什么。”
“无论如何，我都会和你对抗到底，直到我咽下最后一口气。”
第三十章
苏提重获金合欢木弓，不禁怜爱地检视着材质的坚实度、弓弦的松紧以及弓架的柔软度。豹子见状，便撒娇道：“你就没别的事好做啦？ ”“ 你若想坐稳你的宝座，我就非得有一副可靠的武器不可。”
“既然你手下有了人，就好好利用啊。”
“你以为凭这些人就能打败埃及军队？ ”
“我们先找沙漠警察下手，在沙漠建立我们的王国。现在利比亚人和努比亚人都听你的指挥，这已经是奇迹了。指挥他们作战吧，他们会听你的。你是黄金之主呀，苏提，这片土地迟早是我们的，去征服它吧。”
“你真是疯了。”

“你要报仇，亲爱的，你要向帕札尔和你该死的祖国埃及报仇。有了金子和战士，你一定办得到。”

豹子说完便以火般热吻传达她的爱意，这使得苏提对未来的冒险又充满了希望，于是他便到营地里绕了一圈。向来善于袭击、勇气过人的利比亚人准备了帐篷和被毯，似乎把荒漠的日子也变舒服了，而精于打猎的努比亚人则负责追捕猎物。

不过，起初几天的陶醉兴奋已经渐渐淡了，利比亚人终于认识到埃达飞已死的事实，面苏提正是杀他的凶手。当然，他们必须遵守神前所发的誓，但却逐渐形成了一种沉默的对抗势力。

为首的是一个矮矮壮壮、全身覆满黑色毛发的人，名叫约塞特。他是埃达飞的左右手，使起刀来又快又狠，对于族人必须听命于苏提一事，他越来越无法忍受了。

苏提巡视营房时，见部属有的在保养武器，有的在操练，还有的在打扫环境，便大大称赞了他们一番。

当他正在和一群刚操演回来的利比亚战士谈话时，约塞特忽然带了五名士兵前来质问道：“你要带我们到哪里去？ ”

“你说呢？ ”

“我不喜欢你的回答。”

“我也觉得你的问题问得不妥。”

约塞特皱起浓眉，说：“还没有人敢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

“服从与尊敬长官是一个好士兵最基本的条件。”

“那也得有个好长官才行。”

“你觉得我不佩当将军？ ”

“你竟敢和埃达飞相提并论。”

“有什么不敢，输的人是他，可不是我。就算他作弊，还是我的手下败将。”

“你敢说他作弊？ ”

“和他联手那人的尸体不是你亲手埋的吗？ ”

此刻忽见刀光一闪，约塞特的短刀已经刺向苏提的小腹，可是苏提的动作更快，躲过了那刀之后，一个反肘便撞在对手的胸口。约塞特受力过猛，跌倒在地，还来不及爬起身，苏提早就一脚过来，把他的头踩进沙堆里去了。

“你要么就听我的，不然就等着窒息而死。”

苏提眼中射出的寒光让其他利比亚人打消了救助同伴的念头，约塞特只好丢下刀子，以拳击地表示投降。

“喘口气吧。”苏提这才将脚抬起。约塞特也急忙滚到一旁。吐出口中的沙子。

苏提又说：“你这个小叛徒听好了！神明保佑让我杀了一个投机取巧的人，并成为一支精锐部队的统领，这个机会我会好好把握。至于你，你只有闭上嘴乖乖替我打仗的分儿。你若不服，就走吧。”

事已至此，约塞特也只能低着头回到队伍中了。

苏提的部队沿着尼罗河谷往北而行，他们走的是最艰险也最没有人迹的路径，与人烟村落始终保持着相当的距离。苏提天生就有领导的才能，他懂得如何为属下节省力气，如何博取他们的信任，大伙儿对他的指挥都没有异议。

苏提和豹子在队伍的最前头。豹子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品尝这得来

不易的胜利的滋味，仿佛自己已经成为这片荒芜之地的主人了。
而苏提则只是静静地倾听着沙漠的声音。
“我们骗过警察了。”她信心十足地说。
“黄金女神错了，我们已经被跟踪两天了。”
“你怎么知道？”
“你难道不相信我的直觉？”
“那他们为什么不攻击我们？”
“因为我们人数太多，他们必须要集合好几个小组的人马才行。”
“那我们就先发制人啊。”
“再等等。”
“你不愿意杀埃及人，对不对？这就是你的伟大念头！宁愿自己遭同胞的万箭穿身，对吧？”
“如果连甩掉他们的能力都没有，我还怎么送你一个王国？”
沙漠特警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在凶猛警犬的陪同下，他们总能纵横沙漠，制止贝都英入的劫掠，保护沙漠商队并保障矿工的安全。游民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他们的视线，打劫的强盗更不可能逍遥法外。几十年来，凡是有任何颠覆秩序的企图，总是在酝酿之初便会被特警压制下来。
因此，当初一名侦查先锋来报，说南边出现了一支军队时，所有的警官都不相信。直到某支巡逻队发出警讯之后，才使得分散各地的警察集结起来行动。
会合完毕，特警们却犹豫着不知该如何是好。这群士兵打哪儿来的？由谁统帅？他们想做什么？既是努比亚人和利比亚人联军，

难免让人有即将爆发严重冲突的不祥预感，不过，沙漠警察还是有自信能消灭入侵者，无须军队协助。只要立下这次战功，他们的名气将更加响亮，也必定会获得奖赏。

入侵的敌军千不该万不该沿着丘陵爬行，因为警察就打算在此突袭，他们只等着日落，警备较为松懈时，便要进攻了。

首先，从背后勒死敌人；接着，以乱箭狂扫；最后，再以肉搏战结束。攻势迅速猛烈，若有俘虏，总能逼问出些什么来的。

然而当沙漠转红、起风之际，特警却遍寻不到哨兵的踪影，因担心有诈，便小心翼翼地往前进。到了山丘顶上，突击队员根本没有碰到任何敌兵。由于居高临下，敌军的营区自是一目了然，但出乎他们意料的是，里面竟然空无一人！空空的战车，乱窜的马匹，折损的帐篷，一副仓皇溃逃的乱象。看来那支杂牌军自知被盯上了，所以决定作鸟兽散吧。

这场仗确实赢得轻松，但紧接着却还有更激烈的追捕行动，务必逮捕敌方每一名士兵。然后还要列一张战利品清单，以免遭受劫掠。事后，国家还会赏一部分给他们呢。

特警随后分为几个小组互相掩护，小心地进入敌军营区。几个比较大胆的走到车子旁边，掀开篷布一看，里面全是金条。便立刻招呼同伴过来，大家围着宝藏看得目眩神迷，大部分的人还因为太过入神，把武器都掉了。

突然间，沙漠里有数十处似乎翻腾了起来。

原来苏提和手下都埋藏在沙里，他们看准了空荡的营区和这许多金子一定会将特警引来，因此并不担心会在沙里闷得太久。当警

察见到敌人从身后包抄过来，便明白了反抗也是没有用的。
苏提爬上一辆车，向战败的警察说：“只要你们讲理，就没有什么好伯的，不但可以保佐性命，还可以跟我手下这些利比亚人与努比亚人一样发大财。我叫做苏提，统领这支队伍之前，我本是埃及军队中的战车尉。当初为你们除掉害群之马亚舍将军的人就是我，就是我为沙漠执法将他处死的。如今，我已经成了黄金之主了。”
有几名警员认出了苏提，他的名声早已传出孟斐斯之外，还有人把他视为传奇英雄人物呢。
“你不是被关在查鲁堡垒吗？”一名警察问道。
“那里的驻军打算把我作为牺牲品献给努比亚人，以便趁机除掉我，不过我却得到了黄金女神的保佑。”
豹子站了出来，身上披着夕阳余辉，映照得她的金冠、金项链与金手链闪闪发亮。无论是埃及警察或苏提的部下无不感到震慑，仿佛远古著名的女神终于从神秘的南部蛮荒回来，为埃及带来了爱的欢饱。
众人纷纷拜图在地，臣服于她。
所有的人都在疯狂地庆祝。有人玩弄金子，有人喝酒，有人编织着未来的美梦，有人赞颂着黄金女神的美丽。
“你快乐吗？”豹子问苏提。
“情况可能会变坏的。”
“我一直在想，你要怎么做才能不杀埃及人……如今你已经成为一名好将军了，这都是我的功劳。”

“结合这些人，其实基础并不稳固。”

“你要有信心一点。”

“你还想征服什么？ ”

“即将面临的一切。我不能忍受平静无波的生活。让我们前进，创造我们的天地吧。”

正说着，约塞特突然从黑暗中跳出来，高举着巴首冲向苏提。苏提迅速地往旁边一闪，躲过了这致命的一击。豹子惊魂甫定，竟就兴味盎然地看起了这场打斗。

由于身材与体力悬殊，她相信苏提不费吹灰之力便能打败矮小的对手。

然而苏提出手却扑了个空，约塞特精神为之一振，刀子一送便想刺穿他的心脏。

苏提虽然及时避开了，却因为重心失去平衡而跌倒。

豹子见状，连忙飞脚踢掉约塞特手上的刀子。不料此时的约塞特杀意已决，他推开豹子，随手拿起一块岩石便往苏提的脑袋砸。

苏提来不及反应，虽然掉转了头，却还是被石块砸中了左臂，不禁痛得大叫。

约塞特发出了几声欢呼，随后又举起沾满血迹的石块，面向着受伤的苏提说：“去死吧，你这只埃及狗！”

话声刚落，却见他双眼直瞪、嘴巴半张，临时找到的武器也掉落在地上，他就这样翻倒在苏提身边，竟已然断了气。

原来是豹子捡起约塞特的刀子瞄准了他的颈背，而使他一刀毙命。

“你怎么这么容易就被打败？”她怪苏提说。

“黑漆漆的，什么都看不到……我瞎了。”

豹子扶他站起来时，他皱了一下眉头：“我的手臂……断于是豹子便把他带到努比亚长老那里去。长老看了伤势之后，命令两名士兵：”让他躺平，在他肩胛骨之间缠上布。你到左边，你到右边。“接着两名士兵分别将苏提的双臂用力一拉，长老发现了肢骨的断裂处，也不管苏提的哀嚎，硬是接好了断骨。最后他用两块夹板以亚麻布固定，以便让伤口能早曰复原。

“不要紧了。”长老说，“他还是可以走路，可以指挥部队。”

尽管疼痛不堪，苏提仍勉强起身，在豹子耳边小声地说：“带我回帐篷去。”

他慢慢地走，以免一个不稳又跌倒。豹子扶着他回到帐中，让他坐下后，苏提说：“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我变得虚弱了。”

“睡吧，我会看着的。”

天刚破晓，苏提就痛醒了。但他很快便忘了疼痛，因为眼前的景色实在太美了。

他兴奋地喊道：“我看得见了，豹子，我看得见了！”

“是光……是光把你治好的。”

“我知道这种病，这是夜盲症，随时都可能发病。现在只有一个人救得了我，那就是奈菲莉。”

“可是我们离孟斐斯那么远。”

“跟我来。”他拉着她跳上马背，驰骋过沙丘与一道干河床，来到了一处遍布着石子的小山丘。从山顶望去，只见一片壮丽的景象。

“豹子，你看，你看地平线那端的白色城市！那是科普托思，也

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

第三十一章

五月的炎热使得萨卡拉大墓园有点昏沉，挖掘坟墓的工作也跟着迟缓了起来，有的甚至停摆了。负责供养永恒的能量“护卫灵 ”的祭司，行动也越来越慢。只有木乃伊工人袭伊不能休息。因为刚刚又送来了三具尸体，为了让死者顺利抵达冥世，他答应了要尽快处理。袭伊总是脸色苍白，脸上留着胡茬，两双脚则是瘦巴巴的。

他先取出尸体的内脏，然后依着价线的高低填人防腐香料。他有空的时候，会去帮几个坟墓的礼拜堂换花，也算是薪资之外的一点外快。这天他又送花到礼拜堂去时，遇见了首相夫妇，他们正要前往布拉尼的坟墓。

帕札尔和奈菲莉的伤痛一点也没有随着时间逝去而稍减。没有了布拉尼，他们俩就像孤儿似的，这世上再也无人能代替这位良师。他所展现的是一种光芒四射的智慧，一种属于埃及的智慧，这也正是美镑与他的同党想尽办法要毁灭的。

缅怀布拉尼的同时，帕札尔和奈菲莉也和历代的祖先有了交流，正由于他们热爱和平的真理与庄严的正义，才能建立起这个水与阳光的国家。其实布拉尼并未消逝，他仍在无形中引导着他们，他的灵魂已经开辟出一条路，只不过他们尚未发现罢了。如今他们只有越过死亡的界线，与恩师的心意相通，才能找到正确的方向。

帕札尔又要在普塔赫神庙中与国王秘密会面了。外界都以为拉美

西斯大帝为了养病，一直住在气候温和的三角洲的皮拉美西斯宫。

“敌人大概以为朕已经彻底被打败了。”

“陛下，我们只剩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了。”

“有进展吗？”

“收获不大。虽然打了几次零星的胜仗，不过还不足以动摇美锋。”

“他的同党呢？”

“人数众多，我好不容易才铲除了几个人。”

“朕也一样。朕在皮拉美西斯也整顿了负责镇守亚洲边界的军队，白色双院透过不同的渠道，收买了几名高级军官。美锋实在太诡计多端，我们非得走遍他所堆建起来、形势复杂的山，否则绝不可能追踪到他的足迹。让我们继续努力去侵蚀他的根基吧。”

“其实我每天都有新的发现。”

“众神遗嘱呢？”

“毫无线索。”

“那么杀死布拉尼的凶手呢？”

“也没有具体的线索。”

“我们得来个大动作，帕札尔，以便测知美锋势力范围的极限。既然时间不多了，我们就来一次人口普查吧。”

“这要花很多时间的。”

“请巴吉帮你，并寻求所有行政机关的协助，要各省省长全力配合。不用半个月，就能得出概略的结果了。朕要知道国家实际的现况，以及这项阴谋涉及的范围。”

尽管十分疲惫，双脚肿胀，背也驼得更厉害了，巴吉还是亲切地

接待了帕札尔。

但是他的妻子却一点也不欢迎这个客人，她就是无法忍受丈夫都已经退休了还要不断被骚扰。

帕札尔注意到了他们的小屋实在破损得厉害，有几处墙壁也都剥落了。但他一句话也没说，惟恐触怒了前任的首相，只是心里暗暗盘算着自掏腰包请几个水泥工来，把整条街的住房都重新整修粉刷，自然也就能顺便整修巴吉的住处了。

“人口普查？”巴吉惊讶地说，“这可是个浩大的工程。”

“上一次的普查已经是五年前的事，我想现在也该更新资料”你说得没错。“ ”我希望越快动手越好。“

“这也不是不可能，不过必须要有法老传令官的全力协助。”

传令官都是一些顶尖的人才，他们专门负责传递中央的命令，一切政令改革的快慢与他们的效率有极密切的关系。

“我带你到人口普查机关去，”巴吉又说，“这样你就能明白整个运作的过程，不过我会帮你节省几天的时间。”

“我帮你叫轿子来吧。”

“真高兴能帮上你的忙……”

所有的传令官都到齐了。

当首相将玛特的小神像挂到他的细金链上，宣布正式开会之后，所有的官员都在正义女神像前行一鞠躬。

帕札尔坐在高椅背的座位上，身上穿着首相的传统服饰，一件用又厚又硬的布料剪裁而成的长罩衫罩住了全身，只有双肩裸露在外。

“我奉法老之命召集各位是为了分派一项重要的任务，我们要立刻以飞快的速度进行人口普查。我要知道所有农地与可耕地地主的名字、他们所有地的面积、畜牲的总数与所有人的姓名、个人所拥有财产的内容与多寡，以及居民的总数。我想应该不需要再提醒各位，若蓄意或因一时疏忽而隐瞒了真相，将视同重大疏失，并判处重刑。”

有一名传令官要求发言：“通常人口普查都需要好几个月的时间，为什么这次如此仓促？”

“最近我要做一些经济决策，因此必须知道这五年来国家状况是否有很大的转变。以后我们会再做更详细的调查。”

“要达到首相的要求并不简单，不过只要将各地每天调查的结果很快地搜集起来，应该还是可以办到。不知道首相能否明示，这次的行动与新税法有无关连？”

“人口普查从来都与税法制定无关，这次也不例外，我们完全是为了让每个人都有工作，并且让工作的分配更确切。这点我可以以律法之名向你保证。”

“那么我们会在一星期后交出第一批资料。”

卡纳克外，保护着神庙的狮身人面像之间，一棵棵的棱柳枝叶繁茂。空气中到处是春天甜甜的气息，神庙的石墙染上了暖暖的色调，大门上的青铜也闪着耀眼的光芒。

这里是穆特女神的神殿，也是医生首次接触医学秘密的所在。如今一年一度各大城市的医师代表会议又再度在此召开，担任主席的是御医长奈菲莉。他们将检查与讨论公共卫生问题，并发表各

项重要发现，让药剂师、兽医、牙医、眼科医师、“肛门守护者”（即胃肠科医师）、“内分泌与内在器官专家”以及其他专科医师得以受益。大部分上了年纪的医师都很欣赏御医长那张纯净的脸庞、如羚羊般的颈子、纤细的腰肢、手腕与脚踝。她头上戴着以小珠子装饰的莲花冠，颈间则还是布拉尼送给她的那条可以趋吉避邪的绿松石项链。

会议开始，首先由卡纳克的大祭司卡尼发言。只见他黝黑的皮肤上刻画着深深的皱纹，颈背上还有当初肩挑重担、脓肿结疤所留下的痕迹，依旧一副朴实的模样。

“感谢众神，今天领导埃及医生团体的是一位杰出的女性，她只求增进医疗品质而无视个人声名。尽管医疗资源曾被一些不肖分子掌握了一段时间，但如今我们终于又回到了因赫台所教诲的正统之道。只要我们不再误入歧途，埃及人民便将能拥有健康的身心。”

奈菲莉一向不喜欢空谈，因此向其他医师发表演说时，也尽量简洁。至于其他医师的报告虽然简短，内容却相当丰富，其中提及了外科技术的提升，尤以妇科与眼科为重点，并提出利用热带植物制造新药的方法。有多名专家认为，虽然医学研习年限极长，而且在正式成为全能普通科医师之前，必须有多年的执业经验，但惟有如此才能维持医生的素质。

对于会上的结论，奈菲莉都予以肯定，虽然表面气氛和谐，但卡尼却觉得有一种紧张，甚至令人忧虑的感觉。

“现在全国正在进行人口普查。”奈菲莉说道，“多亏皇家传令官

的努力，目前已经得出了一些结果。其中一项更直接关系到我们，也就是有几个省份人口膨胀得过度快速。人口控制是最基本的工作，如果我们忘了这一点，就等于将我们的同胞推人了困苦的深渊了（根据多项无可考据的估计显示，拉美西斯二世时期，埃及的人口约为四百万人，而现今的埃及则已超过六千万人了）。”

“你希望我们怎么做？”

“村中的医生要极力倡导节育。”

“前一任御医长已经终止这项政策了，因为中央必须免费提供避孕产品。”

“只为了省这么点钱，实在是愚蠢而危险的作法。我们可以重新考虑金合欢制成的避孕药，这类植物的刺中所含的乳酸，避孕效果十分显著。”

“不错，但是保存时须将刺磨碎并加入椰枣与蜂蜜……蜂蜜却极为昂贵啊！”

“人口太多的村落是很难维持生计的，因此希望医生能以这个事实说服家长。

至于蜂蜜，我会请求首相拨出相当分量的收成，以供卫生单位取用。“

日落时分，奈菲莉走上了通往普塔赫神庙的小径，这座小神殿隐藏在一片树林中，和巨大的卡纳克神庙的东西主轴有一段距离。祭司见到御医长均行礼致敬，而奈菲莉则单独进入了侍奉着塞克美母狮像的礼拜堂。塞克美是医师的守护神，也是一种神秘力量的化身，能同时衍生出疾病与治病药方。

这尊狮面女人身的神像矗立在黑暗之中，只有一丝微弱的夕阳光线从天花板的细缝透射进来，照在恐怖的神像脸上。若没有女神的帮助，医生便无法获得治病的能力。
奇迹再次出现了，就如同她们第一次的会面：母狮微笑了。它五官的线条变得柔和，眼神则注视着眼前的倍女。奈菲莉用心和这尊活石像交流，祈求它赐予智慧，将能量之学传给她，其实只有神能永远存在，人类则只不过是一种短暂的能量形式罢了。
奈菲莉冥想了一整夜，她从原来塞克美的学子变成了它的婉妹、它的知己，因此当早晨强烈的阳光还给神像原有的怒容时，奈菲莉却不再害怕了。
孟斐斯到处都在传说着：首相即将开一个非常特别的庭，不仅传唤了法老的九位友人，还有许多朝臣都争相参与。有人猜测是帕札尔承受不了重担而打算辞职，也有人以为他将会宣布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事。
这回帕札尔一反常例，召开的并非限定人数的会议，而是将法庭的门靡大敞。
他将在这个美丽的五月早晨，独自面对整个朝廷。
“奉法老之命所进行的人口普查，第一阶段已经完毕，这一切都要归功于传令官们的努力。”
“他想争取这群顽固分子的支持。”一名老臣小声地说。他旁边的人又补丁一句：“所以才把功劳都归给他们。”
台上帕札尔又继续说：“现在我要向各位宣布结果了。”
所有与会的人都不由打了个颤，因为听首相严厉的语气，似乎有

什么意外的灾难就要降临了。

“北部有三个省份，南部两个省份，人口增加得实在过于快速，因此卫生处不得不插手进行宣导，以逼止此趋势。”

这个决定没有人提出异议。

“神庙的财产即使仍完好无缺，却也都遭受严重威胁，各村落的财产也一样。

我若再不采取行动，整个国家的经济景况很快就会杂乱不堪，而祖先所传下的土地也将面目全非。“听完这几句话，台下一片哗然，朝臣觉得首相的话似乎太夸张了，而且也无根据。于是帕札尔接着解释道：”当然了，这并非我个人的想法，而是证据确凿的事，想必各位都能领略其严重性。“

“那就请首相立刻提出证明吧。”农地总监说。

“根据传令官所搜集的报告显示，大约有一半的土地已经改由双院直接或间接管辖，因此有许多外省神庙在不知不觉中便短少了部分收成。还有很多中小农户，更因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负债而变成了承租户或甚至被除名。私人产业和国有土地之间已经濒临失衡，至于牲畜和手工业也都有同样的情形。”

顿时所有的目光都聚集到了首相右手边的美锋身上，只见这位双院院长眼中交杂着惊愕与愤怒。他紧闭着双唇，皱起了鼻子，颈子也变得僵硬，整个人好像就快爆炸了。

“我上任前所采行的经济政策，”帕札尔继续又说，“已经渐渐让我无法接受。

如今人口普查的结果更显示出此政策的不当，因此法老已下调命

我立即采取必要措施。其实，埃及必须保留传统的价值观，方才能继续发扬国威，并确保人民的幸福，因此我要求双院院长从此确实遵行我的指示，不得再有不公允的情形发生。“帕札尔虽然公开谴责美锋，却又赋予他一项新的任务，美锋会有什么反应？是拂袖而去，还是俯首称臣？不一会儿，他移动着肥胖而不灵活的身躯，走向阳札尔，说道：”我自当为首相效忠。只要首相吩咐，属下必定从命。“
此时朝臣们开始窃窃私语，都表示满意与认同。危机就这么解除了，美锋认了错，帕札尔也未怪罪于他。大家对帕札尔的稳重称许有加，尽管年纪尚轻，他却懂得如何在拿捏分寸、施展手腕之际，依然坚守自己的原则。
“闭会之前，”首相说，“我要重申反对建立户籍，登记出生、死亡、婚姻状况的立场。类似文件记录的是关于个人与其近亲的事宜，与国家并无直接关系，因此将限制了个人的自由。我们不应该以过于形式化的行政体制僵化了我们的社会。
就像法老加冕时，我们并不在乎他的年纪，而只是庆贺他的登基是一样的道理。所以，让我们延续这样的心态，多想想永恒的真理，不要一味专注于一些短暂易变的细节，那么埃及才能永远如天堂般地和谐安乐。“
第三十二章
西莉克斯真是吓坏了，无论她怎么做都无法平息丈夫的怒火。美锋由于手足又开始抽搐，手指、脚趾一点感觉也没有。他盛怒之余，便将宝贵的花瓶砸了，把自纸撕了，还不停地咒骂神明。尽

管他那年轻的妻子使尽浑身解数，就是没有用。
西莉克斯于是回到自己房里。她急急地喝下一种由椰枣汁、蓖麻叶与无花果浆混合的饮料，借以消除肠胃的灼热不适。曾经有一个医生要她注意大腿静脉的情形，另外一个则认为她肛门经常灼热并非好现象。这两个医生都被她赶走了，后来她才接受一名专科医生的治疗，让他用特制注射器为她注入人乳。
她的肠胃继续折磨她，仿佛要她为自己的过错付出代价似的。她真想向解梦师倾诉这个噩梦，也想去找奈菲莉治病，然而解梦师却已离开孟斐斯，而奈菲莉也已成了敌人。
美锋忽然冲进房里来，怒斥道："又生病了！"
"你还是承认吧，我全身都要臭掉了。"
"我会替你请最好的医生。"
"只有奈菲莉能治好我的病。"
"别胡思乱想了！她比其他医生高明不到哪儿去。"
"你错了。"
"我哪里错了？自从我官运亨通之后，我让你变成了全国最富有的女人，而且你很快就要成为最幸运的文人了，因为我即将掌握至高无上的权力，他们那些傀儡个个都要听我的。"
"帕札尔却让你害怕。"
"他让我生气！他还真以为他是首相呢。"
"他这次插手博得了不少人的好感，你有一部分的支持者也倒向他那边去了。"
"全是些饭桶！他们会后悔的，敢违抗我命令的人，将来叫他们

一个个变成奴隶。”
西莉克斯疲惫不堪，便躺了下来，说：“你对自己的财富这么满意……那么我的病呢？”
“再过两个半月，我们就是埃及的主人了，难道为了你的病放弃这一切！你八成是疯了，可怜的西莉克斯！”
她蓦地坐起身来，一把抓住丈夫那绑得太紧的缠腰的腰带：“别说谎了。你心里已经没有我了，对吧？”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虽然年轻美丽，但是我的神经衰弱，肚子又经常不舒服……你是不是另有皇后的人选了？”
美锋刮了她一巴掌，要她放手。“西莉克斯，我一手造就了你，以后还会继续照顾你，只要你乖乖听话，就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她没有哭，甚至忘了要撒娇，但稚嫩的脸却蒙上了一层寒霜。“那么，如果我舍弃了你呢？”
美锋微笑着说：“你太爱我了，亲爱的，也太爱这份安逸了。我知道你的一切罪行，我们俩是不可分的，我们一起背弃了神明，一起挑衅公理与律法。你说还有什么比我们这样的结合更牢不可破的呢？”
“太好了。”帕札尔出水时不禁赞道。
奈菲莉经常会检查池内局边的铜线饰，并定期消毒。太阳照在她赤裸的肌肤上，使得滚落的水珠晶莹闪亮。
帕札尔见此情景，一动心便跳入水中，潜水游到妻子身后轻轻揽住她的腰，然后才将头探出水面，吻了吻她的颈子。

“医院的人还在等我呢。”

“那就让他们再等一下。”

“你不是要进宫吗？”

“应该不急吧。”

她假意推托了一下，终于还是屈服了。帕札尔抱着她游到池边，上岸后就在温热的石板地上躺下。两人的身躯紧紧结合，任由心中的欲念恣意狂奔。

忽然间，一阵叫声打破了宁静。

“是北风。”奈菲莉说。

“它这么个叫法，一定是有朋友突然来访了。”

几分钟后，果然凯姆就出现了，他向首相夫妇行了个礼。勇士原本在无花果树下打盹儿，头趴在交叉的双爪上。它听见声响睁开一只眼睛看了一下，随即又懒懒地睡去。

“你提出的补助金政策很受好评。”凯姆对帕札尔说，“朝廷里批判的声浪已经平息了，也不再有人抱持怀疑。你现在是真正的首相了。”

“美锋呢？”奈菲莉有点担心。

“他越来越焦躁。有几位知名人士拒绝了他的邀宴，也有人避不见面。大家都传说着，只要他再犯一点小错，你就会立刻撤他的职。这回你可击中他的要害了。”

“可惜事实并非如此。”帕札尔叹道。

“可是你已经渐渐削弱他的权力了。”

“这是惟一值得欣慰的。”

“就算他拥有关键性的武器，他能用吗？ ”

“不要想这么多了，继续行动吧。”

凯姆交抱着双臂说：“按照你的说法，好像只有依靠公理正义，这个国家才可能存活下去。”

“难道你不这么想？ ”

“公理正义让我失去了鼻子，同样会要了你的命。”

“我们必须尽力避免这样的结果。”

“我们还有多少时间？ ”

“你的确有权利知道真相：两个半月。”

“暗景吞噬者怎么样了？”奈菲莉接口问道。

“我实在不相信他会就此罢手。”凯姆回答，“但是和杀手的决斗他确实输了。

假如他心里因而产生疑虑，也许他真的会打退堂鼓吧。“ ”你怎么忽然变乐观了？“

“你放心，我不会松懈的。”

奈菲莉微笑地看着凯姆，问道：“你这趟来应该不是纯粹礼貌性的拜访吧？ ”

“你真是太了解我了。”本书来 自 www.abada.cn 免费 txt 小说下载站

“你的眼神里有种愉快的光芒……或者说是一种希望呢？ ”

“我们发现前任警察总长孟莫西的踪影了。”

“他在孟斐斯？ ”

“有个线民看到了他从美锋家出来，然后往北去了。”
“你应该可以拦下他的。”帕札尔说。
“这样做就错了，如果能知道他要上哪儿去，不是更好吗？ ”
“那也得不跟丢了才行。”
“他不搭船就是为了掩人耳目，因为他知道警察在追捕他。走陆路的话，就可以避开管制了。”
“谁负责跟踪？ ”
“我派出了几名最优秀的密探分段跟监，等他一到目的地，我们马上就会得到消息。”
“到时候立刻通知我，我跟你一块儿去。”
“这么做不保险吧。”
“你也会需要一名法官讯问他的,还有比首相更适合的人选吗？ ”
帕札尔相信很快就会获得重要的结果了，因此无论奈菲莉怎么劝他，也不管旅途多么危险，他都坚持要跟凯姆和狒狒一同前去。那个根本不把法律看在眼里，又曾经把帕札尔送到苦役劳营去的孟莫西，对布拉尼被杀的事应该十分清楚。帕札尔绝不会再错失任何获知真相的机会了。
他一定要孟莫西说出真话。
帕札尔还等着凯姆的消息，奈菲莉却已经积极在全国各地推展节育计划。由于首相下了命令，各个家庭都能免费分到避孕药，各个村落的医生也重新占有了重要的地位，因为他们必须长期提供给村民相关资料。节育于是成了卫生处今后的首要政策。
奈菲莉并没有搬进御医长专属的行政中心，和她的直属幕僚一起

办公，她宁愿留在中央医院的办公室，可以天天接触到病人和药剂人员，听听他们的心声，提供给他们建议，并安抚他们的情绪。每一天她都尝试着扩展病痛的极限，却也每一天遭受挫折，只不过她都能从挫败中吸取经验，进而对未来抱持着希望。她也会将自古至今不断演进的一些医学论文 （有一些医学论著流传了下来，内容讨论的包括妇科、呼吸系统、胃病、泌尿系统、眼科、颅部手术与兽医科。很可惜的是埃及的医术绝大部分都已经失传了） 整理出来，编订成册；有很多医疗成功的案例，都是由一群专业书记官负责记录下来的。

她刚刚替一名青光眼的患者动完手术，正在外科医师盟洗室洗手，忽然有一名年轻医师跑来通知急诊。奈菲莉觉得很累，便请那名医师自己处理一下，不过病人却坚持非见她不可。

那名女病人坐着，脸上盖着头巾。

“你哪里不舒服？”奈菲莉问道。

病人却不回答。

“我得替你检查一下。”奈菲莉又说。

这时西莉克斯才拉下头巾，说道：“你一定要替我医治，奈菲莉，不然我就死定了！”

“这里有很多优秀的医生，找他们看吧。”

“除了你，谁也治不好我的病。”

“西莉克斯，你嫁给了一个卑鄙无耻、背信弃义、专事破坏的大骗子。如果你继续留在他身边，表示你也跟他同伙，这才是你身心的病源呀。”

“我没有犯罪。我不得不听美锋的话，因为他塑造了我，是他……”

“你难道只是一件玩物吗？”

“你不了解。”

“我无法了解，也无法替你治疗。”

“我是你的朋友，奈菲莉，你最忠实、最诚恳的朋友。我这么尊敬你，就请你也相信我吧。”

“如果你离开美锋，我就相信你，否则就别再自欺欺人了。”

西莉克斯开始用微弱的声音哀求了起来：“你替我治疗，美锋一定会有所回报的，我向你保证！这是你救帕札尔的惟一方法。”

“真的吗？”西莉克斯松了一口气说：“你总算愿意面对现实了。”

“我一直都在面对现实啊。”

“美锋将会为你准备另一个更动人的现实!这个现实就跟我一样，美丽而诱人。”

“很遗憾你要失望了。”

这句话让西莉克斯脸上的微笑再度凝结。“你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你的未来充满了野心、贪婪与怨恨。假如你不放弃这个疯狂的念头，你将什么也得不到。”

“这么说，你还是不相信我了……”

“你与他共谋杀人，迟早都要接受首相法庭的制裁。”

西莉克斯不由恼羞成怒：“这是你最后一次机会了，奈菲莉！你坚持和帕札尔站在同一阵线，又拒绝当我的私人医师，分明是自找死路。下次我们再见面时，你将成为我的奴隶。”

第三十三章

船上的情景让人想起了一首民歌："河上的商人来来往往，忙得有如无头苍蝇，送货买卖一城又一城，让一无所有的人没烦忧。"一整条船的叙利亚人、希腊人、塞浦路斯人和腓尼基人，都忙着比较价格、分配将来的客户，只有帕札尔静静地坐在一旁。谁也想不到这个穿着平凡、身上只背着一张睡觉用的草席的年轻人，竟然就是埃及首相。堆满了行李的船舱顶上，有杀手监视着。它的平静显示附近并无暗影吞噬者的踪迹。而凯姆则一直坐在船首，他头上盖着斗篷，唯恐被人认了出来。

不过，商贩们自顾自地盘算着收益，根本无暇注意其他旅客。

船顺风行驶得很快，如果能提早到达目的地，船长和船员将可获得一笔优厚的赏金，因为外国商人一向都是分秒必争。

忽然叙利亚人和希腊人之间起了口角，原来叙利亚商人想用一些次等宝石串成的项链和希腊人换取罗得岛制造的瓶罐，但希腊人却认为不划算而不肯答应。希腊人的态度让帕札尔颇感惊讶，因为这样的交易似乎还算合理。

这起突发状况降低了众人的买卖意愿，一路上便都沉默不语，各自想着心事。

商船经由"大河"穿越三角洲后，转向东行，然后由支流"拉神之河"航向通往迎南与巴勒斯坦的水道交叉口。

中途在一处旷野间作短暂停留时，希腊人都下了船，凯姆、帕札尔和杀手也随后跟着。码头破破烂烂的，似乎已经荒废许久，四周则是一片纸莎草原与沼泽地。

有人到来惊动了几只鸭子慌忙游开。

“孟莫西就是在这里和一群希腊商人接头的。”凯姆说，“他们由陆路向东南走。我们只要跟着这些人，就能找到孟莫西他们了。”下了船的商人对这三个来路不明的旅客起了疑心，一阵七嘴八舌地讨论之后，其中一个脚有点破的人便向他们走来，问道：“你们想做什么？”

“借钱。”帕札尔说。

“到这么偏僻的地方来借钱？”

“因为在孟斐斯已经借不到了。”

“破产了吗？”

“因为我们意见太多，所以有几桩生意作得很不顺利。我想，跟着你们也许能找到一些比较容易沟通的人。”

那个希腊人似乎对他的回答十分满意：“你们的确找对了人。你这只狒狒……

打算卖吗？“

“目前还不想卖。”凯姆答道。

“有些人对狒狒很有兴趣的。”

“这只畜生性情很好，很温和，又没有攻击性。”

“反正也算是一个保障，可以卖到好价钱的。”

“你们的路程远吗？”

“两小时路程，我们在等驴子。”

商队终于出发了。驴子驮着沉重的负担，一步一步稳稳地向前走，它们的眼神安祥乎和，似乎早巳习惯如此艰难的工作了。队员喝了几口水解渴之后，帕札尔也拿了点水润润驴子的嘴巴。

穿越一片荒芜的田野，他们来到了旅途的终点：一个四周围着城墙、墙内房屋低矮的小城。

“怎么没有神庙？”帕札尔惊讶地说，“而且没有塔门，没有大城门，也没有迎风飞扬的旗帜。”

“在这里不需要什么宗教的东西。”希腊人打趣地反驳道，“这座城里唯一的神就是‘利益’。我们都是它的虔诚子民。”

驴子和商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地从主要入口进了小城，入口旁有两名态度温和的警卫守着。城中则是乱成了一片，狭窄的巷道里开了各式各样的店铺，挤得人山人海，行人互相推挤、彼此责骂，还不时踩到旁人的脚。人群当中可以见到打着赤脚、留着山羊胡、颊髯浓密、用布条缠起杂乱头发的巴勒斯坦人，正焙耀着一些五颜六色的外衣，这些都是从有心算大师之称的黎巴嫩人那儿买来的。迎南人、利比亚人和叙利亚人则猛攻希腊商铺，里面摆满了进口商品，尤其以细长的瓶子和梳妆用品最多。就连赫梯人也忙着采购日常生活与宗教仪式上都不可或缺的蜂蜜和酒。

在一旁观察的帕札尔很快就发现了，买卖过程中有一个不寻常的现象，那就是买方并没有拿出自己的物品来交换。只见双方激烈讨价之后，只和对方握握手便算成交了。

于是在凯姆与狒狒严密的注视下，帕札尔向一名个子矮小、留了一把大胡子的希腊人走去，他正在滔滔不绝地推销他的高级银杯。

“我想要这个。”

“你太有品味了！真是叫我太惊讶了……”

“为什么？”

“因为这是我最喜爱的一只杯子。如果卖掉了，我可不知要有多难过。唉！没办法，做生意就得有规矩。摸摸看，年轻人，你好好地抚摸一下，这只杯子绝对是极品，再也没有其他手工艺匠能做得出来了。”

“你出什么价格？”

“尽情地欣赏它的美吧。你想想，当你把它摆饰在家中所呈现的美感，还有朋友们那种羡慕忌妒的眼光。刚开始，你一定不愿意透露到底是在哪里买到这么高级的货色，不过最后你还是会说：除了培里克雷还有谁有这么美的杯子？”

“这一定很贵吧。”

“当艺术品登峰造极时，价钱又算得了什么？你出价吧，我听着呢。”

“一只有斑纹的母牛，如何？”培里克雷露出了极度震惊的神色，说：“你这个玩笑开得实在一点也不高明。”

“太少了吗？”

“你的玩笑太过分了，我可没时间跟你耗。”

培里克雷气冲冲地便去招呼另一个客人。帕札尔失望之余却又不解，出这样的价损失的可是他自己，为什么商贩一点也不领情。接着他又去找了另一个希腊商人，讨价还价的内容与刚才大同小异。最后成交时，帕札尔也伸出手来。商贩轻轻一握，却满脸惊愕地将手缩了回来：“怎么……是空的！”

“不然该有什么呢？”

“你以为我的瓶子是免费的呀？当然要给钱啊！”

“可是……我没钱。”

“那就到银行去借吧。”

“银行在哪里？”

“在大广场上，那里有十来间呢。”

帕札尔满心讶异，但还是听从了商人的指点。

他沿着巷子走到一个方形广场，四面全是一些奇怪的铺子。

一问之下，原来就是商人说的“银行”，这个字眼在埃及从未听说过。他于是朝最近的一家走去，跟着排在队伍后面。

银行门口站着两个手持武器的人，他们把首相从头到脚检查了一遍，确定他身上没有带刀之后，才让他通过。

里面的几个人显得非常忙碌。其中一人将一些小小的圆形金属片放在天秤上秤重，然后再分别放进不同的笼子里。

“存款或提款？”一名职员问帕札尔。

“存款。”

“把财物列举一下。”

“这个吗……”

“快点，还有其他客人等着呢。”

“因为我的财物实在太多了，我想跟你们的负责人讨论一下总值。”

“他现在没空。”

“那么我什么时候可以见他？”

“等一下，我去问问。”

几分钟后，职员回来告诉帕札尔，主管跟他约在日落时见面。

钱就这样流入了这个封闭的城市。这种可以流通的钱币，希腊人几十年前就发明了，只不过埃及一直没有采用，因为以物易物的经济会因而式微，社会也会从此一蹶不振（虽然根据记载，第三十王朝便有货币存在，但货币制并不通行。一直到了希腊的托勒密家族统治埃及，才正式建立了货币制度）.钱币不但使财物的重要性超过了人的本身，突显了人类贪婪的本性，并且让人对一种脱离现实的价值深信不疑。通常首相都会依某一特定的标准订定物品与食品的价格，这个标准是不能流通，也不制作成圆形的小银片或小铜片的，以免人民深陷于钱币的牢笼中。

银行的经理体态浑圆，有一张方方的脸，大约五十来岁。原籍迈锡尼的他，把室内装饰得家乡味颇浓：小小的陶土雕像、希腊英雄的大理石雕像、纸张上抄写了“奥德赛”中几段重要的诗句、长颈瓶上也描绘了海克力斯的壮举。

“听职员说你要存入为数可观的财物。”

“是的。”

“是什么东西？”

“种类很多。”

“牲畜？”

“有牲畜。”

“谷类？”

“有谷类。”

“船只？”

“有船只。”

“那……还有其他的吗？”

“还多着呢。”

经理显得很惊讶，帕札尔反问他：“你有足够的钱币吗？”

“应该有，只不过……”

“你担心什么？”

“你看起来实在……不像这么有钱的人……”

“旅行的时候，我通常不喜欢太招摇。”

“这个我了解，但是我想……”

“看看我的财产证明？”经理点了点头。帕札尔便说：“拿一块黏土板给我。”

“我想记录在纸张上比较好。”

“我可以给你更好的证明，拿黏土板来吧。”

银行经理不明白他的用意，只好照作。

只见帕札尔用力地在黏土上盖了一个章，然后问道：“这个证明够了吧？”

经理则是瞪大了双眼，看着首相的印鉴，结结巴巴地问：“你……你想做什么？”

“因为有一名累犯来找过你。”

“找我？根本没有的事。”

“他叫孟莫西，在他犯罪被驱逐出境之前，曾经担任过警察总长。他偷偷回到埃及可是重罪一条，你应该报警处理的。”

“我可以保证……”

“别再说谎了。”帕札尔打断道，“我知道孟莫西奉了白色双院院

长之命到这里来过。”

银行经理终于不再强辩:“我怎么能不跟他谈？他代表了主管的机关啊。”

“他要你做什么？ ”

“在三角洲扩展银行业务。”

“他人躲在哪里？ ”

“他已经离开这座城，到拉寇提斯港去了。”

“你难道忘了在埃及不许使用货币，违者重罚吗？ ”

“我的一切业务都是合法的。”

“你收到我亲手签名的政令了？ ”

“孟莫西说银行已经是既存的事实，将来也将会纳入制度之出 ”

“你太大意了。在埃及，法律不是说说就算了。”

“银行业务，你是抵制不了太久的，因为这是进步的基础”这种进步我们不想要。“ ”可是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还有其他人……“

“我们去见见他们吧，顺便带我参观一下这个城市。”

第三十四章

银行经理满怀希望地为由杀手陪同的首相引见所有负责进口非法货币、管理顾客账户、订定货款利率与从事其他银行业务以增进收益的人。他们都不断强调银行的好处，就像一个强盛的国家，不也会将人民缴交的财务加以利用借以谋利吗？就在这些人开导首相的同时，凯姆的手下也都在总长的一声令下，卸下了利比亚人与希腊人的装扮，并在一大群人的抗议声中封锁了小城入口。

有三个人企图攀墙逃跑，却因为过于肥胖、行动迟缓而遭到逮捕。当他们被带到警察总长面前时，其中一人激动地反抗道：“马上把我们放了！”

“你们都犯了窝藏货币之罪。”

“你没有权力审判我们。”

“但我必须将你们移送法庭。”

三名犯人见到了首相，又听他说出了自己的头衔时，满腔怒气化为乌有，却开始哭哭啼啼起来：“请原谅我们……是我们的错，我们实在不应该犯这样的错。我们其实都是诚实的商人，我们……”

“报上你们的名字和职业。”

这三个人是三角洲地区的埃及人，从事家具制造业，他们总会将一部分的产品偷偷运到这个城市来。

“看来你们是以非法的营利活动来残害自己的同胞啊。你们还要否认吗？”

三人不再辩解，只求道：“请首相留情……我们是一时利欲熏心。”

“我只会依法行事。”

帕札尔便在大广场上召开了法庭，陪审切员包括凯姆以及凯姆从最近的农耕区找来的五名埃及农民。

以希腊人为主的众多被告都没有对判决的理由与结果表示异议，陪审团也一致通过了首相的决定，立刻将被告驱逐出境，并永世不得再踏上埃及国土。查获的货币一律熔化，所得金属尽数充公，供给神庙制造神器之用。至于这座小城，只要外国商人恪守埃及的经济规定，仍可继续在此进行交易。

银行的总负责人谢过首相后，坦承道：“ 我以为会有更严厉的惩罚呢。我一再地听说卡吉劳营简直是人间地狱。”

“我在那儿待过。”

“你？ ”

“孟莫西就巴不得让我在那里变成一堆枯骨。”

“换作是我，我绝不会低估他的，他这个人太狡猾、太危险了。”

“我知道。”

“你知不知道，阻碍了货币制度的推行，你将会招致一个可怕的敌人？这可是美锋一条主要的发财之道，却被你给断了。”

“幸好是被我断了。”

“你想你还能当多久的首相？ ”

“法老让我当多久，我就当多久。”

帕札尔、凯姆和狒狒搭着快船航向临海城市拉寇提斯。帕札尔全心全意地欣赏着三角洲绿油油的景致,以及水道纵横的壮观气象。越往北走，水域的分布就越广，尼罗河向外扩张，渐渐与梦幻般温柔的海水交融在一起，最末端那些不规则的国土就这样沉醉在这片河海之中。土地隐没在微蓝的汪洋里，却生出了一朵朵的浪花。

拉寇提斯居民的主要活动就是处理生鱼。三角洲有许多渔场都把总部设在这个渔产种类丰富的小港口的近郊。露天处、市场上或是仓库里，都有专家负责刮鱼鳞、清鱼肚。再把鱼拍扁，然后或是挂到木架上让太阳晒干，或是埋到热沙或具有消毒作用的泥巴里。最后才是腌渍的手续，最好的部位要浸泡在油里面，而鲻鱼

子则另外处理作鱼子酱。一般民众只吃鱼干，这就像面包一样重要，只有那些讲究美食的人才会享受烤鲜鱼，并佐以枯葛、牛至、莞荽与胡椒调制成的酱职。通常一条鲻鱼可值一罐啤酒，而一篮尼罗河鲈鱼则可换得一个漂亮的护身符。

令帕札尔感到惊讶的是这个商业城市竟然静悄悄的，没有人唱歌、没有聚集的人群、没有激烈的讨价还价声，也没有驴队来来往往。拂拂也变得有些烦躁。

码头上，有几个人躺在渔网上睡觉，港边见不到一艘船，只有一栋低矮的平顶大屋，是登记船货进出情形的行政中心。

他们走了进去。

办公室却是空的。一份文件也没有，就像从来没有放过任何档案似的，甚至没有笔、没有书写的草稿。完全看不出曾经有书记官在这里办公过的样子。

“孟莫西一定就在附近。”凯姆说，“杀手会有感应的。”

狒狒绕着建筑物转了一圈，然后往港口方向走，凯姆和帕札尔就跟在后面。当狒狒走近一艘破旧不堪的小船时，立刻惊醒了五个满身恶臭、手里拿着剖鱼刀的大胡子。

“滚开，你们不是这里的人。”

“拉寇提斯只剩下你们几个人了吗？”

“滚开。”

“我是警察总长凯姆，你们要是不想有麻烦，就实话实说。”

“南部才有黑人，这里没有，回你老家去吧。”

“首相在此，你们敢不服从命令？”

“首相现在还在孟斐斯的办公室里享清福呢。”一名渔夫大笑道，“在拉寇提斯，我们说的才算数。”

“我要知道这里出了什么事。”帕札尔严肃地说。

那个人却转头向同伴说：“你们听到了没？他自以为是大法官呢！他还以为带着一只大猩猩，我们就会害怕了。”

杀手虽然有很多优点，部也有一个很大的缺点：敏感易怒。

它既身为警察，就不喜欢有人嘲弄权力。

它出其不意地往前一跳，咬住了渔夫的手腕，也咬掉了他手中的武器，另一名同伴正要出手相救，却被它击中颈背昏死了过去。

狒狒接着往第三人的腿上一戳，也咬掉了他手中的武器，另一名同伴正要出手相救，却被它击中颈背昏死了过去。

拂拂接着往第三人的腿上一戳，也立刻让他倒地不起。至于其余二人，由凯姆对付也是三两下就解决了。

凯姆搀着惟一还能说话的渔夫，问道：“ 城里怎么都没人了？ ”

“因为首相下了命令。”

“谁传令的？ ”

“他的专属传令官孟莫西。”

“你遇见他了？ ”

“这里每个人都认识他。他好像本来有点麻烦，但是后来就解决了。自从他重新回到司法界，和港务单位的关系一直很密切。听说他给了他们一些金属做成的希腊硬币，将来还会让他们飞黄腾达，所以每个人都对他言听计从的。”

“他要他们做什么？ ”

“他说有传染病即将爆发，要他们把储存的熏鱼全丢到海里，并且立刻离开拉寇提斯。书记官第一个离开，后来居民和工人也都跟着走了。”

“你们怎么没走？”

“我们几个没有地方可去。”

狒狒听了又跺起脚来。于是凯姆便说：“你们被孟莫西收买了，对不对？”

“没有，我们……”

狒狒不等他解释，便将他的喉咙掐得更紧了，眼中露出凶暴的眼神，那人马上改口道：“是的，是的，我们在等他！”

“他躲在哪里？”

“在西边的沼泽地。”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要毁掉我们从办公室搬出来的书板和纸张。”

“他什么时候走的？”

“日出后不久。等他回来，我们就带他到大运河去，再跟他一起回孟斐斯。他答应给我们一栋房子和一亩田。”

“他要是把你们忘了呢？”

渔夫惊慌地抬起头看着凯姆。“不可能，他都给了这样的承诺了……”

“孟莫西天生就是个骗子，他才不在乎什么承诺。他从来没有替帕札尔首相工作过。上船带我们去找他吧，只要你帮助我们，我们会对你从轻发落的。”

他们四人进入了一片水草丛生的沼泽地，若无渔夫带路，凯姆和帕札尔绝对无法辨识出方向。黑鹊受到惊扰，纷纷朝天空里几片随风飘荡的小白云飞去。偶尔还会有几条青如绿水的水蛇从船边游过。

在这荒凉的迷宫里，渔夫却仍是飞快地前进，毫不感到阻碍。他说：“ 我抄近路。虽然他超前了许多，不过我们还是能在他到达主要河道，搭上交通船之前追上他。”

于是凯姆帮着渔夫划桨，帕札尔凝视着天边，狒狒则打起了磕睡。时间一分一秒过得好快，太快了。帕札尔不禁怀疑这名渔夫该不会在作弄他们吧，但见到杀手如此平静，他也才安了心。

最后当它忽然直起身子时，其余三人也开始相信这趟并没有白跑。果然，几分钟后，就在距离大运河不到一公里处，他们发现了另一艘船。

船上只有一个人，那人顶着个大光头，发红的头皮在阳光下显得油亮精光。

“孟莫西！”凯姆大喊，“停下来，孟莫西！”

孟莫西反而加快了速度，不过两艘船的距离还是越拉越近。

孟莫西知道自己逃不了了，便转身面向着来船，拿起一根长枪掷了过来，恰好射在渔夫的胸口上。可怜的渔夫一个踉跄落入了池沼。

“站到我身后去。”凯姆连忙对帕札尔说。

狒狒则跳入了水中。

孟莫西又射出第二枪，这次瞄准的是凯姆，幸亏他及时弯下腰躲

过了这一击。

帕札尔吃力地划着船桨，可是船困在睡莲池中几乎动弹不得，后来好不容易脱困，才得以继续前进。

此时孟莫西已经拿起了第三支枪，心里却迟疑着不知该先杀狒狒还是凯姆。

就在他迟疑的当儿，狒狒突然从水中出来，扳住孟莫西的船头使劲地摇，想让他翻船，可是他却拿起锚石往狒狒的指爪上砸，还企图把它的手掌钉穿在木板上。

就在受了伤的狒狒松手的同时，凯姆也—跃而上了孟莫西的船。

尽管孟莫西身形臃肿，又没有实际的经验，但是他抵抗的猛烈程度却是出入意料之外。凯姆脚下一个不稳，整个人跌坐在甲板上，孟莫西趁机又补上一枪，幸而他及时用手臂挡了开来，枪插入了两块木板之间，但他的脸颊却被划伤了。此时，帕札尔已经把船摇近，孟莫西正用力要把对方的船推开时，竟被凯姆抓住右脚往上一提，人也跟着跌落水中。

“你已经被捕，不要再反抗了。”帕札尔喝令道。

不过孟莫西并末松开武器。他挥舞着枪威胁首相之际，忽然发出了一声惨叫，并用手捂住颈后，不一会儿便显然不支而沉入了青绿的池水。帕札尔也随即看见一只六须鲶钻进运河边的芦苇丛中，一转眼便不见了踪影。这种鱼在尼罗河中并不常见，但若有人在水中被它们猛力一撞，便会立刻昏撅而造成溺水事件（这种带电的六须鲶，撞击到泳客时会放出约两百伏特的电力）。

凯姆心急如焚地找寻着狒狒，终于发现它正奋力地对抗着水流，

他连忙跳下水帮助它上船。狒狒很慎重地伸出了受伤的手，好像为自己不能亲手逮捕犯人感到愧疚。凯姆则一脸歉意地说："抱歉，孟莫西再也不能开口了。"

帕札尔又沮丧又震惊，回孟裴斯的一路上他都没有说话，虽然他再次重创了美锋的地下王国，却也害死了一名渔夫，尽管他曾经替孟莫西做事，但毕竟是一条人命啊。

杀手只受了轻微的外伤，凯姆稍微帮它包扎了一下，等回到孟斐斯，奈菲莉自然会让它痊愈。凯姆注意到了帕札尔的沉默，便说："孟莫西这样的下场，我可一点也不难过，这家伙简直就像被虫蛀烂了的果子。"

"为什么美锋这帮人要犯下这么多暴行呢？他们的野心只会带来不幸啊。"

"你是对抗这群魔鬼的壁垒，你可要坚持下去。"

"我本以为我的职责只在于让人民守法，根本没想到竟然要来调查恩师的死因，还要历经这么多的不幸。'首相的职务比胆汁更为苦涩。'我就任时，法老就已经警告过我了。"

狒狒把受伤的手掌搭在帕札尔的肩上，一直到孟斐斯才放开。

帕札尔在凯姆的协助下，写了一份关于最近所发生的事件的详细报告。

有一名书记官拿来了一卷密封的纸轴。这是由拉寇提斯上呈给首相的公文，上面还注明了"急件"与"机密文件"等字样。

帕札尔启封之后，大声念出了其中惊人的内容："本人孟莫西，曾任警察总长，并遭诬陷而判刑，今在此举发无能、不守法又不

负责的首相帕札尔。在无数证人亲眼见证下，他派人将储存的鱼干丢人海中，剥夺了三角洲人民几个星期的基本食粮。我要向他本人提出这项控诉，他也必须依法开庭审判自己。”

“原来如此，所以孟莫西才要销毁渔场的所有文件，这样也就没有证据反驳他的说辞了。”

“他说得没错。”帕札尔说，“虽然他扯了个无耻的谎言，但我还是得在法庭上证明自己的清白。我们得追溯事实、传唤证人、证明其中的手法与诡计。而这段时间，刚好可以让美锋为所欲为。”

凯姆搔搔木鼻说：“光是寄这封信给你还不够，孟莫西还会透过美锋或其他高层官员提出告诉，迫使你不得不正视他的指控。”

“当然是这样。”

“不过现在只剩下这份文书了。”

“不错，但是只要启动诉讼程序，他们就算达到目的了。”

“如果这封信不存在，又哪来的诉讼程序？ ”

“我不能擅自毁掉它。”

“我可以啊。”

凯姆一把从帕札尔的手中抢过了纸张，撕个粉碎，只留碎纸片飞散在风中。

第三十五章

科普托思城内成群的白屋曝晒在五月的阳光下，苏提和豹子正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这个位于尼罗河右岸、卡纳克西北四十多公里处的美丽城市。这里是上埃及第五大省的省府所在，无论是要出发到红海边各个港口的商队，或是要前往东方矿区的矿‘工队伍，

都以此为起点。当初苏提便是在科普托思加入了矿工行列之后，追踪到了叛国的将军亚舍，并就地将他正法的。

通往城门的道路上设了一个小堡垒，苏提带着他那支奇特的队伍向堡垒走去。

由于未经许可不能在四周任意走动，他们便请出了队伍中的警察证明他们的身份，并为他们作担保。

岗哨的卫兵实在感到不可思议，这支由利比亚人、努比亚人和埃及警员组成的怪队伍是从哪儿冒出来的？他们一群人看起来处得很融洽，可是特警队所押解的俘虏不是应该不能自由行动的吗？

苏提独自朝着手待利剑的卫士长走了过去。

他一头长发，肤色黝黑，裸露的胸前挂着一大串的金项链，粗粗的手链也更突显了他手臂的结实壮硕，他自然流露的威仪就像一个刚刚凯旋归来的将军。

“我叫苏提，跟你一样都是埃及人，我们何必自相残杀呢？”

“你们打哪儿来的？”

“你也看到了：从我们所征服的沙漠来的。”

“但是这……是违法的呀！”

“沙漠的法则是由我和我的手下订定的，如果你违背的话，你将会死得很不值得。我们现在马上就要攻占这座城市，归顺我们吧，少不了你的好处。”

卫士长迟疑了一下，问道：“特警队也服从了你？”

“他们都很讲理，我会给他们意想不到的奖赏。”苏提丢了一块金块在卫士长的脚边，又说：“这只是一个小小的见面礼，以避免不

必要的屠杀。”
卫士长两眼睁得大大的，急忙捡起了金块。只听苏提继续说道：
“我有取之不尽的金子。赶快去通知你们的司令官，我在这里等着。”
就在卫士长去传话时，苏提的手下已经将科普托思切团围住了。由于科普托思也和其他埃及城市一样，没有城墙的保护，苏提的部队分成了数个小队，分别监控几个重要入口。
豹子轻轻挽着苏提的左臂，犹如一个忠诚柔顺的妻子。她身上金光闪闪的宝石，更让她像个天空与沙漠结合下所诞生的女神。
“你会拒绝战争吗，亲爱的？”她问苏提。
“没有杀戮的胜利不是更好吗？ ”
“我可不是埃及人，要是能看着你的同胞死在我族人的手下，我会更高兴。我们利比亚人可是不怕战斗的。”
“现在不是向我挑衅的时候吧？ ”
“我倒觉得随时都可以。”
她说完便献上了一记热吻，而当她一想到马上就要成为科普托思的女王，热烈的情绪中不由得夹杂了一丝征服者的骄傲。
司令官一得到消息便马上赶来。他以锐利的眼光打量着眼前的入侵者。他在军中服务多年，并曾经对抗过赫梯人，如今他正打算要退休，到卡纳克附近的小村落安度余年。他由于关节的毛病，平常只做一些例行公事，根本不上操练场。其实，在科普托恩也不怕有什么冲突，因为此地极具战略价值，平时总有警察巡逻保护，非法商人和窃贼向来是望之却步。即使真要出兵，也不过就

是镇压一些盗匪之类的，从来还没有遇见过真正勇猛的战士。

此时，只见苏提身后有多辆全副武装的战车，右手边是努比亚弓箭手，左手边是利比亚的掷枪手，而路口和山丘上则有埃及特警守着。还有他身旁那个留着金发、一身古铜色肌肤、满身金饰的美女！虽然司令官并不相信神话，却也不由得怀疑她是否来自另一个世界，也许来自天尽头处那些神秘的岛屿呢。

“你们想怎么样？”司令官定了定神之后问道。

“要你交出科普托思，作为我的根据地。”

“不可能。”

“我是埃及人。”苏提又说了一次，“我也曾经在军队里待过。如今我不只手下有精兵，还拥有大批的宝藏财富，因此我决定回馈这座属于矿工与淘金者的城市。”

“当初指控亚舍叛国与谋杀的人是你吗？”

“正是我。”

“你说得没错，他的确是个狡猾、不守信用的人。但愿众神保佑他不会再出现了。”

“你放心，他已经被沙漠吞噬了。”

“他罪有应得。”

“我很希望避免一场同胞相残的悲剧。”

“但是我必须维护治安。”

“有谁想破坏治安吗？”

“你的这队人马看起来可不像什么和平使者。”

“只要别人不去惹他们，他们不会生事的。”

“那么你有什么条件？”

“科普托思的市长虽是名门之后，却毫无野心，他已经不适任了。我要他让位给我。”

“这样的人事调动案必须经省长同意，并报请首相批准之后，才能生效。”

“我们先把这个老家伙赶走，然后再任由命运安排吧。”

听豹子这么决定了，苏提便说：“带我去见他吧。”

科普托思的市长正一边品尝肥美的撤揽，一边欣赏一名琴艺高超的女孩弹奏竖琴。由于他对音乐十分喜爱、因此花在这上头的时间也越来越多。治理科普托思其实一点也不难，不但有强悍的沙漠警察维护治安，居民衣食无虞，还有专家为宝石与贵金属加工，神庙更是一片繁荣气象。

军队司令来访虽然很扫兴，不过他还是答应接见了。

“这位是苏提。”司令向市长介绍道。

“苏提……控告亚舍将军的那个苏提？”

“正是他。”

“很高兴你莅临科普托思。要不要来点新鲜啤酒？”

“乐意之至。”

弹竖琴的女孩悄悄退下后，便有一名侍者送上了杯子和美味的啤酒。

“我们面临大灾难了。”司令官忽然说道。

市长吓了一跳，连忙问：“你说什么？”

“苏提的军队已经包围了本城，如果他们进攻的话，将会造成无

数的死伤。”

“军队……是真的士兵吗？ ”

“有努比亚人，都是神箭手，有善于掷枪的利比亚人、还有……沙漠警察。”

“太离谱了！我要这些叛贼马上束手就擒，接受杖刑。”

“要说服他们恐怕不太容易。”苏提反驳道。

“不太容易……你以为你现在在哪里？ ”

“在我的城市里。”

“你疯了呀？ ”

“他的军队恐怕是办得到的。”司令官说。

“赶快请求支援！”

“援军抵达之前，我已经先进攻了。”

“司令官、马上逮捕这个人。”

“最好不要犯这个错误。”苏提建议，“否则黄金女神会立刻在城里大开杀戒。”

“什么黄金女神？ ”

“她来自遥远的南方，手中掌握着无尽的宝藏。好好迎接她，你将可以继续过安乐繁荣的生活，否则就准备迎接灾难吧。”

“你这么有把握能赢？ ”

“因为我没有什么可以输的，你却不然。”

“你不怕死吗？ ”

“长久以来，死神就一直陪伴着我了。无论是叙利亚的黑熊、叛国贼亚舍或努比亚的盗匪，都打不倒我。你若不信，大可以试试

看。”

一个好的市长就得懂得谈判的技巧，他不正是利用这种手腕解决了无数的问题吗？于是他说道：“看来我是不能小看你了，苏提。”

“最好是这样。”

“那么你有什么提议？ ”

“你把位子让给我，由我来当市长。”

“大不实际了。”

“我能透视这座城市的灵魂，她也会接受我和黄金女神的统治。”

“你要夺权是痴心妄想，只要消息一传出去，埃及军队马上就会赶来了。”

“这场仗一定很有看头。”

“解散你的军队吧。”

“我要回黄金女神身边去了。”苏提说，“我给你一个小时的时间考虑。你若不答应我的要求，我们就进攻。”

苏提和豹子相拥在一起，望着科普托思。他们想到了那些投入未知路径、寻找梦寐以求的宝藏的探险队伍，有多少人曾得到羚羊的指引找到矿脉？又有多少人能生还，回到这淘金者之城，欣赏尼罗河向东划出的大河湾呢？ 努比亚人唱歌，利比亚人吃东西，沙漠特警则忙着检查战车，在等待中，谁也没有说话，只是等着即将血洗道路与田地的一场战役。有些人已经倦于奔波流浪，有些人作着发财梦，还有些人想借由打仗证明自己的勇猛，但是每个人都深受豹子的美貌与苏提坚定的意志所吸引、所影响。

“他们会屈服吗？”豹子问道。

“我觉得无所谓。”

“你不会杀自己的同胞的。”

“我保证你会得到这座城市，埃及人一向很尊崇神明所化身的女性。”

“就算你死在战场上，也别想逃出我的手掌心。”

“你这个利比亚人却深爱着我的土地，你已经被埃及的魔力征服了。”

“这片土地要是吞没了你，我也会跟着你去，我的魔法才是最强的。”

就在最后一刻，军队司令带来了答复，“市长答应了。”

豹子露出了微笑，苏提却不为所动。只听司令又说：“他答应了，但有一个条件，你必须保证绝不进行掠夺。”

“我们是来奉献，不是来掠夺的。”苏提冷冷地说。

于是苏提和豹子便带领着军队进城去了。

消息传得很快，居民很快便都涌向了主要道路与交叉口，苏提则命努比亚人掀掉盖在车上的篷布。

金子立刻发出耀眼的光芒。

科普托思人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金子，有一些小女孩朝着努比亚人撒花，也有小男孩跑到士兵旁边去。不到一个小时，城里已经充斥了热闹欢庆的气氛，大家一起欢迎女神从远方归来，并赞颂传奇英雄苏提战胜了夜魔，因而成为庞大金矿的主人。

“你好像有心事。”豹子看着苏提说。

“这也许是个圈套。”

他们一行人往市长佳处前进，那是一栋位于市中心的华宅，四周围有一个大庭园。苏提看了看屋顶，手里紧握着弓，随时准备着若有人埋伏便一箭将他射下。

但一切都很顺利。成群热情的民众从四面八方的郊区涌来，只为了一看刚刚发生过的奇迹，大家都相信，远方归来的女神将会使科普托思变成全埃及最富足的城市。

女仆在别墅门口撒了许多金盏花，铺成了一张橙黄色的地毯，她们手里还拿着莲花欢迎黄金女神和苏提将军的到来。豹子高兴地对她们微笑示意，然后气度庄严地走上了怪柳夹道的小径。

“这间屋子真美！你看那白色的外墙、又高又细的柱子，还有装饰着棕搁叶的大门过梁……任在这里一定很舒服。哇，那边有马厩耶！我们骑过马之后，可以去泡泡水、喝喝酒。”

屋子内部更叫豹子喜爱极了。市长是个很有品味的人，墙上彩绘了野鸭展翅的情景与丰富的池塘生态。有一只野猫沿着纸莎草杆往上爬，攀在一个满是鸟蛋的鸟窝旁，垂涎欲滴。

接着豹子走进了卧室，拿下金项链，躺在乌木床上，柔媚地说：“你是胜利者，苏提，好好爱我吧。”

科普托思的新主人自然抵挡不住这么一声魅人的呼唤了。

当天晚上，苏提就为市民举办了一个盛大的餐会，让一些较为清寒的人家也能够尝尝烤肉和葡萄美酒的滋味。街道巷弄里更是点亮了数百盏灯，大伙儿就这样狂舞了一夜。城里的显贵承诺会听从苏提和豹子的吩咐，并且盛赞黄金女神的美丽，听得豹子心花怒放。

“怎么一直没看见市长？”苏提问军队司令。
“他离开科普托思了。”
“他没有我的允许，就擅自离开？”
“你就好好把握时间吧。市长去通知军队，首相马上就会派兵来收复科普托思了。”
“你是说帕札尔？”
“他的名气越来越大，他是个正直的人，但却很严厉。”
“这么说好戏很快就要上场了。”
“你要是聪明的话，还是投降的好。”
“司令官，我是个疯子，因此我的行为难以预料。我只遵守沙漠的法则，而沙漠法则向来都不在乎规章制度的。”
“至少放过老百姓吧。”
“死神从来不会放过任何人。趁现在及时行乐吧！明天我们就要饮皿与泪了。”
苏提忽然用于遮住眼睛，说道，“去把黄金女神找来，我要跟她说话。”
豹子正兴高采烈地听着竖琴的演奏，演奏者并请在座的宾客在享受瞬间欢愉的同时，也体验一下永恒的感觉。在一旁则有许多爱慕者以贪婪的眼神紧盯着她不放。
司令官来报之后，她立刻回到苏提身边，却见他双眼无神地看着前方。
“我又看不见了。”他小声地说，“带我回房里去。我会靠着你的手臂，绝不可以让别人发现我这个弱点。”

于是他二人便离开了会场，临走前许多宾客都向他们行礼致敬，宴会也因而告一段落。
苏提进房之后，躺在了床上。豹子坚定地告诉他：“ 奈菲莉会治好你的病的。我去找她。”
“已经没有时间了。”
“为什么？ ”
“因为帕札尔马上就要派兵来消灭我们了。”
第三十六章
奈菲莉向拉美西斯的母亲图雅行了礼，“见过皇太后。”
“应该是我向你这位御医长致意才是。你才上任几个月，便已经有如此辉煌的成绩了。”
图雅的神情傲然，鼻子又尖又挺，双眼炯炯有神，脸颊上布满了皱纹，还有一个方方正正的下巴，确实权威感十足。她在每个大城都有一座宫殿，手下宫人无数，但她只劝导而不下绝对的命令，最主要的是她维护了使埃及帝国屹立不摇的固有价值。她也跟历代举足轻重的女性一样，在朝中拥有绝对的影响力。想当初驱逐了亚洲入侵者，建立底比斯王国而代代相传至今的不正是像她如此强势的皇后吗？ 然而，图雅心中的不满却与日俱增，因为儿子已经几个月没有向她吐露心事了。
拉美西斯渐渐疏远她，却又没有表示对她有何不满，好像是独自保守着一个天大的秘密，连向母亲都不能泄漏。
“皇太后身子可好？ ”
“多亏了你的治疗，我现在好极了，只不过眼睛有点灼热感。”

“为什么不马上召我前来诊治呢？ ”
“琐琐碎碎的事太多了……你难道真的很注意自己的健康吗？ ”
“我根本没有时间去想这个。”
“唉，你这样就错了，奈菲莉！要是你病倒了，会让多少病人陷入绝望呀！”
“让我来替太后检查一下吧。”
诊断结果很快就出来了，太后得的是角膜炎。奈菲莉开始给她一道以蝙蝠屎制成的药，这种药可以消炎并且没有副作用（蝙蝠屎富含维他命 a，也是极佳的抗生素，换句话说，现代医疗技术与古埃及是一致的）。
“一个星期就会痊愈了，平常用的眼药水也要继续点。太后的眼睛已经好多了，不过还是得持续治疗。”
“我实在无法花那么多心思照顾自己，要是别的医生跟我说，我一定不会听的。
在我心中只有埃及才最重要。你丈夫还承受得了首相的职务吧？
“
“这份职务重于花岗岩，苦比胆汁，但是他绝不会放弃。”
“我第一眼看到他就知道了。朝臣们对他是又敬仰、又畏惧、又忌妒，他的能力也就可见一斑了。任命他为首相让很多人吃惊，批评的声音也源源不断，但是他却以行动封住了那些造谣人士的嘴，甚至还取代了巴吉首相的地位。他的功劳不可谓不大呀。”
“其实帕札尔并不在乎别人的看法。”
“这样最好，只要他对褒贬无动于衷，就会是个好首相。国王便

是看中了他的正直，才会对他推心置腹，也就是说帕札尔知道一些连我都不知情的秘密。而奈菲莉你和帕札尔又是一体的，因此你也知道这些秘密，对吧。”

“是的。”

“国家面临了危险是不是？ ”

“是。”

“自从拉美西斯不再对我说实话，我就知道了，他怕我会采取过于激烈的手段。

也许他顾虑的没错，如今是帕札尔在打这场仗。“ ”对手们都好可怕。“

“所以也该是我出面的时候了。首相不敢要求我直接支援，但是我得帮他。现在谁最让他头痛？ ”

“美锋。”

“我最讨厌这些暴发户了,幸好他们最后总会因贪婪而自食恶果。我想他的妻子西莉克斯也帮了不少忙吧？ ”

“她的确也是其中一分子。”

“她就交给我来解决。她每次向我行礼时，脖子钮来扭去活像只鹅，看了就叫人生气。”

“太后可千万不要小看了她。”

“奈菲莉，你已经医好我的眼睛，让我能看得透彻了。我知道怎么对付这个害人精。”

“有件事我也不想瞒太后，帕札尔对于主持外国使节进贡典礼一事深感困扰，他很希望国王能及时从皮拉美西斯赶回来，亲自主

持。”

“他错了。法老的情绪越来越低迷，他现在根本不出宫，也不上朝，并且把一切事务都交给首相处理了。”

“法老病了吗？”

“大概是牙齿的毛病吧。”

“需不需要我替他检查一下？”

“他才刚刚辞退御用牙医，还谴责他无能。我看典礼过后，你就陪我到皮拉美西斯一趟好了。”

船队由北而南载来了外国的显要。使船在河警的指挥之下靠岸，这段期间所有船只一律不许通行。码头上则有外国事务处的处长负责接待贵宾。使节坐上了舒适的轿椅，其余代表团人员则紧跟在后，大队人马浩浩荡荡便往皇宫走去。

每一年，附庸国与经济合作国都会前来向法者进贡致意。而每到这个时节，孟斐斯便会放两天假，庆祝英明睿智的拉美西斯所带来的异平岁月。

帕札尔战战兢兢地坐在矮背宝座上，穿着因上了浆而直挺挺的首相官服，右手持权杖，颈间则挂着玛特的小神像。他的右后方是皇太后，而法老的“特殊友人”

们则立于众朝臣的首列，其中也包括了满面春风的美锋。西莉克斯穿了一件新衣，看在几个较不富裕的官夫人眼里，真是羡慕得不得了。还有前任首相巴吉也答应了协助帕札尔有关礼仪的事项，他的出席让帕札尔安心多了。他胸前佩带的铜心，对外国使节而言，代表了拉美西斯对他不变的信任，也证明了首相交替并不意

味着政策的转变。

帝王出宫，帕札尔确实有权代替他主持这个典礼，就像去年，也是由巴吉首相代理的。帕札尔其实宁愿不出这个风头，但是他也知道这整件事的重要性，他必须让来宾满意地离去，如此双方才能继续保持良好的外交关系。在交换礼物的同时，他们都希望对方能尊重并理解自己国家的经济状况，因此帕札尔在举止态度上必须拿捏得恰到好处，不能太过严苛，也不能太过宽容，否则一旦犯下大错，就可能破坏了两国和谐的关系。

这样的大典也许是最后一次了吧。

像这种毫无利益可言的古老仪式，美锋绝对不会保留下来的。其实金宇塔时期的先贤便是在互信互惠、互相尊重礼让的基础上建立了这个幸福快乐的文明社会，但他就是不懂。

看到美锋一副称心如意的模样，帕札尔不禁困惑了。希腊银行的关闭对他应该是个重大的打击，他却像没事一样，难道是自己动作太慢，已经刹不住他前进的脚步？再过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要举行再生仪式，届时国王也不得不让位，看来这段期间内美锋大可放心等着，不必再制造什么乱子了。

等待……对于一个不在动乱中就无法生存的野心家而言。这是最难熬的。帕札尔已经听到太多抱怨，大家都希望他撤换美锋，重新派任一个性情较为温和冷静的人。因为他不断地折磨下属，不给他们一点喘息的空间，而且还常常以紧急情况为借口，塞给属下一堆伪造的公文，让他们无暇多想而更容易掌控。于是抗议声开始此起彼伏，美锋的手段实在太过极端，完全不替属下设想，

而为他工作的人也不甘心沦为技术工具。不过他才不在乎，他的政策里就只有“生产力”一词，谁不服就走路。

他有几个盟友甚至还暗地里向首相吐露了心声。他们都累了，都不想再听美锋滔滔不绝的言词与那些堆积如山般的承诺，也都对他的虚伪与谎言感到厌倦了。他想要掌管一切的野心，明白地暴露了他的贪得无厌。有几名省长起初受他蛊惑煽动，如今也都客客气气地与他保持距离了。

帕札尔倒是一直有进展，渐渐看清了美锋的真面目，识破了他意志的薄弱与不坚定。他所制造的危机并未解除，但是他的说服力却一天不如一天了。

可是他为什么显得满心欢喜呢？ 礼官宣布贵宾抵达,首相的晋见厅里的众人随即肃静以待。

使节分别来自大马士革、比布罗、帕迈拉、阿勒彼、乌加利、喀得什、赫梯、叙利亚、黎巴嫩、克里特、塞浦路斯、阿拉伯、亚非诸国，还有来自各港口、商业城与重要大城的，每个人都带了礼物前来。

神秘国度、非洲天堂的朋特，由一个身材矮小、皮肤黝黑、头发浓密的人代表，他献上了兽皮、乳香树、蛋以及驼鸟羽毛。努比亚使者由于盛装隆重，在场人士都赞叹不已，他穿了一件豹皮剪裁的缠腰布，外覆一件褶裙，头上插着七彩的羽毛，还戴了银耳环和大大的手链。他的随从在首相的座位下方放了几坛油、一些盾牌、金银器具、乳香，并且牵来了几头猎豹和一只小长颈鹿。

克里特人的穿着打扮也吸引了众人的目光：一绺绺长短不齐的黑

发，光洁的脸上高耸着尖尖的鼻子，呈内凹型的缠腰布有饰带镶边，并有菱形或四方形的图案装饰，脚上的鞋子尖端还微微翘起。使者命人献上了巴首、剑、制成兽头形状的瓶罐、水壶与杯子。接下来是埃及忠实盟友比布罗的使者，他带来了牛皮、缆绳与纸轴。

每一名大使都向首相行礼，并高颂既定的礼节用语："请接受敝国为上下埃及之王所献上的一点敬意，以维系和平。"

小亚细亚的军队曾与埃及军队发生过激烈恶战，不过如今拉美西斯已不再追究，而当地的代表也储同妻子前来进贡。代表穿的缠腰布上装饰着橡栗，身上一件红蓝色的长袖长袍，袖口还用系绳束了起来，代表夫人则穿着镶边的裙子和彩色的短披风。不过他们所献上的贡品却出人意外的少。通常，在典礼最后出席的亚洲代表总会在法老或首相面前放置铜条、天青石、绿松石、珍贵的木梁、香脂罐、鞍辔、弓与装满了箭的箭袋、匕首，当然还有熊、狮子与公中等等。然而这次却只有几个杯子、几坛油和一些价值不高的珠宝。

当使者向首相行礼时，首相并无任何情绪反应。但使者所要传达的讯息已经十分清楚：亚洲方面对埃及极度不满。如果不尽快搞清原因，而任由误会继续扩大，那么双方再度交战的日子也就不远了。

正当孟斐斯从码头到手工艺区都一片喜气欢腾之际，帕札尔独自接见了亚洲使者。没有书记官在场，因为在正式记录并对外宣布之前，双方必须先达成协议。

亚洲大使约四十多岁，眼神锋利，言词尖锐，一开口便问：“为什么拉美西斯没有亲自主持典礼？”

“跟去年一样，他还在皮拉美西斯监督一座神庙的建造工程。”

“那么巴吉首相是不是失势了？”

“我想你也见到了事实并非如此。”

“他的出席以及他所佩带的铜心……不错，我注意到了，这些都是法老对他依然信任有加的铁证。可是你太年轻了，帕札尔首相。为什么拉美西斯会把这么沉重的担子交给你呢？”

“因为巴吉自以为已经负荷不了，国王便答应了他辞职的要求。”

“你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谁猜得透法老的心思呢？”

“当然是他的首相。”

“这点我不敢苟同。”

“这么说来，你只是个傀儡喽。”

“这得由你来判断。”

“我的想法自然是有事实根据：你本来只是一个乡下的小法官，而拉美西斯却让你当上了首相。我认识国王已经十年了，他绝不会错估他亲信的能力。因此你一定是个了不起的人啊，帕札尔首相。”

“现在是不是能换我问你几个问题？”

“当然，这是你的职责所在。”

“你们这次进贡的态度有什么涵义呢？”

“你觉得亚洲的贡品太少了？”

“你应该知道，这番举动可以说是在挑战我们忍耐的极限。”

“的确是极限没错，因为在经历那些侮辱之后，这也是我保持冷静与进行和解的极限了。”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听说你凡事追求事实真相，这该不会只是传说吧？ ”

“我可以以法老的名义发誓，我真的毫不知情。”

亚洲代表有些动摇了，语气也不再那么尖酸：“ 这就奇怪了，难道你的行政部门已经不再受你管制？尤其是白色双院。”

“由于在我上任前的一些措施并不妥当，因此我正在进行改革。会不会其中有什么我不知情的舞弊情事而使得贵国蒙受其害？ ”

“事情可没有这么简单ｉ这其中所牵涉的严重过失，可能招致两国失和，甚至引发战争。”

帕札尔极力想掩饰内心的不安，但声音仍忍不住发抖：“ 你愿意向我说明事实吗？ ”

“我实在无法相信这件事与你无关。”

“我身为首相，当然不能推卸责任。不过即使你觉得荒唐，我还是得承认我并不知情。如果你不让我知道我们犯了什么错，又叫我如何弥补呢？ ”

“你们埃及人总笑我们喜欢玩弄阴谋诡计，但这回玩弄诡计的人恐怕是你吧。

你这么年轻，似乎不是到处受欢迎哦？“

“请你解释清楚吧。”

“你若不是演技太好，就是很快就要下台了。你有没有听说过我

们之间的交易？”

面对亚洲大使尖刻的讽刺，帕札尔还是不死心。就算对方把他当成一个头脑简单而无能的人，他也要问得实情。

“我们把产品运过来，”大使接着说，“双院就给我们等值的黄金。自从和平协定以来，交易都是这么进行的。”

“难道这次你们没有收到黄金？”

“金子是送来了，可是品质非常地差，质地不纯，而且容易断裂，根本只能拿去骗骗那些落后的游民。贵国送来一些不能用的货，岂非恶意嘲弄？拉美西斯必须负起这个责任，我们认为他违背了他的诺言。”

是了，这就是美锋兴奋不已的原因：先破坏法老在亚洲的声誉，然后再由他出面当好人，弥补国王所犯的过错。

“这只是一时的疏忽，绝对不是我们有意挑衅。”帕札尔解释道。

“据我所知，白色双院并非独立的单位!它是要听从命令行事的。”

“这真的只是我手下部门之间机制运作与沟通上的一点瑕疵，请你千万见谅，我们绝无恶意。我会亲自去向法老请罪的。”

“你手下有人在搞鬼，是吗？”

“我一定会加以彻查，并采取必要的措施，否则你很快就会见到新首相了。”

“这倒是很令人惋惜。”

“你愿意接受我诚心的致歉了吗？”

“我相信你说的话，但是贵国必须依照惯例弥补我们：尽快送来两倍的黄金。

否则，冲突是避免不了的了。“
帕札尔和奈菲莉正准备动身前往皮拉美西斯，突然有一名传令官要求立刻晋见。
“出事了。”传令官说道，“科普托思来了一群利比亚人与努比亚人组成的军队，刚刚已经把市长驱逐出城了。”
“有人伤亡吗？ ”
“没有。他们没有动武便占领了城区。沙漠特警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军队司令更不敢反抗。”
“这支队伍由谁率领？ ”
“一个名叫苏提的人，还有一个黄金女神帮他，所以才能使这些人顺服。”
帕札尔实在太高兴了：苏提还活着，而且活得好好的！这真是个天大的好消息，虽然情势似乎有点混乱，不过他左盼右盼，终于盼到苏提出现了！
“底比斯的驻军已经准备出兵援助,现在将领只等着首相的指示。公文一写好，我就马上送去。据将领所言，叛乱应该很快就能弭除。即使乱贼拥有精良的武器，但人数毕竟不多，是无法抵挡正规军的攻势的。”
“等我从皮拉美西斯回来，我会亲自处理这件事，这段期间先派兵包围科普托思，只守不攻。补给军队与商人可以照常进出，不要让城里的居民有所匮乏。派人通知苏提，我会尽快前往科普托思与他交涉协商。”
第三十七章

帕札尔和奈菲莉站在专为他二人安排的华丽别墅的阳台上，看着拉美西斯二世最喜爱的这座皮拉美西斯城（“皮拉美西斯”是“拉美西斯的领地（或庙宇） ”的意思） .皮拉美西斯位于阿瓦利斯附近，阿城曾被入侵的亚洲人立为首府，后于新王国初期收复，而皮拉美西斯则在法者的全力推动下，成了三角洲最大的城市。此地居民十几万人，并有数座庙供奉阿蒙神、拉神、普塔赫神、可伯的暴风之神塞托、医药女神塞克美以及亚洲来的女神亚丝塔德。城里有四座军营，南侧的港口四周则全是仓库与手工艺坊。至于市中心，除了皇宫之外，还有贵族与高层官员的宅邸，以及一个供人休闲娱乐的大湖。

夏季期间，皮拉美西斯却因为有尼罗河的两条支流拉神之河与阿瓦利斯河环绕而气候舒爽宜人；市区里有运河水道纵横，多鱼的池塘更是喜爱钓鱼的人士最佳的休闹去处。

这座城址可是经过精心挑选的。皮拉美西斯所在之处，最利于观测三角洲与亚洲情势，也是邻近保护国发生动乱时，法老出兵平乱的理想据点。贵族子弟们总会极力争取进入战车队，也希望能有机会骑上那些风驰电掣的骏马背上。国王也十分关心木匠、造船工与冶金工的工作情形，经常会前去探视。

“住在皮拉美西斯多么快乐。”有一首民歌是这么唱的，“再也没有比这里更美的城市，小小的地方都能受到重视。金合欢和无花果为路人提供树荫，皇宫闪耀着黄金与绿松石的光芒，微风轻吹，鸟儿在池塘边欢唱。”

首相夫妇在果园、橄榄树园以及生产葡萄酒供节庆宴会之用的葡

萄园度过了一个上午，但宁静平和的时光却似乎过得特别快。高高的谷仓有如耸人云雷，华丽住宅的大门装饰了蓝色的琉璃瓦，也因此使得皮拉美西斯有了“绿松石之城”的美名。

错落在大别墅之间的砖屋门前，有几个小孩吃着苹果和石榴，玩着木偶。他们才不把那些野心勃勃的书记官放在眼里，他们只仰慕驰骋沙场的战车尉。

幻梦着实短暂，尽管果子甜如蜜，宅院也有如天堂，但帕札尔还是得去面对法老。据皇太后吐露，国王已经不再相信他的首相会成功了。他如今就像一个被判了刑而毫无希望的入一样，离群索居。

奈菲莉上了点妆，她用两端圆鼓鼓的小棒子，在眼睛周围涂上一种硫化砷成分的眼影。她的这个眼影盒还有个特别的名称，叫做“开眼之盒”。随后帕札尔又替她系上了她最喜爱的那条紫水晶珠配上压花金饰的腰带。

“你会陪我进富吗？”

“太后希望我去看看。”

“我好怕，奈菲莉，好伯国王已经对我失望。”

她头向后一仰，靠在帕札尔的肩膀上，轻声地说：“我会永远牵着你的手，我的幸福就是跟你一起漫步于无人的庭园，耳边只有风声。你会永远牵着我的手，因为每当我们在一起，我的心便沉醉于喜乐之中。我们还有什么好奢求的呢，首相大人？”

守护在宫廷每个人口的警卫，每个月的一号、十一号与二十一号都会更换一次，他们除了正常发放的谷粮之外，还可以领取到肉、

酒和糕点。这一天，所有的人都在宫外列队欢迎首相到来。这回想必又有一笔可观的奖赏了。

帕札尔和奈菲莉在一名内侍的接待下，参观了法老的夏宫。白色墙壁配上彩色地板的候见厅后面接连了几间晋见厅，厅中装饰着以黄、棕为底，衬上蓝、红、黑点的瓷砖。王殿中有一排小圆柱围成的围栏，每根柱子上都刻了法老的名讳。还有几间专门用来接见外国元首‘的厅室，彩绘得美轮美奂：裸泳的女子、鼓翅的鸟禽、青葱的绿野，着实赏心悦目。

“法老在花园等候两位。”参观过后，内侍说道。

拉美西斯很喜欢种树，其实依照先人的心愿，埃及不就应该像一座大花园，飘散着各式各样的花香吗？他们走进花园时，法老正一脚跪在地上，在为一棵苹果树接技。他的手腕上还戴着他最喜欢的饰物：前半部以野鸭装饰的金手镯与天青石手镯。

十多公尺外，有拉美西斯最优秀的贴身侍卫守着。那是一头半野半驯的狮子，在法老刚登基时，它曾陪着他征战亚洲战场。这头狮子被赐名为“杀敌者”，向来只听从主人的命令，无论是谁意图接近并伤害国王，都会丧生在它的爪下。

帕札尔向国王走去，奈菲莉则在鱼池旁的凉亭等着。

“现在国家的状况如何，帕札尔？”国王背对着首相问道。

“已经跌到谷底了，陛下。”

“进贡典礼有什么麻烦吗？ ”

“亚洲大使非常不高兴。”

“亚洲对我们一直是个威胁，那里的人太好战了，他们总是利用

太平期间准备着下一次的战役。朕已经加强了东西边防的戒备，那一连串的堡垒将能同时抵御利比亚人与亚洲人的入侵。朕也下令弓箭手与步兵必须日夜警戒，并互相以肉眼可见的信号传递讯息。联在皮拉美西斯每天都能掌握亚洲各附属国的动静，同时也会收到关于朕的首相的行事报告。”
法老顿了一下，站起来面对帕札尔，又说：“有贵族抱怨，有省长抗议，朝廷大臣都觉得受到蔑视。律法说了：”首相若犯了错，不能隐瞒真相，必须向大众认错并改过。‘“ ”陛下、我犯了什么错？“
“你难道没有将一些达官显要处以杖刑？行刑的人甚至还幸灾乐祸地说：”送你们一份前所未有的大礼物。‘“ ”这些细节我不知道，不过法律之前，无论贫富人人平等。犯罪者头衔越大，所受的刑罚就应该越重。“
“那么你是不否认喽？ ”
“不否认。”
拉美西斯点点头说：“朕很欣慰，你并没有因为得到权势而改变作风。”
“我只怕让陛下失望。”
“希腊的商人呈上了一份好长的诉状。你该不会是妨碍了他们的交易吧？ ”
“我只是结束了一桩非法的货币交易，并且禁止他们在埃及国土上设立银行罢了。”
“美锋当然会采取报复行动了。”

“罪犯已经都驱逐出境，美锋的主要经济来源也断了，他的一些盟友在失望之余都渐渐疏远他了。”

“一旦让他得势，他一定会让钱币流通。”

“我们只剩几个星期了，陛下。”

“再找不到众神遗嘱，联就非让位不可了。”

“美锋势力减弱了，他还能统治国家吗？”

“他必定是宁可毁灭一切也不会放弃的。像他这种人多得很，不过到目前为止，都没有让他们得逞夺得王位。”

“我们还有希望。”

“亚洲对我们有什么不满？”

“美锋送了一批劣质的黄金给他们。”

“这真是奇耻大辱！亚洲大使提出了什么威胁吗？”

“只有一个办法可以避免冲突，那就是送出双倍的黄金。”

“我们有这么多黄金吗？”

“没有。美锋已经掏空国库了，陛下。”

“亚洲方面会认为朕违背了诺言。如此又多了一个逼朕下台的借口……然后美锋刚好可以出面弥补。”

“我们也许还有一个机会。”

“那就快说吧。”

“苏提现在人在科普托思，身边还有一个黄金女神，他或许知道什么宝藏的下落，可以马上取得呢。”

“你马上去找他，问个清楚。”

“事情恐怕没有这么容易。”

“为什么？ ”

“因为苏提带领了一队人马，赶走了科普托思市长，并控制了该城。”

“他们要造反？ ”

“我们的军队目前已包围科普托思，但我下令暂时不许进攻。他们占领科城的过程十分平和，并无人伤亡。”

“你想向朕要求什么吗，帕札尔？ ”

“如果我能说服苏提协助我们，就请陛下赦他无罪。”

“他不但从努比亚堡垒逃走，刚刚又犯下了滔天大罪。”

“他其实是冤枉的，而且他对埃及一向忠心耿耿，这难道还不足以赦免他吗？ ”

“不要感情用事，帕札尔，一切要遵循律法，以重建社会秩序。”

帕札尔行了礼，没有再多说，而拉美西斯则带着狮子走向奈菲莉所在的凉亭，问道：“你准备好要折磨朕了吗？ ”

奈菲莉为法老检查了一个多小时。她发现拉美西斯有风湿的毛病，便为他开了一帖柳皮（即现今阿斯匹林的粹取来源）煎剂，让他每天服用，另外还帮他重新补了几颗牙。她在宫殿的实验室中，用黄连木树脂、努比亚土、蜂蜜、石磨碎片、绿眼药和少许的铜混合成补牙剂，补好之后，又建议法老不要再吃甜的纸莎草苗，以避免蛀牙与牙齿的磨损。

“你觉得乐观吗，奈菲莉？ ”

“老实说，陛下左上方的牙龈似乎有脓肿的现象。陛下应该定期检查，只要经常用金盏花酊剂涂抹牙龈，就可以不必拔牙奈菲莉

洗手的同时，拉美西斯也以天然含水苏打漱了漱口。

“我并不担心我的未来啊，奈菲莉，我担心的是埃及。

我知道你跟我的父亲一样，对于潜藏在外表底下的无形力量有一种特别的反应。

因此我要再问一次，你觉得乐观吗？“

“我一定要回答这个问题吗？”

“难道你已经绝望到这个地步了？”

“布拉尼的灵魂会保护埃及，他不会白白牺牲的。在最阴暗的深渊中，将会出现光芒。”

努比亚人守候在科普托思城内的各个屋顶上,观察着四周的动静。

每三个小时，长老就会向苏提作一番口头报告。

“有数百名士兵……已经经由尼罗河抵达了。”

“我们被包围了吗？”

“他们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并且按兵不动。如果他们进攻的话，我们一点机会也没有。”

“请你的手下去休息吧。”

“我觉得利比亚人不可靠，他们一心只想偷窃、赌博。”

“沙漠特警会看着他们。”

“谁知道这些警察什么时候会背叛你？”

“我可是有用不完的金子呢。”

长老满心疑惑地回到市长宫邸的阳台上，注视着尼罗河。

他已经厌倦沙漠了。

科普托思真让他感到窒息。

每个人都知道军队马上就要展开猛烈的攻势。如果苏提的部队投降，便能避免一场腥风血雨，但是豹子却毫不动摇，并且不断游说部下要奋战到底，否则将会遭到埃及政府的严酷刑罚。黄金女神千里迢迢从南方回来，当然不可能在第一场战役就轻易退缩。不用多久，她的帝国便将延伸到海界，只要服从她，将来自然有享不尽的富贵荣华。

叫人怎能不相信全能的苏提呢？他身上散发着另一世的光芒，他的仪表更有如半神英雄。他不知畏惧为何物，还能把这份勇气传给那些胆小的人。沙漠特警们一直向往着这样的领袖，他平静的声调中自然流露一股威严，他能拉开最重的弓，还能让那些懦夫头破血流。苏提的神话一传十十传百，大家都知道他识破了山的秘密，因而从山腹中取得了稀有的金属。若有人敢与他作对，立刻会被地底蹿出的火焰所吞噬。

“你已经使这座城市和其中的居民着魔了。”苏提对刚刚泡完水，懒懒地躺在水池边的豹子说。

“这只是个开端呀，亲爱的。再过不久，科普托思对我们而言就太小了。”

“你的美梦很快就会变成噩梦。面对正规军，我们是抵挡不了太久的。”

豹子抱住苏提的颈子，拉着他躺下：“你不再相信你的黄金女神了吗？ ”

“我当初怎么会疯狂到这个地步？竟然听了你的话。”

“因为我不顾一切地救你性命。不要管什么噩梦了，想想我们的

美梦吧，是不是充满了黄金的色彩呢？”

苏提原想抗拒她，但很快就认输了。一碰触到她金黄的肌肤，再闻到她身上天仙似的香味，他心底的欲望便如洪水般汹涌而来。他不等她有所动作，双手便开始轻抚了起来。豹子先是温顺地任由他的手在身上游移，随后一个翻身，两人双双落人水中。

他们正缱绻难分之时，忽见努比亚长老匆匆赶来：“有一名军官要跟你谈谈，他现在在尼罗河畔的大门边。”

“他一个人？”

“一个人，而且没有带武器。”

苏提在一片静悄悄的气氛中去会见了穿着彩色镇子甲的阿蒙神军团的军官。

“你就是苏提？”军官问道。

“市长已经让位给我了。”

“你是这些叛军的领袖？”

“我很荣幸能领导一群自由的人。”

“你的哨兵已经看到了我军的人数。无论你们再如何骁勇善战，终究还是会被歼灭的。”

“记得在战军团中，我的长官曾经教导我不能狂妄自大。而且，我从来不受威胁。”

“这么说你是不愿意投降了？”

“这还用说吗？”

“以现在的情势，你们是插翅也难飞。”

“进攻吧，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进不进攻不是我能决定的，而是首相。在他尚未抵达之前，你们的粮食依旧正常供应。”

“他什么时候会到科普托思？ ”

“趁现在好好喘口气。等帕札尔首相一到，他立刻会领导我们迈向胜利，重建此地的秩序。”

第三十八章

西莉克斯一会儿跺脚，一会儿叫唤女仆，一会儿又跑到花园去，整个人激动焦躁地等着美锋回来。她为了女儿偷吃一块蛋糕而赏了她几个耳光，又任由儿子去追一只躲到棕榈树梢的猫。等她开始准备晚餐时又突然换了菜色，一边还不断斥骂孩子。终于美锋到家了，她马上奔向大门，喊道： “ 太好了，亲爱的！”

不等丈夫下轿，她就使劲地拉扯他披在肩上遮太阳的亚麻布，没想到一个用力过猛，竟把布扯破了。

“小心点！这很贵的。”

“告诉你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快来，我已经用你最喜爱的杯子帮你盛了陈年美酒了。”

这一小段路上，西莉克斯不停地向丈夫撒娇，媚态更胜以往，还不时发出尖锐刺耳的笑声。她兴奋地说：“今天早上，宫里的传令官来传旨了。”

接着，她从一只草箱中拿出一份盖了法老印鉴的调令，说：“是皇太后宣我入宫……宣我耶，这是多么荣幸的事咽！”

“宣你入宫？ ”

“是到她的宫殿！这件事将会诏告整个孟斐斯。”

美锋讶异地看了诏令。

那是皇太后亲笔所写，她并未动用秘书部门，由此证明她必定有非常重要的原因要见西莉克斯。

“多年来，有多少官夫人都在期待这项荣耀……如今，竟然落到我身上了！”

“的确是令人意想不到。”

“意想不到？怎么会！这都是你的功劳啊，亲爱的。图雅是个聪明的女人，她跟儿子的关系又十分亲密，拉美西斯一定已经告诉她，他的王朝就即将结束了，因此她才急着为未来打算。她是想趁现在跟我攀关系，以便日后还能保留他们的特权。”

“也就是说拉美西斯已经向她吐露实情了。”

“他可能只提了退位的事，说他倦怠，说他身子一天不如——天，说他无力使埃及现代化……不管他用什么原因，图雅都已经发现马上就要改朝换代，也明白了你将来所要扮演的角色。而她拢络你最好的方法，当然就是先让我成为她的亲信了。

这个老妇人非常狡猾……但也知道他们输定了。如果跟我们作对，她就会失去她的宫殿、仆人与安逸的日子。她都这把年纪了、怎么能忍受自己忽然间一无所有呢？“

“利用她的声望倒也是个好主意。有她为我们的新政权作担保，我们很快就能扎根，也不会有任何反对的声音。我真不敢相信我们会有这样的好运气。”

“那么我应该怎么应对？”西莉克斯问道，口气兴奋异常。

“要表现得恭敬友善。引她提出请求，并且让她了解我们很乐意

接纳她，并接受她的帮助。”

“可是……如果她提到对她儿子的安排呢？ ”

“我们会让拉美西斯归隐努比亚的某座神庙，和一些隐居的祭司一块儿终老。

不过，等新政权根基稳固、无任何转还余地之后，我们就除掉这对母子，不能让过去的人、事、物妨碍了我们的大业。“ ”你实在太棒了，亲爱的。“

凯姆简直是坐立不安。帕札尔虽然不喜欢社交活动、礼仪排场的，却还不像他如此深恶痛绝。穿着这一身与警察总长的身份相符的服饰，他真觉得可笑至极。理发师替他理了发、戴上假发、刮了胡子、喷丁香水，画师也在他的木鼻上徐了黑色颜料。他已经在候见厅等了一个多小时了，这样浪费时间，他颇不以为然，但是皇太后召见，又怎能不来呢？ 最后，终于来了一名内侍带他到图雅的工作室去。在那间装饰简单的房间里，只放置了一些埃及的地图和光祖的纪念碑。虽然太后比他矮小的多，但那种气势威严，却比一支蓄势待发的猛兽更叫他印象深刻。

“我是故意考验你的耐性。”太后坦白地说，“警察总长是不能鲁莽而失去理性的。”

此时的凯姆完全不知道该站着、坐下、回答或是保持缄默。

只听太后又问：“你对帕札尔首相有什么看法？ ”

“他是个正直的人，也是我所认识的惟一的一个！如果太后想听到有关于他的批评，就请找其他人吧。”

凯姆一说完，马上就发现自己的回答实在太莽撞失礼了。

“你比前任的警察总长更有个性，但却比较不懂得圆融。”
“我只是实话实说，太后。”
“身为警察总长，这么鲁莽不太合适吧。”
“我根本不在乎这个头衔和地位，我之所以会接受，完全是为了帮助帕札尔。”
“首相真是好运气，我就喜欢运气好的人。那么你就好好帮他吧。”
“怎么帮法？”
“让我知道西莉克斯夫人的一切。”
获知首相的官船即将抵达，河警连忙在通往孟裴斯港大码头的河道上为他开路。
笨重的运输船移动起来却轻盈得好似蜻蜓，每艘船都能迅速找到定位，而不致互相碰撞。
暗影吞噬者就在连接海关与一座纸莎草仓库的谷仓顶上过了一夜。他打算一得手就马上从海关这边溜走。在港务长的办公室里，他只要竖耳倾听，便不难得知有关帕札尔行程的信息，以及他自皮拉美西斯返回的时间。凯姆的防备再严密，也防不了他临时起意的突袭。
暗影吞噬者会有这次的计划，是因为他这样假设：帕札尔为了躲避争相目睹他的人潮，必定不会走连接码头与宫殿的大道，而会在一组警员的戒备下，改走谷仓底下可供马车行驶的小巷。
果然，来了一辆马车就停在暗影吞噬者的下方。
这回飞棍不会再射偏了。这只飞棍造型简单，因为用得久了，被主人拿到市场上拍卖。暗影吞噬者混在嘈杂的人群中，商贩并没

有注意到他，他也跟其他人一样，用几个新鲜的洋葱达成了交易。事成之后，他会再和美锋联络。美锋的地位越来越不稳当，很多人都预测他不久就要下台了。如今要是杀了帕札尔，就等于让美锋又有了胜利的把握。不过，美锋肯定不会奖赏他，而会杀他灭口，因此他必须特别留意。他会和美锋单独约在偏僻的地方碰面，若能达成共识，美锋就能以胜利者的姿态活着离开，否则他就让他永远不能再开口说话。其实，他的要求对美锋来说根本没有什么，他只要多一点金子、各种的豁免权、改名换姓担任公职，以及位于三角洲的一间大别墅，如此而已。

美锋一开始就不该找暗影吞噬者的，一找了他，将来就随时会再需要他……因为建立在谋杀之上的政权，也只有靠着谋杀才能更加巩固。

码头上，凯姆和狒狒出现了。

暗影吞噬者最后的一丝疑虑也消除了：风的方向对他有利。如此一来，狒狒便感应不到他的存在，自然也来不及拦截犹如闪电一般从天而降的飞棍了。现在唯一棘手的是，射击的角度非常狭窄。不过，在他冷静的怒气与求胜的欲望驱使之下，这次出手绝对完美无缺。

首相的船靠岸了。帕札尔和奈菲莉一下船，凯姆和手下便立刻迎上前去保护。

而杀手也在向他们夫妻俩点头致意后，走到了队伍的最前头。

队伍果然改行小巷，未走大道。风呼呼吹着，让狒狒颇为不安，鼻孔也动得更加厉害。

再过几秒钟，首相就会站到车旁，等他上车时，也就是飞棍刺穿他太阳穴的时刻。

暗影吞噬者手臂弯曲了起来，全神贯注。凯姆和狒狒分站在马车两边。凯姆伸出手扶奈菲莉上车，她身后便是帕札尔。暗影吞噬者缓缓站起身来，他看着帕札尔的侧面，最后将飞棍用力一握，眼看武器就要出手了。

突然间闪出一个人影，挡住了粕札尔。

美锋竟在无意中救了这个他恨之入骨的人。

“我必须马上和你谈谈。”美锋急促的声音与夸大的手势，惊动了狒狒。

“这么急吗？”帕札尔惊讶地问。

“我听你办公室的职员说，你取消了好几天的约见。”

“我需要向你报告我的行程表吗？”

“事态严重，我要求玛特女神为我作见证。”

美锋这两句话不是随便说说，在场众人，包括警察总长都听到了。他说得如此郑重，首相也不得不同意了他的请求：“女神会依循律法为你解决的。两个小时后到我的办公室来吧。”

风停了，杀手抬头往上看。暗影吞噬者趴在谷仓顶上，然后贴着屋顶慢慢后退。

当他听见首相的马车渐行渐远，气得嘴唇都咬出血来了。

帕札尔满意地称赞着巴克，他现在已经是首相的特别助理了。他年轻、审慎又勤奋，对公文的撰写一丝不苟，因此帕札尔便让他负责检查渝令与文书，这样在属下与民众的眼里，他才是真正无

懈可击的首相。

“我对你真的很满意，巴克，不过你最好还是换个单位。”

巴克一听，脸都白了：“我犯了什么错吗？ ”

“没有。”

“求求你，老实告诉我。”

“真的没有。”

“那么为什么要调我的职？ ”

“这是为了你好。”

“为我好……我在你身边做事很好啊!是不是我冒犯了什么人？ ”

“你做事谨慎，书记官们对你的评价都很高。”

“请告诉我实情。”

“这个吗……离我远一点是比较明智的作法。”

“我不要！”

“我的未来很不乐观呀，巴克，就连我的亲信也会受到连累。”

“是那个美锋，对吧？他想打倒你。”

“你犯不着跟着我受罪。调到另一个部门，你就会没事了。”

“我才不屑做这种懦夫。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会站在你这边。”

“你还年轻，何必拿自己的前途作赌注？ ”

“我不在乎我的前途，你曾经信任我，现在我也信任你。”

“你知道这么做是多么不明智吗？ ”

“换作是你，你难道不会这么做？ ”

“好吧。这是孟斐斯北区林园的相关文件，你去查验一下，看看有没有人对分配的地点有意见。”

巴克见首相不再坚持，欣喜若狂地便接下了工作。

但当他一看见美锋走进首相办公室，脸色却马上沉了下来。

帕札尔正盘坐着拟写一份公文，他要各省省长在下次满潮之前，检验所有的堤防与蓄水池，以便让民生获得最大的利益。

美锋站在旁边等着，身上那件新袍的稻子大得有点夸张。

“你说吧。”帕札尔没有抬头，只说，“麻烦你长话短说。”

“你知道你的权力有多大吗？ ”

“我只管我的职责。”

“你现在的职位非常重要叨，帕札尔。如果国家元首犯了重大的过失，就必须由你来伸张正义。”

“我不喜欢听一些拐弯抹角的话。”

“那我就直说了：如果国王背叛了国家，只有你能够审判皇族与他本人。”

“你竟敢提到叛国！”

“拉美西斯有罪。”

“谁指控他的？ ”

“我，为了维护我们的道德价值，我不得不这么做。拉美西斯竟然将劣质黄金送给亚洲的友邦，因而破坏了和平。希望你能开庭审理此案。”

“送出这批黄金的人是你。”

“法老从不让任何人干预亚洲政策，有谁会相信他底下的部长竟敢违背他的意愿行事？ ”

“诚如你刚才所说，我必须澄清事实。拉美西斯无罪，我会证明

的。”

“我将提出对他不利的证据。而你身为首相，你非得将这些证据列入考虑，并立即开庭。”

“审案的过程将会很长。”

美锋再也按镣不住：“你还不明白？我是在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啊！只要你对国王提起告诉，就等于救了自己一命。朝中的权贵都已成了我的盟友，拉美西斯如今只剩一个人，他早已经众叛亲离了。”

“他还有他的首相。”

“你的继任者将会判你判国重罪。”

“就把一切交由玛特裁决吧。”

“你是在自讨苦吃，帕札尔。”

“我们每个人的行为都会被置于阴间的天秤上衡量的，你也不例外。”

美锋走了之后，巴克交给帕札尔一封奇怪的信函，说道：“我想这封信对你来说可能很紧急。”

帕札尔看了信后，点点头说：“你说得没错，谢谢你在我离开前把信交给我。”

五月火热的太阳下，底比斯的这个小村落应该正趁着棕搁树荫打着腕儿的，然而却只有牛、驴在偷闲休息，村长则都聚集在尘土飞扬的广场上旁听一场审判。

村民终于逮到机会整治老牧羊人贝比了。贝比向来离群索居，成天只跟白鹊和鳄鱼混在一起，每当税务人员一进村来，他就会马上躲进纸莎草丛中。由于他已经好多年没有纳税，因此村长便决

定将他位于尼罗河畔的一小块土地充公。

老牧羊人拄着多节的木棍走出了隐蔽的居所，来为自己辩护。村子里的法官跟村长交情不错，而且从小就跟贝比交恶，因此尽管面对一些抗议，他还是不听贝比的说词就宣判：“审判结果如下……本席……”

“调查不充分。”

“谁敢打断我宣判。”

帕札尔站了出来，凛然说道：“埃及首相。”

每个人都认出了帕札尔，他在这里出生，法官生涯也是从这里开始的。大家都带着惊讶与仰慕的心情向他深深一鞠躬。

“我现在要依法主持这个审判庭。”他宣布道。

“文件内容很复杂的。”村长咕贼着说。

“我已经看过邮递员所送来的文件了，所以一切都了然于胸。”

“贝比被指控……”

“他的债已经还清，因此本案也不成立了。贝比也将继续拥有他父亲的父亲所留下的土地。”

村民们热烈地欢迎首相，纷纷向他献上啤酒与鲜花。

喧闹过后，他才终于有机会和今天的主角独处。

“我就知道你会回来。”贝比说，“你来得正是时候。虽然你的职业很奇怪，不过你却不是坏人。”

“你也看到了，还是有正直的法官的。”

“但我还是会继续保持戒心。你要回来定居了？”

“可惜不是。我得到科普托思去。”

“首相可不好当，大家都希望你能让每个人幸福快乐。”

“有谁不会被这个重担压得直不起腰呢。”

“学学棕榈树吧。人越用力往下拉，越用力往下压，反弹后的棕搁就会竖得越高越直。”

第三十九章

豹子吃了一片西瓜，泡泡水，做做日光浴，又喝了点清凉的啤酒，然后依偎在苏提身边，见他目不转睛地看着西山边缘，便问：“ 你在担心什么？ ”

“他们为什么不进攻？ ”

“是首相下的令，你不记得了？ ”

“要是帕札尔来了，我们…… ”

“他不会来的。埃及首相已经背弃你了，你现在只是个叛贼乱党。你要是再等下去，大伙儿的神经都绷到了极点，一定会爆发冲突。利比亚人很快就会对上了努比亚人，而沙漠特警也会重回岗位上，到时候，根本不必等埃及军队动手，我们就先垮了。”

苏提抚弄着豹子的头发问道：“那么你有什么建议？ ”

“破釜沉舟。趁现在手下还愿意顺从，好好利用这股士气打一场胜仗。”

“我们会遭到歼灭的。”

“你怎么知道？我们俩遇上的奇迹还不够多吗？我们若打胜了，底比斯也将臣服于你我。现在，科普托思对我来说已经太小，而你也不应该这样一天到晚闷闷不乐。”

苏提揽着她的大腿，一把将她抱了起来。豹子胸部高耸在爱人的

眼前，头向后仰，金发沉浸在阳光下，双臂张开，然后发出了一声满足的叹息："好好爱我吧，我死也甘愿。"
尼罗河变了，经验老到的人都看得出来，蓝色的河水不再那么鲜艳，好像从遥远南方而来的第一批河泥使河水变暗了。六月一到，收割完毕，乡民就该忙着打谷了。
帕札尔在凯姆与拂拂的守护下，就睡在村子里的户外空地。当他还是小法官时，他经常在户外过夜，享受着黑夜中散发的芬芳与黎明时的灿烂色彩。
"我们到科普托思去。"他对凯姆说，"我会说服苏提放弃他的疯狂计划。"
"你打算怎么做？"
"他会听我的。"
"你明知道不可能。"
"我们发过血誓，我们之间无需言语便能互通。"
"总之，我不会让你跟他单独见面。"
"但这是惟一的办法。"
她从棕搁林中走出来时，帕札尔还以为自己在作梦。体态轻盈、艳光四射、额上戴着莲花冠、颈间挂着绿松石项链，奈菲莉缓缓向他走来。
当他拥她人怀时，奈菲莉才忍着泪水说："我作了个可怕的梦，梦见你孤单地死在尼罗河畔，死前还呼唤着我。因此我要来改变命运。"
风险的确很大，但是暗影吞噬者已经别无选择。还有什么地方比

科普托思更容易下手的呢？在孟斐斯，帧札尔是碰不得的。他不但身边戒护周密，运气更是好得令不敢置信。也许有人会说帕札尔有神明护身，就连暗影吞噬者也偶尔会这么想，不过他还是不愿相信。他可不能三心两意，否则最后的胜利可能就是对方的了。
消息还是走漏了。市场上，大家都在谈论那支由沙漠窜出来的叛军，说他们占领了科普托思并对底比斯造成威胁，虽然军方已迅速掌控情势，暂时消除了人民的疑虑，但是令人好奇的是首相将会如何惩处这些乱民呢？民众对首相亲自出面平乱、恢复秩序都有好评，帕札尔从来都不是守着办公桌的公务员，而是道地的行动派人士。
暗影吞噬者隐隐地觉得手指发麻，这让他回想起第一次为美锋他们杀人的经验。
因此，当他踏上前往科普托思的船，他就知道这次稳操胜券了。
“首相来了！”一名努比亚哨兵喊道。
科普托思的居民都跑上了街。大家都说埃及军队马上就要进攻了，说城外有一整个弓箭队军团，有好几个活动攻城塔，还有几百辆战车。
苏提站在市长官邸的阳台上，要所有人安静。他以洪亮的声音说：
“的确是帕札尔首相。他穿着官服，并且独自前来。”
“军队呢？”一名妇人焦急地问。
“他身边一个士兵也没有。”
“那么你打算怎么做？ ”
“出科普托思城与他会面。”

豹子试着让苏提打消这个念头:“这是个陷阱，你一出城，弓箭手就会攻击你的。”

“你太不了解帕札尔了。”

“要是他的军队不听他指挥呢？”

“他会跟我一起死。”

“你千万别听他的话，你绝不能让步。”

“叫你的子民放心吧，黄金女神。”

奈菲莉、凯姆与被强行留下的狒狒，在战船船头看着帕札尔离去。奈菲莉真是害怕极了，而凯姆则是不断责骂自己：“帕札尔许下过承诺，所以才这么固执……我真应该把他关起来！”

“苏提不会伤害他的。”

“他现在变成什么样，谁也不知道，也许权势欲望已经让他冲昏了头。首相这一回去，将会面对怎么样的一个人呢？”

“帕札尔知道怎么去说服他。”

“我不能静静地待在这里。我要跟他一块儿去。”

“不，凯姆，我们要替他遵守承诺。”

“要是他有个三长两短，我就把这座城夷为平地。”

帕札尔走到距离尼罗河畔主城门约十多公尺处停了下来。

他从码头沿着小石板路面来，沿途有一些小祭坛，每逢祭把典礼祭司都会在此放置供品。

帕札尔穿着又硬又重的长袍，两手自然垂放，气派自是不同。他远远地便看见了苏提。

他还是长长的头发，黝黑的皮肤，五官却比从前更深，颈子上戴

着一串金项链，缠腰布的腰带间还插着一把圆头金柄的匕首。

“谁该走向谁？ ”

“你还敬重我是首相吗？”苏提于是走向前去。

两人终于面对面了。

“你离弃了我，帕札尔。”

“从来没有。”

“我应该相信你吗？ ”

“我骗过你吗？我身为首相，不能违法撤销对你的判决。你逃离查鲁之后，驻军没有随后追捕，那是因为我下令让他们留在堡中。后来，我虽然没有了你的消息，但是我知道你会回来。而等你回来的那一天，我也一定会出现，因此我就来了。要是你悄悄地回来，会省了我许多麻烦，不过这次再见到你，我还是很高兴。”

“在你眼里，我只是个叛贼。”

“我并未接获任何类似的指控。”

“但我占领了科普托思。”

“可是没有死伤，也没有起任何冲突。”

“市长呢？ ”

“他向在附近操练的军队求援，但我以为尚未造成无可弥补的憾事。”

“你忘了，依法我必须成为塔佩妮的奴隶。”

“塔佩妮已经被掘夺公权了。这是她和美锋串谋的后果，她没想到他憎恨女人到如此地步。”

“也就是说……”苏提有点不敢相信。

“也就是说你随时可以宣布离婚。你甚至可以要求她的一部分财产，不过我不建议你这么做，因为诉讼过程很可能拖很久。”

“她那一点财产我才看不上眼。”

“你的黄金女神给了你更多吗？”

“豹子在努比亚救了我，而埃及的法律竟然将她永久驱离。”

“错了，既然她是因为你才受此判决，现在当然也无效了。何况，她为了一个埃及人所表现出的英勇行为，也足以让我对她重新量刑。从今天起，豹子可以在埃及自由行动了。”

“你说的是真的？”

“我是首相，当然不能说谎。这些决定完全合法，我将会在法庭上正式宣布。”

“我不相信。”

“你不能不信，因为我不只是和你立下血盟的兄弟，还是埃及的首相。”

“你这样做不会有损你的地位吗？”

“无所谓。等河水泛滥之初，我就会遭到罢免入狱了。美锋和他的同党终究是要赢的，而且可能随时爆发战争。”

“是亚洲人？”

“美锋给了他们劣质的黄金，还把错都推到法老身上。为了弥补这个过失，我们必须赔给他们双倍的黄金，而国库早就被美锋掏空，我一时间也筹不出这么一大笔数目。我无论往哪里转，到处都是陷阱。不过，至少我会救你和豹子，趁拉美西斯退位之前还有几个星期的时间，好好享受埃及的一切，然后就可以离开了。

这里很快便将成为地狱，一个只以希腊货币、利益与最残酷的物质主义为依归的地狱。”
“我有金子。”
“你说的是亚舍将军所偷取，又被你夺回来的那批金子？ ”
“大概就足够清偿埃及的负债了。”
“我们若能避免被侵略的命运，可就是你的功劳了。”
“你应该更好奇一点吧。”
“难道你不愿意帮忙？ ”
“你没有听懂，我发现了荒废在沙漠中的黄金城。那里有数不尽的实物！我愿意送给科普托思一车的金条，并为埃及偿还负债。”
“豹子会答应吗？ ”
“你恐怕得费尽唇舌了，现在正是证明你能力的最好时机。”
二人至此终于前嫌尽释，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每到守护神敏神节期间，科普托思便会陷入一片他处难得一见的狂欢气氛中。
因为敏神不仅支配了天地万物的繁殖，也鼓舞了男女，使其在两情相悦的欲望中结合为一体。而当和平的协定一宣布，全城的欢腾喜气一点也不逊于这个传统节庆。
根据首相的决定，科城市民均可获得苏提的黄金，并免予课税。
利比亚人编入底比斯驻军的步兵团，努比亚人编为弓箭手，而沙漠特警则继续担任保护商队与矿工的职务，无须受罚。
正规军的士兵们也从未如此轻松愉快过，六月炎热的夜里，在月光的笼罩下，处处欢笑声不绝于耳。苏提和豹子便在已经正式交

由首相处理的市长官邸接待帕札尔与奈菲莉。

豹子虽然一身金光闪耀，却是满脸的不高兴：“我不离开这里。这座城被我们征服了，就是我们的。”

“别再作梦了。”苏提说，“我们的军队都已经解散了。”

“可是我们的金子可足以买下整个埃及了！”

“那就先用来救她吧。”帕札尔提议。

“什么？你要我救我的死敌！”

“如果亚洲人入侵，对你也没有好处。万一真的发生战争，你的宝藏恐怕也就没有价值了。”

豹子看了看奈菲莉，希望她支持自己，但奈菲莉却说：“我也同意首相的看法。

你空有一笔宝藏而无法利用，有什么用呢？“

豹子一向很尊重奈菲莉。由于心中难以取舍，她焦躁地站了起来，在宽阔的宴客厅中来来回回地蹬着大步。

“你有什么条件吗？”帕札尔问她。

“我们能救埃及，”豹子骄傲地回答，“当然会有很多条件。既然首相在这里，我也不妨直接一点，请问你打算用什么报答我们？”

“什么也没有。”

豹子吓了一跳，“什么？什么也没有？”

“你们两人将洗清一切罪嫌，并毫无前科记录，因为你们根本没有犯罪。而科普托思市长也会接受你们的道歉，以及你们送给市民的黄金。这样你们还不满意吗？”

苏提不禁放声大笑。“我这个好弟兄真是太厉害了！说话不但不脱

理法，还说得圆融得体。看来你真的像个首相了。"

“我是很努力在做。"

“拉美西斯选择了你，果然聪明，我能当你的朋友也算运豹子一听，简直怒不可遏：”苏提，你现在还能给我什么王国啊？“

“我命都交给你了还不够吗，黄金女神？ ”

豹子立刻冲向苏提，举拳就往他胸口一阵捶打，口中恨恨地说：

“早知道就该杀了你！"

“不用绝望嘛。”苏提牵制住她的双手，把她往怀里一拉。

这回却换成豹子哈哈大笑：“你以为你是什么达官贵人吗？”她挣脱之后，夺过一坛酒便大口喝了起来。当她正要把酒递给苏提时，忽然见他用手遮住了眼睛。

“他被毒蝎子咬过后就瞎了!”豹子尖叫道，酒坛也应声落地。

奈菲莉安慰她说：“不用担心，夜盲症的确是一种罕见的疾病，不过这种病我知道，我可以医好他的。"

他们的忧虑很快就消除了,因为科普托思的医药处有必需的药品。奈菲莉将由猪眼睛里抽取的眼液混合方铅矿、黄色赭石与发酵过的蜂蜜，研磨浓缩成密实的药块，请苏提服用。

另外，还开了一服以中肝制成的煎剂，三个月内必须每天服用，才能痊愈。

豹子放下了心中的石头，睡得好沉，奈菲莉也因过于疲累，刚刚入睡。苏提望着星星，尽情地感受夜晚的光芒。然后帕札尔又陪着他，穿梭在静谧的街道间。

“太好了！奈菲莉治好了我的病。"

“你的运气一向很好。”

“现在国家的情形如何？ ”

“即使有你的帮助，我都没有把握救得了埃及。”

“把美锋抓起来，关进监狱就好了。”

“我也常有这个冲动，可是这么做却无法将问题根除。”

“要是真的没有办法，也不要牺牲你自己啊。”

“只要还有一丝希望，我就会尽力完成法老所托付的任务。”

“你缺点一大堆，顽固也是其中之一。你干吗非得拿头去撞墙呢？你就听我一次，我可以让你过得更好。”

他二人经过一间小酒馆，门外有一群利比亚人醉倒在地，酣声震天。

苏提又抬头看了看天空，能再度见到月亮和星星，心裹着实高兴。

突然间，就在远远跟随在后的狒狒警察发出示警的尖叫声的同时，苏提也发现了屋顶上站着一个，箭在弦上已然就要射出。

他立刻一个跨步挡在帕札尔身前。

当苏提中箭倒了下来时，暗影吞噬者早已跳上备好的马车，逃逸无踪了。

第四十章

手术在黎明前开始，持续了三个小时。睡眠不足的奈菲莉勉强打起精神，耗尽所有的心力，惟恐出了丝毫差错。另外还有两名科普托思特警队的特约外科医生在一旁帮忙。

箭深深插在苏提的胸口，差一点就正中心脏。拔箭之前，奈菲莉先为苏提作全身麻醉。她连续让伤者吸了十次以鸦片、曼德拉草

根与矽石制成的麻醉药粉，手术期间，助理医生则将麻醉药粉加入醋中，然后让伤者吸收释放出来的酸气，以继续保持睡眠状态。为了更保险起见，一位外科医生在苏提的身上涂了止痛药膏，其中的主要成分也是强力麻醉剂曼德拉草根。

奈菲莉拿起以坚硬石材制成的手术刀，试了试刀锋之后，将伤口割开，以便取出箭头。伤口的深度让她有些担心，幸好血流得虽多，却未伤及心脏附近的血管。

她先用一些含蜂蜜成分的敷料止血，然后以沉稳缓慢的手势修复了裂口，最后再以牛肠细线缝合主要伤口的边缘。这中间她迟疑了几次：需不需要进行移植手术呢？但依着自己的直觉，加上对苏提身体状况有信心，她还是决定不用了。从皮肤最初的反应看来，她的决定并没有错，因此她开始动手在缝合处贴上了徐有油脂与蜂蜜的纱布胶带，再用一种非常柔软的植物纤维布条缠住苏提的胸部。

以技术标准而言，这次的手术算是成功的，但是苏提会醒过来吗？

凯姆勘查了暗影吞噬者发射暗箭的屋顶。他拾到了一把努比亚人使用的弓，暗影吞噬者就是用这把弓射箭行刺后，才跳入巷子里，搭上他从利比亚人那儿偷来的马车逃走的。杀手虽然立刻冲向前去，却仍未能追上刺客，被他逃进田野里去了。

凯姆到处寻找可靠的目击证人，可是他们都只看到一辆马车在大半夜里出了城，谁也没见到车夫的模样。凯姆气得直想把木鼻拽下来踩它几下。但狒狒的大手掌握住了他的手腕，这才让他稍微控制住情绪。

“谢谢你的帮助，杀手。”
然而狒狒并未松手。他怪道：“你想做什么？ ”
只见杀手把头转向左边。
“好，我跟你去。”
狒狒带着凯姆来到一条巷道的转角，并指指一块墙角石，上面有马车经过所留下的擦痕。
“他从这儿逃走的，没有错，可是…… ”
拂拂又拉着主人循着马车行经的路线，往前走了几步。它弯下身朝路上的一个凹洞里看了一眼，然后作势让凯姆也去看看。凯姆感到好奇，便也凑了上去。洞里赫然躺着一把黑曜岩制的刀子。
“是刺客不小心掉了的。”
凯姆检视了刀子之后，说：“杀手警官，我想你为我们找到一条重要的线索了。”
苏提一睁开眼，就见到了奈菲莉的盈盈笑脸。
“我真替你担心。”她坦承道。
“熊都要不了我的命了，一支箭算什么？你又救了我一次。”
“只差几公分就正中心脏了。”
“会不会有什么后遗症？ ”
“也许会留下疤痕，不过只要经常换药，应该就可以避免了。”
“我什么时候可以下床走动？ ”
“你体格健壮，不用太久的。你这次的身体状况好像比第一次手术的时候还要好。”
“我是越死越起劲了。”

奈菲莉不由得激动地说:“你为了帕札尔牺牲自己……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谢你。”

他轻轻执起她的手说：“豹子把我的爱全都枪走了，要不然我怎能不疯狂地爱上你？谁也无法将你和帕札尔分开的，你们紧密的结合，就连命运之神也无可奈何。今天神明选择了我做他的盾牌，我觉得很骄傲啊，奈菲莉，非常骄傲。”

“你愿意和帕札尔说说话吗？”

“如果医生许可的话。”

帕札尔和妻子一样激动:“你实在不应该冒这个险的，苏提。”

“我还以为首相是不会说废话的。”

“伤口痛不痛？”

“奈菲莉当真是神医，我几乎一点感觉也没有。”

“我们当时的谈话还没有结束呢。”

“我记得。”

“你说吧，你打算给我什么建议？”

“你觉得我最大的心愿是什么？”

“从你的谈话看来，应该是过一个特别的人生、做爱、行乐、陶醉于每一个日出。”

“那你呢？”

“你知道的，我只想跟奈菲莉退隐家乡的村落，远离目前的是是非非。”

“沙漠改变了我，帕札尔，那里才是我的未来、我的王国。我学会了沉浸在它的神秘色彩里，分享它的秘密。远离沙漠，我就觉

得沉重而苍老，而当我的脚一踩进沙地，我就变得年轻甚至不死。这世上只有沙漠的法则才是真理，跟我来吧，你也是这种心性的人。我们一块儿离开，离开这个充满妥协与谎言的地方。”

“苏提，埃及之所以有首相，就是为了对抗妥协与谎言，让正直与公理得以重新抬头啊。”

“你做得到吗？ ”

“每一天我都要面对未知的胜利与挫败，不过玛特依然主宰着埃及。一旦美锋夺了权，正义也就随着消逝了。”

“那就不要等到那个时候呀。”

“帮助我打这场仗吧。”

苏提拒绝似地转过身去，说道：“ 让我好好睡觉。要是睡眠不足，还怎么打仗啊。”

皇太后的船载着西莉克斯从孟斐斯码头出发到皮拉美西斯。船舱里，通风又好，又能遮蔽六月吃人的阳光，更有专人服侍着她：有人帮她按摩、徐香油，有人替她倒果汁，有人拿清凉的布巾垫在她的额头和颈后以消暑气，这趟行程可真是舒适到了极点。

码头上，有一顶轿子来接她，轿子上还撑了两把阳伞。不一会儿，轿子来到了皇宫湖畔，两名打伞的仆人陪着西莉克斯上了一艘蓝色的小舟。船夫稳稳当当地把他们送到一座小岛，只见图雅正在小岛上的木亭里读着古王国的诗集，诗句中所歌颂的尽是埃及风景的壮丽以及凡人对神明所应有的尊敬。

穿着一身耀眼华丽的亚麻布衫的西莉克斯，此时却忽然感到惊慌。她身上再多的珠宝都无法让她安心，一想到即将面对埃及最富有、

最具影响力的女人，她一点把握也没有。

“过来坐在我身边，西莉克斯夫人。”

但出乎她意料之外的是，眼前的皇太后与其说是拉美西斯大帝的母亲，倒不如说是一般平民妇人来得恰当。她披散着头发，打着赤脚，一件简单的白色吊带连身裙，没有项链，没有手锡，也没有化妆……然而她的声音却直刺人的肺腑：“你一定热坏了吧，孩子。”

西莉克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呆呆地坐在草地上，根本没想到珍贵的布料会染上草绿。

“放轻松一点，如果想凉快一下，就去游泳吧。”

“我……我不想游泳，太后。”

“那要不要喝一点清凉的啤酒？”西莉克斯战战兢兢地接过一个附有金属吸管的长形容器。

她喝了几口啤酒，眼睛一直低垂着，几乎无法忍受图雅逼视的眼神。

“我很喜欢六月。”图雅说，“因为六月的阳光直串而耀眼。你怕热吗？”

“皮肤……会变得很干。”

“你不是有很多保养乳液和化妆品吗？”

“是的，当然有。”

“你花很多时间在打扮上头喽？”

“每天几个小时吧……我丈夫要求很严格。”

“听说他成就非凡。”

西莉克斯稍稍抬起了头，皇太后倒是马上就导入正题了，她心里也比较不害怕了。这个鼻子又尖又挺、双颊高耸、下巴方方正正且气度不凡的妇人，不是马上就要成为她的阶下囚了，有什么好伯？突然间，一股恨意油然而生，当初也就是这股力量促使她在斯芬克斯卫士长面前褪去衣物，使他失去理智，美锋也才能趁机将他击毙。西莉克斯虽然对美锋百依百顺，却希望其他人都拜服在她的脚底下。现在若能大大羞辱皇太后一番，必定会是个痛快的开端。

“的确是非凡啊，太后说得一点也没有错。”

“一个小小的会计人员竟成了国家重量级的官员……这种事也只有在埃及才会发生。不过，晋升到了高位，是不是也该有较为宽宏的气度呢？”

西莉克斯皱了皱眉头。“美锋不但诚实、勤奋，而且只为大众利益着想。”

“但想要谋得权势就会引发一些矛盾冲突，我却是无能为力。”

西莉克斯大喜过望：鱼儿上钩了！为了让自己镇静下来，她喝了点清凉可口的啤酒，人果然轻松了不少。

“孟斐斯到处都在传说国王生病了。”

“她的确很疲倦，肩上的担子太重了。”

“他不是很快就要举行再生仪式了吗？”

“根据神圣的传统，是的。”

“那么……如果仪式失灵了呢？”

“那就表示众神希望有新的法老上任。”

西莉克斯脸上出现了一抹残酷的微笑：“只跟神明有关吗？ ”

“你似乎语带玄机。”

“不也因为美锋具备了当国王的条件？ ”

图雅若有所思地看着湖面上一群绿头鸭悠闲地游来游去，然后缓缓说道： “ 我们又怎么有能力揭开未来的面纱呢？ ”“ 美锋就能啊，太后。”

“太令人敬佩了。”

“美锋和我都希望能获得太后的支持。大家都知道你的判断是非常可靠的。”

“这正是皇太后所该扮演的角色：细心观察、提供建议。”

西莉克斯获胜了，她顿时感觉自己轻如飞鸟、快似豺狼、利若刀刃。埃及已然属于她。

“你的丈夫是如何发迹的？ ”

“他以经营纸厂起家。当然了，他无论到了哪里，都能够灵活地运用金钱，这一点是任何金融专家都比不上的。”

“他从未舞弊吗？ ”

西莉克斯开始像连珠炮似地辩解了起来： “ 太后！在商言商，不是吗？如果想往高处爬，有时候就不得不抛弃道德的包袱。一般人都会因此陷入两难，但是美锋却摆脱了这个梗桔。在行政上，他颠覆了传统。没有人发现他曾经盗用公款，他让国家获利，也让自己得到了好处。现在要指控他已经太迟了。”

“他向你保证过一定会赚大钱？ ”

“当然了！”

“怎么保证法？”

西莉克斯喜孜孜地说：“他采取了有史以来最大胆的计划。”

“说给我听听。”

“你一定不敢相信，他进行了‘死者之书’的地下交易。由于大部分官宦人家的‘死者之书’都由他供应，因此他得找书记官，给出有关阴间死者复活的图像，并写下相关的内容。”

“其中玄机何在？”

“有三重呢！他首先选用质地较差的纸，然后又缩减文章内容，如此一来，付给书记官的价钱降低了，售价却维持不变。至于图案也是用同样的手法。丧家因为忧伤过度，根本不会去注意到这些细节。此外，我也拥有大量的希腊货币，现在都安稳地放在我的钱箱里,只等着货币通行的那一天了……这是多么大的变革啊，太后！你将再也见不到那个因无用的传统与过时的习俗而绑手绑脚的古老埃及了。”

“如果我想得没有错，这些一定都是你丈夫的说词吧。”

“这也是埃及所应该倾听的惟一说法！”

“你有没有自己的想法呢，西莉克斯？”

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把美锋的妻子彻底问住了：“你的意思是……”

“谋杀、窃盗、谎言，你觉得这些能作为治理国家的基础吗？”

西莉克斯毫不退缩，语调激昂地说：“必要的话，又有何不可？我们走到今天，早已没有转还的余地了。我也加入了这项阴谋计划，我也有罪！我只后悔没能亲手除掉布拉尼和帕札尔，他们阻

碍了……”

忽然一阵头晕目眩，她急忙按住额头：“我是怎么了……我怎么会向你说这些……”

“因为你喝了加有曼德拉草精的啤酒，它无味无臭，却能让人说实话。有了它，便能让意志力薄弱的人说出心底的秘密。”

“我说了什么？我都说了些什么？”

“曼德拉草这么快就发挥了效力，”太后说，“表示你有吸毒的习惯。”

“我的肚子好痛。”西莉克斯站了起来，眼前却天旋地转的。

她双膝一跪，立刻用手捂住了眼睛。

“你们非法交易‘死者之书’，罪无可逭。”图雅说道，“你们竟然利用别人的痛苦来谋取利益，实在太过冷血残酷了。我会亲自向首相法庭提出告诉。”

“没有用的！你很快就会成为我的奴隶了。”西莉克斯抬头说。

“你不会成功的，西莉克斯，因为你生来就注定要失败，你永远也无法成为宫廷贵妇。你那些卑鄙的勾当终究会为众人所知，到时候，就算你拥有什么样的权力，也绝不会有人接纳你。你等着看吧，这种情势是维持不了多久的，曾经有许多比你更热衷权势的女子，最后也都被迫低头了。”

“美锋会让你一败涂地。”

“我这个老人可不怕他这种恶匪，我的祖先也曾经对抗过跟他一样危险的入侵者，而且最后都得胜了。如果他希望得到你的帮助，他恐怕要失望了，因为你对他一点用也没有。”

“我会帮他，我们会成功的。”

“你办不到，因为你智力有限、神经过敏、缺乏个性，又常因怨恨与虚伪而坏事。你不但会毁了他，还会背叛他，迟早的事罢了。”

西莉克斯气得直跺脚，还用紧握的双拳猛捶地板。

图雅打了个手势，让蓝色小舟靠岸，然后命令船夫：“带这名女子回码头去，让她立刻离开皮拉美西斯。”

西莉克斯感到昏昏欲睡，她倒在小舟中，只觉耳边嗡嗡声轰鸣，好像有好多蜜蜂在脑子里钻动似的。

而皇太后则安详地注视着平静的湖面和几只自由飞舞的燕子。

第四十一章

在返回孟斐斯的船上，苏提搭着帕札尔的肩膀，试着走了几步。奈菲莉在一旁观看，对于他的恢复情况感到很满意，豹子也以不胜仰慕的心情看着她的英雄，并幻想着一条即将属于自己的滔滔大河。他们将搭乘一艘载满了黄金的大船，由北到南，再由南到北，把金子分散给沿岸村落的居民。既然无法以武力征服这个帝国，那么用礼物收买也未尝不可。等到失落之城的黄金用光了，也将是全国人民高声颂扬豹子与苏提的时候。她躺在船舱顶上，古铜色的躯体便任由夏天的太阳照射着。

奈菲莉帮苏提换药，一边问道：“伤口结痂的情形很好。你自己觉得如何？”

“还没有办法作战，不过可以站得直了。”

“能不能求求你多休息？要不然，皮肤组织就不容易重生了。”

于是苏提便到由四根柱子撑起的布篷下，躺在草席上好好睡一觉。

体力应该很快就会恢复了。
奈菲莉正自望着河水发呆，帕札尔忽然从后面抱位她，问道：“你觉得河水会提早泛滥吗？”
“水势是变大了，不过颜色变得很慢。也许我们会多出几天的时间。”
“当天空出现了索提斯星，伊西丝神便会开始掉泪，再生的能量也将赋予冥世之河新的活力，死神仍将一如往年被击败。可是我们祖先遗留下来的埃及却将消失了。”
“每天晚上我都会向恩师的灵魂祈祷，我相信它一定就守候在我们身边。”
“奈菲莉，我是彻彻底底失败了。我既没有查出凶手是谁，也没有找到众神遗嘱。”
这时，凯姆走向他二人，说：“对不起，打扰你们了，不过我想向首相要求一项晋升案。”
帕札尔感到不可思议：“凯姆？你现在也关心迁升了？”
“杀手警官的确值得奖励。”
“其实我早该想到的，要不是它，我已经不在人世了。”
“它不但救了你的命，还能替我们找出暗影吞噬者的身份。这项功劳难道不值得升官加俸？”
“它要怎么找呢，凯姆？”
“让杀手用它的方法办案吧，我会加以协助。”
“谁的嫌疑最大呢？”
“我还要进行一些验证工作，才能知道嫌犯是谁，无论如何，他

是逃不了了。”

“你的调查需要多少时间？”

“最少一天，最多一星期。只要他一出现，杀手就能认出他来。”

“别让杀手伤了他，我要他接受审判。”

“暗影吞噬者已经犯下多起谋杀案了。”

“如果你不能制止杀手，我只有让它退出这次的调查行动”暗影吞噬者曾经利用另一只狒狒。想要除掉杀手，这个仇它怎么忘得了？若不让它完成这项任务，对它太不公平了。“ ”但是我们必须知道布拉尼是不是他杀的，还要问出幕后主使者是谁呀。“

“这点你放心，至于其他的，我不能保证。如果杀手的生命受到威胁，我怎么去制止它？勇者与恶魔之间，我的选择也就不必再说了。”

“那么你和杀手可都要特别当心啊。”

美锋回到别墅大门时，竟然没有人前来迎接。他生气地叫唤着总管，却只见一名园丁匆匆跑来。

“总管呢？”

“他带着小姐、少爷和两名女仆走了。”

“你该不是喝醉了吧？”

“没有，我说的是真的。”

美锋盛怒之下冲进屋子，迎面就撞上了西莉克斯的贴身女仆。

“我的孩子呢？”

“到三角洲的家去了。”

“谁叫他们去的？”

“是夫人。”

“她人在哪里？ ”

“在她房间里，可是…… ”

“说啊！”

“她整个人好消沉。自从她从皮拉美西斯回来以后，就哭个不停。”

美锋立刻迈开大步，穿过几个厅室之后，来到了妻子专属的房间。

她像个婴儿似地缩着，还发出嘤嘤的哭声。

“又生病了？ ”他用力地摇着，她却毫无反应。他又质问道：“你为什么把孩子送到乡下去？回答我啊！”

他扭着妻子的手腕，要她坐正。“我命令你说话！”

“他们……有危险。”

“你在胡说什么？ ”

“我也是，我也有危险。”

“发生了什么事？ ”西莉克斯于是一面袖泣，一面说出了她和太后谈话的经过，最后还加了一句：“这个女人太可怕了，她真是让我筋疲力尽。”

美锋可不敢把妻子这番话当耳边风，他还要她把太后对他的指控再说一遍，然后才安慰道：“振作起来吧，亲爱的。”

“陷阱！她竟然设计陷害我。”

“你放心好了，她很快就会变得无权无势了。”

“你还不明白？我已经不可能入朝为后了。我的一举一动都会受到质疑，我的态度会受到抨击，就连一点小动作也会受到低毁……这种折磨谁受得了？ ”

“你冷静一点。”

“我的名誉都被图雅给毁了，你还叫我冷静！”

西莉克斯的情绪在狂怒中失去了控制，她吼着一些模糊难懂的句子，一下子又是解梦师、又是暗影吞噬者，一下子又是儿女、又是遥不可及的王位，还不停抱怨肚子痛得受不了。

美锋只得丢下她出来，脸上神色十分凝重。图雅是个头脑清晰的女人，西莉克斯老是这么精神错乱的，的确无法成为埃及王朝的一员。

豹子正幻想着未来。这趟尼罗河之行，有首相和奈菲莉陪着，又有警力戒护周密，让她享受到了难得的平静时光。她一直梦想着能有一栋花园华宅，但从未告诉苏提，因为她觉得放弃征服的欲望，尽管只有短短几个小时，都是可耻的。可奈菲莉的出现让她体内那股为了求生存而燃烧不息的熊熊烈火终于降温了，更让她体会了温柔的好处,她可是向来都把温柔当成一种致命的疾病呢。埃及，这块曾经让她憎恶至极的土地，如今竟成了她的避风港了。

“我要跟你谈谈。”她严肃地对盘坐着的帕札尔说。

帕札尔正在拟一份动物保护法令，规定各省必须严禁某一类动物的捕杀与食用。

“你说吧。”

“我们到船尾去，我喜欢看着尼罗河。”

帕札尔和豹子倚着船舷，顺着水流聊着，就好像两个为风景着迷的旅客。

山丘顶的泥巴路上，驮负着谷物的驴子，正一步一步地往前走，

还有一群孩子绕着温驯的驴子，叽叽喳喳地叫嚷不休。村庄里的棕榈树下，妇人忙着制造啤酒，田里的农夫则在古老曲调的笛声中打完了谷。每个人都在等着河水满潮。

“首相，我把我的金子给你。”

“既然苏提和你发现了这个废弃的矿坑，那就是你的财产。”

“把这些财富留给众神吧，他们应该比凡人更懂得利用。不过，我想请求你让我留下来，过去的事就忘了吧。”

“我不能瞒你：再过一个月，这个国家就要变色了。她将会遭受一连串的动荡而面目全非。”

“一个月的平静，够多了。”

“到时候，我身边的友人将会遭到追踪、逮捕，甚至可能被处决。你若是帮我，将来也会被检举的。”

“我不会改变主意的。金子你拿去吧，不要和亚洲起冲突。”

接着她又回到船舱顶上，她就是深爱那已被她驯服的炽热阳光。

她走后，苏提接替了她的位置：“我可以走，可以晃动左臂了，有点痛，不过情况还算好。你那妻子可真是魔术师。”

“豹子也一样。”

“她呀，是货真价实的女巫！我到现在还离不开她就是最好的证明。”

“她把你们的金子给了埃及，以避免亚洲与我们发生冲突。”

“我是不得不顺从的。”

“她希望和你过幸福的日子。我想埃及是征服她了。”

“多可怕的未来啊！我是不是得杀了一大群利比亚人，才能让她

恢复以往的气焰呢？”苏提顿了一下，转口说，“算了，别想她了，现在我最关心的是你。”

“你已经知道事实了。”

“只不过一部分罢了。不过，我发现你最大的障碍也就是你最大的缺点：太尊重别人了。”

“这是玛特的律法。”

“废话！你现在在作战啊，帕札尔，你平白忍受太多打击了。幸亏奈菲莉神乎其技，再过一个礼拜，我又能再度采取攻势了。你让我放手去做，到时一定把敌人搞得头昏脑胀。”

“你该不会做些违法的事吧？”

“一旦宣战之后，一定要自辟道路，否则就会陷入敌人的陷阱之中。美锋缀其他的敌人并没有两样。”

“不，苏提，他手中握有一项关键性的武器，你我都无能为力的。”

“什么武器？”

“我不能说。”

“你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河水一泛滥，拉美西斯就得让位。他将无法举行再生仪式。”

“你这种态度开始有点荒谬了。不错，直到目前为止，你或许有理由怀疑任何人。可是现在，你必须将你信任的人结合起来，告诉他们美锋手里有什么武器，并且让他们知道拉美西斯失去力量的真正原因。我们同心协力总能想出解决之道。”

“我得先问过法老，只有征得他的同意，我才能答应你的要求。到了孟斐斯你先下船，我要继续前往皮拉美西斯。”

奈菲莉在开放供生者追思的小礼拜堂内奉上了莲花、矢车菊与百合，借此与恩师的灵魂相通。布拉尼的光明躯体在奥塞利斯复活仪式上受神的宠召，如今已安患于后土之下的石棺中。

她透过墓壁的一道裂缝，注视着恩帅的雕像。他直立着，好像正在走路的样子，两眼朝上看着天。

今天坟墓里似乎比平日亮了一些，更让她惊讶的是，布拉尼似乎用一种很不寻常的眼光盯着她看。那已经不是死者的眼睛了，而是从阴间返回的人活生生的眼神，他想传送一些人类言语与思想所无法表达的信息。

震惊之余，她立刻摒除一切杂念，希望能用心体会到不可言喻的事实。接着，布拉尼开始如往常一样，以低沉稳重的声音对她说话。他提及了正直人士身上所散发的光芒，以及任由思想遨游星际的天堂之美。

当他不再说话，奈菲莉知道老师已经为帕札尔打开了一条路。恶势力的胜利并非不可避免的。

离开萨卡拉大墓园时，奈非莉遇见了脸色苍白、手指极长、双脚细长的木乃伊工人袭伊，他正要往工作坊去。

“我已经依你的吩咐，整理过布拉尼的坟墓了。”

“谢谢你，袭伊。”

“你的情绪好像很激动。”

“没什么。”

“要不要喝点水？ ”

“不用了，我还得赶回医院去。改天见了。”

袭伊顶着毫不留情的大太阳，步伐疲惫地回到凿了许多小窗的屋子，屋内墙边摆了几副质地不一的石棺。工作坊所在之处极为荒凉，远处有金字塔与墓园，还有一座遍布着碎石的山丘隔开了沙漠边缘的棕榈树林与农田。

袭伊往里一推，门吱吱嘎嘎地开了。他重新穿上沾满了褐色污渍的山羊皮围裙，两眼无神地看着刚刚送到的尸体。死者家属付了二级木乃伊的价钱，因此必须使用油料与香脂。袭伊懒懒地拿过铁钩，伸进死者的鼻孔便开始挖起脑浆来了。

忽然有人将一把黑曜岩制的刀子丢到了他的脚边，说："你把这个掉在科普托思了。"

袭伊非常缓慢地转过身去。

警察总长凯姆就站在工作坊的门口。

"你弄错了。"

"你切割尸体用的就是这种刀。"

"木乃伊工匠又不只我一人……"

"可是这几个月只有你到处跑。"

"到处旅行也不行吗？"

"你每次离开工作岗位都必须报告，否则其他人就会抱怨。巧的是你每次出门的时间都刚好跟首相，也就是你多次企图杀害不成的帕札尔一样。"

"这份工作压力太大，所以我经常需要出去散散心。"

"从事这一行的人都习惯独居，而且也不会擅离岗位。何况你在底比斯并没有亲戚。"

“那个地区很美呀。我跟所有的人一样，都有旅行的自由。”

“还有你对毒药十分熟悉。”

“你怎么知道？ ”

“我查过了你的服务经历。在成为木乃伊工匠之前，你曾经在医院的实验室担任助理。就因为你对医院了若指掌，才能轻易偷取药物。”

“换工作并不犯法。”

“另外，你还是个掷飞棍的高手，你的第一份职业就是猎鸟。”

“这样也犯法了？ ”

“所有的线索都很吻合，你就是企图刺杀帕札尔首相的暗影吞噬者。”

“分明是恶意诬蔑。”

“我有真凭实据，就是这把价格不低的黑曜岩刀。在刀柄上，刻了木乃伊工人特有的记号，还有一个萨卡拉工作纺的编号。你不该把刀弄丢的，袭伊，你与刀是不能分的。这次是你对工作的热爱，也是你对死亡的热爱使你泄了底呀。”

“光是这把刀作为呈堂证供是不够的。”

“当然不只如此，我相信最后一个关键性的证据就藏在这里。”

“你要搜查？ ”

“当然了。”

“我不同意，因为我是清白的。”

“既然清白，又有什么好怕呢？ ”

“这是我的地方，谁也无权侵犯。”

“但我是警察总长。在带我搜寻你的地窖之前，先放下手上的铁钩。我不想看你拿着武器。”

袭伊照做了。

“走吧。”

袭伊走下了又滑又老旧的阶梯。两把随手点燃的火炬照着放满了棺木的巨大地窖，深处则有二十多只罐子是用来装死者的肝、肺与胃肠的。

“把罐子打开。”

“这样做对死者是大不敬。”

“有什么风险由我来承担。”

于是凯姆打开了第一个做成狒狒头形的盖子，第二个狗头形盖，第三个鹰头形盖，里面都只有内脏。直到打开第四个人头形盖时，赫然发现很粗的一块金条。凯姆便继续找下去，又发现了三块。

“这就是你杀人的酬劳。”

袭伊双臂交叉在胸前，一副满不在乎的模样，问道：“你要多少，凯姆？ ”

“你想给我多少？ ”

“你既然没有带狒狒和首相前来，就表示你愿意谈条件。我酬劳的一半够不够？ ”

“你还得满足一下我的好奇心：是谁付的钱？ ”

“美锋和他的同党。其中大部分的人都被你和首相消灭了，现在只剩美锋和他的妻子西莉克斯还继续跟你们作对。说真的，她还真是个美人儿。每次要杀某个人证灭口，都是她来传达指令的。”

“布拉尼是你杀的？”

“我把成功的案例都记录得清清楚楚，以便老了以后可以回忆回忆。不过，布拉尼并不在我的名单之中。老实说我会很乐意接下这个任务，可惜他们没有来找我。”

“那么是谁干的呢？”

“不知道，我也不在乎。凯姆，你的行动都在我的意料之中。我就知道你要是发现了我的身份，绝不会告诉首相，而会来跟我要钱。”

“你不会再骚扰帕札尔了吧？”

“他将是我惟一失败的经验……除非你肯助我一臂之力。”

凯姆掂了掂金条，说：“上等金子。”

“人生苦短啊，要懂得好好把握。”

“袭伊，你犯了两个错误。”

“过去的都过去了，谈谈未来吧。”

“第一，你错估了我真正的价值。”

“莫非你想要全部？”

“就算你把整座金山给我也不够。”

“你在开玩笑？”

“第二，你找了另一只狒狒来重创杀手，你竟以为它会轻易就原谅你。换成别人也许会同情你吧，但我只是个野蛮的黑人，而它则是一只又敏感又会记仇的狒狒。

杀手是我的朋友，它差点因为你而死去，它若决定要复仇，我就不得不听它的。你也该感谢它，因为从此以后你再也不需要吞噬

暗影了。“话才说完，狒狒已经出现在楼底端。

凯姆从未见它如此愤怒。它双眼的血丝更加鲜红，毛发直竖，龇牙咧嘴地发出了一声怒吼，让人全身的血液都凝住了。袭伊的罪行已经是无庸置疑的了。

他一步步往后退，但只一瞬间，杀手便扑了上去。

第四十二章

“躺下。”奈菲莉对苏提说。

“我已经不痛了。”

“我要帮你检查一下心脉与气皿的运行。”

奈菲莉用手腕上的水钟替苏提测了几处脉搏，水钟里面有许多小点排列成十二条直线，构成了刻度。她计算出各处脉动的节奏，相互比较了一下，发现苏提的心跳不但规律而且强有力。“ ”要不是我亲自开的刀，我还真不敢相信你刚刚受过伤呢。你伤口结痂的速度比一般人快了两倍。“

“明天，我就可以射箭了……如果御医长允许的话。”

“不要太刺激你的肌肉，要有耐心一点。”

“不可能，这样我会觉得是在浪费生命。生命不是应该像鹰鹫高飞一样，既猛烈又难以逆料吗？ ”

“我接触过那么多病人，的确各人有各人的生活方式。不过，我还是得帮你换上会妨碍你这只者鹰飞跃的绷带。”

“帕札尔什么时候回来？ ”

“最迟明天。”

“希望他能说服法老。我们一定要脱离被动的状态。”

“其实你误会帕札尔了。自从你不幸被遣往努比亚之后，他就不断地在对抗美锋和他的同党。”

“结果显示他做得不够。”

“他已经削弱他们的势力了。”

“却还没有完全消灭他们。”

“首相是法律的最高监督者，他不能违法。”

“美锋只遵守他自己的律法，因此他们这场仗打得一点也不公平。从小开始，帕札尔就是个会环顾局势的人，而我则是勇往直前型的。只要设定了目标，我绝不会失手。”

“有你在，对他将是一大助益。”

“前提是我得和你一样，知道一切实情。”

“我包札好了。”

皮拉美西斯往日欢愉的气氛消减了许多。街上来往的全是穿着军装的士兵与战车，海军也进驻了港口。军营全面进入戒备状态，步兵不断重复实战演练，弓箭手加紧操演，高层军官也一再检查马具装备。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战争的味道。

宫殿的守卫人数加倍了，大家对于帕札尔的到访毫无兴奋之情，倒反而更增添了心中的疑虑。

法老早已无心园艺，他和几名将军正就着摊开在会议室地板上的亚洲大地图，仔细地研究着。士兵见到首相都一一行礼。

“我能跟陛下谈谈吗？”

拉美西斯遣走所有的将军后说：“我们已经做好准备了，帕札尔，塞托神军团也都沿着边界部署好了。根据探子回报，亚洲诸国确

实正在积极聚集兵力，看来这将是一场硬仗。虽然各个将军都主张先采取攻势，以免将来措手不及，但是朕还想再等一等，让敌人以为朕胜券在握而心生胆怯。”

“不会起冲突了，陛下。”

“怎么可能？ ”

“因为我们有了废弃矿坑的金子。”

“消息可靠吗？ ”

“我已经派探险队拿着苏提画的地图上路了。”

“金子的量够多吗？ ”

“足以让亚洲各国满意了。”

“那么苏提想要什么作为回报？ ”

“沙漠。”

“你是认真的吗？ ”

“他是认真的。”

“派给他特警队队长的职务如何？ ”

“也许他只向往僻静的生活。”

“他葫芦里究竟卖什么药？ ”

“苏提想知道事实真相，他建议我召集几个可靠的人，向他们吐露陛下让位的真正原因。”

“秘密会议…… ”

“也是最后的军事会议。”

“你以为如何？ ”

“我的任务失败了，因为我没有找到众神遗嘱。假如陛下允许，

我将会尽我们最后的力量，让美锋受到最严重的冲击。”
天亮之后，西莉克斯已经是第三次情绪失控了。先后请来三个医师为她看诊，但成效不大，最后一位还让她服用了镇静剂，希望她睡一觉之后便能恢复理智。可是当她下午三四点醒来时，疯病还是发作了，她又是尖叫又是抽搐，把全家上下搞得鸡犬不宁，只有再服用镇静剂才能让她安静下来。但镇静剂的后遗症却很可怕，可能影响脑部的正常运作，并破坏肠腔油脂成分。
美锋终于作了必要的决定。他找来一名书记官，列出了他要留给孩子的遗产，并且在法律规范内，将留给妻子的部分减到最低。当初，他一反常例地签了一份非常详尽的结婚合约，合约中声明若是西莉克斯在行为或心智能力上明显无法管理自己的财产，将由他全权代理。因此他以高价收买了三个治疗医师，开出这样一张证明。有了医生证明之后，孩子的监护权将只归属美锋一人，西莉克斯便再也不能干涉他们的教育了。
这回皇太后倒是帮了他一个忙，让他看清妻子的真性情：她有时幼稚，有时残酷，个性喜怒无常，实在不适合居高位。她曾经在一些宴会场合中扮演了称职的花瓶角色,但如今却反而成了障碍。除了专门收容照顾精神病人的机构之外，还能把西莉克斯送到哪儿去呢？等她精神状态稍微稳定可以出远门时，他就要立刻把她送往黎巴嫩。
现在只剩签订离婚书了，既然西莉克斯还住在家里，非得赶快弄到这份文件不可。美锋不能再等下去了，现在只有摆脱了妻子，他才能安心迎接美梦成真前的最后一个阶段。一个人也只有沿途

铲除失去了价值的伙伴，方可顺利迈向霸权之路。
埃及全国人民都殷切地期待着河水满潮。地面龟裂犹如枯死，大地在热风吹拂下已经干涸、发红、变焦，好像随时都可能乾渴而死，一心只等着滋润的河水早早越过河堤，将沙漠往外推去。一种隐约不明的疲惫感袭击了人畜，尘沙覆盖了树木，最后的一丝绿意也逐渐干枯、萎缩。然而，准备工作并未松懈下来，工程人员马不停蹄地疏通运河、修护水井与桔槔、填土或修补裂缝以巩固堤防。连小孩子也要负责装满一罐罐的干果，因为这是淹水期间的主要食粮。
从皮拉美西斯回来时，帕札尔仿佛感受到了乡土的痛苦与期盼，将来，难保美锋不会将矛头指向洪流，指责河水一整年竟只满潮一次。在他的治下，国家与众神、大自然之间原有的和谐关系，将从此断绝。这份微妙的平衡已经维持了十九个王朝，如今被他所破坏，恶势力也将随之入侵了。
孟斐斯的主要码头上，凯姆和狒狒正等着迎接首相。
“袭伊就是暗影吞噬者。”凯姆一见到帕札尔就说。
“布拉尼是他杀的吗？ ”
“不是，不过他是美锋的杀人工具。斯芬克斯存活的守卫和美锋其他的同党，都是他杀的。多次想要谋害你的人也是他。”
“你把他关起来了？ ”
“杀手无法饶恕他。我已经向一名书记官录了证词，其中包括对美锋的指控，还有详细的人名与日期。现在，你安全了。”
北风背着一袋清水和苏提一起走向帧札尔。苏提问道：“ 拉美西

斯答应了吗？”

“答应了。”

“那就马上召集众人吧，我随时都可以出战了。”

“在这之前，我想再试试最后一个方法。”

“时间很紧迫了。”

“传令官已经带着召集令出发，明天起，人员就会陆陆续续到来。”

“这可是你最后的机会。”

“是埃及最后的机会。”

“你说的最后一个方法是什么？”

“苏提，我是不会冒任何险的。”

“让我陪你吧。”

“让杀手也一起去。”凯姆紧接着说。

“不行。”首相坚持，“我必须一个人去。”

位于萨卡拉大墓地以南三十公里左右的利喜特，依然充满了中王国时代的平和与繁荣。那里有几座纪念阿门内姆哈特一世与塞索斯特里斯一世的庙宇与金字塔，他们两人都是第十二王朝时期声名显赫的法老，在经历一连串变乱之后，他们为埃及子民建立了一个太平盛世。那个时代距离拉美西斯二世已经有七百年了，但是这两位英明君主却永远活在人民的心目中。供养护卫灵的祭司每天都会举行祭拜仪式，祈求先王的灵魂留在人世，对后世帝王有所启发。

塞索斯特里斯一世的金字塔距离农田耕地不远，建造该金字塔的白色石灰岩乃是来自土拉采石场，由于部分表面已经脱落，目前

正在进行翻修工程。
美锋搭着一名前军官驾驶的马车，经由沙漠边缘的道路奔驰而来，最后在通往金字塔的密闭通道人口停了下来。美锋神情慌张地跳下车，开口便呼叫着祭司。在这一片寂静中，他恼怒的声音对先人尤显得大不敬。
一见到一名光头的祭司从礼拜堂中走出，他立刻就说：“我是美锋，首相召我来的。”
“跟我来。”
美锋心裹着实不安。他不喜欢金字塔，也不喜欢建筑师用一大堆巨大石块雄积而成的古老圣殿，至于其中的神妙技巧他根本就不屑一顾。由于神庙造成了美锋分析经济的困扰，因此新政府一成立，首要的工作就是摧毁所有庙宇。只要有人不愿受利益通则的约束，不管人数多少，都一样会阻碍国家的发展。
祭司带着美锋往前走，狭窄通道的墙壁上刻了一些浮雕，描绘的是法老献祭的情景。因为祭司走得慢，美锋也只得放慢脚步，暗地里却不断诅咒帕札尔浪费他的时间，还把他叫到这偏僻的鬼地方来。
通道的顶端有一座神庙连接着金字塔。祭司左转之后，穿过一个小小的柱子厅，最后在楼前停下。“上去吧，首相在金字塔顶端等你呢。”
“为什么到那上头去？”
“他在监督工程。”
“爬上去危不危险啊？”

“内部的台阶已经都露出来了，你只要慢慢地爬，不会有危险的。”
美锋没有告诉祭司说他有惧高症，因为若是此时退却，未免可笑。
不得已只好从六十几公尺高的金字塔三分之一高处开始爬起。
他在负责修缮的石匠们的注视之下沿着尖脊往上爬。他眼睛紧盯着石块，笨手笨脚地爬到了顶端，那里只剩一个平台，原来的小方尖塔已经拆下，送到金银匠那儿去镀纯金了。
帕札尔伸出手扶美锋站稳，并说：“好壮观的景象，是吧？”
美锋摇摇晃晃的，便先闭上眼睛以保持平衡。
“从金字塔高处望去，”帕札尔又继续说，“整个埃及一览无遗。你看到了吗？农地与沙漠、黑土与红土、何露斯之地与塞托之地之间那道界线多么突死，但是这些土地却又是接连不可分，并且是互补互成的。耕地代表了四季持续不断的舞动更迭，而沙漠则是永恒之火。”
“为什么叫我到这里来？”
“你知道这座金字塔的名称吗？”
“我才不在乎。”
“叫‘上下埃及的观测员’，它矗立在此遥望着两地，也促成了两地的结合。
先祖之所以不遗余力地建造这类建筑，我们之所以兴建神庙与永恒的居所，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建筑才可能产生和谐。“”根本只是一堆没有用的石头。“
“这是我们社会的基石。我们的政府需要冥世的启发，我们的行为举止也需要永恒的启发，因为日常生活是无法让人成长茁壮

的。”
“这种理想主义已经过时了。”
“你的政策会毁灭埃及的，美锋，而你的名声也会遭到玷污。”
“我会找最好的人为我漂白。”
“灵魂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净化的。”
“你到底是祭司还是首相？”
“首相就是玛特的祭司!这位正义女神难道从来没有感动过你？”
“我考虑过了，我向来讨厌女人。如果你没有其他的话说，我要下去了。”
“当初我们互相扶持的时候，我一直把你当成朋友，那时候你不过是个纸商，而我也只是个迷失在大都市里的小法官。我甚至从来没有怀疑过你的诚意，我觉得你对你的工作、对国家，都有着极大的热忱。每当我回想起这段日子，我实在不敢相信这一切竟全都是假的。”
这时忽然起了一阵强风， 美锋没站稳， 一手便抓住了帕札尔。
只听他又说：“打从我们第一次见面，你就一直在演戏。”
“我本来想说服你然后利用你，但我不得不承认，结果却是失败了！你的顽固和你的缺乏远见，真的很令我失望。不过操控你倒也并非难事。”
“逝者已矣，趁现在改变你的生活吧，美锋。把你的能力奉献给法老与埃及的子民，抛下那些难以成就的野心，你将会体验到正直人士的快乐。”
“太荒谬了……你该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为什么要把人民带向不幸呢？”

“虽然你是首相，你却不知道权力的滋味。但是我知道。这个国家终将属于我，因为我能强制执行我自己的规则。”

风呼呼地吹，两人必须扯着喉咙说话，语句也断断续续的。远处的棕榈树被吹弯了腰，枝叶也都纠缠在一起，发出即将断裂的呻吟声。阵阵旋风沙尘朝着金字塔猛扑而来。

“忘了你个人的利益吧，美锋，否则你只会自取灭亡。”

“你的恩师布拉尼真该以你为耻，当初你帮助我，证明了你的无能，如今你如此哀求我，更显示了你的愚蠢。”

“是你杀了他的？”

“我从来不屑于弄脏我的双手，帕札尔。”

“从今天起，不许你再提起布拉尼的名字。”

霎时间，美锋从帕札尔的双眼中看到了自己的死亡。他惊慌地退了一步，却失去了平衡。

帕札尔伸手抓住他的手腕，美锋这才带着忐忑不安的心，攀着石块一步一步地爬了下去。首相锋利的眼光一直盯在他的身上，狂风也在这时候到来了。

第四十三章

五月底开始，尼罗河水转绿了，到了六月底，则因为夹带河沙淤泥而变成栗子色。田里的活儿都停止了，打完谷子之后，紧接着便是一段长长的休耕期。有些人想多攒点钱，便到大工地去打工，因为淹了水，以船载运巨石就容易多了。

每个人都很担心，不知道这次的涨水量是否足以补充土地所需的

水分与养分。
为了求神保佑，无论村庄或都市的居民都会拿一种用陶士捏制或上了彩釉的小土人往河里丢，这个做成肥胖、双乳下垂、头上装饰着植物模样的土人，象征了“哈比”，也就是河水泛滥的活力以及让农地欣欣向荣的神奇力量。
再过二十几天，亦即七月二十左右，哈比将会膨胀到淹没所有土地，使埃及陷入一片水乡泽国，届时村庄之间的交通都得靠船只来维系。再过二十几天，也就是拉美西斯让位给美锋的时候了。
帕札尔轻轻抚摸着他的爱犬，而爱犬则忙着从一个隐秘的地方挖出先前藏起来的一根骨头。其实，勇士也感觉到了，这段时间确实充满了恐惧与不确定。帕札尔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他的忠实伙伴，将来他若被捕并遭到流放，谁来照顾他的狗儿和驴子呢？早已习惯悠闲生活的北风，可能又得重新驮负重物，来往于尘土飞扬的小径上。这两个伙伴跟了他这么久，却恐怕难逃抑郁而终的命运。
“奈菲莉，你一定要走，趁现在还来得及，赶快离开埃及。”
“你是要我丢下你不管？ ”
“美锋实在太冷酷了，贪婪与野心已经让他变得无情，什么都感动不了他了。”
“你原先难道不知道？ ”
“我本以为金字塔的声音或许能唤醒他的良知……结果却反而助长了他的权力欲望。我求你，救救你自己，也救救勇士和北风。”
“你身为首相，你能允许御医长在国家深染重病之际弃守岗位吗？不管将来结果如何，我们都要一起面对。你可以问问勇士和

北风，它们一定也都不愿意离开的。"

帕札尔于是和奈菲莉手牵着手，凝视着住宅四周的庭园，而绿猴小淘气则还无忧无虑地在园中嬉戏玩耍、寻觅甜食。灾难将至的前夕，他们俩在这远离纷争的避风港享受着最后一刻的宁静平和。清晨，他们在池中泡过水之后，才一块儿散步于树荫下。

“首相大人，客人到了。”下人来报。

凯姆和狒狒向守卫打过招呼后，定上了柽柳小径。他们在祖先礼拜堂前默思片刻，又在住宅门口洗净了手脚，然后才穿过侧廊来到四柱厅，首相夫妇已经在里面等着了。随后图雅太后、前首相巴吉、卡纳克大祭司卡尼与苏提也依次抵达。

“经法老允许，”帕札尔说道，“我要向各位宣布：向来只有法老才能进入的齐阿普斯大金字塔日前已遭人劫掠，窃贼包括美锋与他的妻子以及另外三名同党运输商戴尼斯、牙医喀达希和化学家谢奇。虽然后三者已经死亡，但是他们的阴谋却已得逞，他们亵续了王棺，盗走了金面具、大金链、金圣甲虫、天青石护身符、神铁制的横口斧凿以及金手肘。这些宝藏已经有部分失而复得，但是还缺最重要的一样：装于皮匣内的众神遗嘱，也就是再生仪式时，法老必须以右手持握，然后向所有人民与祭司展示的宝物。这份由帝王代代相传的文件，可以证明王权的合法性。

有谁料想得到竟然有人如此大胆，敢亵渎并偷窃圣物呢？我的恩师布拉尼遭到杀害，正因为他妨碍了这群乱贼。甚至连木乃伊工匠袭伊也被美锋收买而成了暗影吞噬者，但凯姆和拂拂已经出面结束了他一切的罪行。不过，这些都只是微不足道的成果，因为

我们并未找出杀死布拉尼的凶手，也无法找回众神遗嘱。新年一到，拉美西斯便不得不将王位拱手让给美锋了。而美锋也将关闭所有的神庙、促成货币流通，并使利益成为惟一的法则。"帕札尔解释过后，众人沉默了许久，气氛十分凝重。所有参与秘密会议的成员都惊呆了，仿佛应验了古老的预言，天就这么塌下来了（神话传说天是由四支大柱子支撑着的。倘若凡人与众神之间的关系破裂，天就会塌下来压死凡间制造纷乱的人）。

第一个有反应的人是苏提："就算这份文件再珍贵，也不足以让美锋成为一个受万民景仰的英明君主。"

"所以他才会花那么多时间腐蚀国家行政、败坏国家经济，还建立了对他有利的人际网络。"

"你不是曾经试着加以瓦解吗？ "

"只可惜这只多头怪兽每次被剁头之后，就马上会再长出一个新的。"

"你太悲观了。"巴吉说，"有很多公务员是不会听从美锋的命令的。"

"不，"帕札尔反驳道，"埃及的行政制度向来很重视阶级尊卑，法老的话没有人敢违抗。"

"那我们就来组织反抗运动。"苏提提议道，"我们这几个人就已经掌控了不少部门，首相大可以好好地利用这些力量啊。"

这时候卡尼要求发言。这个曾经当过菜农，如今满脸皱纹的大祭司直言不讳："神庙是绝对不会接受美锋所进行的经济颠覆的，因为这些政策只会把我们的国家带向苦难，甚至引发内战。法老是

神庙的精神信徒，如果连这个首要的义务都无法实践，那么他只不过是个难以服众的政治领袖罢了。”

“如此一来，整个行政体制就不再受到约束了。因为当初他们宣誓效忠的是维持天地间和谐的君王，而不是一个独裁的暴君。”巴吉也附和道。

“卫生处也将停止运作。”奈菲莉语气坚定地说，“卫生单位向来和神庙关系密切，绝不接受新的政权。”

“有了你们这几个人，我们就还不算输。”太后图雅显得十分激动，“你们也知道后宫一向与美锋敌对，当然更不可能接纳行为卑劣的西莉克斯了。”

“太好了！”苏提高呼，“太后终于让这对可恶的夫妻失和了吗？”

“我也不知道，不过，这个心性幼稚却又残酷变态的女人，精神状态不是很稳定。如果我没有看错，美锋一定会离弃她，否则就是她会背叛美锋。当西莉克斯到皮拉美西斯来要求我与他们合作时，她似乎是信心满怀，可是当离开时，脑子却已经不清楚了。对了，帕札尔首相，我有一个疑问：为什么法老的‘特殊友人’都没有出席呢？”

“因为法老和我都还无法确认美锋其余同党的身份。当初法老决定隐瞒真相，就是为了要让敌人无法得知我们的情况，以便多争取一点时间。”

“你的几番作为，对美锋的打击可不小。”

“可惜都未曾正中要害。要想全面反抗并不是件简单的事，因为美锋的势力已经渗透到军队与运输界了。”

“警察会站在你这边。”凯姆说，“而且苏提现在的声望如日中天，让他来动员特警队，应该没问题。”

“法老在皮拉美西斯不是有一批驻军吗？”苏提问道。

“这就是他一直待在那里的原因。”

“驻扎在底比斯的军队会听我的。”卡尼说。

“任命我为孟斐斯军队的将军吧，我自有办法让士兵顺服。”

苏提的这个提议受到了其他人一致的支持。

“现在剩下的除了受控于白色双院的水上运输之外，”帕札尔提醒道，“还有美锋已经运作了好几个月的灌溉部门与运河官。至于各省省长方面，有些人是脱离了他，但也还有人相信他的承诺。我很担心会酿成内部冲突而使多数人受害。”

“难道还有其他办法吗？”太后说道，“要么，我们就向美锋屈服，让玛特女神的埃及从此灭亡，否则我们就一起对抗暴政，替未来保留一线希望，即使牺牲性命也在所不惜。”

巴吉到底还是说服了妻子，接下了首相委任给他的繁重工作。在他的协助下，帕札尔拟定丁关于泛滥之后土地开垦以及恢复灌沥池用途的政令，并计划在三年之中大兴土木，进行各种重大的土木与宗教工程。这些公文显示了首相打算在这段期间有所作为，任何动乱也撼动不了拉美西斯的政权。

再生仪式的场面必然十分盛大，各省省长都带着当地的神低雕像先后抵达了孟斐斯。宫中已经接着各人的官阶安排好了住所，而省长们也都趁此机会和那位威严之中又不失谦恭的首相帕札尔交谈。在萨卡拉的左塞王金字塔围墙内，祭司们更是忙得不可开交，

头戴双冠的拉美西斯很快就要在这个大院中以象征的形式结合北埃及与南埃及了；法老也将在这个神奇的空间里，与每一种神力交流沟通，借以重拾他治国的力量。

苏提的传奇故事已然众所周知，因此当首相任命他为将军时，孟斐斯营区的士兵个个都兴奋不已。将军一到任便集合了所有部队，宣布与亚洲之间的危机已经解除，而且大家都可以获得一大笔奖金。在当晚所举行的庆祝会上，这位青年将军的声望更是达到了颠峰。除了拉美西斯，还有谁能为士兵们带来他们所渴望的永久的和平呢？ 至于警察团队对凯姆也越来越钦佩，大家都知道他对首相的忠诚至死不变。凯姆根本无需多费唇舌就能够凝聚属下的向心力了。

卡尼在征得法老与首相的同意后，向各大神庙发出了预警，庙方也都作了最坏的打算。不过，神圣能量的专家们从早到晚的仪式却是丝毫未受影响，从第一王朝流传至今，每天早、午、晚的三次礼拜也依旧照常举行。

皇太后的接见厅更是无一刻空闲，她不断地与朝中最有影响力的人士、行政机关的高层官员、皇室家族的专侍人员、负责人才培训的书记官，以及官夫人、礼官等等交换意见。被众人视为过度焦躁的美锋以及精神失常的西莉克斯，竟妄想打进这帝王的圈子里来，这无非只是他们的疯言疯语，一笑置之也就算了。

但美锋可笑不出来。

由帕札尔所引导的大规模攻势果然有了一些收获。在他监督的行政单位里，已经开始有人不服从他，他也越来越经常地对那些漫

不经心的下属发脾气。现在人人都在谣传，一等拉美西斯举行再生仪式之后，首相就会任命新的双院院长，而野心太大、太过激进、又老是穿着庸俗不合身的衣服的美锋，也将被遣回三角洲的纸莎草种植区去。有些人也不知道从哪儿得来的消息，听说皇太后要上首相法庭控告美锋违法贩售“死者之书”，于是在街上逢人便说。美锋爬升得的确很快，谁敢说他不会跌得更快呢？除了这些风风雨雨之外，还有西莉克斯长期躲在家里不外出也引人疑猜，听说她是得了不治之症，因而无法再参加那些她最喜欢的宴会了。美锋一边咒骂着，也一边准备要报复，无论遇到什么障碍，他都一定能扫除。

成为法老，就等于拥有了神圣的权力，所有的人民都将屈服于他。反叛帝王是重罪，自然也得处以极刑，因此性格优柔寡断的人终究会重新回到他身边，而支持帕札尔的人最后会弃其而去，美锋不相信这些人会遵守诺言帮助帕札尔，因为他自己就从来没有遵守过承诺与誓言。他坚信只要力量展现出来，自然就会有人胆怯、退缩。

其实帕札尔有当领袖的能力，只可惜为了谨守过时的律法而迷失了方向。一个满口传统而无法了解未来需求的迂腐之人，毫无存在的必要。既然暗影吞噬者杀不了他，美锋打算用自己的方式来除掉他，他不是反对国家进行必要的改革与转型吗？那就告他一条首相失职与叛国罪。

只要耐心再等十五天，再过十五天就大功告成，再过十五天那个冥顽不灵的首相也就要下台了……美锋因为心情越来烦躁，干脆

也不回家了。西莉克斯快速变形的外貌实在让人不忍率睹，既然离婚文件都生效了，他根本不想再见到这个已然者丑的女人。

职员都下班以后，美锋一人留在办公室里，仔细想着他的计划，以及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所要作的许多决定。他的出击一定要又快又猛。

四盏无烟的油灯照得四下亮晃晃的。失眠的美锋整夜都在反复检测他经济策略的细节。虽然先前受了不小的打击，不过他背后还有银行家与希腊商人撑腰，凭他们的影响力想必很快便能将他的观念深植民心，更何况他还有一项有力的秘密武器，将会发挥极大的功效，而这个武器不到最后关头他是不会轻易使出来的。

美锋忽然被一个响声吓了一跳。这么晚，办公室里早就没有人了，他讶异地站起身，开口问道："是谁？ "

没有回答。他又忽然想到夜里常常会有人员巡逻，也就放心了。他重新盘坐下来，编审着未来新政权的预算。

"不要出声，否则我就一刀刺下去。"

这个人的声音他没有听过，便问："你想做什么？ "

"问你一个问题，你乖乖回答，我就不会伤你性命。"

"你是谁？ "

"知道了对你一点好处也没有。"

"我是不会受人要挟的。"

"你没有这么勇敢。"

"我知道你是谁了……苏提！"

"是苏提将军。"

“你不会伤害我的。”

“那你就错了。”

“你敢动我一根寒毛，就得接受首相法庭的制裁。”

“帕札尔不知道我要来，折磨你这种败类我可不会心软。如果获知真相必须付出如此的代价，我也认了。”

美锋感觉得出来苏提并非开玩笑。“你想问什么？ ”

“众神遗嘱在哪里？ ”

“我不…… ”

“够了，美锋，现在已经不容你说谎了。”

“放开我，我说就是了。”

苏提松了手，美锋揉揉脖子，还瞥了他手上不停晃动的匕首一眼：“就算你刺死了我，你还是什么也得不到。”

“我们试试。”

他说着便以刀锋刺进美锋的肌肉，然而美锋脸上的微笑却叫人惊讶，他不由问道：“你都要死了，还笑得出来？ ”

“杀了我也无济于事，我不知道众神遗嘱藏在什么地方。”

“你说谎。”

“你再刺吧，你所犯的罪行将毫无价值。”

苏提迟疑了，美锋那么有把握的神情的确让他困惑不已。

照理说，美锋应该会吓得发抖，而且自己这番突如其来的动作将会让他功败垂成，他也应该要崩溃了才是呀。

“走吧，苏提将军，你这么做一点用也没有。”

第四十四章

苏提干了一大杯啤酒，仍解不了渴。

“不可能。”他一边说，帕札尔一边非常仔细地听着，“不可能……不过美锋没有说谎，这点我可以确定。他真的不知道众神遗嘱藏在哪里。”

奈菲莉又帮苏提斟了一杯，这时小绿猴竟跳到苏提肩上，偷偷用手指沾了一下杯中的啤酒，然后立刻跳上最近的一棵无花果树，躲到浓密的校叶里头去了。

“你恐怕被他骗了。美锋不但有一张利嘴，就连伪装的技术也是一流的。”

“虽然难以置信，但这次他说的是实话。真的，当时眼看我的刀就要刺进他的身体，可是听他这么一说，我却又不想杀他了。我失败了……现在一切都看你的了，首相。”

别墅的门房来通知奈菲莉，说有一名女子坚持要见她，于是她要门房把来客带到花园里来。西莉克斯的贴身女仆一见到奈菲莉，便仆身下跪：“我的主人快死了，她希望你去看看她。”

西莉克斯再也见不到她的孩子了。看了书记官背着美锋偷偷拿来的离婚书，她再度陷入歇斯底里的状态。这些日子以来几度发作，她早已精疲力竭。她的四周到处血迹斑斑，虽然有医生帮她作了手术治疗，但是肠胃依然不断地出血。

看到镜中的自己时，西莉克斯吓了一大跳。这个双眼浮肿、脸型扭曲、满口蛀牙的丑老太婆是谁呀？即使踩烂了镜子，心里的惊恐仍未能消除，她可以感觉到自己身体的状况正在快速恶化，谁也挽救不了。

最后她两脚瘫软便再也站不起来了。诺大的宅邸如今只剩园丁和贴身女仆，他们合力将夫人抬到床上去。只见她胡言乱语、高声尖叫一阵之后，忽然变得痴痴呆呆的，过了一会儿却又开始胡言乱语起来。

西莉克斯已经烂到骨子里头去了。

等她好不容易清醒一点，马上就要女仆去请奈菲莉，而奈菲莉也果真来了。她注视着西莉克斯，外表一如往常的美丽、耀眼、平和。

“要我送你到医院去吗？”

“没有用的，我快死了……你敢说不是吗？”

“我得帮你听诊以后才会知道。”

“以你的经验，应该一看就知道了……我很吓人是吧？”西莉克斯用指甲抓破了脸，狠狠地说，“我恨你，奈菲莉，我恨你，因为你拥有了我梦寐以求却又永远得不到的东西。”

“美锋对你不是有求必应吗？”

“他抛弃了我，因为我现在又丑又病……我们已经正式离婚了。你和帕札尔，我恨你们！”

“你的不幸难道是我们造成的？”

西莉克斯把头歪到一边，头发上沾满了冷汗：“我差一点就赢了，奈菲莉，我差一点就打垮了你和你的首相了。我虚伪造作的功夫，没有一个女人比得上，我赢得了你的信任与友谊……而我却只是一心想打败你、毁灭你。你本应成为我的奴隶，分分秒秒听我吩咐的。”

“你丈夫把众神遗嘱藏在了哪里？ ”
“我不知道。”
“你受美锋的毒害太深了。”
“你不该这么想的！打从计划的一开始，我们的意见就是一致的，我从来没有反对过他的决定。谋杀退役军人、买通暗影吞噬者行刺、除掉帕札尔……这一切我都赞同，也都很满意！一直以来，传达指令的人是我，写纸条引帕札尔到布拉尼家的也是我……帕札尔被控谋杀老师，被送进苦役劳营，这是多么光荣的胜利啊！”
“你心里为什么有这么多恨呢？ ”
“因为我要凡事以美锋为优先，他才会让我跟他有着一样的地位。为了达到目的，我不惜说谎、耍心机，不惜欺骗任何人。可是他竟离开了我……他离开我只因为我的身材走了样。”
“杀死布拉尼的细针是你的吗？ ”
“我没有杀布拉尼……美锋是不应该离开我，可是真正的罪魁祸首却是你！要是你答应替我治疗，我就可以留下丈夫，也不至于一个人孤零零地死在这里。”
“到底是谁杀了布拉尼？ ”
西莉克斯那张变形的脸上忽然浮现出阴阴的笑容：“ 你和帕札尔都走偏了……等你们了解事实真相时，一切都迟了，太迟了！我就算在地狱忍受魔鬼的焚烧酷刑，我也会睁大眼睛看着你们一败涂地的，美丽的奈菲莉！”
西莉克斯说完便开始呕吐，奈菲莉急忙晚来女仆：“ 帮她把身子洗干净，然后用烟熏消毒房间，我会从医院派医生过来。”

西莉克斯突然挺起身子，眼中尽是狂乱的眼神：“回来吧，美锋，回来吧！我们一起把他们踩在脚底下，我们……”她一口气喘不过来，头往后一仰，双手交叉在胸前，整个人就倒下去，一动也不动了。

七月是星辰女王伊西丝的统治期，这位神奇的魔术师以她那源源不绝又丰富的母乳哺育了天地万物。为了回报她的恩惠，妇人女孩都准备好要以最美的打扮出席满潮期第一天的盛大宴会。在位于埃及极南端的伊西丝女神的圣地菲雷岛上，女祭司也认真地练习着涨水时所要演奏的乐曲。

萨卡拉的祭司们也已准备就绪。举行再生仪式的大庭院里，每间礼拜堂都安放了一尊神像。届时法老将会步上石阶，亲吻拥有超自然力量的石像，如此这股力量便能进入法老的身躯，使他重获青春活力。法老受神力所陶冶，由宇宙定律孕育、神庙塑造而成，他是有形与无形之间的媒介，再生仪式过后，他将再度获得足够的能量来维护上下埃及的统一，使其子民团结一致，跟随着他迈向富足圆满，无论冥世或人间。

就在再生仪式举行之前三天，拉美西斯大帝抵达了孟斐斯，文武百官都入朝欢迎。皇太后祝福他能通过这次仪式的考验，许多身居要职的人也都表达了他们对国王的信心。法老坚定地宣布，与亚洲的和平关系将会持续下去，而他也会在仪式过后继续以玛特的律法治理埃及。

简单的欢迎会结束后，拉美西斯单独召见了首相。“有新的线索吗？”

“有一件事很令人不安，陛下。苏提试着用比较粗暴的手段想逼美锋就范，可是美锋却坚称他不知道众神遗嘱的藏处。”

“根本就是谎言。”

“但若不是谎言呢？ ”

“你的盲下之意是……”

“也许根本没有人能向祭司、朝臣与人民展示众神遗嘱。”

拉美西斯可被弄糊涂了。“难道我们的敌人会把遗嘱毁了。”

“他们之间发生了很严重的分歧，美锋甚至杀了其他同党，还跟妻子离了婚。”

“他手上若无遗嘱，他打算怎么做呢？ ”

“我曾经尝试利用最后一次的机会，想唤醒他心中的丝毫良知，但是并末成功。”

“也就是说，他还是不会放弃。”

“西莉克斯在发狂之际说我们都搞错了。”

“这是什么意思？ ”

“我也不知道啊，陛下。”

“朕将在仪式之初退位，并将权杖与王冠置于萨卡拉惟一的大门前，而祭司们要庆祝的并非再生仪式，而是朕的敌人的登基大典。”

“水务局已经确定，后天就要开始涨水了。”

“帕札尔，这是尼罗河最后一次淹没法老的土地了。明年河水再度泛滥时，受益的将是一个暴君。”

“陛下，我们已组成了反抗组织，美锋想统治埃及可没有那么简单。”

“他只要搬出法老的名号，大家便不得不听命，他很快便能重新占得优势了。”

“他也没有遗嘱呀。”

“他只是捉弄苏提罢了。朕要回普塔赫神庙去了，我们到萨卡拉大门前再见。

你是个好首相，帕札尔，埃及不会忘记你的。“ ”但我失败了，陛下。“

“这是前所末见的灾难，我们是无法对抗的。”

好消息由南到北传遍了全国：今年的涨水量将会恰到好处，不太弱也不太强。

每个省份都不会缺水，每个村子也都将受益。由于法老使得子民衣食无虞，因此受到了众神的庇佑，这次的再生仪式将使他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君主之一，全国上下也将诚心拜服。在各个尼罗河水位标附近，群众焦急地观望着，从那些刻在石头上的刻度就能得知涨水的速度与哈比的活力程度。见到河水流得如此急速，水色又呈暗褐，大家知道一年一度的奇迹已经开始了。人人心中充满了喜悦，等不及预定的时刻，便提早疯狂庆祝了起来。

秘密会议的成员却都难掩悲伤的情绪。太后图雅抱怨着岁月不饶人，前首相巴吉的背越来越驼，苏提为身上多处的伤痕所苦，凯姆仿佛为了木鼻感到羞耻而一直低着头，卡纳克大祭司卡尼的皱纹也加深了不少，帕札尔的威严之中更刻画着绝望。

他们每个人都在各自岗位上尽了最大的努力，但仍深感挫折。一旦新任法老推行了新的律法，他们这些零零星星的动作又能发挥

多少作用呢？“你们不能留在孟斐斯。”帕札尔建议道，“我租了一艘船前往南部。从爱利芬丁出发，很容易就能前往努比亚躲藏了。”

“我不想离弃我的儿子。”图雅说。

“西莉克斯就要死了，太后。美锋一定会怪罪于你，对体毫不留情的。”

“帕札尔，我的心意已决，我要留下。”

“我也是。”巴吉说道，“我这一把年纪，什么都不怕了。”

“很抱歉，我不得不反驳你们。你们所代表的正是美锋发誓要消灭的传统价值，所以他绝不会放过你们。”

“他敢啃我这把老骨头，非让他咬断几颗牙不可。有我在拉美西斯和太后身边，也许他还会节制一点呢。”

“美锋一登上王位，”卡尼说，“我将代表其他的大祭司向他强调我们坚守固有律法与经济体制的决心，也让他明白神庙是不会支持暴君的。”

“你的性命恐怕会有危险。”

“无所谓。”

“我也要留下来保护你的安全。”苏提说。

“我也一样。”凯姆接口道，“除了首相，谁的命令我都不听。”

帕札尔感动得热泪盈眶，在结束最后一场会议之前，他再度祈求玛特女神保佑埃及，因为即使人类灭亡，她的律法亦将永续不坠。

向帕札尔详述了到布拉尼坟上祭拜的经过后，奈菲莉便出发到医院去了，因为她得帮一名脑部受伤的病人开刀，还要作最后的一

些交代。她很肯定她与恩师的心灵交流绝非幻想，虽然她无法将另一世的信息转换成人类的语句，但是她相信布拉尼是不会离弃他们的。

帕札尔独自面对着祖先的礼拜堂，任由思绪飘回到过往。自从他担任首相之后，便无暇静思，成天就困在那个他无法左右的现实里。时时必须加以约束的狂乱的心，如今已平静下来，解放了的思绪，则有如白鹊的嘴一样又尖锐又精准。往事一一在他的脑中浮现：在最初也是最关键的一刻，他因为驳回了吉萨斯芬克斯卫士长的调职案而无意中破坏了阴谋分子的计划。接下来积极寻找真相的过程当中，他更是历尽了艰难与危险，但他并没有气馁。至今，虽然已经查出部分阴谋者的身份，知道了美锋和西莉克斯乃是主谋，又尽管已经掌握谜团的主要线索，也知道了最后的结局，但帕札尔却感觉受骗了。他一直跟着这阵旋风绕得晕头转向，却忘了退一步冷静地想想。

勇士抬起头，轻轻叫了一声，有人来了。园子里的鸟儿也因受了惊动而四散分飞。有人沿着莲花池悄悄地走向了门廊。帕札尔则紧紧握住了狗儿的颈圈。

会是美锋派来杀他的人吗？会是没有遭到拦击的第二个暗影吞噬者吗？帕札尔已经准备受死了，埃及新王急于歼灭异数，而他将是第一名牺牲者。

没有见到北风的踪影，帕札尔担心它已经遭到毒手。待会儿，即使枉然，他也会求对方放过勇士。

来人出现在月光下，手里一把短剑，裸露的胸前画满了奇奇怪怪

的符号，额前则点缀着黑白条纹。

“豹子！”

“我要杀了美锋！”

“战争的图案……”

“这是我们族里的习俗，如此他就逃不开我的魔力了。”

“只怕没有这么简单呀，豹子。”

“他躲在哪里？”

“在白色双院办公室里，现在那里的警备森严，自从苏提去过以后，他更不敢掉以轻心了。不要去，豹子，否则你会被捕甚至被杀的。”

豹子嘟起了嘴巴说：“够啦……”

“说服苏提今晚就离开孟斐斯。你们一块儿逃到努比亚去，去开采你们的金矿，快乐地过下半辈子。不要受我连累。”

“我答应了夜魔要杀死这个恶棍，就一定要做到。”

“你何必冒这个险呢？”

“因为美锋想伤害奈菲莉，我不允许任何人破坏她的幸福。”

豹子一瞬间便冲进了花园，帕札尔看着她越过围墙，灵动如豹。

恢复平静之后，勇士又继续睡觉，帕札尔也重新沉思起来。

他想起了一些奇怪的细节，为了不让自己分心，他把这些细节全记录在黏土板上。

渐渐地，调查过程中一些被忽略的事情都明朗化了。于是帕札尔将所有的线索重新整合，再将暂定的结论交叉印证，并且深入思考了一些连他自己都不敢相信的奇怪现象。

破晓时，奈菲莉回来了，勇士和小淘气立刻兴冲冲地迎了上去，帕札尔也伸出双臂楼住她说：“你可累坏了。”

“手术花了不少时间，我又得把一切交代清楚。将来接任的人应该不会有问题的。”

“现在，该休息了。”

“我不想睡。”她这时也注意到了地上分类堆放的黏土板，便问，“你也忙了一整夜？ ”

“我真是太笨了。”

“为什么这样骂自己呢？ ”

“又笨又瞎了眼，竟然不肯看清事实。作为首相犯这种错误，实在不可原谅。

不过你说得没错：奇迹出现了，布拉尼的灵魂说话了。“ ”你是说……“

“我知道众神遗嘱在哪里。”

第四十五章

当索提斯星闪耀于东方的天空之后，伴随着日出而来的便是全国的大泛滥。经过了几日焦虑的等待，新年终于乘着具有创造力的洪流到来了，再加上拉美西斯大帝即将举行再生仪式，到处更是充满了欢欣鼓舞的热烈气氛。

恶魔、病魔与潜在的危险都战败了，也幸亏有御医长的祈福，可怕的塞克美女神才没有在埃及散播各种疾病。每个人都用一只蓝色的瓷瓶装满了新年之水，这种水具有原始的光明特性，保存在家里可以使得家运兴旺。

皇宫里，也依照习俗在王位底下摆了一只装满新年之水的银瓶，而拉美西斯打从天蒙蒙亮就坐在宝座上了。

他没有戴王冠，没有项链和手链，身上只围了一件古王国时期传统样式的白色缠腰布。

帕札尔向法老行礼后说：“陛下，今年将是个好年，泛滥的情形好极了。”

“而埃及却将陷入不幸……”

“但愿我并未辜负圣望。”

“朕没有怪你。”

“请陛下恢复法老的穿着打扮吧。”

“有什么用呢，首相？朕已经不是法老了。”

“陛下仍是法老，而且永远都是。”

“你在开朕的玩笑？美锋马上就要走进这间宝殿，夺走埃及了呀。”

“他不会来的。”

“你精神没问题吧？”

“美锋不是主谋者。他只是带头掠夺了大金字塔，事实上，计划整个阴谋的人并未参与那次的行动。凯姆曾经有所怀疑，还问了我阴谋分子的人数，但我竟充耳不闻。后来当我们逐步揭发他们的计划后，美锋一直担任代言人的角色，而真正的操控者则躲在幕后。我想我不只已经知道他是谁，也知道众神遗嘱藏在哪里了。”

“来得及找回来吗？”

“一定来得及。”

拉美西斯于是重新戴上了大串的金项链、银手链和蓝色王冠，右手持着权杖，坐回了王位。
内侍总管突然前来，说巴吉要求晋见。法老尽量压抑着不耐，问道："他在这里不会有妨碍吧，首相？"
"不会的，陛下。"
前首相走进了宝殿，神色漠然，脚步僵硬，全身上下惟一的饰物就只有佩挂在脖子上、代表了他原先职务的铜心。法老一见到他就说："我们还不一定会输呢，帕札尔认为……"
拉美西斯顿时住了口，因为巴吉一直还没有向他行礼呢。
"陛下，他就是我刚才所说的人。"帕札尔说道。
法老真是震惊得无以复加，"是你，巴吉？朕的前首相！"
"把权杖交给我，你已经不配再当国王了。"
"你着了什么魔？竟然如此背叛朕……"
巴吉微笑道："美锋很有说服力、他想要的社会型态我也很喜欢，我愿意和他一起塑造。我登上王位，绝不会有人感到惊讶，人民都会安心。当他们发现我和美锋所进行的变革时，已经太迟了。凡是不愿跟随我们脚步的人，就永远走不上康庄大道，最后只得抑郁而终。"
"你已经不是我所认识的那个正直廉洁的法官，那个实事求是的测量专家……"
"时代会变，人也会变。"
帕札尔接口说："在认识美锋以前，你一直很尽心地为法老效力，执法时也一丝不苟。而美锋却以另一片天地诱惑了你，他知道该

如何收买你的良知，因为你原本就打算出卖了。”
巴吉依旧无动于衷，帕札尔便继续说：“你必须保障你的孩子的未来。表面上，你好像一点也不在乎物质享受，可是私底下你却和一个贪得无厌的人同流合污。其实你也是个贪婪的人，你要的是至高无上的权力。”
“不要再说教了。”巴吉冷冷地打断他的话，并伸出手来，“陛下。权杖给我吧，还有王冠。”
“必须要有大祭司与众朝臣在场。”
“那最好，到时候你就得让位给我了。”
就在一转眼间，帕札尔突然抓住了巴吉的铜心，用力一扯，把链子扯断了之后，立刻把铜心交给了法老。“陛下请打开这颗心看看。”
拉美西斯拿起权杖，把宝物整个敲碎。
里头，正是众神遗嘱。
巴吉吓了一跳，当场愣住了。
“卑鄙无耻到了极点！”法老怒喝道。
巴吉倒退了几步， 并用冰冷的眼神瞪着帕札尔。 只听他以平静的语调说道：“我到了昨天晚上才想通。我实在太信任你了，所以根本想不到你会和美锋这种人勾结，更不用说是幕后主使了。你利用了我轻信别人的弱点，而且差一点就成功了。
其实，我老早就该怀疑你的。有谁能够下达卫士长的调职令，又把所有责任推到已经叛国的亚舍将军身上？除了首相，又有谁能够暗中操纵整个行政体制，策划如此的阴谋？谁能够主使那个汲

汲营营想保住官位的前警察总长孟莫西，让他惟命是从呢？又是谁让美锋这么一路畅通地蹿升上来？如果不是我当上了首相，我也不会发现首相职权有这么大，行事范围有这么广。“ ”你是受到美锋的威胁还是勒索？“法老问道。

巴吉没有出声，帕札尔便替他回答：“ 美锋为他勾勒了一个光明的未来，让他可以登上王位，而巴吉也懂得如何成功地利用那个卑鄙小人。巴吉藏身幕后，由美锋出面。巴吉之所以一直躲在律法制度与枯燥的几何学背后，那是因为他骨子里是懦弱的。有好几次我们面临了艰难的处境，必须共同对抗敌人，他却宁可逃得远远的也不愿帮我，这才让我发现了他的本质。他根本不懂生命中的感觉与爱，他那副严谨的态度只不过是假象罢了。”

“而你竟然还有脸戴着首相的铜心，让人以为你代表了法老的良知！”

拉美西斯的怒气让巴吉又退了几步，但眼睛仍未离开帕札尔。帕札尔又说：“ 巴吉和美锋的整个策略都建立在谎言之上。其他的同党并不知道巴吉的角色，其至还对他有所防备！他们的态度也蒙敝了我。当老牙医喀达希成了障碍，巴吉立即下令除掉他。若非哈图莎王妃先动手报了仇（见《沙漠法则》），戴尼斯和谢奇最后也会遭到同样的命运。至于我呢，一旦除掉了我，就能弥补美锋当不成首相的遗憾了。最初当我意外受命为首相，他先是希望收买我，后来因无法得逞，气恼之余便想破坏我的声誉。一切企图都失败之后，也就只有杀了我了。”

巴吉听着帕札尔细数他的罪行，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

“在巴吉的掩护下，美锋的计划进行得十分顺利，想那铜心象征了一个尽职的首相的良心，也是法老为了感谢他多年的努力奉献而准许他继续佩带的圣物，谁会想到众神遗嘱就在里面呢？巴吉早料到法老会有此举动，铜心也因此成了最安全、最保险的藏匿之处。他一直藏身幕后，在真正夺得王权之前，绝不会泄漏身份。直到最后一刻，我们的注意力仍集中于美锋身上，而巴吉又是秘密会议的成员，刚好可以把我们的决定告知他的同党。”距离王位这么近，似乎给了巴吉一种难以承受的压力、他又向后退了几步。

“我惟一没有弄错的一点是，”帕札尔又说了下去，“布拉尼被杀和这整件阴谋确实有关联。但是我又怎么料想得到你竟然和这桩令人唾弃的罪行有关呢？我天生不多疑，加上对你盲目的信任，着实不是个称职的首相。不错，你算计的都很正确……至少到拉美西斯要举行再生仪式这一天的清晨之前，都很正确。布拉尼是该杀，他若当上了卡纳克的大祭司，以他如此显赫的职位，必定能给予我原先所得不到的帮助。然而，谁知道布拉尼即将担任此职呢？只有五个人。其中三人绝无嫌疑：法老本人、卡纳克前任的大祭司，还有你。反观另外两人的嫌疑却非常大，一个是处心积虑想除掉我之后娶奈菲莉的御医长奈巴蒙，另一个是明知我是清白的，却仍把我送到劳营去的警察总长孟莫西。我一直认为他们两人之中必有一个人有罪，后来经过多方查证，才发现他们并未杀害思师。凶器贝壳针给人的第一个联想就是女人，因此我又先后误将箭头指向了戴尼斯的妻子、塔佩妮与西莉克斯。仔细想想，要在对方毫无反抗的情形下将贝壳针插入他的颈子，一定是

他周遭非常亲密的人，而且这个人必须够冷酷，必须不怕杀了贤人将来下地狱，还必须下手又狠又准。可是经过详细的调查，这三个女人都不是凶手，她们和前任的大祭司一样都没有嫌疑，因为凶案发生当天，大祭司确确实实并未离开卡纳克。”

“你难道忘了还有一个暗影吞噬者？”巴吉反问道。

“凯姆的调查也证明了并非他下的手。最后，就只剩下你了，巴吉。”

巴吉没有否认。

“你知道他的任处，也熟知他的习性，于是你挑了一个没有人会注意到你的时刻，以祝贺为理由去拜访他。你向来处于暗处惯了，当然知道如何避入耳目。接着，你趁他背转过去的时候，拿起贝壳针便刺进了他的颈背，而这根针则是你某次秘密造访美锋家时，从西莉克斯那儿偷来的。这真是世界上最卑鄙的行为了。布拉尼死后，你果然是所向皆捷：我进了劳营，与你全然无涉，警察长无能，又抓不到真凶；奈菲莉受制于御医长奈巴蒙；苏提一筹莫展；美锋即将成为首相，最后拉美西斯更追于无奈必须让位给你。不过你忘了有冥世的存在，你也太小看布拉尼的灵魂的力量了，光是消灭我不够，你应该还要防止奈菲莉看清事实。你和美锋都瞧不起女人，其实她们的影响力不容忽视。要是没有她，我就不可能成功，而你们也将顺利成为埃及的统治者。”

“让我带着家人离开埃及吧。”巴吉以暗哑的声音请求道。

“我的妻子和孩子是无辜的。”

“你必须接受审判。”法老说。

“我曾经对你忠心耿耿，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而美锋、他察觉了。那个布拉尼，还有这个微不足道的帕札尔，跟我本人和我的学识比较起来，他们又算得了什么？ ”

“你根本不配称贤人，巴吉，而且还是最令人不齿的一种罪犯。你把恶魔豢养在内心里，终于自食恶果了。”

节庆当天，白色双院的办公室空荡荡的。美锋担心苏提又采取什么行动，便加强了身边的警力戒备。看到外头人人欢天喜地，他只觉得好笑，这些人还不知道自己欢呼的是一个已经失势的君王呢。威信尽失的拉美西斯把王位让给受人敬仰的巴吉，有谁会感到讶异？大家对这个表面上毫无野心的老首相一定会充满信心。

美锋看了看他的水钟，这个时辰，拉美西斯该已经退位了，巴吉也已经权杖在手，登上了宝座。书记官也一定记录了他的第一道旨意：将帕札尔免职，以叛国大罪打人牢狱，并任命美锋为新任首相。再过几分钟，宫里应当会来人接他进富，参加新帝王的登基大典。

巴吉想必很快就会陶醉在这份他无力承担的权势之中，美锋表面上会尽可能地讨好他、巴结他，背地里则为所欲为。将来一旦掌握了国家的一切情势，他就会立刻铲除这个老家伙，除非是病魔已经先替他解决了这个问题。

美锋正想得高兴，忽然从二楼的窗户看见凯姆率领了一支警队朝这儿来了。那个努比亚警察怎么还没被解职？巴吉竟然忘了找人取代他。美锋就不可能犯这样的错误，他一定会尽快把心腹亲信全都换上来的。

看凯姆那副雄赳赳的模样，美锋有点不安，他一点也不像被迫执行勤务的战败之人。可是巴吉一再保证绝不会失误，他说过任谁也找不到众神遗嘱的。
双院的警卫见到凯姆，都放下武器让他通过。美锋不由得紧张起来，一定是出事了。他连忙离开办公室，跑向建筑物最深处的一个太平门，那是火灾时逃生用的。
好不容易卸下门闪，打开了门，美锋立刻由通道奔向花园，然后借着花丛的掩饰，想悄悄地沿着围墙边逃跑。
就在他打算敲昏双院大门守卫时，突然有一股强劲的力道按佐他的肩头，将他推倒在地。由于园丁刚浇过水，地上的泥巴又湿又软，美锋一头就栽陷了进去，而狒狒警察仍继续用力地摁住他，让他动弹不得。
在赫利奥波利斯、孟裴斯与卡纳克等大祭司的见证下，法老结合了南北两地之后，进入了举行再生仪式的大院。他单独面对众神，分享了神明化身的秘密后，才又重返人间。
头戴着双冠的拉美西斯，右手紧握着一个皮匣，里面装的便是法老世代相传的众神遗嘱。
在孟斐斯王宫的“圣现窗”窗口，法老向全民展示了众神遗嘱，象征了他是合法的君主。
圣鹳纷纷向四方飞去，以散布这个消息；从克里特到亚洲，从黎巴嫩到努比亚，无论是附庸国、盟国或敌国，都会知道拉美西斯的政权将持续下去。
满潮期的第十五天，欢乐的气氛达到了巅峰。

拉美西斯从皇宫的阳台上看着被灯火照得一片通明的市区。在这炎热的夏夜里，埃及子民只想到了生命的幸福与欢愉。

“好美的画面啊，帕札尔。”

“我真不明白为什么巴吉会着魔？ ”

“因为打从他一出生就已经有了心魔，任命他为首相是朕的错，不过众神却让我有弥补的机会，重新挑选了你。人最潜在的性是不会改变的，而我们这群身负民族重责、肩挑智慧传承大任的人，就必须要能洞察机先。现在，也该还给司法正义一个公道了，只有伸张正义的国家，才可能安定而强盛。

第四十六章

“让我们明辨是非，”帕札尔宣布道，“保护弱者不受强权欺压。”首相法庭开庭了。

三名被告巴吉、美锋与西莉克斯，必须在帕札尔与一群由卡纳克大祭司卡尼、警察总长凯姆、一名工头、一名纺织工与一名哈朵尔神庙女祭司所组成的陪审团面前，为他们的罪行辩护。由于健康状态欠佳，首相特许西莉克斯留在家中。

帕札尔宣读了起诉状，把被告的罪行原原本本公诸于世。当凯姆事前将西莉克斯的起诉状拿给她看时，她只是默默不语。巴吉还是一脸的漠然，对起诉书中提到的有关他的部分，也毫不在意；而美锋却又是咆哮、又是比手画脚，还咒骂陪审员，并坚称自己没有做错事。

陪审团经过短暂的商议后，作出了判决，也获得了首相的同意。

“巴吉、美锋与西莉克斯三人，因阴谋陷害法老、违背誓言、谋

杀、共犯关系、叛国与背叛玛特等罪名成立，判处人间与冥世双重死刑。从今而后，巴吉名为‘懦弱’，美锋名为‘贪婪’，西莉克斯名为‘虚伪’，这些名称将跟随他们永生永世。

由于他们与光明作对，因此他们的肖像与姓名将以新鲜墨汁画在纸上，还要再依着他们被长枪刺中的模样雕塑成小人像，然后将纸贴在人像上加以践踏后，再丢人火中。如此，这三名罪犯便能真正地在人世间与冥世间销声匿迹了。“

凯姆送去毒药，准备让西莉克斯自行了断时，她的贴身女仆说，主人在得知自己与其他共犯的污名之后不久便气绝了。“虚伪”因最后一次歇斯底里发作而身亡，尸体仍予以火化。

美锋被关在由苏提将军统帅的军营里，牢房四面墙壁惨自，他只是不断地转圈，双眼死盯着警察总长放置在牢房中央的那瓶毒药。“贪婪”不愿意服毒自尽，他实在太害怕了，当他一听到开门的声音，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撞倒来人，趁机逃命。

可是一见到出现的人，他就像被钉在原地不能动弹了。

身上画满了战争图案的豹子，右手持短剑，左手拿着一个皮袋，她的眼神叫人心惊。美锋慢慢地往后退，最后整个背都贴到墙壁上去了。

“坐下。”

美锋乖乖地照作。

“既然你很贪婪，吃吧！”

“毒药？ ”

“不是，吃你最喜欢的食物。”

她把剑架在美锋脖子上，强迫他张开嘴巴，然后把袋子里的东西往他嘴里倒，原来全是一些希腊银币。

“尽量吃吧，贪心鬼，吃到你撑死为止！”

覆盖着土拉白色石灰岩的齐阿普斯大金字塔，经夏天的艳阳一照射，整座建筑转变成一束强光，刺得人眼睛都睁不开来。

双脚浮肿又驼背的巴吉，举步维艰地因在拉美西斯身后，帕札尔则走在最后面。

他们三人从大金宇塔的入口走进一条往上爬升的通道。巴吉有点喘不过气来，越来越慢，爬上大厅的这段路更是折磨人呀，到底什么时候才到得了尽头？ 他冒着闪着腰的危险弯低身子进入了一间宽广的石室，四面墙上空无一切，天花板则是由九块巨大的花岗岩构成。最里边，躺着一副空石棺。

“这就是你千方百计想要得到的地方。”拉美西斯说，“你那五名亵续了圣地的同党都遭到制裁了，而你，最懦弱的一个，你就好好看看我们国家的能量中心，自己去解开你想据为己有的秘密吧。”

巴吉犹豫着不敢行动，深怕是个陷阱。

“去啊。”法老喝道，“去见识一下全埃及最神秘的领域。”

巴吉于是鼓起了勇气，沿着墙走过去。他像个小偷似地四处搜索，却找不到任何刻文或隐藏宝藏的秘穴。最后他来到石棺前，探身一看： “ 怎么……是空的！”

“你的同党不是偷过里面的东西吗？仔细看清楚。”

“没有……什么都没有。”

“因为你瞎了。你走吧。”

“走？”

“离开金字塔，再也不要出现了。”

“你要放我走？”法老没有回答。于是巴吉连忙冲进又低又窄的通道，然后走下了大厅。

“帕札尔首相，朕并没有忘记他的死刑。对懦夫而言，越剧烈的毒药越是光明的象征。他出了金字塔自然就会遭受到毁灭性的惩罚了。”

“这个圣殿不是只有陛下才能进入的吗？”

“你已经是朕的心腹了，帕札尔。来，到石棺这儿来。”

他二人将手放在这个埃及的基石之上。

“朕，拉美西斯，光明之子，诏令今后此棺不再置放任何有形躯体。治国所需之创造能量将自空棺中衍生。看吧，埃及首相，仔细看看另一世，务必心怀恭敬。

当你伸张正义之时，切不可忘了冥世的存在。“法老和帕札尔一走出大金字塔，全身立刻洒满了柔和的夕阳，在巨大的石塔内，一点也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而许久前独自离开的巴吉，一走出这座净化殿堂便遭雷击毙，守卫也早就将他焦黑的尸体搬走了。

苏提气得不断跺脚，明知道这个典礼的重要性，豹子竟然还是迟到了。虽然她一直不肯透露身上画满战争图案的用意，不过他知道也只有这个利比亚女子才能以如此残酷的手段让贪婪的美锋伏法。既然死刑犯已经死了，凯姆便依程序将他火化，其余的也就不再多问了。

所有的朝臣都到了卡纳克，拉美西斯将为帕札尔，也就是全国人民都称颂不已的首相，举行封赏仪式，因此谁也不愿错过这场盛会。最前排站在凯姆身边的，正是盛装出席的北风、勇士和刚刚晋升为队长的杀手，个个神气十足。

庆典结束后，苏提就要出发到大南部去重建失落之城，并修复金银矿区。在沙漠里，他便能尽情地欣赏美不胜收的日出景象了。

她终于来了，在项链与天青石手镯的装扮下。再迟钝的人也不得不发出赞叹，她那一头犹如猛兽毛色的金发，更是叫在场女性又忌又羡。在她在左肩上则乖乖地坐着奈菲莉的绿猴小淘气。有几个深为苏提将军的风采着迷的女子，双眼紧盯着他不放，最后当然也逃不过豹子愤恨的眼波。

法老出现时，大家都肃静下来。他捧着一段金手肘，走向充满阳光的庭院，然后朝并肩站在庭院中央的帕札尔与奈菲莉走去。

“你拯救了埃及，使她免于动乱与苦难。收下这个具有象征意义的金手肘吧，让它成为你人生的目标与命运。它代表了玛特，代表了衍生出所有正义行为的坚固盘石。但愿真理女神能永远守护你的心。”

法老为布拉尼塑造了新的雕像，设置在神庙的秘密角落，与其他得以置身于此圣殿的贤人像放在一起。布拉尼被雕塑成一个老书记官的模样，双眼注视着一张摊开的纸张，上面写着一段仪式用语：“见到我的人啊，请向我的护卫灵致意，并为我念出奉献的语句；请你浇水以祭，将来必得同等回报。”布拉尼的眼睛闪耀着生命的光辉：石英制成的眼皮、大水晶的眼白与眼角膜、黑耀岩的

瞳孔，组合成一种永恒的眼神。

奈菲莉和帕札尔抬头看着卡纳克上方的夏夜，星空闪烁。在天穹拱顶，诞生了一颗新星，那颗星飞越过天空，直奔北极而去。布拉尼的灵魂得到安息，将从此与众神同在了。

此时，尼罗河畔响起了一首古老的歌谣：“上下埃及两地的居民放宽心吧，幸福的日子已经来临，因为正义已重返人间。真理驱除了谎言，贪者受到唾弃，违抗律法者也颠踬在地，众神喜乐，我们也将过着美好的生活，充满喜悦与光明。”